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一九冊目次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三)

〔明〕林兆恩撰
明萬曆刻本

一

存古類函三卷

〔明〕陳組經輯
明末刻本

三九九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三）

〔明〕林兆恩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林子三教正宗

四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

大學統論

時有訪林子於豫章之比沙寄室與林子談大學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爲兄詳之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

三教正宗

大學統論

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

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

三教正宗

大學統論

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况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叙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
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人倫乎。大學曰。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
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
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舅
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而曾子引
之。豈不以實不在國而在於親邪。故君子不
以得國爲寶。而以仁親爲寶。不以亡身爲憂。
而以亡親爲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

三教三

大學統論

三

重人倫也。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人
倫於天下也。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而
於好惡用人理財之教且諄諄焉。謂非民生
日用之常。所可使由之道邪。何嘗以其具衆
理而應萬事。所謂虛靈不昧者。而責之於不
可使知之民也哉。夫曾子傳而釋之。既如是
其詳且明矣。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升
者何歟。曾子一貫之唯。孰不以爲非朱子之
所能及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傳之

獨得其宗者。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
也。此非區區之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而
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區區惟
信余之心。以信孔子之經而已矣。又惟信余
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謂曾子之傳
不及朱子之註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
之所不能信也。若謂曾子雖親受業於孔子
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
下。而尤爲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

三教三

大學統論

四

區之所不能信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
外於人倫以爲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
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
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
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
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區之所不能知
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
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

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兄以爲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既不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

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既反孔子之經。而曰我願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世相傳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是曾子之傳。余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下。是曾子之傳。讀大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至善備矣。可以明明德。可以親民也。

可以定。可以靜。可以安。可以慮也。故誠意也者。誠其意以求慊乎至善也。致知也者。致其知以求明乎至善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以求去其所以蔽乎至善也。至善備矣。可以忿懣。可以恐懼。可以好樂憂患。而不失其正也。可以親愛。可以賤惡。可以畏敬哀矜傲惰。而不入於辟也。可以孝。可以弟。可以慈。可以宜。家人可以宜兄弟。可以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明其德於其國。可以老老。可以長長。可以恤孤。

可以好惡。可以用人理財。而明其德於天下。或問聖經一篇。而曾子傳而釋之。豈萬世而下。真有所不能易邪。林子曰。曾子傳傳於孔子者也。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有不得孔子之心哉。夫既得孔子之心矣。而必反其所釋。而別有以釋之也。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抑其聞而知之者。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余嘗觀之易焉。文王之易。惟以明伏羲之所未嘗明矣。周公之易。惟以明文王之

所未嘗明矣。孔子之易。惟以明周公之所未嘗明矣。此數聖人者。非故襲常以相徇也。而其畫之彖之象之文之以文繫之以辭。亦皆心心相授。要於其當焉。而不可易也。然則曾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夫豈可得而易哉。故後之疏易者。只疏孔子之易可也。豈不以易之爲書也。至孔子而旣明之耶。若舍孔子之易。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卽曰能得伏羲文周之易也。余弗知之矣。後之釋本學者。只釋曾子之傳可也。豈不以大學之爲教也。至曾子而旣明之耶。若舍曾子之傳。而必求之孔子之經焉。卽曰能闡孔子之經也。余弗知之矣。

林子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大學之道

林子曰。學之道一也。而謂之大學者何也。以至善而明明德。而親民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世悉皆我之度內也。此其所以不以一身之學。以爲學。而以天下萬世之學。以爲學者。大學也。故堯舜之道。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被其澤焉。殆非堯舜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之心也。仲尼之道。樂以萬世。憂以萬世。而萬世之遠。有一人之不聞其教焉。殆非仲尼之志也。

林子曰。在明明德。在親民者。人已合一之學也。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內外合一之學也。無人無己。無內無外。故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林子曰。明德也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

類惟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天敘天秩。燦然而彰明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林子曰。德本明也。而曰明明德者何也。蓋欲明此明德於家國天下而見之於行也。

或問德也者得也。得之於心之謂德也。而五常乃達道也。謂之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德者何也。自其達古達今不可得而變者。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言之謂之常德也。夫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懿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故亦謂之順德。孔子曰。父母其順。又曰。以順天下。悖此五常。而以順則逆者。凶人之爲不善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惟此五常。豈但謂之德焉已也。而亦可

謂德之本矣。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夫既謂之德之本矣，乃反不可謂之德邪？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至也者，至極之義也。峻也者，峻極之義也。夫既謂之至德矣，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

三教要義

大學正義

三

既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不謂命之天，而爲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爲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爲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而謂之道。林子曰：明德者，顯德也。至善者，不顯之德也。顯德者，人所共知，人所共由。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不顯之德，寂然不動之誠，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夫子之所罕言，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在親民

林子曰：親也者，親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使之相親而和睦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大學之道又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林子曰：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至善也。繫辭所謂繼之諸善，中庸所謂不明乎善，孟子所

三教要義

大學正義

四

謂可欲之謂善，是皆所謂至善之善也。又曰：至善之地，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耶？而止至善之地，豈非執堯舜之中，而主孔子之一耶？知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豈非堯舜所謂安汝止之安？孔子所謂仁者安仁之安耶？林子曰：止有二義，止也者，止也。止也者，止之也。其曰止也者，止也，謂所當止之處也。其曰止之也者，止之也，謂止其所當止之處也。易曰：艮其止，止也。又曰：止其所止也。止其

所止之也。帝堯安汝止之安。文王敬止之敬。太甲欽厥止之欽。皆止之之義也。顏子之未見其止。止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位止也。而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也。仁人之安宅也。安宅止也。其曰曠安宅而弗居。居之者。止之也。曠則弗之止矣。易之正位。孟子天下之正位。止之義一也。孟子又曰中道。止也而立者。止之也。又曰以仁存心。心止也。而存之於心者。不謂之止其止乎。居仁之居。居之無倦之居。止

政要

本義

五

之也。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其曰丘隅者。謂非黃鳥所當止之處乎。其曰止于丘隅者。謂非黃鳥知其所當止之處而止之乎。若不明吾身之丘隅焉。而欲知所當止而止之也。難矣。此君子之所以貴得師也。

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而已矣。由此而能定。由此而能靜。由

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耶。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窮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獨善其身。可以耕稼。可以陶漁。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達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兼善天下。可以明物。可以察倫。可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余由是而推言之。則至善之地。而天地健順之

政要

本義

六

至德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至善之地。而民胞物與之分量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

林子曰。聖人之學。止至善矣。止之而無所於止也。其次則知有至善矣。止之而有所於止也。其次則不知有至善矣。必先格其物。而後能止至善也。又曰。格其物以致其知。則能知乎止至善矣。而定而靜而安。則能得乎止至

善矣。又曰：不格物，則不能知所止，能知所止而物無不格矣。

知止而後有定

林子曰：知至善而止之，則敬矣。敬則定矣。定而靜也。靜而安也。而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矣。非所謂能應乎？又曰：心在腔子裏，不逐於物者，定也。心在腔子裏，不動於物者，靜也。心在腔子裏，不待定而自定，不待靜而自靜者，安也。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七

古序老安

林子曰：大學知止而定而靜而安。余嘗譬之野鳥焉。籠矣，欲裂其籠而出之。雖碎其羽毛，不恤也。其能定乎？必久而後能定。定矣，而其欲出之心則固在也。其能靜乎？必久而後能靜。靜矣，而其無可奈何之心猶有存也。其能安乎？必久而後能安。

或問釋氏入定。林子曰：入其所當定之處而止之者，定也。又問何名爲定。林子曰：性空之謂定，以復其常定之本體也。又曰：常定是空。

常空是定。

或問何謂靜。林子曰：真心之謂靜。又問：林子曰：無物之謂靜。未達。林子曰：心中無一物之謂靜。譬之太虛然，萬物繽紛，不礙太虛者，無物也。

林子曰：安也者，安之也。若程明道定性之論，而坐如泥塑人者，庶幾乎靜矣。而見獵喜心，謂之安不可也。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八

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

或問何以謂之能慮。林子曰：此即舍利光之旨也。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利之方寸也。利乎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

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
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物有本末

此四句承上起下與孟子物皆然心為甚語
意相似大凡天下之物皆有本末天下之事
皆有終始而况道也獨無本末終始之可言
乎

林子曰以平治齊脩而本之於格物大學之
道知所先矣由格致而推之以修齊治平大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九

學之道知所後矣知所先而先之知所後而
後之而大學之道其庶幾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林子曰在明明德註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
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吾
道一以貫之註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
應曲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註曰明明德
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由此三註觀之明德之旨一貫之義也若使

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則是欲使天
下不可使知之民以唯一貫以得其虛靈不
昧之本體也必不然矣余故曰明德者天下
之達道也而其類之惟彰書之所謂顯道者
是也而曾子齊治平之傳不既明乎讀者當
自知之

林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孟子所謂教以人
倫也以上天顯然之理而明之於天下以與
天下共由之也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十

林子曰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
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
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明明
德以親民也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
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
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
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
孤而民不悖明明德以親民也此皆所謂明
明德於其國於天下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

之門。而其傳顧有可得而易歟。元一貫之唯。而傳之獨得其宗者乎。

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曰。夫有所受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

二教宗

大學正義

上

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心。是爲得之。今若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修齊治平先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其人默然。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林子曰。只此二句。亦既明矣。而又奚待於邪。物格而知卽至。乃一時事也。故不曰先而曰在。

知卽知止之知。知至善也。知止乎至善也。知譬之鏡也。物塵也。故格其塵。則鏡明矣。格其物。則知至矣。

林子曰。致也者。致也。而致之之義。譬物之初無有也。而今始致之者。致也。至也者。至也。而至之之義。譬人之適他邦。而今始至者。至也。

二教宗

大學正義

上

夫致知也。知至也。豈其知也。致之而後至耶。故知也者。虛靈知覺。我之所自有也。而亦何待於致。本在內而非外也。抑豈其從外而至者至耶。致而無所於致者。致也。至而無所於至者。至也。無所於致。無所於至。而曰致曰至者。蓋借致至二字之義。以發明之。而非真有所於致。真有所於至也。若中也者。亦我之所自有也。而中庸則曰致中。仁也者。亦本在內而非外也。而孔子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誠

能比而觀之。則知所謂致所謂至之義矣。

林子曰。此所謂物者。非事物之物也。記所謂人化物之物也。此所謂格者。非扞格之格也。書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心化於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格物也。格者。格去之義。

林子曰。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斯至矣。若韓昌黎文章士也。論聖學而遺格致。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或問物而格。豈

三教宗

大學正義

三

不反動其心乎。林子曰。有物則格之。始學之功也。要而言之。心本虛也。而又安有物之可格乎。學而至於無物之可格矣。豈非誠則無事。而爲聖人之極功邪。朱子嘗有言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

執着文字。今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又答

陸象山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凡若此類。載之朱子全集甚多。王陽明亦嘗摘其要而爲朱子晚年定論云。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此堯舜孔孟之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

三教宗

大學正義

古

觀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豈非多識以爲學。而偏物以爲知邪。

宋儒有言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

物可謂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爲耻。而益窮之。至於其極邪。况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邪。又况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爲耶。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爲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也。仲尼以梗梓爲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爲耻。而天下後世。遂謂堯

三教宗

大學集

五

舜仲尼爲非聖人也。必不然矣。

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余嘗非之。或曰。扞禦固非矣。而格去者是與。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爲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與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夫既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

林子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大胷中無物。若着於物。而爲物所礙。則是胷中有物矣。故心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爲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爲有物。而內不能忘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者。物之也。非以其禽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者。物之也。

林子曰。沙礫物也。珠玉物也。珠玉沙礫。均足以翳其目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豈必其物之不美者。而後謂之物哉。而諸凡有翳我之知。而非人性上之所本有者。皆物也。故楊子以物於義。而翳其知也。墨子以物於仁。而翳其知也。孝已以物於孝。而翳其知也。尾生以物於信。而翳其知也。仁義孝信。道

非珠王邪。卽珠王而足以翳其知焉。亦沙磧也。

漢鄭氏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司馬溫公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也。王陽明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夫子則曰。格其非心。豈其自漢以來儒者之說。亦皆非與。林子曰。學也者。心學也。外心以爲

三教正統

大學正義

十七

學。非學也。昔有少年與鄰之婦比。其父耻之。獄之於家。俾不得比。雖不得比。而彼少年之心。一隣人之婦也。晝不能餐。夜不能寢。竟困於思以死。夫心本虛也。虛而靈也。故曰靈臺。以隣人之婦。而入其靈臺。而主之。孟子所謂其小者奪之也。此豈非其所謂非心而爲心之物乎。故格之也者。格也。格之而不爲其所奪也。

林子曰。余嘗譬之樹穀然。善其種子而藏之。

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至其樹之於地也。則培養之矣。培養此種子也。灌溉之矣。灌溉此種子也。自是而苗而秀而實。日至昏熟。自有不可得而遏者。然心穀種也。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乃所謂樹之之地也。林子曰。善農者。知有穀之種子。而去其蠹也已矣。善學者。知有心之種子。而格其物也已矣。

三教正統

大學正義

十八

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與。林子曰。夫心之所由以放者。物物之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亦且於心之着乎其物也。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着乎物而始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既着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

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而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讐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而不逐於物者。格物也。林子曰。心本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也。而格物以止乎至善者。乃所以復其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之本體也。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之蒙。物不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不能知至善之止。

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始而格之。以至於無所於格。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太學格物之旨也。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也。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乎其物。而心不虛也。

無物也者。心無乎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要之主敬以存心。則物安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

林子曰。不待格而自無不格。不待致而自無不致。不謂之止至善而何。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其與道家之虛無。釋氏之寂滅。有不同乎。此余之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者。直自其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而至善而虛無而寂滅而極言之也。

林子曰。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之所謂寂滅者。滅此聲

色臭味而心自寂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
儒之格致其旨一也

林子曰人性上本無一物而曰格物者豈其
本無之物而有待於格耶人性上本有真知
而曰致知者豈其本有之知而有待於致耶
林子曰心本無物而渾然而粹然而至善也
心若爲物所引而化於物焉便不渾然便不
粹然便不至善故在止於至善者忘物也致
知在格物者以復吾心至善之本體也

林子曰在止於至善者氣質清明物不能蔽
止之而已矣固不在於格物而後能知也格
物者氣質不其清明而物能蔽之不知所止
而止之蓋有在於格物而後能知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止也吾所當止者吾自
知之知之而無待於致也何以謂之致知也
吾所當止者吾或昧之知之而有待於致也
林子曰心之本體渾然粹然本虛靈能知覺
者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而聖人之所以

聖者豈有外於虛靈知覺者乎聖人之所以
聖者不外於虛靈知覺則是聖人之所以聖
者不外於心也余故曰心聖也者是聖聖
是心非有二也夫人孰不有心也孰不有心
孰不有虛靈知覺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
足而常人之所以不能虛靈知覺而聖人者
以物交於物而心則引於物也故欲致其虛
靈知覺之知在乎格去其物交物之物而已
矣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也余嘗
以耳目譬之目有一點卽是心之虛靈也目
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中之鏡卽
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
覺乎故目之性必能視而率其目之性未有
不能視也耳之性必能聽而率其耳之性未
有不能聽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其
心之性未有不能知不能覺也中庸曰率其
之謂道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目便能視。耳便能聽。心便能知。便能覺。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赤子能視之目。能聽之耳。能知能覺之心也。縱是聖人而爲天下人之所望而震者。亦不過不失赤子能視能聽能知能覺之常。而無有以加乎其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林子曰。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耳有所不聞者。以有

二教以宗

大學正義

卷三

物之塞乎其耳。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心有所不能知不能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非其心之性之初也。故目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耳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能聞。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故曰。格其非心。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卽心之知也。照

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一也。而謂視聽之用。爲耳目之本體也。可乎。夫視聽既不可爲耳目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能照也。故雲散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無不知

三教以宗

大學正義

卷三

矣。

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曰。子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乎。今且以近易者爲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物也。故不遷

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

林子曰。日惟與物相爲周旋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或問格物要義。既在於變化氣質矣。不知何者爲氣質之性。而變化之。以復其天地之性邪。林子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此又其

三教正宗

不參正義

三

變化氣質之要義也。耳目也者。小體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心也者。大體也。性無有不善者。天地之性也。故不以氣質之性爲性者。能格物者也。心爲主。而耳目爲用矣。不以天地之性爲性者。不能格物者也。耳目交於物。而心爲役矣。

或問格致誠正以格物爲先者。何也。林子曰。天之生人也。而與之以性。性則具於神明之舍矣。故謂之一。亦謂之中。寂然虛而已。粹然

善而已。何嘗有一物雜乎其間邪。然智慮日長。而本真日喪。所謂虛者。着於物。而善者鑒以人也。君子亦惟格其物。以致虛。使神明之舍。洞然空徹。如太虛然。此所謂物格也。由是而一靈中炯。虛明自復。而知致矣。由是而真實無妄。本體自如。而意誠矣。由是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心正矣。然所謂格物者。非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謂也。亦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之謂也。故止至善之

三教正宗

不參正義

三

止。格物之格。皆一時工夫。惟能知止於至善之地。而物斯格。物格。則至善之止者。自安固而不搖矣。此格物之功。實聖人易簡之道也。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之道。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

者殆非可適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昔宋謝顯道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謂玩物喪志者何也。鄭穀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顧不及家兄處也。

三教正義

大學正義

三

或曰窮至事物之說可盡廢乎。林子曰何可廢也。士者盡其為士之道而已矣。而諸凡有事於士者不可不知也。仕者盡其為仕之道而已矣。而諸凡有事於仕者不可不知也。至於天下之物而不關於士與仕者之實用也不惟不暇知而亦不能徧物而盡知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大學之道又以修身為本而先之也

其所厚者薄

大學之道又以齊家為本而先之也

此謂知本 此以下皆曾子之傳

此通上文而釋之也。故止至善也者明明德親民之本也。知止也者定靜安慮能得之本也。格物也者誠正修齊治平之本也。修身也者齊治平之本也。齊家也者治平之本也。或曰其本異歟。林子曰本異矣。然皆其所當先也。此謂知本。至下此謂知之至也。皆舊本也。舊本豈錯簡耶。讀者詳之。

三教正義

大學正義

三八

此謂知之至也

此專指格物而釋之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此重兩自字。夫慊曰自慊者何也。已自知之已自求之。是不違其心之所安也。有不慊乎。欺曰自欺者何也。已自知之已自欺之。不思求慊於已。惟務自欺欺人。俗所謂自昧其心者是也。故知不至矣。則其欺也不可謂之自欺。知既至矣。則其欺也不謂之自欺。而何。

林子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人之所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衍。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已焉爾矣。我自爲之。我自知之。已其可得而欺乎。此戒慎不覩。恐懼不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二十一

聞而慎獨之功。無時而可或怠也。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

林子曰。爲學自修之功。至於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此其積漸之久。真非誠意不能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釋言民之不能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林子曰。自明自新。新民新命。而無所不用其極者。此其積漸之久。真非誠意不能也。

顧諟天之明命

或問。顧諟明命。豈其常自在之邪。林子曰。此言顧乃照。顧之義也。敬而無失。常自惺惺。顧不以目而以心也。夫惟其不以目而以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則無不可爲之時矣。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或問。無所不用其極。林子曰。用此極以爲學也。不謂之心極立乎。心極一立。而自新之道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二十二

在我矣。用此極以出治也。不謂之皇極立乎。皇極一立。而新民之道在我矣。用此極以祈天永命也。不謂之天之樞而北極立乎。北極一立。而自作元命之道在我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林子曰。君止於仁矣。臣止於敬矣。子止於孝。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矣。此非其意之極其誠。而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者能之乎。林子曰。止至善之止。止丘隅之止也。故仁也。

者君之丘隅也。爲君者當止於仁之丘隅。教也者。臣之丘隅也。爲臣者當止於教之丘隅。至善也者。大學之丘隅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之丘隅。

林子曰。我之真去處者。至善之地也。而止於至善者。所以立乎其極也。心極一立。而仁而敬而孝而慈而信俱在我矣。當仁而卽仁。當敬而卽敬。當孝而卽孝。當慈而卽慈。當信而卽信。倏忽之間。隨感而應。而無有乎不善矣。

故曰至善。

林子曰。體卽是用。用卽是體。卽感卽應。譬之明鏡止水矣。故爲子當孝也。父在而孝。卽現乎其中矣。爲臣當敬也。君在而敬。卽現乎其中矣。非有擬議。非有安排。何思何慮。隨在卽現。故曰心如明鏡止水。非特聖人之心爲然也。不謂之性善。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耶。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林子曰。夫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矣。此非其

誠意之極。大畏民志者能之乎。

此謂知本。

此又曰。此謂知本者何也。蓋指誠意而言也。豈非以誠意又爲正脩齊治平之本邪。漢鄭氏曰。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

脩身本於正心。而謂之有所者。不能廓然大公也。

所謂齊其家。

齊家本於脩身。而謂之辟焉者。不能物來而順應也。

所謂治國。

此所謂明明德於國。而先之於其家也。而曾子之傳。只曰孝曰弟曰慈。宜家人。宜兄弟。而爲父子兄弟足法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謂教以人倫

子

所謂平天下

此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於其國也。而曾子之傳只曰老老長長恤孤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於天下者又非所謂教以人倫乎。

絜矩

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吾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所取衷焉者也。故絜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傳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三教

傳也者傳也傳也而釋之也。傳也孔子之經旨以釋孔子之經文也。或者嘗覽林子大學正義而謂曾子之傳之不可易而舊文之不錯也。若子者真可謂信古之篤矣。林子曰余亦何知余惟信古之篤更不敢少違曾子之傳以叛道者而非他也。蓋曾子之傳得傳於孔子而萬古不能易也。若違曾子之傳卽離孔子之經也。孔子之經其可離乎。孔子之經既不可離而曾子之傳其可違乎。故兆思

寧稍悖朱子之註而毋寧少違曾子之傳者。正謂此爾。蓋道公道也。孔曾思孟所相授受之道而非朱子一人之私也。

門人

陳召英
余大校
朱昌會
陳昂
王崇教

命梓

三教正宗

大學正義

三教



林子三教正宗

四書正義

中庸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輯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河圖以偶起數。而虛其中者。伏羲之中也。洛書以奇起數。而實其中者。大禹之中也。至於釋氏之空中也。豈非其中之無定在。而本體本太虛耶。老子之守中也。豈非其中之有定在。而主一以

立極耶。然而庸也者。用也。存之無體。用之不既。尚書曰。以禮制心。以建中也。論語曰。敬而無失。以用中也。禮也者。敬而已矣。其所謂建中于民者。豈非所謂用其中于民乎。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

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成物。中之用也。洋洋優優。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中之用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之用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中之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中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之用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爲乎不言中。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本

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無朕。索之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已而強名之曰誠。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強名之曰一。一也者。千變萬化。從何而出。不可得而擬議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者。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矣。莫深於淵

也而未發之中則淵淵其淵矣莫大於天也而未發之中則浩浩其天矣如此三言亦豈足以闡其未發之中而令之使知也故下文卽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欲知此未發之中請自入德之門始惟當於人之所不見處實下工夫不愧屋漏以造不顯之地然後方能知之矣豈非所謂迪知迪哲實允蹈之而知耶不然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然凡物有色者得而言也

三教王

卷五

三

而未發之中不屬色也得而言乎凡物有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聲也得而言乎毛雖至小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則亦可得而言之而未發之中則非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言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旣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見矣未發

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

林子曰性之蘊於中也性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孟子只言情蓋欲人因情以知性也中之蘊於中也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只言用蓋欲人因用以知中也

林子曰若未發之中可得而言矣而孔子則曰子欲無言者何歟若未發之中可得而知矣而中庸則曰其孰能知之者何歟天曰惟

三教王

卷五

四

致中然後能知中故聖人之所以聰所以明所以聖所以知所以達天德者皆由此中出也程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由此觀之致中知中求在我者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不致中則又安能知中也哉譬譬而生者原不識文章縱日與之談如何謂之青如何謂之黃赤白黑雖有蘇張之口終不能發其象而使知也假使天幸忽然開明而有所見也則因其所見而語之曰如此

謂之青。如此謂之黃赤白黑。則自有真見真知者在焉。致中知中。亦猶是也。

林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

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惟其有形有氣。故其有方有體。中也者。無形無氣。惟其無形無氣。故其無方無體。余於是而知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羅天地而無盡者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五

程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者。謂之密。何以放之。而能彌六合也。林子曰。譬火之蘊於石也。夏卽之而涼。冬卽之而冷。而所謂火者。果安在也。擊之則火。而所謂火者。又果何從而生也。然以所擊之火。而薪之薪。薪相續無不傳也。未發之中。其火之蘊於石者。密乎。而其所以放之而彌六合者。豈其火而傳之。薪而續之。而以形用哉。

林子曰。時而春也。盈天地間皆溫也。皆溫則

皆火也。時而夏也。盈天地間皆熱也。皆熱則皆火也。至於秋冬。而火之性未嘗亡也。火之氣未嘗熄也。故言乎其火之形也。猶有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之。可得而言之。若言乎其火之性也。實無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乎。可得而言之乎。

林子曰。我其一天地乎。天地其一我乎。故有所於卷。有所於放。則我與天地猶爲二也。無所於卷。無所於放。則我與天地一而已矣。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六



林子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天命之謂性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林子曰。我之覺靈炯炯而盈於天地之間矣。故能明光上下。照臨日月。蓋我之性本如是。而非有加也。我之生氣流行而盈於天地之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一

間矣。故能參贊兩間。化育萬物。蓋我之命本如是。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

林子曰。中庸言命。釋氏所謂命宗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中庸言性。釋氏所謂祖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或問三氏之教同與。林子曰。三氏之教。其初同也。顧道流則自以脩命爲高。而曰禪學之所脩者性。而不及命。釋流則自以脩性爲高。而曰玄學之所脩者命。而不及性。抑豈知性命雙脩。乃釋老之教之所以同邪。然聖學罕言命。罕言性。罕言性與天道。是以後世無聞焉。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二

焉。遂以性命之學而落於空矣。而致詳於問學多識。容貌詞氣之間。故終其身迷焉。而聖經之格致誠正。所謂頭腦工夫者。蓋亦未之或聞也。余嘗竊論之。中庸致中致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至誠無息。而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形矣而著。著矣而明。而動而變。而化。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達道達德。制禮作樂。經綸大經。參贊化育。大都皆從天命之性。溥博淵泉中發出來爾。而謂性命

之學之落於空也可乎哉又不觀之易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文卽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順也者順之也順以出之之義也故順此性命之理而出之在天則能立天而天之陰陽從此出矣在地則能立地而地之剛柔從此出矣在人則能立人而人之仁義從此出矣夫在天立天而陰而陽在地立地而剛而柔在人立人而仁而義則是性命之學而不落於空也明矣然性命之學始於神氣神則有炯炯而不昧者在焉而性空故也氣則有網緼而不息者在焉而命空故也古人有言曰是性命非神氣既曰非神氣矣而必始之於神氣者何也蓋初學之士固難與言性矣性而神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固難與言命矣命而氣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至於言神而知所以養其神矣而後方可與之言性言氣而知所以養其氣矣而後方可與之言命然性兮本空而命之理則微之又微雖

欲言之殆亦非言之所能言也而無言無隱直惟先動之以機而已機焉既動心其不可得而識乎心焉既識性其不可得而盡乎性焉既盡命其不可得而至乎此孔子下學上達之教而初學之士之所當遵也

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本自然也順以出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

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何謂也林子曰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也純乎天之命而不少雜之以

人者性善之性也。惟此性善。故率之則可。而之道。若夫氣質之性。而可率乎哉。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氣質之性也。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脩道之謂教

林子曰。道體無爲。而曰脩道之謂教者何也。蓋天命之性。卽道也。故曰率性之謂道。自聖人以下。而天命之性。不能不雜於氣質之偏。

三教正宗

中庸五

五

故脩此氣質之偏。以復夫天命之性者。脩道之教也。然而謂之教者何也。蓋立此教門。以教人。以脩其氣質之偏。以合乎道。以復其性之初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林子曰。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卽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故曰可離非道。

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

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才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三教正宗

中庸三

六

或問道不可離。林子曰。道卽性也。性卽命也。道其可斯須而離乎。道其不可斯須而離矣。則性也。命也。其可斯須而離乎。然此乃未發之中也。不屬乎色。豈其可得而觀耶。不屬乎聲。豈其可得而聞耶。而君子之所以終日乾乾戒慎而恐懼者。以爲此未發之中。而思以致之爾。中庸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然非特內省之學爲然也。是雖平治之道。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不顯惟

德篤恭而天下平。又非特平治之道爲然也。是雖上天之載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然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天地萬物咸圍焉。夫天地萬物既咸圍於我。太虛之中矣。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此致中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戒慎恐懼

張子厚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

幾時得與他每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亦有爲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

林子曰。心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中之真實工夫也。若或於不覩不聞之時。先慮其怠肆荒寧也。而必於戒慎焉。必於恐懼焉。則是有所戒慎有所恐懼。而心已失其寂然之本體矣。

殆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或問戒慎恐懼一也。而子旣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旣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求放心。而邵康節曰心要放。亦此意也。

郭曾照問不覩不聞。盧文輝曰。不覩不聞者。吾性中聲色不到處也。豈曰人不得而覩。亦非已之目所得而覩也。豈曰人不得而聞。亦非已之耳所得而聞也。然而何以謂之真覩真聞也。盧文輝曰。真覩者。性覩也。真聞者。性聞也。故我能戒慎矣。我能恐懼矣。則氣質之性漸融。天命之性漸露。善端既萌。天倪自動。即道家之所謂忒子。孟子之所謂幾希也。不曰隱而微乎。然雖曰隱矣。而實見也。雖曰微

矣。而實顧也。惺惺耿耿。昭昭靈靈。即顏子之所謂卓爾。孟子之所謂躍如也。又不曰莫見莫顯乎。然而見也者。惟我獨覺其見耳。顯也者。惟我獨覺其顯耳。自性自明。自性自悟。非獨而何。莊子有言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又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謂之至貴。此慎獨之功。實中庸盡性之第一義也。出夏心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百

之大本也

夫是中也。中庸既兩釋之矣。而後人之釋之者。當曰如何之謂喜怒哀樂之未發如何之謂天下之大本。顧乃舍未發大本而不之釋。而釋其所已釋之中。曰不偏之謂中。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何歟。若以子思子之釋為非也。竝中庸一書。勿釋焉可也。若以子思子之釋為是也。釋其所釋焉可也。顧乃不釋其所釋。而又反其所釋而釋之者。

何歟。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此皆中節之義也。可以言和。不可以言中。

昔李延平嘗受學於羅豫章。今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林子曰。羅豫章之學。得之程明道。程明道之學。得之周濂溪。故能知所謂未發之中而求之。殆非後世支離之儒之所能及矣。但未發之中。茫乎

三教正統

中庸正義

其無朕也。有氣象乎否也。得而看乎否也。豈其借此數字。而令人有從入之門邪。

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

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所歸。又嘗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早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述帖全攷

三教正宗

中庸義

十一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兮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與。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既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

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若以其中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未發之中。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以其中之無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爲空中。而真空不空也。

林子曰。未發之中。孔子之空空而無知也。發皆中節。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古人有言曰。說似一物卽不中。何謂也。林子

三教正宗

中庸義

十二

曰。此言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本無物。物卽不中。

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卽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中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中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何謂也。林子乃以詩答之曰。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

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若也能反大本而求之未發之中矣。則自有不屬氣而生氣者在焉。宇宙在身造化在手。斡旋燮理。範圍曲成。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消息。有不任我之推移邪。

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體也。而發皆中節。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致中。則與太虛同體矣。而和之發也。以位以育。則與天地同用矣。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十三

致中和

此所謂致。致廣大之致同。致者何。致之也。心本中而能和也。本廣大也。而亦無待於致。致之而復其初也。或曰。致中和之致。與致膳俎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位天地。而天地位。致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物育。

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

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可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堯舜之惟精惟一。而允執之者。致之也。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己身中。討箇天命之性已爾。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十四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皆由

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後爲之者乎。

天地位焉

或問位字之義。林子曰。位乃職位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能乎。故曰。天地無全能。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詛也。

三教正統

中庸正義

一五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歟。又將何以成能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鱉。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致中而和。位之育之以成其能也。程子曰。至仁以天地爲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爲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塞乎天地之內而身之。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垢病者。廓而清之。爾竟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者乎。

三教正統

中庸正義

一六

林子曰。聖人一身。天地之所寄也。萬物之所屬也。三綱五常之所繫也。故天地不能自位。賴聖人以位之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育之也。三綱五常不能自正。賴聖人以正之也。若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而綱常不幾於墜乎。綱常既墜。而萬物得而育乎。萬物不育。而天地得而位乎。或者以二氏之不綱常也。而萬物卽不育歟。林子曰。曠夫怨女。上干天和。而天地得而位乎。萬物得而育乎。由是而瘠瘵殘疾之不得其生。鰥寡孤獨之不得其養。亦惟職此之故耳。此乖氣之所由以致異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太和之氣流行宇宙。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不惟瘠瘵殘疾之得其生。亦且無瘠瘵殘疾之可生者。不惟鰥寡孤獨之得其養。亦且無鰥寡孤獨之可養者。此和氣之所由以致祥也。嗟乎。嗟乎。聖人遠矣。而二氏者流。誰與綱常之綱常墜地。誰與扶植之。天地而誰與位之。萬物而誰與育之。瘠

癘殘疾而誰與生之。鰥寡孤獨而誰與養之。此余三教歸儒之旨。雖曰徒托空言。而夙夜惓惓。每不能自已於懷也。

君子中庸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者。豈非其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者乎。下文曰。時中者。蓋以其內則有大中至正之極者在焉。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不待安排。無所擬議。寂然不動。感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十七

而遂通也。

君子而時中

林子曰。君子以其中而用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不知其中之謂何。而亦曰。我能用中矣。不謂之無忌憚。而何或問。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爲中庸也。林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湯武之放伐也。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出之者矣。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卽是小人之無忌憚。而

自以爲能用中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爲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之時中也。

中庸其至矣乎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諸九古先聖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以參以贊。而變而化者。皆自喜怒哀樂未發中。致之以爲用也。故本之真心實地。則爲用中之大道。何思而何慮也。不本之真心實地。則是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十八

襲取之外。義求可而求成也。

林子曰。帝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者。致其中以爲用也。仲尼之所以耳順不踰矩者。致其中以爲用也。故曰。中庸其至乎。舍帝堯仲尼。其孰與歸。

知者過之

林子曰。聖人之知。我可得而知者。以其知乃我所本有之良知也。若知者之知。則舍我所本有之良知。而務爲人之所難知。以爲知也。

聖人之能我可得而能者。以其能乃我所本有之良能也。若賢者之能。則舍我所本有之良能。而務爲人之所難能。以爲能也。

或問曰。知者雖非聖人之知。豈不賢於愚者。遠與。林子曰。愚者愚也。而知者知其所知。而非聖人之所謂知者。余於是而知知者之過。亦猶愚者之不及也。又問。賢者雖非聖人之能。豈不賢於不肖者。遠與。林子曰。不肖者不肖也。而賢者能其所能。而非聖人之所謂能。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十九

者。余於是而知賢者之過。亦猶不肖者之不及也。

林子曰。愚者之愚。雖不足以明道。而於道固無損也。而知者之知。反以似是而晦道。不肖者之不肖。雖不足以體道。而於道固無害也。而賢者之賢。反以亂真而壞道。

人莫不飲食

林子曰。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神。

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慮之本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而著而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之不窮矣。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既日用矣。不謂之至常之道乎。卽此至常之道。

而又有不知者何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乃異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嗜焉。是雖至愚。豈不能知。又况人之於道也。甚於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自。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二十

有者乎。見父卽能孝。見君卽能忠。見孺子入井。卽能怵惕惻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用其中於民

林子曰。用其中於民者。以其中用之以治民也。

中庸不可能也

林子曰天下難均也而賢知者或能均之爵祿難辭也而賢知者或能辭之白刃難蹈也而賢知者或能蹈之此皆出於智謀造作之私襲取外義殆非由中而用之大道也若聖人之大道則由中而用矣故用之以位天地而天地且可得而位矣用之以育萬物而萬物且可得而育矣而况於所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乎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卷二

和而不流

林子曰子路問強而孔子乃以和答之豈不以君子與人無競而以和爲貴邪然和則易至於流矣若和而能不至於流焉此乃抑而之所當強也然君子之和非徒和焉已也和而不本於中立則亦不能和也中立也者孟子所謂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也和而也者乃中之發也惟能致中故能致和其曰不倚者不着於中不着於立成性存存勿忘勿

助而已矣或問何者謂之塞林子曰塞之者

實之也詩曰秉心塞淵蓋言秉持此心而塞之於淵也其曰淵者中庸所謂淵泉如淵淵淵其淵皆指吾心之真去處而言之真去處者心之淵也而曰淵淵者深而又深之義也故君子之學亦惟秉持此心而復還於吾心之淵而塞之爾有道無道惟知此心而窮達常變殆非所論也故曰不變塞

強哉矯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卷二

林子曰強哉矯者乃以其強而矯其氣質之性之偏也故和而易至於流焉強以矯其偏而不使流也中立而易至於倚焉強以矯其偏而不使倚也國有道無道而易至於變塞焉強以矯其偏而不至於變塞也古人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若不有強以矯之而曰能變化氣質者余弗能知之矣

論語曰野哉由也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夫曰野曰佞豈非其氣質之性之偏邪然則何以

矯之而能變化其氣質也。林子曰：野則先矯之以文。既文矣，然後方可易其文而漸入乎其中矣。佞則先矯之以訥。既訥矣，然後方可易其訥而漸入乎其中矣。至於而勇而瘁，亦皆氣質之性之偏也。若不強以矯之，痛自激厲，其能不爲血氣之怒，粗鄙之夫邪？大抵強不在於強，而在於自勝以爲強也。朱子所謂自勝其人欲之私者，是亦自勝其氣質之偏也。故和而至於流，中立而至於倚，國有道無

三教三

中庸

三

道而至於變塞，我自爲之。我自矯之，矯之自我，則亦何難之有。然而矯之而未有能勝之者，何也？蓋由其矯之之不力也。矯之之不力，而謂之強哉，矯也可乎哉？

素隱行怪

林子曰：素隱，卽易之素飽。詩之素餐。孔子之素王。殖貨之素封也。素也者，空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其中實無所有也。出既無益於時，而處又無聞於後，故不得不行怪以欺人，而覲

名聲於後世也。

君子遵道而行

林子曰：遵道而行者，遵其道而行，亦步亦趨，嗜學而尚右也。不見意趣，必不樂學。能不半途而廢乎？

君子依乎中庸

林子曰：此正言不能已矣。而遜之於聖人者，孔子之謙辭也。遵其道而行者，習矣行矣，而不知其所遵之謂何，安能不半途而廢，依乎

三教三

中庸

三

中而用者，好之樂之，而不知其老之將至，故能不見知，不悔。

林子曰：依乎中庸者，依乎中而用之。自誠而明，聖人之中庸也。擇乎中庸者，擇乎中而用之。自明而誠，賢人之中庸也。中卽性也。依循率也。不能依，故言擇。此顏子之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費隱

林子曰：未發者中也。隱也，發之而爲用，則費

矣

語大語小

林子曰道也者無所不包焉者也道也者無所不入焉者也

林子曰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者道也物之微不足以擬其細者道也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為若是其小與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為若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卷五

是其大與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乎要皆取喻之詞中庸語大語小之義也

鳶飛魚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夫人固靈於鳶靈於魚矣而自然之天機乃反不如焉者何也蓋自有其靈以鑿其靈也然名教中自有樂地而逍遙自在是乃吾心之鳶魚自飛而自躍也故聖人之心無心也而天機自動為無為也

而天則自存程子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只是弄精魄夫弄精魄以為學矣則是學也不謂之窒天機也而何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於黃庭之中焉成之而為性也其陰陽妙合而疑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中焉成之而為人也其夫婦妙合而疑不可知之道乎天道人道其致一也易曰泰地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卷六

網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

盧文輝曰一乾一坤交而物生者天地之夫婦也一男一女交而人生者夫婦之夫婦也天地之夫婦天地之綱常也夫婦之夫婦夫婦之綱常也故天地一大夫婦也夫婦一小天地也

出夏總

林生問黃帝之經以陰符名者何義也盧文輝曰陰符者陰與陽符也本體經曰陰陽相符合同契曰行符合中蓋言陰陽符合于中

也。故天地之陰陽符。則和萬烝而物生。夫婦之陰陽符。則百斯男而人生。吾身之陰陽符。則千百億化身而神生。心顯

庸德庸言

或問庸德庸言之庸也。豈亦用之義邪。林子曰。庸亦作用釋。以孝弟忠信之德。庸之而爲行。庸之而爲言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

林子居北山巖。陳生大道侍。林子令講素位。

章。先問之以素位二字之義。陳生曰。素者空也。我而富貴也。而不知有我之富之貴。然後我之道可行於富貴矣。我而貧賤也。而不知有我之貧之賤。然後我之道可行於貧賤矣。而夷狄而患難。無不皆然。此君子之所以能無入而不自得也。錄之。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或問鬼神之不見不聞也。非所以言中乎。林子曰。中也者中也。無極而太極也。無陰無陽。

無鬼無神。而鬼神之一屈一伸。而爲二氣之良能者。是亦中之用也。中之用何其微也。而中則微乎其微矣。中其可得而言乎。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朱子曰。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未發之中。畫前之易也。鬼神得而知乎。人得而言乎。縱得而言之。人得而知乎。

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故大而天地。小而日月。序而四時。

莫而山川流峙。微而昆蟲草木。莫不一屈一伸。一鬼一神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德之盛也。

林子曰。陰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陽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鬼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神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若專於陰而言鬼。是不知陰中有陽。鬼中有神也。若專於陽而言神。是不知陽中有陰。神中有鬼也。豈足以盡其屈伸變化之妙用哉。

林子曰：鬼神也者，陰陽之妙用也。而陰陽之所以屈伸變化而生萬物者，鬼神也。故曰：二氣之良能也。

或問性情功效。林子曰：陽而必伸，陰而必屈者，性情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陰陽之屈伸者爲之也。非功效而何？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

三教宗

中庸義

二十九

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林子曰：鬼神者，微也。而體物不遺，則顯矣。寂然不動之誠，豈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

脩道以仁

或問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仁？林子曰：此言道。道者，道也。達道之道也。此言仁。仁者，人也。達德之仁也。又問何以謂之脩道，而曰以仁也。林子曰：仁者，人也。蓋言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仁也。兩精相搏，而仁則落乎其中矣。故父母之所以生我，我之所以生人者，在此仁也。

三教宗

中庸義

三十

也。易曰：安土敦仁，豈不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邪？若不知所以敦仁，則不可以爲人。而道可得而脩乎？故曰：罔而生也，幸而免。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我而仁矣，義則由此中而出。而所謂義內者，仁而義也。至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由於何思何慮之真去處中發出來爾。又非所謂仁而禮邪？故曰：仁道最大。或問何謂真去處？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所謂安仁居仁之真去處也。

仁者人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爲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真法也。

林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宋儒所謂桃仁杏仁者是也。又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惟其生之性也。故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子生孫者。皆此仁也。今只以桃而言之。伏其仁於地。而芽之。由是而條而華而

三教正宗

中庸義

卷二

實。皆仁之生生也。故其根。父母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子而孫也。其仁同。故其本同。其本同。故其氣同。此親親之所以爲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程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

林子曰。桃之本於仁者。一本也。而根而芽而條而華而實。皆我一本之仁。以其親而親之也。民則非其本枝矣。故仁之而弗親。若墨子

者。不知其本之一。兼愛之而無差等焉。故曰二本故也。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林子曰。知至而意誠也。知有未至。意豈能誠。或問知至意誠。林子曰。辟行道者。知所適從之路。則無岐路之惑矣。然此所謂善。大學之至善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不明乎此。而曰能誠其身者。未之有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者。蓋言至善元

三教正宗

中庸義

卷二

在吾身之中矣。而止於至善者。非所以誠其身乎。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而誠乎其身者。乃所以復吾至善之本體也。

誠者天之道也

林子曰。誠也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而所謂無爲者。得之於天。本寂然而無事也。幾之所動。則

善惡始形矣

誠明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幾希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林子曰。性無所不統也。而天地人物統於性也。故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然後方爲能盡其性也。

或問聖人之學。貴忘與。林子曰。惟其能忘我。則我與性爲一。故能盡我之性。惟其能忘人。則人與我爲一。故能盡人之性。惟其能忘物。則物與我爲一。故能盡物之性。惟其能忘天。忘地。則天地與我爲一。故能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蓋我之性。無所不入。無所不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何有於地。故性也者。合天地人物而一之者。忘也。

其次致曲

林子曰。曲也者。直之反也。不直則不能誠致也者。致之也。致而去之也。易之致命。論語之能致其身。孟子之致爲臣。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之曲者。善反而能誠。猶木之曲者。從繩而能正也。

或問致曲之致。致身之致也。其旨何如。林子

曰。直其曲而直之。則誠矣。誠其罔而誠之。則直矣。此蓋去其本無之罔之曲。以復其所本有之直之誠者。而非他也。余故曰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生之直。中庸之所謂誠也。罔生之罔。中庸之所謂曲也。

誠者自成也

孟子生問誠字之義。林子曰。老子所謂其中有信者是也。豈不以恍恍惚惚。窈窈冥冥之中。信有是物。信有是象。信有是精邪。又問何以謂之自成也。林子曰。天地得誠以成。覆載之能。鬼神得誠以成。屈伸之用。萬物得誠以遂。其生生化化而成其性。

誠者物之終始

或問何謂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

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或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己焉。以爲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己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

至誠無息

林子曰。心體原無止息。故曰至誠無息。物我本不間隔。故曰誠者所以成物也。林子曰。道不息也。心亦不息也。故曰吾不能已矣。而川上之嘆。則曰逝者如斯。中庸曰。至誠無息。濂溪曰。誠無爲。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自有真不息者在焉。何爲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

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林子曰：至誠無息而至於載物覆物成物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無爲而成

聖人其有爲乎？林子曰：無爲。聖人其無爲乎？林子曰：無無爲。惟其無無爲也，故能無爲。惟其無爲也，故能無不爲。

林子曰：真常之道，本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爲之有？

其爲物不貳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貳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貳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之清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清乎？地之寧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也，侯王之貞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靈，以爲

盈以爲生，以爲貞乎？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而靈而盈而生而貞也。若其可分而二之也，卽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何以謂之物也者？物之也，強名之也。太虛已爾，太空已爾，本無物

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爲一之義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卽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卽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

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卽是先天地生，則幹旋之道在我矣。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故曰其爲物不貳。

盧文輝曰：乾坤易簡，盡於易之一畫。故曰易有太極。豈非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邪？又曰：自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

行變化而生萬物，豈非中庸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邪？出中一

純亦不已。諸言集

林子曰：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只是如是而存存爾。數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絕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者，文王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無爲者，以吾心本自虛

無而綿綿，工夫實無所着也。程子曰：天理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故也。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善也。故曰德性，尊也者，尊之也。人孰不有此德性也？雖有此德性，而爲氣質之性之所勝者，亦多矣。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又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勝

氣質，然其所以尊德性者，非有師友不可也。故必學於人而問之。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由此觀之，則所謂道問學者，豈非尊德性之工夫邪？

或問尊也者，尊之也。林子曰：尊而君之者，尊之也。又問何以謂之君也。林子曰：范浚所謂天君泰然者是也。然亦有主客之辨焉。故氣質之性者，客也。天地之性者，主也。主者主之，辟之君而出其令焉。則氣質之性自退聽矣。

客者主之。辟之臣而執其命焉。則天地之性。其能尊乎。不尊故不存。天地之性非不存也。特爲氣質之性所掩而不尊耳。而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真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世之爲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尊德性也。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昔有兄弟而兩分其遺資者。諸几椅卓盥盆衣履之屬。悉中裂而半之。雖曰無不均之嘆。而其父之所遺者。兩不適於用矣。豈不惜哉。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爲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故不知而耻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耻學於人焉。不可也。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

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德性以爲學。則其所學者。非真學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德性以爲問。則其所問者。非切問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也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林子曰。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所謂德性也。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豈非所謂問學以尊之邪。然廣大而

不精微不可也。高明而不中庸不可也。溫故而不知新不可也。敦厚而不崇禮不可也。

致廣大而盡精微

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之厚。且不能分。而其大之圓。又不及尺。懸之廣野之中。而天地山川盡皆包涵於其中。而且有千萬里之遠焉。何其廣大也。鬚髮之白。且黑亦莫不畢照。而無有纖毫能遁其情者。抑何其精微也。况吾心之鏡。至虛至靈。非銅非鑄。非着於物者乎。而

其所以廣大而精微者。又當何如邪

極高明而道中庸

林子曰。由乎中而用之。猶所云聰明睿智皆由中出也。蓋未發之中。而高明之體以具。故由乎中而用之。則其高明也。不馳騁於外。而失之玄且遠矣。

溫故

林子曰。故也者。天之降衷。民之秉彝。而爲我所舊有之物。與生俱生。猶所云故家故國者。

三教正宗

中庸義

四三

溫也者。溫之也。操而存之者。溫之也。尚書所謂顧諟之。顧。論語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溫之也。

林子曰。赤子之心。大人之故物也。

知新

林子曰。新也者。乃我德性中發出來者。神通朗發。智慧自生。是殆孟子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故知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知。卽是古人之所知者。特古人之所未嘗道。

爾。余於是而知所謂知新者。不在於徧物。不在於多識。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若必求之徧物多識。以爲我之新見新聞。而非君子之所謂知新也。

敦厚

林子曰。厚也者。厚也。蓋我原得地道之厚。以爲厚。而德性中之所本有也。由是以此厚而親親。由是以此厚而仁民。由是以此厚而愛物。而所謂親也。民也。物也。無不持載於我之

三教正宗

中庸義

四四

地道中。而與地同也。若於親也。而不知所以親之。民也。而不知所以仁之。物也。而不知所以愛之。則所謂厚者。而反爲薄矣。而敦也者。乃所以復其厚之本體。而聖人之德之所以能厚如地者。以此。

崇禮

林子曰。禮也者。禮也。禮云禮云。節文云乎哉。而燦然之盡美。皆全具於渾然之中者。禮之本也。惟其禮之有本也。故其能與天地同範。

此言禮乃復禮之禮。根心之禮而非所謂忠信之薄。禮後之禮也。

溥博淵泉

或問何以謂之溥博淵泉。林子曰。此固無待於問。其曰如天如淵。既已明矣。而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乃釋氏無量甚深之密旨也。夫惟其溥博淵泉也。故能言之民莫不信。行之民莫不悅。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然不曰配天已也。天地且自我

三教正宗

中庸正義

卷五

位之矣。化育且自我知之矣。此孔子之學之大。無窮達一也。豈必其在天子之位。然後能則天蕩蕩而無能名邪。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

義章

中庸正義

卷五

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卽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之長之者矣。

配天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以配天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歟。林子曰。天以其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聖人以

其養成之氣而塞天地也。亦無所不及矣。

經綸天下之大經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何謂也。林子曰。寂然不動。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而天地萬物咸冒焉者也。何有於天下之大經而不能經之綸之邪。其所謂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以其能立天下之大本也。夫既立天下之大本矣。豈曰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焉。已哉。抑且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又若

二卷六

中庸正義

卷七

是其神矣。凡此者。皆本於寂然不動之中。順以出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若有意必固我。便是有倚。而其功用豈有能若是其神邪。

知天地之化育

林子曰。知者。知之也。猶所謂知府事縣事者是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之者。作之也。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故知也者。非徒知之已也。曰知曰贊。皆所以成能乎天地也。

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故我之所以盡我之性命者。乃我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者也。

夫焉有所倚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物之者。倚之也。故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率性之道。

三卷五

中庸正義

卷八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爲也。聖人無心也。亦無爲也。惟其無心無爲。故其無物無倚。若伯夷聖之清者也。以其倚於清而物之。故隘。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以其倚於和而物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物無倚也。

肫肫其仁

林子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真心之實地。一切之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

於此而經綸之矣。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於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而文王之所以爲文乎。

不顯惟德

或問不顯之德。卽舜之玄德也。非以玄求之。而後能玄歟。林子曰。以玄求之。則其玄也不玄。不以玄求之。則其玄也玄。乾易知也。豈其

三教正宗

四十九

四十九

玄邪。而大生焉者。何其玄也。坤簡能也。豈其玄邪。而廣生焉者。何其玄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並釋

林子曰。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堯舜不顯之德在天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仲尼不顯之德在萬世。

無聲無臭至矣。

釋氏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見如來。此所謂我。乃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真我也。中庸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毛雖至細也。然有倫則有形。由是觀之。夫德也者。豈屬於聲。豈屬於色。豈屬於形邪。而知德君子。亦惟索之於聲色與形之外。而所謂未發之中者。太虛爾。老氏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夫曰夷曰希曰微。其有聲乎。其有色乎。其有形乎。余於衆而

三教正宗

中脩正義

五十一

知三氏之道一太虛也

蔡廷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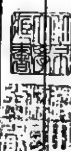
董應隆

門人 扶三 易全 命梓

林紹泰

張紹泰

董應隆



林子三教正宗

四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

孟子統論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仁義者。非他也。性善之根於心也。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此觀之。端也者。本也。我固有之。而根於心也。故根於心而仁而義者。端也不根於心而仁而義者。異

端也

林子曰。當戰國之時。孟子仁義也。楊墨仁義也。而孟子則曰。我之仁義。性善之仁義。堯舜之仁義也。昔者程子嘗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而余則以爲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便道性善。便稱堯舜。而後七篇之言。斯備矣。林子曰。堯舜以性善之仁義。以開道統之傳。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孟子則曰。子私淑諸人。若楊墨者。不知性善。而求仁義於外。

以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性善之仁義矣。

楊墨塞仁義者也。而較之賊仁之賊。賊義之殘。則亦有間矣。何孟子惡之之深。而禽獸之也。林子曰。賊仁者。自賊其仁也。賊義者。自賊其義也。而孔子之仁義。固無害也。若夫所謂塞仁義者。殆將以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鼓天下而趨之。以害孔子性善之仁義也。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曰。孔子之道。不著。

而孟子之闢之者。豈非其似是而非。能亂德邪。

林子曰。孟子之所以禽獸楊墨者。非以禽獸其心也。乃即其所行之事。有類於禽獸矣。蓋禽獸之生也。固不知有父。而至於離其母焉。又且不知有母。所謂視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各自爲生。各自爲養。不相君長。不相上下。是無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其君臣之所以義乎。父子

之所以仁乎。楊墨之爲仁爲義雖曰異於庶民之去仁去義也。而究其歸乃與庶民之去仁去義者等爾。故庶民去仁者也。而墨氏則外父子之仁以爲仁。非不仁而何。况以兼愛而使孔子之仁不著乎。庶民去義者也。而楊氏則外君臣之義以爲義。非不義而何。况以爲我而使孔子之義不著乎。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而墨氏之無父。雖謂之賊。仁之賊可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楊氏之無君。雖謂之賊。義之殘可也。

三教正宗

孟子集注

三

林子曰。仁義之用至大。若五霸之假仁假義。猶足以尊周室而攘夷狄。况孟子之仁義本於性善者乎。其曰齊王猶反手者。非虛語也。故假仁義之名。而濟已之私者。霸也。根仁義之性。而服人以德者。王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小用之而小大用之而大。此誠僞之辨。王霸之分也。

林子曰。堯舜性仁義者也。湯武身仁義者也。

五霸假仁義者也。楊墨外仁義者也。

易之繫辭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孔子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易中庸而竝觀之。則孟子之仁義。非性命而仁義者乎。非道德而仁義者乎。故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而况所謂義內之旨者乎。此孟子之

三教正宗

孟子集注

四

仁義。萬古所不能易也。

林子三教正宗

孟子正義卷上

門人盧文輝校輯

是誠何心哉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

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非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非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齋者。豈不喜得其間而

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卽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

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興危構怨之問。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歟。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卽此覺悟。便是良心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故曰王猶足用爲善。此孟子之所以予日望之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氣脉

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其弟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天下之民而無間乎。

湯放桀

林子曰。湯之誓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殛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誣不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要之非知天之聖人。真不足以語此。

不動心有道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何以主之。而無有乎所謂主之之法邪。林子曰。曲藝且有法矣。而事心之大也。獨無其法乎。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先王則有法服。法言。法行。又問所以主之之法。林子曰。主敬焉盡之矣。或問主敬之道。林子曰。孔子之敬。卽堯之欽。

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反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裡。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皆不能外心以爲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告子之不動心

林子曰。心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心愈不定也。故庭草盆魚。傍花隨柳。自能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于古而下。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若告子者。豈知圓融之真機。活潑之妙用哉。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吳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圍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

者斷滅也。然而寂滅豈易爲哉？以至虛至靈之本體而甘心於無知無覺之木石斷滅去矣。真可發一大笑。若後世學佛之徒。悉皆告子之流亞也。然求其能操存堅執。如告子之不動心者。亦難見其人矣。噫。

持其志無暴其氣

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事其心也。無暴其氣。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

兆詰問養氣。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

三教正宗

卷五十二

五

養其氣也。又問何謂持志。林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康節所謂心要放也。非歟？林子曰：孟子之所謂放心者。心放於聲色之內。所謂蔽物而交物也。康節之所謂心要放者。心放於聲色之外。所謂活潑而廣大也。

知言養氣

林子曰：知性則能知言。知命則能善養。吾浩然之氣。

林子曰：知周萬物而不遺者。知性也。安土敦

仁故能愛者。知命也。

林子曰：知命。則天下之至仁在我矣。知性。則

天下之至智在我矣。仁而且智。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盡性至命之一大效驗也。

林子曰：若欲知性。莫先養神。而性也者。乃神之所從出也。若欲知命。莫先養氣。而命也者。乃氣之所從出也。

善養浩然之氣

林子曰：氣本至大至剛。亦本流行無間。

三教正宗

卷五十三

六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林子曰：浩然之氣。果有物乎？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不可不知也。

或問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而其所以善養者。吾浩然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之一大工夫者在焉。此其所以道通於有形之外。而氣塞乎天地之間也。浩然之氣。自反而縮。不謂之善養。

浩然聖人之大勇乎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中。而神守其舍也。又問直內之真。亦直養之直歟。林子曰。然。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故敬以直內。則心存矣。

氣體之充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充塞於其身。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充塞於天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充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

天人小大之不同。而其所以充之塞之。而一以貫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卽我。我卽天地。故匹夫匹婦。含冤呼天。天且爲之烈風爲之迅雷。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匹婦也。蓋渾淪於絪縕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爲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南海之

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歟。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絪縕之氣之中。我卽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既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卽

我而非有二也。又曰達而在上而堯舜焉。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窮而在下而仲尼焉。太和元氣流行於萬古宇宙間矣。太和元氣者浩然之氣也。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也。然是氣也。陰陽能使之和。六府能使之脩。老者能使之安。朋友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癯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而天地雖

大亦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矣。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林子曰浩然之氣正氣也。道義之氣也。浩然之氣自配道義。而非曰如此而道如此而義。而思以配之也。

林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道矣。

吉子未嘗知義

林子曰仁內也。義內也。而禮而智無不在內。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林子曰以義爲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孟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內也。楊墨之仁義仁外也。義外也。告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外也。若告子者果能知仁在內則必能知義之非外也。明矣。由是觀之告子非惟外義亦且外仁。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必有事焉者以事心爲事也。然心本正也。而亦奚待於正。故戒之曰勿正心。夫既曰勿正心。則易失之忘。故戒之曰勿忘。既曰勿忘。則易失之助長。故戒之曰勿助長。

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而所謂正當處者果何處也。其曰仲尼顏子樂處。而其所樂亦有處乎。不可不知也。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

都是爲飛魚躍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見成。又曰。日用常行。勿求真心。元無所隱。至虛至明。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也。又問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卵者雞。豈有言語傳相告語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

林子曰。火候之微。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陽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故曰。但至誠。合自然。

仲尼賢於堯舜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爲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爲萬世而生者。仲尼也。故堯舜之達也。奉天以爲天下矣。仲尼之窮

也。奉天以爲萬世矣。

或問堯舜仲尼。道德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事功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然則宰我謂仲尼爲賢也。亦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昔堯舜天子也。以南面而賞罰之者。易也。而仲尼匹夫也。以空言而是非之者。難也。仲尼以匹夫之難也。而能以其道德成其事功。以與堯舜相等埒焉。此其所以爲賢也。

林子曰。春秋之是。是以春也。仲尼無心也。春

秋之非。非以秋也。仲尼無心也。又曰。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豈非以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天則有春秋。我則有是非與。堯在位七十載。而舜則五十。攝之二百四十餘年。旣已不逮仲尼矣。况萬世而下。猶以春秋之所是。以是萬世之是。以春秋之所非。以非萬世之非。假若天壤有敝之時。而仲尼則有盡之日。故曰。賢於堯舜。

聞其樂而知其德

林子曰。夫孰不曰以我之聲。而聲天地之聲。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聲也。夫孰不曰以我之氣。而氣天地之氣。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氣也。余於是而知聲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聲也。莫非天地之聲也。氣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氣也。莫非天地之氣也。而聲之未始聲。而聲之所從以出。氣之未始氣。而氣之所由以生者。不謂之聲氣之元邪。而大樂與天地同和。蓋爲是爾。孟子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豈非其作樂之聖人。而有得於聲氣之元者德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交於物而爲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乎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卽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林子曰。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之發者情也。真心者性也。未發之中也。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歟。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充之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

能幹旋乎天地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焉已也。若與人爲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爲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爲善，則萬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之景丑氏宿

三教正統

三教正統上

一五

林子曰：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吊，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醫來，而孟仲子則曰：今病少愈，越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白於齊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喋喋然以明其不往見之義，然履齊之地，卽齊之民。設若景丑氏執之以逢其君，孟子其將奈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

有爲者亦若是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

三教正統

三教正統上

一六

非他也。然亦惟在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林子曰：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載觀曾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說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設，孝弟之義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道莫大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

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

三教二

孟子卷上

二十七

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爲公田。刻石作某夫等公田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某夫私田金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某夫私田石字號。至於而絲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

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以至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謠。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動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決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人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決旬越月。而天下之大。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今一人

徧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今一人徧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惟今一人徧而易之者歟。井天下之田也。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歟。何其迂也。堪發一笑。

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有無田之民之可傭邪。夫或者以亟奪富民之田爲辭。林子曰。井富人

秋陽

林子曰。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而天之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兆居生曰。敢問天之下何者謂之日。何者謂之月。何者謂之星若宿也。林子曰。唐虞之時。堯曰。舜月也。禹皋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曰。禹月也。皋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故堯舜御天以當陽。而中天者唐虞矣。然不特達而在

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又問何謂也。林子曰。春秋之時。孔子曰也。顏回月也。閔冉而下。五星二十八宿也。故仲尼素王以當陽。而不夜乎萬古矣。若孟子雖曰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日也者。天資之以啓明月資之以出皎。五星二十八宿資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日也者。太陽也。林子曰。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

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御天而抱太陽也。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陽也。故其栖栖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尚未見其人也。噫。

林子曰。孔子以太陽照臨萬世。而萬世而下。雖曰誦法孔子矣。而卒叛去之者不少也。豈孔子之太陽。而照臨之有不及邪。譬之蝙蝠。不利於日。若昏夜之徒。是亦蝙蝠之類也。然孔子終不以昏夜之徒。而不中天。既中天矣。雖有不利。不能恤也。

冠義

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近世之冠其子。

也。無論貴賤。輒加幘頭者何歟。卽貴人之不藉於有土。而其子亦庶人也。以庶人而加幘頭。則將何取焉。或曰。此攝盛之道也。林子曰。以攝盛而踰其分也。可乎。曰。此特其斯須之頃耳。林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今以斯須而踰其分也。可乎。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從古以來。豈有母之拜其子邪。殆所謂瞽瞍北面而朝。而先儒疑之是也。夫以天子之尊。固不可屈其父。而攝盛之禮。乃可屈其母邪。孟子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

居天下之廣居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是吾心專直翕闔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廣生大生者。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矣。不謂之大道而。

何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此言心。卽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夫赤子之心，既不失矣，不謂之居天下之廣居乎？立天下之正位乎？行天下之大道乎？常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此言心。卽釋氏所謂肉團心也。夫肉團之心，既無其心矣，而所謂富貴也，其能淫乎？貧賤也，其能移乎？威武也，其能屈乎？

昔者紀渚嘗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否。

三教正宗

卷五

三十三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鸞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父母之心

兆恩少習舉業，至壯年乃始棄去之。而爲身心性命之學。偶有所聞，卽欲以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之旨。以三綱天下萬世道釋者流，此則兆恩之志也。蓋夫人之志，以其家爲已分內事也。而一家之內，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夫人之心常惻然也。若兆恩不自揣分，以天下萬世爲已分內事也。而天下萬世，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兆恩之心亦惻然也。故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爲天下萬世慮者，能無有家

三教正宗

卷五

三十四

有室之願乎？此兆恩之所以二十年來孜孜汲汲，而不敢少怠者，亦惟此三綱之故爾。

迫斯可見

或問：林子召之固不往見矣，而卑詞厚幣，則亦不之往與？林子曰：余安得違禮而不之往？邪？又問：或有造林子之廬，而林子不之見乎？林子曰：余安得不見？余豈踰垣閉門者流哉？若不致敬盡禮，余亦不願見也。

廬文輝曰：不可見而見者，爲失已徇人。可見

而不見者為絕人逃世。惟大人為能以禮重其身。又能重其身以兼善天下。如伊尹是也。

孔子懼作春秋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為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歟？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三才上

孟子上

二五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其旨微矣。

林子曰：堯則天而治，七十載者唐也。舜無為而治，五十載者虞也。仲尼操南面之柄，而是非之二百四十載者春秋也。

林子曰：仲尼以其道而是非，為是非一天也。

固天之春秋也。堯舜以其位而賞罰焉，賞罰一天也。亦天之春秋也。

林子曰：在天謂之春秋，在人謂之仁義。在上謂之賞罰，在下謂之是非。

盧文輝曰：春秋一書，為君父正大權為臣子

立明鑑也。

出夏心集

邵康節曰：豈謂聖人無缺典。此非惟聖人為然也。是雖天地亦有之。天地之缺典，天地之春秋也。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一春一秋。

三才上

孟子上

二六

乃天之常。天豈其有缺典邪？林子曰：豈謂是哉？余竊以天之春秋寄於帝王之賞罰矣。而帝王之賞罰，乃所以成能乎天地而春秋之也。時至春秋，帝王無賞罰矣。帝王無賞罰，天地無春秋矣。天地無春秋，豈非天地之缺典邪？故托南面之權於二百四十年間者，雖以補帝王之賞罰，是以補天地之春秋也。

或者以春秋表年首事，當以四時之說為正。林子曰：當其時，晏子則亦有春秋矣。豈非竊

取聖人之美名。以標題其所論著。哉何嘗有事表年如世儒所云也。

林子曰。春秋編年。不以周而以魯者。其亦東周之意乎。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卽湯武之放伐。蓋所以奉天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豈徒操南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已哉。王不稱天。槩可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三教正宗

孟子正義

孟子

或問春秋者天之事也。其旨何如。林子曰。豈惟春秋爲然哉。若舜禹乃天之所與也。而堯舜則代天以禪受之。桀紂乃天之所廢也。而湯武則代天以放伐之。周之失道也。求車求金。而孔子則代天以春秋之要之。聖人之所存也。無非天心。故其所行也。無非天事。林子曰。天無私也。聖人無私也。故無私所以奉天也。以此無私而存諸心也。謂之天心。以此無私而見諸事也。謂之天事。

楊墨

林子曰。楊墨之道。仁義之害也。彼其始也。豈不知仁義之爲美也。學術之不明。察理之不清。遂至於爲我而害義。兼愛而害仁也。君子當知其意見之偏。而非用心之不正也。吾人講學。其可任其意見之偏。而至於不仁不義之歸也哉。

孔子之道不著

或問孔氏之儒。豈不較然著明於世耶。林子曰。孔氏之教。雖云顯矣。而孔氏之道。猶有所未明。若所謂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乃孔氏之教。德之見於行也。世之儒者。則以爲孔氏之道。專在於是。此孔氏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陸子靜曰。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豈不以秦之焚詩書也。特以壞先王之典籍爾。道脉在人。猶爲無恙。若漢之註詩書也。又且以壞先王之道脉矣。典籍雖存。竟成虛語。

乎嗟乎。豈特漢之時儒者爲然哉。此蓋不得聖人之心而揣逆訓釋。又烈於秦人之火矣。先聖之道。孰與閑之。是則可懼也已。

林子曰。世之治學術而病學術者多矣。兼愛則爲仁之病也。爲我則爲義之病也。不動心則爲心之病也。疏釋則爲孔曾思孟之書之病也。故達而行其道。而不病於政治。則堯舜其人也。窮而明其道。而不病於學術。則仲尼其人也。今皆病於學術矣。而仲尼之心

三教正統

二五十二卷上

三九

法不著。意者疏釋盛而議論多主於先入。而揣摩億逆。以自鑿其智乎。此古今之病之最大也。而其爲害也。殆有甚於夷狄猛獸。余爲此懼。則亦安能得倉扁之聖藥。播其方於遠邇。以瞑眩此先入者流乎。

能言距楊墨者

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由

是觀之。則無君禽獸之教。非老聃其首惡與。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始。以闢老聃。而曰老聃在其中者何與。豈其司刑者乃專治餘黨。以槩見其首惡之非乎。夫於首惡之老聃。則固釋之餘黨之楊朱。則必刑之。而孟子之是非。必不若是其悖也。且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余不能知之矣。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

三教正統

二五十二卷上

手

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或問古先聖賢多所論著。今以愚之鄙見言之。惟定千古之是以爲世法。斯亦足矣。又奚必正人之非。是而深詆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者。而况彼之學。且旣信於人哉。林子朱之答。乃先詰之曰。如子所言。豈不以一鄉皆稱

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是鄉原之謹厚。既信乎其鄉矣。而孔子則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是楊墨之仁義。既信乎天下矣。而孟子則曰。是無父也。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告子之不動心也。子莫之執中也。想當其時。人亦信之。而孟子一則曰。未嘗知義。一則曰。

二故三義

二世三義上

三士

猶執一而賊道也。亦不可不謂之峻且嚴矣。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抑豈知聖賢乃爲斯道而生。而其所以見之言語文字者。無非爲斯道計。而惟恐其言之信於人。足以亂德也。故其言之未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猶之可也。若其言之既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惡乎可哉。余於是而知撥亂而反之正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天下也。反經而明其是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萬世也。故

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林子曰。治之隆污。學之顯微。繫於聖人。而聖人之生。代天順時。各分司其事。固不必於同。亦不必於異。故孔子老子釋迦爲萬世而生。以開心學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歸而致一矣。今觀孔子之書。似多詳於外。所謂民可使由之道。而外者亦非外也。老子釋迦之書。似多詳於內。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而內者亦非內也。故大易之玄微。中庸之奧義。與

二故三義

二世三義上

三士

夫論語一貫無言。大學定靜格致。孟子養氣知天等章。是皆心身性命之語也。較之二氏有何差別。但後世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每以威儀文詞之粗迹。求孔子。遂以孔子專在於外。則二氏心身性命之語。豈能探其精微之旨邪。而二氏者流。又不以事心爲大。而以離塵爲高。此道術所以爲天下裂。而師各異教。遂分而爲三矣。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今儒門者流。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

林子三教正宗

孟子正義卷下

門人盧文輝校輯

道二

林子曰。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蓋道者。行道之道。卽路是也。故堯舜之所由者。仁路也。幽厲之所由者。不仁之路也。欲知堯舜幽厲之分者。無他。直所從由之路。仁不仁之間爾。

惟大人格君心之非

林子曰。格者。格也。格而去之之義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或謂感格君心之非者。非也。謂感格君心則可。謂感格君心之非。似於文義爲戾。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若必於物而正之。是其所正者物。而非心也。豈大學之學。平天下之要道邪。若必於政。

而問之。是其所問者政。而非心也。豈大人之學。定國之要道邪。故爲學而不格其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自賊者也。爲臣而不格君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舜不告而娶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

而爲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爲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以爲高且潔者。其殆未聞舜之大孝。孟子無後之旨乎。

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林子曰。豈惟黃帝老子。至於列禦寇莊周。及諸所稱玄也。則亦有而昏而嗣者。是道家之倫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

真入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倫屬。余又見其人矣。釋迦釋氏之祖也。妻耶輸氏多羅。子羅睺羅。林子曰。豈惟釋迦至於維摩詰傳大士及諸所稱禪也。則亦有而昏而嗣者。是釋氏之倫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皆西僧之酋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是釋氏之倫屬。余又見其人矣。今之和尚道士。率以不昏不娶爲高。豈今之和尚道士。清淨

子集卷下

五十五

三

寂滅。及有過於黃帝老子釋迦也哉。

林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縱能作佛。且不可以無後。况甘心於無後。而又無作佛之心乎。然而學佛者。槩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安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卽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是故袈裟昌而倫屬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東夷之人也。

或問釋迦不生於夷。與林子曰。玄德之舜。至

德之文王。華人得而夷之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林子曰。大人而赤子者。寂然不動也。赤子而大人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或曰。赤子之心寂然矣。何爲乎其不能感而通邪。林子曰。赤子之寂然者。猶反舌而無聲也。春至能言。豈非所謂大人感之而遂通邪。

林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人之赤子也。林子曰。余嘗卽耳目而例論之。赤子蓬耳。赤

子集卷下

五十六

四

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故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邪。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深造卽易之退藏於密也。其曰道卽不動心有道之道也。道卽法也。行法俟命之

法也。故曰心法。自得之也者。得我本來所自有之物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我也。故曰自得。自得也者。得吾元所自有也。凡言之字。皆有所指而言也。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吾之真去處。我之所自有也。故深造之深造此也。自得之自得此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

孟子

孟子

五

孔曾思孟之書。言之字甚衆

居之安

林子曰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於神明之舍。易謂之太極。故寂然不動者。植根固也。孟子所謂居安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則華見乎外也。孟子所謂左右逢原者是也。余於是而知心安於神明之舍。太極立焉。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無不備具。而萬物亦生生而不窮矣。

博學而詳說之

林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邪。若或誦詩讀書。而耻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况所謂精微之致。而爲千古

孟子

孟子

六

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爲得。而吾人之言以爲言邪。

幾希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而幾希者。孔子之所謂仁也。程子亦謂之穀種。故果中之仁。穀中之種者。幾希也。蓋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其機之所萌。特幾希之微爾。是故聖人知此幾希而契其機焉。所謂由仁義行

者是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若君子則存此，幾希而未能契其機焉。所謂行仁義者是也。必待察識，必待擴充。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幾希者，豈非我之性命，特幾希之微邪？故惟此幾希之性命也，而落於子宮之中矣。孔子則擬之以果實之仁，老子則擬之以禽鳥之丹也。由是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由是而能聖能神，能

孟子卷下

孟子卷下

七

文能武，其可得而擬議乎？其可得而測量乎？而此幾希性命也，不謂之仁，不謂之丹，而何？豈曰以此而在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千百斯男，生生而無盡哉？亦且以此而出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百千萬億，化化而無窮矣。

舜明於庶物

林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也，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

不其厚乎？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無所於存而無不存也。故自能明庶物，而盡人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爲人倫之至也。自能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強也。所謂幾希者，一也。而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也。若楊墨者，爲仁而害仁，爲義而害義，至於無父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騁於外，不知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

孟子卷下

孟子卷下

八

林子曰：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以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其性，而以利爲本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爲我，以爲義，墨子兼愛以爲仁，告子戕賊人以爲仁義，有以爲之而失之鑿與？

林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而大舜之所以盡性而至命者，不過有此幾希爾。故惟此幾

希也。而萬物皆備於我矣。豈曰擴之足以配天地焉已哉。亦且能運虛空。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林子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是性也者。故也。我固有之也。所謂溫故之故是也。

林子曰。故也者。命之自天與生俱生。是蓋天下古今人人俱足。而其本來原有此故物也。以故感故。故故相通。而所謂感而遂通天下

三才

三才

九

之故者。豈非故也者。乃天下古今人人之所公共。而愚夫愚婦之可以與知而與能邪。易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民之故也。一而已矣。若也不明於天之道。而曰能察於民之故者。未也。

林子曰。天惟其有此故也。故天不勞而星辰之所以森列也。聖人惟其有此故也。故聖人不勞而變化之所以無方也。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故

利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又曰。以迹而求天之故。則天可得而考矣。以情而求性之故。則性可得而明矣。

或問以利爲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推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爲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字。不有顏曾。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也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儼以出之。而無所於爲也。其曰擬議而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之功。以造於上達而動而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天下也。天下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

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天下，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懷矣。

何以異於人哉

林子曰：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而余則曰人之異乎聖人也。聖人每同人以爲道，而人每異聖人以爲人。

林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觀聖人之外一衆庶也。安汝止而執厥中，觀聖人之内一聖人也。

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林子曰：良人之妻妾，今也或是之亡也。噫。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林子曰：以天子之子，事舜於畎畝，舜將何以待之？况九男焉，而丹朱之又傲邪？以天子之女，釐降於匹夫，舜將何以刑之？况二女乎，而同居之又難邪？若帝堯者可謂善試舜矣。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做，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詈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邪？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拂亂其所爲者與？

四罪而天下咸服

昔者善財童子，參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器仗，無量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邪？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林子曰：昔者舜之誅四凶也，而程子則曰：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若舜者，其亦所謂如幻三昧者與？無厭足王又有言曰：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

間苦終不忍發一念以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况復人邪若夫二乘與諸小機者流惡足

以語此

林子曰四凶之罪虞舜之慈悲也少正卯之誅孔子之慈悲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慈悲也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飛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顧不可

三教三

三教三

三教三

以爲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漢文帝奉黃老而除肉刑隋文帝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

悲似不如是也

放勲乃殂落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文辭意志

林子曰何者謂之辭辭也者辭也達其意而命以辭者辭也何者謂之文文也者文也脩其辭而飾以文者文也故作者之飾以文矣而有乖乎草創之初焉不可也作者之達其意矣而有戾乎念慮之微焉不可也故北山之詩怨矣其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怨之深也而詩人之志有不從可知乎雲漢之詩憂矣其詩曰周餘黎民

三教三

三教三

三教三

靡有孑遺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憂之至也而詩人之志又不從可知乎

林子曰意也者志也志也者意也志與意一也亦無人我亦無古今說者設以其身焉處之則說者之意作者之志有不相爲感通者哉固有人我不得而二之古今不得而違之者然而命乎辭者意也意則本乎志矣故志在於思歸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怨乎志在於爲民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憂乎

以意逆志

林子曰：逆也者，逆也。度之之義也。以意逆志，以心度心也。

林子曰：三教之書，類多寓言。故女媧非補天也，帝堯非射日也，齊人必非丐乞，鄰人必不盜雞。朱漫豈精屠龍之技，梁鴛豈擅馴虎之能。至於水火之入蕉鹿之夢，草木之俱去，獼猴之習定，闍雞解牛之義，斷臂割體之忱，玄微之旨，都在言外。余於是知信而惑之者，非

也。惟而辯之者，亦非也。

林子曰：煉石補天者，以脩復五常於吾心之天也。射日落鳥者，以頓消天變於帝德之盛也。丐乞之喻，昏夜之乞衣也。盜雞之喻，遷善之不勇也。謂朱漫之屠龍也，豈不以技之至者，無所售於時。猶道之大者，無所容於世與。謂梁鴛之馴虎也，豈不以物之至暴者，尚可以養而馴。猶人之至愚者，亦可以善而化歟。水火之入，超神以外形也。蕉鹿之夢，處世亦

大夢也。謂草木之俱去者，不曰法身之妙用乎。謂獼猴之習定者，不曰幻心之生滅乎。闍雞之義者，動亦靜也。解牛之義者，知養生也。至於學道之至誠，能忘乎臂，而不嗔之大定，不有其身者，豈真有是事者哉。亦寓言也。故信而惑之者，誕執甚焉。惟而辯之者，愚執甚焉。此三教之所由以分者，皆不達乎古人寓言之微旨也。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則曰天與之。湯武之放伐也，則曰天命誅之。紀之詩若書，而曰天曰帝者，何限也。若後世之矯誣也，率以聖人爲口實焉。故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天與賢則與賢

林子曰：或者以爲武王既殺商受，何不遜其位於微子啓，而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哉。是內不足以自信，恐人之議已者之言也。蓋未達

乎天命曆數之微矣故堯舜之禪讓也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也亦天之與賢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林子曰人而善也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人而不善也亦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善而貴也富也壽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賤有貧有夭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善而賤也貧也夭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貴有富有壽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然此

三教正宗

卷之四

一

皆在外者也而非君子之所患也

林子曰人而善也而賤而貧而夭焉則自有貴有富有壽者存矣人而不善也而貴而富而壽焉則自有賤有貧有夭者存矣故君子不以貴爲貴不以賤爲賤不以富爲富不以貧爲貧不以壽爲壽不以夭爲夭

自任之重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革夏正終則放太甲以定商邦蓋達於立君爲民之微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也

林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也家之於百姓也子之其曰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子而愛之也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愛而教之也

林子曰達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窮而自任以萬世之重者孔子也

歸潔其身而已矣

林子曰苟可以仕謂我爲任可也苟可以處

三教正宗

卷之五

十八

謂我爲果可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林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故用之則行雖佛肸之召亦往焉然其退必以義也故受女樂則去之視蜚鴈則去之或者以其視蜚鴈也而去之似有傷於果殊不知禮貌既衰則無用我之意矣而猶然栖栖於利祿之間而不去豈所謂不可則止之大臣而舍之則藏之義與

伯夷聖之清者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曰聖之清者何也林子曰此所謂聖者以其力之所至而造其極者言之也故曰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又曰伯夷極其清之所至而爲清之聖者也柳下惠極其和之所至而爲和之聖者也猶杜甫極其詩之所至而爲詩之聖者也張旭極其草之所至而爲草之聖者也或曰杜甫張旭特技爾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

一

豈其倫邪然而能造其極而不可以復加焉者似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隘與不恭也豈其大而化之之聖哉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無體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心之聖之神矣

爲其多聞也

或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子既非之矣其曰爲其多聞也則孟子之言亦非歟林

子曰孟子之言何可非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又曰何謂尚志仁義而已矣即孟子之所學與其所以事乎其君皆仁義也顧謂賢者之多聞而有外於仁義乎夫賢者之多聞也或聞之於古或聞之於今如何而謂之仁如何而謂之非仁而天子則資之以仁其身以仁天下而正之也如何而謂之義如何而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

二

謂之非義而天子則資之以義其身以義天下而正之也若必即凡天下之物至於不可勝紀也而日陳於天子之前曰如何而謂之表如何而謂之裏如何而謂之精如何而謂之粗則是使天子日敝精神於小知且不暇矣而奚暇以治天下國家哉

性善仁義

兆身生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身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

也。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仁義而提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爲不美也。而故提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之故也。故舍性以爲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以爲義。未必不害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也。

義內

林子曰。仁內也。義非外也。蓋仁居其中也。而其所行之宜者。皆由此中出矣。此孟子義內之旨也。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孟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郭生起汾間。何以謂之敬。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禮以復仁。敬以直內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一點真心。孔子每以仁名之者。宋儒所謂杏仁桃仁是也。故仁在其中。而

其所以見乎其外者。無有不宜也。敬以直內。而其所以見乎其外者。無有不方也。

性情才

林子曰。孔孟而下。無人識性字之義。故人之性必善也。猶水之性必潤下也。火之性必炎上也。參之性必補人也。砒之性必殺人也。醫家所謂燒藥存性者。性也。

孟子道性善矣。而有性不善者何也。林子曰。此乃氣質之性也。張子厚曰。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故目形也。而目之性必悅色。耳形也。而耳之性必悅聲。若夫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至虛無我。豈有不善。故有善無不善者。天命之性也。有善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然天命之性。雖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夫性之分量。既無不包矣。是故古之聖人。欲以盡其性也。天地且思以位之。而况人乎。萬物且思以育之。而况人乎。鳥獸魚鼈。且思以咸若之。而况人乎。凡有血氣。且思以施及之。而况

人乎。

夫性一也。而張子厚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不同者何也。林子曰。張子厚。天地氣質之說。乃孟子有性有命之旨也。然天地之性。固皆善矣。而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性。性也。性而後有氣。氣而後有質。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而始有善有不善矣。若夫天地之性。性而已矣。未始有氣也。未始有質也。何清何濁。何厚何薄。夫豈其

有不善也哉。

林子曰。遇君而忠心生。遇父而孝心生者。情也。欲為忠。即能忠。欲為孝。即能孝者。才也。此經生之所嘗談者。然而才則本於情也。情則本於性也。孟子曰。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情也哉。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曰才本於氣也。豈其然哉。夫才既善矣。而曰不才者何歟。林子曰。才本善也。枉其才而不善也。故曰不才。

夫均是才也。而又曰小有才者何也。林子曰。天之降才。本不殊也。鑒其知而小之。故小。若禹臯稷契伯益。與夫周公之才。而孔子以為難而美之者。蓋亦不枉其才。不鑒其知。性情之而已矣。然則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者。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其曰才善者。即孟子所謂良能。本之性情者。德也。其曰陷溺其心。禽獸不遠者。即後世所謂才勝德者。不本之性情。而不才也。

林子曰。感而遂通者。情也。行所無事者。才也。若有所擬議。而失之鑒焉。即不名情。即不名才。即情與才之。不本於性也。故善言性者。以利為本。

林子曰。性之而情者。利也。故其情善。性之而才者。利也。故其才善。

林子曰。性在作用。以利為本也。性在作用。無行而不與也。性在作用。不思不勉。從容而中道也。性在作用。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也。

異見王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

之教六

王五

王五

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

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形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心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萬形一形也而或有不類者蓋陰陽

雜揉之氣也而心則無陰無陽不屬於氣矣又焉有不類之真心者哉

理義之悅我心

林子曰理義之悅心者心之悅理義也知之而好好之而樂以復此心之本體也能無悅乎

夜氣

林子曰夜氣清明而天理則常存矣乍見之頃亦夜氣也而反覆悟亡內交要譽則情蕩

三教

王五

王五

而性牽矣豈其所謂本來面目而能復其初邪

林子曰聖人之心純乎仁也而造次顛沛無非夜氣之清明矣

操存舍亡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其所由來也以實用其力焉則爲學之功不旣疎乎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夫忿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所謂

舍之而亡邪。故教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爾。夫既敬矣。夫既操而存之矣。則又安有忿而可懲。有慾而可窒邪。昔者有苗。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七旬來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爲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爲治之大端也。

或問曰。出入無時。其知其鄉。是心之本體歟。林子曰。心之寂然不動者。心之本體也。莫知其鄉。卽出入也。出入卽存亡也。而操之則存。

者乃孔孟之所以教人。以求放心而存成性焉者也。

或問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在於壁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矣。

仁人心也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而釋其仁也。則曰。人心也。心卽仁。仁卽心。而心之生生者。仁也。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

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林子曰。孔子言仁。亦有最爲親切處。復禮爲仁是也。或問玄牝之說。林子曰。玄牝之門。譬連子也。而非堯舜之所謂中者乎。爲天地根。譬連子之心也。而非孔子之所謂一者乎。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旣芽。生意不息。而非余之所謂一在於中之中者一乎。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此意。

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或問何謂放心。何以求之。林子曰。心之放於聲也。從而求之以歸於腔子裏者。存心也。心之放於色也。從而求之以歸於腔子裏者。存心也。時時而求之。時時而存之。存之旣久。心

斯存矣。然而自放之。而自求之。而自存之。奚必學於人。而問於人邪。林子曰。自有孔門心法者在焉。不學不問。安得而知之。

時有儒流胡姓者。自以爲能知心學之大。林子曰。何以事心。而事心之法。子其知之乎。胡姓者曰。事心豈有法邪。林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事心之法也。何以謂之放心。何以求之。胡姓者曰。卽此便是心學。而又焉用法爲邪。林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

求之。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無其法邪。胡姓者曰。事心之大。姑且未論。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有其法乎。林子曰。夫求雞犬之法。孰不能知之。特以其瑣細鄙事。而吾子弗之察爾。故犬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慎其出入之門乎。雞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處以棲息之地乎。若吾心之難馭也。蓋有甚於雞犬之放逸矣。操之而存。舍之而亡。而出入之門。棲息之地。真有不可不知也。於是胡姓者。遂問吾心

出入之門。棲息之地。林子曰。吾心出入之門。棲息之地。是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所謂腔子裏者是也。又問腔子裏。林子曰。此所謂腔子裏者。豈佛之所謂肉團心者哉。乃我之真去處。易所謂殊途而同歸者。同歸於此也。百慮而一致者。一致於此也。又問真去處。林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者。以此真心退而藏之。於我之真去處也。故真去處也者。乃我之真腔子裏也。若以肉團之心。而爲我之

腔子裏。殆非退藏於密之真實義也。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真心也。人本自有之。而無有不善者。故曰性善。或爲色所交。而起其色心。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或爲利所交。而起其利心。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

既交於物。爲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地。而爲學者作聖之功也。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林子曰。若爲物所交。則必爲物所引。若爲物所引。則必爲物所化。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亦物也。此乃釋氏輪迴之大義也。

林子曰。卽物卽心。而人安能離物以冥心也。

之教宗

孟子集注

三十一

至於爲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於物者。非也。故大學所謂格物者。非格物也。格其心之化於物者物也。

或問曰。心豈有物邪。林子曰。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豈有欲邪。心之物。性之欲也。故聖人忘物者也。賢人格物者也。常人逐於物者也。聖人無欲者也。賢人寡欲者也。常人動於欲者也。

林子曰。心能離物。故能不物於物。

林子曰。心能離物。便是離妄。離物離妄。方名真心。又曰。心本無妄。物之者妄。心本無物。妄卽是物。

人皆可以爲堯舜

林子每以人皆堯舜語諸生。或問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堯舜與。林子曰。古人有言曰。道不以微賤而不與。而子以爲古先聖賢。必皆士者。而僂能爲哉。而耕稼陶漁。版築魚鹽。

孟子集注

孟子集注

三十一

更無復有堯有舜。有伊有傅。有膠鬲者流。生于其間哉。若苟以是心至矣。藉使非堯非舜。非伊非傅。非膠鬲者流。其可卽以不能堯不能舜。不能伊不能傅不能膠鬲。而遽棄之以阻其向善之心哉。故曰。歸斯受之矣。此孟子之所以必道性善。而言稱堯舜也。

夫堯舜旣曰可得而學矣。而其所以學堯舜之學也。必如之何而後可。林子曰。敬者。德之聚也。而學堯舜之學者。亦敬以聚之而已。爾。

故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言矣。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矣。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刺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刺而不心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兄執厥中。而學堯舜之學矣。就謂堯舜之不可爲邪。

林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本體之常明。

孟子上卷

孟子上卷

孟子上卷

本與聖人不異也。

儲子得之平陸

林子曰。子以儲子旣曰得之平陸矣。而以幣交而不之受也。不亦可乎受矣。而又不之見也。則亦不能無憾矣。區區嘗考古聖賢之所。以往來交際者。自有天則存焉。不違道不越禮。孟子曰。其交也以道。斯孔子受之矣。彼旣以道而交矣。而孟子焉得違道而不受邪。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彼旣不以禮而來矣。而

孟子焉得越禮而必往邪。要之古聖賢之所

知者。道而已矣。禮而已矣。若夫五十鑑。七十鑑。百鑑。蓋自孔孟視之。特一芥爾。而况於幣交之細者乎。故可受則受。不可受則不受。可見則見。不可見則不見。此乃聖賢居身之珍。而天下萬世莫之能違。莫之能越也。

林子曰。子以之齊。不見儲子。終不免有巖巖氣象。區區亦未敢以爲然。若儲子則未之先也。而之齊而不之見者。豈非孟子禮義之中。

孟子上卷

孟子上卷

孟子上卷

正邪

動心忍性

林子曰。金不煉。其能精乎。玉不琢。其能器乎。木不繩。其能正乎。不困心不衡慮。其能作乎。不徵色。不發聲。其能喻乎。不動心。不忍性。其能當天下之大任乎。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修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歟。林子曰。譬之

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子也。湯武之君臣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夫婦也。乃人倫日用之火之最大者。而數聖人者。惟能以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悉

華英字典

ප්‍රකාශන

性。而成其盛德大業矣。然道釋之書不有言乎。道書曰。何必深山守靜孤。又曰。鬧處煉神。釋書曰。雖不出家。於道亦得。又曰。喧鬧繁擾。何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亦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笥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無襲金而笥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

人倫日用之間

盡心知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或問何以盡之。林子曰。盡有二義。心有天心。有人心。若所謂人心者。是乃思慮之心也。思慮之心。乃所以迷乎其性也。若或不能盡去此思慮之心。而得其虛靈之本體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故必思慮之心既盡。而後真性之機自見矣。感而常寂。本體昭然。其所謂天心者。是

行將就木

三六

乃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心之本體然也。故天無不覆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大。地無不載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廣。若或不能盡此心之分量。而若是其大且廣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蓋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心之無所不統者。乃性之無所不包也。

林子曰。盡也者。盡之也。心無其心而性之者。盡之也。盡字當對存字看。故存心也者。猶有

待於存與聖人之盡心。而心復爲性者。自不同也。養性也者。猶有待於養與聖人之知性。而性自我立者。自不同也。事天也者。猶有待於事與聖人之知天。而與天爲一者。自不同也。

林子曰。未能盡心。而存心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性。而養性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天。而事天之功。不可不知也。

立命

林子曰。盡心知性。知性知天。釋氏所謂最上一乘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者。是乃入門之一工夫也。心既存矣。性既養矣。而命不可不立也。然而立命。又在於脩身。或問性命之學。何以又在脩身爲哉。林子曰。古先聖人所謂心身性命之學。缺一不可也。若或以心之神。寄於肉團心矣。能不懂懂往來。朋從爾思乎。降而伏之於吾身之中。心則蘊而爲性矣。心蘊而性。故能殒壽不貳性。豈不由此而

盡命。豈不由此而立邪。

林子曰。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此言天即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蓋性本於命。命出於天。天也者。自然而已矣。然我之天。則自然有是命。而我之命。則自然有是性也。書曰。自作元命。豈非所謂命自我立。而我命由我不由天邪。或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此乃盡性至命之一大明驗也。故我能自立我之真性命也。則我之性命。不屬於天也。明矣。不曰

我之真性命。不屬於天。而我之真性命。亦且不屬於我矣。不曰我之真性命。不屬於天。而天之真性命。亦且不屬於天矣。我也者。真我也。真我無我。而天之所以爲天者。豈不以天之真我能生天乎。我之所以爲我者。豈不以我之真我能生我乎。故天之真我。天固不可得而我之。而我之真我。天亦不可得而我之。故曰我命由我不由天。

萬物皆備於我矣。

林子曰：何處不是天？何處不是地？何處不是我？何處不是我？天地之外，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惟其天地皆我也，故盈天地間皆物也，則皆備於我也。惟其太虛皆我也，故天地亦物也，亦在太虛之中，而亦備於我也。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譬之鏡焉，而萬象之森羅也，涵矣。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

即不容我。而若計有我，即不容我。而若計有我，即不容我。

或問：我有我也，安得謂之無我？林子曰：有我相，則四肢百骸皆非我也。無我相，則天地萬物皆是我也。若必認天地萬物以爲我，則我亦非我也。故不着於我，不着於天地萬物者，真我也。

盧夫禪曰：真我無我，能我天地。真我無我，能我萬物。然而真我者，真性也。真性無所不包，者，真我無所不備也。

反身而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我也。我之本體寂然不動者，誠也。反身而誠者，反之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也。既曰湯武反之也，又曰湯武身之者何也？反身而誠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反身而誠，止於其所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無思無爲，斯乃謂之至誠之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天機自在，不假強

爲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我無我之我也。無我之我是名真我。又曰：反身而誠，此言身非身之身也。非身之身是名大身。夫真我無我，今且未論，而非身大身，則將何以反之？林子曰：不以其身之身以爲身也，而以其非身之身以爲身也。其曰反者，蓋反此非身之身而身之，以復我虛空之本體也。故非身之我而萬物則皆備之矣。然天地亦物也，其能

有外於非我非身。虛空之本體乎。

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林子曰：踐其迹而不求之心焉能著習其迹而不求之心焉能察。古人有言曰：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既不識心，豈能知道。

過化存神

林子曰：不怨不庸，不知者過化也。其皆神之所爲乎。

君子所性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者，何謂也。或曰：性中有仁有義，有禮有智者，根之也。然性兮本虛，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則又根在何處。或曰：性中不有仁不有義不有禮不有智，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則又從何而見。然而無仁而有仁，無義而有義，無禮而有禮，無智而有智，而其機之萌者本乎性也。故曰：君子所性，然性本空也。真空不空，而仁義禮智乃其所性而有也。

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此言心乃孔氏所謂中心之心也。夫仁義禮智既根於心矣，而生色粹面，乃其誠中形外，而爲根心之徵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孟子之言，豈欺我哉。子獨不見心愧而面即赤，心恐而面即青乎。而根心粹面，子又何疑焉。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林子曰：孟子之益背，易之艮背也。其囿四體

不言而喻者，豈其有以命之，而動作施爲之際，固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益有盛之義。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退而後之者，背也。益而藏之於背，抑非密歟。故人之始生也，因地一聲，而一點真陽落乎其中者，則生生不息之仁存焉。此孟子益背之大旨。聖賢傳授之要法也。

欲知舜與瞽之分

林子曰：夫瞽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

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充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爲善也。而跡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爲利也。此蓋善利之幾，仁不仁之路。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辨也。

林子曰：昔者宋儒嘗有言曰：中間無住腳處。余每誦斯言，未嘗不驚魂駭魄。而所謂中間無住腳處者，豈不以利善之間，仁不仁之道，而其路頭之所由以分者，真無可住腳處邪？惟聖固念，卽以名狂，惟狂克念，亦能作聖。

出此入彼之機，其嚴如此。此君子所以日夜孳孳而不敢怠也。

子莫執中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林子曰：知堯舜之性之則，知堯舜之中也。若於動靜云爲之際，而求其無過不及之中焉，是亦子莫之中也。子莫度楊墨之仁義而執其中者，賊道也。

有伊尹之志則可

林子曰：就湯就桀者，任也。相齊相燕者，謀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其君用之

林子曰：君子之在天下也，其君用之，必如成王之於周公也。然後得展其才。其子弟從之，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然後得施其教。夫如是，則出不徒出，而其道可行於時也。處不徒處，而其道可明於後也。

舜視棄天下

林子曰：舜之受天下也，猶受一簞食也。故其棄天下也，猶棄一敝屣也。

形色天性也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有形形者，有色色者。而其所以形形而色色者，非天性而何？惟聖人爲能踐形者，以其能盡天命之性，形形而色色也。

林子曰：日月星辰，亦天之形也。孰網維是玄

窳窳洞之中。而日月星辰之所以明。所以繁
者。在是矣。視聽持行。亦形之用也。孰綱維是
玄冥窳洞之中。而視聽持行之所以聰明。所
以運動者。在是矣。以無御有。以神合氣。聖人
之所以踐形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

林子曰。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
然。豈非釋氏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而無
可模捉處邪。虛空本體。本體虛空。乃堯舜之
中也。而所謂中者。中道也。中道而立。立此
中道也。豈非吾身虛空本體中之中。乃堯舜
虛空本體中之中邪。而能者從之。是亦堯舜
也已。

林子曰。如有所立。卓爾者。躍如也。中道而立
者。正所以引之也。能者從之。能立此中道也。
雖欲從之。能者從之。從之義一也。又曰。既竭
吾才。此其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林子曰。天之北辰者。天之中道也。立也者。立

乎其大。而孔子三十而立。亦此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孟子曰。孔子豈不
欲中道哉。何者。謂之中行。而又謂之中道。林
子曰。中道也者。中之道也。中行也者。以其能
持心法。以行此中道者。中行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
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
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

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
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
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
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圍焉
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
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貴
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
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

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堯舜之知而不偏物

林子曰一以貫之者知之上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耻一物之不知而偏物以爲知者知之下也

合而言之者道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黃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仁从二从人二其人也若有其仁而無其人焉則仁無所於寄何以

三教宗

三教宗義

四十七

借假而脩其真邪若有其人而無其仁焉則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幸而免

士憎茲多口

林子曰文王有崇侯虎之譖周公管蔡之言孔子有武叔之毀子思有樂朔之圖朱文公有事魔之誚蔡元定有佐妖之竄真西山有真小人之謗魏了翁有僞君子之譏故曰士憎茲多口

鄭榮問曰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苟

其志之果堅意之果誠也而詬訛之來乃吾脩身之一助也故曰士憎茲多口文王孔子猶且不免况後世乎故我所爲而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人我也我所爲而不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己也子曷不反而思之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我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學立異於俗而人非之乎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而人非之乎君子亦惟

三教宗

三教宗義

四十八

反求諸己而已矣而於人也何尤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林子曰此所謂性乃氣質之性也

林子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余屢言之矣故其性簡者居之以敬其性剛者徹之以柔其性僻者守之以貞其性躁者詘之以默其性

鄙者遠之以義其性野者彬之以文其性隘者擴之以量其性迂者通之以宜其性靡者實之以質其性險者易之以良其性疎者慎之以幾至於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夫凡足以動吾氣質之性爲人之所不能忍而能忍之皆變化之義也

可欲之善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卽此可欲之善是特幾

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之謂信者何也豈不以日用不知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或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上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旣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蓋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

爾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越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林子曰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然雖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象又非徒想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又非徒揣之以物焉已也

而其中則有精甚母曰恍惚杳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得而物之精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甚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此精而非虛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非虛也故曰有諸已之謂信又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林子曰譬求之昏夜之中一無所見也若得燭之光照焉是則可欲也風吹之而輒滅而

是燭之不爲我有也明矣。設有籠以籠之，而縱有風也得而滅乎？故善也者，燭也；聲色臭味也者，風也；腔子裏也者，籠也。滿腔子皆惻隱之心，充實之美也。先則充滿於籠之內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先則兼照於籠之外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

或曰：楊墨之歸也。孟子曰：斯受之矣。其於既立，又招之，戒何如？是諄諄也。設非其人也，而有向道之志焉。孔孟亦將何以處之？林子曰：不追其既往也。曰：人心易危，安保其終而不變乎？林子曰：不逆其將來也。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羣道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而不專責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學之是，而乃證其道釋者流之非，驅而遠之。既立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不

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與？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與而世之儒者，以爲非已，而謂與已之不相屬也。豈曰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而有所不貫者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

乎，是則吾黨之過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二之字，俱指性言。性之也者，性其性也。反之也者，反其性也。或問性其性，林子曰：天命之性，不失其初，則是能明乎善矣。故性之也者，性其性也。以性天命之性之初也。又問反其性，林子曰：天命之性，稍失其初，則是不明乎善矣。故反之也者，反其性也。以反其天命之性之初也。

張生問堯舜性之。豈非能盡其性。盡人盡物。以參以贊與。林子曰。然。又問何以謂之反之也。林子曰。亦惟反而身之爾。既反而身矣。而參前倚衡之功。不可不知也。既而擴之以配天配地。而大生廣生焉。則誠爲無事。而廣大不足以名之。此盡性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

三教正宗

五教義下

卷五

成仙。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林子曰。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如琴張曾皙牧皮

莊子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檀弓曰。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葉禮壞法一至於此。而孔子不之絕者何歟。豈其出世間法。以遊於方之外邪。而孔子猶有取焉。林子曰。非也。孔子直以其狂也。而容與之。而覆載之矣。循循善誘。俟其自化。則彼雖狂也。安知其不可幾乎道。駸駸焉而入於禮法之中乎。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故曰。聖人無棄人。然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故孟子惜之。設其行也。

三教正宗

五教義下

卷五

果能顧言矣。夫豈其終於狂也哉。

君子反經而已矣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洩乎其心之秘。而非以六經之文爲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又曰。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况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

心不飭。文非心不微。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爲經。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爲經與。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聖人之經也。

由堯舜至於湯

三教正宗

五十五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此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爲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爲常也。至於鶴也。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爲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主焉。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兔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

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兔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湯。則聞而知之。其亦神之所爲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見聞之小矣。

三教正宗

五十六

五十六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而相感者。此真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中。以開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一。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見如者。見而知此真心也。聞知者。聞而知此真心也。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宗此真心也。孟子曰。子私淑諸人者。私淑此真心也。

林子曰。天之所以生人者。果有厚而有薄乎。抑無厚而無薄乎。如其有厚有薄也。則余不得而知之矣。如其無厚無薄也。則我與孔子一而已矣。心身性命。我與孔子一也。三綱五常。我與孔子一也。耳目聰明。我與孔子一也。先我而生者。既與我而爲一矣。而後孔子而生者。豈其與孔子有不同乎。夫去孔子之世。若此其甚遠也。若曾參孔伋孟軻。豈非見而知之者。然以其數則過矣。而所謂聞而知之。

教業

孟子卷下

卷七

者。何其寥寥焉而未見其人邪。

門人

蘇天居
王三近
楊光成
陳師凱

王日遠
蕭騰鳳
李樹南
陳日宰

全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豫章答語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參閱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也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其厚乎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存之而至於盡也舜惟能盡此幾希也故自能明庶物而盡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人倫之至也自能當仁而仁當義

三教正宗

豫章答語

一

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強也所謂幾希者一也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也若楊墨者為仁而害仁為義而害義至於無父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驚於外不知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察其所由來之故也而寔用其力焉則為學之功不既踈乎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夫忿

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其心之亡乎敬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可既敬矣既操而存之矣則安有忿而可懲有慾而可窒邪昔者有苗暴國不服帝乃誅敷文德而有苗自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為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為治之大端也

三教正宗

豫章答語

二

林子曰孔子教人仁孝為先故其門弟子多問仁問孝而孔子之所以答之者一皆因病立方今且以仁言之中庸曰仁者人也可謂善言仁矣而世之儒者未之或知也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人心也謝上蔡嘗以生意論仁豈非以其心之生意之謂仁邪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而曾子之所謂任重者何也蓋仁者通天下為一身而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仁以為己任也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而孔子則曰何事於仁夫博施濟眾固非為仁之本矣即有不病於博施濟眾不惟能徧於

四海之內。又能及於四海之外。悉令老者少者。亦皆永帛。亦皆食肉。焉然亦非其仁之至也。蓋仁之蘊於中也。眈眈然生意不息者。仁之本也。而其充周之不可窮也。其殆天地萬物。而範圍於仁之中。而不能外者乎。至微而至大。斯乃為仁之至也。論語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所以言仁者。既已盡矣。若曰。其言也。詎詎則足以盡仁乎。曰。愛人。愛人足以盡仁乎。至於先難後獲。居處之恭。執事之敬。與人之忠。又至於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立人達人。能近取譬。亦果足以盡仁乎。故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羣道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而不專貴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道之是。而乃證其道釋者流

之非。驅而遠之。既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與。而世之儒者。以為非已。而謂與已之不相屬也。豈所謂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而無所不貫者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乎。是則吾黨之責也。

世之儒者。每從事於知矣。或問曰。聖人貴知乎。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堯舜不偏物以為知也。文王不識。不知以為知也。孔子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為知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以為知也。若世之儒者。從事於知矣。語及天文。則曰不可不知也。予既知之矣。矣。語及地理。則曰不可不知也。予既知之矣。

至於戴籍極博。聖經賢傳。子史百家言。又至於一草一木。謂皆有理。則亦曰不可不知也。子既知之矣。張子厚曰。德性之知。見聞之知。若也。從事於知。以困憊精神。以役其智。於見聞之末。豈不遑忘其德性之知邪。或曰。顏聞子之知。林子曰。德性之知。余之所未能知也。見聞之知。余之所不屑知也。余亦何知。余惟日誦孔子之所謂知者。以求知焉。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之所謂知者。不亦易而知乎。以此為學。何其平實。何其切近。不強索。不鑿知。不僻於多學多識。不落於自誣誣人。然其本體常明。天真不昧。而至誠前知之道。寔基於此矣。余亦何知。余惟日誦孔子之所謂知者。以求知焉。

至善而能知所止也。詳見大學林子曰。止至善之止。止丘隅之止也。故仁也者。君之丘隅也。而為君者。當止於仁之丘隅矣。敬也者。臣之丘隅也。而為臣者。當止於敬之丘隅矣。林子曰。至善也者。大學之丘隅也。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所取衷焉者也。絜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六或問何謂靜。林子曰。真心之謂靜。又問。林子曰。異物之謂靜。未達。林子曰。心中無一物之謂靜。譬之太虛。然萬物繽紛。不礙太虛者。無物也。然則離物以求靜也可乎。林子曰。離物之心。便是不靜。入山靜乎。林子曰。非心靜也。而心之靜。不在山也。靜坐靜乎。林子曰。非心靜也。而心之靜。不在坐也。林子曰。心本靜。而無物也。而靜也者。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也。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見成。又曰。日用常行。勿求真心。元無所障。至虛至明。

或問。何謂真心。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而相感者。此真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中。以開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一。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惟此真心。何思何慮。一致而同歸也。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惟此真心。乃吾心之天。吾心之帝也。故聖人以此事天。以此享帝。易曰。洗心退藏於密。以此真心。不可得而見也。故曰。密。程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夫退而藏之。何其微也。而放而彌之。又何其大也。由此觀之。則吾身之中也。一也。其孰識之邪。或問。中有定在乎。林子曰。無在無不在也。中也者。有正名。而無定位者也。然則中可得而言乎。林子曰。言之支者。道之晦也。中其可得

而言乎。中既不可得而言矣。中其可得而見乎。林子曰。易曰。見乃謂之象。既可得而見之。則亦可得而象之。既可得而象之。則亦可得而器之。象而形之。器斯滯矣。豈得謂之形而上之道邪。

或問。既無所見矣。惡知其為中邪。林子曰。夫中雖不可得而見也。而自有可得而知焉。然則惡得而傳諸。林子曰。傳而無所傳也。或曰。堯授舜也。則曰。允執厥中。舜授禹也。則亦曰。允執厥中。豈非其相傳以中乎。林子曰。允執厥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而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

相為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所能察識也。

林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

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有方有體也。而中也者。無形無氣。無方無體也。此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羅天地者乎。

林子曰若中之顯於象。而形於器也。設其大也。同於天地。則亦不足以包羅天地矣。況在吾身之中。至密而至細者乎。惟其中之不形

三才正位

致遠本論

九

於器。不顯於象。而無所於見焉。此中之用之所以為大也。

林子曰見知者見而知此真心也。聞知者聞而知此真心也。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宗此真心也。孟子曰下私淑諸人者私淑此真心也。

林子曰惟此真心易謂之止。良之而已矣。謂之所止之而已矣。謂之位。而曰思不出其位。又謂之正位。而曰正位凝命。曰正位居體。謂

之太極。書謂之降衷。恒性。詩謂之不顯之德。大學謂之至善。中庸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無聲無臭。擬之以天。擬之以淵。孟子謂之廣居。亦謂之正位。謂之大道。

林子曰堯舜即我也。我即堯舜也。中而已矣。孔子即我也。我即孔子也。一而已矣。惟此謂之真道。惟此謂之聖人。徹天徹地。徹古徹今。自有真常者存焉。不可得而變也。

林子曰人之不肯為聖人者。以未信此心是

三才正位

致遠本論

十

聖人也。若信此心果是聖人矣。而又不肯有為聖人之心也。何歟。

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萬世共逐之。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未聞有高材捷足。而能得此鹿者。噫。

林子曰日太陽也。故普六合之內。而無所不照矣。而吾身之中。亦有所謂日者。浩然正氣。乃備於此。故彌六合之內。而無所不包矣。真心之分量。何其大也。故曰宇宙內事。乃已分。

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林子曰天無二日故唐之時堯日也而舜月也虞之時舜日也而禹月也春秋之時孔子日也而顏子月也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日其懸象著明於晝乎月其懸象著明於夜乎此顏孟潛見之所以不同也。

林子曰心無今古亦無聖凡昔孔子著論語書時我元在孔子腔子裡而孔子特為我記

三五

雜著

七

錄馬爾矣今我讀論語書孔子元在我腔子裏而我特為孔子觀覽馬爾矣若不會此意而曰能識真心善學孔子者未也。

或問孔門心法以事心也而事心有法乎林子曰有不知心法焉能事心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以求之而無有乎所謂求之之法邢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何以主之而無有乎所謂主之之法鄭版曰行法俟命至於法言法服法行亦皆有焉

況事心也而無其法乎。

或問今天下之言不歸朱則歸王而子之所學者果何學也林子曰余亦何學而余之所竊慕者乃未有儒術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而顏學之而有所未能也夫既曰未有儒之先之道矣而動以孔子教人者何也林子曰孔子之道莫備於論語而論語之書未嘗曰我儒也但世之儒者以其有君子儒之語也故自別之為儒云。

三五

雜著

三

林子曰君子不為學則已而學則必學古人之學以為學也不為道則已而道則必道古人之道以為道也而其所以學古人之學道古人之道者無他心而已矣心非儒也欲為儒則儒矣心非孔子也欲為孔子則孔子矣心也者無古無今無聖無凡者也故心吾之心者乃所以心古人之心也心古人之心矣豈非所以道古人之道學古人之學哉或問曰見聞不足知歟林子曰見聞之知者

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為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吾身中自有箇真消息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為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為見聞人之聞以為聞。知人之知以為知。言人之言以為言。得人之得以為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措其心焉則德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知邪。又况能執堯舜之中主孔子之一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曠世相感以續其道統之

得邪。

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而所謂正當處者果何處也。其曰仲尼顏子樂處而其所以樂者亦有處乎否邪。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個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個物。夫浩然之氣果有物乎否邪。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不可不知也。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何以主之。何以實之。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見得方可。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邪。無可見乎否邪。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而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邪。易曰美在其中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主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豈非所謂真消息者在邪

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今之學者既不識仁矣而亦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者何歟昔張天騏強把此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司馬君實只管念個中字則又為中

所制縛如此求中豈能得堯舜之中哉

林子曰中可得而中歟中可得而中之則非中矣一可得而一歟一可得而一之則非一矣然則惡得而中之歟以曠世相為感之心而求堯舜之所謂中者斯可謂之中矣然則惡得而一之歟以曠世相為感之心而求孔子之所謂一者斯可謂之一矣要之吾之中堯舜之中也吾得其中矣豈非堯舜之中乎吾之一孔子之一也吾得其一矣豈非孔子

之一乎

林子曰如不欲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則亦已矣如欲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必須有大力量有大信心發大勇猛發大精進如為將者不有其身不有其家又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當死了一般然後可為也如有一念之稍違乎中也一也一事之稍違乎中也一也一時一

刻之稍違乎中也一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造次之稍

違乎中也一也顛沛之稍違乎中也一也不睹不聞之稍違乎中也一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或三綱五常之不盡其道也士農工商之不盡其業也縱得孔門心法而持守之惕厲戰兢斯須不離則亦安能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

或問何者謂之心法也。林子曰：堯之欽者，心法也。孔子之敬者，心法也。艮其止，止其所者，心法也。安汝止，欽厥止者，心法也。毋不敬，儼若思者，心法也。於緝熙敬止者，心法也。顧諟天之明命者，心法也。先立乎其大者，心法也。求其放心以存心者，心法也。此其略也。紀之經傳，不可得而盡述矣。

林子曰：約之以禮者，心法也。而如有所立，卓爾者，消息也。君子引而不發，乃匠之繩墨，羿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二

之穀率者，心法也。而躍如者，消息也。知止於至善者，心法也。而安而慮者，消息也。深造之以道者，心法也。而資深而逢原者，消息也。他如誠則形矣，久則徵矣，樂則生矣，地雷之復，則天地之心，斯可見矣。山下有水，而聖功之本，以養蒙矣。若火之始然矣，若泉之始達矣。凡此皆所謂真消息也。其心中之露出一端，倪者乎。

林子曰：磨之有樞者，磨之心也。而其所以旋

磨之樞也。可無其法乎。舟之有舵者，舟之心也。而其所以操舟之舵也。可無其法乎。若夫人極也者，心極也。猶磨之樞，舟之舵也。而其所以立心之樞，操心之舵者，獨無其法乎。易曰：天行健，而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居其所也。北辰也者，天之樞，天之舵，天之極也。而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獨不有樞，獨不有舵，獨不有極，獨不有北辰乎。夫觀之天道，既如此，觀之物理，又如彼，則夫世之學者，亦可以深長思矣。縱不能居北辰之所，而與天地合德，猶之可也。而顧乃甘心於無樞之磨，無舵之舟，而相為朽腐也，不謂之可悲之甚邪。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六

林子曰：磨之失其樞也，則無所用於磨矣。磨既無所用矣，而謂之磨也，可乎哉。舟之失其舵也，則無所用於舟矣。舟既無所用矣，而謂之舟也，可乎哉。若夫不知心法，不知心極是亦磨之無樞，舟之無舵也。無樞無舵，而謂之

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之所以生人者，果有厚而有薄乎？抑無厚而無薄乎？如其有厚有薄也，則余不得而知之矣。如其無厚無薄也，則我與孔子一而已矣。心身性命，我與孔子一也。三綱五常，我與孔子一也。耳目聰明，我與孔子一也。先我而生者，既與我而為一矣。而後孔子而生者，則亦與孔子有不同乎？夫去孔子之世，若此其甚遠也。若曾參、孔伋、孟軻，豈非見而知之者。然以其數則過矣。而所謂聞而知之者，何其寥寥焉。而未見其人邪。

三教正宗

卷之四

九

門人

朱廷用
陳文明

全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豫章續語

陳東瑜參閱

林子曰孔子之道大矣。身其身也。然後不獨身其身。而以天地為一身也。家其家也。然後不獨家其家。而以天地為一家也。

林子曰心也者。人之心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心既為人之心矣。而於五臟則楚越之百骸則楚越之謂之。人之心也可乎哉。人既為

三教正宗

豫章續語

天地之心矣。而於四海之內則楚越之四海之外則楚越之。謂之天地之心也可乎哉。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林子曰。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非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即天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

不與斯人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

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

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

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疲癯殘疾之欲

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

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

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疲癯殘疾。鰥寡孤獨

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

三教正宗

豫章續語

雨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山川鬼神。

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

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

能寧也。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

不與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

鼈。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

皆天之心也。既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人者。

天地之心乎。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

乾能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北辰。不謂之天地之心乎。

林子曰：天地一家也。太極既肇，天地斯開，渾敦氏乃始君臣之，伏羲氏乃始夫婦之，父子之傳而至於唐若虞也，而吾一家之政惟堯受其統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興隆也。傳而至於商若周也，而吾一家之政惟伊周其佐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盛大也。時至春秋，不曰式微之運乎？不意亂臣賊

三教正家

卷之三

三

子生於吾家，而家道幾乎索矣。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也者，以紀家之政，以教家者也。其為君臣父子足法，以俾吾一家之人而世守之也。

或問何者謂之家政？林子曰：禮樂刑政，紀綱法度，此家政也。然此家政也，非惟於君臣父子之際為然也。若上而以照以臨，以鼓以潤，下而以飛以走，以動以植，一皆吾家所合用之物，而不可缺焉者。若不有以政之，則又安

能處之有道而使之以順，以序，以寧，以若耶？林子曰：余之精神氣脉，直欲與天地鬼神相為流通也。相為貫屬也。而天地鬼神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余之精神氣脉，直與民物古今相為流通也。相為貫屬也。而民物古今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是我之所以流通而

卷之三

卷之三

四

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之森羅已具。故鏡之鏡萬象也。謂之鏡中之所有乎？則鏡中原無有乎？所謂萬象者，謂之鏡中之所有不可也。謂之鏡中之所無乎？則鏡中之所鏡者，又皆萬象也。謂之鏡中之所無，亦不可也。聖人之心，亦猶鏡也。然鏡之鏡也有盡，而聖人之鏡也則無盡焉。故天地之大也，萬象之繁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也，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也。

而無有不森羅於聖人之鏡之中矣

林子曰人之形也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
張之者豈非人之心邪地之形也天之氣也
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天地之心
邪故人之心天地之心者一也

張子厚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或
者疑焉林子曰地形也天氣也地之所以為
形天之所以為氣者神也形固不能踰氣而
氣亦豈能踰神哉

三教正統

卷之五

五

林子曰親親也仁民也愛物也孟子之所謂
仁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愛物也豈非孟
子之所謂仁之義邪

或問何謂天德林子曰天德也者天地自然
之德也又問何謂王道林子曰所謂王道者
豈特不假仁不假義民不驩虞焉已哉若有
一毫安排布置之心而不出於至誠之自然
者便非王道也

或曰何謂太虛林子曰孔子之所謂先天者

太虛也或曰何哉孔子之所謂先天而謂之

太虛也何以明之林子曰張子厚曰太虛不
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
散而為太虛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由
此觀之則太虛之不屬氣也明矣非先天而
何故天太虛也聖人亦太虛也論語曰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惟聖人
之太虛之與天同也故曰惟堯則之惟天之
太虛之與聖人同也故曰知我者其天

三教正統

卷之六

六

林子曰聖人之太虛者天也聖人惟其天也
故能首出庶物或問何以擬之林子曰麒麟
之於走獸類也而麒麟也者其獸之首出者
乎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而鳳凰也者其鳥之
首出者乎聖人之於民類也而聖人也者其
民之首出者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而
孔子也者其又聖人之首出者乎

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
以配天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歟林

子曰天以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聖人以浩然之氣而塞天地也故無所不及矣。

或者以孔子窮而在下者豈其以萬世為土而王邪林子曰孔子非王者王者之心也故田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耕之井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鑿之此陶唐之民之所以忘帝堯之力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我自有常性也而我自秉之我自有理義也而我自

三教書

卷之三

二

後之此萬世之民之所以忘孔子之功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堯之心則曰我何力於民也而其民則亦曰堯何力於我也惟堯之不驩虞乎民故民之不驩虞乎堯也孔子之心則曰我何功於萬世也而萬世則亦曰孔子有何功於我也惟孔子之不驩虞乎萬世故萬世之不驩虞乎孔子也由此而觀之則所謂王道者豈必其在君相之位而後可行也哉即其無所安排無所布置是亦王者

之心也故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此孔子之所以萬世為土萬世之王者也。

孔子曰敬而無失又曰修己以敬或問曰何哉孔子之所謂敬者林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敬也立則見其恭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敬也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敬也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

三教書

卷之三

二

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黃勉齋曰敬是束得虛靈知覺住真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馳敬則其衝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林子曰書之首義曰欽一字而已禮之首義曰毋不敬三字而已然則敬也者豈非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為儒門之一最頭腦大工夫邪。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人之所

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衍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已焉爾矣我自為之我自知之已其可得而欺乎此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之功無時而可或怠也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九

林子曰明明德者明人倫也或者以明明德為明人倫也不曰務外之學邪林子曰人倫非外也而況本於止至善者乎至善也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也止也者敬也主一無適之謂也或者以明德則曰人倫也以止則曰敬也以至善則曰渾然粹然也如此則朱子之註其不足信歟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為兄詳之

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十

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况

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叙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末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者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

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為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為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以人倫之明德而必本於至善者內外合一之道也。若謂教以人倫而為務外之學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兄以為

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既不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既反孔子之經矣。而曰我顏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

三教正宗

卷之四

十四

或問聖經一篇。而曾子傳而釋之。豈萬世而下。真有所不能易邪。林子曰。曾子得傳於孔子者也。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有不得孔子之心哉。夫既得孔子之心矣。而必反其所釋。而別有以釋之也。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抑其聞而知之者。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余嘗觀之易矣。文王之易。惟以發明

伏羲而已矣。周公之易。惟以發明文王而已矣。孔子之易。惟以發明周公而已矣。此數聖人者。非故襲常以相徇也。而其畫之象。之文之以言繫之。以辭亦皆心相授。要於其當焉。而不可易也。然則曾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夫豈可得而易哉。故後之疏易者。只疏孔子之易可也。豈不以易之為書也。至孔子而既明之邪。若舍孔子之易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縱曰能得伏羲文周之

三教正宗

卷之五

十五

易也。余弗知之矣。後之釋大學者。只釋曾子之傳可也。豈不以大學之為教也。至曾子而既明之邪。若舍曾子之傳。而必求之孔子之經焉。縱曰能闡孔子之經也。余弗知之矣。或問德也者。得也。得之於心之謂德也。而五常乃達道也。謂之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德者何也。自其窮古極今。不可得而變者。言之謂之常德也。夫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

天叙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懿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故亦謂之順德。孔子曰父母其順又曰以順天下悖此五常而以順則逆者凶人之為不善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惟此五常豈但謂之德焉已也而亦可謂之德之本矣。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夫既謂之德之本矣乃反不可謂之德邪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至也者至極之義也峻也者峻極之義也夫既謂之至德矣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既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

不謂命之天而為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為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為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而謂之道。林子曰至虛至靈者本體也由虛靈而知者真知也由虛靈而覺者真覺也。林子曰觸物而知不思而知觸物而覺不慮而覺。林子曰見得真心便離妄心又曰離得妄心乃見真心。林子曰聖人之道人人具足仁我所本有而具足也義我所本有而具足也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惟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而出之而不鑿爾。林子曰要做聖人只是自己身中討箇天命之性。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

存存之義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
純亦不已者。豈其絕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
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已矣。

林子曰一以貫之者知之上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耻一物之不知而徧物以為知者知之下也

或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心之本體歟
林子曰心之寂然不動者心之本體也莫知
其鄉即出入也出入即存亡也而操之則存

三教正宗
六
者。乃孔孟之所以教人以求放心。而存成性者也。

或問中庸之中。林子曰。中庸既釋之矣。余復何言。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然則堯舜之中。未發之中。歟。若子所謂無在無不在也。夫豈能得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林子曰。所謂允執厥中者。非以其中之有定在也。而允執之。若以其中之有定在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為中之所制縛矣。烏得

謂之中易曰學以聚之聚也者聚也心聚乎其中也豈非朱子所謂收拾得自家精神在黃勉齋所謂求得虛靈知覺住耶若堯舜則安安而無所於勉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或者以書所載一日二日萬幾而堯舜且兢業之不遑寧矣又安能心聚乎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林子曰若堯舜則心聚乎其中以理此萬幾者也豈其萬幾也而足以動其心乎斯乃無動無靜之本體即心即事之實學矣

或問堯舜可得而學歟林子曰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有為者亦若是豈曰堯舜之不可幾及而非後人之所能學耶然則學堯舜之學也如何則可林子曰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言矣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矣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刻而不心

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允執厥中矣。孰謂堯舜之不可學邪。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也。易曰。敬以直內。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直之之旨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直也。

或問人生之直。林子曰。中庸之所謂誠也。或問周生之罔。林子曰。中庸之所謂曲也。或問

三教正統

致曲之致

致曲之致

致曲之致。致身之致也。其旨何如。林子曰。直其曲而直之。則誠矣。誠其罔而誠之。則直矣。此蓋去其所本無之罔之曲。以復其所本有之直之誠者。而非他也。余故曰。致而去之之

義也。

詳見述聖

或問曰。學以無為為大歟。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為者。或曰。聖人無為也。天無為也。若有工夫。則是有為矣。豈曰。聖人同天之學哉。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

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為為大耶。子以為

不學不立。而可以知命不踰矩乎。否也。不善

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

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說乎。否

也。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所謂密者何物。而退

而藏之。豈非作聖之功耶。又曰。齊戒以神明

其德。何者曰。德。何以神明之。而所謂齊戒以

神明之者。豈非作聖之功耶。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何謂浩然之氣。何以養之。而所

謂善養浩然之氣者。豈非作聖之功耶。中庸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人人之所同具

也。若不有致之之功。則安能發皆中節。而以

位以育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豈吾子乃性之者。而無待於反之之功邪。周

子曰。誠無為。又曰。誠則無事。若誠之者。則不

免於有為矣。不免於有事矣。豈吾子乃誠者

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吾子其試思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

三教正統

致曲之致

致曲之致

致曲之致

致曲之致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意氣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意氣流通於其弟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意氣流通於天下之民而無間乎。

或問博學之旨。林子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者。學於人。以為學也。誦其詩。讀其

三教正統

傳心錄

卷一

之殆。非孔子教家之仁也。孔子身天地以為身者也。而於一身之內。不思有以理之。殆非孔子愛身之仁也。故天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也。地之分量本如是其廣也。聖人之分量本如是其廣且大也。故曰廣大配天地。此孔子之所以合天地之大。以成其仁者也。若道釋者流之不歸儒。不宗孔也。則是孔子之天地亦有所不覆載者矣。豈非聖人之缺典哉。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

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不答也。或人不悅。林子曰。子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也。今且以近易者為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書曰。格其非心者。格物也。

或問曰。心安有物。林子曰。心之物於物者。物也。又問。何以謂之非心也。林子曰。心既物於言。一皆言象山之緒言也。專以道問學為學者。則其所言。一皆言晦菴之緒言也。

三教正統

傳心錄

卷一

或問孔子聖人也。豈其心之本體原是一聖人歟。林子曰。非特孔子之心之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亦一聖人也。非特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之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愚者不肖者之心。亦一聖人也。但孔子以其心之聖人而為之。而不厭焉。故能為聖人也。而智愚賢不肖之所以終於

智愚賢不肖者豈其心之聖人與孔子異哉特其所以為之而不厭者而與孔子之心有不同爾

林子曰余初所著書以合三教而一之以歸儒以宗孔也近數年來乃詳言孔子之所以可宗者或曰二氏者流驅而遠之可也而必欲群之以歸儒以宗孔者豈曰孔子之心而為聖人之缺典哉林子曰余嘗謂孔子家天地以為家者也而於一家之內不思有以齊

三教正宗

讀書錄

卷一

書是以論其世者學於古以為學也要之學於人學也學於古學也不過欲以善事其心矣豈其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而後謂之博學哉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學也者學也學於人以為學也學於古以為學也問也者問也問其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不曰道問學者乃尊德性之工夫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

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邪若或誦詩讀書而耻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况所謂精微之致而為千古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為得而吾人之言以為言耶故專以尊德性為學者則其所

三教正宗

讀書錄

卷一

物而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物也故不遷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者格物也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為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

之為物也。非以其禽之為物也。而以其心之
荒於禽之為物也。心之物者。心之欲也。記曰。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
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
人欲者也。林子曰。即物即心。而人安能離物
以冥心也。至於為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
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
於物者。非也。又曰。所謂格物者。非格物也。格
其心之化於物而物也。

林子曰。其始也。感於物而化於物也。則固不
可無格物之功。其既也。感於物而忘於物也。
則又不可無主敬之學。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
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
也。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其所
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為仇敵。而反動其心

邪。故主敬以存心者。格物也。

林子曰。心中不可有一物。物格則心存矣。

林子曰。心存則能應物矣。存之而無待於存
也。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矣。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
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
之蒙。物不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
不能知至善之止。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倚即物也。有物則有倚。
無物則無倚矣。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為也。聖人無心也。亦
無為也。惟其無心無為。故其無物無倚。

林子曰。無適也。無莫也。則無物無倚矣。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則無物無倚矣。無可無不可。
則無物無倚矣。

林子曰。伯夷之清而隘也。以清乃其物也。而
倚之。故隘。柳下惠之和而不恭也。以和乃其
物也。而倚之。故不恭。

林子曰楊子則倚於為我而物之也墨子則倚於兼愛而物之也告子則倚於不動心而物之也鄉原則倚於善斯可也而物之也

林子曰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大學之道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

上卷正旨

卷之五

文

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若必於物而正之是其所正者物而非心也豈大學之學乎天下之要道邪若必於政而間之是其所間者政而非心也豈大人之學乎定國之要道邪故為學而不格其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自賊者也為臣而不格君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林子曰格物之義余嘗譬之樹穀然善其種

子而藏之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至其樹之於地也則培養之矣培養此種子也灌溉之矣灌溉此種子也自是而苗而秀而實日至皆熟自有不可得而遏者然心穀種也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乃所謂樹之之地也而孟子則曰求放心者何歟豈非以其心之種子而退而藏之於腔子裏者密也培養之灌溉之而美大聖神則亦孰得而遏之者

上卷正旨

卷之五

文

若或不知種子不知密不知腔子裏不知求不知培養灌溉而必於物物而正之是心之既馳於物矣豈其大學之道致知之功邪林子曰善農者知有穀之種子而去其蠹也已矣善學者知有心之種子而格其物也已矣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能照也故雲散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無不知

矣。

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與。林子曰：色物也。而心之放於色者，心之物也。聲物也。而心之放於聲者，心之物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夫惟其心之放也，則物斯得而引之矣。故格物也者，格其心之放而引於物也。

林子曰：日惟與物相為周旋焉，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三教正宗

卷之三

辛

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既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誠則能明，一則能貫。中則能和，寂則能感。安則能慮，虛則能應。是皆有體有用之學也。

林子曰：心虛然後能應物。又曰：惟無物，然後能應物。

林子曰：天惟其虛也，故普萬物而無心焉。聖人惟其虛也，故周萬物而不滯焉。

林子曰：有物則格物，無物則應物。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手其物而心不虛矣。無物也者，心無手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要之主敬以存心，則物安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格物也者，非以其外物之不美也，而扞格其外物之為格物也。乃以其心之放於

三教正宗

卷之三

辛

外物者，非也。而格去其非心之為格物也。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非格物也。亦且於心之著乎物也，而格去之者，非格物也。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著乎物，而始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既著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門人朱廷用

三教正宗

權實

門人盧文輝校正

林子曰：道其可得而言乎？其不可得而言乎？昔者孔子之設科也，則有雅言、罕言之異矣。若道家言之，而率以致喻，至於釋氏，則又有化城、黃葉，許多名目者，亦皆權設也。或問：雅言、罕言。林子曰：夫曰雅言者，是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所可使由之道也。夫曰罕言者，是乃聖人天地之不能盡者，不可使知之道也。故下學而上達者，先權而後實也。忠恕而一貫者，先權而後實也。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之所以循循而善誘者，先博之以文，而所謂詩書六藝者，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成章後達有漸之教也。龍江兆恩

艮背權實

洪生問曰：艮背之教，豈非出於易乎？林子曰：然。夫艮背之言，雖出於易，而余竊之以接初學之士者，殆非易之所謂真實義也。敢問易之真實義。林子曰：艮其背者，蓋於背也。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所謂立天下之正位者，艮背之要旨。入門之大法也。而余每竊之以爲教者，庶或有信而從之矣。要之欲人都從背上做工夫，而念念皆歸於背，以收拾此放心，望門而入之一法也。洪生曰：文誼嘗竊窺夫子之教，或以艮背爲止念之功，或以艮背爲降伏之法，亦惟存乎其人爾。豈非釋氏所謂權實二用也哉？林子曰：然。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初學者道也。只從念之路頭上做工夫者，其權乎？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上達者道也。又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者，其實乎？然念雖起於心，而心之實地，則本無念也。心本無念，而反爲念之所奪者，此止念之功，不可以已也。

洪生問心之實地。林子曰：心之實地，本無心也。本無念也。本無法也。寂然不動之誠，太虛而已矣。然太虛未始有氣，而况形乎？是乃吾之本體也。本體既盛，大用斯彰，具大總持，而萬物皆備於我矣。故以我涅槃之妙心，而總持乎太虛之本體，萬法皆備，而大用有不現前乎？然念起於心，而曰念之路頭。又曰：心之實地者，何也？林子曰：念字从人，从二，从心。人二其心，而有念之善，有念之不善者，此路頭之所由以分也。故善念者，內念也。不善念者，外念也。內念雖曰善矣，然亦不免有念。念從妄起，亦從妄滅。余故曰：以念而滅念，以妄而離妄也。夫爲學之人，卽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不亦善乎？而必先於念之路頭上者，又何也？蓋以內而忘外，以善而去其不善，以漸復其心之本體者，教之序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爲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爲治之極功也。此孔子之所以

罕言，而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殆爲是與？洪生又問孔子之罕言。林子曰：顏曾之愚，曾既不多得，而子貢之穎悟，又難與言。然則子貢而下，復將誰語哉？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遇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默。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亦不能不罕言也。

中一權實

或問艮背之功，似爲在後，而行庭之旨，又曰：在中。今日俱指人之心，言之其實，皆一處者何也？林子曰：此亦釋氏所謂權實語也。子其知堯舜之中乎？而中者非他也。中卽一也。其知仲尼之一乎？而一者非他也。一卽中也。故艮其背焉，而背乃心之中。一之處也。行其庭焉，而庭亦心之中。一之處也。然而中也，一也。豈其有定在乎？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虫草木，而生生化化之無盡者，亦皆我之中也。亦皆我之一也。若必以其有定在也，而求所謂中，求所謂一者，卽非聖人

之中。聖人之一矣。

元神權實

林子曰。夢中人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爲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惕。而互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

二教正統

權實

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撰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乃撰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有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劫。不能爲己。其將反識爲智而元神之乎。不圓坐不可也。不槁形不可也。日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疑慮。離乎其間者。抑或可爲也。或者以林子之所謂元神實義。真可爲能解如來之真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不復示人。直惟以此元神

二教正統

權實

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性。蓋有不可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亦且罕言命。罕言仁矣。而孝親敬長。謹行信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民者。此此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乃數百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一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爲二三子所強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始兩存之。俾知所以正脩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

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說以自驚自惕故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則必無自驚自惕之真心而脩爲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必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並觀之庶或爲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神也乃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之實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爲生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者佛性也

戒懼格致權實

或問戒慎恐懼一也而子旣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旣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

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虛無權實

或問旣曰虛無者太虛太無也又曰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古人虛無之旨豈異也

寂滅權實

何生初來受業旣語之心法矣乃復問曰何謂寂滅林子曰無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寂者寂滅也再易歲復來見乃以其能滅此色聲

香味觸法而自以爲寂矣以告林子林子曰汝之心果有色聲香味觸法之可滅乎何生愕然如有所失長跪請教曰願夫子明以教我林子曰汝之心無有乎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豈必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後能寂也哉然則如何而後可也林子曰汝惟守此心法存存而不失焉則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自當退聽矣奚必待滅而後能寂也哉又易歲復來問心林子曰汝其有心乎何生答

曰人安能無心。林子曰人安能有心。汝之心非汝之心也。而心無其心者。乃汝之心也。夫既曰無心矣。而又安有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乎。於是何生大喜。而問無心之旨。林子曰。何思何慮。寂然而不動者。無心也。夫無心豈易言哉。汝必先了汝之心。然後可以言無心也。若或不知。所以了汝之心。而必求所謂無心者。豈不反動其心。而又安能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耶。

三教正宗

禮實

九

佛禪權實

或問佛。林子曰。佛本無佛。夫既曰無佛矣。而又言佛者。何也。林子曰。夫佛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佛可佛。而後方可言佛。或問禪。林子曰。禪本無禪。夫既曰無禪矣。而又言禪者。何也。林子曰。夫禪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禪可禪。而後方可言禪。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輝校正

破迷

或曰天下皆迷也而誰與覺之林子曰夫天下之安於迷也舊矣故覺者以迷爲迷而迷者亦以覺爲迷若必欲破其迷而覺之者是亦迷也余嘗覽二氏之書矣夫乘日輪之有脇者釋迦也李樹下之左腋者老子也是釋老之生也孰不以爲怪而不

之信至於太昊之母履跡意動以及孔子二龍五星等語又孰不以爲神而信之若以二氏爲怪何不以二氏之怪而怪伏羲孔子而不之信耶若以儒門爲神何不以儒門之神而神釋迦老子而信之耶又至於嫫祖感大星之祥而生少昊女樞有瑤光之瑞而生顓頊慶都赤龍簡狄飛燕此其神耶怪耶其足信耶不足信耶或以爲神則皆神也或以爲怪則皆怪也若必於

此則神之信之於彼則怪之而不之信殆非古今之通論也龍江兆恩

羽化長生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易不豫庶幾或能於

身死之際如黃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爲炳煥相爲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老孔釋相爲存亡相爲終始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順受爲正

浙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林子曰命定之天是雖司命者亦無得而易之而况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

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奈何。憑假身以求長生。

漢武帝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命定之天

程伊川嘗有言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

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林子曰。夫生人之命。必有所懸矣。而永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

仲尼長生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至術。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侍側。問曰。仲尼亦長生歟。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道釋亦殂落之義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怕死貪生傳之者妄

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雍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道家不以生爲心。故自有長生者在也。釋氏不以死爲慮。故自有不死者在也。豈其以身之生死之足患。而有所貳於心耶。後世不知此義。而卽其所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仁壽之訓。豈其貪壽而怕夭者乎。必不然矣。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

名爲妖，不名爲道。

帝舜玄德

兆瓊生問曰：儒者不言玄，而楊雄之書以玄紀名者何也？林子曰：舜之德曰玄德，則唐虞之帝，曷嘗諱言玄也。

武王丹書

明俊生問曰：儒者不言丹，而道家謂之丹者何也？林子曰：武王西面受書於太公望，亦曰丹書。後世以有一點忠懇之心，謂之赤心，亦

謂之丹心。

自立性命

林子曰：心屬火，其色赤，故謂之丹。余嘗卽此性命之心，丹言之，藥有其四，有所謂人丹而曰紫金者，昔所稱陰丹也；有所謂天丹而曰黑金者，昔所稱陽丹也；有所謂陰陽配合而曰黃金者，昔所稱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又有所謂非陰非陽，混混沌沌而從太虛中來者，昔所稱舍利光也。

只復性命之本然

文命生問曰：心本丹也，而道家謂之煉丹者何也？林子曰：日也者，天之丹也；黑而盪之，則日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靈之，則心不丹。故煉丹也者，煉之無所於煉，以復其心之本體。天命之性之自然也。

林子曰：卽丹卽仁，而皆本乎其心焉者也。若外心以求仁，固不可謂之仁矣。而外心以爲丹，亦豈可謂之丹哉。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故以心爲丹。而仁義禮智皆由此中出矣。

內丹外丹之大義

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漢武帝，武帝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

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脩心。滌渣鏽惡。欲不爲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群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爲而治。此其爲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陰丹陽丹之大義

或以林子言丹之義。可謂詳且盡矣。林子曰。未也。余又有所謂陰丹陽丹者。其義甚大。非

徒爲我一身焉已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絕谷。飄脩於綠霧白霞。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是乃自度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陰丹。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是乃度世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陽丹。

仲尼天地之丹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與。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

其成也。充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天地。充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充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仲尼萬世之丹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既剝矣。而仲尼之陽。充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之內者。其大壯與。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夫與。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極樂蓬島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吾身蓬島

或問身之蓬萊島。林子曰。身處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爲周旋。而心則空虛洞徹。飄然物外。

如在無人之境。海外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所謂出淤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欲而無欲也。

自性西方

或問發大誓願。欲往生於阿彌陀佛國者。果能往生於阿彌陀佛國乎。否也。林子曰。此所謂卽心卽佛。卽方寸卽佛國之旨也。佛經云。我在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不能超拔。隨順於時。是我方寸。是五濁惡世也。若於五濁惡世。能戒。能定。能慧。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我五濁惡世。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此乃所謂自性西方。而非有所往而生也。豈非往生之真實義耶。故曰。回頭是岸。

天堂地獄

林子曰。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寔惟天堂之福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惟寔惟地獄之苦也。况作善則心逸日休。便

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昧。不謂之地獄而何。

輪迴

應時生問。輪迴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迴之旨也。圓覺經曰。一切世界。終始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舍。皆是輪迴。

林子曰。輪迴者。心也。故人人也。卒變之而爲虎狼之性。是亦虎狼而已矣。人人也。卒變之而爲狗彘之行。是亦狗彘而已矣。不謂之輪迴者。心乎。比之釋流之說。又爲至顯而至速也。

林子曰。苟爲善。而人敬之。天下仰之。鬼神欽之。不謂之天堂。只在目前耶。苟爲不善。而人賤之。士師刑之。鬼神殛之。不謂之地獄。只在目前耶。彼人其形。而禽獸其心者。畜生道也。

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游手游食而至於不
自全活者。餓鬼道也。不謂之輪迴。只在目前。
耶。古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
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由是觀之。特患世之
人之不能爲君子爾。能爲君子矣。而地獄而
畜生而餓鬼。實非其所憂也。

坐禪

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
爲。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

破迷

本

位

一日將磚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爲。
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輒豈得成鏡。讓
禪師曰。坐禪豈能作佛。林子曰。六祖壇經曰。
心念不起。名爲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爲行
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
醒心集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
之間。亦是坐也。

運氣

或問運氣是與。林子曰。非也。不運氣而氣自

運。孟子所謂無暴其氣也。蓋吾身之氣。自升
自降。而自運矣。如天之一春一秋。如海之一
潮一汐。一皆自然而然也。而運氣以逆氣者。
豈不失其妙用之自然邪。余故曰。運氣者。逆
氣也。

面壁

或問面壁是與。林子曰。是也。釋氏所謂面壁
者。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
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

二教正宗

破迷

本

位

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禪靜同旨

或問儒家之靜。佛家之禪。林子曰。儒家之靜。
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誠使佛家而
知有本來面目。焉坐可也。行可也。儒家而知
有主敬工夫。焉靜可也。動可也。若禪必在坐。
則佛之禪。頑空也。靜必在坐。則儒之靜。枯坐
也。

逆反同旨

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拔宅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于天。卽如世人舍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

飛昇

仕鑾生問曰。昔之人有服丹而飛昇也。信歟。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神也者。丹也。謂神之歸天者。仙去也。

刑解

人茂生問曰。刑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古之所謂剖心以成忠。待烹以

爲孝者。其人也。丹心一點。萬古不滅。

水解

鴉生問曰。水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楚之屈子平。宋之張世傑者。其人也。耿耿赤心。萬古猶烈。

舍身事佛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儼生問曰。豈非卽心卽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神

大本生問心之神。林子曰。儒家謂之天君。謂之主翁。謂之太極。謂之此兒。道家謂之真人。謂之神仙。謂之千變萬化之祖。謂之此子。釋家謂之如來。謂之法身。謂之本來面目。謂之自在菩薩。謂之舍利子。謂之這箇。皆指此心之神而言也。

神室

明珪生問神室。林子曰：儒家謂之靈臺，靈府謂之腔子，謂之中，謂之樂處，謂之真去處，謂之正位，謂之黃中。道家謂之蓬萊島，謂之洞府，謂之玄牝之門，謂之中黃，謂之玄關一竅，謂之呼吸之所。釋家謂之西方，謂之淨土，謂之極樂國，謂之光明藏，謂之佛國，謂之活潑潑地。皆指吾身藏神之室而言也。

鼎

詔生問鼎之義。林子曰：鼎者身也。易之所謂正位凝命者此也。

塔藏

林子曰：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

舍利光

或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

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先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爲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傳燈

劉昉初爲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爲左殿直，歎曰：爲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並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往郴州，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吾燃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昉曰：異乎！吾所聞脩行人以身爲燄，以戒行爲膏油，以方寸爲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息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因果

戒定生問曰。因果之說。不足信歟。林子曰。以因果而修道者。惑也。若齊民之愚也。余恐其信因果之未甚爾。齊民之信因果也。甚則必不敢肆然而爲惡矣。

僧姓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三教異宗

破迷

一七

祝髮

德先生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惟以釋氏之教。見性爲大。而祝髮毀形。非以奉佛之心也。

幻妄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爲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

布施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爲功德。陋亦甚矣。

林子曰。達則大資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功德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

三教異宗

破迷

一八

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佞佛。徧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輒剗

其股腫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些肉爲藥，奚以怒爲？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齊心爲上

林子曰：齊心者，內齊也。齊素者，外齊也。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狗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齊，齊亦至矣。以此不殺。

三教正宗

破迷

十九

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殮，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

法術

對生問曰：法與術是乎？林子曰：論語謂之法語之言，孝經謂之法言，法行法服。七篇謂之行法俟命，由此觀之，法字可盡非乎？易繫辭謂之術，豈多乎哉？七篇謂之仁術，宋儒謂之學術，必貫乎天人。由此觀之，術字可盡非乎？

若後世梯劍履火，誦呪書符，自以爲法，自以爲術，而非聖人之所謂法，所謂術也。

符呪

蜀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魏主詣道壇受符錄。林子曰：詣道壇受符錄。

三教正宗

破迷

二十

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真堪發一笑。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歟？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蠅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是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懺罪

宋世祖詔曇崇法師懺罪。林子曰：孔子曰：丘

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大義也。

禳請

林子曰。佛氏之教大矣。豈曰爲人禳請。以希福利哉。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火而定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此禳請之大義也。

寂滅斷滅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三樂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圍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

在家出家

士志生問曰。在家而出家也。古有諸。林子曰。有之。維摩詰傳大士者。其人也。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舍菩薩之心。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當修梵行。州生問曰。釋氏以出家爲太歟。林子曰。不以爲大也。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也。

道釋仕宦

維生問曰。達而禪也。豈不以禪者心歟。林子曰。心禪則境寂矣。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時。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主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

夫行之。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避世爲佛事哉。

真卿學道而忠義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反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傳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數日。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

三教正宗

疏述

三

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林子曰。歐陽永叔嘗謂真卿忠義之節。皎如日月。然不免感於神僊。載觀玄宗所嘆二十四郡曾無義士。余於是乃知真卿忠義之節。是從學道中來。爾豈非學道之士。以心爲重。而以身爲輕。故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如此也。

鍾離得訣以破迷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爲大將。後遇東華

先生。授以真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道歌。其畧曰。有如食松并服朮。如何脫免死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僊學不成。有如息氣爲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爲玄牝。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爲方寸。怎得歸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爲鉛汞。轉與金丹事不同。有執神氣爲子母。亦隔天仙萬里程。有以開頂爲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

三教正宗

疏述

三

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氣爲火候。九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知他多少閑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火爲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修閉息行存想。執定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黃庭。更有指腎爲造化。執定尾間爲命根。更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蜚精。更有仰天

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爲造化。斷除五味，是修真。晝夜一餐，爲世用。身體尪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睛。球肩縮項，思脊骨。搬運流珠，想太陰。更有書符并念咒，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呵六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爲丹本。陽關緊勒，火飛騰。炎火遍身，通透純。呼作天真，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錄。設壇拜醮，望飛騰。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三教正宗

破迷

三五

二氏之道亦不外求

唐姚崇上疏有曰：佛不在外求，求之於心。但發慈悲，行事利益，倉生安樂，卽是佛身。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卽心卽道，而入海求藥。唐明皇不知卽心卽佛，而造宇徽福。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之廣，爲釋氏之道場也。大矣。宮殿之美，爲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之上，爲老子釋迦之尊也。至矣。百官

之富，爲道儔釋侶之衆也。文矣。况發慈悲，卽是佛子。但能逍遙，卽是神仙。清心寡慾，身其康疆。卽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卽是長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三教之書難以盡信

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旣失真，又以己之私意，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

三教正宗

破迷

三六

於詭怪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敝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取數卷，而數卷之中，之所註釋者，又多失作者之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雜之言。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况就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書之武城，惟取二三策而已。又况註疏之支離，意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

儒者之道者乎。故小弁非小人之詩。雲漢非
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道。解經而失經者。天
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性之徒者出焉。
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矣。蓋三教
之書。而三教之聖人。都從心性中發出來。爾
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夫焉有心
性既明。而註脚反有所不達邪。

門人林堯貞命梓

三教正宗

寓言

門人盧文輝校正

林子曰：三教之書，率多寓言。精微玄致，都在言外。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或信而往觀之者，有之；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有之；夫聖人之道，雖曰燦如日星矣，然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況其言古而遠，而其意遠而微者乎？故鑿井而得一人焉，是亦

三教正宗

寓言

二

雲漢之遺旨也。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抑寡矣。龍江兆恩。

補天寓言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媧氏戮之，因鍊五色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林子曰：共工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

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至於天經地義，爲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射日寓言

初帝堯立，封堯爲唐侯，擊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猱偷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猱偷，斷修

三教正宗

寓言

二

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射之繳之速也。十日並出，甚言陽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陽而僭亢之灾也。」

母胎寓言

佛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道門陳致虛嘗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像像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個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斯言得之矣。

老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以老子二字

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脩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胃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也然乎非歟。

佐生問剖左腋也誕歟林子曰亦寓言也以藏神之室而胎其神如在母胎然者神胎也故釋不右脇老不左腋禹不圻背契不剖胃。

神遊寓言

黃帝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

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傷痛指摘無瘡癢乘空如履實寢空若處牀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

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則皆我之神也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

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已。列子之寓言也。

不濡不灼寓言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求之。數百

三教正宗

寓言

五

步而出。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然而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

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閭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剝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

三教正宗

寓言

六

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林子曰。與齋俱入。與汨偕出。所謂入水不濡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灼也。然不濡不灼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鯢鵬寓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林子曰：鵬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

解牛寓言

三教正宗

第八

七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謹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之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焉，休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謐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三教正宗

第八

八

馴虎寓言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鵞，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狼虎鵬鴉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羣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今毛丘園傳之。梁鵞曰：「鴛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爲誕。而不經也。狼虎鵲鴉之類。以儼此心之難馴也。抑豈知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言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與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本雞寓言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屠龍寓言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林子曰。技成而無所用者。豈非所謂道大而無所容耶。

獼猴寓言

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遍尋覓。則一獼猴披在崑間。宴坐。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獼猴能習定也。惑矣。

象罔寓言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

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或問黃帝：非易所稱垂衣裳者，林子曰：此言黃帝亦寓言也。黃者中也，土之正色也。吾身之土中也，帝者主也，以主此土中也，赤也者火也，心之火也，火中之水者，日中之月也，故曰赤水。玄珠也者，即孟子之所謂幾希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而千變萬化，抑何玄也？而黃中之土，乃老氏之所謂玄牝者是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惟其遊於赤水，故其遺

三教正宗

寓言

上

壺公寓言

費長房初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

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山嶽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生造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

三教正宗

寓言

二

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何處非佛寓言

昔者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林子曰：豈非孔子所謂在前在後，中庸道不可離之意邪？

芥子須彌寓言

江州刺史李淑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

言須彌納芥子。微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石激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微俛首而已。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

雷起甚處寓言

堯峯顥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愛蓮寓言

愛蓮說畧曰。子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者焉。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心之

精爲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桃源寓言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皆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及

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林子曰捕魚爲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絕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間曠也遂與外人間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十五

七

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爲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積珍沒海寓言

明豐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心藏之淵也夫物豈能累心而心則累於物爾太玄曰心藏於淵美厥靈根所謂積珍而

沒之海也。

珍寶莊嚴寓言

林子曰玻黎赤珠璣瑱瑱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故索於外而嚴飾之者世間之珍也索於內而嚴飾之者心上之寶也。

草木俱去寓言

釋惟岳嘗有言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

三教正宗

寓言

十六

八

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林子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故山河大地卽我我卽山河大地豈非所謂佛身充滿於法界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耶不曰充塞兩間焉已也須到得包羅天地於無外然後方可言見性成佛蓋大無不容小無不入佛性然也故曰若一草一木不去不得見佛。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持齋辯惑 弁小引

持齋以持心可也。不知持心且不可以為人。而曰能作佛者未也。若也能知所以持心矣。縱曰不能作佛是亦不可以為人乎。作持齋辯惑

心齋爲貴

或問林子不持齋者何也。林子曰。余惟以心

三教正宗

持齋辯惑

齊爲貴爾。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三種淨肉。鹿肉一。猪肉二。其一則余忘之矣。若彌勒佛釋氏之卓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寄羹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蓋貧而守網。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如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釣之不綱。孟子曰。君子遠庖廚。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

物者仁也。不廢養者義也。豈曰藍中之魚。枕上之肉。可以義而食之。至於鷄鶩鴨猪羊之屬。釋氏所謂必定殺者。而祭祀賓客。其可廢乎。但惟用之以禮而已。

學佛細行

釋氏有言曰。人人有箇真齊戒。口喫齊素。假齊戒。真齊時。時要齊心。真戒刻刻是性。戒仙佛都向性中求。口食緣何准齊戒。身心性命不知修。錯認喫菜爲齊戒。亦可謂能明齊戒

三教正宗

持齋辯惑

二

之大義矣。然而何以謂之齊也。古人有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齊。又何以謂之戒也。古人有言曰。肅然警惕之謂戒。故曰持齊念經。乃學佛之細行。明心見性。實佛祖之傳。

日持不迂齊

余嘗酌古諸齊。日今諸生持之。名曰不迂齊。每日一齊。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齊。午又召燕。至晚乃齊。肉邊之菜亦無所礙。凡我諸生。須當反而思之。我之所以日持不迂齊。

者抑何所為以為道也又當記憶我修道以仁之工夫真有不可終食而或違也日不迂齊日不違仁而用力之久則庶幾乎內而能主於直內之敬外而不忘乎方外之義而儒之聖學道之玄學釋之禪學豈其有外於我之敬義也哉故曰敬義立則德不孤直內方外謂非直齊戒而何夫既不食肉則有似於齊而肉邊之菜則有似於非齊非齊而齊齊而非齊亦以稍見余之教固有不在於齊者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記憶為仁是又齊心之或一道也

大人事備

或問記憶為仁以修道也而又將何以記憶之林子曰孔子所謂修道以仁者乃安土敦仁安仁居仁之旨而宋儒所謂心在腔子裏者是也而記憶之旨須當記憶我是學道人也我既學道而我之心其可少違乎仁也哉我之事其可少叛乎義也哉違仁叛義而謂之道人不可也如此記憶以居仁如此記憶

以由義而大人之事備矣

林子曰早而齊也須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果不叛義乎否也早或召燕而未之齊也亦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果不叛義乎否也而午而晚亦復如是

心齊心戒是真齊戒

林子曰口齊而心齊可也口齊而心不齊不可也口戒而心戒可也口戒而心不戒不可也心既不齊心豈能湛心既不戒心豈能肅不湛不肅必不清淨口齊口戒竟亦妄為若將以此而欲造福與雖以造福實以禦福造福禦福豈非其惑之甚邪若將以此而欲求佛與雖以求佛實以離佛求佛離佛豈非其惑之甚邪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念經辯惑 并小引

林子曰。人人有釋老。人人有真經。真經之不知。誦經有奚益。余嘗聞經師之教人。以經也。曰。經要勤誦。勤誦既久。自有仙佛。應來度汝。而誦經之徒。心既惑矣。既領師命。口不輟聲。旦則忘餐。夜則忘寢。如此勞苦。心火必旺。心火既旺。兩眼自昏。而經師復

三教正宗

念經辯惑

從而語之曰。汝知仙佛之來度汝和。汝之心豈不之覺。汝之眼豈不之見。於是誦經之徒。自以為迷也。而必強以覺之。以真仙佛之我見也。心既惑矣。而眼又昏。似若有鬼現形。而所覺所見。則皆是仙也。則皆是佛也。且顛且狂。如醉如夢。常言我得無上道。常言我證無上乘。我能白日而飛昇。我能永斷於生死。我能呼風喚雨。我能役鬼使神。夫經有何過。而誦經之敝。一至於此。

此誦經之可非也。作念經辯惑。妙義不在文字。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也不能明心見性。不知念佛念心。而朝誦金剛。暮誦圓覺。如此求佛。抑既勤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甚至於日夜朗誦華嚴八十一卷。一字一拜。繫百有九萬餘拜。一日千拜。繫千有九十餘日。如此求佛。抑既勞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

三教正宗

念經辯惑

六祖曰。佛之妙義。非關文字。心行而口念可也。口念而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豈其不為法華所轉。而與義作隣家邪。然則念之一字。非與林子曰。六祖曰。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身佛。以此為念。何可非也。特以其念經而為經。所轉者之可非也。釋氏有言曰。念佛一聲。剎口三日。聞禪一句。洗耳三次。豈不以佛本覺性。而念佛求佛。何以能佛。禪外離相。而聞禪求禪。何以能禪。

正法不誑知見

或問五解脫知見香而曰即須廣學多聞者非與林子曰汝以汝之自心果無所攀緣於善惡與若果能無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可也若或有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不可也又問既解脫矣而又曰知見者何也豈其解脫性中無此知見而必廣學多聞然後能證佛之知見邪林子曰夫既解脫當思度人既思度人當明佛法有宗有教缺一不可若

三教正宗

四念經辯惑

三

也不能戒不能定不能慧不能解脫而即以知見為事者乾慧之徒也昔者阿難亦嘗廣學多聞矣竟為摩登伽女所攝至釋迦已證涅槃後又從迦葉為弟子復以廣學多聞而為迦葉所擯出然阿難乃西天之第二祖也迷於多聞至於如此若不知所以自悟自懺是亦後世乾慧者流也則又安能得付正法而成佛果邪而學佛多聞之徒可不知所以自悟自懺而卒流於乾慧之題也噫

能歌累生之狂

昔者僧法達之所蘊習者念法華經已及千部乃其心中之一物也故其有我慢禮不投地空誦循聲以自開衆生之知見已爾抑豈知從初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之微旨乎後蒙六祖啓發踊躍歡喜而曹溪一句亡之偈可謂能自歌其累生之狂矣

佛在我心之經

三教正宗

四念經辯惑

四

佛及佛之所以教人也來從林子受業既易歲矣而問於林子曰先生何為不讀書林子曰余之習懶既已成癖矣而佛之書豈非孟子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哉然余又有說焉試以問汝汝以為古先諸佛皆從文字中來而佛之妙義果有關於文字乎否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汝必欲求佛之意於其言求佛之言於其書者何與故佛縱無書也而言外別傳可得而知者以吾心之有釋迦

在也。佛縱無言也。而意外別旨。可得而悟者。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若必以書而求佛之言。而佛之言。其可得而知乎。以言而求佛之意。而佛之意。其可得而悟乎。然天下一佛無二佛。而十方三世一切佛。恒河沙數。無盡佛。亦皆在於我之心之經矣。若能明此意。雖不念經。而謂之手不釋卷。能持真經可也。若不明此意。是雖朝也。金剛。暮也。圓覺。日夜華嚴。禮拜不休。勤誦循聲。徒自勞苦。而曰紙上陳辭。可堪作佛者。則惑之甚矣。

教正宗

入經辨惑

五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

吳大烈命梓

心本虛篇

或問聖人貴虛歟。林子曰：然。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爲德。聖人亦以虛爲德。又問：聖人豈其盡天地萬物而虛之乎？然一身獨立於人世之間邪？林子曰：此世俗之謬談。而非聖人之所謂虛也。聖人

心本虛篇

心本虛篇

之所謂虛者。虛其心也。又况心本虛焉。而聖人惟復其本體之虛之自然。爾虛心以應世。故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患難。可以夷狄。境不礙心。心不礙境。故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豈其孑然獨立而盡天地萬物而虛之者虛也。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應物而不凝滯於物。物之當仁也。則仁卽此而在。物之當義也。則義卽此而在。倏忽而仁。倏忽而義。蓋有茲

行不悖而不自知矣。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墨子之心。則倚於仁矣。而應物則有仁之迹。楊子之心。則倚於義矣。而應物則有義之迹。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豈其心之有所倚於仁有所倚於義耶？故無物則虛。虛則無所倚。無所倚則無迹。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心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

心本虛篇

心本虛篇

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歟？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又曰：心虛然後一天下之動。惟虛故靈。靈則感應而無不遂通矣。惟虛故明明則觸物而無不畢照矣。故有我則有所。有所則有物。有物則有迹。有我有所

豈其能虛物而不虛。豈其無迹。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鏡中所照之物，物之影也。影有去來，若執去來之影以爲鏡者，妄也。然此心大而無外者，太虛也。心惟其太虛也，故能範圍天地而與太虛同體矣。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一物也，其厚不能分，而其徑又不能寸中之所涵，何其廣且遠也。況心則非銅非物，無方無所者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心也。心今本虛，本無內外也。

林子曰：去來之影，鏡之照鏡之用也。知鏡則知心矣。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卽心之知也。照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一也。視聽持行，豈非耳目手足之用乎。曰：然，然則謂視聽持行之用爲耳目手足之本體也可乎。曰：不可。夫

視聽持行，既不可爲耳目手足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余因之而例言之。而子其試聽之。子其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而子不以爲可乎。余今亦曰：聽是耳之本體，耳自然會聽。視是目之本體，目自然會視。持是手之本體，手自然會持。行是足之本體，足自然會行。而子亦以爲可乎。夫知既不爲心之本體矣，豈不曰無知也。乃心之本體歟。無知則似入於禪。林子曰：若文

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其禪邪。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則能言也。赤子之無知，未

能言焉者也。大人之無知無不知。能言焉者也。然則鄙夫其赤子歟。林子曰：赤子之心未嘗亡也。但鄙夫之無知猶人之患啞。竅尚未啓。一赤子也。至於變幻譎詭。不復有純一之心者。而人每以鄙夫目之。雖其有知。豈若無知。余嘗有言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夫之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達矣。而質任不欺。殆孔子之所謂空空焉者是也。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殆孔子之所謂

三教真詮
心本虛靜
五
無所不至焉者是也。

或問孔子之空空是亦天之太空。是亦天歟。林子曰：然。然則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是亦天歟。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鑒其空空焉。故不孔子不能天也。若見父即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即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

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蓋失其本虛之心。而鑒其天者然也。

或曰：莊生以虛爲達。固儒門所不道也。豈孔子之心亦貴虛歟。林子曰：世俗之人心不能虛。而以莊生爲藉口者然也。若孔子之心不虛。豈其能時。豈其無可無不可邪。若伯夷。虞仲。夷逸。朱張。與夫荷蕢丈人。沮溺者流。不曰世之稱賢哉。但其所可於心。有所不可於心。故不能時。不能虛也。張子厚曰：由太虛有

三教真詮

心本虛靜

六

天之名。故天不虛。則無以造物。聖人不虛。則無以同天。且天之生人也。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故自其統同者言之。則耳目口鼻。異形之中。而未有異也。設有異焉。則不可謂之一本。難以統同。自其辨異者言之。則耳目口鼻。同體之中。而未有同也。設有同焉。則不可謂之萬殊。難以辨異。一本而萬殊。統同而辨異。此天地之太虛。故能生生化化。而無迹也。若以虛爲儒門所不道矣。則天之太虛也。亦皆爲

儒門所不道歟

或曰世俗之人以莊生爲藉口者何也。林子曰世俗之人豈特事君之際孔子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焉已哉。卽其一位之卑一祿之微一名之細一利之小則凡可以竊卑位盜微祿覬細名獲小利者何不爲也。或曰莊生是歟。林子曰余不知其是也亦不知其不是也但其達也而祿位名利則不足以入其心矣。

三教集

心虛篇

七

林子曰虛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征不然則不悌。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宇內心惟其虛也故能立德立言以教萬世。心惟其虛也故能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序於四時合吉凶於鬼神。心惟其虛也故能

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可以語而足以興也可以默而足以容也。心惟其虛也可以出而不爲通也可以處而不爲高也。

吳有詞客携生平所撰詩若文十數卷入閩造林子而問曰聖人果可學歟。林子曰可然聖人之心能通達萬變矣。抑豈後世之人之所能企而及哉。林子曰聖人之心與我不殊

三教集

心虛篇

八

也。心惟神明不測故能變化無方。今卽子生平所撰詩若文而觀之則子之心殆亦能通達萬變而聖人矣。吳人瞿然異之曰豈其然哉。林子曰子而詩焉能三百篇能漢能魏能六朝能唐能宋能元子而文焉能典謨能訓誥能紀世家傳能序能記能頌能箴又且能抑能揚能縱能橫能翕能張能短能長能製廟廊徽冕之語能裁山澤枯槁之言能練釋氏空寂之句能爛霞侶翩跹之章。若子者亦

可謂通達於詩若文矣此其本虛之心故能變化有如此者況以子之才而志於聖人之學焉則未有不聖人也而通達萬變不於子之詩若文也可槩見乎

或問心本虛矣豈不先虛其心以爲從入之門邪林子曰夫心本虛矣而聖人之心又以虛爲大矣若所從入之門則先自存心焉始故六十耳順七十不喻矩非以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以爲從入之門邪大而能化聖不

二家語

心本虛

九

可知又非以其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以爲從入之門邪故曰下學而上達子夏曰日知其所亡音志亡則操而存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所存者神若楊簡學於陸子靜者而非孟子則曰聖人之學不貴存豈不遺厥下學所從入之門邪故謂下學所以上達則可謂下學即是上達則不可余故曰下學乃上達之基而存心是虛心之本自邇自邇成章而達而進德之序

不可亂也如此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又曰修己以敬敬也者心之主乎中也豈非所謂心在腔子裏求其放心而存心邪宋儒有言曰心有主則能不動又曰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邪能入之世之儒者不知主敬而爲位祿名利所入猶然自以爲得者何與不惟仲尼之門所不道而亦且羞稱於莊生者流矣豈不哀哉

時有儒名而禪學者造林子而問曰孔門教

二家語

心本虛

一

人果有法歟林子曰然抑孔門教人之法果以存心爲先歟林子曰然夫孔門教人之法既先存心矣而釋氏之教則異於是焉七處徵心皆云是妄又焉用法而先存心邪林子曰釋氏之教余未之學也然余嘗聞其槩矣亦有心法亦先存心金剛經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則是釋氏亦有其法矣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夫曰無爲法者無爲爲之之不鑿也遺教經曰心之可畏甚於

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然能無制之之法邪？又曰：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非所謂心在腔子裡而存心邪？由是觀之，則儒釋之道，似亦有同焉。而子必欲逃儒以歸釋也，何歟？

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

三教宗

心之虛易

二

之道之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者，殆非可邇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昔宋謝顯道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爲玩物喪志者，何

也？鄭穀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願不及家兄處也。

夫既曰存心矣，而又曰虛心者何也？豈非有以存之而致其虛邪？林子曰：此心本虛也，雖曰無待於致矣，若不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非也。若必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亦非也。蓋心一太虛也，太虛一心也，不貳不息之真也，無聲無臭之至也，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三教宗

心之虛易

三

其曰存心者，心可得而存乎？其曰致虛者，虛可得而致乎？余故曰：有存便是妄，有致即不虛。又曰：放之則不存，任之豈能虛。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太虛也。○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若雲而爛焉，雨而潤焉，山而青焉，水而流焉，鳥而飛焉，魚而泳焉，草而花焉，木而植焉，莫非物也，莫非道也，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大虛之中矣。然天地則有內有外，有先有後，而此

心則徹內徹外。徹先徹後。感而遂通用之。無盡。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來也。殆不可得而擬議。而致思者。天地有壞。而此心不壞者。心本虛也。心本虛者。真心也。故曰。太虛同體。太虛其有壞乎。太虛不壞。此心其有壞乎。惟此心也。天得之以爲天之心也。地得之以爲地之心也。人得之以爲人之心也。聖人之所以參兩三才而與天地同用者。此心本虛也。則亦誰得而測識之。若不識此心。而別求所謂

三教正統

心本虛

三

心者。則皆妄心也。然妄心本無也。妄心既無。真心自見。余嘗以此心語人。而人未有不驚。且駭者。然此心不傳久矣。而子其孰授之。林子曰。得之太虛。

時有遊於方之外。而自號爲玄玄子者。造林子問心。林子既與之言矣。而玄玄子則曰。此心何其大歟。若以此心烹爇而製煉之。能長生乎。否也。林子曰。否。能冲舉乎。否也。林子曰。否。能拔宅而上昇乎。否也。林子曰。否。凡此皆

寓言也。世豈真有長生冲舉。與夫拔宅上昇也哉。借言有之。殆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謀爾。而非聖人之大也。曰。敢問聖人之大。林子曰。大莫大於太虛。而聖人之心。則以虛爲大焉。是故長生不足大也。而以長生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冲舉不足大也。而以冲舉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拔宅不足大也。而以拔宅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且子之學。老氏之教也。而子獨不聞老氏之言乎。道德經曰。先天地

三教正統

心本虛

四

生。巍巍尊高。而後人釋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豈不以心爲萬象之主。無形而太虛邪。今聆子之言。也是亦可謂高明之士矣。顧乃惑於迂怪之談。而長生而冲舉而拔宅也。何歟。而子又不聞存心致虛之言乎。曰。然。則孔子之心亦虛歟。林子曰。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之心不其虛乎。若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卽是心不在焉。而心不能虛矣。此

學者之所以貴存心以致虛也。

林子每曰虛者。皆曰心之虛也。或問曰我與天地萬物也。其可得而虛乎。其不可得而虛乎。林子曰不知也。縱或知之。又安得而言之。又問林子曰。我其可得而虛乎。我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天地萬物。其可得而虛乎。天地萬物。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要之。惟其心之

三教集

心本虛

五

虛焉盡之矣。故以我言之。心虛則我虛矣。我惟其虛也。誰非我者。而天地萬物。亦莫非我也。以天地萬物言之。心虛則天地萬物虛矣。天地萬物。惟其虛也。誰非天地萬物者。而我亦莫非天地萬物也。誰非我者。誰非不我者。誰非天地萬物者。誰非不天地萬物者。謂我非我者非也。謂我非不我者非也。謂我非天地萬物者非也。謂我非不天地萬物者非也。我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也者。

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我。誰得而我之。誰得而非我之。誰得而天地萬物之。誰得而非天地萬物之。故我無非我也。無非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無非天地萬物也。無非我也。有我即不虛。即非我。即非天地萬物也。有天地萬物。即不虛。即非天地萬物。即非我也。天地萬物。其我乎。我其天地萬物乎。無不虛者。無非不虛者。不虛則我自我也。天地萬物。亦自天地萬物也。虛則我不自我。而天地萬物也。

三教集

心本虛

六

天地萬物。不自天地萬物。而我也。若曰我即天地萬物。則是知有我。也。知有我。則尚有我也。若曰天地萬物。即我。則是知有天地萬物也。知有天地萬物。則尚有天地萬物也。尚有我也。尚有天地萬物也。而我與天地萬物。爲非一矣。然則我與天地萬物也。爲一乎。爲非一乎。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要之。惟其心之虛焉盡之矣。若滯於心以求心焉。則非聖人之所謂心。而莫非虛也。若滯於虛以求虛

焉則非聖人之所謂虛而莫非心也。若滯於我以求我焉則非聖人之所謂我而天地萬物皆我也。若滯於天地萬物以求天地萬物焉則非聖人之所謂天地萬物而我皆天地萬物也。故我與天地萬物皆備於虛矣。皆備於虛則皆備於心矣。而欲致其心之虛以虛我也。以虛天地萬物也。又惟於其誠焉盡之矣。然誠也者。天之道也。寂然不動者誠也。而強恕而行。又非其所從入之門乎。

二敬生空

心本虛精

一七

或問誠豈能虛邪。林子曰。心本虛也。心本寂然不動而誠也。動則妄矣。卽不能虛故外面動於聲色臭味者妄也。內而動於意必固我者妄也。周子曰。無妄之謂誠而誠也者其心之所由以虛乎。故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虛也。而非謂寂然不動之外而復有所謂誠所謂虛也。然而妄心可得而滅乎。林子曰。妄本無妄也。夫亦復其無妄之本體爾矣。而又奚待於滅邪。故滅之而動其心焉。是亦妄也。又

問其所以復之。林子曰。滅之既無所於滅矣。而復之又豈有所於復哉。

夫既曰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而又曰滅之無所於滅復之無所於復者何也。林子曰。子其反觀子之心矣。心之本體其妄邪其無妄邪。無妄則無所於滅而滅之者非也。無無妄則無所於復而復之者非也。滅之者非也。而曰滅者其有得而滅邪。其無得而滅邪。復之者非也。而曰復者其有得而復邪。其無得而

三敬生空

心本虛精

一八

復邪。其曰有得而滅者而所滅也果何妄邪。其曰無得而滅者又何其無妄之可滅邪。其曰有得而復者而所復也果何無妄邪。其曰無得而復者又何其無無妄之可復邪。故本無妄也。本無妄之可滅也。本無無妄也。本無無妄之可復也。蓋心之本體本如是其虛矣。豈其妄也而有妄之可滅邪。豈其無妄也而有無妄之可復邪。

林子曰。心其有妄邪。心之有所於妄而懂懂

往來者其妄心乎。心其有無妄邪。心之無所於感而寂然不動者。其無妄心乎。由是觀之。動心之謂妄動而妄者。妄心也。不動不妄。妄復無妄者。無妄心也。要之聖人之心。惟其虛矣。故聖人之心。惟其虛也。而心且忘矣。況其心之妄。心之無妄也。得而知乎。妄不知也。無妄不知也。又況其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得而知乎。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固不知也。而其心之虛也。亦不知之乎。殊不知虛也者。虛

三教正宗

卷之四

一九

也。心之虛也。心存於虛。心卽不虛。心旣不虛。何以能聖。然而未至於聖人者。則又如之何。故不知其心之有定在也。而不有以存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無定在也。而不有以虛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妄也。而不有以滅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本無妄也。而不有以復之。不可也。故善教者。其藉此以爲教人之法乎。善學者。其藉此以爲所從入之門乎。或曰。心之有定在也。豈非所謂制之一處心

在腔子裡。而心存邪。若夫心之無定在也。則吾不能知之矣。敢問林子曰。五臟之心。猶五行之火也。石其有火乎。而筆之而火者。真火之蘊於其中矣。人其有心乎。而觸之而心者。真心之蘊於其中矣。故色之觸乎其目也。而心卽在目。而能見矣。聲之觸乎其耳也。而心卽在耳。而能聞矣。余因是而推之。心本虛者。真心也。不有以觸之。則已。苟卽其身而徧觸之。則皆身也。則皆心也。心其有定在乎。火本

藏公案

心之虛

子

無者。真火也。不有以擊之。則已。苟卽其石而歷擊之。則皆石也。則皆火也。火其有定在乎。夫觀火。則知心矣。而心則若是其無定在歟。林子曰。豈惟是哉。諸凡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莫非我之心也。而心則固若是其大矣。豈特石而擊之。則皆火。身而觸之。則皆心焉。已哉。程明道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陳白沙曰：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至，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或問：徧觸之則皆心者何也？林子曰：人其有心邪？其無心邪？若言有心也，而心則何其虛焉；而未嘗心邪？若言無心也，則不特循其身而觸之無一處而非心也，又且渾其身而並觸之則並皆心也，豈其心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心之所以無定在，而以神用焉者也。

三教宗

心不虛

廿

若火則亦有然者矣。石其有火邪？其無火邪？若言有火也，而石則何其冷焉；而未嘗火邪？若言無火也，則不特循其石而擊之無一處而非火也，又且渾其石而並擊之則並皆火也，豈其火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火之所以無定在，而亦以神用焉者也。

或問：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而莫非我之心者何也？林子曰：道無內外，故心無內外也。夫心無內也，而非無內也；無內而無非內

也。今試以其內言之：天我也，內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地我也，內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人我也，內也；物我也，內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夫心無外也，而非無外也；無外而無非外也。今試以其外言之：天我也，外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地我也，外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人我也，外也；物我也，莫非外也。

三教宗

心不虛

廿

也。外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若必曰內也，道其有內乎？心其有內乎？若必曰外也，道其有外乎？心其有外乎？故道也者，心也；心也者，道也。太虛而已矣。太虛其有內乎？其有外乎？或曰：心無內外矣。昔聞有是言，而不知其義也。而子又曰：天地人物，非內非外，豈不令人驚愕駭聽，而心固有若是其大歟？林子曰：聖人之心，如止水矣，而天光雲影，相爲徘徊，然所謂天光雲影

者其在止水之內乎。其在止水之外乎。知水則知心矣。而其心之虛明也。水云乎哉。

陳白沙曰。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乎。林子嘗誦斯言矣。或問何者謂之欄柄。而又曰。更有何事者何也。林子曰。色色信他。本來則亦何事之有矣。白沙又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

二教之空

心本虛靜

十三

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關。自卷自舒。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林子又嘗誦斯言矣。或問宇宙之內。似乎與我若不相關矣。而曰。宇宙內更有何事者。豈其有所塞乎。宇宙之內。邪。林子曰。宇宙卽我。我卽宇宙。而豈有二邪。故宇宙之內。莫非虛也。而莫非我之虛也。莫非神也。而莫非我之神也。莫非化也。而莫非我之化也。虛而能神矣。神而能化矣。而其動也靜也。闔也關也。卷也舒也。其有動有靜有

闔有關有卷有舒乎。其無動無靜。無闔無關。無卷無舒乎。其無不動無不靜。無不闔。無不關。無不卷。無不舒乎。其非無不動。非無不靜。非無不闔。非無不關。非無不卷。非無不舒乎。此感而彼應也。發邇而見遠也。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則亦自動自靜。自闔自關。自卷自舒。而有不自知者矣。然則何以謂之信也。林子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地之所以爲地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

三教之空

心本虛靜

十四

白沙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爲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爲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爲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況人乎。而況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

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豈其神理也。與形俱滅。與氣俱滅。而與天地異邪。

林子曰。聖人之心虛矣。虛之而神。神固不可得而言也。聖人之心神矣。神之而化。化亦不可得而言也。然而未至於聖人者。豈其能化。昔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夫化不可得而言矣。然而何以謂之守也。守也者。守之也。

故無適之謂一。一以守之者。守也。主一之謂敬。敬以守之者。守也。存之養之。省之察之。而動靜一於敬者。力行以體之。守之之仁也。孔子曰。仁能守之。守之而後能得也。得則不復失矣。得之而後能化也。化則不復守矣。明道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守之而至於能化也。不謂之聖人乎。大而化之。聖不可知。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而程子則謂之着力不得。楊氏又謂之非力行所及。

矣。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

竟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之中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之中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

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卽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而長之者矣。夫氣一也。旣曰太和元氣。而謂之達矣。而又曰浩然之氣。而謂之窮矣。豈其窮達異也。而氣亦有異歟。林子曰。不異也。特以堯舜之事。孟子之書。而以窮達別而言之爾。而非有異也。然氣固不異矣。而窮達有不異乎。林子曰。窮達之所異者。事業之迹爾。至於太虛同體。而是氣之盛大流行。則未有異焉者也。故以

太和元氣而言。仲尼可也。以浩然之氣而言。堯舜可也。然是氣也。旣無終始。豈有古今。旣無古今。豈有窮達。故達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窮也。窮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達也。要之。事業之迹。而聖人之見乎外者。如此殆非聖人之所謂大也。聖人之所謂大者。太虛也。聖人之太虛。其可得而見乎。太虛不可得

而見矣。而太和元氣之流行也。其可得而見乎。浩然之氣之充塞也。其可得而見乎。而人之見聖人者。見其萬物以育。而生而長矣。卽此便謂之莫不尊親也。卽此便謂之天地以位也。卽此便謂之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卽此便謂之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也。是聖人之事業。莫大於此。而爲無窮無達之至道矣。程子曰。堯舜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故事業之事業者。可

見之事業也。太虛之事業者。不可見之事業也。故可見者。其迹乎。不可見者。其神乎。昔者仲尼贊堯之大也。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其所可見者。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故成功文章者。有窮有達之事業。而人可得而見也。民無能名者。無窮無達之事業。而人不可得而見也。然而天地也。其有事業之迹。而人得而見之乎。而人之見天地者。見其天位乎。上而萬物覆焉。而以爲大也。

見其地位乎下而萬物載焉而以為大也。見其萬物並育以生以長焉而以為大也。殊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太虛也。人其可得而見乎。或曰。剛述六經垂憲萬世。是乃仲尼萬世之事業也。而子亦不以為大歟。林子曰。此亦事業之迹。而非仲尼之大也。殆亦仲尼之一點浮雲也乎。故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堯舜則亦何窮。何達。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天地則亦何大。何小。

三教宗

太虛篇

元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為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為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

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生以長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為也。故得是氣也。無生無死。即有死者身孔子所謂夕死可也。失是氣也。有生有死。即不死者身孔子所謂

三教宗

太虛篇

三

罔而生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程明道曰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其所謂得者豈孟子所謂自得而得其所自有邪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其所謂存養者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而誠敬以存之養之邪又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知自己其所謂自己者豈其得之者得此自己存之養之以存養此自己邪又曰心懈則有防又曰懈意一生卽自暴自棄也自暴自棄便喪自己而始

居業錄

卷一

三

學之士能無防乎能防之而不密其功乎易曰神無方易無體故心神也惟其無方也故能神心易也惟其無體也故能易無方無體非其心之虛乎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故作聖之道始而存心中而致虛終而復其虛之本體如此而已矣然主一主敬而存其心焉可也若告子之不動心也而襲取外義矣謂之存心可乎無將無迎而虛其心焉可也若晉人之盛清談也而遺落世事矣謂

之虛心可乎或問遺落世事而不謂之虛心者何也林子曰聖人虛心以應事矣至於外其事而致其虛焉則亦何貴於虛哉古人有言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此聖人之所以虛心以應事而貴於虛也夫心本虛矣而其所存者果何心也林子曰卽其放於色於聲者而求之存之爾如此則謂之有心可也林子曰安得謂之無心夫無心也者真心也故無心而謂之真心者無妄心也

居業錄

卷一

三

或問程子見人靜坐必嘆其善學若欲致其虛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致虛不在於靜坐而靜坐非以致虛也夫致虛固不在於靜坐矣至於存其心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存心不在於靜坐而靜坐非以存心也如此則靜坐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但其心也操之且難得而存矣况靜坐也得而存乎夫心且不可以靜而存矣况於虛也又豈可以靜坐而致乎故心存則靜靜久則安雖云靜也

而未必其能安焉。是固有待於存矣。至於安也。則存存而無失焉。乃猶有待於存邪辟之放豚矣。而不有以招之不可也。招而既久。能自不放而安矣。而必有以招之不可也。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也。而孔子謂之下愚歟。林子曰。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為下愚焉。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歟。殊不知無知無能者。赤子也。而赤子之所以能

三教宗

心本虛篇

三

大人者。以原具大人通達之心。而此其立本矣。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大人也。而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以本有赤子純一之心。而此其推行矣。故知其善之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之者。上智也。設其可得而移焉。則亦不可謂之上智矣。知其善之可為而不為之者。知其不善之不可為而必之為者。下愚也。設其可得而移焉。則亦不可謂之下愚矣。然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為無知無

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為有知有能之下愚。而自為上智者道也。然則上智之下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邪。林子曰。能移則便為上智。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爾。

三教宗

心本虛篇

三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輯

心本虛直指

林子每以心是聖人教人或問聖人之心林子曰聖人之心凡人之心也但其靈關無時不啓神理無時不彰雖與凡人異也而其日用應酬之間則亦有見在心者存而未始與凡人異也又問何爲見在心林子曰見在心者平常心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三教正宗

心本虛直指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以其心之本虛也惟其心之本虛也故能卽觸而卽應卽感而卽通而若是其速矣無俟擬議請亦見在心而何且見曰乍見而有則皆有夫豈有驚人可喜之行哉言之雖不足聽聞而其實則天下之至理具焉無矯無異又非平常心而何或問見在心固曰平常心者是也而與所謂神理者則亦有同歟林子曰神理卽寓於見在心之中而見在心之真機卽此神理之妙

用矣然皆從靈關中出而非有二也故人孰不有此靈關也孰不有此神理也此固至平至常之心但百姓日用此心而不自知爾夫不曰關而曰靈關不曰理而曰神理者何謂也豈非靈之神之乃所以異之耶林子曰夫關曰靈關理曰神理者抑豈無其謂哉卒卒無斯須之頃從何而發莫不出於自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而不謂之靈而不謂之神而不謂之異不可也然而人皆有此靈關也

三教正宗

心本虛直指

人皆有此神理也隨取隨足淡乎無味是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也而天下後世遂以爲不足知不足能而不之靈而不之神而不之異者亦多有之此則賢知之過而聖入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此見在心也是亦聖人之心歟林子曰是亦聖人之心也本之靈關神理自足充此心也而聖人固在我矣優而游之俟其自化而勿忘勿助之間真機活潑豈不與天地之神化同其流行焉魚之

自在相爲飛躍耶。故此見在心也。實惟作聖之要。入德之門矣。

林子曰。今自凡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凡人固與聖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遂不復有乍見之心矣。靈關不啓。神理不彰。豈其能與聖人不異邪。又自聖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聖人亦與凡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一如乍見之時矣。靈關無有乎不啓也。神理無有乎不彰也。豈其能與凡人不異邪。

三教正宗

心本虛真指

三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日未與物接之時之心歟。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充之爾。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

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卽呼卽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爲闔關。相爲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爲闔關。相爲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邪。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

三教正宗

心本虛真指

四

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爲闔關。相爲聯屬邪。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溫。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爲闔關。相爲聯屬邪。此蓋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故或有所於闔。有所於關。有所於聯。有所於屬。而擬議之。而安排之。而謂之靈關。不可也。謂之谷神。不可也。又况曰。渾淪天地於無外。而爲一氣感通之真機乎。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靈府之義歟林子曰然然豈直有所謂關有所謂府者哉特假名爾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靈關靈府其義一也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充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而也或問忠臣孝子一點丹心豈其所謂神理也而亦從靈關中出歟林子曰然卽此一點丹心乃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矣始然之火始達之泉其始堯舜湯文周孔所相授受之心也乎然此心之體則本虛也夫惟此心之體之本虛也故能體同太虛惟其體同太虛也故能用同天地

或問三教同歟林子曰不知也夫旣曰三教合一矣而今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合一二字之義殆非所謂同也余每嘆世人鮮有能識字義者旣不識字義矣而欲以明古先聖人之書也不其難乎然而所謂合一者何義也林子曰合一也者合而一之之謂也豈其同之之義耶若以合一爲同焉則卽標之以一足矣而又益以合字也不其贅乎故合而一之者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此其義也夫旣學孔子而儒矣而又曰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世之所謂儒者又非孔子之所謂儒也若釋老氏之昏昏不嗣矣豈其教也不與孔子之儒異邪林子曰老氏曷嘗不昏不嗣哉而老氏之所以不昏不嗣者蓋自宋藝祖始而非老子之教之初也若釋氏則有不昏不嗣者亦有而昏而嗣者要之佛卽心也而釋氏之教則固不專在於不昏不嗣者矣此余之所以必欲合儒

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焉者也

余初三教歸儒之說衆其異焉父乃信之衆旣信矣故儒不復談矣近又有來言三教者余乃附其說於此卷之後而與之談者其畧也亦以見余昔日所云三教者太都以孔子爲宗而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也林子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秉瑜訂正

須識真心

林子曰：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人心。惟此天心，卽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母以思慮心為汝真心，惟汝真心，卽我之心。惟我真心，卽天下人之心。天下人真心，卽萬古聖人之心。萬古聖人真心，卽天地之心。惟此真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永不壞心。

三教正宗

須識真心

一

為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方識真心。謝上蔡曰：人須識其真心。世儒不識真心，而其所相告語者，乃憧憧往來之心也。列之肝脾肺腎，身中之五行也。真心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也。陰陽而五行也。而謂五行為太極，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無心也。感其見聖人之心乎？

林子曰：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

林子曰：心本無思也。心本無為也。思則憧憧矣。為則擾擾矣。憧憧擾擾者，妄心也。

林子曰：心本無意，必固我也。意必固我者，妄心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或問：妄心非心，與林子曰：妄心非心，故曰妄心。

三教正宗

須識真心

二

心，心本無妄，而妄又安可以名心邪？

林子曰：心也者，無所不包者也。故天之體，不足以及擬其大心也。若無所不入者也。故物之細，不足以擬其微。

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之上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

爾

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者乃吾心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林子曰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

林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其惕惻隱之心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三教五宗

須識其

三

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林子曰非以其久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非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即天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斯人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

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疲癯殘疾之欲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疲癯殘疾鰥寡孤獨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兩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能寧縱或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日月星辰兩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既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人者天地之心乎

三教五宗

須識其

四

林子曰物物也人物也天地亦物也而心則非物若心可得而物之是亦物也又安能妙萬物然則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故天地也

者。人資之以始。人資之以生者也。心也者。地資之以平。天資之以成者也。

林子曰。天也者。氣也。而有未始氣者存焉。地也者。形也。而有未始形者存焉。人也者。形也。氣也。心也者。未始形也。未始氣也。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非以其形乎。非以其氣乎。人之所以大於天地者。非以其心乎。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

三教宗

通鑑卷

五

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非以六經之文為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若夫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況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而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

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林子曰。心即中也。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故曰。中心安仁。命於此而立。性於此而存。易之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中也。是中

三教宗

通鑑卷

六

伸配鬼神。聖經曰。在止於至善。以其止於其中。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無不善。中者土也。而土之正色黃。故曰。黃中。又曰。安土。坤為腹為體。故曰。居體。以其寂然也。故曰。誠。以其不貳也。故曰。一。以其原無邪曲也。故曰。直。以其能陰能陽。能剛能柔。能仁能義。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故曰。太極。又曰。人極。又曰。心極。心極者。中極也。又曰。皇極。

以之明三綱也。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婦婦以之明五常也。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易知也。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簡能也。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易謂之美在其中。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心乃中心之心也。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以其心之在中也。故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

三教正統

通鑑卷之

七

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生死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曰始而存

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與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然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即此心也。釋氏之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即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況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邪。

盧子文輝曰。母曰是我非我。母曰非我是我。我我我誰知真我。母曰非心是心。母曰是心非心。心心心難識。真心故真。我不可不知。不知真我。非我我也。真心不可不識。真心非我心也。

門人陳大棟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舊稿

門人盧文輝校正

得一論

一之時義大矣哉。一者中也。孔子之一。卽堯舜之中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者之達道。三者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靈也。所謂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也。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分之爲二。陰陽之根柢也。分之爲五。五行之樞紐也。又分之爲八。八八六十四而爲河圖之數也。又分之爲九。九九八十一而爲洛書之數也。又散之爲萬。生生化化。萬物之綱維也。蘊之爲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也。顯之爲倫。則爲親義序別信也。燦之爲文。則爲易書詩春秋禮樂也。大哉一乎。斯其至矣。義文得其一。而周易興焉。禹箕得其一。而

舊稿

一

二

三教正宗

舊稿

二

洪範嚳焉。周茂叔得其一。而太極圖焉。邵堯夫得其一。而經世作焉。易謂之太極。大學謂之至善。中庸謂之一。老子亦謂之一。亦謂之中。歸根者歸此也。復命者復此也。居安者居此也。資深者資此也。建諸天地而不悖。以此而建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以此而質之也。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此而考之。俟之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而合之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莫不由此。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亦莫不由此。明此窮而在下。則希聖希天。明此達而在上。則爲君爲相。明此而上觀天文。則日月有常。星辰有紀。明此而下察地理。則山川流峙。動植以生。明此而中考人物。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此三教所同。而聖聖相授守一道也。

心隱說

龍江道人復以心隱子自號。黃生問曰：請問心隱之義。林子曰：心隱者，隱心也。身隱而心隱，身見而心亦隱矣。時見時隱者，身無見無隱者，心也。隱則爲逸民，所謂小隱山林也。見則爲隱吏，所謂大隱城市也。故心隱者，不在山林，不在城市，惟其心之靜爾。閑則如寂也。劇則如閑也。有爲而無爲也，有作而無作也。朝廷之上，猶其煙霞之谷也。民物之繁，猶其

三教正宗

卷四

三

無人之境也。紛華之地，猶其曠莽之墟也。所謂隱者，隱於不隱，所謂不隱者，不隱於隱。未嘗隱，未嘗不隱，未嘗不隱而隱，未嘗隱而不隱。隱不在身，而在於心；隱不在心，而在於無。所隱隱不在於無所隱，而在於無所不隱。隱不在於無所隱，無所不隱，而在於無所隱而忘其所謂隱，無所不隱而忘其所謂不隱。身隱弗知也，心隱弗知也，小隱弗知也，大隱弗知也。有所隱，有所不隱，弗知也，無所隱，無所

不隱，弗知也。黃生曰：心隱之義，若是其大與？

林子曰：猶未也。天之生人也，一靈炯炯，渾然在中。老子所謂得一者，得此之一也。釋氏所謂歸一者，歸此之一也。孔子所謂一貫者，以此一而貫之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以炯然者，未彫爾渾然者，未散爾。及其長也，漸生智慮，日復一日，本來之心，蕩然無餘矣。是故入心者，心屬之人也，所謂方寸者是也。矢心者，心屬之天也，所謂天根者是也。虛其方寸，而

三教正宗

卷四

四

神棲於天根，降而伏之，退藏於密，寂然不動，無思無爲，所謂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斯則心隱之義也。黃生曰：然則隱其心而無所用乎？林子曰：隱其心者，所以用其心也。故隱其心者，心蘊而爲性也，用其心者，性發而爲心也。心辟之火也，性辟之石也。石未嘗有火，而火生於石；性未嘗有心，而心生於性。無火而有火，石中之真火也；無心而有性，性中之真心也。故隱其心者，未嘗靜也；用其心者，未嘗不

靜也。隱者，隱其所用也。用者，用其所隱也。隱其所用，則用未嘗不隱；用其所隱，則隱未嘗不用。惡乎隱？惡乎不隱？惡乎用？惡乎不用？惡乎未嘗隱？未嘗不隱。惡乎未嘗用？未嘗不用。惡乎隱而用之？惡乎用而隱之？惡乎用用而隱隱？惡乎隱隱而用用？惡乎用其所不得不隱？惡乎隱其所不得不隱？惡乎有隱而無隱？惡乎無隱而有隱？惡乎有用而無用？惡乎無用而有用？惡乎所謂隱？其心者隱而用其心。

三教正統

卷四

五

者亦隱也。惡乎所謂用？其心者用而隱其心者亦用也。噫，安得無心之徒而與之共論隱心哉？

虛心

心，隱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聖人心藏於神明之舍，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

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順晦，而耳目爲虛矣。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爲用矣。

說天

說文曰：天者，顛也。顛者，反覆之義也。夫天惟其顛也，故日月得而貞明焉，星辰得而昭列焉，四時得而錯行焉，百物得而化生焉。蓋吾身亦有日月，亦有星辰，亦有四時，亦有百物，故天有其極，而天行自健；吾身亦有其極，而吾身一天也。夫天如彼其高且遠矣，而吾以

三教正統

卷四

六

藐然一身處乎其間，安能與之爲一邪？而所以能與天爲一者，我知之矣。以吾身有其極，而神明之舍存焉，所謂神明之舍者，非惟吾之一身爲然也。在天謂之北斗，在河圖謂之虛中，在洛書謂之五位，在日月謂之真陰真陽，有以爲中而執之，有以爲止而安之，有以爲至善而止之，至無而至有也，至虛而至實也，至細而至大也，至邇而至遠也，易而易知也，簡而易能也，循環不窮，流轉無息，而有天

樞之象焉。執其樞而立其極。則吾之一身。日月於焉而代明。星辰於焉而昭列。四時於焉而錯行。百物於焉而化生。此其所以與天同也。故曰吾身小天地。然說文謂之顛者。即易所謂地天交泰水火既濟之義也。故天不顛。無以運人不顛。無以生人。大哉顛矣。天且不違。而況人乎。

天游說

天游翁鶴髮童顏。儵然羽客也。初以雲淇自號。蓋有志於烟霞水竹之間。已而願與天者游。遂復以天游名齋。乃索言於心隱子兆恩。兆恩曰。天下之物。不足與游乎。則舜何爲木石與居。而鹿豕與遊也。天游翁曰。舜則寄天於物也。與物爲侶者。即與天爲徒也。天下之人。不足與游乎。則孔子何爲有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嘆也。天游翁曰。孔子則寄天於人也。與人爲儔者。即與天爲偶也。故未與物接。則惟心惟天。既與物接。則即心即物。物之

所在。則心之所在。心之所在。則天之所在。若寄身於曠莽之野。則謂之枯槁之士。若發想於八極之表。則謂之虛誕之流。故靜則心涵乎天。動則天寓於物。然所謂心者。非動非靜。非物非天也。所謂游者。無動無靜。無物無天也。蓋有動則着於動。有靜則滯於靜。有物則徇於物。有天則喪其天。天游翁曰。子之言至矣。若有天喪天之說。余竊惑之心隱子曰。天惟其虛也。故能運陰陽。心惟其虛也。故能神變化。若天自有其天。是天有心也。其何以運心。自有其天。是心起念也。其何以神。天游翁曰。此可謂知天之道達心之神矣。以子前所言而觀之。吾則見天於物也。以子後所言而觀之。吾則見天於心也。心隱子曰。謂即物即天。則可。謂見天於物。則物與天猶二也。謂即心即天。則可。謂見天於心。則心與天猶二也。故遠觀其物。物無其物。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上觀乎天。天無其天。不知有物。不知有心。不

知有天有游而無游。無游而無不游。游不在物。亦不在心。亦不在天。然後斯謂之與天者游矣。

拙齋說

諸叔養豫君。以拙名齋。心隱子兆恩曰。拙乃垢稱也。奚拙之樂。拙齋君曰。請言余之所以樂於拙也。吾觀世之巧於求名者。未始得名。巧於射利者。未始獲利。是巧未嘗不拙也。又觀世之拙於取名者。而名或隨之。拙於謀利

舊稿

九

者。而利或歸之。是拙未嘗不巧也。拙而巧者。巧於用拙也。巧而拙者。拙於用巧也。此余之所以樂於拙也。雖然。余安於無所用也。舊矣。蓋誠有樂於拙。而亦不得不拙也。心隱子曰。有所用者。無所用也。無所用者。無所不用也。安知無所用而不爲有用之大者乎。又安知有所用而不爲有用之小者乎。拙齋君曰。天下安所用其拙乎。心隱子曰。君子以拙而能。亦以拙而有所用也。小人以能而拙。亦以能

而無所用也。蓋君子惟其拙也。則其心虛而天下之能皆其能也。小人惟其能也。則其志驕而天下之能皆非其能也。安知拙者之不能。而能者之不爲拙者乎。又安知拙者之不能於用人。而能者之不拙於自用者乎。於是拙齋君請紀之。爲拙齋說。

益齋說

劉君子謙。以益名齋。林子曰。豈非以謙而受益歟。劉君曰。然。林子曰。若謙而無所益焉。吾子其亦謙乎。否也。劉君曰。滿則招損。而謙必受益也。易之所謂尊而光。卑不可踰者。謙而益也。林子曰。謙而思益。則謙乃爲益也。非爲己也。謙非爲己。則謙而非誠也。劉君曰。余於是惟知有謙。而不知有益者。可乎。林子曰。不知有益而自益者。乃爲益之大也。不知有謙而自謙者。乃爲謙之至也。故居尊而謙固也。而受竟之天下。不以爲泰者。蓋時有所當泰。雖泰亦謙也。處卑而謙固也。而分諸侯之庭

而與之抗者。蓋禮有所當抗。雖抗亦謙也。如是則謙不在於謙。而在於忘其所謂謙。益不在於益。而在於忘其所謂益。不知有謙。不知有益。而後爲謙之益。庶無愧以益名齋之義也。

自得說

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則樂矣。余因以快活爲號者。欲其自得而樂之也。故君子之所樂者。內而足於已也。小人之所樂者。外

三教正宗

書編

十一

而藉乎人也。足於已者。已得而有之。已得而樂之也。藉乎人者。已不得而有之。已不得而樂之也。是何也。蓋君子以樂爲樂。而小人則以苦爲樂也。惟其以苦爲樂。故其役於利也。孽孽焉以利爲事。覬乎名也。急急焉以名爲重。日夕展轉於懷。交戰於心。固有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之。豈所謂自得而樂之道。邪。宋之周茂叔。每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蓋樂得其處。則其所樂者內。而自得矣。所樂

者內。則內有真樂。而無待於外也。自得而樂。則自足於已。而無待於人也。故可貴可賤。可利可害。可生可死。若於貴者利者生者而樂之。於賤者害者死者而不樂之。非吾之所謂快活也。貴賤得而齊之。不能不易慮於利害。利害得而一之。不能不貳志於死生。非余之所謂快活也。余之所謂快活者。不在人而在已。不在外而在內。不知所謂貴賤。不知所謂利害。亦不知所謂死生。所謂自得之也。三弟

三教正宗

書編

十二

懋協知余之所以快活者。惟在於自得。遂以自得名齋。其亦知真樂之道。可謂有志之士矣。

利字思義說

浙人段子利。以年少商干榕。請字於心隱子。心隱子曰。其思義乎。又請說於心隱子。心隱子曰。見利忘義者。小人也。見得思義者。君子也。故君子之處利也。必曰如此而爲義。如此而爲利。然後擇其所謂義之利者而爲之。小

人之處利也。必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不利。然後擇其所謂利之利者而爲之。段子其將思爲君子乎。思爲小人乎。但爲商者日處乎利之中。其易沒於利也固矣。然知義故不。知命故無憂。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是其所好者義也。不可求者命也。段子亦惟以義爲利。以命自安。其可或沒於利而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哉。於是段子請紀其言。

何也說

書形

三

偷桃之旨。亦寓言也。夫桃果植之得陽者。核中之仁。樹而芽之。由是而條。由是而華。由是而實。而復樹之。而復芽之。而復條之。而復華之。而復實之。生生於天地間。未嘗息也。故謂之桃者。以此心之芽條華實。生生不息也。其謂之偷者。乃盜天地之精。竊日月之華。以復此不息之真體也。浦城望川李君圖偷桃一幅。遙仗文學。形江宋君索余言。余惟李君必能識桃之仁。生生不息。而求仁於心者。我欲

仁。斯仁至矣。豈必如玄門者。流羨情於方朔。驚志於王母。而流於荒唐宵竊之歸耶。書附宋彤江報命。宋彤江試以余之言與望川一細談之。如何。

題三教圖

釋氏曰。明心了性。儒者亦曰。盡心知性。道家曰。性命雙脩。儒者亦曰。盡性至命。曰。心曰性。曰。命之既同。則天下之道。原於一矣。釋氏之歸一。道家之得一。儒者之一貫。蓋謂此也。雖

三教並立

書形

十四

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所謂一者。是天地且不能違矣。後世不知心性與命。則異同之說起。而邪正之所由以分也。

題大睡圖

世稱陳希夷。大睡三年。小睡三月。果可信乎。林子曰。希夷未嘗睡也。果不可信乎。林子曰。希夷未嘗不睡也。希夷者。專氣致柔。全形抱一心。無所知。目無所見。此固有同夫人之睡者。世人遂以大睡稱之。而謬爲三年三月之

說噫亦惑矣。豈知睡者希夷之形。而不睡者希夷之神乎。然則希夷之睡而覺矣。又如之何。覺則對境忘情。而不睡之中。自有真睡者在焉。於是又知不睡者希夷之形。而睡者希夷之神也。睡則未嘗睡。不睡則未嘗不睡。此乃大睡之義也。

答論虛

包萬物者天之虛也。妙萬物者心之虛也。天之所以能虛者。以南斗通於北辰之中。而得

三教正宗

舊稿

一五

其一也。故天虛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吾身安於神明之舍。而得其一也。故方寸虛。夫惟其方寸虛也。有叩則能應之。虛而靈也。物至則能容之。虛而受也。雖然心不着物。則虛而不實。心着於物。則實而不虛。故虛之而無所不虛。無所不虛。而至於無所虛。然後爲心之虛。而與天同也。

答論實

天其虛乎。孰綱維是。北辰居其所。故四時行。

百物生而無所不包也。心其虛乎。孰主宰是。太極立於中。故周天運仁義出而無所不知也。無不包。無不知者。其虛也。北辰居太極立者。其實也。然所謂虛者。卽虛其心也。所謂實者。卽實其腹也。故實腹則能虛心。虛心則能虛物矣。

答論學道

子以爲棄人倫然後可以學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爲明倫之本也。子以爲拋世事然後可以學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爲處事

三教正宗

舊稿

一六

之方也。富人之所欲也。學道之人未嘗樂於取貧也。而况身安之爲富乎。貴人之所欲也。學道之人未嘗樂於取賤也。而况道充之爲貴乎。

孔子設科答問

或曰。昔者孔子之設科也。三千之徒。今不復論矣。卽七十二人之中。而其賢者不過數人。獨數人之中。子貢之貨殖。宰我之晝寢。冉求

之聚斂。子夏之喪。明賢哉。回也。又不幸短命死矣。其得與聞一貫之旨者。又不過曾子一人爾。在孔子若無知人之明。又不能使之人得聞至道也。亦獨何歟。是必有其說矣。幸爲我言之。林子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授。而曾子唯之。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將如之。

三教正宗

舊稿

王

何。林子曰。其鼓孺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宗之鼓乎。

宗孔答問

或曰。三教之道同矣。而希賢希聖之士。亦何所宗而主之乎。林子曰。以仲尼爲宗可也。蓋仲尼所言之遠者。深微洞徹。不可知之理也。所言之近者。平正通達。所可由之理也。苟於仲尼之性與天道。而得其大焉。則二氏之玄奧。自貫通之矣。若夫入孝出弟之大事。君父

友之道。文行忠信之教。居處飲食之微。載之論語可考也。其爲吾心身之益不少矣。故曰以仲尼爲宗可也。

出處答問

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矣。人皆曰。出爲民謀也。而處爲身謀也。兆恩則曰。出固爲民謀也。而處亦爲民謀也。夫處爲身謀者。則出必不爲民謀。思出入詔於國。而富貴赫於時者。何術以取之。處爲民謀者。則出必不爲身謀。思

三教正宗

舊稿

本

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者。何道以致之。此出處之道不同。而古今之所由以異也。

齒爵答問

時從林子遊。有老者。有貴者。或謂林子知有道焉。爾不知所謂老老貴貴之義也。林子曰。鄉黨莫如齒。此非序齒之時也。道之所在。長幼非所論矣。朝廷莫如爵。此非序爵之時也。道之所在。貴賤非所論矣。

養生答問

執事每曰養生不知將養其外使其身之生乎抑將養其內使其心之生乎欲其身之生者有命存焉所謂生者有時而滅矣欲其心之生者有道存焉所謂生者無時而盡矣身生而心死則身猶死也心生而身死則心猶生也夫使其心之惘然常存者兆恩則嘗聞之矣若使其身之長生久視者兆恩實未之學也

重輕答問

三教宗

卷四

一

大抵不可以身為輕亦不可以身為重苟視之為輕則凡不肖之行以憂其身者何不為也苟視之為重則凡避害之事以苟其生者何不為也所謂輕其身者雖大則知求之放心則不知求桐梓則知養之吾身則不知養也所謂重其身者宮室之美以安其身也妻妾之奉以厚其身也然則如之何亦惟忘情於生死之際慎擇於常變之間爾故君子於其常也則以道而善其生重其所當重也於

其變也則以義而棄其生輕其所當輕也小人於其常也則以不道而戕其生輕其所重也於其變也則以不義而偷其生重其所輕也故以身為重則未有不以身為輕也以身為輕則未有不以身為重也輕重之辨而君子小人分焉可不慎歟

輪迴答問

或問輪迴之說有諸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不知也兆恩所知者惟脩其道以了此

三教宗

卷四

三

生爾如使輪迴之說果可信也兆恩亦惟浮遊於天地之一氣順適乎陰陽之變化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以生死為晝夜之相禪也夢覺之相因也若造化之以我為魚子我則悠然於子產之池若造化之以我為馬乎我則騰驤於伯樂之野若造化之以我為鶴乎我則舞啄於懿公之軒安常而處順聽命以信天一任其真而已他亦何計哉

中心性答問

饒心谷年七十有一。林子亦呼之爲老友。從林子受業。且四載矣。未嘗少離林子之側。一日問於林子曰。堯舜中矣。而道釋則亦曰中也。孔子一矣。而道釋則亦曰一也。孟子心矣。性矣。而道釋則亦曰心也。性也。而所謂中。所謂一。所謂心。所謂性者。同邪。異邪。林子曰。余不知其同也。亦不知其異也。然則無同無異歟。林子曰。惡得而無同。惡得而無異。然則有同有異歟。林子曰。惡得而同之。惡得而異之。

二教正宗

傳揚

上

之。夫既惡得而異之。則亦惡得而非之。乃今於道釋者流。而必異而非之者。何歟。林子曰。人皆三綱也。而道釋者流。獨不三綱。人皆四業也。而道釋者流。獨不四業。此余之所以異之。所以非之也。然不特余之異之。余之非之也。而天下古今。孰不以爲異。孰不以爲非邪。凡此皆余之所知也。若儒道釋之教。咸曰中矣。咸曰一矣。咸曰心矣。性矣。其同其異。其是其非。凡此皆余之所不知也。夫曰中曰一曰

心曰性。同之異之。是之非之。紀之載籍亦悉矣。豈夫子之真有所不知歟。林子曰。余則何知。而余之所知者。知有堯舜之中。以求吾身之所謂中者。而未能也。知有孔子之一。以求吾身之所謂一者。而未能也。知有孟子之心之性。以求吾身之所謂心。所謂性者。而未能也。又况能知道釋之所謂中也。一也。心也。性也。而同之異之。是之非之。邪。不惟不能知。亦且不暇知矣。昔余儒道釋同異是非之說。不

二教正宗

傳揚

上

既失之支乎。而今則棄去之。不復談。亦有年矣。以故饒心谷則未之嘗聞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續稿

門人盧文輝校正

文類

林子曰。途人之心。皆孔子也。故宗孔子者。宗心爲要。慨自孟軻沒。而孔子之道不著。或求孔子之外。而不原於心者有之。或知求孔子之心。而不識心之本體者有之。剽竊分門。互相同異。余竊惑焉。余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爾。蓋余之心。卽孔子之心。而孔子之言。不過

三教正宗

續稿

發明余心。而先得余之所同然者。至於入孝出弟之常。仕止久速之大。處事接物之方。揆之吾心。皆有天則。况孔子之言。足以爲萬世之法。程吾心之印證者乎。或問心之本體。林子曰。至誠之無息。率性之自然也。又問心起念時。是心之本體否。林子曰。念雖起於心。心不著乎念。心著乎念。便非真心。既非真心。便非正念。然則何以謂之正念。林子曰。心不著念。謂之無念。無念之念。謂之正念。然心之本

體。原無動靜。亦無出入。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粹然至善。本自常明。在聖不爲豐。知之謂聖。在愚不爲嗇。迷之謂愚。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體常明。人人具足。百姓日用。知之者鮮。苟能因其一念發端之微。知而致之。而免之躬行實踐之餘。不昧此心之良。不失常明之體。信之而篤行之而著。是亦孔子之徒也。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卽仲尼之門。之可以語

三教正宗

續稿

上者。顏曾之外。亦不多見也。况後世乎。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蓋性也者。本體也。若中人以下。難語以性之本體。則不免強恕以求仁。慎獨以誠意。其殆所謂脩道之教。致曲之功者乎。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二

時有方生喜談長生之術。欲介陳生道清以見。而問於陳生曰。先生亦有長生之術歟。陳生曰。吾從先生遊。已有年矣。未聞先生有長

生之說也。然則先生之道何道也。陳生曰。孔子之道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生每舉以示人。實未聞有長生之說也。林子聞之。笑曰。余亦有長生之術。殆爾之所未嘗聞者。陳生愕然曰。敢問。林子曰。若孔子所謂朝聞道。而所聞者何道也。豈其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歟。於其不可得而聞者。而一朝得而聞之。夕死之際。自有未嘗死者存焉。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故夕死而未嘗死者。仁者之壽。死之。不亡者也。此余所謂長生之術。乃孔老之所同也。

三

林子曰。釋迦倫屬之常。余於夏語會編等書詳矣。按妙法蓮華經曰。羅睺羅佛之子。又其偈曰。我爲太子時。羅睺爲長子。及我成佛道。授法爲法子。莊嚴經曰。釋迦入宮。生於殿上。耶輸氏陀羅。携羅睺。羅來稽首。佛足時。諸釋種皆有疑心。謂太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懷

孕。生羅睺羅。於是耶輸氏陀羅。乃出印信環。而群疑遂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謂羅睺羅處母胎者六年。林子曰。余所信者。妙法蓮華經。及其偈耳。若莊嚴經所謂去國十有二年。鳩摩羅什所謂母胎六年者。皆誕也。或曰。釋迦以手指其妻。遂娠羅睺羅。或曰。指以馬鞭者。亦誕也。

四

三岡主人。林子兆恩。避暑於華林蘭若。或有遺林子以重絮者。林子旣受而嘆曰。余每以三教歸儒之說。三綱復古之旨。而思以易天下後世者。殆猶溽暑而挾重絮也。魏生鶴鳴作而言曰。物無不售。時有所俟。而道之顯晦。世之隆污。固有如寒暑之序。迭爲往來者也。若孔子之道大矣。而萬世信之者。是豈恃盛冬之有重絮耶。且當其時。晏嬰智矣。猶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非所以先細民也。至於削迹伐木。微服絕糧。

抑又甚焉。由此觀之。儒者之道之在春秋。是亦溥暑之重絮也。林子曰。然。余固知重絮之利。非溥暑之所矜也。余將珍襲而笥之以俟時也。

五

仲尼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黃帝老子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釋迦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至於途人及諸至不道者。亦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夫本自寂

三教正宗

緒稿

五

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者。常明也。論語曰。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子一以貫之。若不知一貫之旨。而惟多學而識焉。亦是馳志。亦是弄精魄。卒使常明之本體不復常明矣。然本體本自廣大。以萬物為體。與天地同量。特人不能致其廣大。斯狹小矣。今儒門之於二氏者。流也。遂將悉其人而驅而遠之乎。抑將語之以大中至正之道。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不吾信也。而後驅而遠

之乎。殊不知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亦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焉。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者。二氏者流也。今於二氏者流。而不語之。大中至正之道。即以其斷棄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驅而遠之。則是立已於峻。豈而且招成物之學。而為聖功之全者哉。

六

余惟以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

三教正宗

緒稿

六

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真儒。而孔子復生於世耶。至於二氏者流。專以離塵超俗為高。不以嗣續綱常為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詭不異。是亦儒者而已矣。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去。

妻孥。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屬綱常。以爲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竝時無脩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徧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解舍。邵堯夫四十始婚。而生子者。次也。故二氏者。流能不迷於荒唐之謬。以

三教正宗

續稿

七

屬綱常。而爲儒者。儒門者。流能不溺於支離之習。以盡心性。而爲真儒。則千聖一心也。三門一教也。夫道一而已矣。烏有所謂儒道釋之異名。執苟爲道。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道。爲釋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釋。爲儒而有異乎孔子。則非真儒。

七

初學之要。無他事。其心而已矣。事心也者。以心爲事。操而存之。使不亡也。故儒者之入德。

道家之禁。基釋氏之新戒。皆初學之功也。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初學之士。徒有行遠登高之心。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恕。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不曰欽厥止。而曰安汝止。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躐等而進。斯乃初學之士。所宜循序而漸進也。

三教正宗

續稿

八

或曰。釋老談性命之理。詳矣。而孔子則罕言之。何也。林子曰。孔子之言。爲世間者道也。故詳於綱常之大。釋老之言。爲出世間者道也。故詳於性命之微。或者又以欲群道釋者。流而綱常之。以歸於儒。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以擴孔子之教。而更大之。固爲世間者道也。乃今飄然於雲水之外。而不復有人世之思者。又何也。林子曰。余旣不能明綱常之大。以善世。役不能闡性命之微。以出世。余惟漫與於

雲水之外以終吾身已爾

借借室

岐雲主人林子兆恩每欲群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托之空言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乃今老矣更不復談三教亦惟寄跡巖穴以了心身性命之學遂辭友生入榕乃借金洲僧地僅丈構室金洲在岐山洪江之心古所謂水中可居者是也而丈室獨處則心與境而俱靜矣或謂之借借室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洲

三教集

續稿

九

以構室借室以棲身借身以藏神莫非借也故謂之借借室夫既曰借借室矣而又曰主人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神以主此身借身以主此室借室以主此洲莫非主也故謂之主人但不知主而借之亦不知借而主之亦不知主可借也亦不知借可主也亦不知借其所主亦不知主其所借亦不知借而非其主亦不知主而非其借但借借也借亦主也主主也主亦借也於是岐雲主人紀其言於

金洲借借室

亦借室

虛庵主人林子兆恩復以金洲之掉流者衆遂別借借室而飄然寄跡於山雲水月之間所謂到處吾家天地爲宅是亦借也然萬形皆斃四大亦假卽此一身庸非借歟是故古之君子達則借其身以爲生民之寄窮則借其身以爲斯道之宗養其身以有待存其身以有爲其王龍門所謂存我以厚蒼生者美

三教集

續稿

十

哉公旦之爲周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借其身之謂也若必以其身爲借焉則身乃我有寔惟父母之遺骸也固不可謂之借若不以其身爲借焉則身非我有是特天地之委形爾亦不可謂之非借要之未生之前此身何在既死之後此心何依今惟借此百年之身以遊天地之內而到處是家則亦莫非室也則亦莫非借也故謂之亦借室

奉答大將軍感南塘公

兆恩生平所談三教載之書甚悉而犬馬之齒今又五十一年矣初春曾既辭諸生以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遙之樂其所謂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遙之樂者不知有遊不知有樂也夫既不知有遊不知有樂則其所以遊所以樂者不必於遠不必於近不必於去不必於留不必於山林不必於城市今日住此始知其在此也明日往彼始知其在彼也若必於遠近去留焉若必於山林城市焉卽非

二教

結篇

二

遊方之外逍遙之樂矣若昔日先擬今日之所也適或今日預知明日之所飄往卽非遊方之外逍遙之樂矣以此而老以此而終更不復授徒更不復談三教不知公以爲何如

豫撰壙誌 弁端葬禮節

裏襯

網巾

蓋面

白綾

握手

白綾

衫

裙

褲

長衫

機

俱布

巾服

三網巾、五常雲頭鞋

褶子

色絹前三
褶後五褶

幅巾

深衣

白綾

大帶

五色條

垂

前履

小襖

大襖

衾

冒

青絹爲之

棺

銘旌

布爲之題曰

明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柩

墓

在文賦里石門山林子兆恩豫自誌其壙

曰嗚呼自古有死死亦何憾但生平之所

以孜孜汲汲以闡明夫三教歸儒宗孔之

旨與夫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大者不知

至死之期。果能信於天下乎否耶。又不知余死之後。而萬世而下。果有能知而信之者。群道釋而倫屬之。以歸儒宗孔。以扶植此三綱乎否耶。夫以七尺之軀。而慮天下之大。百年之近。而謀萬世之遠。及至豫讓壙誌。乃始覺悟。而自哂以爲愚也。生於正德丁丑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墓在石門山。石門山。林子兆恩先代族塋之山也。春風秋雨之候。得以日夕侍立我祖我父

之側。得以奉伺所樂所嗜。舍廢吟語。不殊少小過庭之時。此亦死中之一大幸也。紀夢豫草遺囑與諸生

辛未初冬。魏生鶴鳴。嘗夢

上帝遣請余歸。復令有主此三教者。夫三教之旨。余既詳之矣。而其復主此三教者。必其達而操宰執之權。能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非若余無位之士。徒托之空言已爾。莊子有言曰。天地勞我以生。逸我以老。

息我以死。余托空言。以宣明此三教之旨於天下萬世。栖栖皇皇。不遑寧處。亦既勞矣。若

天心仁愛。果能息我以死。余之心也。況有主此三教。而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乎。然余生平。不以家爲家。而天下萬世乃余之家也。余生平。不以家之政爲政。而所以群儒道釋者。流以各循乎三綱之大。四民之業者。乃余之家政也。人之將死。莫不有以

命乎其後。而余三教正宗三十餘卷。信道疏啓一帙。乃余之所以命乎其後也。余之所以命乎其後者。備矣。余今復何言哉。但恐余既死矣。而余之所以命乎其後者。不能徧囑天下萬世之人爾。然此皆諸生之責也。諸生其勉之。龍江道人林子兆恩。

答論本體

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

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

二

寂然之中。此樂具焉。感通之際。此樂形焉。而吾子乃曰。樂卽本體。則凡喜怒哀樂而爲心之用者。亦皆可以爲本體歟。

三

或言神而不言本體者。猶言太極而不言無極。言一而不言未始一也。

答論位育

以其至一者而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統體一天地也。以其至不一者而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天地也。故一男一女者。一天地也。一雌一雄者。一天地也。一牝一牡者。一天地也。至於品類流形於天地間。極微極細而無盡者。亦莫不有陰有陽。一天一地也。各自爲陰陽。各自爲天地。而生生化化之不窮者。天地位萬物育也。

答論立命

命具於結胎之初。而安身立命。乃在於有生之日也。

答論丹

或問丹。林子曰。丹者。心也。赤心之本體也。或曰。既謂之赤心之本體矣。則是丹也。可以頃刻而立成。而必遲之三年九載者何也。林子曰。文文山丹心一點。實惟頃刻立成。還此赤心之本體也。故欲爲忠卽忠。欲爲孝卽孝。奚必三年奚待九載。

答論虛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二

何處非虛空。何處非吾身之變化。以虛空言之。所謂身無其身者是也。以變化言之。殆所謂百千億萬化身。有不可得而擬議者。故曰。

虛空卽法身。法身卽虛空。

三

虛空中何處非神。何處非氣。何處非形。而神氣形之大原於此也。

四

縱如吾子所謂白日飛昇。區區亦不爲也。吾惟返我於虛。復我於無而已。

寇退先期啓請久近諸亡魂文

辛酉歲兆恩以莆城內外積屍之衆也。不復

三教集

雜稿

七

能施之以棺。助之以塋。遂與門人黃仕欽等謀所以買工。昇而瘞之。時門人未趨命者數十生。直日分督。別男女而禮以瘞之。文以真之者。計二千二十有餘身。至壬戌之春。復以乏實用之。不能買工也。乃遣門人道士何佐等。幣請社京僧無聞。漳州僧淨圓。寓處於平海者。及平海僧淨圓等十有餘人。卽於城內外火而瘞之。文以真之者。槩有五千身。自是門人釋子雲章等。亦辦真心。八月月之間。火

而瘞之。文以真之者。槩共萬有一千身。今茲破城寇退之後。兆恩入州。鬻田得金若干。又遣門人儒流劉獻策等。火而瘞之者三千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擔。復徇鄉人之請。卜於本月十四日。爲超拔之期。謹先啓告諸靈。凡夫男子女子。貴者賤者。老者少者。兆恩之所棺而塋之者。所昇而火之者。或身戮家亡。而無所依者。或他鄉之人。入莆而瘞死者。或遺骸漂沒於水。而未及收者。或餘殘之骨。

三教集

雜稿

七

雜於沙磧。而不能收者。靈若有知。屆期乞悉赴東巖佛殿道場。庶或可以慰數萬魂之靈。而超拔之。以少盡兆恩之心也。且汝諸靈之中。豈無以其死於水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宋之張世傑。亦死於水矣。豈無以其死於火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晉之介子推。亦死於火矣。豈無以其死於戰陳。死於夷狄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唐之張巡。許遠。而宋之文天祥。謝枋。得亦死於戰陳。亦死於夷狄矣。况乎

宋司馬之石柳楊王孫之輓塋其死一也暴其骨而殘於烏鴉藏其屍而壞於螻蟻其禍均也汝諸靈之中又豈無以其不能棺不能塋而火之瘞之之爲不幸耶兆恩以爲旣死暴骸露膚而火之瘞之寔惟汝諸靈之幸也世豈無暴骸露膚於天地間而不火不瘞者乎諸靈有知耶足以自慰矣

寇退告神文

去冬夷人之薄我近郊也兆恩宜集諸生而

三教序

續稿

九

語之曰城必屠而糜爛矣至寇退時能不忘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骸者乎諸生成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後夷人之入也兆恩幸得以生平有微惠在人以故夷人得知兆恩義而出之及諸生昔年曾發心而有事於掩骸者悉得脫出兆恩乃復語之曰今糜爛甚矣至寇退時果能不忘其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骸者乎諸生亦咸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旣夷人之遁也兆恩不敢負此初心卽奔榕

省以薄田就有力者鬻之得金若干以供薪米之費而諸生成切一體之夙心遂積薪而火之鑿穴而掩之又徇鄉人之請也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爲死者拔其魂而慰之爲生者灑其道而清之今旣竣事矣其所以使生者之不病於疫而死者之得安其靈也實惟諸神之力告以是文用伸祈答

寇退道告崎頭城諸神文

崎頭城距莆八十里許兆恩旣已鬻田得金

三教序

續稿

十

若干合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八人以掩莆城內外之遺骸矣豈不揣分度力又能徧及於邊海八十里外之遠哉然崎頭之生者旣以兆恩施捨之故而念及我伯兄鶴山而兆恩又安能不以我伯兄之故遠命諸生而分惠崎頭之死者諸生旣竣事而歸矣復於南山之月峰院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遂拔其魂而慰之但以路遠不能灑其道而清之甚爲歉然其所以俾大軍之後無凶

年。闔城之衆無病疫。寔惟崎頭之神之功。遂製告文。用伸祈答。

告仙遊縣諸亡魂文

慨自莆城未破之先。寇厲繁興。遺骸如積。甞買工別男女以瘞之者二千餘身。既幣僧焚而瘞之者五千身。復命諸生焚而瘞之者萬有餘身。彼時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付平海僧淨園等。拔其亡魂而超之。至莆城既破之後。命諸生入城焚而瘞之者三千

三教宗

崎頭

世

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担。彼時亦從作而爲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命諸生雲章等。旣已慰魂超拔。復爲清衢灑道。竟不知果有裨於生者死者。而兆恩之心。似亦稍安矣。若崎頭距莆八十里許。與平海等爾。獨於崎頭之死者而有所不忍者。何也。以崎頭之有德我伯兄鶴山也。及歸。復命諸生慰魂超拔於月峰之佛寺。第以不能清衢灑道至今猶有餘歎也。况仙邑民和余所敬羨。富者饋食。貧

者效力。惟是之故。城得以安。而其人民之野死。兵士之陣亡。於余之心。獨能愍然乎哉。遂遣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五人鑿穴而埋之者八百餘身。惟時聞風而至者有平海萊公方在國。後亦充黃生州爲門弟子。是亦余之徒孫也。但余最有所歉然而不安於懷者。以不惟不能清衢灑道。又且不能慰魂超拔。薄備酒食。敬往奠之。茲諸鄉人之所收埋者。及諸荒山斷澗之所未及收埋者。魂

三教宗

崎頭

世

如有知其惟來耳。

瘞骸文

稱家不爲薄。薄塋亦奚傷。惟暴棄於荒野。斯生人之不祥。然死欲速朽。塋取其藏。邇古之道。亦禮之常。嗚呼。身旣死矣。瘞此山岡。魂無主矣。杳在何方。興言至此。實裂我腸。若本地丐乞之徒。將依依其安托。或他鄉流離之客。惟速歸其故鄉。聊慰爾魂。有酒盈觴。

瘞枯骨文

爾之生也。吾不知其何鄉何里。爾之死也。吾不知其何歲何月。但吾之所知者。惟此卷土。實爾之穴。嗚呼。始則全而生之。終則分而裂之。一死至此。禍亦烈矣。然四真假合。終歸於盡。惟此白骨。亦安能長存而不消滅。至人達觀。亦復何說。

寇退祭族中亡魂

凡我諸祖伯叔父母。諸伯叔父母。諸兄弟姪。諸嫂諸婦。諸祖姑。姑姊妹。諸女姪。有無子而死者。不得祭者。及諸大殯中殯小殯。不得祔廟者。魂如有靈。共來享之。

寇退告祖父墓鄰諸亡魂

維爾之死。幸托我祖我父與爾爲鄰也。我惟思我祖我父。亦不忍爾魂之無依也。有酒以奠之。不必其豐也。有人以薦之。不必其親也。爾魂之靈。共來享之。

代上太守陳雲澗公

竊惟食固民之天。而貧亦士之常。某等極貧

之士也。豈不願升斗之利。以少濟斯須耶。但昔日富者之過糴。固爲貧者之苦。而今日貧者之強糴。寔爲弱者之憂。況收成之候。距今尚遠。而澆漓之風。漸不可支。吾恐莆城之危。不在外之倭夷。而在內之百姓矣。興言至此。每夙夜流涕。故僭陳如左。以備采擇云。

哭劉梧峰兼悉衆善文

劉扶溝令梧峰璋。先余二十餘歲。受業於余。爲門弟子。欲以了此心性之學。以無愧餘生。

也。余壯之。且生平操持不苟。雖鄉薦爲縣令。猶貧儒也。壬戌仲冬。夷人之入也。梧峰老不能行。又其兒獻策。城守不在側。獻策之妻朱氏。背負以逃。誠可謂孝婦。雖古人亦難及也。次年孟春十有一日。梧峰病甚。獻策計無所出。遂夜刳股和羹以進。卽時而愈。竟以年老。越五日告殯。此雖其數之不可逃。亦足以少盡獻策五日孝心之誠矣。但以避寇急迫之際。又何以爲附身附棺之資。而僕子華德義

人也。亦哭泣不能自己。遂借其父之木。使梧峰得以無暴其屍。獻策得以少盡其心。皆華德之力也。至於衾櫛之屬。得以如禮者。又友人曾人茂之母節婦林氏。避寇所恃數金。慨然助之。抑難矣。林氏二十歲寡。居刲股以愈其姑陳氏之疾。郡主蓮塘陸公。嘗旌其爲節孝。云今已五旬。而獻策人茂亦余之門弟子也。

獎方生夢妻文

去冬夷人之入也。方生夢妻。弃其嫡母。母俱爲夷人所獲。方生既伏譯人而誘之以利矣。遂奔入仙邑。假諸有力者。得金二百餘兩。復詣夷代母。母既出。而方生竟留月餘。始得脫。時余友人也。曹徐壽泉亦以母故。懷金入夷者。再以活其母。是皆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其孝一也。事父彌彰。孝聲益遠。苟有考變觀風之士。采而傳之。則莆雖丘墟之餘。亦且與有光焉。薄具小軸。與諸生同造。方生以獎美之。

亦以相與勉勵。以維持此孝心。愈久而不忘也。夢妻字應魯。方儀部正郎之子也。年十八。

正氣答問

或問正氣不正之氣。林子曰。爲善者。陽也。正氣也。爲不善者。陰也。不正之氣也。又問朱子不正之氣。如何得而消鑠之。林子曰。夫人之心。既不正而陰矣。則是失其人道之常。而入於幽昏之境。自妖自誕。便生於心。既生於心。便眩於目。而恍惚之際。若有魑魅魍魎之屬。

見其形而舞其靈者。蓋心中自邪。卽是心中自鬼也。近采莆人之聽於神也。遂有神其事。而自稱爲神之童子者。或扶鑾降靈以崇其誕。或昇鬼喧道以駭其俗。或書符誦咒以妖其術。或登劍履火以愚其衆。或陳古炫奇以慢其藏。或飾像闢富以侈其有。鼓人心而趨之。蓋有若狂焉。古所云神民雜揉者。其以是乎。如有能齋心向道。去惡從善。以復吾身之陽。是有吾身之正氣在也。夫陽氣既復而陰

氣有不熄乎。正氣在我而邪氣有不滅乎。傳曰：妖不勝德。此朱文公消鑠不正之旨也。

寇退帖示三一堂

昔者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櫟枿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諸生中有仍其舊習而間有悛心者，是爲木之枉，鐵之鈍也。終矣！兆恩不自揣分，寧竊窺不追不送之明訓，而不免於雜焉，是亦兆

三教宗

續稿

廿七

恩之過也。前數年有自知其枉且鈍之不見容也而去之者有之。若其枉且鈍者，之間有悛心也，而猶栖栖於櫟枿砥礪之旁，何爲也哉！幸惟思之，謹此峻告。

敬辭

敬敬敬心爲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卽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尸坐齋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

息實理無虧。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聽辭

聽聽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聽聽聽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人之罪莫大於不孝。聽聽聽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母育絕遠，以乖我兄弟之情。聽聽聽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母用婦言以間我一家之好。聽

三教宗

續稿

廿八

聽聽

戒辭

戒戒戒爾母以強而凌弱，爾母以富而欺貧。爾母以公而濟私，爾母以刻薄而傷雅道。爾母以少壯而侮老成人，戒戒戒爾母好鬪而健訟，爾母酗酒而喜賭，爾母妬賢而嫉能，爾母面是背非而尚詐僞，爾母利己害人而占便宜，戒戒戒。

勉辭

勉勉。爾有父母。當知所以孝敬而承順爾。有兄弟。當知所以友于而克恭。爾有子孫。當知所以提攜而教訓。勉勉。爾為士者。當知所以進德而修業。爾為農者。當知所以服田而力穡。爾為工者。商者。當知所以居肆而服賈。勉勉。勉勉。

寄荅諸生

區區棄去舉子業。從事於斯學者二十餘年矣。所談者三教。所正者三綱。不自揣分。乃以

三教正綱

緒稿

廿九

太極無言。欲為太極總理。此三房孫子。俾各遵守祖宗明訓。以共由此三綱。做箇三房老家長公爾。此意載之拙集甚悉。至原宗圖說。乃明言之。今諸生每以日夕不得侍側為憂。是為學之心可謂切矣。然能行吾道。味吾言。卽是精神與我相為往還。視諸日夕侍側。猶有形骸爾汝之隔者。亦大不侔矣。幸惟體之。

荅吳生

覽來札。知惓惓以未及一面為歉。但湯之於

堯舜。五百歲也。尚能聞知。孟軻之於仲尼。百歲也。尚能私淑。今區區與弟。既並時而生矣。豈閩浙之山川。所得而限哉。蓋精神意氣之所往還。雖隔千里。若處一堂。矧私淑於令弟之所授受者。又非徒聞知焉已也。外會編一部。試覽之。何如。

劍津回別榕城諸友

區區今卽入山去矣。不去。恐或又有招之者。曳裾公門。殊非風志。古人有言曰。鳳凰以不

三教正綱

緒稿

三十

見為神。區區自愧不鳳凰爾。縱鳳凰矣。覽輝而下。而數數見於時人。必狎之。就復神之。又曰。遠志出山。竟成小草。在山則為遠志。出山則為小草。而况人乎。栖栖人世。人卽得而草之。而所謂山人家風。不從我而壞邪。若業舉相從諸生。無論久近。如王趙藍鄭林李吳謝等數十子。皆具青雲之資。各宜努力。以為世用。若區區老矣。無所短長。可效於世。徒守入山不見之細節。亦區區山人之分。固宜然也。

聲之女子之適人也。以萬世之嗣爲重。區區少而寡矣。今且老矣。乃復從人。而以嗣爲重。不亦大可笑乎。不見之義山人之分也。至辱枉臨。始敢見之。分庭爲禮。自孟子以來。而山人之分當如此也。區區行矣。惟各自樹立。以共作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幸甚。

醖金帖

書林

聖廟歲久傾圮。詹就正君既修葺之。余嘗謂

修葺玄宇梵室時時有之。雖糜其財。彌多弗恤也。至於

聖廟乃不能釋然於一金之資者。何也。豈二氏者流。每以因果之說。以惑人之志。而責其償於查冥之間。而鼓之從者易歟。就正君好賢仗義人也。日者府縣嘗果旌獎之。而又能知以

聖廟爲重如此。但傾圮特甚。工力頗繁。而詹君難獨任之。余乃謀之諸生。各隨分出銀。以

共贊成之。諸生既知余心法之源委。出自孔氏而一聞之下。無不歡欣。咸曰。是我等之責也。

醖金建祠報帖

嘉靖壬戌年九月念八日

叅戎南塘戚公。有大功在莆。雖甘自棄如兆思者。今得以遂逍遙之樂。亦荷戚公之賜多矣。其部下精兵殺伐之功。義當醖搞。至於扶傷者之醫藥。陣亡者之祭葬。又當哀其以我之故而傷且亡。從其厚而憐恤之者。亦義也。

設案

續稿

敢告城內外縉紳先生。至編戶諸君子。幸惟以義之不可緩也。隨出多寡。速圖報稱。倘草率之間。難以集事。當珍重介使。遠致浙藩。雖不免有遲慢之失。然亦不至使人有功於我者。而遽忘之也。其義出分金。內外鋪隘。各置簿一扇。不自揣分。敬伏各本鋪內。有德行者。一二人。煩爲收斂。此係一郡公舉。人心急義之同然也。故敢瑣實。伏惟照亮。幸甚。

申告

壬戌年十月朔六日

東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前埭土地巷舍第此
誥兆瓊收左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塔寺前敵
徒黃陽庫前敵徒陳濤收右廂等鋪隘分子
類送北門街敵徒黃士志黃起先收南廂等
鋪隘分子類送南門溝下敵徒黃翔蔡宅敵
徒蔡志豪收頰爲紀數紀名便於刻報。自惟
林墩奏凱而旋也。凡我莆人父母兄弟妻兒
而一家得以胥慶寔惟戚公之生全之也。祖
宗祠宇丘壠而歲時得以祭掃寔惟戚公之

三教宗

增補

廿三

禋祀之也得服田畝而擔石之入寔惟戚公
之粒食之也得復境土而舊業之修寔惟戚
公之奠安之也是戚公之功在人心而贖金
圖報皆出人心之所同然者然始而戚公之
捷也孰不有投轄之思而恐其亟去繼而戚
公之去也孰不有他年之虞而望其復來夫
其望之者既至則其愛之者必深愛之者既
深則其報之者必厚構祠攜兵燕而舉之亦
以俾後人有所觀感云

南塘戚公畫像文 壬戌年十月念九日
慨倭夷之入寇我閩也始於嘉靖乙卯日逞
其毒歲益猖獗屠戮之衆而遺骸如積虐焰
之熾而村落爲墟加以無制之兵重爲民生
之苦觸目驚心慘不忍言至壬戌之秋幸得
我叅戎南塘戚公奉

命南來以殄滅醜虜一月之內克捷者三清
之牛田莆之林墩福寧之寧德積寇滋蔓公
悉搗其巢穴而平之於是閩之人無少長貴

三教宗

增補

廿四

賤無不寄命於公而荷公更生之德者不可
勝數公仁而有勇嚴而能寬每臨陣未戰輒
雜之伍兩中親冒矢石以爲士卒先故士卒
樂爲之用其部下將吏奉守紀律不敢少違
凡所經過民甚便之閩外重寄威名赫奕故
倭夷畏公如虎而閩人倚公以爲長城也當
必有大建祠宇生而祀之以昭荅殊勲者乃
其繫德之恒情也但閩之人每以地有遐邇
分有崇卑雖其祠宇之隆崇也孰若家傳畫

像朝夕得以瞻依而飲食必祭我若兆思者亦德公而遂逍遙之樂矣乃命工肖公半影圖而梓之庶便於委巷短壁尊而張之亦不爲瀆也或者以荷公更生之德旣以武之功而肖公戡亂之像亦當以武之容殊不知公乃有道士也昔有圖諸葛武侯者亦惟綸巾羽扇公蓋諸葛武侯者倫也惟此肖像庶可以槩見其有道之容云爾

壽饒心谷

樵陽老友饒生民先林子生十有四年矣序午之夏介贊謁林子於光澤危潢氏之家與之語便忻忻然若有得者而恨其受業之晚也自此而後侍林子於宗孔堂者三榕城者再泊舟於竹崎溪溪自冬徂春蓋不自知其年之邁而獨樂其道惟恐一日之離林子之側也是月望日寔其初度之晨甫諸生釀金爲老友壽酒三行儒門諸生出執爵而言曰堯年百十有二舜百有十願兼堯舜之年以

爲無疆之祝於是道門以黃帝老子釋門以釋迦相次出執爵爲老友壽酒將半老友復出執爵以酬諸生且曰民之年忽忽已七十矣縱兼堯舜之年抑亦斯須之頃爾然民之所願者惟畫先生之心法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炯炯長存天壤俱敝此則民之心也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林子曰善哉能知所以自壽矣余今將何以壽老友也余惟願老友及諸生相與勉勵而共倡明之俾天下萬世盡知其心之聖人盡知聖人之心法以爲聖人也然此非久於其道焉不能也而所謂永年者又安可少邪顧命諸生爲林子更爵爲老友壽老友更爵晚進酒於林子爲林子壽林子復令諸生各自酌酒各自爲壽庶幾各得以永年之身以共倡明心聖之教於天下萬世以爲天下萬世壽也於是諸生請紀其言爲壽篇

封股孝子方江文

方江字希水。少事父母孝。家濱於海。世以漁
爲業。既得聞尚書厥心臧之旨。遂棄海而田。
惟土物是愛。茲春正月十四日。江之母郭氏
忽疾作。甚危殆。延至十七日。江無以爲計。遂
夜禱天。封股和粥以進。而母郭氏之病頓愈。
或以封股虧體不足爲孝。林子曰。古所稱忠
臣殺其身以利其君者爲之。而未聞有以虧
體非之者。況此身乃受之父母。而以此兒之
肉以愈其親之疾。而謂之非孝也。何與。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

尹紹宗 命梓

醒心詩絕句 八十一首

悟入風花不盡詩。狎情鷗鳥坐忘機。欲將三教明歸一。漢代由來有是非。

只有金針解指南。由來三教不為三。虛心每愛孔夫子。問禮殷勤向老聃。

下有魚兮上有鳶。逍散兩間只自然。生生化

化元無盡。物由來有一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予欲無言任自然。何人會得無言處。始識仲尼是一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魚躍鳶飛總自然。兩間不盡鳶魚意。淵外淵兮天外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下躍上飛孰使然。自躍自飛自上下。下忘淵兮上忘天。

三洞由來在我身。欲擠人境却非真。天台此去無多路。只是世間出世塵。

春風閒卧白雲溪。蝴蝶飛來我是伊。生死分明通晝夜。紛紛夢覺亦支離。

睡起凭欄看月華。疎松影裡盡煙霞。春風自有真消息。不向西園問落花。

誰解先天不屬氣。渾然無物物從生。本來元是清虛境。白室天光泰宇寧。

人生何地無曹溪。彈指不勞身已西。自得兩輪日月在。春風到處有鶯啼。

誰識西來一法身。有相無相却是真。秋風何處一聲鷓鴣獨坐空山月。正明。

若識衆生即是佛。不勞持戒自心平。禿顱枯坐有何益。自性西方總未明。

空齋獨坐菊花天。淡酒數甌正好眠。無思無慮元無著。自證自脩只自然。

何慮何思只寂然。儒家靜即佛家禪。行亦能禪動亦靜。由來三教在心傳。

行亦是禪卧亦禪。曹溪恰恰有真傳。此身不信元清淨。請看蓮塘出水蓮。

信元清淨請看蓮塘出水蓮。

儒門反即玄門逆。逆亦脩為友。自然了得自
然真性在。反成堯舜逆成像。

龍虎永鉛空。有著卦爻斤兩亦支離。若存會
得綿綿意。正是勿忘勿助時。

盡心知性有誰知。了性明心便屬疑。未明心

性元無物。獨坐空山總是馳。

隨柳傍花。願不違。清風明月許誰知。滔滔浩

浩長江水。正是僊人吹笛時。

一氣天然相始終。屈伸闔闢自無窮。徘徊雲

影天光外。自在清風明月中。

火風地水却非真。住世百年有此身。若道此

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學問能求心放逸。便為主敬實工夫。始識紛

紛爭辯者。支離元不是真儒。

黃鶴樓前笛一吹。鶴鳴鶴舞鶴相隨。多少玄

門搬運者。豈知得一在無為。

摩詰惟知了佛性。在家何異出家人。避塵笑

殺坐園者。心地未明總是塵。

悟入先天一也無。本來元不費工夫。十年五
浪成何事。贏得心中一點塵。

只煉心頭不入山。山人何意在人間。若能動

靜。渾忘却閒在忙中始是閒。

若能了性便如如。悟入先天自太虛。雖在世

間。綜世務不妨出世是丈夫。

我未生前天是我。我既生後我是天。浩然克

塞兩間外。造化機微只一團。

物不自私物亦我。我能廣大我亦天。乾坤父

母散殊在一氣。氤氲屬此身。

正己便須要正人。至誠功用只吾身。達亦似

窮窮亦達。古今天地一秋春。

十載煙霞寄此山。民胞物與每相關。天然一

氣無分別。萬古襟懷宇宙間。

道在青松月在花。清風萬里泛歸槎。此心不

是元無物。何處月明何處花。

道不在人花落景。人惟在道水長流。空空洞

洞煙霞外。滿目江山是勝遊。

山北山南水滿渠，動中自有靜工夫。不妨逸興千篇在，每到忘言一字無。

由來物物有真機，無限風光無限詩。自是天然無粉飾，此兒着意便支離。

誰知對越更無他，心上分明是一天。從此安人安百姓，聖功亦只在初泉。

匹夫匹婦在溝中，若已推之古保衡。一介幾微慎取與，由來樂道在窮耕。

也屬虛空也屬身，惟將一氣究天人。天人從

三教正宗

謹詩

古無分別宇宙襟懷總一春，首句改白沙二箇字

直將一氣了天人。剝復相尋自有機，但得吾身正氣在，便為天地一陽時。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浩然正氣與天同，呼吸便能贊化工。何處不來天上月，野花啼鳥自春風。

栽蓮種菊本無著，直寄衷情草木知。須知弄月吟風意，即是角巾漉酒時。

醉舞春風海上樓，白雲不盡在溪頭。一聲鐘笛斜陽外，世事都將付野鷗。

玉壺秋水自年年，悟入先天太極前。松杪不來天外鶴，山人猶自抱雲眠。

一別蓬萊去踞賒，此時重泛日邊槎。春風不盡江梅意，又看紅桃樹樹花。

功名富貴惟杯酒，得喪是非只雅歌。不是山中忘歲月，由來春在野花多。

在我真境便寂然，寂然境界即同天。感通元

三教正宗

謹詩

是天機在，不自花開不自眠。

十年湖海卧煙霞，不去非無泛月槎。自是春風無限意，山中樹樹盡桃花。

物明有物元無物，吾識非吾却是吾。對境忘心，吾得喪對心忘境，物榮枯

莫言黃菊已離披，萬物歸根自有時。能解天然開謝意，猶堪載酒向東籬。

春風何意催花柳，花柳無私自春風。心性精微六籍外，乾坤浩蕩一丸中。

能知易外畫前意。始識庖犧只此心。惟了此心是大極。爻辭卦象不須尋。

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

曾隨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風知我心。春回不盡天機巧。草木自花鳥自吟。

以心養心元無事。以事處事本無心。內外兩忘渾不著。清宵明月滿空林。

為愛天壺四序花。春風飛不盡煙霞。山中有

三才正宗

隱心詩

上

酒山中月。逢鳥由來路不賒。

滿目江山玄會我。空齋獵秘我搜玄。能知花鳥元無著。不盡鴻濛總自然。

由來廊廟在山林。獨釣清溪歲月深。每愛漆雕能自信。栖栖應識仲尼心。

山人鍊睡在深山。鍊得睡魔總是閑。不識老樵歸去後。華山桂樹幾人攀。

步入深山路轉迷。騎龜十里到清溪。一泓春水煙霞外。隔岸桃花白鳥啼。

我在先天天弗違。虛虛消息任推移。身中但得先天在。思慮俱忘微更微。

處處江山處處同。千花萬草任東風。上天下地散殊外。只在吾身竅妙中。

死生壽夭原非我。得喪榮枯却屬誰。自花自謝門前樹。試問東風知不知。

水流花謝自年年。花水無私只自然。境與心融過者化。更無人我更無天。

一顆玄珠在太虛。內觀非有亦非無。赤水旁

三才正宗

隱心詩

八

明歸象罔。本來無欠又無餘。

渠通幽澗源源淨。水到盈科衮衮來。時人欲會原初意。試看東風未著梅。

得趣原非對菊時。淵明此意有誰知。清風不盡疎籬上。千古黃花又在茲。

為愛天邊月一輪。天風為我吹浮雲。浮雲散盡清光在此境。無人堪與論。

三年不出待歸槎。人在空中坐落霞。風入寒梅春意滿。青林無樹不開花。

至聖至靈惟卜筮何思何慮在著龜人若無
心同此物世間何事不能知

草木無心草木閑自彫自發自深山乾坤亦
在虛無裡不盡虛無杳靄間

心不住塵自太清忘形吾亦任吾真明月夜
過花是主清風時待我為賓

作人須作萬古人萬古之人只此身渾淪天

地吾非我顛倒陰陽主是賓

休道前身我是誰冥冥杳杳有誰知今生不

三教正宗

醒翁詩

九

省前生事知命從來更不疑

休道古人即是我古人是我我是誰生平惟

了眼前事四十年來只自知

欲識東西南北人惟知明德在親民山中每

作周公夢鳴鳥來時宇宙春

欲識玄同柱下人身中自是一乾坤無為也

有工夫在直啓玄關聚妙門

欲識西方寂滅人空中露出本來身浮雲散

盡青天月處處鶯啼處處春

道亦是釋釋亦儒此理吾身本裕如不向古
人尋往迹直從心性做工夫

盡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難盡傳惟了古
人言外旨亦儒亦釋亦神僊

五山作

我在南山南又南南山坐破幾蒲團出山不
識南山路雲散南山山外山

我在北山北又北山上有巖下有谷山北清
溪日夜流出山騎鶴還山鹿

三教正宗

醒翁詩

我在東山東又東東山習習正春風雷聲地

裂龍蛇醒李白桃紅造化工

我在西山西又西山斜日草萋萋揮戈指

日西山卓午中天未易低

我在中山中又中山泰山華岱山東霍山南

時恒山北我是山中一老翁

潮汐

或問潮汐之說何其與人異耶林子曰
余乃得之吾身之天地爾而非異也昔

人有不出戶而知天地者。豈其有外於

身哉。故人之首。崑崙山也。四支四海也。

五臟五臟也。黃中。黃河也。一呼一吸。一

潮一汐也。

西北遙通。裨海間呼。來吸。轉崑崙山。黃河真

息深深裡。一氣地中自往還。

山中作

山下清溪山上雲。山中麋鹿自成羣。巖道山

人無好況。只將呼吸贊乾坤。

借借室

茫茫天地一閒身。寄跡榕洲今幾春。日暮潮

平沙欲合。隔江還有未歸人。

荅俗人

縹緲烟雲是我鄉。清歌能短復能長。倒騎黃

鶴不歸去。萬頃波濤空夕陽。

空夕陽。

一云此時醉酒不歸去。千山萬山。

刺標摘正義竣事

談儒談佛亦談玄。孟浪人間六十年。欲悉三

門歸孔氏。也曾標摘有新編。

律詩二首

生生每不窮。一氣自鴻濛。得意鳶魚外。忘形

俯仰中。春風披綠草。秋雨滴寒蛩。代謝錯行

裡。盈虛相始終。

水流花自發。吾亦任吾真。興入啼鶯外。風來

弱柳春。觀化知無物。達生識此身。居塵塵不

染。方是出塵人。

朝坐禪

靜不在坐。坐豈能靜。心一無他。是謂主敬。

嘲運氣

不運氣氣自運。運氣及令氣不順。君不見蒼

蒼上浮之謂天。北辰居五氣宣。夫何為哉。任

自然。世人既無口授。與心傳。何為乎窮年。屹

屹守殘編。徒誦順成人。逆成僞。豈知太極一

立。自然倒顛。上升下降。無休歇。天地日月都

迴旋。為無為。玄更玄。

鍊丹詩五首

點鐵成寶。服食得仙。許多妄想。盡付青煙。
作只留章第一

煉丹仙。號煉丹仙。人在門前討炭錢。水銀化
作青煙去。只留癡漢在爐邊。
此四句不知作
者何人錄之

資本既空。良心亦喪。謂人可欺。何事不為。
作似假章第二

遠近日來。換假銀。此銀非假。亦非真。此銀似
假多靈氣。能辟邪魔與妖精。
此下四章皆托
癡漢自言

貧至徹骨。能不行乞。爐中黃金。街頭化銀。

作任他章第三

化飯街頭。又化銀。任他笑我為丹貧。死盡水
銀。那曉得爐中還有萬黃金。

日夜索債。安得自在。爐中黃金。難以欺人。

作何好章第四

喪盡資本。因爐火。願君資財。且莫討我。豈得
已。使假銀街頭。乞丐有何好。

提確偷盜。乞丐何好。大言鮮耻。今可已矣。

作莫笑章第五

莫笑乞丐。兒無好處。有人請我。他家去。夜提鐵
確。向前途。百里奔忙。天未曙。

與畫拙禪師談佛

畫拙禪師。不巧而拙。惟巧惟拙。孰優孰劣。畫
拙。禪師。心裡有訣。惟心惟訣。有生有滅。畫拙
禪師。外與人同。內與人別。不惟忘巧。且忘其
拙。不惟忘心。又且忘訣。這些虛空等天地。禪
師。啓口也難說。

呼吸

天之高。今高無極。天自春秋。我呼吸。一春一
秋天。一年一呼一吸。我一息。莫道一息與一
年。升降妙用。我亦天。四時行。百物生。靈化自
然。餐芝服氣。駕霧乘煙。

送李中山歸金華

君不見。天之高。日月星辰。共森羅。一應一行
幾千里。吾身機衡。亦如此。歸還還。運周天。天
地反覆千萬年。真人不啓秘。假稱永和銘。東
龍西虎不復說。只了性命。便通玄。玄中玄。須

顛倒顛倒倒煉不老。一陰一陽之謂道。公
神不死中有寶君去去兮歸故園。何時同訪
商山皓。

四言

道無人我。性本廣大。辟如天地。萬物覆載。

月

颯颯飄風。茫茫雨雪。湏臾吹散。萬里雲。現出
青天一輪月。一輪月。臨丹闕。山有時而摧。海
有時而竭。照蓋萬古。此乾坤。清輝炯炯。長不
滅。

至道

至道無垠。默默昏昏。歸乎其根。至道無極。昏
昏默默。入乎其宅。我其與天地為常。我其與
日月參光。我其屈一伸而為神。為鬼。我其
一動一靜而為陰。為陽。前乎千百世。後乎千
百世。我其與之相為終始。相為存亡。道惟無
內無外。我亦無迎。無將。我其登雲霞。躡鳳凰。
遍觀乎曠莽之野。復反於何有之鄉。委心而

任運逍遙以徜徉。

太極

天數五。地數五。五而五之二十五。太極原在
虛無中。虛無太極道之祖。笑殺道流。按迹慕
古。惟向一身之外。空談鉛汞。龍虎。又向八卦
之中。漫說屯蒙。朝暮于嗟乎。道之不明也。惟
是之故。安得真人對坐綠霞間。與之共話玄
門之真土。

玄鏡銘

玄鏡混成。常照常寂。徹古徹今。夜月晝日。中
涵太虛。天地一粒。不著此塵。何勞拂拭。

安樂窩歌答問

窩雖小。清以寧。天地於此而升降。四時於此
而錯行。屈鬼伸神。呼月吸日。萬物森羅。以出
以入。出而散之。不見其不足。入而歛之。不見
其有餘。三教之聖人。由來都清虛。若尋安樂
窩中趣。欲向安樂窩中居。不有曾參之魯。當
如顏子之愚。勿忘勿助。無礙無拘。此中儘廣

大。此理總如如昔誦皇極經世書。堯夫千載曾起予。

達磨贊

西來密意惟論見性體用如如。廓然無聖。隻屣歸去蒼海茫茫。即今東土。不異西方。

畫像自贊

余不知天地生人之始也。距今幾萬歲。又不知天地生爾之形也。距今幾箇身。一歲復一歲。苟求其故。至於寅。一身復一身。身身皆變。却非眞故丹青之所能寄者我之形。而丹青之所不能寄者我之神。

爾不言。意何為。肚裏好懷惟我知。達則兼善乎天下。窮則脩身見於時。若所云三教合一之旨。豈曰能破萬古斯世之疑。

方袖方領。見影愧影。索鏡按圖。吾今識吾。自慚七尺一丈夫。非釋非道亦非儒。倦來睡一着。興到酒數盃。鼎鼎百年內。安用此微軀。爾似我。我似爾。爾我相似分爾汝。我與爾也。

却能忘形骸。爾與我也相對沒言語。

口占贈卓子

既跣足。復蓬頭。獨立縹緲之飛樓。樓前紫烟生。玉樹鴛鴦欲向蓬萊去。欲去却被白雲留。如今慵傲在何處。亦居市。亦居山。茫茫超出寒暑外。不在天地日月間。

無山閣

無山寄寥廓。上有一高閣。高閣崢嶸不可攀。歷歷仙侶鶴髮童顏。逍遙對明月。揮手綠霞間。

贈送卓子雲遊

別我去兮鶴一隻。到處是家。天地為宅。一劍一琴。飄然羽客。

叔處歌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木鐸不堪聞。風旛揮淚綠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鏡鉸不堪聞。風旛揮淚綠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石磬不堪聞。風簫揮
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寇退收屍歌

與汝形骸一氣分。滿城鬼哭不堪聞。薰昇風
化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噫吁嚱歌

噫吁嚱。騎背兒。爾今尚憶騎背事。爾今無復
騎背時。後母後父不復道。後母如母。世所稀。
高宗迪哲。孝已身危。吉甫賢者。伯奇見疑。爾

三教宗

噫吁嚱

上九

父殊非高宗。與吉甫。爾又不及孝。已共伯奇。
噫吁嚱。騎背兒。寒風淒淒凋桂枝。城頭暮鴉
聲轉悲。撥蜂為崇母。心烈重絮為衣。父不知。
天地跼促爾將安之。

壺中

驂紫鸞。駕赤虬。嘯入江雲抱日流。壺中一甲
子。人世幾春秋。

飲溪山草堂醉後走筆一首

君不見羲和駕日車。鞭策六龍欲安如。朝掛

扶桑枝。薄暮沒四海。一夕復一朝。萬古長不
改。人生閃爍如電光。昔時俊逸少年郎。今朝
雙鬢生秋霜。所以賢達人。相呼入醉鄉。蘭亭
曲水流。玉觴竹林七賢賢。若狂呼嗟乎。此人
之徒死已久。恩也千載而下。何人對酌花間
酒。

題蘭水圖贈別張屨山歸泰和

君昔來兮梅花嶺。頭白君今去兮蒼草岬。邊
碧君乃江右之逸人。余亦閩南之狂客。手持

三教宗

題詩

三

青囊經。別我何所適。千里西風寒。飄飄鶴一
隻。時披蘭水圖。誰道江山隔。霞外若相思。浩
歌在巖石。

錢笛

一聲錢笛。獨立崔嵬。桃花春自開。仙人竟不
來。揮手霞外。駕鶴蓬萊。

題畫圖

吹玉笙。啖瑤棗。仙人飄飄凌海島。山如摧石
欲倒。駕鶴歸去蓬萊道。

族兄龍岡呼余為李白後身走筆一首

恩也落鬼一蜚人。寄跡醉鄉三十春。敢云李白是前身。對酒陶然一笑。三杯耳熱狂歌大呌。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有時嘯傲華山雲。有時騎鶴向天表。龍歸東海虎伏西山。八千功德何日了。

清源洞

遙望山頭白雲一片攀烟蘿以直上。坐翠微而長嘯。倒倒顛顛宴宴香香。夜半一聲金鷄斗。滿輪明月海中皎。永謝世人駕鶴天表。

黃鶴白鹿

誰與為儔。山中白鹿誰與為駕。雲際黃鶴大舜云逝。王喬不作鶴兮。鹿兮。舍我安托。

飲柯山草堂分題得一色杏花圖走筆一首

君不見上林紅杏初發花。春風灼灼艷流霞。忽然秋氣肅天地。落葉飄零堪長嗟。人生不得恒年少。有如頽陽餘西照。頽陽西沒朝復

東。塵世幾迴開口笑。不知洗耳有頽陽。安識樹勳在廊廟。吾將拉巢由排周召。憑雲控鶴臨風長嘯。

戲友人

到處不妨坐上眠。前身應識姓陳人。春風淡蕩歸花柳。蝴蝶飛來太認真。

送何廣文

寂寂江城草結廬。澄心閑釣武陵魚。手持紫氣純陽劍。口誦天門太史書。柳色漸看山外

綠。梅花欲向雨中疎。停杯借問今何適。遙指羅浮駕玉車。

贈呂四梅

一梅東而白。一梅西而紅。一梅紅向西。一梅白向東。四梅主人今何在。日日花前醉春風。

酬主人

何其清也。而況盲乎。一杯一杯清夜云徂。層霄散髮赤脚酣呼。不辨主客。安知有吾。

自書醒心詩摘註卷端

余委不能詩。謬將三教要旨被之聲音。時令諸生詠歌之。亦時與諸生講解之。諸生既已付之刻流。題曰醒心集。又請余疏釋之。以剖折疑義。以直指歸趣。以俾天下後世之人共知而共聞之。顧余實非其任也。而亦不敢多讓焉。漫摘絕

三教正宗

卷心詳補註序

句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俾覽者觸類而通。可槩見其餘矣。然余豈不知竊附儒門者流。漫舉二氏數言而誹毀之。足以聲稱於當年哉。余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實不敢強附以徇人。雖天下非之。而亦有所不恤也。子谷子龍江道人林子兆恩

三教正宗統論

醒心詩摘註

門人盧文輝校正

絕句三十六章

悟入風花不盡詩，狎情鷗鳥坐忘機。欲將三教明歸一，漢代由來有是非。

悟入風花者，心與境融也。不盡詩者，得意斯得言也。鷗鳥忘機者，物我兩忘也。夫心境無礙，物我兩忘，猶然推求三教之秘而

三教正宗

醒心詩摘註

一

醒心詩摘註

是非於二十餘年之間者，豈得已哉！慨自孔孟既沒之後，三教之道始裂而為三矣。蓋由不知根本之學，不悟心性之原，徒以小慧私智，揣度而億逆之，以各趨邪徑，以各相雄傑也。噫！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安得不由徑之徒，而與之共適甚夷之大道也哉！
只有金針解指南，由來三教不為三。虛心每愛孔夫子，問禮殷勤向老聃。

吾身之金針

分合

機之

三教正宗

醒心詩摘註

二

吾身之金針，天上之斗柄也。知吾身之斗柄，則知吾身之天地矣。大凡天下之事，分而必合，合而必分，理之常也。孔孟以上，人各本於貞一之原，而三教之名未立。孔孟既沒，人各安於意見之小，而三教之名始分。且萬世而下之尊孔子也，至矣。而孔子之尊老子也，又至矣。知尊孔子之道，而不知尊孔子之所尊者，亦獨何歟！豈氣運之微，道學之晦，而三教之理至是為天地間之一大阨邪？抑一分一合之機，固有必然者。然時有隆污，道有顯微，若使三教合一之理，竝皆燦然著明於天下後世者，則亦存乎人爾。

下有魚兮上有鳶，予欲無言任自然。何人會得無言處，始識仲尼是一天。

無言處者，所謂孔顏樂處，而吾身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下有魚兮上有鳶，下躍上飛孰使然。自躍自

飛自上下下忘淵兮上忘天

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三洞由來在我身欲拚入境却非真天台此去無多路只是世間出世塵

王敬正宗

理心許慎

三

道家以心性為神仙而以心性內守為神仙居洞府也故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人境若舍此身之外而別求所謂海外蓬島者不亦惑乎或者以出世不離世間而道家者流猶有斷棄人倫者亦獨何歟林子曰此學之者非傳之者妄也按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子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國家於齊是有父

子之倫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有夫婦之倫矣為周守藏室之史是有君臣之倫矣孔子問禮闕令尹強為著書是有朋友之倫矣夫老子者道家之宗也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考之信史歷歷可驗如此豈有斷棄人倫如後世所謂道家者流哉

春風閑卧白雲溪蝴蝶飛來我是伊生死分明通晝夜紛紛覺夢亦支離

王敬正宗

應符獨批

四

此言物我一體而死生晝夜也心經曰乃至無老死說者謂老則從他老死則從他死而不貳其心也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謂不自有其身而生生死死與我不相關也則亦何患之有若所謂釋氏怕死而道家貪生者蓋亦傳之者妄也至於輪迴之說亦指此心而言謂此心之生死也蓋一念悟時即心生忽然不悟而心死二者交戰憧憧往來萬死千生無復休息

天臺地獄

邵康節所謂虛過死萬遍者是也。若夫天臺地獄之說則又不可不知其義也。蓋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寔惟天堂之福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罹寔惟地獄之苦也。况作善則心逸日休便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昧不謂之地獄而何。

誰解先天不屬氣。渾然無物物從生。本來元是清虛境。白室天光泰宇寧。

先天之旨

先天不屬氣。而天則屬之氣。先天不屬形。而地則屬之形。余又嘗有詩曰。人人有箇先天在不識身中向外求。若能反身而求之。未發之前則自有生氣生形者在焉。未有天地先有此先天之理。而為天之先者。故曰先天。

人生何地無曹溪。彈指不勞身已西。自得兩輪日月在春風。到處有鸞啼。

曹溪之旨

金丹之旨

法身之旨

或曰曹溪六祖所居之地也。而謂之何地。無曹溪者何也。林子曰。釋氏即心即佛。而方寸之地。非吾身之曹溪乎。若後世有志釋流。必至曹溪以參六祖者惑也。豈非知曹溪之曹溪而求佛於外。而不知吾身之曹溪而求佛於心邪。至於道家之所謂丹者。亦指此心而言也。心屬火。其色丹。故謂之丹。惟能養此真心。炯炯不昧。是有一點神丹。胚胎於其中矣。故虛靈中啓而變化無方也。或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鐵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誰識西來一法身。有相無相却是真。秋風何處一聲鶴。獨坐空山月正明。

釋氏曰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無位真人。即法身。即如來。儒者所謂主翁天君者。

是也。釋氏謂之親見如來者。非見色身。見法身也。見法身者。見自性之法身也。若非親見自性法身之人。豈足以領會斯言之妙哉。

若識衆生即是佛。不勞持戒。自心平。禿。願。枯。坐有何益。自性西方總未明。

開衆生之知見。即名衆生。開佛之知見。即名佛。蓋善惡之所從分者。幾也。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若能於寂然不動之體。而順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七

以出之。不勞持戒。心地自明。禿。願。枯。坐。竟亦何益哉。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狗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脩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八

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至於六祖以匹夫之貧。為獵人守網。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由是觀之。茹素以持戒者。乃學佛之細行。而明心以了性者。寔佛祖之的傳也。且衆生與佛不同。而衆生之性之善與佛本無差別。故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猶本性是孔子。離性無別孔子。本性是老子。離性無別老子。孟子所謂性善。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此也。或問佛在何處。林子曰。在西方。或人即欲往西方去。林子曰。爾若反照。佛在爾身。或人不悟。林子曰。爾之能虛靈知覺者。佛也。爾當反照。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從何而起。所謂念頭動處。即爾之西方佛也。又問衆生即佛之旨。林子曰。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佛。一念迷。真佛即衆生。尚書所謂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也。
空齋獨坐，菊花天，淡酒數醺，正好眠，無思無慮，元無著，自證自脩，只自然。

壇經曰：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大能於六塵中，無染無雜，則是佛家之清淨。未嘗離塵以為清淨，而所謂無思無慮者，不思而思，不慮而慮也。若著於無思無慮，便為無思無慮所縛，即名邊見。故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自脩自證，直養無害。夫何為哉？只自然爾。

何思何慮？只寂然。儒家靜即佛家禪，行亦能禪，動亦靜。由來三教在心傳。

儒家之靜，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坐可也，行可也；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靜可也，動可也。若禪必在坐，則佛之禪，頑空也；靜必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在坐，則儒之靜坐馳也。釋氏曰：凡夫取境，智者取心，心境兩忘，乃是真法。儒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內外兩忘，澄然無事。此禪靜之大義也。昔程伊川謂禪伯為天下寂忙人者，豈無謂哉？蓋以坐禪之人，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日夜之間，空向山中，極靜處靜坐，以制伏其外，以把捉此心，殊不知心本神明，圓融不測。若必欲以勉強工夫制伏而把捉之，豈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旨哉？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為？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一日將瓢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為？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孰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成佛？故曰：兀然空坐，於道何益？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壇經曰：第一莫著空。又曰：亦不著淨。若著於空，却被空縛；若著於淨，却被淨縛。若著空者，靜豈曰能禪。

儒門反即玄門逆逆亦脩為反自然了得自然真性在反成堯舜逆成仙

儒門之反玄門之逆亦命字不同而實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蓋堯舜性之一惟天命之初爾而湯武則不免少違天命之性而與堯舜者異矣故日新又新敬以勝怠以其原初與堯舜同者而反之為堯舜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學者不明逆之之旨乃索之殘編之中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上

私意億度始有運氣之說以亂學術以蝕精神豈知得一之旨無為之妙哉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盡心知性有誰知了性明心便屬疑宋明心性元無物獨坐空山總是馳

世之儒者問之以盡心知性之旨則亦未

之知也若語之以明心了性則曰非吾儒者之所謂道也假使以盡心知性句雜之佛書中吾知其必以為非也又假使以明心了性句雜之儒書中吾知其必以為是也

隨柳傍花願不違清風明月許誰知酒酒浩浩長江水正是仙人吹笛時

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剛大之氣塞於兩間如浩浩長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上

江而秋水時至矣吹笛時者陽氣一動萬物自春也

火風地水却非真住世百年有此身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釋氏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故煖氣歸火動轉歸風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濃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皆歸於水惟此四大是謂妄身反觀無形是謂實相如是實相釋氏所謂佛

三教正宗

卷四 詩摘註

四

所謂如來所謂法身所謂自在菩薩也道家亦謂之真人亦謂之神仙儒家亦謂之天君亦謂之主翁若夫四大假合合而必離妄身屬形形必有壞故堯舜之體魄歸地者謂此四大之妄身也堯舜之神氣歸天者謂此無形之實相也至於長生不死之說非謂此身之長存乃謂此心之炯炯不昧萬世如在也以此觀之堯舜之道而萬世祖述之雖謂堯舜至今存可也文武之法而萬世憲章之雖謂文武至今存可也仲尼素王萬世為士雖謂仲尼至今存可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學問能求心放逸便為主敬實工夫始識紛紛爭辯者支離元不是真儒

儒者終日口說孔子不識自性孔子終日紛爭辯論不知心上工夫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

三教正宗

卷四 詩摘註

四

反覆入身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知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陟降在帝之左右舍存心之外無他也後世儒者不識敬字支離謬漫似足聽聞若語之以真實工夫根本學問則亦未之知也然儒者之病不特支離為然也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有專主先知者有專主先行者有專事考據以為博物者有專事援引以為明經者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有自謂關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藉此以為進身之階者有假此以為邀譽之媒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為儒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

黃鶴樓前笛一吹鶴鳴鶴舞鶴相隨多少玄門搬運者豈知得一在無為既得一萬事自畢若夫搬運之徒豈知

無作無為之秘旨哉然亦有熊經鳥伸者有內視存想者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駕鳳驂螭者有吞精嚥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窺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也暮家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汞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志白日飛昇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為道而非老子之所謂道也

三教正宗

卷二 釋氏

二五

摩詰惟知了佛性在家何異出家人避塵笑殺坐園者心地未明亦是塵

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寂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皆得之矣人倫不廢於外而佛法常明於內孰若維摩詰之道為大中至正者哉又曰不須求出家作名教中罪人至於傳大士龐道元許多等

三教正宗

卷二 釋氏

二六

流亦皆有妻子也道家所謂休妻不是道佛家所謂何須要去妻孥不亦可明微乎若夫大根大器之人不須出家直能了道成佛至於下根下器之人易遷於外誘易動於利欲必先出家以了斯道至道成之日然後娶妻生子以續綱常不為晚也故佛為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邪淫解者為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淫解者為離非梵行者未斷色欲也離邪淫者不犯他人妻女也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苟知即心即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可以便證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為也豈特在家為然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若學佛之徒至於離世以為高避塵以為潔則亦惑之甚也然亦有著相而執而不化者有著空而流而不返者有

捨身以事佛者。有設齋以飯僧者。有不殺而慈悲者。有不坐不卧而立禪者。有呪水默訣以驅群魔者。有枯坐誦經以覲多福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祛貪嗔癡而思清淨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死而願登天堂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為佛。而非釋迦之所謂佛也。我未生前。天是我。我既生後。我是天。浩然充塞兩間外。造化幾微。只一團。

天即我也。我即天也。天人之理。更無分別。故我未生之前。則我之理。尚屬之天。而我既生之後。則天之理。自屬之我。無天無我。無我無天。上下一理。渾融無間也。

物不自私。物亦我。我能廣大。我亦人。乾坤父母散殊在。一氣絪縕屬此身。

盈天地間皆水。則皆吾之精也。盈天地間皆火。則皆吾之神也。佛氏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者。以此。程子謂仁者必

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仲尼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矣。若夫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孺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父也。

直將一氣了天人。剝復相尋自有機。但得吾身正氣在。便為天地一陽時。

天地萬物皆吾一氣。故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者。一氣之充塞無間也。然陽氣在天之上。寄之者日也。在天之下。寄之者人也。夫時值純陰。猶歲之十月也。但陽不終剝。地雷自復。如碩大之果。必有生生之理者。消長之氣機。天地之自然也。其所以扶天地之陽。而抑其陰。

者實惟在人之身爾苟吾身之氣既六陽而乾則天地之氣斯一陽而復矣從此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皆自吾養成之氣以擴充之非有他也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堯舜浩然之氣充塞於唐虞宇宙之間孔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之間惟是

云是

醒言

上

氣也天能使之清地能使之寧陰陽能使之和四時能使之序六府能使之備山能使之高水能使之流老者能使之安朋友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癯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天地雖大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而此身之氣孰主張是自有不屬氣者在而為氣之先也浩然正氣與天同呼吸便能贊化工何處不

來天上月野花啼鳥自春風

若非正氣便不浩然若不浩然便與天地不相似故呼吸者一身之氣隨之以閭闔即天上之晝夜日月也天上之日月既能於天之下而無所不照則吾身之呼吸自能於天之上而無所不通凡夫生生化化如野花啼鳥之竝育於天地間者亦皆自在於我呼吸春風之中矣若夫善養正氣集義工夫慎綿綿若存如佛之所謂不得動不得怠也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也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此有得之言也

三義正

醒言

三

一別蓬萊去路賒此時重泛日邊槎春風不盡江梅意又着紅桃樹樹花蓬萊者指吾身而言謂身中之真境也儒者亦謂之靈臺謂之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謂之樂處釋氏亦謂之佛國謂之淨

土謂之西方。亦皆指吾身而言也。或問道家所謂蓬萊島者何也。林子曰。身處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為周旋。而心則空虛洞達。飄然物外。如在無人之境。海外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所謂出污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欲而無欲也。此時重泛日邊槎者。即所謂湯武反之也。反身既誠。則生意不息。而變化之機。自無盡藏矣。

三教正宗

醒語摘錄

主

在我真境。便寂然。寂然境界。即同天。感通元是天機在。不自花開不自眠。

吾身之真境。天上之北辰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惟能反身而誠。止於其所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無思無為。斯便謂之至誠之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天機自在。不假強為也。

曾隨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風知我心。春回不

原一八地天

三教正宗

醒語摘錄

三

盡天機。巧草木自花。鳥自吟。曾隨白鹿卧空林者。與物兩忘也。惟有清風知我心者。與天為一也。至於克實。美大光輝。生色。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博厚高明。兩天貳地。如草之自花。如鳥之自吟。天機一動。自有不可得而過者。

我在先天。天弗違。盈虛消息。任推移。身中但得先天在。思慮俱忘。微更微。

先天者。生天生地生人。而為天之先者。此

天地人之道。同出於一原。故能竝立而為

三也。人惟不得先天之理。即囿於天地之中。如易所謂。後天奉天時者是也。惟其能

得先天之理。則能斡旋變理。範圍曲成。宇

宙在身造化在手。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

消息。不任我之推移邪。

為愛天邊月一輪。天風為我吹浮雲。浮雲散

盡。清光在此境。無人堪與論。

天上之日月。吾身之心性也。心性為客邪。

所述即日為浮雲所蔽故雲開而日月自現昔亦不增今亦不減邪退而心性自明昔亦無欠今亦無餘天風之吹浮雲之散者心性既明客邪自退本來清淨不假強為也

三年不出待歸棲人在空中坐落靈風入寒梅春意滿青林無樹不開花

人者空中之真實相所謂本來面目也未二句說吾身之氣既足則天地之氣自克矣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心不住塵自太清忘形吾亦任吾真明月夜過花是主清風時待我為賓

心不住塵自太清者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金剛經下文又曰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是知無所住者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也夫心者本自清淨本自具足圓融不滯神妙無方也故能聰明睿知文武聖神

兩天貳地知來藏往物來則能應之事至則能通之此其所以能應變也若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是著於外物而應變之機窒矣故儒者之敬謂存此心而不放逸也儒者之誠謂實有此理實有此心也堯舜之所以帝天下者此心也周傳之所以相天下者此心也孔孟之所以師萬世者此心也此心之分量何其廣也此心之功用何其大也謝上蔡以為心無所住而能應變卒得罪於聖人也亦獨何歟釋氏之所謂色聲香味觸法即儒者之所謂聲色臭味也豈聖人之心住於聲色臭味邪楞嚴經曰常住真心真心者即程子所謂人須識其真心謂吾本來之真心也若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夫其真心矣是知佛之所謂常住者真心也無所住者色聲香味觸法也忘形吾亦任吾真者蓋不能忘形則必不能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也明月夜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過花是主者。萬古此乾坤。萬古此日月。而花則易殘之物。乃為夜月之主者。寄也。人生天地間。特百年之湏臾爾。而達則為天下之主。窮則為一家之主。豈下下時待我為賓者。謂清風知我。而賓主兩相得也。

欲識東西南北人。惟知明德要親民。山中每作周公夢。鳴鳥來時宇宙春。

仲尼不在春秋。而在吾身。所謂吾身一仲

尼也。

孟子節語注

三

尼也。故欲學仲尼者。但於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前。孔顏樂處。堯舜之中是也。由是以之為己。則為明明德。由是以之為人。則為親民。周公以此道相天下。而孔子之所以夢寐不忘也。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渾然在中。粹然至善。由此而

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邪。

欲識玄同柱下人。身中自是一乾坤。無為也。有工夫在。直啓玄關衆妙門。

老子之所謂無為者。以吾心本自虛無。而綿綿工夫實無所著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為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為故也。其曰虛無者。謂吾心本

虛空而洞徹。無物而淨盡。如太虛太無然。

孟子節語注

三

是亦一天矣。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為德。而聖人亦以虛為德。

欲識西方寂滅人。空中露出本來身。浮雲散盡青天月。處處鶯啼處處春。

寂者。吾身本自寂然。即易之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然所謂寂者。非徒寂然而已也。佛書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其曰滅

者滅此心之妄也。夫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而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也。惟寂故滅本體，既明客邪自退也。惟滅故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

道亦是釋釋亦儒，此理吾身本裕，如不向古人尋往迹，直從心性做工夫。

心性一也，未萌則即心為性，已萌則即性為心，是故常人放其心而不求，賢人存其心而不放，聖人忘其心而不知，故曰堯舜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性之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或問未萌之性，已萌之心，林子曰：譬如擊石而火自生，元來石中有火之性，夫心猶火也，而性則奔來所自有，猶火之蘊於石也。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所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聖人無心而有心，蓋謂此耳。

盡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難盡傳，惟了古人言外旨，亦儒亦釋亦神儒。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三教正宗

夫三教之旨，載之篇章，而咸謂之經者，何也？經者常也，謂此心此性之經常也。儒之六經，道之道德經，釋之心經，金剛經，皆說心性之理。又從心性中發出來，篇章雖繁，不過為後人之印證爾。壇經曰：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所自有，不能自悟。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法華者，佛經名也。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腳也。陳白沙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抑嘗論之：二氏多失之偏，而儒門多入於偽，失之偏者，固非大中至正之道，而入於偽者，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然儒門者流，每以今之和尚而議釋迦，以今之道士而議老子，亦何異乎二氏者流，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要之，心性之大，既有所未明，而好勝之心，又不能自克，徒以生平影響記誦，而為口耳之粗者，各立門戶，以相是非，無惑乎三教之要旨不明。

於天下後世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余謹以拙詩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以明三教要旨，以俟夫後之盡心知性者。

三教合一之旨，三教先生既從而講論之，而又爲之詩歌。詩歌之不足，而又摘取三十六章爲之註解，反覆印證，若合符節，是誠斯道之淵微。三教之要領，無非古先所不傳之祕，而前聖所未發之書也。陽每咨決疑義，而神領之下，似若

三教正宗

醒心詩摘註

元

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豈非至正明達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機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陽嘗誦先生之詩，教已得三教之大都，繼受先生之言，傳頗悉三教之奧妙，倚歟休哉，始知盡性至命之學，明德親民之訓，自孔孟既沒之後，至是復得先生爲之推明，則三教之理燦然較著，不謂斯文之一大幸邪。至於先天心性，天人之微，西方達萊

府之旨，主翁真人如來之祕，等數十語

陽謹標而題之於其上，以便天下後世

之人易於觀覽云爾。梓事既登，同門諸

友咸謂先生之書，皆所以發明三教之

祕，遂名曰醒心集。謂非先生欲以三教

之理，而思與天下後世共之歟。門人黃

頤頓首百拜謹識

醒心詩摘註跋

跋曰：天之神寄於日，日者太陽之精也。咸池

三教正宗

醒心詩摘註跋

元

初浴扶桑，始明兩儀分象，萬彙聿新。凡夫化生，生色色形形，皆得太陽以亨以成。而月之懸象，星之森列，亦不過竊太陽之餘光耳。夫吾人之身，等於天地，而元神之炯炯，即太陽之朗然，故太陽亘千古而不磨，元神歷萬劫而不壞。粵考古昔，迄於今日，其所以稟太陽之精，紹三教之統者，可得而邇矣。義黃以上，茲不復論。堯舜撫運於明時，仲尼獲麟於叔季，窮達異勢，陽德同亨，顯被一時，垂休萬

世此則太陽之盛純乎其純也大禹之光猶聖域之未優武王之光則至善之未盡曾參衍其光於一貫子思述其光於中庸孟軻見知私淑諸人若老氏之光普矣悲其莫續於後而釋迦之光大矣惜其猶限於西達磨振教於中國惠能了悟於黃梅呂曹韓白老氏之肇宗也程楊李朱孔氏之裨將也石馬跋摩釋氏之衙官也要而論之堯舜日之卯矣仲尼老釋日之午矣孟軻日之未矣惠能日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之申矣至於程楊李朱呂曹韓白石馬跋摩許多流輩不謂之日行至是而酉而戌復沒於西哉是猶星明月朗借餘光於太陽也夫西沒東升不終晦冥一輪紅轉復見昭明惟我

三教先生元神正氣充塞兩間倡道東海之濱畢集三門是士摘註一書所以闡明太陽之理者備矣以一身之純乾爲天地之一陽蓋欲擴而充之以盡人物之性以成參贊之

能使三教合一之理光于天下後世是朗耀耀如日中天此則

先生之太陽也故仲尼之所以集堯舜禹湯文武之成而

先生之所以統仲尼老子釋迦之盛者亦惟此太陽之氣不蝕滅於萬古宇宙間也嗚陽斗仰有年愚昧莫覺去歲仲春始拜門下嘗領摘註一書而盟讀之咨決微奧心性始明乃知昔年之昏蒙如坐長夜而近來之契悟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若抱初陽謹述所聞謬書末簡時嘉靖壬戌端午門下不肖弟鳴陽頓首百拜謹跋

萬曆甲辰孟夏朔旦涵江三教堂重刊

鄭梅 陳雲洞

門人林紹泰 林孚卿命梓

余校 吳夢韓

三教正宗

聯句

門人盧文輝校正

三教宗孔堂

賢此心聖此心天地亦此心主敬最要
家吾事國吾事宇宙皆吾事集義為先

又

若要識心無體無方元是聖
云何能聖先知先覺總由心

又

道不遠人只在人倫日用
性無不善有何貴賤賢愚

戒勉諸生

毀譽榮辱利害死生這四關須立定脚跟方
打得透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八德毋徒騰口說要
見諸行

又

賢等莫欺生死第一關果爾能看得破

我今試汝問義利兩箇字豈其無愧於心

又

言而不可與天地鬼神所共聞也戒勿言
行而不可與天地鬼神所共見也戒勿行

又

莫藉見聞談孔子
須從心性識宣尼

又

道從心裏得

靜在動中求

又

余亦何知漫因時而設教
賢如有志無曲學以徇人

又

講學時論是非不論利害
應事時顧是非不顧利害

又

如有仍前虧心非為者請退席

如有仍前放曠不檢者請退席

度世

或問林子倡道而必曰度世者何也林子曰度世之教豈惟道釋為然哉若仲尼則亦何嘗無度世之心與論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凡有血氣且尊親

三教正宗

卷四

三

矣而况人乎余故曰仲尼亦度世也

量天則於人何所不容士農工商皆天所覆而地所載

朋來則在我未嘗無助智愚賢否其性本善而心本良

又

大寤總歸一夏

真空遍滿三千

真心真我

林子曰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生心身一

也或問心豈有生死林子曰一念之善其

心生一念之惡其心死余嘗謂人人也卒

變而為狗彘之行是亦狗彘而已矣人人

也卒變而為虎狼之行是亦虎狼而已矣

若夫真心真我元無有善元無有惡既無

善惡安有生有死故心生則身生心死則身

死而謂血肉之軀能不死者此乃道流釋

流之誕也故真心無心而有真心真我非我

三教正宗

卷四

四

而是我而真心真我安有壞時故曰天地

有壞這箇不壞而道家之所以長生釋氏

之所以不死者殆非所謂五行之心四大

之我也

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天地人三才都歸真

我

聖而儒玄而道禪而釋儒道釋三教只此一

心

又

即我即天即我即地即我即人我其非我
即心即儒即心即道即心即釋心本無心

又

非我之我元是我而天而地而民而物亦皆
備於我

無心之心豈有心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總不
外此心

又

無心之心能不死

三教正宗

卷四

五

非我之我本長生

又

致中自能而而位天位地殊非四大之我
盡性以至命而度世度人豈是五行之心

林子曰肝心脾肺腎昔人嘗配之木火土
金水矣故心火也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者殆非我之真心也真心則何思
而何慮四大者火風地水也釋氏所謂四
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殆非我之真我也真

我則不生而不滅

三才

或問林子所言三教而必曰三才者何也
林子曰為儒而不知天之陰陽地之剛柔
人之仁義者其能儒乎而道而釋亦復如
是若能知三才矣而不能盡性以至於命
焉豈曰孔子之儒老子之道釋迦之釋耶
天地人已列三才妙用非我還是我
儒道釋今標一夏總持是心却非心

三教正宗

卷四

六

又

具大總持門若儒道釋之度我度他皆從這
裡

能知真實際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只在此
中

又

又玄衆妙豈無門大竊發機悉皆真我
百尺竿頭更進步非身本體遍滿太虛

又

順性命而三才自是天然造化
通古今以一夏要從人世修持

丁卯春句

今已五十一年每欲作人回首竟成春夢
尚餘萬八千日幸毋老我此心更烈秋風

閑題

一身付雲水逍遙山野素性
萬古任綱常負戴聖賢此心

又

三教正宗
集三氏之大成天欲治舍我誰也
參兩間之妙用民不被若已推之

又

四序自常春何者為賓山乎不老
三生都是幻誰堪與侶雲也無心

借借室

切莫認真除此一心雖形骸亦假
云何是借豈惟萬物即天地為虛

又

江山寄跡元非我

天地為廬亦借人

海日樓

扶桑初日分天地

滄海無波屬聖明

又

廣大此宵襟俯仰海山雲日

虛空即本體包羅天地古今

望江岩

三教正宗
瞻觀滄海微茫巨測魚龍嘯雲作雨

揮手青天咫尺閑騎日月執斗馳星

武夷張道士

桃洞人遐十二樓臺懸日月
櫂歌聲遠三千世界自乾坤

又

却嫌紺殿多車馬
時與白雲共往還

凌雲岩

舉首去星辰不遠

挺身在日月之間

周文學 業易

滴露研硃每向卦文窺性命

奇山秀水都歸肺腑灑詞章

藍文學 業麟經

廊廟遠情不日應持賞罰柄

經權大義此時猶在是非間

藍氏世德堂

三教正宗

聯句

九

累代簪纓霞洞隔溪人世

千年國族權歌清夜書聲

諸生

賢今好自期錦水風高魚龍吹浪

我亦將何祝羅山日暖蘭桂飄香

榕城李生章華構

羨老親燕翼辛勤國族孫謀於斯而益大

省令子鵬搏九萬道術學業更不相為妨

蔡生喬遷

擇以處仁蔡學士流風至今未艾
積而能散陶朱公遺韻千古猶存

釋氏

欲識天真池裡蓮花數朵

能明正覺樓中枯木千春

又

六月生寒白雪軒中禪定者

十方分韻青蓮山上總持人

又

三教正宗

聯句

十

雲外鐘聲留月色

池前法雨亂天華

又

泥濘生金蓮莫道色身原是垢

虛明涵碧水須知真性本來清

又

建水即西天騎象雲間能說法

雪峰亦淨土牧牛圖裡可明心

又

自證自修莫道此山非彼岸

即心即佛湏知東土是西天

又

放不盡靈光窓頭一月

含無邊生意梅蕊同春

又

皓月照禪心曾向高山啓囊取藥

澄心窺色相還從福地浮錦渡杯

又

說法能明帝釋氏

課童又是仲尼徒

又

奕世總持勝地象峰真脉

十年常住飛花驚嶺天香

又

名重縉流息地能談果報

老多白髮入冬反作頭陀

又

無見即無迷半嶺松華人老

不清亦不垢隔溪鳥語山空

又

無心即是雲閑在嶺頭片片

上善莫如水始流山下涓涓

又

真心超出三千界

妙法還從不二門

又

一刹一塵九品蓮花懸日月

非心非佛十方淨土悉虛空

又

色色都空五蘊幻身皆佛性

如如不動一花法界在明心

又

一朵青蓮自是水雲世界

千年枯木閑隨鹿豕春秋

又

自怡情天外莊嚴一刹

每修苦行雲間棟宇千年

又

儒履道冠身著袈裟談佛性

黃花翠竹人窺色相識禪心

贈游生萬偈

得意在鳶魚之外

寄情于翰墨之間

三
七
五
宗

八
萬
九

十三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聖學心要上

凡六十四條

林子曰惟識心然後可以事心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收放心而邵堯夫曰心要放

夏語
摘出

林子曰心本活潑道亦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內無自得之真也

會編
摘出

林子曰聖人之心純乎仁也而造次顛沛無非夜氣之清明矣

三教正宗

聖學心要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知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陬降在帝之左右舍存心之外無他也

醒心註
摘出

仁也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林子曰孔子言仁亦有最為親切處復禮為仁是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為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真法也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

三教正宗

聖學心要

有無生死者道也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國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其心也又曰先天學主乎誠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羅豫章曰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

或曰中有定在歟。林子曰：統着一處便為不中。曰：中無定在歟。林子曰：若謂其無定在，亦非中也。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夏語 摘出

林子曰：知堯舜之性之則知堯舜之中也。若於動靜云為之際而求其無過不及之中，是亦子莫之中也。子莫度楊墨之仁義而執其中者，賊道也。

三教正二

東坡先生集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誠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周子又曰：誠無為幾善惡，所謂無為者，蓋得之天者，本寂然而無事也。而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會編 摘出

林子曰：反身而誠，反而身之者，誠也。故曰湯武反之也。又曰：湯武身之也。

程子曰：苟子言養身莫善於誠，既誠矣，又安

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會編 摘出林子曰：心體原無止息，故曰至誠無息。物我本不間隔，故曰誠者所以成物也。

林子曰：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也。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林子 摘出

太玄見天地之心，何謂也。林子曰：楊雄作太玄以擬易得易之意也。易用八而虛其中，中

三教正三

東坡先生集

之虛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太玄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虛者虛之，而未嘗虛實者實之，而夫嘗實天地之心也。林子 摘出

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即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金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林子 摘出

林子曰：識得先天圖中間空處，則畫前易在我矣。

昔子夏學於孔子也而曰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未能自決程明道嘗自謂田獵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夫子夏聖門之高第也猶惑志於紛華明道宋儒之卓然者尚喜心於見獵攝心之功不其難歟初學摘出林子曰堯舜浩然之氣充塞於唐虞宇宙之間孔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之間

三教正宗

聖學要義

五

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會編摘出

朱子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會編摘出

林子曰日月者易也日而月之月而日之互相往來而摩盪者周也

林子曰孔子所謂仁者即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實燁然華美盛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

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為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會編摘出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夏語摘出

或問本體林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本體也本體摘出

或問常明林子曰常明也者心性常明也故遷善者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者去此常明之障蔽也常明教摘出

林子曰德之不脩脩此常明之德也學之不

三教正宗

聖學要義

六

講講此常明之學也常明教摘出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本體本寂然也死生利害之不足以入其心本體本無累也民胞物與之分量本體本無我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本體本虛明也樂則生而惡可已者本體本活潑也不將不迎應而不宰本體本融

徹也

程明道嘗問謝上蔡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

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事如何。對

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此理。賢發

得太早。林子曰。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

何思何慮之地。斯為學者有漸之學也。切學齋

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

鬼且神也。夏語

程子曰。張天祺不思慮事。強把此心來制縛。

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又只

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字所制縛。會編

林子曰。愈防檢愈不定。愈窮索愈不精。程子

曰。識得此理。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此意也。

林子曰。詩之為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微

之女流。以婉其詞。如後世之宮情閨怨。農談

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

不終無也。會編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詞。而孔子錄之

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

人之語也。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

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

見鄭衛之風之淫也。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

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

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

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利

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夏語

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本無極。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

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

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

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

為有內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

無物之地。是猶反鑑而索照也。又曰。與其非

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渙然無事矣。

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為德。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又曰：惟格物然後能無物。故逐於外而聲色臭味者。物也。著於內而意必固我者。物也。提出

二教上六

五教上六

九

林子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物格而知至矣。

林子曰：道不息也。心亦不息也。故曰吾不能已矣。而川上之嘆。則曰逝者如斯。

林子曰：反求諸已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雋矣。提出

林子曰：初學之要。惟在自己心上做工夫。蓋心辟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

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著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會編

謝上蔡嘗別一年而來。見伊川問所進。對曰：

但去得一矜字爾。上蔡以生意論仁。以實理

論誠。以常惺惺論敬。會編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

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

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侯

師聖韋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

間斷。會編

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

陰也。又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

妙也歟。

李延平從羅豫章學。豫章好靜坐。延平退入

室中。亦靜坐。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會編

李延平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

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怨尤而已。

故其教人也。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

存養處

會編
摘出

林子曰：天地即我，我即天地。一而已矣。程子

曰：言體天地之化，便剩一箇體字。只此便是

天地之化

會編
摘出

林子曰：天地間只一氣爾。屈伸往來，天地之

鬼神。吾身之鬼神也。朱子曰：人心總動，便達

於氣，便於這屈伸往來，常相感通。

會編
摘出

邵子曰：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

三教異同

聖學要義

士

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

邵子曰：行已須行誠盡處。曰：誠盡者，至誠也。

曰：誠盡處者，堯舜所謂中。仲尼顏子樂處是

也。

程子曰：昔見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處，卽中也。孔子曰：樂在其中。

林子曰：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

聖人也，天地也。天地落其運，聖人執其機。

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

此而已

會編
摘出

陳白沙曰：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理苟

能明，何必多讀書。

林子曰：焉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

淵，亦不知有躍。為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

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

以神，乃知非為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為

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

時，活潑潑地。又曰：所謂樂處，乃吾身之為飛

魚躍活潑潑地也。

聖心註
註摘出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聖學心要下 九四十九章

林子曰日月往來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之權春秋備之矣夏語 摘出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並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變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興矣夏語 摘出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又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決旬越月可得而井矣夏語 摘出

林子曰惟知助法之善不執方井之常而變通宜民之下雖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制形計畝均授要之不失黃帝之初意而君民兩足可也會編 摘出

易曰漁亨王假有廟林子曰巽木也而震之

一陽者根也坎水也而本之艮者源也又問

一陽為根之言林子曰巽二陽在上其發華

於春乎震一陽在下其歸根於冬乎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

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

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

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

丘卒夏語 摘出

三教正宗

林子曰天地之春秋堯舜之賞罰孔子之是

非一也

林子曰帝王之興也改正朔易制度不沿禮

不襲樂其所以新斯民之耳目定一代之規

模乎然其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

失時可也奚必子丑之為非而建寅之為是

耶如必建寅之為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

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為哉且

商筆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筆

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昔者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耶。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為非大。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竝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為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為大。則不以輅車為重。也可知矣。

會編
摘出

三教正統

重刊要本

三

林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聖人之出處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人之出處也。

林子曰。堯舜之禪讓。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亦天之與賢也。

會編
摘出

林子曰。不怨不庸。不知者。過化也。其皆神之所為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林子曰。坤。邑國也。震。暴客也。重門者。豫也。又曰。震。聲木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林子曰。上兌下巽。坎也。巽。長木。兌。金也。

林子曰。王莽妄援周官。以毒天下。王安石傳會經義。以誤蒼生。其六經乃先王經綸之無顧不可行於後世哉。

會編
摘出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直為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即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為

三教正統

重刊要本

四

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即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穎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對曰。孔子只言箇一字。而問人味之。朱子又添箇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添箇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而下。皆知其道。豈孔

子聞道之秘不若朱子歟抑孔子教人之心

不若朱子歟二。人默然
林子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故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家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孟子曰由仁義行

三教元宗

卷之三

五

非行仁義蓋仁義根於性生知性則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以出之以利為本也若此心念念常在於仁義而勉強以行之豈聖人所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之道哉

會編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為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而通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

感心是為得之今果以誠意為主余亦從而

易其語曰欲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為顛倒以

問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

脩齊治平先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

林子

林子曰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舍性以為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

三教元宗

卷之三

六

以為義未必不害義也余於是知孟子之存義蓋有得於性善者然也

林子

林子曰就湯就桀者任也相齊相燕皆謀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林子曰坤順也動而險惟離明也故介于石林子曰天以覆憐為大而棟宇以蔽風雨構

木以為天也

或問安仁林子曰獨不有所謂利仁乎或問一貫林子曰獨不有所謂忠恕乎

陳白沙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上九无妄行有言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夏語

林子曰我與天地特一氣之相為往還爾非有二也程子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謝顯道往見明道受學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會編

林子曰癡衣之製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

林子曰罔而生者心死也譬碩果之仁已蠹矣外雖可觀能久存乎

林子曰泉混於山心隱於性者家也

林子曰氣本至大至剛亦本流行無間

林子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是性也者故也

我固有之也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是吾心專直翕闔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

廣生大生者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

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

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

此而兩天貳地大中正之道易知簡能之

學千變萬化都由其中出不謂之大道而

何會編

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

變而不離乎中也

邵子曰心為太極朱子曰太極虛中之象也

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彼其時惺惺而不

放逸也夏語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何謂也林子曰無思

而儼若思者敬也夏語

林子曰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夏語

林子曰達而一夫不得其所則無以成其功

窮而一人不明厥道則無以大其德

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又曰六經

註我我註六經會編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是爲飛魚躍。

時有論知行者，或曰：先知後行，或曰：先行後知。或曰：知行合一。紛紛辨說，適林子坐寮曰：林子獨無言乎？林子曰：余亦何言？余惟太古之時，人多神聖，知行之字未製也。唐虞三代之時，神聖間出，知行之名始立也。降及後世，世道交喪，不惟知行之說太詳，而先後之

三教正宗

卷之九

九

辨亦支離而無紀矣。余亦何言？余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爾。

林子

邵子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

不可不慎獨。

夏語

林子曰：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

以爲富也。

舊有此說

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又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乎？一以貫之。

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

非窮至事物之謂矣。

摘出

張子厚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

幾時得與他每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

亦有爲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

而自恐懼者，敬也。朱子曰：心存便是敬。若於

不覩不聞之時，而必欲戒慎恐懼焉，則心反

爲之動矣。豈易所謂寂然不動之體哉？

會編

林子曰：心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

三教正宗

卷之九

一

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靈之失，謂

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中之真實工

夫也。若於不覩不聞之時，先慮其怠肆荒靈

也，而必於戒慎恐懼焉，則是有所戒慎，有所

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殆

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或問曰：既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

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既曰不戒慎而

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又曰戒慎恐懼，防

乎其防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林子曰：天下萬世皆吾分內事，故達則為天下窮則為萬世。

林子曰：聖人必可學而至，學不至於聖人不止也。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之人盡為聖人，萬世而下盡為聖人。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當時也。當時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

三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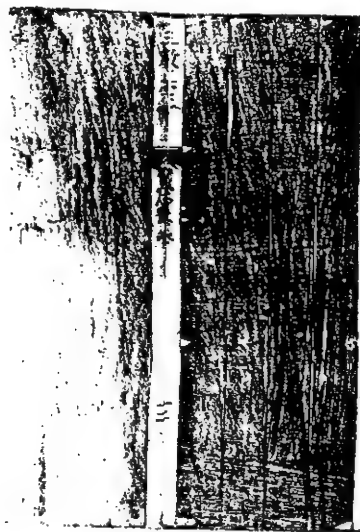
卷之五

上

明於當時也。當時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為仁由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當時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其懷矣。夫以當時為己任，而當時之薰其教者，是一時之師也。以後世為己任，而後世之聞其風者，是萬世之師也。

林子
摘出

林子曰：世之儒者知學孔子而非其大也，或



問朱陸同異。林子曰：固未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亦未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或問吾道南矣。龜山、豫章延平。林子曰：亦有灑然處，或問明道。林子曰：所謂充養有道是也。或問濂溪。林子曰：進於誠矣。故曰：願學孔子。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玄宗大道上 凡六十四章

林子曰先天一氣從虛無中來豈非乾坤未判之先而太虛太無自有混元至精者在歟故曰有物混然先天地生

林子曰天地雖大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而此身之氣孰主張是自有不屬氣者在而為氣之先者

醒心詩

關尹子曰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

三教正宗

卷之五

論

一

氣不名太虛

林子曰先天者生天生地生人而為氣之先也

醒心詩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先天之理而為天之先者故曰先天

醒心詩

老子曰生我者道活我者神

趙古蟾曰神者性也

林子曰神者丹也

古仙曰本來真性是金丹

林子曰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白玉蟾曰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林子曰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於神明之舍

舊稿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參同契曰運移不失中又曰行符合中又曰浮游守規中

李清庵曰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即

三教正宗

卷之五

論

二

玄關之竅也中非四方之中亦非在中之中

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上座

本來面目故曰念頭不起處是也

經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又曰守一存真一乃通神

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呂知常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

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之一一也有氣之一一氣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

有數之一。一為生數之根也。若抱一之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老子曰。能嬰兒乎。又曰。復歸於嬰兒。林子曰。嬰兒者。元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又曰。男兒會懷胎。

呂知常曰。天谷空曠。無乎不納。能容無相之至真本來之赤子。而萬神居之。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者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卵者。雞。豈有言語傳相告教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

古人有言曰。順則生人。逆則成丹。所謂生人者。受氣托形之初。問之母不知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兒在胎中。得以成形。而化生者。闢之母不知也。成丹之法。亦復如是。以採藥言之。不採而自採也。以火候言之。無候而有候也。亦無沐浴自然。而沐浴亦無刑德自然。

而刑德至於進退抽添。交媾攢簇。莫不自然。而然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陳虛白曰。火候之要。尤當於真息求之。又曰。念不可起。意不可散。

張紫陽曰。謾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

白玉蟾曰。以精神魂魄意為藥材。以行住坐卧為火候。以清淨自然為運用。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四

成丹者。即以神御氣而成道也。林子曰。夫蟾蜍之虫。孕蟾蜍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龜龜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藥也。鶴鶴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菌不母而生。蟪蛄而陰陽相搏。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為之根為之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會編摘出

林子曰。火候之微。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

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陽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故曰但至誠合自然

人之氣子時尾閭丑寅腰間卯辰巳脊脊脊午泥丸未申酉胸膈戌亥又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降也而道家謂之一息亦然者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矣故曰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曰呼吸相含育停息為夫婦

二教正宗

五

胡混成曰是火發生於真精恍惚之中薰蒸於一身四體之內本無形象安得有候

林子曰一念外馳火候差失者危也能毋防乎故曰念起即覺又曰不滅照心

白玉蟾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

林子曰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

丹書所云天魂地魄日精月華紅鉛黑汞金

精木液烏兔龜蛇馬牛龍虎砂水銀黃芽白雲丹砂秋石白金黑錫別之為男女夫婦體之為金木水火類之為青幽徐楊象之為乾坤坎離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砂玉汞者或有言丁公黃婆者或有言嬰兒姤女者陳泥丸謂之其實陰陽二字是皆一物者是也

會編
摘出

丹書所云守一壇戊己戶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砂鼎鼎爐月爐中黃

二教正宗

五教正宗

六

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根凝結之所陳泥丸謂之皆一處者是也

會編
摘出

丹書所云冬夏二至春秋兩分卯酉甲庚弦

望晦朔子午己亥寅子坤申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週迴離坎之時兔雞之

月乾巽之穴二八之門朝屯暮蒙晝姤夜復陳泥丸謂之週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氣日夜

時刻乃精氣之變態者是也

會編
摘出

白玉蟾曰世人執着藥物火候之說以為有

形有為而不能損悟也。夫豈知混沌未分以前，鳥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鳥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為龍虎道本無名，比之為鉛汞。會編 摘出

張紫陽曰：元性復則元氣生。

關尹子曰：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抱神者時。

晦明時強弱。會編 摘出

天隱子曰：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脩我靈。

氣勿為世俗所淪汚，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又曰：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又曰：生乎。

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會編 摘出

林子曰：不運氣而氣自運者，得一也。

林子曰：運氣者，逆氣也。林子 摘出

林子曰：道也者，混然而無也。故天有日月星辰，而道則日月月星辰辰者也。地有山

嶽河海，而道則山山嶽嶽河河海海者也。物

有飛走動植，而道則飛飛走走動動植植者。

也。春夏者以生，以長，孰其能春能夏者乎？秋

冬者以收，以藏，孰其能秋能冬者乎？且人之

一身耳目手足，拘於物也，果孰為之視且聽

者乎？果孰為之持且行者乎？由是觀之，何物

非道？何道非物？何有非無？何無非有。

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

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

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夏語 摘出

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

無窮，生生不息。夏語 摘出

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夏語 摘出

或問既曰虛無者，太虛太無也。又曰無之至

於無可無也。虛矣。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

心自虛矣。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古人虛無之

旨，豈異也。

林子曰：地也者，形也。內也。天也者，氣也。外也。

人之形，外也。氣，內也。養成此氣，則天地之氣

皆吾之氣也。天地之氣皆吾之氣，則人之形

又在內而氣又在外面也。若混而言之，則氣在
人中。人在氣中，形與氣相渾淪而不相離矣。

夏語
摘出

古人有詩曰：混沌生前混沌圓，箇中消息不
容傳。劈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林
子曰：竅中之竅者，天外之天也。故曰玄之又
玄，衆妙之門。混沌消息，豈容言傳。

譚真人曰：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
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

二教宗

五言古詩

九

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又曰：虛
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
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
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又曰：心同幽冥，則物
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會編
摘出

關尹子曰：有時有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
有方有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
氣之所自生者，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
林子曰：奚物而為石，奚物而為火者，忘物也。

或問常明。林子曰：君不見兩精相搏而火生
乎。木之相摩，石之相擊者，兩精也。而火則自
然生乎其間矣。故元神者真火也。昭昭靈靈，
萬古不滅。

林子曰：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媾精化生之
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
自然也。易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者，蓋謂是
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格
手，落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

三教宗

五言古詩

一

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
事父也。

隱心詩
詳摘出

林子曰：太氣也。孰綱維是，天之天而未始有
氣也。地形也。孰綱維是，地之地而未始有形
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參同契曰：混沌處相接，權與樹根基。經營養
鄧鄂，凝神以成軀。林子曰：凝神以成軀者，釋
氏所謂實相者是也。古人有詩曰：經營鄧鄂
體虛無，便把元神裡面居。息往息來無間斷。

全胎成就合元初

莊子曰：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天，則渾沌全矣。胡混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情識。

林子曰：天地之間，孰不生死於五行之中。而為五行之所相生滅者也。若終能至神，不復生意，則是超出五行之外，而五行皆為吾用矣。

林子曰：不為陰陽五行所生滅，如父母未生時一般者，真人也。

三教正宗 卷之六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無氣。會編 摘出

胡混成曰：聚先天祖氣以為藥物。

陳泥丸曰：一者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

原，千變萬化之祖也。

林子曰：大道至簡至易，旁門至繁至難。鍾離

曰：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豈知

此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所謂至簡至

易者神仙之真訣也，故曰神仙不肯分明說，說得分明笑殺人。

太玄曰：太玄中黃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廢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會編 摘出

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也，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天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

三教正宗 卷之六
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

會編 摘出
丘長春曰：息有一毫之未定，命非已有。

林子曰：心隱也者，隱心也不在山林，不在城市，惟其心之靜爾。閑則如寂也，劇則如閑也，有為而無為也，有作而無作也。朝廷之上猶其煙霞之谷也，民物之繁猶其無人之境也。紛華之地猶其曠莽之墟也。舊稿 摘出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玄宗大道下 凡八十一章

昔者軒轅為五帝之宗。文帝統漢家之緒。老
彭為大夫。伯陽為柱史。竇封為陶正。方回為
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宦於晉。
范公霸越而浮海。慈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
志於執鞭。莊生藏器於小吏。是皆帝王卿相。
慕道以成仙者。善哉王瑋玄有言曰。出身仕
宦。無妨仙舉。會編

三教正宗

卷一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林子曰。余覽神仙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

不仕。而以三綱為重如此。會編

林子曰。仙者。山人也。山人者。獨立霞表。不受

塵垢。然山其心也。雖處廟廊之上。三軍之中。

所謂山者。固在也。舊編

蘭期精脩孝行。真人弘康嘗語之曰。夫孝至

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

至於民。王道為之成。會編

張順少事母孝。嘗曰。不孝不忠。而學道。此

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會編

白玉蟾曰。收拾身心。斂藏神氣。謂之採藥。念

念相續。同成一片。謂之交媾。洗心滌慮。謂之

沐浴。凝氣聚念。謂之結丹。

林子曰。石未嘗有火。而火生於石者。真火也。

性未嘗有心。而心生於性者。真心也。舊編

林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

身之室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舊編

三教正宗

卷一

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

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

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

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會編

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

生氣也。氣焉既生。即名為一。惟一故二。則兩

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會編

莊子曰。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

司馬子微曰：慧出本性，非是。今有又曰：非是今時，別生他慧。

林子曰：絕粒不是道，休妻不是道，山中靜孤不是道，不運氣而氣自運，不攝精而精自攝。

允執厥中，無為無作。

喜稿摘出

林子曰：火生而木焚矣，心生而性晦矣。

會編摘出

或問：心生性晦之旨。林子曰：木則因火而燬，性豈因心而壞？蓋逐其心於外，自忘其性而不知矣。

三教正統

嘉靖道卷

三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會編摘出

林子曰：大抵吾身與天地只一氣耳。精神魂魄相為混融，水火木金相為流通，孰為我，孰為彼，孰為合，孰為離。

會編摘出

俞玉吾曰：心定則神凝，氣和三宮自然升降。

百脉自然流通。

李清庵曰：心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俱忘，到這裏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

譚紫霄曰：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以母召子，孰敢不至。

林子曰：鯤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施有吾曰：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

會編摘出

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譚真人曰：顯氣之門，元神之臺。呂純陽曰：窮取生

三教正統

嘉靖道卷

四

身受炁初。張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白玉蟾謂之念頭動處。陳冲素謂之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是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天地循環，乾坤反覆，亦不離此一息。况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自然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不須時。此子機關，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陽火陰符之

別無十二時中只有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在平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由是觀之則道家之道豈不易知豈不簡能后世道流不識易知簡能之妙妄意揣逆以何者為沐浴溫養進退抽添何者為子午卯酉弦望晦朔冬至夏至陽火陰符起種種心生分別見解拆愈明去道愈遠豈老子所謂無為之旨自然之道哉王溪子曰以正心誠意為中心柱子會編

三教正宗

有錄纂要

五

林子曰凡屬於天者皆吾之氣也凡屬於地者皆吾之形也夫屬於天者皆吾之氣則吾之氣復還於天而氣安有壞屬於地者皆吾之形則吾之形復還於地而形亦安有壞故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又曰孰為生孰為死

會編
摘出

俞王吾曰丹法以太虛為爐太虛之中自有天然妙用

林子曰天上之日月吾身之心性也心性為

客邪所迷即日月為浮雲所蔽故雲開而日月自現昔亦不增今亦不減邪退而心性自明昔亦無欠今亦無餘顧心詩
註摘出

林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者是聖人不仁於百姓也其曰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者而百姓亦不以聖人為仁矣

林子曰無為也者行其所無事也以脩身言之不亂其神也以處事言之不鑿其智也林子
摘出李清庵曰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著工夫

三教正宗

文龍遺集

六

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甚麼

林子曰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道遙於其中矣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林子
摘出

林子曰與一氣相為往還者與天地相為終始也林子
摘出

林子曰玄牝之門壁蓮子也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會編
摘出

林子曰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

關也夏語

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吸之人之

易也夏語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

舍編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

郝太古曰靜處煉氣開處煉神

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形無氣無形渾淪

無名

林子曰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

本體也若稍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

天也

林子曰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

體也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

也本體教

林子曰得此本體而一直不妄謂之真人得

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本體教

林子曰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

體而曠劫不壞者金丹也本體教

劉赤脚曰須向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

李清庵曰向平常踐履處把箇損字來受用

損之又損之損來損去損到不得處此其所

謂塵心要日損日消者歟故曰為道日損初學

林子曰坤三之中乾三也故陽得而升降之

然金擊之熱石搏之火亦非以其中陽耶初學

林子曰神谷者元宮也白玉蟾曰神棲於元

宮氣騰於北府

黃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內

運天經林子曰天經也者黃道也而吾身之

日月往來於其間矣夏語

司馬子微曰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

務令安靜浮游亂想亦盡除滅晝夜勤行須

更不替又曰無間晝夜行住坐臥及應事之

時常須作意安之其可任其憧憧往來而不

知所以求之耶故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

不逐外名曰安心初學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夏語也。南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北，日之午，亦中也。摘出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為天之際者，目之窮也。夏語

林子曰：日者天之丹也。摘出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之先而未始一也。夏語

劉秋潭曰：照之或不勝，又以應事遣之，應事

既已，又將忘之。三教正宗

張虛靜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劉願真曰：一念纔動，便屬後天。

余嘗有詩曰：無為也有工夫在，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妙用之自然也。

林子曰：玄牝之翕闔者，乾坤之象也；天根月

窟之來往者，日月之象也。夏語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辯之，亟焉。

故不知有黃老之心也。夏語

林子曰：吾身之呼吸，天上之日月也。故一春

一秋者，一息也；一潮一汐者，一息也。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為用矣。若思慮之神，即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夏語

摘出

林子曰：內煉之法，息息相繼者，真息自然往來也。

林子曰：父母未生，我是誰者？本來面目也。功

夫到此，雖欲著此意思，也不得。故曰：象罔得之。此先天無為之學也。三教正宗

司馬子微曰：愛欲思慮，是心荆棘，荆棘未除，

嘉苗不茂。故初學之士，當如耨者之去草，務

拔其根，則吾心天然之種子自然發生矣。切要

丘長春曰：一念不離方寸，是真空。

劉願真曰：只要了得，按中一箇仁，仁中有一

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幹長，都出

自然。林子曰：仁中一點生意者，所謂真種子

是也陽生之而陰復佐陽以成之

會編

劉願真曰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林子曰金丹之道要使心息相依故曰息者

自心也

古仙曰息息歸根金丹之母

林子曰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惟鐘鼓之

聲達于遠邇者以其中虛而無也

舊編

或問吾身之火林子曰慧者火也又問吾身

之水林子曰定者水也

林子曰牝雞

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雞之

士

林子曰伏氣者胎丹也

夏語

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是使氣神若知行

氣主便是得仙人然萬物則生而死而元神

則死而生故曰死心以活神

會編

林子曰言者不知得而傳乎故曰這此消息

誰傳授後口先生說與吾

古人有言曰守真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即達

本來天真又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又曰

能守真一真炁自凝陽神自聚

白玉蟾曰心源性海謂之華池性猶水也謂

之神水

會編

林子曰老子之道大矣後世學之者衆未聞

有得其宗者

會編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子而益明亦至莊子

而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寓言

之微則道為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詞則道

為益晦

會編

三教正統

卷五

或問開令及林子曰似矣而非其至也

或問世之所謂神仙者果得黃帝老子之正

宗歟林子曰否黃帝老子過北之枝也

門人陳衷瑜重校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性空宗旨上 凡七十三章

六祖曰自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林子曰性本

空也。達磨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會編摘出

林子曰即佛即性即性即空。又曰空即是性。性即是佛。

林子曰自性無佛。亦無衆生。無菩提。亦無煩惱。故曰無佛可做。又曰亦無衆生得滅度者。

六祖曰凡夫即佛。而禪山曰佛與衆生無異。

三教正宗

卷一

相。林子曰佛與衆生本來空也。

六祖曰煩惱即菩提。而禪山曰煩惱與菩提無異相。林子曰煩惱與菩提本來空也。

六祖曰若以知慧照破煩惱。此是二乘小法。

會編摘出

林子曰自性者本體也。本體能生萬法。本體能生智慧。本體本自金剛。本體本自圓覺。本體本自清淨。本體本自平直。本體本無邪見。亦不愚迷。僞詐亦不貪求。執着本體本不着。

我相亦不着。人壽衆生相。本體外離一切有相。本體內離一切空相。

本體教摘出

林子曰惟此本體本不生滅。心經曰不生不滅。若有生滅。可滅便是落第二義。故曰將滅止生。以生顯滅。謂之外道。圓覺經曰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中妄見生滅。

三教正宗

卷一

林子曰惟此本體本無無明。圓覺經曰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故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者。無明也。

林子曰有法空也。無法空也。有法而無法。空也有為空也。無為空也。有為而無為。空也有念。空也。無念空也。有念而無念。空也有住。空也。無住。空也。有住而無住。空也。又曰生死空也。涅槃空也。生死即是涅槃。空也。無明。空也。正覺空也。無明即是正覺。空也。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本來面目。即

性即空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性即空也。又曰無意無必無取無舍。即性即空也。無執無着無虛無妄。即性即空也。太虛非虛。太無非無。即性即空也。

圓覺經曰。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三祖僧璨曰。

更何求解脫。又曰。誰縛汝。壇經曰。不立解脫法門。會編

心經曰。不垢不淨。壇經曰。染污即不得。

古人有言曰。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無非般若。真如與翠竹一體。蓋無色聲香味觸法也。般若與黃花一類。蓋無見聞知覺也。圓覺經曰。於圓覺中無取覺者。林子曰。起心取證。即不圓覺。

達磨曰。廓然無聖。會編

摘出

林子曰。謂我能悟者。迷也。謂我能聖者。凡也。謂我能作佛者。衆生也。故無悟無迷。無聖無凡。無佛無衆生者。空也。故曰空門。

林子曰。本來無佛。無一法可說。若言有法可

說。亦是有佛可做。金剛經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王棲雲曰。外緣雖假。不可不應。應而無我心。體虛空。事來無礙。則是虛空不礙萬事。萬事不礙虛空。如天地間萬象萬事。皆自動作。俱無障礙。

林子曰。僧璨覓罪。不可得。而曰。與汝懺罪。竟者何也。經曰。諦觀心是本來空。是則名為真懺。懺無垢。子曰。我心本空。罪福無主。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四

三

林子曰。衆幻滅無處者。無幻可滅也。若云滅幻。是滅是幻。

圓覺經曰。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

林子曰。厭生死心。幻心也。愛涅槃心。亦幻心也。

或問禪佛性空四者之義。林子曰。無禪。無佛。無性。無空。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若言有禪。便剩箇禪字。若言有佛。便剩箇佛字。若言有性。便剩箇性字。若言有空。便剩箇空字。或曰。

空亦無數。林子曰：有「空」不「空」，故禪無其禪，乃為真禪。佛無其佛，乃為真佛。性無其性，乃為真性。空無其空，乃為真空。又曰：亦無無禪，亦無無佛，亦無無性，亦無無空。

古人有言曰：未有天地，先有此空。林子曰：天地亦從空中來爾。

古人曰：收拾此心，歸於一處，喚作萬法歸一。又名一字法門。

林子曰：本來面目者，佛也。故曰：有一真人在。
三教正統 性理寶鑑 五

已靈官。往來來縱橫無礙。

光峰顯暹禪師開雷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身命落處，乃生死之根源也。
會編 指出

圓覺經曰：亦無成佛及不成佛。

林子曰：玄中之竅者，空門也。空門者，虛空之門也。三世諸佛，都由此中出。故曰：一竅能納

太虛空。

四祖道信為法融說佛真要曰：夫百千法門，

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

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待汝心。一切

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如夢幻無

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

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

無缺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

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

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

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

名為佛。
會編 指出

壇經曰：體即無生。
會編 指出

黃檗山曰：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

覺知。若着於見聞覺知，便為見聞覺知障。此

真如空性。

王棲雲曰：靜中境界，其有多般，皆自己識神

所化。因靜而現。林子曰：真性者，實性也。若夫

識性，乃所以鑒乎其真也。

如居士曰：心悟是佛，心外無佛，心邪是魔。

心外無魔。林子曰：切不可言佛魔別，亦只在迷悟之間爾。

林子曰：外心以求佛，是外心以求心也。

或問法身。林子曰：虛空是也。或問虛空。林子曰：法身是也。

林子曰：自性自定，離性無別定。自性自慧，離性無別慧。

林子曰：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能做佛者，即是心與佛別，不識心也。

三教三論

性理學卷

七

林子曰：性外無空，空外無性。若言性亦能空者，即是性與空別，不識性也。

或問曰：即心即佛，既已知之。而曰衆生即佛，尚猶未悟。林子曰：既曰即心即佛，而衆生之心，獨非佛之心歟。

林子曰：西方者，心也。壇經曰：見西方只在刹那。又曰：出家者，心也。壇經曰：在家亦得。在寺亦得。

林子曰：無色無受想行識，無色聲香味觸法。

者以五陰六塵本無安著處也。

金剛經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楞嚴經曰：常住真心，蓋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真心常住矣。

經曰：第一莫着空。又曰：亦不着淨。若着於空，却被空縛。若着於淨，便生淨妄。

離心註
摘出

林子曰：若言見解，不離見解。若言本空，亦不離空。

古人有言曰：欲知佛去處，只這言語是。又曰：

三教三論

性理學卷

八

未了之人，聽一言，抵這如今誰動口。

林子曰：四大者，妄身也。無形者，實相也。所謂實相者，經謂之佛，亦謂之如來，亦謂之法身。舍利子，本末面目自在，菩提者是也。又曰：實相者，空相也。

林子曰：未證佛果，本無六欲。既登彼岸，亦無涅槃。

夏語
摘出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何物非道也。山河大地，皆吾妙用。何處非佛也。

夏語
摘出

林子曰：行住坐卧，皆是佛之妙用，故曰：渴飲饑食，常對面。又曰：心心念念，處處逢渠。

古人有言曰：清淨無染，便是無垢佛；到處優游，便是自在佛。一心不昧，便是光明佛；道念堅固，便是不壞佛。各各諸佛，自身俱有，說亦不盡，惟一空爾。

林子曰：玻瓈赤珠，璉磻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夏語 摘出

林子曰：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也。三教正宗 性理卷 九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夏語 摘出

林子曰：亥子之間者，寂也。六時曰：日午三更，其亦喧而寂者乎？至於入廟而心肅，登山而神怡。日午而三更者，暫也。夏語 摘出

林子曰：佛圓覺也，具圓覺而不增，凡夫煩惱也，具圓覺而不減。夏語 摘出

林子曰：若能清淨四病，自離圓覺。經曰：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

故涅槃生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故。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未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

林子曰：心本清淨者，釋迦也；心本平直者，彌陀也。夏語 摘出

林子曰：寂滅之上，有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三教正宗 性理卷 十

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會編 摘出

林子曰：法身空也，故五行不能拘，以其空無得而拘也。陰陽不能役，以其空無得而役也。三千俱壞，此相不壞，以其空無得而壞也。

大通和尚嘗謂僧智常曰：汝見虛空否？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

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

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

知見六祖謂其猶存知見者是也故曰無端

起知見

會編
摘出

林子曰空無所空法身自彰故曰四大五蘊

任他虛生虛沒於自己法身總無交涉由是

觀之既無可空之相又安有可空之空耶

林子曰如來藏裡空也故曰若能放下空無

物便是如來藏裡行

三教正統

性理學案

二

無垢子曰有此六根是色身無此六根是法

身又曰眼雖看不要着在色上耳雖聽不要

着在聲上

或問妙普見佛如何不拜對曰家無二主

圓覺經曰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

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舍皆是

輪迴此輪迴之大義也

心經曰無無明而圓覺經曰永斷無明者何

謂也林子曰無無明者本體也永斷無明者

復此本體也

或問既曰無佛而又曰佛者何也林子曰佛

故無佛

百丈曰但是一切言教只是治病為病不同

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故

病於邪而以正藥治病於愚而以智藥之

或問佛曰佛法而曰實無有法者何也林子

曰心地無非亦安用戒心地無亂亦安用定

心地無癡亦安用慧金剛經曰實無有法佛

三教正統

傳習錄

上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則佛果無法

欺林子曰未嘗彼岸捨然不得故曰無備無

證又曰備證即不無

林子曰馳驅駿奔而心靜者雖謂之禪定之

釋子可也禪床面壁而心不靜者雖謂之伽

梨之彌猴可也

夏語
摘出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分摘性空宗旨下

凡三十六章

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二所以為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避世為佛事哉會編

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大徹大

會編

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

性理學

一

禪時在江南運使苟知即心即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可以便證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為也豈特在家為然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會編

會編

林子曰釋迦之父子夫婦之倫備矣華嚴合

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捨菩薩之心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室傭梵行會編

會編

林子曰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

勞心常清淨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最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皆得之矣人倫不廢於外而佛法常明於內孰若維摩詰之道為大中至正者哉又曰不須求出家作名教中罪人至於傳大士龐遵元許多流輩亦皆有妻子也醒心詩

註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姚興奉之若神後興以

三教正宗

性理學

二

宮女十二人與之一交而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掌曰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泥也昔唐釋元珪有言曰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是謂無心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若其有心便是違心若惟致戒便是破戒會編

會編

林子曰齊心者內齊也齊者齊也齊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狗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

所脩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殮。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至於六祖以匹夫之貧。為獵人守網。每至飯時。以菜寄羹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隱忌林子曰。余自序醒心集。大意謂倫屬道術。二

者不可偏廢。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若釋氏不祝髮。安能斷去淫欲。以精進斯道哉。或曰。釋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亦未敢以為是也。若不祝髮。則不能致志。今日為道。而明日叛去。未可知也。故釋氏要覽曰。落髮後稱息慈。謂安息在慈悲地也。會編

摘出

林子曰。唐龐蘊在家修行。故號居士。釋氏所云四衆之優婆塞者。是也。嘗有偈曰。有男不

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坐。共說無生話。夫在家之所以異於出家者。以其無念為宗。內不失乎心性之大。而嗣續為重。外不拂乎人道之常也。若龐蘊者。誠能男而婚之。女而嫁之。然後超然方外。于此無生上。則為釋迦靈山之會。次則為向平五嶽之遊。不亦善乎。然不剃不染。雖云在家。而不婚不嫁。何異出家。昧綱常之本。徑邪迷之路。使釋迦之道。不著余於在家之龐蘊。有餘憾焉。龐蘊又有言曰。神

嫁耶。

會編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為若是其小歟。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為若是其大歟。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

尊乎。

會編

林子曰。莫非外也。莫非內也。故日月星辰。法

身之照臨也。山嶽河海法身之流峙也。若謂法身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則是有我而有外矣。夏話 摘出

林子曰。所謂少林面壁者。豈其後世圓坐斷滅者流哉。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會編 摘出

達觀禪師曰。雕畫人佛。皆有耳目。只為無佛。不能見聞。林子曰。心也者。佛也。故雕畫人雖

三教正宗

性理學堂

五

有耳目。而無見聞。象人雖有見聞。而無正覺。

故曰佛者。覺也。謂性空而覺者。正覺也。會編 摘出

或問佛在何處。林子曰。在西方。或人即欲往

西方去。林子曰。爾若反照佛在爾身。或人不

悟。林子曰。爾之能虛靈知覺者。佛也。爾當反

照。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從何而起。所謂念頭

動處。即爾之西方佛也。醒心註 摘出

林子曰。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

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會編 摘出

或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

舍利子者是也。蓋舍利者。方寸也。利子者。方

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

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

水。而釋氏又以方寸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會編 摘出

林子曰。自性自度。即是自性自佛也。以其虛

空也。故天地莫能圍。以其變化也。故鬼神莫

三教正宗

性理學堂

六

能測。以其各足也。故在聖而不增。在凡而不

減。

或問發願欲往生阿彌陀佛國者。果能往生

於阿彌陀佛國乎。否也。林子曰。此所謂即心

即佛。即方寸即佛國也。佛經云。我在劫濁。見

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不能超拔。隨順於

時。是我方寸是五濁惡世也。若於五濁惡世。

能戒能定。能慧。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者。是我五濁惡世。變而為阿彌陀佛國。所謂

自性西方者是也故曰回頭是岸

或問聲色臭味之入也而寂然之本體固定

歟林子曰雲駛月運舟驚岸移

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蠛蠓之負螟蛉者呪

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

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

是之謂大神呪

夏語
摘出

壇經曰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

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夫能於六塵

中無染無雜則是佛家之清淨未嘗離塵以

為清淨而所謂無思無慮者不思而思不慮

而慮也若著於無思無慮便為無思無慮所

縛即名邊見故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醒心註
摘出

或問衆生即佛之音林子曰衆生者自心之

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

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佛一念迷

真佛即衆生

醒心註
摘出

王棲雲曰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十

分工夫便有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

作大障礙如何得到心空境界又曰不可內

存勝心便望超脫

陳致虛曰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

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

淨保保赤洒洒底一指天一指地豈不

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

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為第一

三教五宗
悟真真卷

八

按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左手攀枝

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

金軀遂一指天一指地曰天上天下惟

吾獨尊者寓言也

會編
摘出

王棲雲曰只這主張形骸底一點靈明自古

及今清淨常然更嫌少甚又曰先要識破這

四大一一是假又曰塵垢淨盡一物不留自

然顯露自己本命元辰受用自在

波羅提尊者嘗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林子曰：「即此是性，即此是空，即此是佛，故見者目也，而所以見者非目也；性也，空也，佛也，聞者耳也，而所以聞者非耳也；性也，空也，佛也，至於辨香談論執提運奔，莫不皆然。夫是之謂法身之妙用。」會編 摘出

劉海月參白雲師而問曰：「弟子念慮降伏不

三教正宗

卷一百一十五

九

住，如何？師曰：「是誰念慮？」海月曰：「是弟子。」師曰：「是誰降伏？」海月似省不省，沉吟微笑。師曰：「來去都由你鬧，好沒主宰。若是敵他不過，即便放下，更要知他放下的是誰？若識得自有主宰，便不被他瞞過。」海月還省。會編 摘出

白雲寺端禮師開堂示眾云：「昔者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弟流傳，無今斷絕。至于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

將箇是麼分付？將箇是麼流傳？何謂如此？

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先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會編 摘出

圓覺經曰：「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林子曰：「滅無可滅，名曰寂滅。」

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後人

三教正宗

卷一百一十六

十

不識坐字，而以為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醒心集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會編 摘出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為？」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一日將甌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為？」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甌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成佛？」會編 摘出僧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六祖弟子

三教集

性語草卷

士

玄策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會編

或問坐禪。林子曰。坐禪者。非禪也。又問何名為禪。林子曰。性空之謂禪。

或問入定。林子曰。入定者。非定也。又問何名為定。林子曰。性空之謂定。

百丈禪師曰。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

呂公著晚年。嘗究禪理。嘗謂司馬溫公曰。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自以儒服衣冠。燕語講道。未嘗為沙門談謔語。獨於先佛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為宗。光然之。會編

摘出

或問世之所謂佛者。林子曰。禪也。佛之失而禪也。然而即禪即佛。而世之所謂禪者。非釋迦之禪也。國坐斷滅。外性為禪。故名為禪。不名為佛。又曰。只名外道。亦不名禪。

門人陳衷瑜重校命梓

翁良民

陳元綸

翁永堅命梓

三教集

性語草卷

士

無生篇序

或曰。無生極則語也。敢問何以謂之無生。林子曰。無生者常道也。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者真常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釋氏亦曰。真常非常非無常。而其中則有真常者在焉。余於是而知真常是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命。夫學而至於盡性至命。而性命又且忘之。不謂之我之本體本太虛邪。太虛則無生。無生則無死。而其生也。死也。則亦如影之去來。何損於形。如泡之生滅。何損於水邪。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若也。不知所以無生。而遽曰。夕死可矣者。余亦未見其可也。古人有言曰。大家團圓坐。共說無生話。夫無生豈可得而話哉。而無生之作。亦非敢以話無生也。蓋直欲與天下萬世。以共明此不可使知之至道云爾。龍江兆恩

跋曰

三教先生在宗孔堂門人朱有閑暨汪子九經趙子學泮侍得覽無生既卒業有閑進而問曰天地豈不在於虛空之內與先生曰亦在虛空之內亦在虛空之外汪子曰夫如是則虛空豈在於天地之內與先生曰亦在天地之內亦在天地之外趙子曰先生每曰吾心最大豈其能與太虛同體天地合德與先生曰吾心之天地豈不與天地而合德邪吾心之太虛豈不與太虛

三教正宗

卷三 論跋

而同體邪於是陳子大道後至亦得與聞之曰吾心之分量豈其若是其大與先生曰天地之天地豈不與吾心而合德邪太虛之太虛豈不與吾心而同體邪要而言之人人有此天地人人有此太虛人人有此無生故無生也者無所於生無所於不生也辟之鏡焉物來則照我何與焉若能會此意可以知無生之大都矣於是咸謂先生之教真可謂聞所未聞矣遂共紀之以附驥後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陳孟
鄭洪 命梓

無生篇上

稽古無始氏。無生我也生。混沌沌時。我生而無生。

我不知有天。有地。與有人。我不知有神。有氣。與有形。

我不知有儒。有道。與有釋。無始未始始。無生

三教正宗

卷一

未始生。

無生始生。氣。氣生而爲天。無生始生形。形生而爲地。

變化正性命。冲和以爲人。人既有性命。安能無生死。

何以謂之生。心生是真生。何以謂之死。心死是真死。

古道既遼邈。生死入其心。身生以爲生。身死以爲死。

夫誰知無生。能證於無生。夫誰知生死。出離於生死。

至人知出離。頓悟我無生。頓悟我無死。出離於生死。

出離於生死。生死豈是我。生死不是我。無生乃是我。

無生是未發。未發之謂中。無生是常道。道生而爲一。

三教正宗

卷一

未始一。

我也雖無生。我也實有生。我也實有生。如何說無生。

我也雖有生。我也實無生。我也實無生。如何說有生。

我也不有生。我也不有死。如何有生死。生死不在我。

我也亦有生。我也亦有死。雖曰有生死。生死非是我。

我也先天地。無生卽在我。我也後天地。無生在天地。

我我天地。我何者不是我。夫豈曰天地。太虛皆是我。

太虛皆是我。而況於天地。天地皆是我。而況於萬物。

太虛我本體。而況於天地。天地我同體。而況於萬物。

萬物吾度內。天地是我體。我超天地外。復還

我本體。

我也致中和。未嘗位天地。天地自覆載。覆載

自成位。

我也致中和。未嘗育萬物。萬物自生成。生成

而自育。

位育在中和。中和本無生。天地從此生。萬物

從此生。

天地從此生。天地從此位。萬物從此生。萬物

從此育。

天地未始生。無生在太虛。太虛而天地。無生在天地。

萬物未始生。無生在天地。天地而萬物。無生在萬物。

日月與星辰。而有此無生。雨風與露雷。而有此無生。

山嶽與河海。而有此無生。昆虫與草木。而有此無生。

人其靈於物。人人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

靈於物。

蠢動皆含靈。物物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

貴於靈。

人靈物亦靈。有靈不爲靈。能證此無生。靈者

始爲靈。

靈者非是靈。靈在於無生。無生而能靈。乃始

貴於靈。

天地人與物。雖與我殊形。天地人與物。與我

同一氣。

與我同一氣。而本於太虛俱在大虛中。俱得無生道。

無生我。太虛。太虛本無生。天地我。太虛。而又安有生。

天也。此無生。無生而生物。地也。此無生。無生而生物。

人也。此無生。無生而生人。物也。此無生。無生而生物。

非天能生我。無生而生我。非地能生我。無生而生我。

而生我。

非天能生我。生我。不是天。非地能生我。生我。不是地。

超出此身外。即我。即天地。超出天地外。即我。即太虛。

我也是太虛。何有於天地。我也是天地。何有於吾身。

我也有心身。太虛無心身。天地有形氣。太虛無形氣。

我也無身心。太虛固在我。我也無身心。太虛亦在我。

天地無形氣。太虛在天地。天地有形氣。天地亦太虛。

我也有心身。心身不太虛。我也無心身。心身亦太虛。

天地有形氣。形氣不太虛。天地無形氣。天地亦太虛。

生乎其無生。死乎其無死。我其一太虛。如何有生。死。

有生。死。

無生也有生。無死也有死。我其一太虛。如何無生。死。

我謂我太虛。太虛即非我。我謂太虛我。我即非太虛。

無我無太虛。無太虛無我。無我是太虛。無太虛是我。

我也混太虛。我也自太虛。天地混太虛。天地自太虛。

何處非吾身。何處非天地。何處非天地。何處非太虛。

非心亦非身。心身都是假。非形亦非氣。形氣不是真。

心身不心身。形氣不形氣。何者。是太虛。何者。非太虛。

天地本太虛。與我亦不異。太虛我不異。無生無生死。

無生無生死。太虛我不異。我雖有生死。生死不屬我。

生死不屬我。天地便非我。天地既非我。太虛卽是我。

太虛卽是我。生從太虛生。太虛卽是我。死從太虛死。

太虛卽是我。天地不爲我。卽我不爲我。我也元是我。

天地非太虛。太虛以爲體。太虛非天地。天地以爲用。

我也非太虛。太虛以爲體。我也非天地。天地以爲用。

以體名太虛。太虛非有體。以用名天地。天地非有用。

太虛非我體。我體與同體。天地非我用。我用與同用。

太虛不是我。太虛亦是我。天地不是我。天地亦是我。

太虛體無生。天地用無生。用之而有生。不名天地用。

用之而無生。與體亦何異。有生無有生。體用同一致。

有氣則有壞。無氣則無壞。有形則有壞。無形則無壞。

上焉有日月。雨風及露雷。有形而有氣。安得而不壞。

下焉有山川。昆虫及草木。有形而有氣。安得而不壞。

人之氣一天有氣亦有生氣本於無氣無氣能生氣

人之形一地有形亦有生形本於無形無形能生形

既曰能生氣無氣安能壞而所生之氣抑亦有壞時

既曰能生形無形安能壞而所生之形抑亦有壞時

無生乃是天是天而非天非天以生天蒼蒼

不是天

無生乃是地是地而非地非地以生地撮土不是地

無生乃是人是人而非人非人以生人形骸不是人

無生乃是物是物而非物非物以生物蠢動不是物

天以氣爲體可指以爲天無生則無氣無氣則無體

三教正宗

無生篇上

九

地以形爲體可指以爲地無生則無形無形則無體

天以氣而天天也不無生天所不到處無氣不名天

地以形而地地也不無生地所不到處無形不名地

無生無可到既曰無可到而又安有處夫誰得而到

無人得而到到者亦非人既曰無有處有處

非真處

天地能成化天地本無心無心則無生無生而成化

人亦天地心何以不成化有心則有相豈曰能成化

心能生天地天地心我心我心不爲心無心天地心

天地心無心我心豈有心有心天地心無心天地心

三教正宗

無生篇下

十

天地心在我我心在天地我與天地同有心而無心

天地既無心而我亦無心天地與我同無心而有心

有心是我心我心天地心無心是我心天地心我心

心不在天地心亦不在我在我而非我何者是天地

我心是天地造化在乎我天地心是我位育非天地

造化雖在我而亦不在我造化不在我位育者其誰

我心在天地誰謂心無生我也心無生誰與爲覆載

上而有日月賴我以照臨我也心無生誰與爲照臨

下而有山川賴我以流峙我也心無生誰與爲流峙

庶類有萬族賴我以生成我也心無生誰與爲生成

無生是太虛無生是天地無生也是我天地太虛我

天地若有生豈曰能造化我也若有生豈曰能成能

成能以位育位育以成化無爲而無作致中以致和

天地能覆載覆載以爲用無生而覆載覆載之本體

日月能照臨照臨以爲用無生而照臨照臨之本體

山川能流峙流峙以爲用無生而流峙流峙之本體

庶類能生生生成以爲用無生而生成生成之本體

此身是假合此心乃真我身生與身死是我元非我

生死只在身。我何有生死。萬古心長生。萬古心不死。

身也原有生。安得身不死。心也原有生。安得心不死。

身也有生死。身也自生死。心也有生死。心也自生死。

我也不是身。我也不是心。我也本無生。我也本無死。

我也本無生。無生安有死。我也本無死。無死安有生。

我也有真我。真我是真心。真心是真性。真性是真常。

老氏之長生。真我萬古生。釋氏之不死。真我元不死。

豈曰釋老已。孔子至今存。萬古日中天。釋老與孔子。

求仙願身生。求佛願不死。願生願不死。癡人每如此。

老氏不長生。釋氏豈不死。癡人枉留心。念念在生死。

古今誰長生。古今誰不死。長生與不死。癡人乃迷此。

迷妄有長生。迷妄有不死。長生而不死。古今誰者是。

生而不有生。死而不有死。生死不貳心。有生必有死。

心生而身死。自古皆有死。心死而身生。身生而生而生。

心死而身生。身生一時生。身死而心生。心生萬古生。

不死不在心。而有在於心。長生不在身。而有在於心。

心也其生生。心也其不死。心生心不死。孔老釋迦已。

老氏曰長生。長生在無生。釋氏曰不死。不死在無死。

孔氏而知生。知生知無生。孔氏而知死。知死知無死。

一生而一死。是名爲輪迴。生死而死者。輪迴無窮已。

輪迴不在身。輪迴而在心。一日十二時。輪迴千萬遍。

至人不知生。至人不知死。生死總不知。何名爲生死。

生也不在身。亦不在於心。古稱長生人。都在心身外。

外心身曰生。生矣而無生。誰識生死中真我。不生死。

生死與真我。邈然不相關。生則從他生死。則從他死。

生而有死道。不可謂之生。死而有生道。不可謂之死。

何以爲知生。非知生者知。何以爲忘生。非忘生者忘。

知者知無生。無生無可知。忘者忘無生。無生無可忘。

無生無可知。知無生者。誰無生無可忘。忘無生者。誰。

知之無所知。乃名之爲知。忘之無所忘。乃名之爲忘。

若言無所知。不可謂之知。若言有所知。不可謂之知。

若言無所忘。不可謂之忘。若言有所忘。不可謂之忘。

忘之於所知。無有能知者。知之於所忘。誰復有忘者。

聖人雖有知。不能以語人。欲語不得語。聖人忘所知。

聖人忘所知。無知乃真知。真知不語人。聖人亦無知。

聖人赤子心。赤子豈有知。赤子既無知。又焉有可忘。

赤子不知生。亦不知忘。生。赤子不知死。亦不知忘死。

豈曰忘毀譽。毀譽有不知。豈曰忘榮辱。榮辱有不知。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赤子安有知。赤子安有忘。

赤子聖人心。聖人豈無知。聖人既有知。而無待於忘。

聖人雖知生。而忘乎其生。聖人雖知死。而忘乎其死。

雖知有毀譽。而毀譽自忘。雖知有榮辱。而榮辱自忘。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聖人悉皆知。聖人悉皆忘。

聖人而赤子。無知其本體。赤子而聖人。有知以爲用。

若其無知者。無知無有忘。若其有知者。有知實難忘。

知者不知忘。忘以無生忘。忘者不忘知。知以無生知。

忘以無生忘。而又安有忘。知以無生知。而又安有知。

聖人雖有知。無知如赤子。無知如赤子。斯貴於無知。

聖人無不知。而又無不忘。無不忘。無忘斯謂之真忘。

無不知。無知。無不忘。無忘。而純一之心。無有不赤子。

赤子之純一。純一而無知。聖人之純一。知矣而無知。

赤子之純一。純一有何忘。聖人之純一。忘而無所忘。

文王而不知。孔子而無知。文王與孔子。何異於赤子。

赤子而入井。赤子忘所知。姜里與陳蔡。抑亦忘所知。

赤子忘所知。赤子也。癡癡。聖人忘所知。聖人也。癡癡。

赤子也。癡癡。不知此無生。聖人也。癡癡。相忘於無生。

不知此無生。癡癡爲真癡。相忘於無生。癡癡而非癡。

癡癡爲真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真癡。

母謂赤子癡。更有癡赤子。母謂聖人癡。誰知

聖人癡。

世人不癡癡。而曰聖人癡。聖人癡不癡。而曰我真癡。

聖人癡不癡。癡從無生癡。世人不癡癡。反癡聖人癡。

癡從無生癡。無生不爲癡。反癡聖人癡。聖人亦不癡。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林一章 命梓
溫文鳳

無生篇下

無生無釋迦。無生無寂滅。無生有真我。釋迦

此寂滅。

無生無老子。無生無清靜。無生有真我。老子

此清靜。

無生無孔子。無生無時中。無生有真我。孔子

此時中。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釋迦。我也常寂滅。我本

是釋迦。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老子。我也常清靜。我本

是老子。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孔子。我也常時中。我本

是孔子。

釋迦不是我。我不是釋迦。我也與釋迦。而共

此無生。

老子不是我。我不是老子。我也與老子。而共此無生。

孔子不是我。我不是孔子。我也與孔子。而共此無生。

我曾為聖學。聖從何處來。聖所不到處。是聖之來處。

我曾為玄學。玄從何處來。玄所不到處。是玄之來處。

我曾為禪學。禪從何處來。禪所不到處。是禪之來處。

無聖而有聖。聖而不可知。聖既不可知。無生

豈有聖。

無玄而有玄。玄而不可知。玄既不可知。無生

豈有玄。

無禪而有禪。禪而不可知。禪既不可知。無生

豈有禪。

稽古有黃帝。黃帝而無為。有為而制作。莫盛

於黃帝。

稽古有大禹。大禹而無事。有事而治水。莫勞於大禹。

無生而無爲。無爲而有爲。不知有爲者。有爲而無爲。

無生而無事。無事而有事。不知有事者。有事而無事。

無爲本無生。亦何有所爲。寂之而常感。爲之而非爲。

無事本無生。亦何有所事。寂之而常感。事之而非事。

誠則能無爲。誠則能無事。無爲而無事。至誠以應物。

應物者。因物。因物而賦物。不著於其物。至誠本無物。

天者天而已。地者地而已。亦何有於事。亦何有於爲。

豈其不覆幬。覆幬而無心。豈其不持載。持載而無心。

豈其無所爲。有爲而無心。豈其無所事。有事而無心。

無生而三綱。三綱卽是道。學道不三綱。何貴於學道。

無生而四業。四業卽是道。學道不四業。何貴於學道。

無生可以文。文以文乎道。學道而不文。道其所謂道。

無生可以武。武以武乎道。學道而不武。道其所謂道。

學道離父母。仰則何以事。學道棄妻子。俯則何以育。

三綱是世間。四業是世間。若要出世間。卽在於世間。

仰事是世間。俯育是世間。先了世間事。方能出世間。

本來無生道。是謂真面目。豈曰無色相。亦且無空相。

頓悟無生道何戒與定慧頓悟無生道何食與嗔癡。

何者是識神。識神元非我何者是元神。元神元非我。

何者是煩惱煩惱元非我何者是智慧智慧元非我。

無生本無我而安有我相。無生本無人而安有人相。

無生無衆生。安有衆生相。無生無壽者。安有壽者相。

三教正宗
無生篇下
五

相不在於相。而相在於心。心生相亦生。心滅相亦滅。

心既不離相。相豈能離心。離相便是相。相離乃名心。

仁從何生矣。生於未始仁。義從何生矣。生於未始義。

未始仁而仁。無生而生仁。未始義而義。無生而生義。

至禮本無體。無體是真體。求節於其體。節不在於體。

至樂本無聲。無聲是真聲。求和於其聲。和不在於聲。

無生無滅度。滅度不滅度。若起滅度心。是名滅度相。

無生無布施。布施不布施。若起布施心。是名布施相。

無復滅度相。無生而滅度。若曰我無生。亦是滅度相。

三教正宗
無生篇一
六

無復布施相。無生而布施。若曰我無生。亦是布施相。

何名爲三昧。正受是三昧。正見是三昧。是名爲三昧。

若曰我三昧。便是不正受。便是不正見。不名爲三昧。

若曰我正受。若曰我正見。我也得三昧。不名爲三昧。

三昧本無受。而安有所受。三昧本無見。而安有所見。

受而無所受。是名爲正受。見而無所見。是名爲正見。

何名爲三昧。卽而無所卽。何名爲三昧。離而無所離。

何名爲三昧。離而無可離。何名爲三昧。卽而無可卽。

一行無三昧。三昧豈在行。三昧自三昧。三昧

不在行。

一相無三昧。三昧豈有相。三昧自三昧。三昧不在相。

何名爲禪定。無生外離相。無生內不亂。是名真禪定。

何名爲懺悔。無生懺前愆。無生悔後過。是名真懺悔。

禪不在於禪。禪而無所禪。無所禪而禪。無生是真禪。

足不在於定。定而無所定。無所定而定。無生是真定。

無生是真禪。真禪而虛空。虛空我本體。本體本自禪。

無生是真定。真定而虛空。虛空我本體。本體本自定。

懺不在於懺。懺而無所懺。無所懺而懺。無生是真懺。

悔不在於悔。悔而無所悔。無所悔而悔。無生是真悔。

是真悔。

無生本虛空。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前愆。又何待於懺。

無生本虛空。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後過。又何待於悔。

念念見法身。法身豈有見。見者非所見。不見是真見。

念念度自己。自己何以度。度者非所度。不度是真度。

無生而生生。滅度不滅度。無生能滅度。滅度在無生。

離迷便是迷。離覺非正覺。迷覺猶在心。安能離迷覺。

除妄便是妄。除真亦非真。真妄猶在心。安能除真妄。

般若我智慧。何言生般若。智慧豈在外。而曰生般若。

佛性卽我心。何言見佛性。我心豈在外。而曰見佛性。

邪來以正度。有正卽有邪。邪正總不知。知正便是邪。

迷來以悟度。有悟卽有迷。迷悟總不知。知悟便是迷。

何有於邪正。何有於迷悟。雖云有起滅。俱無起滅處。

以無邪見故。有念便有邪。有邪着邪見。邪見非正見。

以無正見故。有念便有正。有正着正見。正見非正見。

皈依豈皈依。皈依不皈依。昔有皈依者。何言不皈依。

究竟豈究竟。究竟不究竟。昔有究竟者。何言不究竟。

我也本無生。無見亦無聞。無覺亦無知。我也無生。

我也本無生。有見而有聞。有覺而有知。我也無生。

見於無所見。無見是真見。聞於無所聞。無聞是真聞。

覺於無所覺。無覺是真覺。知於無所知。無知是真知。

我也本無生。五蘊空非空。非以空五蘊。五蘊悉皆空。

我也本無生。六陰有非有。非以離六陰。六陰悉非有。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生。無無明。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生。無老死。

三皇此無生。而能皇天下。五帝此無生。而能帝天下。

三皇皇以道。道亦無可道。五帝帝以德。德亦無所得。

道既無可道。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道。何者

三教正統

無生篇下

十一

不是道。

德既無可得。何者謂之德。何者謂之德。何者

不是德。

大道本無爲。道道而非道。上德有不德。得德而非德。

道從何道生。可道不爲道。德從何德得。可得

不爲德。

道於無所道。無所道是道。德於無所得。無所得是德。

道其不可言。不可言者道甚無著於言。而反以晦道。

性其不可見。不可見者性甚無著於見。而反以迷性。

佛放大光明。普照大千界。文王如日月。而光於四方。

佛也此無生。無生而光明。文王此無生。無生而日月。

堯舜之太和。元氣滿宇宙。孔孟之剛大。浩然

三教正統

無生篇下

十二

塞兩間。

堯舜此無生。無生而太和。孔孟此無生。無生而浩然。

天地生萬物。不起生物想。聖人生萬民。不起生民想。

高明能配天。不起高明想。博厚能配地。不起博厚想。

自性本無非。而不起戒想。自性本無癡。而不起慧想。

自性本無亂。而不起定想。頓悟無生道。何戒與定慧。

自性本無礙。不起解脫想。自性本逍遙。不起自在想。

何者是涅槃。不起涅槃想。究竟非究竟。不起究竟想。

何者爲夢想。不起夢想想。遠離非遠離。不起遠離想。

不知有六根。不起六根想。不知有六塵。不起

六塵想。

三教宗
無三篇下

不古而不今。不今而不古。今古自今古。無生

無今古。

不去而不去。不來而不去。來去自來去。無生

無來去。

或有以財施。以財施者凡。能不起財想。財施

亦非凡。

或有以法施。以法施者聖。若或起聖想。法施

亦非聖。

三身本無身。不起三身想。四智本無智。不

四智想。

四病無可離。不起離病想。百非無可絕。不起

絕非想。

舍假以歸真。不起歸真想。萬境本如如。不起

如如想。

常寂而常照。不起寂照想。常明而常覺。不起

明覺想。

本性本金剛。不起金剛想。本性本圓覺。不起

圓覺想。

以幻而滅幻。幻滅而復滅。滅而無可滅。無生

是真常。

空空而無無。無無而復無。無而不可無。真常

是無生。

母曰我滅幻。幻亦無可滅。母曰我真常。真常

亦非常。

誰不證涅槃。以出離生死。若有出離心。未能

離生死。

出離生死心。欲以證涅槃。以此欲證心。何以證涅槃。

雖曰證涅槃。是則無涅槃。夫既無涅槃。而曰證涅槃。

涅槃無可證。證於無所證。無所證而證。乃名證涅槃。

雖曰離生死。寔則無生死。夫既無生死。而曰離生死。

生死無可離。離於無所離。無所離而離。乃名

離生死。

人人言長生。惟恐身不生。身生而心死。何貴於身生。

人人言不死。惟恐身能死。身死而心生。何必身不死。

生而未嘗生。身生心不生。死而未嘗死。身死心不死。

此身有生死。此心無生死。此心有生死。真心無生死。

三教正宗

八無生篇下

生

真心本無生。真心本無死。真心自然生。真心自不死。

心生是心死。心死心乃生。心死神可活。心生神不活。

卽心而卽仁。仁豈有生死。生也仁固生。死也仁豈死。

仁也豈不生。生生而不息。仁也豈有死。無有不生時。

仁生而心生。心生而仁生。仁也不有死。心也

豈有死。

真心元是性。真性本虛空。虛空無有生。虛空無有死。

生死虛空中。虛空不生死。生也心身生。死也心身死。

有念不虛空。有念而心死。無念是虛空。無念心不死。

心死是心生。心生是心死。心因有念生。心因有念死。

三教正宗

八無生篇一

六

念以有心起。亦以有心滅。念起卽是妄。心妄而心死。

釋氏貴無念。無念以爲宗。心迷有起滅。不自有其宗。

儒亦貴無念。無念是爾祖。心迷有起滅。不自有其祖。

心或逐乎念。念起失其祖。心不逐乎念。無念是心宗。

無念心不生。無念心不死。有念心便生。有念

心便死。

夫焉無所生。夫焉無所死。能知有生死。便知無生死。

有生非是心。不生心亦非。有死非是心。不死心亦非。

生死若關心。鄉里之常人。生死不關心。乃古之聖人。

生死若關心。是名爲生死。生死不關心。不名爲生死。

三教異同
無生篇下

七

無生能知生。生也如無生。無死能知死。死也如無死。

我身本不有。生則隨他生。死則隨他死。生死我何有。

生則隨他生。自有長生在。死則隨他死。自有死在。

倏忽而心生。倏忽而心死。倏忽生而死。倏忽死而生。

倏忽生又生。倏忽死又死。何以爲真常。無生不如此。

讀書千萬卷。不如一字無。空空是真我。萬物備於我。

汝勿謂釋迦。老子與孔子。都求之在外。從讀書來也。

我以爲釋迦。老子與孔子。都求之在我。從無生來也。

蠢動皆含靈。含靈乃佛性。佛性是真常。真常者無生。

三教異同
無生篇上

六

人人有佛性。人人有真常。人人有真常。人人有無生。

何以不思善。思善而善生。何以不思惡。思惡而惡生。

因思而後善。善卽在於思。善旣出於思而不本無思。

無生則無思。無思安有生。有生便有思。有思豈無生。

有思而有生。卽名門外漢。無思而無生。捨筏

登彼岸。

無生篇一

九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正宗要錄

陳東瑜參閱

是心是聖之旨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為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率性格物之義

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龜山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真性無物，真知不鑿，而格物者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神其不鑿之妙用也。

古今治亂之由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先，無有乎所謂道釋者。一陰一陽，無怨無曠，故太和元氣流行於宇

宙間矣。降及漢唐宋，則道釋昌熾，曠夫怨女，上干天和。此余所以欲聲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倫屬之，以復還夫太和元氣於宇宙間也。

常道常業之大

林子曰：仰事父母，俯畜妻子者，常道也。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者，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常道常業，而後可了心身性命之學，則是學也是率天下後世以壞常道常業之首禍也。而二氏者，流飄然遠舉，而自以為高且潔也，何歟？

舜蹠利善之間

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蹠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充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善也；而蹠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利也。此利善之分，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辯也。

聖賢禽獸之分

林子曰：盡其性者，聖人也。拂其性，則禽獸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朱子曰：存之則進於聖賢矣。之則入於禽獸。諸生甚毋曰：聖人不可為也。不為聖人，便入禽獸。存亡之機，不可不知所慎乎。

孔門事心之法

或問：孔門心法，而事心豈有法歟？林子曰：曲藝直有法矣，而事心之大獨無其法乎？故心在乎人之中者中也。若不有所謂心法焉，安能得堯舜之中？心能千變萬化，而統於一者，一也。若不有所謂心法焉，安能得孔子之一？

要識真心之方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聖者，真心也。若今儒道釋之所相告語者，非真心也，亦不知有所謂心法也。不知心法，真心得而識乎？不識真心，聖人得而存乎？蓋聖人者，我固有之也。誠能徹其所以蔽乎聖人者，便是聖人。何遠之有？

赤子之心 耳目喻心

或問：大人赤子之心。林子曰：余嘗即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赤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

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若大人也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惟不失此赤子之心，而非有以益乎其性也。故耳之性必能聞，目之性必能見，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者，自然而然而然也。率其耳之性，而未有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

邪？至於耳有所不聞者，以有物之塞乎其耳，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心有不能知，不能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非其心之性之初也。故耳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能聞，目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此皆去其所本無。

復其所本有。無欠無餘。如是而已也。然則何者是物。林子曰。物也者。物也。外之聲色臭味者。物也。內之意必固我者。物也。皆足以蔽乎其心者也。然則何以格之。林子曰。格也者。格也。書所謂格。其非心者是也。故天地之性。元無物也。而氣質之性。為物所引。則始失其赤子之心矣。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夫不以氣質之性為性。則物安得而引之。物不得而引之。則赤子之心不失。赤子之心不失。則天地之性自復。此格物之要義。而聖人之所以聖也。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大人之學

或問格物要義。既在於變化氣質矣。不知何者為氣質之性。而變而化之。以復其天地之性邪。林子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此又其變化氣質之要義也。耳目也者。小體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心也者。大體

也。性無有不善者。天地之性也。故不以氣質之性為性者。能格物者也。心為主。而耳目為用矣。不以天地之性為性者。不能格物者也。耳目交於物。而心為役矣。

格物之辨

宋儒有言曰。即凡天下之物。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又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又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物。可謂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為耻。而益窮之。至於其極邪。况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邪。又况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為邪。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為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為小草也。仲尼以鞭棰為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為耻。而天下後世。遂謂堯舜仲尼。為非聖人。

也必不然矣。

父母之顧

或問道釋之必欲昏之者何歟林子曰兆恩一布衣耳安能羣道釋而必欲昏之也孔子之於亂臣賊子也孟子之於楊朱墨翟也則亦徒托之空言已爾而况兆恩之庸庸者乎今試以一家言之男也悉而室之女也悉而家之夫夫婦婦生齒日繁此一家之和氣父母之心也設或男也而不有以室之女也而不有以家之求其無愁苦悲怨之聲亦已難矣又安望其有所謂和氣能致祥邪昔者宋太祖以霖雨放宮人者積陰之極也由此推之則凡天地間有為陽之亢而陰之極者其有不傷天地之和者哉

三說三傳

三說三傳

二

非三教自序

余所著三教正宗三十餘集咸以非三教者流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茲帙蓋以摘錄其要云夫既曰非之矣而又曰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正所以非之也故以其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學之是以其不知有三綱五常之德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德之是以其不知有士

三教正宗

非三教序

一

農工商之業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業之是然道釋者流既外孔子以為教矣闢之可也而必非之而必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又何也林子曰孔子之儒辟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矣而道釋者流豈非斯人之徒也顧不可以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歟且斯人之徒之所以為人而不群於鳥獸者以其有此人道也若夫心身性命之學乃人道之本原也微乎其微姑且未論而三綱

五常之德士農工商之業不謂之人道之最

切而為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耶故有此人道則可以為人無此人道則不可以為人而余之所以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乃所以德之業之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也且余嘗歷觀斯世之所以為道為釋者豈其心之誠然哉蓋不得已而寄其身於玄宮梵宇而問其道之所以為道釋之所以為釋者則亦茫然而未之知也而世之儒者槩以

三教正宗

非三教序

二

其道與釋也而不之德而不之業而不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者是亦不察其心之過也誠使世之儒者而能察其不得已之心焉而有以德之而有以業之而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矣則彼原無為道為釋之心也其有不樂其德不安其業不怡然懽忻於孔子之天地而人者乎此固不闢而自息殆非卑微之分之所能為也故托空言以俟來者龍江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非三教

俱係舊刻而文稍異

林子曰非三教也者非以非三教也以非三教之流者非也或曰三教合一不亦非歟林子曰三教合一者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同文同倫俾無異教余竊以為不非也而子非之者何也豈非將李梅合而為一大樹一大樹之間

三教正宗

非三教

亦作桃花亦作李花亦作梅花而為余三教合一之旨歟此語且不足以給孺兒而況可以易天下萬世耶余之所謂三教合一者譬之植桃李梅於其庭庭且隘而木又拱不得已乃擇其種之美者而存其一若仲尼之仁乃種之美者也余故曰道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古人有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仲尼以其道以照臨萬古而見之六經四

書如日中天矣由漢以來至於今豈特

道釋者流自外於仲尼之照臨已哉余

竊懼焉不自揣分欲以披三門之雲霧

以揭仲尼之秋陽俾復中天萬古不夜

此固余之志而有所未能焉作非三教

非儒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非也

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堯舜孔孟之

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即凡天下

三教正宗

非三教

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

觀朱子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

不察又曰凡有聲色氣象而盈於天地之間

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

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

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

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

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豈非多識以為學

而徧物以為知耶殆與堯舜孔孟之公案大

相背馳矣。若以堯舜孔孟之書為是，則朱子之註惡得而不非？若以朱子之註不非，則堯舜孔孟之書惡得而為是？今乃兩是之而無所可否於其間者，何歟？

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余嘗非之。或曰：扞禦固非矣，而格去者是歟？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為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歟？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

三教正宗

非三教

三

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夫既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林子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入胃中無物。若著於物而為物所礙，則是胃中有物矣。故心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為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為有物，而內不能忘也。余故曰：格其非心者，格物也。若溫公之扞禦，豈非與物為敵，而外物以

為學耶？是徒勞心力於無益爾。雖欲外物而物終不可得，而外也。朱子之窮至，豈非從事於物，而徧物以為知耶？是徒敝精神於無益爾。雖欲徧物，而物終不可得，而徧也。余之所謂格去者，不外物也，不徧物也，存其心而不放於物，所謂大人先立乎其大者，不謂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耶？

陸子靜曰：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豈不以秦之焚詩書也？特以壞先王之典籍爾。

三教正宗

非三教

四

道脈在人，猶為無恙。若漢之註詩書也，又以壞先王之道脈矣。典籍雖存，竟成虛語，嗟呼嗟呼！豈特漢之時，儒者為然哉？此蓋不得聖人之心，而揣逆以訓釋者，非也。專主尊德性，而流入於禪者，非也。專主道問學，而馳騁於外者，非也。

非道

神離形而歸天者，飛昇也；而曰輕身能冲舉者，不其可駭而可非耶？神炯炯而不滅者，長

生也。而曰煉形能不死者。不其可駭而可非耶。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神拔身而歸天。猶人舍宅而他適也。而曰拔宅去矣。雖至鷄犬亦且上昇。不其可駭而可非耶。

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奈何。憑假身以求長生。程伊川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夫生人之命。有所懸矣。而引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由此觀之。則伊川之言。似亦涉於誕。而可非也。

三教正宗

非三教

五

人一身之氣。則自升自降。而自運矣。如天之春一秋。如海之一潮一汐。一皆自然而然也。而運氣以逆氣者。失其自然。而可非也。宋燕翼貽謀錄曰。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道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後主首親。故多竊寄褐之名。挈家以入。宋藝祖深疾之。詔令天下宮觀。不得畜養妻孥。是道家之不有妻孥也。自宋藝祖始。道書

有曰。休妻不是道。而休妻以為道者。不其敗常而可非耶。至於斷粒而中餒。靜孤以絕俗者。亦皆非其道。而可非也。

配合採取之喻。似既支矣。而好色之徒。則有彼家之說。淫穢而可非也。安爐立鼎之喻。似既支矣。而規利之徒。則有爐火之說。貪鄙而可非也。

非釋

六祖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後人不識坐字。而

三教正宗

非三教

六

以為行坐之坐者。非也。又曰。內見自性不動。為禪。內不亂為定。而謂佛之禪定。專在於坐者。非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縱能作佛。且不可以無後。況甘心於無後。而又無作佛之心乎。此其敗常之可非也。

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縱能作佛。而父母且不可離。況離父母以長往。而又無作佛之心乎。此其敗常之可非也。

苟為善而人敬之天下仰之鬼神欽之不謂之天堂只在目前耶苟為不善而人賤之士師刑之鬼神殛之不謂之地獄只在目前耶彼人其形而禽獸其心者畜生道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將手將食而至不能自存活者餓鬼道也不謂之輪迴只在目前耶古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由是觀之特患世之人之不能為君子爾能為君子矣而地獄而畜生而餓鬼寔非其所憂也

三教正統
卷三教

初余之迷於外道也繫有十年蓋嘗師事儒門而窮物而詞章矣既而悔之又嘗師事玄門而遺世而辟糧矣既而悔之又嘗師事空門而著空而枯坐矣既而悔之屢入迷途幸而知返今以余所迷而非及余所見所聞而非者俱與諸生言之庶諸生有所鑒戒而不復如余昔日之迷可笑而可癡也諸生中亦有迷於外道而不知返

三教正統

卷三教

者豈迷自迷亦且迷人自迷迷人非余弟子也或問曰子今之所道者何道也而其所以教人者何法也林子曰余安能知道又將何以教人耶幸余而有所聞者孔門心法也又問孔門心法林子曰堯曰欽而孔子曰敬者心法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及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裏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亦能不外心以為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余亦喜此二言故併錄之林子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衷瑜訂正

世出世法

或問林子以世間法教人者是耶。以出世間法教人者是耶。林子曰。以處世間而能知出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教人者。其上也。不知出世間法。而專以世間法教人者。其次也。若或棄去世間法。而專以出世間法教人者。又其次也。龍江兆恩

世出世法不可偏廢

林子曰。大矣哉。聖人之道乎。而學道之人。其毋習於所見。足已以狹人也。故志於世間者。雖以世間法為重。而其不可使知之。道不可不知也。志於出世間者。雖以出世間法為重。而其所以由之道。不可不知也。

師道之所由以立

林子曰。釋老以出世間法教人。而亦未嘗輒舍世間法。而釋氏之清規。道家之女青天戒。

律。可考而知也。仲尼以世間法教人。而亦未嘗輒舍出世間法。而曰。命曰仁。性與天道。可考而知也。若宋之邵康節。周濂溪。程明道。諸儒。能知出世間法矣。而又能以世間法教人。此其所以能為後學之師也。程伊川。朱晦翁。張南軒。諸儒。能持世間法。而不敢少違。然亦知有出世間法。此其所以能為後學之師也。

體用合一

林子曰。知經世而不知出世。有用而無體也。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知出世而不知經世。有體而無用也。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

心性倫屬不相妨礙

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去。妻妾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續綱常。以為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

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並時兼修。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續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遍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續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禪舍。邵堯夫四十始昏。而生子者次也。

道先世間釋先出世

林子曰。道家之教。以少壯時。在家孝養娶妻

正身止三

性心世法

三

生兒。以盡此倫屬之大。至四十不動心。乃出世間。依法修持。以了此性命之學。道書曰。人生以十六歲為春。十六歲為夏。十六歲為秋。十六歲為冬。春夏發舒。秋冬閉塞。釋氏之教。娶妻生兒。藏經曰。婆羅門法。此云淨入山修道。業未就。歸家婚娶。由是觀之。道先世間。而倫屬釋先出世。而心性。此二氏之教。亦有所不同者。

世間法為重

林子曰。孔門心法。不可不知也。三綱五常。不可不根也。士農工商。不可不業也。求心法也者。所以振三綱五常。而業士農工商者也。三綱五常。至德也。士農工商。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求所謂心法者。果何為也。將以此而為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持之有其本。抑將以此而棄去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歟。夫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者。是乃敗風壞化。孟浪遊食者之所為也。奚足道哉。

林子曰。縱知心身性命之學。而不三綱。而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且不可謂之人矣。而況曰道人乎。若或不知心身性命之學。而能三綱焉。五常焉。士農工商焉。固不可謂之道人。抑亦可以為人矣。

或問心身性命矣。而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可謂之道。歟。林子曰。茂德遺業。安可謂之道。然則何者。謂之道。林子曰。易而易知。而為愚夫愚婦之所與知也。而謂之道。簡而易能。而為愚夫愚婦之所與能也。而謂之道。以之正心而心正。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也。而謂之道。達而有克。舜之事功也。而謂之道。窮而有仲尼之事功也。而謂之道。

可與知者道

或問釋老之教。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以其不有世間責也。故詳於不可使知之道。而專與上智者道也。然上智之士。豈可多得。而釋老之教。焉得不為人之所非耶。

林子教人。嘗曰。世間法。而又曰。出世間法。敢問林子之所以教人者。孰先孰後。孰重孰輕。林子曰。余之所以教人者。雖曰兼之。以出世

間法矣。然而不能不以世間法為重。而亦不能不以世間法為先。故不知世間法。則不可以為人。不知出世間法。則不可以為聖。不可以為仙。不可以為佛。若古今之言。出世間法者。何限也。而儒之成聖。道之成仙。釋之成佛者。可得而數矣。而況於人道不脩。而曰我能以聖學而聖。以仙學而仙。以佛學而佛。余蓋弗能知之矣。夫孔子豈不知有出世間法哉。而其所以教人者。必以世間法為重。而先之矣。故能達之天下。而不違行之萬世。而無敵也。如或舍此世間法。而必以出世間法語人。其孰能知之。故至善之止。而定而靜。而安。至誠無息。而載物。而覆物。而成物。惟精惟一。變動不居。善養浩然。能知化育。載之六經四傳。難以悉紀。是皆教人者之所欲以無言也。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其世間法之最大者。又至於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言之必信。行之必謹。辭受取與之常。進退儀文。

之節。載之六經四傳。難以悉紀。是皆教人者之所欲。以雅言也。余雖無所用於時矣。亦必以世間法為重。而先之者。以此。

在世出世

林子曰。在世出世。猶釋氏所云在家出家也。或問在家出家之旨。林子曰。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猶出家。而曰不可以行世間法者。未之有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心猶在家。而曰可以行出世間法者。未

三教正宗

世出世法

七

之有也。故學佛而知所以即心而即佛焉。在家可也。出家可也。在家而出家可也。為聖而知所以即心而即聖焉。在世間可也。出世間可也。在世間而出世間可也。

陳生問曰。大道初來受業。得聞先生所謂歸儒宗孔者。而曰孔子之教三綱而已矣。四業而已矣。既而又聞先生之教。而曰孔子之教豈曰三綱已哉。豈曰四業已哉。夫昔日之言則如彼。而今日之言又如此。敢問何謂也。林

子曰。昔日之言。以語世間人之可使由者。以立本也。今日之言。以語出世間人之可使知者。以入門也。亦以極則也。然而所謂出世間人者。豈非其入山之深。而謂之出世間人與。林子曰。殆非也。以其可語以出世間法者。出世間人也。

三教正宗

世出世法

八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行此出世間法。或問出世間心。林子曰。以其心不著於世間也。故謂之出世間心。又問何謂出世間法。林子曰。堯舜之執中者。出世間法也。孔子之一貫者。出世間法也。至於大學之所謂知止至善。中庸之所謂致曲而誠。孟子之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是皆出世間法也。夫所謂出世間法者。豈必山棲谷處。圍坐如素以辟世離人。而後謂之出世間法哉。

林子曰。道家以心性為神仙。而以心性內宗為神仙居洞府也。故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人境。若舍此身之外。而別求所謂海外蓬

鳥者不亦惑乎。或者以出世不離世間而道家者流猶有斷棄人倫者。亦獨何歟。林子曰。此學之者非傳之者妄也。按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相。是有父子之倫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有夫婦之倫矣。為周守藏室之史。是有君臣之倫矣。孔子問禮。關令尹強為著書。是有朋友之倫矣。夫老子者。道家之宗也。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考之信史。歷歷可驗。如此。豈有斷棄人倫。如後世所謂道家者流哉。

三教正統

世之世法

九

林子曰。若釋迦老子。世所稱出世間人者。今不復論矣。至於堯舜之帝天下。孰不以為世間人也。殊不知堯舜在世間。而有出世間心者。故能蕩蕩則天。無能名。巍巍天下而不與。又至於周公之相天下。孔子之師萬世。亦直以其出世間心。而周旋於世間。而為出世間人爾。若曰堯舜周孔。是世間人。而無有所謂出世間心。出世間法者。余弗能知之矣。

余生問曰。何謂出世間人者。豈其身在世間。而亦能出世間與。林子曰。然。蓋身雖處於世間。而心則超出於世間之外者。出世間人也。是故。心也者。通乎九天之上矣。通乎九地之下矣。前乎古而無古矣。後乎今而無今矣。上天下地。前古後今。而皆不得而囿之也。如此。而況於所謂世間法。又況於所謂世間環環不美之事。得而拘之乎。獨不觀之孔子乎。世人每以不可為而不為。而孔子則曰。天下有

三教正統

世之世法

道。丘不與易也。世人每以辟世為高。而孔子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世人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有降志辱身者。亦有隱居放言者。而孔子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豈非其心超乎天地之外。故不棄世離世。而自能與世間人異者。孔子之出世間人也。若必棄世離世。深棲遠跡。是乃巢許者流。非余所謂出世間人也。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為巢許也。易

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為周孔也難。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聲色不逼，貨利不殖，而諸凡世間瑣瑣不美之事悉皆不足，以入其心。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外生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忘是非，而多

口有所不恤。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定危疑，而寵辱有所不驚。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而塞乎天地之間。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則心無其心，而心太虛矣，可以包括乎天地，可以同體乎太虛。

門人 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衷瑜訂正

立本篇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故自志學而立。以至於耳順。不踰矩。有始有卒。成章而達。殊無驚人可喜之行。足以見知於人也。故曰。知我其天。然余所謂立本者。非下學乎。而入門而極。則非上達乎。或問林子每舉三綱四業。豈非所謂立本。以為教與。林子曰。不

三綱三業

五心

三綱。不四業。則不可以為人。而三綱四業。是乃日用之所當行者。立本之第一義也。

茲所分摘立本篇。亦皆可使由之道。初學之首務也。若六經四傳所云入門極則者。悉散見於他分摘諸帙中矣。林子兆恩

手

林子曰。能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而親仁

手

林子曰。能事父母而竭其力乎。能事君而致其身乎。

林子曰。能重而威。而以忠信為主乎。

林子曰。能信近於義乎。能恭近於禮乎。能因而得其宗乎。

林子曰。樂固人之所難矣。而貧能無諂乎。好禮固人之所難矣。而富能無驕乎。

林子曰。能學而不至於罔乎。能思而不至於殆乎。

三教正宗

卷之

二

林子曰。能闕疑。能慎言其餘乎。能闕殆。能慎行其餘乎。

林子曰。能久處約乎。能長處樂乎。

林子曰。能好仁乎。能惡不仁乎。

林子曰。能志於道乎。能比於義乎。

林子曰。能見賢而思齊乎。能見不賢而內自

省乎

林子曰。能欲訥於言乎。能耻躬不逮乎。

林子曰。能不巧言。不令色。不足恭。不匿怨。而

友其人乎。

林子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乎。

林子曰。能不固而生。而幸免乎。

林子曰。能恭而禮。而不至於勞乎。能慎而禮。

而不至於蕙乎。能勇而禮。而不至於亂乎。能

直而禮。而不至於絞乎。

林子曰。能三年學。而不至於穀乎。能學如不

及。而其心猶恐失乎。

林子曰。能好德如好色者乎。

林子曰。法語之言。能從之而改乎。巽與之言。

能說之而繹乎。

林子曰。能出門而如見大賓乎。能使民而如

承大祭乎。能於己之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乎。

林子曰。能為之難。而其言得無訛乎。能內自

省。而不憂不懼乎。

林子曰。能徙義崇德乎。能修慝辨惑乎。

林子曰。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乎。

林子曰。能無欲速。無見小利乎。

林子曰。能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

林子曰。能行已有耻乎。能恒其德而不承之

羞乎。

林子曰。言不必信。固人之所難也。而言能必

信乎。行不必果。固人之所難也。而行能必果

乎。

林子曰。狂者知所進取。而能不安於狂者乎。

狷者有所不為。而能不安於狷者乎。

林子曰。能見利思義乎。能見危授命乎。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乎。

林子曰。能學為己乎。能上達乎。能為君子儒

乎。能病無能乎。能不患人之不己知乎。

林子曰。能言而忠信乎。能行而篤敬乎。能立

而參前。在輿而倚衡乎。

林子曰。能無害仁以成仁乎。

林子曰。能遠慮乎。能躬自厚乎。

林子曰。能矜矣。而不至於爭乎。能群矣。而不

至於黨乎。

林子曰。能當仁而不讓於師乎。

林子曰。能友直友諒友多聞乎。能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乎。

林子曰。能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乎。

林子曰。能九思乎。能三畏乎。能知六言六蔽乎。能尊五美而屏四惡乎。

林子曰。能執德而弘。信道而篤乎。

林子曰。能仕優而學。學優而仕乎。

林子曰。能毋自欺乎。能自慊乎。

林子曰。能好而知其惡乎。能惡而知其美乎。

林子曰。能知孝之所以事君乎。能知弟之所以事長乎。能知慈之所以使衆乎。

林子曰。能知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乎。能知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乎。

林子曰。能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乎。

能知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乎。能知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乎。

林子曰。能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乎。能知貨

悖而入。亦悖而出乎。

林子曰。不親而能戒慎乎。不聞而能恐懼乎。隱見微顯而能慎其獨乎。

林子曰。欲以行道也。其當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明之乎。欲以明道也。其當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行之乎。

林子曰。能擇乎中而庸之。能得一善乎。能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乎。

林子曰。行怪不足述也。而能不為乎。半途不可廢也。而可以已乎。

林子曰。道不遠人矣。而可遠人以為道乎。

林子曰。能素位而不顧乎外。能正己而不求於人乎。

林子曰。能居易俟命乎。能反求諸身乎。

林子曰。未。未能不惑。而知為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好學乎。未。未能不憂。而仁為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力行乎。未。未能不懼。而勇為難。能矣。可

知所以力行乎。未。未能不懼。而勇為難。能矣。可

不知所以知耻乎。

林子曰。及其知之一也。能學而知之乎。抑或困而知之乎。及其成功一也。能利而行之乎。抑或勉強而行之乎。愚不憂其不明也。柔不憂其不強也。能人一而已百乎。能人十而已千乎。

林子曰。居上能不驕乎。為下能不倍乎。

林子曰。愚矣。而能不自用乎。賤矣。而能不自專乎。生今之世矣。而能不反古之道乎。

三教正統

卷五

林子曰。能為君子之闇然也。而日章乎。能為小人之的然也。而日亡乎。

林子曰。能內省不疚乎。能不愧屋漏乎。

林子曰。能尚志而居仁由義乎。能無道桓文之事。而不假仁假義乎。

林子曰。能知孟子之不動心。而集義乎。能知告子之不動心。而外義乎。

林子曰。能知仁而榮。不仁而辱。而猶然惡辱。以居不仁乎。能知四端猶四體。知皆擴而充。

之乎。

林子曰。能聞言而拜乎。能告之以有過則喜乎。能取諸人以為善乎。

林子曰。能如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而欲其稱乎。能如孟子不能造朝。而出弔於東郭氏乎。

林子曰。宇宙分內事。皆吾人分內事也。能如孔子之皇皇。孟子之不豫色乎。

林子曰。能知枉已而未有能直人乎。能知志

三教正統

士不忘在溝壑乎。

林子曰。能富貴而不淫乎。能貧賤而不移乎。能威武而不屈乎。

林子曰。縱不能為大丈夫矣。而以順為正可乎。雖曰壯以欲行矣。而不由其道而往可乎。

林子曰。踰垣閉門固不可矣。而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可乎。

林子曰。愛人不親。可不知所以反其仁乎。治人不治。可不知所以反其智乎。禮人不答。可

不知所以反其敬乎。

林子曰。禮義之不可非而非之。而甘於自暴也可乎。夫人孰不能居仁而由義也。而甘於自棄也可乎。

林子曰。事孰為大。而不知所以事親也可乎。守孰為大。而不知所以守身也可乎。

林子曰。能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乎。而幾希可不知所存乎。

林子曰。取與死生之際。所當嚴也。而至於傷廉傷惠。傷男可乎。

林子曰。西子不潔。人皆掩鼻。而喪善之徒。可不知所戒乎。惡人齊沐。可祀上帝。而自新之士。可不知所勉乎。

林子曰。富貴利達。君子不去也。求之非其道。而為妻妾所羞也可乎。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殉身者。道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祿之以天下。其可顧乎。繫馬千駟。其可視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一介

可以與人乎。一介可以取人乎。

林子曰。枉已而可以正人乎。辱已而可以正天下乎。

林子曰。庶人之分。而其義則在於往役乎。士者之禮。而其義則在於不往見乎。

林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不知所思而求之。求而得之。而至於不仁不義。非禮非智乎。

林子曰。仁義之心。良心也。其可放其良心。而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乎。

林子曰。事心之功大矣。而操存舍亡之機。其可不知乎。一暴十寒之戒。其可不慎乎。

林子曰。桐梓則知所以養之。而身則不知所以養之可乎。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而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可乎。鷄犬則知求之。而放心則不知求之可乎。

林子曰。夫仁義其與膏粱之味。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顧乎。今聞其與文繡之美。相去何如。

也。而不之顧乎。

林子曰。天爵其與人爵。相去何如也。而不之修乎。良貴其與趙孟之所貴者。相去何如也。而不之思乎。

林子曰。堯之服而不之服乎。堯之言而不之言乎。堯之行而不之行乎。

林子曰。能知拂亂所為。是我之所以動心忍性者乎。

林子曰。不有困心衡慮。而能作乎。不有徵色發聲。而能喻乎。

林子曰。能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乎。

林子曰。能知求之有益於得。而求之在我者乎。能知求之無益於得。而求之在外者乎。

林子曰。行矣而能著乎。習矣而能察乎。

林子曰。能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乎。能知王公不致敬盡禮。不可得而亟見乎。能知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林子曰。能知窮不失義。而士得已乎。能知達

不離道。而民不失望乎。

林子曰。能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歔然乎。林子曰。能知有德慧術智。而恒存疾痰乎。能知操心危。慮患深。乃孤臣孽子乎。

林子曰。能仰不愧於天乎。能俯不忤於人乎。林子曰。能鷄鳴而起。孳孳為善乎。

林子曰。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乎。

林子曰。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乎。

林子曰。能樂顏子之樂乎。能志伊尹之志乎。

林子曰。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乎。能充無害窮之心乎。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乎。

林子曰。能養心而寡欲乎。

門人 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易解俚語

陳秉瑜參閱

易解俚語具載於三教正宗要錄中雜以口頭俚語以與少文詞者道而易解也。林子兆恩

天下後世無論智愚賢不肖一聞聖人之名無不驚怕起來無不以聖人者乃上天之所獨厚另生一等異樣人出來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夫聖人者既非人之所能為緣何孟子而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有為者亦若是孟子豈說大話以哄人邪孟子不是說大話以哄人底人孟子既不是說大話哄人底人而言作聖人其若是之易者甚麼緣故而其意豈不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聖人之虛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虛靈知覺此其所以有為者亦若是而非難也但孟子不肯輕易說破以故天下後世不知聖人只是自家一

箇心視之過高以為盛德難繼縱有豪傑之士而有欲為聖人之心者豈惟不敢為亦且不敢講其所以不敢為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見而笑之而以為狂妄漢子也其所以不敢講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聞而笑之而以為說大話漢子也余今不自揣分乃直指此心是聖人而明言之以示天下後世之要做聖人者若天下後世能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能知聖人之虛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虛靈知覺便從自家心上去討聖人去。做聖人。做之不止即是聖人。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其所謂一者豈不以聖人此虛靈知覺也常人亦此虛靈知覺也常人有此虛靈知覺而不能為聖人者甚麼緣故物蔽之也蓋以聲色臭味者物也耳目口鼻者物也以聲色臭味之物而交於耳目口鼻之物遂引起我聲色臭味之妄心既有妄心便違真心何謂真心赤子之

心中也。一也。寂然不動之心也。何謂妄心。列之肝脾肺腎而屬之五行者。憧憧往來之心也。若要做聖人者。必須格去其憧憧往來聲色臭味之妄心。以復還其寂然不動虛靈知覺之真心。真心也者。至善也。至善也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自家之聖人也。若有妄心。以迷真心。則至善之本體不見。而喪其自家之聖人矣。此格致之學。乃大學之最頭腦工夫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合此二書而竝觀之。亦足以互相發明矣。

致知

易解

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余嘗以耳目譬喻之。目中央一小點。即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朶裏一箇鏡。即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耳之性必能聽。而率其耳之性。未有不聽也。目之性必能看。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看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

其心之性。未有不不能知。不能覺也。人之始生也。目便能看光。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看光耳。便能聽聲。非待人教之。而後能聽聲。心便能知。便能覺。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知。能覺。夫耳能聽聲。目能看光。即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至於肚餓時。便知食乳。即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聽聲之耳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看光之目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食乳之口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覺之心也。縱是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亦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能覺之心。而無有以加乎其性。而與人同。爾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致知

易解

設以物而蔽乎其耳。而耳不能聽。設以物而蔽乎其目。而目不能看。設以物而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不能覺。故格去其物之蔽乎其

耳而耳即能聽格去其物之蔽乎其目而目即能看格去其物之蔽乎其心而心即能知即能覺余今五十餘年矣其耳乃父母所生之耳而令較大此聽得明白此其目乃父母所生之目而令較大此視得明白此知耳目則知心矣知耳目之視聽之出於自然則知心之知覺之出於自然矣知耳目之蔽於物而不能視聽則知心之蔽於物而不能知覺矣知格去蔽耳目之物而視而聽則知格去

蔽心之物而知而覺矣格去蔽耳蔽目蔽心之物是格去其耳其目其心之所本無也格去其蔽耳蔽目蔽心之所本無則自復其能看能聽能知覺之所本有也然心之知覺非必先知先覺而後謂之知覺也非必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為覺善之可為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為覺惡之不可為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為而必為之覺善之可為而必

為之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為而不為之覺惡之不可為而不為之而謂之知覺也世上人見人所為有不是處便曰此人好無知覺此之謂也善而必為之惡而必不為之又且得聞孔門心法而識其真心焉是亦聖人矣故曰吾何畏彼哉

所謂格物者非徒與外物而相為敵也惟在乎變化氣質爾蓋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若能變化氣質之性則奸聲亂色而耳自然不愛聽目自然不愛看所謂變化氣質者亦非徒於耳目上用工夫也惟在先立乎其大爾以耳目之小體而從心之大體先立乎其大則小體豈惟不能引而奪之又且從而聽命而不違焉故曰此為大人而已矣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裡所謂敬者是也故曰但得心存便是敬故心在腔子裡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

禮而事君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讀書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耕田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作工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為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說話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食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行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應事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裡。

如此然後方為脩己以敬而無失也。

唐虞三代之盛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及者豈謂無其故哉。蓋以唐虞三代之時無有所謂和尚者無有所謂道士者無有所謂女和尚者無有所謂女道士者無有所謂妓者故其時無有不三綱者無有不五常者無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降及漢唐宋和尚則充斥天下矣道士則充斥天下矣女和尚則不為不多矣女道士則不為不多矣。

矣。至於妓者敗風傷化至賤至垢至無耻也亦且無處無之以此之故故其時亦有不三綱者亦有不五常者亦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此則漢唐宋之時然也。若欲復返唐虞三代之盛則當羣斯人之徒而為之娶婦為之嫁夫焉。如此則人人皆三綱也皆五常也皆士皆農皆工皆商也風俗豈不淳美生齒豈不日繁而漢而唐而宋豈不唐虞三代譬如一家而生三男三女焉三男而皆為之娶婦三女而皆為之嫁夫不謂一家之內無怨無曠邪由此而男孫女孫內孫外孫生齒日繁而家道從此興矣。若或三男而不為之娶婦三女而不為之嫁夫一家怨曠愁苦之聲且不忍聽豈曰父母之道而家道從此索矣為父母者果能幡然悔悟三男而必為之娶婦三女而必為之嫁夫則無怨無曠生齒日繁昔日愁苦之聲今則反為室家之慶矣夫天下之大亦一家也故知所以父母其家則

知所以父母天下而反漢唐宋於唐虞三代之盛也。有不存乎其人哉。

凡所舉動不可一事之有愧於心也。若一事之有愧於心。是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為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凡所說話不可一句之有愧於心也。若一句之有愧於心。是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為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

三教正宗

易經傳

九

凡所舉動凡所說話而無愧於心也。而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為非而我不自以為非者。以我之無愧於心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凡所舉動凡所說話而有愧於心也。而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為是而我不自以為是者。以我之有愧於心得罪於天地鬼神也。

夫在世間而了世間法。出世間而了出世間

法者乃古今常談。而世人之所習而安也。若余之所以立教者。惟要人在世間以了世間法。又要人在世間以了出世間法。何謂世間法。在家是也。何謂出世間法。出家是也。何謂世間法。在家而仰事父母。俯畜妻子。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是也。或居官而上為朝廷下為百姓。亦是世間法也。何謂出世間法。心身性命之學。儒而為聖道。而為仙釋。而為佛者。是也。但余之所以立教。惟欲倡人以作聖者。儒教也。在世間而出世間也。蓋仙者。山人也。飄然雲外。而山處矣。佛者。弗人也。無有高下。無有男女等相。殆非人之所能為也。故在世間。惟當以孔子為宗者。以儒者。需人也。需也者。用也。為世所用也。在家而仰事俯畜。士農工商者。世所需也。居官而上為朝廷。下為百姓者。世所需也。若出世間而為仙為佛。固古人有行之者。由是而仙也。而佛也。夫豈不可如或不能仙。不能佛。而世間之所謂人道者。則俱

棄之矣。且不可以為人。若余所云在世間而出世間者。以為聖人也。縱不能為聖人。亦可以為君子。又縱不能為君子。亦且可以為善人。又縱不能為善人。亦且可以為有恒之士。又縱不能為有恒之士。亦且人道不虧。不離父母。不棄妻子。不為世間之一大罪人也。此余歸儒宗孔之教。其所由立乎。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羣道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

三教正統

易解儒書

士

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而不專責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道。是而乃証其道。釋者流之非。距而驅之。既豈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

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與。而世之儒者。以為非已。而謂與已之不相屬也。豈所謂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而衆所不貫者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乎。是則吾黨之責也。又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伊尹耻之。而道流釋流。有不與聞孔子之教者。余竊憂焉。設或距而驅之於迷途。而不反也。則亦何異於推而內之於溝中。而莫援也。殆非仁者之心。天地聖人之大矣。故天地則盡物而覆載之。天地之至仁也。聖人則盡民而覆載之。聖人之至仁也。又曰。唐虞三代以上。未有儒也。未有道也。未有釋也。而唐虞三代之世。則如此。漢唐宋以來。分而為儒也。分而為道也。分而為釋也。而漢唐宋之世。則如彼。夫今既有儒矣。今既有道矣。今既有釋矣。此余之所以必欲羣道釋者流。而三綱之。而四業之。合而一之。以儒者之教。孔子之仁也。

三教正統

易解儒書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為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為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而自以為高且潔者。殆亦未之思歟。

或問邵堯夫之學亦有同歟。林子曰。程明道

三教正統

易解

主

月

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然其學也。必須林下相從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堅苦刻厲。至於如此。然後可也。若兆恩之學。則異於是。必也內蘊乎心。身性命之學。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六七年。或十有餘年。二三十年。隨其分量。磨煉純粹。又必綱常既備。俯仰無累。然後飄然相從於林下。方為可也。堯夫嘗有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由此觀

之。則堯夫之學亦有同者。

世間法最大者。莫大於綱常。若舍綱常之大而遽談出世之旨。豈不誕哉。其所謂祝髮毀形以斷棄倫續者。果能超出形骸之外乎。否也。乃若世之儒者。手恭足重。榮華其言。似亦足人之聽聞矣。至於綱常毀裂。猶然置而不論。其殆謹厚之遺歟。然孔子之道大矣。或有竊其餘緒。以資清談。猶晉室也。忽心性而畧綱常。余恐孔子之道似不如此也。中庸曰。天

三教正統

易解

占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又曰。所以行之者一。此孔子之道也。

林子曰。心中不可有一物。故不遷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格物也。夫格物也者。豈其所謂扞格外物之謂也。書曰。格其非心者。格物也。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楊子則倚於為我。而物

之也。墨子則倚於蕙愛而物之也。告子則倚於不動心而物之也。鄉原則倚於善斯可也。而物之也。此固不足論矣。若伯夷之清而隘也。以其物於清而倚之。故隘。柳下惠之和而不恭也。以其物於和而倚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無物無倚也。

門人

鄒熙
陳文明
全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信難篇

孔子之學。心性也。黃帝老子之學。心性也。釋迦之學。心性也。心性。本體也。本體。常明也。故至誠無息之謂常。虛靈不昧之謂明。而三門者。流率皆謬於荒唐枯槁。陋於威儀詞章。若語之以心性之本體。本體之常明。卒無有知之者。而知之之難也。卒無有信之者。而信之之難也。

三教正宗

信難篇

一

信難篇

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也。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空中者。本體之中。本洞然而空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為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得一者。得此本體之一也。歸一者。歸此本體之一也。一貫者。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為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同也。以得一歸一貫者同也。而問其所以同。不知也。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異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異也。而問其所以異。不知也。甚者不知其中與一之謂何也。乃襲古人之緒言。肆為論辯。而曰如此而為中。如此而為一。自是其是。居之不疑。僭使黃帝老子釋迦孔子復生於時。語之以中。示之以一。而亦有所不信矣。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三教正宗

信難篇

二

信難篇

老子之無為。大舜之無為也。老子之不言。孔子之無言也。老子之無知。孔子之無知也。故即舜孔而知老子信老子可也。何其知之難。而信之者難如是邪。至於黃帝。列於五帝也。可謂尊矣。贊於周易也。可謂至矣。余每曰。謂黃帝為邪。而異端也可乎。儒者竟不以為然者。特其口不以為然。而一聞之下。則未有不信而信之者。夫既已知之。信之。而猶然不之知。不之信者。何歟。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之者難也

道門者流。余每以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語之。而不信也。釋門者流。余每以釋迦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語之。而不信也。此皆載之典籍。可考也。似宜知之。縱不知。比余言之。亦宜信之。乃今猶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或問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蓬萊佛國者。何謂

三教三宗

信難篇

三

也。林子曰。仙者心也。佛亦心也。蓬萊佛國。心之方寸也。曰。豈不誕歟。林子曰。儒者以心謂之主翁。謂之天君。心之方寸。謂之靈臺。靈府。顧不誕歟。然此知之不難。信之不難。而難於知。難於信。如此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無暴其氣可也。運氣逆氣不可也。行亦能禪可也。坐禪坐馳不可也。此不異語。此不誑語。似宜知之。信之。而尚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

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白日飛昇者神也。一點常明。在天不昧。長生不死者神也。一點常明。萬古不滅。此蓋所謂黃帝之仙。去唐堯之殂落。與夫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者。是也。豈不易而易知。易而易信耶。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道家之玄。孰不以為異。而舜之德。亦曰玄德。道家之丹。孰不以為異。而武之書。亦曰丹書。

三教三宗

信難篇

四

釋氏之種子。孰不以為異。而程明道亦曰。心如穀種。由大舜武王明道而觀之。則所謂玄。所謂丹。所謂種子。殊不足異如此。是皆可以較而閱之。知而信之。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儒流未始知孔子。而信孔子者。信孔子之名也。道流未始知黃帝老子。而信黃帝老子者。信黃帝老子之名也。釋流未始知釋迦而信釋迦者。信釋迦之名也。信孔子之名者。而語

之以孔子之實一貫而已。不記誦不詞章必
以為孔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黃帝老子
之名而語之以黃帝老子之實得一而已。不
荒唐不迂怪必以為黃帝老子之異端而不
吾信也。信釋迦之名者而語之以釋迦之實
歸一而已。不圍坐不斷滅必以為釋迦之異
端而不吾信也。此皆因人之所信而信之。而
信之者不必其心之是。因人之所不信而不
信之而不信之者不必其心之非。豈非知之
者難信之者難歟。

三教上宗

信難篇

上

致中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之至可
以贊化育成參兩不顯之德刑百辟也剛大
之氣塞兩間也。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又
至於不悖不謬不疑不惑。又至於合德合明
合序合吉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
而成。上皆聖神功化之極。乃儒者之盛也。誰
不信之。誰能知之。不知而信之者信之而未
始信也。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跋曰

昔者孟子欲明孔子之道於楊墨塞路之
際而時人類以好辯目之者何也。豈不以
世而楊也吾亦為楊而已矣。世而墨也吾
亦為墨而已矣。生斯世也為斯人也是從
而是之非從而非之奚必以孔子之道而
是非於楊墨塞路之際耶。故搜玄於戎服
聽講之時者附和之侶也。談釋於奴身事
佛之世者禪鑽之流也。明儒於臨幸辟雍

三教上宗

信難篇

下

之朝者曲學之士也。若孟子則鼓其瑟欲
以熄楊墨之等當其時有不斥而遠之者
寡矣。况有從而信之者乎。此信之者難也。
鳴陽寧以此意質諸吾師常明先生曰吾
不能為楊墨之等吾鼓吾瑟以聲吾教已
爾。謹書卷末以告同志。毋卒舍瑟以寄三
教歸儒之聲於萬世者是亦先生之心也。

門人林鳴陽謹識

三峰先生



三峰先生姓張名君實字全一。生有異質。嘗與人論議三教等書。如決江河。其所雅言。事以忠孝仁義勸世。我明

太祖高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太宗御極遣使致書曰。真仙張三峰。足下。復命

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永吉遍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山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而侍立翠湖。乃先生高弟也。有靈異。通記傳。雙標。抄。及他諸刻皆以三峯為三牛。誤矣。

玄歌

道情非是等閑情。既得玄微不可輕。先把事情齊放下。聽我次第歌玄歌。未煉還丹先煉性。未修大藥先修心。心靜自然丹信至。性清然後藥苗生。藥苗生。雷聲隱隱震虛空。電光爍爍尋真種。風信來時覓本宗。豈曰風雷并電爍。許多境界難盡言。若還到此休驚怕。穩把元神守洞門。心身寂然

三峰先生玄歌

俱不動。如猫捕鼠。又如鷹。許多境界雖非外。一點紅光是至真。這些一點春意足。其間若有明塵。一點元是先天藥。遠似葡萄近似金。到此全然宜謹慎。絲毫念起喪天真。待他一點自歸伏。身中造化四時春。一片白雲香一陣。一番雨過一番新。終日綿綿如醉漢。悠悠只守洞中春。身中陰氣都剝盡。變成純陽不壞金。幾回氣絕如小

死打成一片。號全真。至是洪名班列。

宜人世積陰功。功成一日天書至。純陽出現了真靈。斯言莫與非人說。漏泄天機霹靂轟。囑付仙童并道侶。不逢達者莫輕論。其中句句通玄理。此真之外更無真。收拾錦囊牢固閉。他日行功可印心。可印心。五十二句要君尋。三峰若有虛花語。萬劫輪迴地獄中。

近得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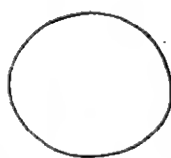
三峰先生玄歌一章。復命梓氏。標於玄譚之上。然玄歌乃以修心煉性為先。而所謂真種本宗。陰剥陽純。任世累功者。是皆玄門之漸教也。若玄譚則以外景無無為至。而所謂竅中之竅。長胎住息。紫金黑鉄者。不謂玄門之極致乎。學者誠能比而觀之。則天下之道無餘蘊矣。

玄譚

張三峰曰。夫道中而已矣。故儒曰執中。道曰守中。釋曰空中。而所謂中者。竅中之竅者也。予獨慨夫世人之不識中也。或求之九宮之中。曰泥丸而不得也。或求之臍下一寸二分。曰丹田而不得也。或求之心臍相去八寸四分。而以中一寸二分為中。與夫兩腎之間。前對臍輪而不得也。夫以有形求之。而皆不能得也。乃復逆而度之。則曰關曰玄關。牝曰玄牝。豈虛無之谷。而不可以有形求歟。夫以無形求之。而又不能得也。乃復逆而度之。則曰無而不著。於無有而不著於有。豈非有非無。而不在於有無間歟。智過顏閔。真難強猜。予今冒禁言之。寔非予之得已也。蓋以神仙降生於此時者眾。以救世也。或官矣。或士矣。農

工商矣道矣釋矣。予故作此篇以顯徠之
俾知救世復返天上而不墜落於塵寰間
者此予之心也。圖說如左。

釋氏外景



外景也者外
其身而虛空
之先了性也

張三峰曰釋氏了性須要持齋故未虛足

三教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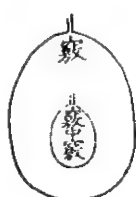
玄諱

五

我先空其身其身既空天地亦空天地既
空太空亦空空無所空乃是真空

張三峰曰無無乃出天外虛空以體無無

道家內景



內景也者內
其身而胎息
之先了命也

張三峰曰胎因息長息因胎住而竅中之

竅乃神仙長胎住息之真去處也然天地

雖大亦一胎也而日月之往來斗柄之旋

轉者真息也又不觀三氏之書乎易經曰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德經曰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遺教經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

皆直指我之真去處而言之所謂吾身一

天地也然此真去處也雖曰不依形而立

而竅中之竅夫豈無其形哉今乃借物以

明之譬之又口然實其中則張虛其中則

地而竅之能張能地亦復如是

張三峰曰起手時須先凝神入於竅中之

竅息息歸根而中實矣中實而胎長矣然

神本生於竅中之竅而寄體於心宮予嘗

謂之元是我家舊物而復返於我家也

張三峰曰竅中之竅者神室也神室即氣

穴氣穴即中黃蓋黃乃土之正色而土意

也。故坎之土戊其意常在於離離之土己其意常在於坎。此其性情然也。而自有相投合之機矣。若能識其投合之機而以意送之。神凝氣住。則自然結成一點金丹。至簡至易。而非有所於鑿也。此蓋以母之氣伏于之氣。而于母之氣相戀於竅中之竅矣。丹其有不成乎。

張三峰曰。神凝於竅中之竅者。譬之鷄子。

三峰先生

下論

七

而又口則包乎其外者。外竅也。凝神而入於竅中之竅焉者。即鷄之雌。得雄之陽。兩意混合。而離全矣。

張三峰曰。又嘗譬人之陽物然。能剛能柔。能張能弛也。然謂之此竅也。竅非凡竅則可。而謂之此竅也。形無其形則不可。

張三峰曰。神凝於竅中竅之中者。譬果子之仁也。竅中竅者。果核中之兩片。以抱仁

也。外竅者。果核也。

張三峰曰。始而採取吾身一點真汞。而歸於我之真去處者。內服也。丹名紫金。繼而太虛中自然有一點真汞。以與內服紫金相為混合者。外服也。丹名黑鐵。故紫金者。陰丹也。以內服吾身之金精也。黑鐵者。陽丹也。以外服太虛中金精之性也。然金剛也。而鐵則金中之最剛者。黑鐵之丹。雖曰自外而來。然亦不可得而內外之也。

三峰先生

主論

八

張三峰曰。內服而一坎一離者。一雌一雄也。外服而一金一鐵者。一雌一雄也。

張三峰曰。紫金黑鐵。渾然混合。蓋不特充塞於天地。而亦且不囿於天地焉者。乃真了命也。夫不囿於天地。則可以位乎天地。可以位乎天地。則可以育乎萬物。豈不以天地生生之真機在我。而為萬物之所造。

命者乎。黑鐵功用則固若是其大矣。若徒內服紫金。直可以了一身之命已爾。而命則終非其有也。

張三峰曰。虛空者。佛性之本原。出於自然者也。若黑鐵外丹。乃虛空中凝成一顆。而復返於虛空者。佛性之本原也。然外服黑鐵。全靠功行。功行未及。孰臻其極。故此黑鐵也。殆非聖師之所能傳與。亦非衆人之所能脩持。以少致其力也。

張三峰曰。十月火候。全在周天。周天運用。全在斗柄。斗柄建令。全在真息。

張三峰曰。火候之要。只在於時時照顧。以烹以鎔。

張三峰曰。卽月卽日。卽時卽刻。都分得春夏秋冬。自然而然而然也。若能念念在茲。照顧不離。則自有旋轉真息。一降一升。而水火

木金相為進退矣。

張三峰曰。火之功最大。蓋火之性能融物之真焉者也。故未得丹時。須藉火以凝之。又藉意以媒之。既得丹時。須藉火以養之。又藉意以調之。然火候微旨。槩自從古以來。而學道之人。少有知之者。要而言之。其穴有三。三者惟當順適而利用之。太過則損之。不及則益之。俾得中和而無水乾火寒之病矣。此須口授。非可筆之文詞間也。

張三峰曰。意到則息自內調。故周天運用。切不可著意為之。

張三峰曰。外服黑鐵。臍帶上時有異光。臍帶者。命根也。亦能剛能柔。外服火候。當於此處。節取寒溫消息。然意到亦能伸。而伸縮亦由乎意也。

張三峰玄談已。乃復謂桃氏子曰。子之內

服紫金丹也。蓋十有餘歲矣。至於黑鐵之丹。真古今之所希有也。子今既得之。而火候之說。乃聖人之所深秘也。予既為子詳之子其勉之。其所以為我顧徠以俾復返於天上者。端有賴乎子。子其勉之。

萬曆九年夏四月三日弟子桃文羽傳梓

三教弟子盧文輝重校

三峰先生

士

張三峰先生國初時。顯化普度諸家。紀錄悉其事。

太祖太宗遣臣遍覓。莫知蹤跡。萬曆九年。顧訪我師龍江夫子。劇談玄秘而去。恐聲聞難以應命。故晦其名曰桃氏。子是時性如盧君。年方志學。羽翼斯道。兆已定矣。戊戌季冬。穀旦。三教門人永嘉張鳴鶴頓首百拜謹識。

書寤言錄卷端

世人類以卓子為仙。余亦未敢卽以為然。然卓子不識字。旣能詩。又善草書。無尺寸之帛。所衣之衣。脫下。卽為旁人持去。無升斗之儲。人或邀之。而少拂其意。雖瓊筵珍羞。亦不願往。無分釐之資。每得於人。

者。輒以施人。少小時。雖寒甚。必露宿於石頭上。只着黑麻布裙。又背加青紗帕子。履霜赤脚。更無他衣。及長。雖衣重綿。每霜天必浴於溪。又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是亦人中之奇矣。今卓子厭世而去。余摘其遺言。拾其遺詩。而梓

一之。總命之曰寤言錄。亦無忘其一二年間。與之雲棲霞處。搜秘討奇也。卓子六歲喪父。八歲喪母。無所資藉。而丐乞於道。時人咸以其能神算。又知未來事。爭迎食之。遂大顯名於時。當道貴人枉臨求見者甚衆。卓子必與之分庭迭賓主。嘗

道貴人亦以其能不屈。愈加敬愛。其為時流所尊禮如此。卓子蓬頭不梳。余每勸之冠。後亦冠唐巾。足跣不洗。余每勸之履。後亦履道鞋。又不復有伉儷之志。余每勸之昏。不答也。後亦竟不昏。歲值中元。輒具牲醴以祀其父若母。登高而望。

之。長晚揮淚。能不忘其本之所自出也。自號為無山子。人或呼為仙子。或呼為小仙。或呼為上陽子。我莆之前渚林人也。名晚春。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誤

萬曆庚子季夏門人盧文輝述梓

寤言錄

寤言錄卷上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全著

林生問道。上陽子曰。始中終。何謂始。上陽子曰。始者。陽也。作也。何謂中。上陽子曰。中者。關也。變也。何謂終。上陽子曰。終者。陰也。生也。林生尚猶未達。子谷子乃言曰。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所謂一貫也。始者。初竅也。始而中者。四竅也。始而終者。七竅也。知四竅則為賢人。知

七竅則為聖人。以陽投陰則能作。以陰受陽則能生。以關通陽則能變。陽以作之。陰以生之。關以變之。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上陽子曰。地之廣。極北一萬二千里。極南一萬二千里。極東八千里。極西八千里。中一萬二千里。中之外。外之中。各二萬四千里。

子谷子曰。南北各一萬二千里。而東西各八千里者。何也。象人之身也。

上陽子曰。地之廣。自北距南。八萬四千里。一

萬二千里為南。屬火。一萬二千里為北。屬水。南之土。二萬六千里。北之土。二萬二千里。土之中。一萬二千里。

子谷子曰。南土二萬六千里。北土二萬二千里。語其初也。若言地之定位。南北二土。各二萬四千里。土之中一萬二千里者。所謂中國也。人之神宮。亦一寸二分。知吾身則知天地矣。故中國為地之極。神宮為人之極。

林生問曰。之鳥。月之兔。上陽子曰。此郊西之

說也。林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日有真陰。故鳥居日之宮。月有真陽。故兔居月之宮。此聖人之設象也。

黃生問。飛物何為卵生。上陽子曰。無土。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天生物。地成之。飛物不屬於地。而得天之氣為多。故卵生。氣散為水。水族亦卵生。黃生問曰。飛物何為而飛。走物何為而走。子谷子曰。火炎上。鳥屬火。故憑虛而飛。水潤下。獸屬水。故緣地而走。黃生又問

曰飛物能自卵者何也。子谷子曰。火之氣能融物而成之。故自卵。水者氣之散也。故不能自胎。黃生又問曰。水族亦自卵者。又何也。子谷子曰。魚處水中。其性屬火。魚之浮。即鳥之飛也。魚不見水而忘乎水。即鳥不見氣而忘乎氣也。吾嘗即卵字而觀之。卵字增點成卯字。猶女字增點成母字。蓋卵者兔也。兔者月也。月者陰也。故陰能自卵。得陽而離全矣。黃生起而歎曰。上陽子無土之論。子谷子水火

稽古錄

卷二

三

之說微乎微乎

上陽子曰。念者。二其心也。

子谷子曰。念字從人從二。從心。心由性生。故性字從生從心。聖人且忘其心矣。安有所謂念。故心無其心。乃為真心。念無其念。乃為真念。

江生問火。上陽子曰。其內黑也。子谷子曰。鳥者。日中之真陰也。

江生問水。上陽子曰。其內明也。子谷子曰。兔

者。月中之真陽也。

上陽子曰。上下方寸。合和之原也。

子谷子曰。陰陽交。則始終之理備矣。

王生問神宮氣府。上陽子曰。玄牝一竅深一寸二分。外八分為氣府。內四分為神宮。人問。子谷子曰。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者。乃真穴也。

上陽子曰。初採藥時。須天人相合。

子谷子曰。黍米離太海。本身之子時也。

稽古錄

卷二

四

上陽子曰。火之餘毒生虎狼。

子谷子曰。虎狼之文。火之賁也。虎狼之性。火之烈也。

上陽子曰。北斗。天地之陰也。南斗。天地之陽也。

子谷子曰。非陽則天地無以為始。非陰則天地無以為終。以南就北。以始合終。以陽交陰。此天地之所以長久而不壞也。學者知斗柄之理。亦不異於天地矣。

上陽子曰。日者。天之神也。

子谷子曰。天之神在日。人之神在心。夜則日浴於海。睡則心藏於腎。

來生問身中陰陽之交。上陽子曰。南夫而北妻也。來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萬物始於北。陰陽交則五行合矣。

黃生問人身之極。上陽子曰。貫兮在此。還兮在此。合兮在此。一兮在此。而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者。亦不離此。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

惟貫乃還。惟合乃一。此其所以生生而不窮也。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

陸生問水之源。上陽子曰。始之者崑崙。洩之者黃河也。子谷子曰。其洩之者在黃河。其不洩之者亦在黃河也。

秦生問天。上陽子曰。人跡不到之謂天。子谷子曰。譬人在霧中。近不見霧。去而還視。則頃所立之地。皆霧也。人在氣中。目所窮處。即呼曰天。非知天也。故天之下。即地。地之上。即天。

矣。

張生問神。上陽子曰。以神字而細玩之。可知神之妙用。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神字從中從示。示古神祇字。中一畫者。一貫也。得其一而貫之。則謂之聖。不可知之神人矣。

上陽子曰。男子取水中之元神。歸之土釜。女子取火中之元神。歸之土釜。

子谷子曰。月得日而始明。日得月而益耀。吾身之水火。腹中之夫妻也。

凌生問節財之道。上陽子曰。藏兵於農。節財之道也。子谷子曰。古者兵無常數。無事則兵皆農也。有急則農皆兵也。後世兵有定名。無事則聚兵而食之。有急則徵農而用之。嗚呼。兵聚而食之。固非節財之道也。苟或有卒然之變。則凡平時之所以列之行伍者。不及其數之半。亦且老弱羸疾。此國家之所以多亂也。

盛生問何以賑民之窮。上陽子曰。井田廢而

民窮也。

上陽子曰：鼻有二根，通於玄牝。

子谷子曰：左根大，則火上騰；右根大，則水下

漏。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者，此也。

上陽子曰：覺則左根直，睡則右根直。

子谷子曰：左根直，則神歸左；右根直，則神歸

右。神者，君也；氣者，臣也；精者，民也。君居其宮，

則臣民隨之。

皮生問：人君之所以治天下。上陽子曰：愚子

信言錄

卷上

二

谷子曰：智者，智之小也；愚者，智之大也。太古

之君，愚故其民質而朴；後世之君，智故其民

疑而詐。

吳生問：女懷胎之處。上陽子曰：中神左氣右

精。子谷子曰：與男合，則生人；與火媾，則胎僊。

上陽子曰：以物照物，火外影，水內影。

子谷子曰：火之氣外見，水之性中存。

上陽子曰：未時之末，一八之數，而精通矣。周

生恠而問之。上陽子曰：古者三十而娶，近乎

四八之期。今之世，不及二八之數，即能生育矣。子谷子曰：天地之氣漸微，而人身之氣易散矣。

張生問道：上陽子曰：中。又問：上陽子曰：無。張生未達。子谷子曰：言曰：中者有也，無者無也。初有而終無也。

吳生問道：上陽子曰：無而有，有而無。子谷子曰：有有無無，則金丹之理盡矣。

秦生問道：上陽子曰：青山不動。秦生未達。

信言錄

卷一

八

谷子曰：言曰：此示之始而秘其終也。

上陽子曰：君后合處，時察左輔之消息。

子谷子曰：君者，火也；后者，水中之土。即終也。

左輔者，天一之本也。消息者，海底靈光。飛到

山頭，漸漸下金橋，過玉關，歸土釜，所謂返本還原也。

王生問：玄牝。上陽子曰：不離一中。子谷子曰：

此言中，即終也。尚書曰：允執厥中。

王生問：聖。上陽子曰：聖有五，何謂五聖？上陽

子曰：天者，無聖也。老子者，虛聖也。堯舜周孔者，化聖也。湯武者，賢聖也。神僊者，方聖也。子谷子曰：無聖者，無聖而無不聖也。虛聖者，無而有也。化聖者，虛而未盡虛也。賢聖者，不知其終也。方聖者，遊方之外，非聖棄時，乃時棄聖也。

費生問丹。上陽子曰：神者，丹也。何謂丹老？上陽子曰：神足而久，其丹老也。子谷子曰：神凝而丹成，功絕而丹老。

宋生問海水。上陽子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水之淡者，餘氣爾。子谷子曰：以水投水，鹹化為淡，則知淡者，鹹之散也。

上陽子曰：金丹功足，漸漸上升，所謂變化不測也。

子谷子曰：自下田而中田，自中田而上田。

上陽子曰：目者，心之門也。耳者，腎之門也。鼻者，玄之門也。口者，牝之門也。

子谷子曰：世人指口鼻為玄牝，謬之甚也。真

土者，真人之呼吸處也。

上陽子曰：齒者，腎之發也。毛者，脾之發也。

屠生問水中金。上陽子曰：肺有二根，須共通於左腎。子谷子曰：所謂母隱子胎也。欲得水中金，當子時為之。

上陽子曰：午初，正大禹治水之時也。

上陽子曰：周以前，正當午時三曰刻。戰國及秦，乃過四刻矣。

子谷子曰：過四刻，則屬之陰矣。

莊生問本來面目。上陽子曰：看回字便知之。

子谷子曰：內口者，外口之根也。注意虛無散而復聚，所謂回也。

徐生問事貴謀信乎。上陽子曰：天命人事，本不相離。

上陽子曰：移西就北，假道於南。

子谷子曰：北者，土也。西者，水中金也。南者，火也。

蕭生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

者何也。上陽子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子谷子曰。易者。日月也。望則陰。陽俱盛。故合七與六者。退而十三也。合八與九者。進而十七也。皆非天地之中數矣。

蕭生又問龍鳳天地之瑞也。何龍多而鳳少。上陽子曰。龍者。天地之精也。麟者。天地之氣也。鳳者。天地之神也。子谷子曰。精清則能生氣。氣滿則能生神。

主生問二方寸。上陽子曰。分之則為天地之

籍言錄

卷上

十一

生。聚之則為萬物之始。王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所謂兩者異。則真一之氣潛。兩者同。則真一之氣變也。

上陽子曰。男子神宮都是陰。而陽之根在西北。女子神宮都是陽。而陰之根在西北。

子谷子曰。西北者。乾也。神宮者。猶坎離之中畫也。男子神宮之外。雖都是陽。非真陽也。女子神宮之外。雖都是陰。非真陰也。真陽真陰。其根甚微。

上陽子曰。男內八陰而一陽。女內八陽而一陰。

子谷子曰。男老真陽不盡不死。女老真陰不盡不死。

籍言錄

卷上

十二

寤言錄卷中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

全著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張生問圮橋所傳何事。上陽子曰。有六傳。何謂六傳。上陽子曰。一傳道。二傳漢高天授。三傳緩收項羽。四傳用蕭韓。五傳羽翼太子。六傳歸山。子谷子曰。進履之後。自了功德。非為韓也。

歐陽生問兵。上陽子曰。死者生之徒也。子谷

子曰。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呂生問五嶽。上陽子曰。崑崙山發脉三十六條。北九條。中五條。即中國之五嶽也。東七條。南八條。西七條。子谷子曰。即身中之三十六宮也。

上陽子曰。黃河中之深處。有五色石。軟如縣子谷子曰。寢內之骨。黃河之五色石也。

上陽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在地之深處。與黃河之五色石。一直相連。

子谷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即天地之呼吸處也。而海之潮汐係之矣。

上陽子曰。天下之水五萬四百里。山二萬五千二百里。地八千四百里。

子谷子曰。人之一身。而血為多。精者。血之精也。液者。血之餘也。

上陽子曰。黃河之水。崑崙之髓也。

子谷子曰。髓竭精亡。而吾身之黃河。不可滅也。

上陽子曰。水發源於崑崙山者。亦三十六條。

上陽子曰。黃河清為上。靜次之。走為下。

子谷子曰。清則聖人出。靜則四海安。走則天下亂。

上陽子曰。黃河而下。水之餘也。

子谷子曰。黃河者。精也。

上陽子曰。崑崙五色石。燥而天地壞矣。

子谷子曰。燥則精之精竭矣。

上陽子曰。崑崙者。玄也。黃河者。北也。

子谷子曰。知玄牝。則知崑崙黃河。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上陽子曰。崑崙者。君也。黃河者。后也。東海者。輔也。西海者。弼也。

子谷子曰。崑崙者。水之源也。黃河者。水之聚也。輔居左而弼居右。

上陽子曰。天出五雲。地出美珠。華之散也。

子谷子曰。歛華就實。道之本也。

上陽子曰。天地不交。則水多。

第一經

卷四

三

上陽子曰

子谷子曰。天地五百年一大交。將交而水反為氣。已交而氣散為水。山川出雲。水為氣也。天降時雨。氣為水也。

陳生問龜何列於四靈。上陽子曰。龜五百年其色玳瑁。千年其色白。三千年其色玉。輕如毛。浮於葉上而不沉。夜有晶光射入牛斗。子谷子曰。龜鶴一也。鶴不稱靈者。以鳳為之長也。

朱生問天有時而壞否。上陽子曰。天安能壞。

故曰者陽也。日出而天地闢。朱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人之一身。譬之天也。而元神則日也。知元神之為日。則不異於天地。而為天上之神僊矣。

上陽子曰。山秀不生賢而生玉。地恆不生才而生寶。

楊生問理。上陽子曰。理者。無也。子谷子曰。理散於物。無而有也。

上陽子曰。背者。北也。宜溫而不宜寒。

第二經

卷中

四

子谷子曰。背字從北。從肉。肉之北也。於五行屬水。

趙生問子候。午前定息坐。上陽子曰。定在竅中而呼吸之。子候則入而駕。午前則出而散。子谷子曰。竅中之火者。內火也。呼吸者。外火也。駕。駕車也。散。散火也。

上陽子曰。知天地吾身之土。則太極立矣。

子谷子曰。此北方之土也。

黃生問天地何以開闢。上陽子曰。天氣自北。

而東。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轉北。陽氣至此大盡。陰滿天地之中。學者先要窮吾身之終。若不窮吾身之終。安能知天地之始。子谷子曰。知吾身之終。則亦知吾身之始矣。天之初無也。無而有。則氣生焉。有而質。則水生焉。質而凝。則五行具焉。反其至也。凝散為水。水復為氣。氣反於無。無無有。有天地之理盡於此矣。

潘生問何謂中。上陽子曰。中者。庭也。子谷子

案言錄

卷四

五

曰。庭者。土也。其色黃。

上陽子曰。虹者。雲之滯氣也。

上陽子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立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

子谷子曰。由潛龍勿用。至於飛龍在天。其陽純也。

上陽子曰。丹之濁者為天。清者為日。

子谷子曰。地者。陰也。天者。陰之陽也。日者。陽也。

上陽子曰。人之神。初細如毛。終則一身都是神。天之神。初大如李。終則周天都是神。

子谷子曰。人身與天地有大小而無異同。

張生問火候。上陽子曰。內火謂之陽火。外火謂之陰火。自子至午。以漸而出。自午至亥。以漸而入。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出入即進退。進退即抽添。玄牝一竅。深一寸二分。子時進二分。至巳時出而在外。午時退二分。至亥時入而在內。妙在呼吸。不可強猜。

案言錄

卷中

六

黃生問天有時而壞否。上陽子曰。天亦能壞。

子時一陽始生。自子至寅。陽氣始全。自寅至午。陽氣始盛。自午至酉。陽氣漸微。自酉至亥。末陽氣復生。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通乎晝夜。則天地之大晝夜可知矣。黃生問曰。上言不壞。此言壞者。何也。子谷子曰。天安能壞。顧陰陽消長者何如耳。混沌之時。天之大夜也。開闢之後。天之大晝也。

黃生問人何生何死。上陽子曰。有上德之人。

有上智之人。有下德之人。何謂上德之人。上陽子曰。一點靈胎。注意不散。上德之人也。何謂上智之人。上陽子曰。散而復注。返本還源。上智之人也。何謂下德之人。上陽子曰。陽氣日索。陰濁日增。下德之人也。子谷子曰。長生者。自生。非天生之也。天死者。自死。非天死之也。上德之人。無為也。上智之人。有為也。王生問。一陽來復。上陽子曰。少陽如少子。不宜驚動。否極初轉。直至大泰之時。可以放流。

子谷子曰。先王至日閉關者。以此也。

黃生問中。上陽子曰。人身無一中。天地無根本。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中立而吾身之

天地定位矣。生生之根。造化之本也。

黃生問行止。上陽子曰。凡事直待時來。行而從行。止而從止。

劉生問氣運。上陽子曰。三王五帝。上下同其心。三代以後。君民異其志。可知時之古今。氣之厚薄。子谷子曰。上古之時。聖人孩其民。三

代以下。世主罔其下。

上陽子曰。赤子之時。外亂言。則出乎自然。知為無也。長則外無亂言。是出乎私心。知為有也。

子谷子曰。外雖亂言。其天全也。外無亂言。其精粹也。入藥鏡曰。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自醉。醉則外雖亂言。亦出於自然矣。

黃生問。用入之道。上陽子曰。用人。須體常道。不可詭逆。若自詭逆。人心安能同樣。

黃生問。天地人身。上陽子曰。天有曰岳。人有肝心肺腎。循環歸一水中。天地之初也。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天地之中岳。人身之黃庭也。一點虛無。注意不散。則與天地合其德矣。

黃生問。一陽來復。何以知之。上陽子曰。渺渺茫茫。從虛無中來。非影非形。半見半覺。子谷子曰。溫溫鉛鼎。光透簾帟。陽之復也。

上陽子曰。酉時水弱。不能載舟。

子谷子曰。陽氣散而水無力也。

上陽子曰。無字當作○。極字當作○。

子谷子曰。此制字法也。○者。極也。○者。無也。中一點者。丹也。丹落於○之中者。無極而太極也。

上陽子曰。天氣自北而南。

子谷子曰。南方之地變乎夷。北方之地屬乎狄。亦異於古之時矣。

上陽子曰。今之時。地氣已在平洋矣。

子谷子曰。地氣初山頂次平洋。次水中。地理書言神僊擇地水中。用犀分水。此山氣薄。已趨於下矣。

沈生問鬼。上陽子曰。鬼者。自鬼也。子谷子曰。心者。陽也。鬼者。陰也。內挫其神。陽散而陰生矣。

翁生問萬物之所以生。上陽子曰。和也。子谷子曰。陰陽和也。不中不和。則天地安能位。萬物安能育。此致中致和之不可以已也。

朱生問崇有無。上陽子曰。崇者。邪也。邪從內發。子谷子曰。內邪作。則外邪興矣。

上陽子曰。西之終。北之始。山水之原也。

子谷子曰。水生於西。而盛於北。

上陽子曰。常人之心在目。聖人之心在下。覺時在上。

子谷子曰。外其心者。逐物也。心其心者。戒物也。伏其心者。忘物也。

上陽子曰。一日者。天地之一小周天也。一年

者。天地之一大周天也。

子谷子曰。周天者。始於北。而窮於西也。

上陽子曰。崑崙者。西北之分也。

子谷子曰。生於西。而盛於北。水之源見矣。

車生問仙人抱琴何義。上陽子曰。陰陽五行

之和也。子谷子曰。此設象也。陰陽五行。會於

焦尾。

上陽子曰。犀卯時向陽而交。一身陽氣都聚在角。角有二根通於土。又性屬火。故能分水。

子谷子曰。土者。地方之土。猶人之終也。

上陽子曰。呼者。散也。吸者。藏也。

子谷子曰。春夏吸以入之。秋冬呼以出之。春夏吸以降之。秋冬呼以升之。此則顛倒天地也。

上陽子曰。○者。無也。名者。有也。

子谷子曰。所謂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也。

陳生問。荷葉捲珠。吉地也。不利於山家者。何

第百錄

卷四

二

也。上陽子曰。時不利也。陳生曰。何謂也。上陽

子曰。寅時利。卯時不利。日出而露晞也。

上陽子曰。天不夜。則不能晝。月不缺。則不能

盈。

子谷子曰。陰陽消長之機也。

仇生問。七星劍。何義。上陽子曰。以水制火。子

谷子曰。北斗。水也。

賀生問。入園打坐。上陽子曰。其外靜也。子谷

子曰。枯坐者。靜非靜也。應迹者。動亦靜也。故

君子以動求靜。不以靜求靜。

莊生問。養心。上陽子曰。聖人善種心。莊生曰。何謂也。上陽子曰。常人循枝葉而忘其根。聖人得其地而種其根也。子谷子曰。聖人心種於北方之土。故根本大而枝葉盛也。

第百錄

卷四

十二

寤言錄卷下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著

後李涵江盧文輝校

跣足二首

天上逍遙卓晚春。桃源深處老乾坤。倒騎黃鶴歸海上。脚帶青天幾片雲。

披衣兼跣足。開口笑王侯。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

霜天浴於天池添

嘉靖癸丑正月望日昧爽。值霜天寒甚。西塔院僧如易如山等。懇請小仙浴於天池。祭先具茶餅會七寺諸僧。及遠近來觀者。浴罷飲水十七甌。次日又浴於南門河。飲水十八甌。

卷一

嘉靖癸丑正月望日昧爽。值霜天寒甚。西塔院僧如易如山等。懇請小仙浴於天池。祭先具茶餅會七寺諸僧。及遠近來觀者。浴罷飲水十七甌。次日又浴於南門河。飲水十八甌。

嘉靖癸丑正月望日昧爽。值霜天寒甚。西塔院僧如易如山等。懇請小仙浴於天池。祭先具茶餅會七寺諸僧。及遠近來觀者。浴罷飲水十七甌。次日又浴於南門河。飲水十八甌。

嘉靖癸丑正月望日昧爽。值霜天寒甚。西塔院僧如易如山等。懇請小仙浴於天池。祭先具茶餅會七寺諸僧。及遠近來觀者。浴罷飲水十七甌。次日又浴於南門河。飲水十八甌。

朝來此溪中。沐浴不知寒。清霜與白水。漂我紫金丹。

金丹

金丹

大道金丹不在書。千言萬語總是虛。中間一

點無人透。黃金屋裏有真珠。

呂真人

志氣昂昂星斗寒。腰懸一劍過南山。人道蓬萊萬里遠。我說桃源咫尺間。

白真人

天帝殿前一小仙。謫落人間弄玉蟾。長嘯武夷山下。閑採空花點碧泉。

西湖

兩岸桃花依然在。英雄一去幾時來。歌舞千

年流不斷。宋家明月照蒼苔。

畫梅自題

草筆寫懸崖。月明以為家。未見黃金彈。先吐白玉花。

山中作二首

山中作二首

步入青山身轉悠。碧溪春水年年流。金谷不如農夫樂。一度花開一度秋。

一片青山倚碧天。山頭不老幾千年。夜涼常有神仙臥。月皎雲飛鶴嘯泉。

有神仙臥。月皎雲飛鶴嘯泉。

開簾見月

落花流水兩無情。流水落花幾度春。開簾惟見庭前月。遙指明月作故人。

九曲山

前山後山九曲山。蓬萊仙子下人間。時人叟識中間寶。中間一粒紫金丹。

題自像

披衣散髮白雲留。盡在胷中細運遊。一片野心天地闊。萬年松鶴樂悠悠。

寄書

卷下

贈龍江道人

龍江元是好秀才。今日相邀步玉臺。一心放去隨流水。不是道人做不來。

霞外

霞外風流二十年。落花流水任自然。月到中霄雲散盡。蓬萊一道碧連天。

齊戒

七日戒兮三日齋。白鶴遙從天上來。欲求一寸真精地。始知人世有天台。

海鶴

海鶴雙栖啄白雲。一輪明月照金尊。塵世不覺曾孫老。舊時燕子舊時春。

壽林塞齋翁

今歲八十一。落霞滿山赤。流水向東溟。吾心自太極。

題僧巨文畫像

長老本無心。長老原有語。寄跡在人間。身與白雲侶。

寄書

卷下

廣化寺同吳分守宴飲作

三人共酌五壺酒。邂逅人間豪傑友。莫道陶冶今不存。與君夜話頃刻久。

桃花

千古清風在。神仙去不回。山頭無一事。碧桃花自開。

醉後作

昨日南山採綠霞。一溪春水漲丹砂。如今醉酒忘歸去。洞口碧桃幾度花。

偶題五首

桃花向明月。不知今幾春。山頭無一事。天風作故人。

飄然出雲中。野花溪頭開。萬里秋風夜。青霄鶴未來。

秋雲山頭白。秋月海上皎。青天千萬里。無處不逍遙。

海水山頭流。桃花幾迴春。逍遙雲外去。古今一閑人。

舊詩

卷下

五

歸去華山下。碧水流落花。山頭秋月白。神仙老故家。

答問

人人問小仙。小仙性氣顛。日日醺醺醉。醉倒不知天。

九鯉湖

道人來時江月曉。道人今去海山秋。不知何處吹玉笛。湖裏梅花空自流。

麥斜二首

雲鎖麥斜不見家。尋真洞口老烟霞。時人不識桃源路。西向天台問落花。

聞道麥斜有神仙。山頭丹竈知何年。跨鶴仙人今去後。樓閣空虛倚碧天。

黃鶴樓

上陽仙子去乘槎。深入天河不見家。鐵笛一聲亭前響。壺中八月放梅花。

洗脚

等閑洗脚步青雲。步入深山幾度春。且看桃花隨水去。不知何處是乾坤。

舊詩

卷下

園中草

今宵飲盡千輪月。千輪明月一口吞。時人不識園中草。死了紅花又再春。

秋月

雲外故人來相問。世間春到有桃花。三十六宮秋月白。仙人何處不還家。

春燕

燕子飛飛弄春晴。一年歸去一年新。山頭白

石依巖在桃花開口也笑人。

採霞

昨日岩前採霞青山綠水我家雲外一聲玉
笛江深千數梅花。

再贈龍江道人

神仙龍江林古今有幾人一夜金丹老同到
萬年春。

王笛

白雲西飛綠水東流聞吹玉笛顛倒春秋。

武夷

雲在山頭連碧天水流山下幾千年雲外洞
天三十六身在武夷第一天。

月華

散髮長歌踏紫霞羽衣掩映碧桃花醉來高
卧虛無裡倒看青天吐月華。

三教門人

李朝暉 郭承隆
黃麗卿 林科
陳雲洞 蕭文舉
林一鶴 桃文舉
命梓

寤言錄跋

上陽僊子八歲時善計算有神解十四歲能詩一皆金丹妙訣十六歲又善草書勢如龍蛇真可謂不學而能生而知之也或譏其頭不梳而僊子曰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或譏其脚不洗而僊子曰倒騎玄鶴歸海上脚帶青天幾片雲視王公貴人如衆庶即衆庶中稍有風度者樂與之往來王看珍羞之設必饜而去弗之辭也時人號為卓狂而僊子

寤言錄

跋

亦自稱為狂人云乃若仲兄龍江道人負奇才有靈悟四明章三洲公禪所刻林生文略酷似漢人語後為文務說理不求工詩尤長於長短句逸韻飄蕩類非烟火之徒所能及近來棄舉子業取百家書束之篋笥不復談詩論文乃陟山臨水縱情為娛與僊子結方外之遊出入於通衢大都或羣而笑之或背而詈之而道人自若也時人遂呼為林顛而道人亦以顛自號凡有登門訪道者僊子必

啟其端而道人更詳其意一日兆居遼巡請教於烟花樓之觀優齋僊子曰日月顧道人詳之道人曰日在月中兆居又問僊子曰水火復顧道人詳之道人曰以水制火兆居未達道人曰日者火也月者水也聖人之火在月亦不熾亦不滅而其下者火在日懼其熾也最下者火在目任其熾也是僊子之所言者惟道人能識之矣然錄中秘語兆居尚多不達而得之道人之所酬答者無非盡心知

寤言錄

跋

性之學天道天命之蘊至於井田制兵之道用人致治之方誠用世之大要處事之弘樞也若夫所言與六經暗合者尚數十條削去不錄其所存一二亦以見古今人心之相為感通爾付之梓人以廣同志

嘉靖辛亥季冬望日壺山林兆居撰



中一緒言序

夫士斬聞道既聞道矣又斬有傳以公諸天下萬世竊嘗覽

三教林龍江先生道統中一諸經知先生用心于道良亦至矣其所謂中者即一也其所謂一者即中也渾合無間總

之所謂仁人能奉此仁而安於土中以直養之則體用兼該無所不貫故能會聖玄禪而一之不然舍家國厭煩劇而處山林澗谷不然離五鼎斷八珍而甘菜羹藜藿以求其所謂中與一者是偏於枯槁斷滅之流非歸儒宗孔之旨也

用是海內薦紳學士以及蒸庶靡不聞風慕效爭介紹於先生其鼓舞於化育之中者亦云博且鉅矣迨至晚年又深念後世湮滅無傳而傳者或有詿誤乃獨與

廷徵盧君面相校訂三教全書及結集

中一緒言序

二

夏子全經以嘉惠後學諸及門之士無論遐邇咸珍重刊布以廣其傳而廷徵君又會先生遺旨著為中一緒言集先天有圖後天有圖虛空火候之論指出真機以詔天下萬世俾知是中是一非創作外求乃堯舜周孔以來相傳之道

也而儒之執中一貫者此也道之守中
得一者此也釋之空而歸一者此也三
教初無殊致萬法不外一中而古先神
聖未發之精不傳之秘廷徵宣洩殆
盡矣廼若詩歌吟弄陶寫性靈又迥出
乎風人騷客唐律晉音之比要以演造
化之微吐心身之蘊其感時觸機自然
之天趣也夫天生三教先生者使之大
闡孔老釋迦之道也天復生廷徵盧君
者又使之大闡三教先生之道也真若
孔之曾老之喜如來之迦葉也則是集
也謂之作人天之眼目可也謂之作道

岍之梯航可也豈但曰緒言哉曰緒言
者鳴謙也

萬曆己亥孟夏吉旦
德化王靈源道人製



德化王
王辛

中一緒言

道統中一經總論錄當序文

文輝伏承吾

師三一教主嚴命結集夏午諸經而道統中一之經尤吾

師三一教主之所留意者乃口授太虛先天圖太極後天圖天地人圖天圖地方圖於文輝曰此道統中之一之大旨也文輝於是遂以諸圖筆之於經之卷端復附數言俾

中一緒言

四序

一

天下萬世覽是圖而能得圖之意者則儒而聖道而玄釋而禪而三尼道統中一之傳有不在我乎於是文輝乃復拜手稽首颺言曰自古聖人未有八卦也而伏羲則始河圖而八卦之自古聖人未有九疇也而大禹則始洛書而九疇之自古聖人未有以□名中未有以○名一者而吾

師三一教主則始名之曰□始名之曰○然而謂之○者何圓陀陀之義也又謂之□

者何方寸之義也謂之○者何立極之義

也謂之○者何直養之義也夫天此中也

而○者何天圓故也地此中也而□者何

地方故也而吾身中之方之圓亦如是也

孔子曰智者動天圓之象也仁者靜地方

之象也夫既曰天圓地方矣而又曰○者

何也○從○中而貫乎其下者天之心與

地之心合也○從□中而貫乎其下者地

之心與天之心合也而吾身中之天之地

中一緒言

四序

二

亦如是也壇經曰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

土然而何以謂之道統中一也蓋有□者

有所以□者有○者有所以○者夫所以

□者乃所謂未始□而□之所從出也所以

以○者乃所謂未始○而○之所由生也

然而未始□未始○者即□即○即

□混混沌沌莫窺其朕無□之名無○之

名而天之□之○統於此也地之□之○

統於此也人之□之○統於此也故儒氏

而執曰也道氏而守曰也釋氏而空曰也
無不在此曰也曰無不統謂非道統而何
儒氏而○貫也道氏而得○也釋氏而歸
○也無不在此○也○無不統謂非道統
而何此吾

師三一教主中一之旨蓋以發揮天地之秘
闡揚河洛之微上繼三尼之道統下開萬
世之太平也文輝幸在甄陶之中叨承結
集之任敬陳膚見用罄揄揚

皆

皇明萬曆歲次丁酉仲春上澣之吉

安海門弟子蔡新薰沐百拜謹錄

中一緒言叙

同門友弟柯壽愷堯錫父撰

中一之旨蓋我

三教先生獨契千古以授之盧君廷徵於是盧君作中一緒言集首列先天後天諸圖以明傳之所自其諸虛空火候之論憂時經世之思及夫三十六讚無

口一緒言叙

非滌混虛之元發夏午之秘且有吟弄之章以攄性靈斯皆繕心之士所不廢者夫天以太極立命而稟而行之者四時之吏也人間世基續而傳之者必嫡統也理必有託傳故有真豈其斯文宗祖與天同運不有待而行也乎我先生度人之心最殷而導人之路最廣凡在

及門譬如飲河隨量而足即堂奧之間豈但一二數哉惟是廷徵君日在先生之側口傳心授尺寸皆宗以故先生凡有所考訂必曰廷徵有所指授以廣衣鉢者必曰廷徵正宗統論全書先生晚年始定獨許中一緒言附傳在廷徵何幸附驥以顯抑亦先生子翼之望專矣

口一緒言叙

廷徵性姿純粹學問淵宏一語一動悉稟于度固宜其悟詣有今也而或者以此集不能有加於先生所言之外夫以繹先生之緒耳先生所言固無復可加而不敢求鑿於先生誨言之外者此廷徵之所以為緒言者也為序

萬曆戊戌春王正月吉旦



跋

中一緒言 吾

友性如盧君親奉

師旨闡道設教之初書也

盧君神宇高遠穎悟天成吾

師甚異之既而領

師重託兢業自持復以平日所傳于

口一錄言集跋

今

師者筆之于圖列之篇章又附之詩歌

班班琅琅發揮執中一貫之秘殆無

餘蘊我

師萬古斯文道統中一之傳實嘉賴焉

其事悉于祖訓及前序錄中茲不復

贅同門沐教愛弟永嘉張鳴鶴拜書

萬曆戊戌孟春穀旦



中一緒言集卷上

王華洞天性知道人盧子文輝撰著

門人郭曾照

扶易

李廷章命梓

性如子曰天地者人之父母也虛空者天地

之父母也而道者又虛空之父母也

性如子曰道通天地而天地之外非大也道

蘊一竅而一竅之內非小也故周流於六虛

中一緒言

卷一

一

之外而非不足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

而其所以退藏於一人之身者乃其所以周

流於六虛之外也

性如子曰天以混元至精流通於三百六十

度故得以成其覆地以混元至精流通於三

百六十軸故得以成其載人以混元至精流

通於三百六十節故得以成其參兩之能

性如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由大易之繫辭

而觀之則天地人之道列之為三才也其來

舊矣儒而執中一貫道而守中得一釋而空

中歸一由三教之正宗而觀之則儒道釋之

教標之為一夏者則自今日始

或問何以謂之夏性如子曰夏也者大也儒

而孔子道而老子釋而釋迦合而一之者大

也而其所以大者中也一也心身性命之學

也有心身性命之學則不可無三綱五常之

德有三綱五常之德則又不可無士農工商

中一緒言

卷一

二

之業由是觀之孔子之聖豈曰儒焉已哉而

道而釋則孔子兼之矣老子之玄豈曰道焉

已哉而儒而釋則老子兼之矣釋迦之釋豈

曰釋焉已哉而儒而道則釋迦兼之矣孔子

嘗有言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又曰西

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

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焉由孔子之言而觀

之則三教之道又焉有不同耶

性如子曰皇之所以為皇帝之所以為帝王

之所以為王至於周公之相而相之所以為相孔子之師而師之所以為師豈其能外於心身性命之學三綱五常之德士農工商之業也哉此吾師三教合一之旨殆非有所強而同也

性如子曰中而庸者虛而用也一而貫者實而通也虛者虛之而未嘗虛實者實之而未嘗實是謂即中即一即一即中而儒道釋夏之真傳統於此矣

中上篇

卷上

性如子曰非中不庸非一不貫真中真一自庸自貫

性如子曰三教之至人則忘乎其中矣無中而無不中而為天下之大中三教之至人則忘乎其一矣無一而無不一而為天下之真一

蔡蒼問本來面目性如子曰本來面目者我之本體也本體者我之元神也元神者豈非未有天未有地未有人而為天地人之先精

氣神之元者元神與故釋氏以此謂之法身謂之實相道氏以此謂之本來天真謂之本來赤子也

性如子曰湧泉泥丸一氣循環下開地戶上開天關

性如子曰夫道太虛而已矣天地日月皆從太虛中來故天地者太虛之真胎也日月者太虛之真息也人能與太虛同體則天地即我之胎日月即我之息太虛之包羅即我之

中上篇

卷上

四

包羅豈非所謂超出天地日月之外而為混沌氏其人與

吳生問紫金黑鐵性如子曰紫金者吾身中陰之陽也黑鐵者虛空中陽之陽也

俞生問吾心之神性如子曰吾心之神天地人之活物也天得此以活而清地得此以活而寧人得此以活而聖而玄而禪故曰生我者道活我者神

性如子曰天地之道是我之仁聖人之仁是

我之道我之仁散見於天地之內而天地之外莫非我之仁也我之道散見於天地之內而天地之外莫非我之道也故道不本於仁則是道其所道而非天地之所謂道也仁不本於道則是仁其所仁而非聖人之所謂仁也

性如子曰形骸有生而死而真心無生死真心之心天地之心也我既能以天地之心為心矣而尚有以形骸之生死為累乎夏午尼所

謂脫離生死以身天地者此也

性如子曰日也者天之神也目也者人之神也陰符經曰機在目機者神之用也

性如子曰聖人出而麟鳳龜龍四靈畢至者天地精英之氣鍾于人而復鍾于物也

性如子曰天積和而景星現卿雲生地積和而芒草秀醴泉流人積和而五炁凝百寶結

香通九竅光透六虛矣

性如子曰我之本體本自圓明圓明者是我

身中天地之真胎也我之本體本自空寂空寂者是我身中日月之真息也

性如子曰惟吾身之天地有真胎矣而後天地之胎與我之胎相為混合而胎我之胎惟吾身之日月有真息矣而後日月之息與我之息相為混合而息我之息惟吾身之本體既虛空矣而後虛空之虛空與我之虛空相為混合而虛空我之虛空

性如子曰能全父母之所以生我者可謂父

母之孝子矣能全天地之所以生我者可謂

天地之完人矣能全太虛之所以生我者可謂與太虛同體矣夫既謂之天地完人矣不可謂之天地之孝子邪既謂之太虛同體矣不可謂之太虛之孝子邪夫人也孰不生長於父母覆載於天地包羅於太虛而求其全父母之所以生我而為父母之孝子者且不槩見其人焉而况於為天地之孝子為太虛之孝子邪不其難之又難哉

性如子曰。不孝有三。固以無後為大矣。而況

曰千百億化身者。又豈有斷滅之期邪。

陳生問玄關一竅。性如子曰。玄關一竅者。即所謂玄牝之門也。以乾坤為闔闢。以虛空為呼吸。瞬息真機。奪百千年之造化。故儒氏謂之中。又謂之密。釋氏謂之如來藏。裏又謂之一字法門也。

性如子曰。是身者非身乎。非身者是身乎。縱曰虛空。且難籠其體。有為者無為乎。無為者

口一緒言

卷二

七

有為乎。雖云神鬼亦莫測其機。

性如子曰。毋曰是我非我。毋曰非我是我。我我誰知真我。毋曰非心是心。毋曰是心非心心。心心難識真心。故真我不可不知。不知真我非我也。真心不可不識。不識真心非我心也。

詩贊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或問何謂也。性如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者。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文王之順帝之則者。即中庸所

謂中則之和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者。此也。抑不特儒氏之書為然也。即佛氏之書亦有之。佛書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即未發之中也。即寂然不動也。照即中則之和也。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寂而能照。中而能和。寂然不動而能通天下之故。不識不知而能順帝之則。此又有善知識者。不可不知也。

潘榮問何以謂之中。性如子曰。未有體之先

口一緒言

卷二

八

者中也。又問何以謂之一。性如子曰。未有用

之先者。一也。

性如子曰。先王井田之制。藏兵於農。不惟足食。而且足兵。後世井田之廢。兵食兩分。不惟乏兵。而且乏食。夫困弱者。既已不支。而攜貳者。又難約束。一旦變出叵測。上下旁午。倉皇此國家之所以多故。而有識者之所以深用為憂也。

或問今之時。井田廢壞久矣。欲復其制。不亦

難乎。性如子曰：今之欲復井田者，不必方井其形，九百其畝也，但以先王體國經野之至意斟酌而利用之，則自有不井而井者在也。即南溝北遂，東畝西畝，大異於先王之制，而通變宜民之下，亦可以度地而授，計畝而分，使公私并饗其利，國家永賴其休者，何必中公外私，膠執舊制而後并田可興也。

性如子曰：有萬世之大學術者，必有萬世之大事功。故儒如孔子，萬世之大學術，萬世之

中一語言

卷二

九

大事功也。道如老子，萬世之大學術，萬世之大事功也。釋如釋迦，萬世之大學術，萬世之大事功也。夏如林子，萬世之大學術，萬世之大事功也。

性如子曰：乾坤易簡，盡於易之一畫。故曰：易有大極，豈非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邪？又曰：自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豈非中庸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邪？

呂南問水火性。如子曰：此其炎上潤下之不同耳。然水之性陰也，而真陽在內，火之性陽也，而真陰在內，故曰：水內明火內黑。性如子曰：日藏精于水而舒光于晝，月藏精于水而舒光于夜，故秋之日烈，秋之月輝，水盛于秋也。

道書曰：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劉耀問：何謂也？性如子曰：深淵者，吾身之真去處也；潛而守之，即易之洗心退藏於密也。詩曰：秉心

中一語言

卷上

十

塞淵。太玄經曰：藏心于淵，曰塞。曰：藏潛而守之之義也。然而浮游二字不可不知也。浮游者，優游也。即孟子之所謂勿忘勿助也。而釋氏所謂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者，不由此而可以類推乎？

性如子曰：翕聚元精，保合元氣，以溫養元神，元神足而慧光生，慧光者靈光也，即元神之發也。

性如子曰：靈光從內竅而達于外竅，外大竅

九而九竅之中竅竅靈光也。外小竅八萬四千而八萬四千竅之中竅竅靈光也。然豈特吾身之竅竅靈光焉。已邪。上而達于九天而九天之上竅竅靈光也。下而達于九地而九地之下竅竅靈光也。外而達于太虛而太虛無竅之竅竅靈光也。夫靈光之分量其大如此而推原其本。惟從吾身之內竅始。內竅者真竅也。真竅無竅。無竅是竅。竅從太虛太虛為竅。然而竅也。光也。孰光孰竅。孰竅孰光。

口一緒言

卷一

上

孰有竅孰無竅。孰有光孰無光。孰有有竅孰無無竅。孰有有光孰無無光。孰無無竅孰無無無光。太虛而已矣。

性如子曰。靈光之發也。初從臍上。次從眉間。又次從頂門。從腦後。從足心。又其次從耳目鼻口。及諸出汗之孔。莫非靈光。故能上徹天界。中徹人界。下徹地界。而神也。人也。鬼也。莫不照耀於靈光之中矣。

蔡生新問。何謂火候。性如子曰。火者神也。候

者息也。古人有言曰。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余於是而知神息者。火候也。而孟子之所謂勿忘勿助。老氏之所謂綿綿若存。釋氏之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皆神息之自然。火候之微旨也。故我能以吾身爐鼎之火候。吾身之紫金。能以吾身紫金之火候。吾身之黑鐵。又且能以吾身天地之火候。吾身之虛空。能以吾身虛空之火候。虛空之粉碎。則其火也。豈其不能遍照於三千大千。而

中一緒言

卷一

上

其候也。豈其不能通古今為一息者乎。然而火也者。其有火乎。其無火乎。無火之火。是謂真火。候也者。其有候乎。其無候乎。無候之候。是謂真候。真火者我之神也。而實與天地之神。虛空之神。同其神也。真候者我之息也。而實與天地之息。虛空之息。同其息也。

張生志孔問。神氣性命之說。性如子曰。神原於性。氣原於命。余於是而知性者。神之始也。命者。氣之始也。未如性。而能性。我之性者。性

之始也。未始命而能命我之命者。命之始也。然而神不離氣。氣不離神。吾身之神氣合而後。吾身之性命見矣。性不離命。命不離性。吾身之性命合而後。吾身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見矣。夫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乃是我之真性命也。我之真性命。即天地之真性命。虛空之真性命也。夫我之性命。至於與天地同其性命。與虛空同其性命。則其所謂性命者。豈但如道家者流。而以形骸為性命焉。

口一結言

卷二

三

已哉。又豈但如煉神煉氣者。而以神氣為性命焉。已哉。又豈但如修性修命者。而以性命為性命焉。已哉。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性如子曰。天與地交。陽中真陰。自上而降。地與天交。陰中真陽。自下而升。

王生瑞問。日精月華。性如子曰。日魂也。其精通於月。陽抱陰也。月魄也。其華生於日。陰抱陽也。而吾身之日精月華。亦如是也。王生瑞

請問。吾身之日精月華。性如子曰。心精流坎。陰交腎也。腎華映離。陽交心也。心腎交。姤是謂坎離。男女日月夫婦也。和氣絪縕。精華煥發。晝同日輝。夜同月皎。而釋氏之所謂日光。佛月光。佛者。此也。

蔡生新問。天門闔闢。性如子曰。天門闔闢。機在竅中。竅中之神。凝矣。息其有不住乎。息既住矣。胎其有不長乎。息住胎長。裂竅而出。天門其有不開乎。此皆時候之必然。而非有所強而致也。

口一結言

卷二

四

性如子曰。天之心。下通乎地。地之心。上通乎天。人之心。上下通乎天地。天地人相通。是謂大同。

性如子曰。心之虛空。能通於身之虛空。身之虛空。能通於天地之虛空。天地之虛空。能通於虛空之虛空。豈非所謂。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虛虛相通。共成一片者邪。

性如子曰。能毀譽我之身。而不能毀譽我之

虛空能榮辱我之身而不能榮辱我之虛空
能利害我之身而不能利害我之虛空能死
生我之身而不能死生我之虛空虛空之空
本體之空也本體之空空而不空而自有真
空者在也豈非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不可得
而形容孟子所謂不加不損所性分定故也
邪

陳生璉問火候性如子曰儒曰存存者養聖
之火候也道曰綿綿者養玄之火候也釋曰

口緒言

卷上

主

如是如是者養禪之火候也

性如子曰毋不敬者火候也儼若思者火候
也終日乾乾自疆不息者火候也

性如子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唐堯以欽為火
候也於緝熙敬止者周文以敬為火候也有
十五志學而至於七十不踰矩者孔子以志
為火候也

性如子曰三月不違者顏子之火候也吾日
三省者曾子之火候也日知其時亡月無忘

其所能者子夏之火候也戒慎乎其所不觀
恐懼乎其所不聞者子思之火候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孟子之火候也
性如子曰循循善誘者孔子火候之教也拳
拳服膺者顏子火候之學也

或問何以謂之文火武火也性如子曰文火
之火陽火也武火之火陰火也陽火以煉內
竅陰火以煉外竅

口緒言

卷上

主

武火也

性如子曰發憤忘食者孔子之武火也樂以
忘憂者孔子之文火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者至誠無息而火候純也

金生問何謂安土性如子曰安土者安意也
一意規中凝結不散是謂真土陰陽相資水
火交煉藏以玄玄守以默默又且積刻成時
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積年成紀火
候足而大丹成矣

王生瑞問長胎住息。性如子曰：胎之長者，由於息之住也。無息不胎，無胎不息。住息長胎，聖母神孩道德經所謂實其腹者，此也。

性如子曰：胎之未長，息住母竅。胎之既長，息住子竅。故曰：母隱子胎。又曰：息往息來，無間斷。聖胎成就，合元初。

性如子曰：生之機原於死，死之機由於生。生死之機，兩相闕。世人所以有生，死生之機，不相闕。至人所以超生死。

性如子曰：不可奪之志，浩然之氣也。匹夫之守，大丈夫之勇也。

熊生維佐問經權。性如子曰：經者，常之常也。權者，變之常也。故變而不失其常者，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權也。

或問何以使民無饑。性如子曰：上策積田，次策積穀，然積穀而廩有餘糧者，其利之所及尚有限。積田而野無曠土者，其利之所出，自無窮。故能兼而舉之，則饑饉可無憂矣。

性如子曰：之本體未有天也，而天從此生。我之本體未有地也，而地從此生。我之本體未有人也，未有物也，而人而物從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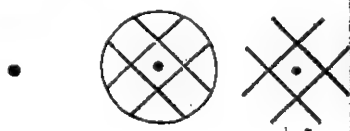
性如子曰：我之本體能為天主而覆天。我之本體能為地主而載地。我之本體能為日月主而照臨日月。我之本體能為四時主而運行四時。我之本體能為鬼神主而屈伸鬼神。性如子曰：我之本體自混沌未闢之前，而已有我之本體。雖天地既壞之後，而未嘗無。

性如子曰：惟此本體，以其虛空無朕，強名曰○。以其露出端倪，強名曰：然而○。即之藏也。即○之用也。故天得此而天天，地得此而地地，人得此而人人，而天地人之大原混於此也。皇得此而皇，皇帝得此而帝，帝王得此而王，王而皇帝王之大原混於此也。聖得此而聖，聖玄得此而玄，玄禪得此而禪，禪而聖玄禪之大原混於此也。

太虛先天圖



太極後天圖



中一圖說

太虛先天太極後天圖說

性如子曰虛其○者無極也。先天之學也以效吾身之河圖也。故能超出於虛空之外。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實其○者太極也。後天之學也以效吾身之洛書也。亦能充塞於天地之間。孔子曰後天而奉天時。

天地人圖



天地人圖說

子谷子曰。敬也者。乃天之卦爻也。而天之心能通於九地之下。故其實也。則自上而下。直養而無害也。敬也者。乃地之卦爻也。而地之心能通於九天之上。故其實也。則自下而上。直養而無害也。敬也者。乃人之卦爻也。亦一天而敬也。亦一地而敬也。而直養無害。豈其不能上塞乎天。下塞乎地邪。此孟子直養之旨。故曰塞乎天。以法地也。間。

天圓地方圖



天圓地方圖說

性如子曰其曰天地之心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禮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豈非仁安於我天地之心即心即仁即仁即心而為天下之至仁邪

盧子性靈詩序

竊惟吾

師性如盧夫子宿攝重任。贊襄大教。繼承林大師中一的傳。總持三門。了證無始物。我形骸之俱化。言語文字之不留。何知有言。何知無言。然而振覺之心。未嘗頃刻少置。或聞道。或破迷。或剖性命之精微。或衍三聖之脈絡。或寓慷慨於覽勝。

或披胸臆於應酬。時多吟咏。不能悉紀。但皆不綴而章。不鍊而工。不飾而華。不激而揚。言人所未嘗言。發人所未嘗發。無聲而與太和同聲。無體而與天地同體。統之都從本性中流出也。何也。性靈故也。夫性惟虛則靈。故儒曰率性。所以率其虛而靈也。道曰煉性。所以煉其虛而靈也。釋曰了性。所以了其虛而靈也。

性虛而靈。則性體之中。杳杳冥冥。空空洞洞。方且闔八方而邀六極。方且塞天內而超天外。無一物可有。無一物不有。猶虛空之中。無一物為虛空有。亦無一物非虛空有。而茫乎無朕。沛然布護者。其本性之本體本如是也。知此則知吾師是集也。真可與醒心詩相媲美。而為三百篇之後遺響也。及門之士。諷誦詠歌。

有感而興起。而性真呈露。盎然已寓于詞章之表。是吾

師以詩為教。大有裨於吾人心性之學也。謹與同門諸友編輯命梓。因標其名曰性靈詩。蓋亦從性體而名之也。不揣僭陋。敢識數言。肯

萬曆庚子季夏望之吉門人郭一中薰沐頓首百拜謹書

性靈詩

王華洞天性如道人盧子文輝撰著

門人

林應盛
何應龍

王應龍
蔡天壽命梓

木有桂五章

木有桂艸有蕙泉流涓涓其甘如醴我所懷
矣皇王之世

山有谷獸有鹿載遊載歌中心穆穆知我者
天不愧于獨

性靈詩

一

車可御鐘可鑊家人勿睽慎其言語且眈且

孺父母底豫

水名汾州名芸碩人犖犖乃質乃文得時則

駕翼我明君

江湊湊石磷磷我有至寶奉之如神虛空為

藏天地為鄰

遼古四章

遼古之朝今德孔昭此有相臣心焉休休彼
有武臣其勇桓桓萬年天子四方于蕃

遼古之民維其質矣沕沕淳淳爾耕爾鑿其

耕濕濕其鑿霖霖化日光天含哺鼓腹

有倬其禮自古莫之匪繁匪緝敬以尸之儼

皮孔陽締好用將幡幡欽葉可亨可噲

古樂之音曰維和平嗶嗶有鼓欬欬有琴宗

廟薦只烈祖衍只燕饗舉只嘉賓樂只

江流四章

江流滴滴朝曦初霽流其清矣幹我長袂

江流泱泱有鱸有鱸采離采芷香襲我裳

性靈詩

二

江流激石其聲繹繹有鳥高飛奮其六翮

江流自東其聲滢滢我行其野有懷自中

山遊

巖花紅間綠輕風動脩竹隔林樵子歌半是

神仙曲

題玄玄居士耕讀山房

萬雲遶山麓蒼松拂茅屋中有高逸人逃名

徒抱磻塵網已不淄棲遲友麋鹿澗畔田可

耕古人書可讀天真閒自娛玄玄守其素朝

也騎青牛暮也乘黃犢有時伴客行行行采
其遂野芳襲人衣樹杪鳴飛瀑景物闌時光
春桃復秋菊若將終其身高風長穆穆

遊九僊觀

仙境任夷猶風泉天際流晶光浮萬疊玉殿
映瓊樓

春日江上

春色遍春江江州正含綠渡頭舟自橫鷗鷺
參差宿

性靈詩

次江東驛

暮雲黯不枚暮江水急流他鄉久為客萬里
一孤舟

秋日同諸君遊西郊

携樽結勝遊層嶂色橫秋不減煙霞興况逢
鹿豕儔江湖天自在麟鳳網難求玉笛雲頭
弄餘音滿十洲

醉遊仙

傾百斗飲千盃百斗千盃復萬壺紫翠暉

崔嵬黃鶴雲中雙徘徊

春日與馬于階飲四照軒

君不見洛陽園中多奇花新枝嫩蓋石臺斜
春濃花發艷人目光前日日醉流霞流霞盡
醉千鐘少陽春白雪憐同調茫茫天壤一閒
身相逢拍手呵呵笑人生倏忽過隙駒夕陽
不駐東流渺至道由來方寸間參天兩地元
非小窮則山林達則廊廟與時宜之無激無
矯

性靈詩

參贊吟

參贊兩間只此身欲離人境便非真等閒識
取虛空竅枚盡古今天地春

設位成能二首

天地設位原無心聖人成能亦無迹虛空本
體露端倪大易分明只一畫
虛空一竅道之祖一得未得復其故總持妙
用自成能炯炯真陽當夏午

心性

未發之前心是性已發之後性是心心性源頭參不透空花住迹費搜尋

性命

性命雙修是的傳冥冥杳杳玄又玄誰知本體無生死死生孰使然

寂滅

心寂欲自滅寂滅非斷滅守靜空其心斷滅非寂滅

不覩不聞

性靈詩

五

天機與妙難輕吐回氏如愚曾氏嘗問渠何處用工夫只在不聞與不覩

七竅

一陽動處眾陽來七竅通時萬竅開惟向身中求造化不從海上覓蓬萊

這箇

這箇分明箇箇同觥包天地運虛空我今直指真如地喚醒後人瞽與聾

原儒

曾從心性學孔子心性自有真孔子儒流以迹求孔子儒流所以不孔子

原道

曾從心性學老子心性自有真老子道流以迹求老子道流所以不老子

原釋

曾從心性學釋迦心性自有真釋迦釋流以迹求釋迦釋流所以不釋迦

原夏

性靈詩

六

曾從心性學林子心性自有真林子世人以迹求林子世人所以不林子

真佛真仙

世人說玄復說禪不知真佛與真仙真心是仙仙是佛真性是禪禪是玄

真性真天

性命於天自然道率乎天性即天紛紛講辨徒增障不知真性與真天

真識真能

八字打開了極則一切現成無念力不學而能是真能不聞而識是真識

真我真如

我之本體本如如真我真如自太虛不立見聞登佛地曇花香處庵蘇盧

無生無死

共說無生與無死形骸安得無生死不虧生道是無生戲破死門方不死

非相非空

大覺大慈復太雄無生無滅自無窮昭昭靈靈相非相杳杳真真空非空

真空正覺

頓悟頓修成正覺不離不即了真空真空正覺元非我非我是我我是中

非遠非難

大道原非遠且難只在心身性命間炫奇爭詭忘根本不知孰遠與孰難

真實義

陀羅門啓妙難窮佛相傳只此中不識西來真實義空穿鐵屐走西東

活神仙

由來方寸有真仙九轉丹成只自然身在塵中塵不染堪稱世上活神仙

小形骸

無限精神從裡得金剛不壞無窮極世人耽着小形骸一顆玄珠迷不識

仙佛一心

心即佛兮佛即仙仙佛一心心一天露柱刹竿空幻想黃芽白雪枉言詮

體用一原

達而致用非徇時窮而藏修非懷實窮達體用同一原不學荒唐與枯槁

讀魯論無言無隱章偶成二首

予欲無言非有隱乎無乎隱豈在言識得無言無隱處何須紙上美文宣
默默無言微更微無言之內有真機自家說

妙自家會萬里青天一鶴飛

孔子仲尼氏讚

其一

道祖唐虞精一傳周公夢寐契先天春秋大義天王重二百餘年南面權

其二

用舍行藏無固帶盛德大業難為繼上下曾論二十篇得之可王亦可帝

其三

性靈詩

九

明體適用學之正窮神知化德之盛金聲王振集大成生民以來稱至聖

其四

悟入庖義未盡前何思何慮本寂然成能設位機相待予欲無言只一天

其五

乾坤之始易之先別有爻象非言詮三絕帝編窺妙旨忘憂忘食又忘年

其六

仁義禮智信其中溫良恭儉讓其容蕩蕩擴千聖之統巍巍立百王之宗

其七

六經刪定古文章洙泗源深教澤長繼往開來參造化大成至聖道之綱

老子清尼氏讚

其一

金臺玉局繞彤雲上有真人稱老君八十一化長生訣五千餘言不朽文

性靈詩

十

其二

彌羅萬梵列諸天太上尊居元始前自本自根自造化真常得性道自然

其三

有物混成天地先起乎虛無體自然不雕不琢守其樸為無為兮玄更玄

其四

杳杳冥冥開衆妙恍恍惚惚葆真竅歛之潛藏一粒中放之彌漫六合表

其五

數不得限命不拘翱翔天外鶴為輿中自
有一天地造化天地體太虛

其六

道在混元無始先總司玄化統萬靈函關西
出青牛駕神沼丹成別有天

其七

浮空結炁凝真容變現神通不可窮曾托胎
於玄妙女復寄迹為河上公

性靈詩

釋迦牟尼氏讚

其一

雪山苦行六年多自性金剛斷眾魔四偈肇
開千佛秘瞿曇花下笑彌陀

其二

如如不動虛空主無生無滅無來去靈山合
上法門開合堂虔恭承密語

其三

本來面目是真如舍利光中認得渠大地山

河藏一竅一竅猶納太虛

其四

圓覺經成萬法畢直了多羅解真實一切清
淨菩提心摩訶般若波羅蜜

其五

陀羅門啓真如出圓覺海中光慧日四十九
年說法言古上蓮花古文佛

其六

一穎明珠光燦燦照盡億萬無窮劫大乘金

剛般若經諸天諸地咸統攝

其七

不住空兮不住色既登彼岸舍舟楫拈花座
上眾默然破顏微笑惟迦葉

林子午尼氏讚

其一

道脉相傳自有真東山烏石現麒麟混元五
百三龍會孔老釋迦合一人

其二

道在先天天弗違三門從此有依歸古今天
地大公案徵我夫子定者誰

其三

大道無名孰與傳非儒非釋亦非玄倡明三
氏歸無始了却先天與後天

其四

正氣浩然周一切遍滿六虛廣無際度天度
地度鬼神度已度人度萬世

其五

性靈詩

三

寂然不動感遂通天地日月屬包籠妙用總
持歸一貫化機參兩有中庸

其六

三一堂開夏日長網維午運復真陽聖玄禪
愈橫愈大儒道釋彌遠彌光

其七

經傳中一闡三尼千古斯文今在茲百尺竿
頭更進步虛空真宰天人師

大聖真傳

萬古大聖惟孔子即心即聖即孔子時中一
貫乃真傳記誦詞章非孔子

大玄真傳

萬古大玄惟老子即心即玄即老子守中得
一乃真傳荒唐迂怪非老子

大禪真傳

萬古大禪惟釋迦即心即禪即釋迦空中歸
一乃真傳園坐斷滅非釋迦

大夏真傳

性靈詩

四

萬古大夏惟林子即心即夏即林子道統中
一乃真傳枕志靜孤非林子

學孔子

我學孔子我是儒聲臭俱無一太虛若藉見
聞能悟性羲皇以上讀何書

學老子

我學老子我是道陰陽升降顛而倒竅中之
竅玄又玄吾身自有蓬萊島

學釋迦

我學釋迦我是釋崑頂摩尼圓又赤不生不滅自如如這箇分明在咫尺

學林子

我學林子我是夏三教由來同一駕立本入門極則終徹古徹今徹上下

桃溪

桃溪春水綠桃花紅溪曲談笑紫霞間超然絕塵俗

上陽子卓小仙畫贊

性靈詩

蓬頭跣足稱小仙縱橫灑筆飛雲煙丹成駕鶴乘風去莫是蓬萊劉海客

主

蔡溪岩登眺

蒼翠蔚岩谷晴光浮林木掃石淦朝霞松關放白鶴或濯碧玉泉或步上清閣披襟散長歌天籟振林麓山中忘春秋山花自開落

月峰夜燕

雲散天南月在峰峰頭蒼樹矯如龍流霞盡醉歌聲轉揮手星河落袖中

彌陀岩野酌

山谷逶迤一徑斜蒼蒼烟樹隱僧家數杯仙醴和雲醉笑採彌陀石磴花

春日飲溪山艸堂二首

北風已去東風來桃李花上下開簾捲青天低去鳥隔溪春水自淙洄

小塢柴門傍石開林花風動舞層臺春深酒熟醺醺醉時與白雲共去來

山齋春霽偶成四首

性靈詩

雨過晚山飛翠花殘春水流香膳得一閒自在琴心酒興詩腸

萬峰雨霽雲收深澗泉清月流百斗花間謾酌一聲長嘯驚鷗

身外蜉蝣楚夢中蝴蝶翩翩沉醉不知歸去落花芳艸同眠

雲蒸泉聲瀟瀟蘿溪月影橫斜夢醒遙聞漁笛聲聲吹落梅花

東山宗孔堂

東山積石似麒麟，毓秀鍾靈出至人。夏午傳來惟中一古今，道統屬誰身。

山中

日日山中日日閒，白雲片片水潺潺。山人非是耽雲水，真水真雲不在山。

秋日訪煙水道人

遙望伊人一水濱，寒煙淡淡鎖松筠。秋風不盡西江上，乘醉相將採白蘋。

遊九鯉湖

性靈詩

七

仙人跨鯉去朝天，古洞青芝紫霧連。月印湖心通真息，飄然駕鶴嘯滄溟。

登石所山絕頂

山南回首隔紅塵，石磴花飛欲盡春。醉罷高歌長復短，清風萬里拂青蘋。

麥斜巖二首

麥斜洞口紫霞封，石澗泉流花自紅。仙子煉成六藥去，猶存丹竈向孤峰。

逶迤鳥道而復東，臺殿重重翠靄中。下有紫

芝含王露，上有白鶴巢雲松。

雲頂峰夜眺

人在峰頭月在天，蒼蒼山樹與雲連。風高八翼乾坤細，我是蓬萊第一仙。

王宇曲

黃庭讀罷抱蟾光，玉宇無塵夜未央。拂袖飄翩凌碧落，風吹環珮聲琅琅。

武夷舟中

一曲一曲復一曲，山南山北雲相逐。扁舟漾漾洄流湍，遙聽高樓人弄玉。

性靈詩

十六

暮春同吳宗王過楓亭謁天王寺賦得

王字

細雨霏霏梅子黃，煙斜金殿禮天王。阿羅十八如相候，陣陣風生陣陣香。

木蘭渡口

溪風何習習，溪流何太急。維舟古岬邊，羅衣半欲濕。

草頭露五首示湛虛上人

人世艸頭露青山自今古相逢話無生早趨
如來路

人世艸頭露吾心有淨土本性本虛空虛空
佛之祖

人世艸頭露貪癡迷不悟須知滅度心滅度
自滅度

人世艸頭露獨寐復獨寤虛空本如如如如
我之故

人世艸頭露東島復西兔心與白雲閒泉聲

性靈詩

自朝暮

一九

蓬萊島

蓬島樓臺紫翠圍香颺冉冉振霞衣仙翁飽
我青精飯不勞掃葉供晨炊

秋江晚泛

日暮潮平泛客槎秋鴻片片帶落霞漁翁醉
起敲蘭漿一曲滄浪蘆荻花

黃鶴樓

黃鶴樓前晚登眺江上白蘋間紅蓼秋風高

踏片雲飛閒弄紫簫月出皎

重遊南山寺

層巒夾澗相滌漈萬木蕭森古殿隈昔年似
與山靈約一度花開一度來

登石竹山

穿雲遠樹鬱葱栽樓閣清虛傍石開峰頂丹
霞千萬片擬招仙子下瑤臺

秋日郊遊

怪石巉巖俯翠微秋江霜冷鴈南飛身遊物

性靈詩

外忘今古倚杖青山駐晚暉

二十

宿囊山寺僧房

小雨方晴帶晚涼古囊山下繞天香昏鐘三
撞僧初定獨對殘燈半壁光

山居漫興

此身長被白雲留紅樹自花水自流日日山
前無一事閒隨麋鹿度春秋

玄壺神鼎

玄壺碧水浸丹砂神鼎常生五色霞鍊笛一

聲天月晚千山萬山香梅花

春郊漫興

春天春陽和春林春花多金尊綠蟻醉顏酡
水漱澗山嵯峨遊賞恣經過

贈武士金如熊

韶年挾策武庠遊說劍雄風起誓力桓桓誰
馬視兩石調穿楊百步由基技赤心壯膽運
籌帷幄談笑覓封侯

郊行到舊遊處

鬱鬱澗邊綠樹依依水上白雲看山回首隔
氤氳曠望神遊千古遠岫丹霞排布淨宇天
花繽紛石屏墨蹟點苔痕猶見昔年詩句

天地圖

天數地數皆五逆轉順行有度五叟撰經時
墨汁金壺如吐玄悟玄悟瞬息人間今古

玉華洞

玉華洞彩霞棟月映紫金圓翩翩翔丹鳳
松脂石髓

朝在山暮在水饑食松下脂渴飲石中髓綿
綿息息飽天和拂衣三島香風起

辟穀歌

辟穀辟穀閉任開督固無藏神還清去濁君
不見介虫尚有萬年龜羽虫亦有千歲鶴龜
有時不吞鶴有時不啄人能得其機辟穀亦
何錯笑殺道流學休糧休糧饑火燒肝腸分
明傳授無真訣死作餓鬼徒悲傷昔我山中
逢仙姥飲我瓊漿耳似乳袖裡青精和松脂
咽之一身輕如羽駕長風凌無極黃河轉崑
崙金華化白液窈窕玲瓏五蘊空霞光萬道
連天碧

醉後艸書示鄭生允煥及姪子一麟

筆走龍蛇在袖墨飛烟霧臨池精神超於畫
外筆去手亦不知

送蔡君豪之金陵

龍劍常生紫燕羅衣半染丹霞送子江頭日
暮吹簫聞弄梅花

書齋夜坐即景

一劍孤琴獨鶴鱸香詩卷瓶花淡淡風涼遠
悞遲遲月上窓紗

過峽石口占

風送雲歸磧窟濤奔月湧江門舟泛湖中范
蠡槎乘海上張騫

秋晚同邵朴顏薛老峰西岩看菊二首

遠樹雲橫殘照暮江煙鎖寒流菊艷黃金三
徑相將也有羊求

性靈詩

五

五

白雪飄飄歌起黃花疊疊香開泉湧醍醐萬
斛醉題墨灑莓苔

雌雄劍

寶劍雌和雄雙虹駭神鬼雄鳴五嶽風雌吸
天河水

天台醉歌為武夷仙侶漫賦

山下碧桃開仙人醉酒來相期拾瑤艸揮手
入天台

八月初九夜詠月席上分得秋字

片塵升滄海光分碧漢秋自從今夕賞携酒
屢登樓

集璜山艸堂兼贈陳景舜文學

璜山翠入艸堂前紅樹花飛二月天匣裡青
萍藏片鏐窓間碧水瀉鳴絃主人高貺尊常
倒上客長來榻不懸文采如君終見用雲霄
萬里趨先鞭

秋夜集滄洲別墅有懷薛老峰山人

霽色溶溶月滿樓瓊臺王殿古滄洲香浮醺

性靈詩

五

五

醪千花夜寒落梧桐一葉秋曾向名山探秋
檢也從塵世灑風流不知峰頂騷狂客何處
卣杯作醉侯

玉笛

玉笛橫吹十二樓蕪葭霜露冷沙洲月明鶴
駕銀河上萬頃清光萬頃秋

晚霽同周曙東郊遊因上東山蘭若

速水晴霞島嶼連半空飛瀑亂雲烟騁遊薄
暮過僧寺月色鐘聲共一天

宿承天寺僧房

雲木蕭森遶曲廊坐來山色入微涼
光浮寶殿諸天近一朵燈花夜吐香

林生養中陳生道範請問火候漫成二首以答之

欲達未達意方開似悟非悟機正密
存存匪懈養靈根一菊圓明自家覓
聞於不聞好溫存見於不見休驚怕
只在勿忘勿助間優而游之使自化

性靈詩

四

五

蔡生載靜作契機詩一律以呈余余口占二首以了其意

菩提本性本如如萬法盡通透太虛自有靈
明開般若機緘露處現真如
默默無言微更微以神傳神機契機不識靈
山示寂後拈花微笑屬阿誰

賦得千花萬艸

北風吹盡轉東風萬艸千花造化工
乾坤不盡生成意艸自青青花自紅

陳文野司理邀集浴風亭分得筠字

孤亭臨碧水曲塢夾松筠曠達好結客青尊
非辭頻瑤臺奇花紅郁郁花畔羣蜂舞逐逐
富貴功名過眼雲百壺座上且相屬

秋夜魏南臺憲長招飲烏山山亭

夜色碧如練珠簾斜半捲杯酒任留連清歌
復宛轉玉宇沉沉秋氣涼黃花白花參差香
醉來不辨賓和主猶喚蒼頭索酒嘗

秋夕徐維中孟章翰移尊邀同魏茂亮

性靈詩

四

五

過集齋頭對菊分韻得光字

詞客招携過艸堂談天此夕興偏狂籬邊秋
色黃花麗囊裡新詩白雪光慷慨不須悲偃
蹇才名終見托琳琅夜長銀燭重重剪盡醉
何妨典鵲鷄

春夜集蔡君豪宅坐久談深命觴漫咏得天字

華堂綺席連紅燭散輕烟座上仙為客更深
月在天談玄窺無始說偈了大禪人我原忘

却飄然超世緣

步虛曲

拂劍放長歌步虛臨銀河河水清且碧東灌
扶桑阿朝入天台莫天姥雲宮月闕映金寶
涼風蕭蕭吹霞裾霞裾五色香瑤艸

金陵春景用羅浮山人三十六韻

春景春風習習和桃紅李白鷓鴣歌三十六
宮春色多綺羅叢裡好婆娑王缸酒滿生微
波萬舞僂僂歌羅羅人生倏忽疾如梭青春

性靈詩

四

三

不再莫蹉跎花前有酒且吟哦勿辭酩酊與
酩酊君不見十八羽林檀英豪紅袍白馬擁
金戈一朝失勢徒憔悴紅袍無色馬無駝感
時觀變首重搔惟有青山高嵯峨春來紅綠
滿山阿風吹香味薰薜蘿廟廊無夢到蓬蒿
靜觀溪月聽松濤仙風道骨迥清高白雲黃
鶴任遊教有時天漢浮輕槎廣寒邂逅近嫦
娥有時瑤池採蟠桃王母池上鳴玉珂更有
蓬萊駕金鷲羣仙族族笑呵呵南極老人髮

睡睡飲我瓊醪香葡萄醉後朗吟聲驚鳥子

拂龍劍舞鸞翔陽春收入五雲窩玉華洞裡

日陶陶世間金谷闔風騷比我神仙樂如何

春霄同諸友燕集南山溪聲閣漫興二

首

千巖橫霽色相對坐松陰新溜穿雲竇殘花

舞石林靈源堪寄跡軒冕豈關心掃壁題詩

句琅琅金玉音

青山不厭客乘興屢登臨野色侵瑤席溪聲

性靈詩

四

三

響玉琴三生空幻界萬籟豁塵襟懽懽殊未

已昏鐘度遠岑

王城歌

水晶為殿王為城月映瓊花樹樹明識得此

中真境界始知咫尺有蓬瀛

與秦華羽士談龍虎

真龍無背能生翼真虎無喉會出聲此物非

從身外取分明只是坎離精

與徐鍊士談鉛汞

凡鉛產在礦凡汞產在砂真鉛與真汞不礦亦不砂龍吞汞水雲生液虎吸鉛華風相擊能知真訣自還丹翱翔天外鶴一隻

示王生伯祥

休問五金與八石只求三品共一室虛空藏裡如意珠軟似兜羅紅似日

答人問玄牝二首

一竅虛空玄牝門調停節候要常溫仙人鼎內無別藥惟煉真精熟大丹

性靈詩

五

三

璇璣幹運移星斗橐籥呼吸驚鬼神妙竅此兒參得透不求玄牝也合真

金華王液

燦燦金華日月精溶溶玉液乾坤髓夜深天宇迥無塵惟有蟾光照神水

壽周曙東母徐氏七十詩二首

一聲王笛五雲開萬里清風月滿臺青鳥遙傳王母降倒騎黃鶴獻桃來

彩袖欣開七袞筵五侯山下擁羣仙不學瓊

醴香如許醉舞天花滿大千

題馬鍾陽司徒鍾山艸堂

有軒名四照有亭名四佳理琴弄白鶴金尊醉流霞鍾山佳氣浮龍脈甌冶池邊劍飛雪秋風天籟鳴琅玕疑有仙人坐吹笛

春霽蒸調中焚尊邀登清源洞漫賦一

首

層巒疊嶂樹橫斜乘醉躋攀興更賒雨歇巖頭泉噴雪春晴洞口鹿銜花玉簫聲弄三生

性靈詩

五

三

曲蘭佩香飄五色霞與爾共尋芳外樂拾薪烹石飽胡麻

結集夏千尼諸經竣事

鴻濛既剖判天包靈秘開河洛出圖書龍馬神龜來貞元鍾聖哲妙用列三才在昔儒氏有宣父釋氏釋迦老子體天弘化教有三心性精微無彼此六經刪述集大成億代皇王保治歲時止時行泰造化兩間位育迄于今天地之根始玄牝呼日吸月持欄柄幽關

紫炁駕青牛道德五千玄之鏡如來闡教及
神州貝葉琅函華夏流三十三天咸頂禮百
千萬劫啗鴻休世代既已遠三門失根本天
生夏午尼統一歸混沌陰陽兩叶符二珠耀
六虛鼎建無遮會倡明釋道儒我生當盛際
見知紹玄詣披閱龍鳳箋結經垂萬世筆下
參釐却有神神神相契真合真豈曰博聞與
多識一中了悟起經綸精神在道自長生道
脈相傳真不死長生不死道為權始終天地
成能事

主

題李粹白居士天倪洞二首

洞口有鹿有鶴山中無春無秋風磴雪嚴月
壑倘羊容與夷猶

白雲山內山外流水澗東澗西迥矣若忘人
世怡然獨露天倪

題邵芝峯明府桐湖逸墅二首

解組歸來寄此山青芝碧洲秀堪餐十洲半
屬神仙吏天地高深獨倚欄

丹崖風襲野泉香愛客携尊日倘羊夜雨紫
微花盡發桐湖活水湧文章

登石室巖

石室巖高倚碧天巖邊綠水自年年尋真興
入風花外一竅虛無本是仙

秋夕同諸友遊瑣山因過陳義賜齋中
恭謁

梓潼帝君寶像有感而咏

秋月映高岑秋風飄羅襟海天空晴碧淡煙
桂露清

浮遠林相將步瑣麓松篁鳴笙琴神超諸境
外不受半塵侵一室虛生白庭前玉樹森上
擁文昌座黃雲紫霧臨烝結蒼胡寶風傳禮
熾音顯化昭今古都憑忠孝心我來同頂禮
焚香輸丹忱至道緣非淺真精時自欽

送李生樹南歸河源

琴劍翩翩別我歸春花春草正葳蕤羅浮山
頂雲千疊會見吹笙跨鶴飛

贈王金臺道第

曾持金粟下金臺
夏午林中手自栽
識得本來真種子
春風隨地覺花開

春日送周生如文之粵東兼示劉生懋

經佐聖姚生文燭
李生點陳生懿德
李

生樹東樹瀛玄祚
蕭生騰蛟騰鳳騰
龍

騰鶚光啓江生軾
輕李生橙鄧生積
誠

曾生隆會陳生烟
江生應魁

朝來話別上河梁
馬首垂垂楊柳長
東望粵

山雲五色憑誰剪
破絢文章

性靈詩

三十三

艸色青青動去驂
手中龍劍拂飛嵐
莫云前

路無知己吾道于
今到嶺南

送陳生懿德歸粵東

才喜閩南聚客星
何堪裘馬又東垌
江頭祖

席師生重極目整
陽春樹青

題安德詔揮使世
勛圖譜

承家簪組起三河
代有忠良著績多
南北談

兵猶未已好憑長
策愜胡戈

秋日同友人楊龍
陳世魁暨諸生鄭
燦

陳世叔陳世第潘維嵩潘舜厦陳肇映

陳守恪陳守祚陳益成潘曾顯

鄭大梁鄭大宋林世盛陳世季

潘曾緒潘曾統陳世陌王元卿董一洙

莊一侃潘曾省柯一樑陳璽潘坤陳恢

周京陳作黃昌會金春

登吳航三溪

紫陽閣

音鈞鰲臺

音

紫陽閣下夕陽斜玉洞千秋映彩霞一脉先

天流不盡故教活水漾殘花

性靈詩

三十四

秋風高上釣鰲臺
疊疊羣峯次第開
數有麟

兮郊有鳳清時何
處嘆無才

贈楊春江偕陳氏
八十齊壽

孝友傳家世既稀
鹿門偕隱又何奇
丹從姑

射水肌瑩境接蓬
萊蜃氣移載酒觀
花元並

蒂吹笙跨鶴更雙
飛三千桃實年年
獻擬取

春江當壽卮

道統論

聖人統道道統天地萬物天地萬物不能以外道則不能以外聖人蓋太虛之中不能不化而為氣此氣輕清上浮為天重濁下凝為地絪縕化醇陰陽交媾而生萬物則天地萬物皆道之所統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以復其太虛之本體而道屬焉則道尤聖人之所統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天地萬物不能以外道也明甚又曰大哉聖

道統論

一

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則道不能以外聖人也明甚故謂道不統於聖人亦猶謂萬物不統於天地也非愚則誣

釋迦為牟尼之聖則諸佛菩薩之衆皆釋迦之所統也

老子為清尼之聖則神仙緇黃之流皆老子之所統也

孔子為仲尼之聖則智愚賢否之倫皆孔子之所統也

三一教主為夏午尼之聖則三氏所統又皆教主之所統也吾

師性如先生躬受

大師夏午尼衣鉢領正法眼藏則夏午尼所統又將焉屬之自古及今道統一則大行大明而天下治道統分則不明不行而世道隨之矣譬之衣裘然挈其領則順而治提其襟則逆而亂譬之網罟然提其綱則順而治操其目則逆而亂三一教主皇皇度世常若不

道統論

二

及豈好勞哉誠見道統之大無所不包斷以滿其量耳不徒度一世之天下又欲度萬世之天下倘非心教主之心道教主之道者責豈易任故於群弟子之中或得其一體或具一體而微豈曰乏人而道統之傳獨屬之於吾師性如先生蓋諒其能任而加之荷也試觀三教正宗四書正義夏總持道統中一等經皆當時教主面命刪訂結集而成允為四方萬世所表信而印證也又觀中一緒言夏心

集性靈詩等集皆以發明心性之精微補前
聖所未備為斯道之羽翼今夫百鈞之重強
有力者負趨之而前復得強有力者續而負
之然後可以及遠倘以加之類情委亦之人
不及半步鮮不仆矣三教重任儒道釋之所
兼而統也豈伊易任而可以輕授哉故人而
不知尊教而自外於道統是衣而自外於領
網而自外於綱也將焉用之然亦何得而外
之知尊教而不知尊其總教統道之人私挾

道統論

三

鉅鑿家築宮牆是摩日之星奪嫡之廢其不
為捉襟掣目之亂者幾希三一教主為三門
再造乾坤重立性命其道統之傳方萬世無
極愚特恐三教者流未審皈依之路故敬據
膚見以勸同志非故為此曉曉也

音

書

萬曆戊戌歲一陽之朔門人郭曾照百拜謹

念祖明訓

岳也以弱植之資愧不能承先德紹家風徒成土梗耳竊念

大父倡明三氏廣度羣迷以三綱五常為至德士農工商為常業心身性命為實學成已成物度人度世每莊誦夏午諸經暨正宗正義諸集洋洋至教鑿鑿名言岳雖不敏敢不晝夜佩服以求無忝所生以無貽大父羞誠所願也第三教等事

祖訓

大父昔年已付之

廷徵盧君以荷擔而主持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良匪輕也且廷徵君聰明天挺純粹性成得儒道釋之正宗明聖玄禪之秘旨真可謂傳道得人三門之赤幟也我大父寔愛而敬之復時時面示岳曰繼吾道者惟盧生廷徵也我若百歲後汝當善事之勿以吾言為忽岳揆自己未年結經之春圓光吐華之夜而道統真傳

廷徵君固已應期而授受矣

天意攸鍾神機先定豈庸常所能測識哉岳因受室畢一日侍大父側大父因提

岳耳曰汝今知成人之道乎成人之道即我三教之道也當念而體之所輔翼造就汝以顯揚吾道者惟盧生廷徵也當善而事之

大父嚴訓昭若日星時與聞者伯父星海大人暨大父門徒啓謨黃君性本雍君憲翔林君曙東周君亦在其側

祖訓

天地鬼神凜然難欺岳恐繼述不逮有傷

大父之明謹附數言於經書卷末以識不忘不惟見我

大父付託之得人

廷徵君傳道之不偶亦以見齊岳敬守之

一端也 昔

萬曆歲次丁酉孟冬穀旦

三教孫子齊岳薰沐而拜謹識

存古類函三卷

〔明〕陳組綬輯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類面小序



俞齋藏書

娛心送老之事一往意



寒棠去之筆面玉檢之寫畫

讀之等身假年讀之等山海

取材於鄧林斧跡朽爛不見

其竭銅錘于溟渤之波罟罟

槎腐不可竟蛟螭之窟也勅

拾觀聽用資空窻出、手小僂

之言是悞然或博肆鮮孫不

此居為得象聖之摩撻敬辰

后失歲月足以窳名山巨壑

寒暑信僕之異不此坐披圖

類面小序

藪不出石可見天下也昔賢

大手筆多乃意於一書得一

去之精神而旨用之此一

之聲見於眉目得羣公之精

神而協用之如一身之草實
 於藏府何害偏柔偏廢哉但
 著賢渾而存之不名其望今
 奚名其望王公名巧矣怪人
 譽之以百城家名之以博士
 母上文敵之津梁可為萬等
 者先游耳

東吳陳組復湯重於伊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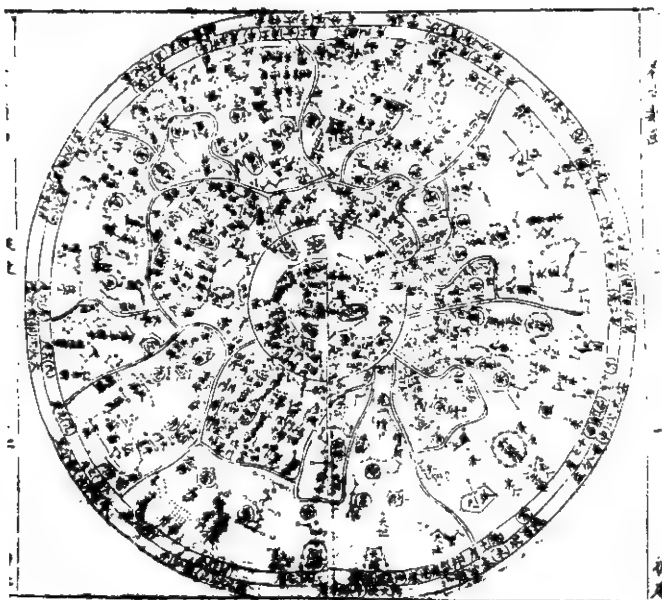
古梅下



湯山山志

<p> <small>古今天函目決</small> <small>卷一</small> <small>天文圖</small> <small>天文</small> <small>曆數</small> <small>氣侯</small> <small>五行</small> <small>災祥</small> <small>電政</small> <small>野古天函</small> <small>早</small> <small>煙</small> <small>水</small> <small>火</small> </p>									
<p> <small>目</small> <small>一</small> <small>一</small> <small>一</small> <small>一</small> <small>一</small> <small>一</small> <small>一</small> <small>一</small> <small>一</small> </p>									

古今天函
東吳陳祖德伯玉父纂
另案
太史公序天官曰。星氣之書。多。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大。官。書。今。列。為。圖。使。觀。象。者。得。以。覽。焉。
天文圖



易曰天以順動故日月不遷而四時不忒
 天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係上天下地之道也
 聖人則之相與利生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幽人則之相與利生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者無教也天東陽無日星老子曰天之有日月星
 者無教也天東陽無日星老子曰天之有日月星
 者無教也天東陽無日星老子曰天之有日月星

西大
為也
繼余
陳古
亦宜

天身

天

2

天

1

由王、
田、
之、

天

存古韻

天

— ५५ —

子 19-410

抱朴子曰：「賤雖卑，而冬陰陽之候，由冬為元氣開餘之端，何神之有焉？」而已矣。杜預曰：「治曆者，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

看戲二

一、

古之使天者有三家一曰周禮一曰淮南一曰墨子周禮之說曰天者陽之精也天之氣
則陰也陰陽之氣交而風雨之澤降焉此天之德也故天子必先慎乎德而後配天
而後祭此周禮之說也淮南之說曰天者地之靈也地者天之寶也天地之合氣
交而風雨之澤降焉此天之德也故天子必先慎乎德而後配天而後祭此淮南之
說也墨子之說曰天者鬼神之靈也鬼神者天之佐也天子必先慎乎德而後配天
而後祭此墨子之說也

2

Abstract

卷之四

通

推測之長庚周玉朴之欽天曆皆有可取者也。至於前宋杜衍
 几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則謂之庚午耶都守數所定則謂
 之殺時得焉。日行天一則而以分至啟閉定其四時。是為一
 歲月與日一會。而以晦朔盈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日建也。
 一運。而以庚辰出使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星二十八宿為經
 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依天之象。因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
 十二次。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平所積而分。二於歲。
 彗流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者。崇之正也。二時正材老。
 之盛也。積二十四萬其之共星五日三時六分之行。一日常水

四時
陰陽
九

四時
陰陽
九

法而行之愈不能久元許衡郭守敬度候時曆以考則為主取
 二至遠近日景所其中而用之以至元年已成前未至日時分
 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晦之日為朔而歷代積年之法俱廢矣
 以日而百分為百秒而積之則日法倍然蓋以歲差加
 氣應為歲之不主以歲實加開應為朔之即未歲之閏
 餘上考往古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此其法蓋而
 傷簡而明矣蓋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未故其分常有餘則漸
 方而兩日行于天之而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漸差而東郭守敬
 之法以天度運於地者古法也陰陽運之除以五法
 欲求陰陽消息之理不從地求則景以求氣主下海竟爭義
 和曆法其原分七十餘年其法四百餘年三改曆唐三百
 餘年七改曆宋三百餘年十八改曆元法之度皆謂五十
 年差一段然其十餘年改此何象天有百年而五利百年當改
 也對碑所中七十五十而差則七十五年當改也僧一行
 謂八十二年而差則八十三年當改也僧一行謂之謂六十
 六年而差則六十六年當改也夫天行數度以日月為始歲
 後于觀象臺測日景黃道赤道中星有日月月當至未歲冬至

以法為據日月交食日經月離之期元事已以來究而錯綜
 則其法可定仍用四時曆法詳何意誤必難別也
 實帝紀日推算乃使義和占司常法占月史區占星義倫造
 律呂大積作甲子課首作算數或成條期六折考定氣象建五
 竹察歲候起消息正閏除述而奇焉謂之謂曆至少異以易名
 官而原為氏定為歷正左前常則南正重司天北正聚司地建
 孟春以馬元是為曆宗其後三苗胤德二官咸廢而開餘年
 氣取珍歲攝提夫方竟復重黎之使使養其繁華在漢張玉衡
 以張七政夏正以正月建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五
 六正皆從漢易則及本天下有同則不失其法然則正朔不
 行于諸侯此周之法周室微諸侯不從時俗不告明故
 時人子弟今歲推履而不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
 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序則不然舉正于中民則不
 惑辟餘于終事則不修其法我國是步在于掩關禽獸教急解
 終而已至漢會斯載秦滅六國在戎提燭而六相推五勝而自
 以馬水德之瑞其以十月色尚黑漢興以散著言仍用謂帝曆
 至漢下閏運算轉曆更以七年為太初元曆漢曆凡五變准太
 初曆本于律數其術起于黃鐘初九而乘之得萬數八十一以

高曰：後有前曆上元。歲月日時甲子朔旦未至為曆元。故晦朔盈虛不失其序。日月為合璧五星如珠連。故淳于陵君寶驗以太初為最密。唐曆凡八變。惟開元大衍曆為最。蓋備一行用易大衍者。策之數。其法本于天也。之中。指于冬至之中氣。以合朔。日月之會。以月望。正周天之數。以外氣。逆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合二指。以位。則系合。以終。以起。則餘合。二中以通。曆律而車。系紀元。皆與易合。故史道謂其數法無以易求。安方二百六十餘年。有應天曆。至統天曆。已十四改。然觀伊以太初。唐曆不會。而朱子云。孫奕通鑑得唐曆十萬九千六百五十六。故云。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已行遠多。也。如何。唐曆十二萬分。大衍即未曆家也。而往來所舉者。乃在馬則宋曆大抵不能無差也。惟唐曆之較。時曆出于許衡。郭守敬所定。唐曆以得運。行取中數。以為曆本。積月積日之美。悉屏不用。以之考。古則增減。餘而指。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減。差而指。歲差。當時稱其法者。謂係從明天求。今之微。證前人附會之失。自方及今。未有能逮者也。初劉基為太史院使。半其屬高麗等上戊申大衍曆。基來授時之書。而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改正元統。既作洪武甲子為曆元。歲或補詳。推步積密。月之五

今畫一歷矣。上與唐虞為天日月五行之行。新林應奉傳。載與指黃麟等。以蔡書傳。在楚之說。對上怒曰。是偽家說。誤。何知天左旋。日月星宿轉。二十八宿。經也。時天休不動。日月五星。轉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即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為主度。太陰所報。初幾何。蓋一夜即漸過而東。宋右旋。而何士元。言。唐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而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積秒。校時之故。非所以度招歌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武成甲子。積一百又四年。後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建數盈。天數虧。盈虧以

作曆。中子歲不至為曆元。而此之序。有違張順之狀見之。不。其與張順。勿知。臣聞曆防司。今王。通。郭。伯。玉。清。九。數。之。學。願。從。今。推。其。以。空。昭。一。代。之。制。者。蔡。監。劉。李。德。芳。言。數。時。曆。推。往。古。安。有。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謂。一。日。即。永。久。不。可。易。也。今。監。統。正。所。造。曆。法。不。用。消。長。之。法。非。違。先。聖。爭。以。為。推。步。千。萬。法。無。與。上。同。二。三。法。通。過。驗。七。政。交。會。行。度。無。是。者。為。足。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與。之。言。天。元。而。曆。常。數。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數。與。命。最。和。於。中。星。五。季。展。展。于。數。期。樂。集。全。日。宜。若。已。寬。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為。同。有。司。

— 楊林 —

鳴矣四月而始出者陰之居者陽而伸也十一月而始
 特者陽維生矣而陰居也又居一陰而伸者陽維生
 也冬至得一陽而伸者陰居也又居一陰而伸者陽維
 陽氣交而為春也月而伸者陰居也又居一陰而伸者
 子春皆應陽之成也清月華于秋者應陽之成也四月而伸
 也皆陰不勝于陽也十一月而伸者陽居也又居一陰而伸
 陰之伸也故金五而生火五而伸者陽居也又居一陰而伸
 之伸也故木五而生金五而伸者陰居也又居一陰而伸
 之為陰則植物之榮而動物之興為有情也非陽明之極
 而陰之極也
 而陰之極也故大抵陽陰二氣相生而伸于內
 風而需需昆蟲草木有形而改換于外若子孫其景而伸其
 剛可以需時時有物之陰固其根而思其長則可以格陰陽負
 像之理由是而知一歲之間七十二候即二十四氣也二十四
 氣即一十二月也一十一月即四時也四時即二氣也二氣即
 一氣之周流也而乾坤無餘宋曆書無餘卦矣
 五行
 夫子十美惟水火為性不言金木而雷不言木唐虞之
 曆象尊火不聞以土作配平定也故說五行言其性與味而已

亦未嘗言方位也蓋天下無一物無陰陽也無一物無五行
 有甲乙屬木而五行通偏廢乎又豈有今日而木明日為火又
 明日為土而金為水而月是歲遠又自相矛盾者乎且東方木
 而丹宜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文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
 則有名山之林北方水而禹都而有積沙之地至于五方之土則
 皆燥濕要木將有定在水性寒也而有華陽之溫火性熱
 而亦有蕭瑟之寒金性熱也而有佛林之流金水性浮也而
 有泉字之沉米至于九州之土有峻嶺又木始有定而也
 若德運時命星緯之屬其言陰離米莖莫可方物蓋上世論五
 行以材用而推取焉秦氏波世論五行以生克而平流于邪術
 也金木水土之相克也則制柔也水火金之相克也則制剛
 也水有廣而無骨以土為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水為質然炎上
 而下其性易也金出于土而堅于土木生于土而堅于土金然
 從柔曲直無定形也柔者土上者金于土生金以自強金生水
 以自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
 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
 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堅此推損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
 歸火得水而有止金得火而化水得金而成月土得木而著

子思子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也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
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廓鬼神在宮室陽穀之知胎齊于轉
而窺也先王修德以遠茲禮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夫火
公曰竊疑之文大上修德其功修政修德文子曰河不竭
海不揚波景星見而景龍下祥鳳生而醴泉出此聖人順天
道也問尹子曰五帝之變可以占當年之凶咎八風之朝可以
占當時之吉凶世之忽天戒者必曰子產不用刑憲之言而
耶不從定晏晏不從狼慧之說而齊岳無咎曾不知古人遇災
而興之念肯諫之于其乎世之玩天幸者必曰大橫廣一既開
存亡存亡
天帝受命之符雖日修德見何處下為唐虞宋虞胤既兆宣帝
更始之祥雖地震山崩何傷于中與肯不如古人天其示予之
戒肯安之以為善乎鄭氏梁司為物之理不據五行而五行
之理其變無方雖同而大矣而雖中有水於明而水矣而坎中
有火安得直以坎大為水行之應成周宣帝大為火行之應
乎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
又何如耶豈有齊屬公一境之遠梁公一言之徐而能開于
五行之修乎豈其晉中公一衣之錦都子戒一冠之異而能開
於五行之修乎如是則五行之端人甚于三尺矣竊觀漢儒之

說以既世無如春秋推三五之說也猶伯於漢唐之說也何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曆三百年而日食過百集
春秋也然五帝和平中積二十一年而也百二十四物聚春秋
山嶺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葬於山二十九所同日地聚
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
水災異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後世一旱也如幸海不費
鰥鰥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其所以或和氣而祥災異者又
多可置毒後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不可知
奈何以一歲之災一氣之虞而一臂之為禍福之應其惡甚
亡古語云
兵所傷公曰雖履意說王者之端而出於天代之際又皆萃
水焉吾固知其非祥矣胡致金曰草木之秀異舍穀之珍奇
雲物之變動無時與之繫時好與不好再難之符之屬神爵之
鳳而可力獲先升可以染指增其德名則可以便飼發其色石
漱木理可以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倘然無欲於此也奇珍
之則四而而至矣夫洪水九年而先致治大旱七年而湯修
德桑枝生湖而太戊中興雉鳴丹而武丁復興漢文景之世
每一年而再食也一日而二震夜星大泉月犯北辰如斗之類
不一而足可謂大異矣而大業之始蓋以隆平求仁宗之時

聖留參太白金星見地盤泉涌而載大旱則味小珍矣而仁宗淳
國長父所以獻者豈謂也哉亦緣二故五卦告取天戒坡上
天監之而望災為禱耳秦故而齊大水君子謂為主禍君之象
未然而三祖應之故書曰食君子謂為美故使中國之長
而刺楚爭伯于越入吳此不免受災災留之未嘗斷楚則可
惟矣夫何漢之君進于天旱則四時付之使然也震則四動也
工於太白金星則四時之使然也震則四動也之使然也
則曰不害稼也楊國君進於相災災如此也乎災異之益農也
嗚呼楚馬有國周是以昭伏羲之瑞而黃龍三見不據條劉越
壽古載事

史略四

之不亡祿降在茲國是以為黃帝之待而恭祭駕車
又漢武帝中二年有白虹貫太元間牛生不能偕后勤之不獲孝
之世元帝數集師國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不知現于
虞廷也于使何者如也元帝中元鳳凰現于東吳其年
見於東吳者如也元帝中元鳳凰現于東吳其年
七宋之帝何者如也元帝中元鳳凰現于東吳其年
知於周之世也何者如也元帝中元鳳凰現于東吳其年
孝惠王三其故雖不若外傳唐天祐元年改元為唐末帝二年
宣統十三年中元二年元祐元年改元為唐末帝二年
二十六年六月六日見于唐末帝二年元祐元年改元為唐末帝二年

弄情

卷六



實評之
感一以
人事為
濟河此
黃河此
一則

跌打丸

李太公
李太公
李太公
李太公

此君平買而生。陽城潛龍詩以句傳大衆之世。河中秦穆廣
及太息。而器諸通。端勿開夫。而者皆希世之瑞。今大之朝
其望而不待。而水君過之。及憂思張。端而速。而此于劉。既之
黃龍。皇統之。雖境非五竹。其微之。李二君之。明也。此二君者
生于患難之中。而習見人臣之。憤。自以而。甚不。是。以
禍。之。物。故。當之。重。而。思。答。之。是。故。欲。意。之。居。易。其。言。理
而。前。大。之。王。雖。非。論。道。求。李。統。之。為。相。九。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秦。卿。同。列。其。初。事。而。說。衡。言。人。主。中。午。當。知。四。方。災。異。民。所
所。苦。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色。犬。馬。則。上。木。甲。兵。齊。相
厚。有。屬。焉。
張。牧。易。王。王。背。背。也。受。其。變。才。未。蓄。最。然。意。更。失。夫。其。家。則
之。言。乃。作。當。時。之。人。不。察。焉。而。其。陵。其。宗。果。封。秦。山。徑。注。首。以
便。事。于。祭。殺。刑。人。主。之。注。小。慎。微。而。積。天。若。可。不。至。乎。歷。政。前
代。以。從。衡。注。此。而。故。于。欺。天。者。敢。為。王。安。后。為。其。為。身。為。帝。師
而。於。王。氏。務。張。諸。儒。之。論。以。為。天。意。不。始。言。使。天子。不。疑。而。權
於。外。而。安。后。知。神。宗。有。未。身。之。志。而。其。學。不。通。則。言。天。故。無。其
於。人。事。思。以。同。寵。而。與。成。大。君。之。所。受。者。惟。天。而。為。奸。臣。之
大。者。結。連。其。志。則。雖。天。亦。其。所。忌。而。務。其。可。畏。之。勢。而。人
莫。真。知。天。之。不足。畏。我。故。為。之。視。天。也。未。以。為。不。肯。王。氏。威。福
之。此。安。后。之。視。天。也。味。以。為。不。肯。已。述。禍。入。國。之。可以。有。焉。故

既。為。君。勝。於。天。之。執。以。為。上。心。又。故。為。天。不。可。語。之。言。以。自
專。其。學。此。而。入。之。罪。猶。未。可。與。勝。於。宗。時。之。大。臣。同。伴。而。議。也
蓋。宗。之。朝。雖。長。三。吏。而。半。折。以。合。衆。星。明。飛。煌。燄。天。而。京。也。戶
余。抱。則。殊。色。惟。其。許。同。之。言。猶。知。天。意。之。是。薄。而。大。以。為。此。天
同。未。嘗。疑。也。獨。而。人。者。此。其。義。則。著。天。之。不足。恃。而。人。之。無
亦。于。天。則。人。告。之。上。更。不。見。有。不。謂。天。者。而。後。世。之。主。前。其。時
之。不。詳。使。後。世。民。之。亡。之。倘。日。見。于。天。下。矣

存古義

卷四十一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上二曰薄征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雲漢其下為五仙宮或沈滄景之符此處有準河
 巴蜀初乾鑿空若崩山山與共建茲石帶鍾水壩
 云何水不涸乃大木也猶謂作石者欲取長久之
 相一於故安天福縣志云其勢今落而即開坊門
 聖人呼坡門為齊桓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祥違難言而不用牛豕不懷而
 自除在傳曰使魯仲尼之下產不能火失火之使用司馬史
 子國地權大邑道行大城天下之人外於城守之民吏
 亦不懷不執武庫而焚孔子履之官度焚其祭統門而死池
 非伯顯也
 仲魚唐指云有池仲魚陳蔡具絕之樂高士野為司馬
 本意小大城守下屠陳侯殺其妻其妻具其室堂立
 外曲突徒薪之淳干淳子見左丘明更爲由矣然其後
 挾貯水而民誦陳環改屋而安居竹竿爲屏嶺州郡皆廣州舊城
 唐肆自是劉程叩頭反風理離洲水間酒多而事畢貞
 年夫災流行國家代有賊雲漢之早飛正觀之蝗入固無如
 天何陽適周惠職賦詩育已可徒二征義唐人之棄天亦無如
 人何歷觀古今變託大抵三代而上隆降有龍年而無荒況三
 代而下時則有龍民而無荒春秋終國富公儲比栢樂獨

此項
之
不
可
不
察
也

此項
之
不
可
不
察
也

此項
之
不
可
不
察
也

此項
之
不
可
不
察
也

良多私積。不曰單乎。而以無厚告。不曰饑乎。而以不寧問。是故
懷山襄陵。天有水平。而數腹今。噫。竟民不知有水。棄林而不天。
有旱耳。而此民先。沈溺民不知有旱。故曰。時則有荒。平而無荒。
民者。此也。結。為。蓋。民。為。室。書。其。制。畫。授。村。一。孔。不。道。豈。年。且。有。
情。饑。饉。寒。之。苦。況。凶。年。乎。是。故。湖。中。告。歉。則。瀋。江。淮。之。粟。以。濟。
之。然。能。行。此。而。不。能。行。於。彼。河。內。被。火。則。鳩。使。者。之。節。以。賑。之。
然。可。用。於。暫。而。不。可。用。於。久。故。曰。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者。此。
也。夫。然。荒。無。奇。策。但。去。人。之。所以。為。災。而。天。定。自。息。矣。矣。日。人。
之。為。災。者。未。易。更。僕。數。也。蓋。今。王。粒。米。竊。而。分。則。食。已。荒。於。始。
則。食。已。荒。於。終。况。其。新。宜。發。貨。則。羊。當。糶。則。食。又。荒。於。完。官。是。必。
先。有。以。去。之。而。後。荒。政。可。圖。也。國。之。何。如。亦。必。責。之。仁。賢。守。令。
而已。饑。饉。之。作。必。有。羊。糶。意。起。而。應。之。勿。待。其。困。待。其。困。而。
以。勢。也。事。至。而。悉。以。親。勿。取。其。名。取。其。名。而。以。虛。也。動。在。
格。之。內。勿。踐。其。禁。利。在。格。之。外。勿。斷。其。跡。過。在。功。之。內。勿。避。其。
罪。踐。其。禁。利。以。除。也。顧。其。跡。避。其。罪。所以。悉。也。府。吏。之。不。裕。以。
為。虐。辱。賸。者。之。所。祐。以。供。康。者。之。用。則。無。不。裕。者。矣。禁。令。之。不。
的。以。為。憂。學。者。之。所。能。行。以。神。法。之。所。必。止。則。無。不。裕。者。矣。矣。

此項
之
不
可
不
察
也

此項
之
不
可
不
察
也

此項
之
不
可
不
察
也

婦之不足以為憂。可以得生。無不用於所以生人者。無不屈
則無不謂者矣。人當能見事窮智見。傷寒之理。必有異於。咳。嗽。
君子平其政。惟救荒而奇。焉。不。亦。不。以。極。端。火。而。推。靡。之。
古。之。人。或。矯。節。而。賑。或。與。後。而。漢。或。借。債。而。反。平。或。國。門。而。自。
定。或。屈。指。獨。語。而。富。雲。即。國。無。出。皆。前。此。未。現。與。情。之。所。求。必。
然。而。手。盡。開。指。事。乘。功。致。俗。儒。不。知。變。通。極。引。無。奇。墜。人。於。際。
給。由。登。之。中。倉。皇。展。轉。百。計。掃。挽。而。出。之。雖。楚。弓。秦。棧。不。切。於。
此。矣。有。謂。之。者。曰。當。不。越。權。援。援。援。則。有。道。遠。於。上。以。聽。其。登。
而已。嗚呼。不。仁。哉。林。荒。無。奇。之。言。也。湖。廣。分。成。縣。饑。官。請。資。
獨。憐。倉。儲。果。以。賑。命。行。人。馳。輝。之。謂。戶。部。司。朕。常。指。內。帑。
余。付。天。下。者。民。糶。粟。御。西。荒。議。急。民。也。若。府。縣。候。奏。請。而。後。發。
則。民。饑。而。死。者。多。矣。其。即。論。天。下。有。司。後。遇。饑。饉。先。發。賑。賑。資。
後。及。開。署。為。制。新。災。命。戶。部。王。事。提。切。乾。往。賑。期。後。上。怒。曰。
庶。幾。而。上。不。知。汝。在。上。見。受。命。不。能。宣。上。德。玩。視。民。死。而。不。救。
則。吏。之。罪。也。誅。之。蓋。如。意。報。元。始。永。樂。初。尚。書。督。奏。真。定。集。
議。初。復。奏。通。早。經。議。疏。序。者。衆。已。發。實。賑。濟。上。曰。民。困。甚。
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慶。實。非。而。月。不。可。民。
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達。實。官。奏。賑。七。年。上。幸。北。

丁酉年
上元
正月
十五日

京 皇太子親道可還回京 命皇太子入偏殿令知民艱難
國諭以農事為王業之計有起作休之訓授焉 勅河南布
政使官張為天下王所務安民為國本故每歲遣使者循行
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雨澤而須司不以聞顧往言歲
豐國天孰喜焉此朕性非其人之過其遠今郡縣農獲發
昭皇帝監國時赴召過鄆縣見男女持筐盈路拾遺實
焉問而對曰歲饑以為食為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
女老穉皆衣百結不掩體寒飢不洽哀息曰民臨不上聞乃
一皇太子親中官賜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觀尚食
傳錄焉 皇太子

之時山東布政使石杭中來迎賓之曰民狀視民窮如此亦
勸念否誠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免今年回租矣 監國曰民
饑且死官而及從租稅耶即督郡縣上饑民救助近地二月遠
五日發粟賑毋使饑民有見 上自奏也至 京師即以
上喜曰官能恤民予欲賑救家貴事故舊焉 告赤子手賑之
是也 上深戶部尚書李吉曰土田兵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
在州郡奏除餘荒田者眾豈百姓巧於結係相率轉徙歟抑年
紀食不足加以瘧癘致死亡也今吾民何以至於此雖自今一
切科徭務得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且條聞

皇太子

徐山東總 上坐而問及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謂曰樞密官
物料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
今預聞 上曰安之故因窮當如樞密辦不可緩也亦有司慮國
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庫之或中民不待矣 呼中官具揭
札令士奇等就兩角樓上書論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
盡無牧宜差刻 皇恩恩 上曰惟民字厚朕為天下主寧當與
細民計屑屑耶書畢即用寶遣使行已 簡士奇曰汝可歸戶
工部言三省狀朕悉免之矣 幸皇帝幸午朝退以天暑詩侍
臣念農事之勞也曰朕九歲時南讀書 皇考親書唐拜天中
序 皇太子

存 皇太子
初木日當午時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蓋言農事艱難也
皇考笑而領之自是朕每觸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於心不忘
今官車不得運矣已派下治樞 又嘗閱書畫內庫得趙孟頫所
繪西湖圖然 湖東賦西湖風圖詩其上拂使殿壁間已後作
鐵錫詞其意極精對勞之隱 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
山東河北流民殍殍都如王猛不待報云 廣運倉賑之遺者
何以滿遠者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為菜道需學者為賄還其
人即空庾六十極 慶流民之病者擇賢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
為塚塚瘞焉 窮晝夜精慮事皆由當所任使委曲或諭出至誠

人人為盡力。所金活數十萬人。其說聞且待罪。功民流奏至。
上於樓上請之。大驚。曰。百姓。饑死矣。饑死。我百姓矣。其奈何。
已得法發庫奏。乃大喜。大言曰。好。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

存古地亞目次

一卷

輿地總圖

輿圖

京省形勢

兩都形勝

十三省風俗

地脉

九邊總圖

存古地事

九邊紀略

邊防

城塞

備邊

遼東地圖

解濟略

女真略

遼東地圖

恒府考

大同地圖

大同考

榆林地圖

榆林考

三關考

寧夏地圖

寧夏考

固原地圖

固原考

耳滿地圖

耳滿考

荊州地圖

荊州考

沿海防倭圖

備倭

黃河圖

河渠

漕河圖

漕運

海運圖

海運

水利

東南水利

西北水利

存古地志

內

三

卷

存古地志

東吳陳祖德伯封父公卷

男震生乾

羅文恭公曰

大明景天。聲救。每外。遠。轉。古。今。可。以。觀。德。

作。與。地。圖。內。發。外。邦。域。民。建。守。小。大。相。承。

動。無。遠。法。作。兩。都。十。三。省。圖。今。合。為。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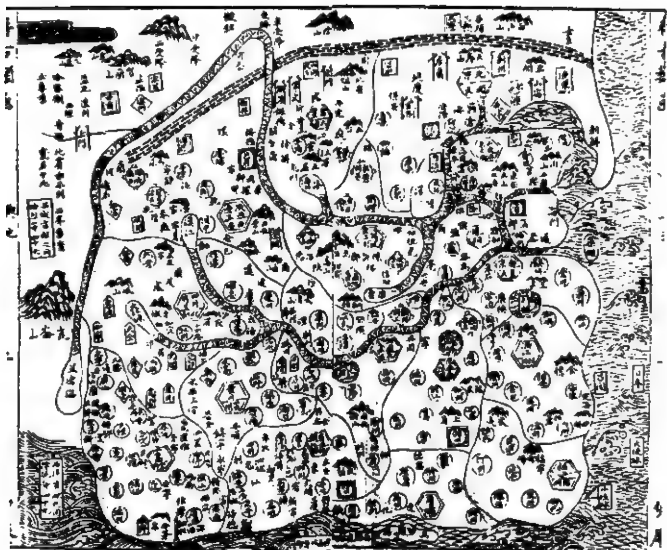
小。川。巖。險。亦。標。列。其。概。云。

與地圖

存古地志

卷

卷



東了元曰唐虞之世。服五千。浣沙滄海。大漢服。其四極也。
 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狄。之民。與。其。
 材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禮。所記。多誇大。而。尚。夸。飾。焉。之。述。志。
 不遠。唐虞。五服。而已。漢唐。所。境。最。廣。四。方。萬。有。餘。里。然。其。從。
 周。無。異。郡。縣。之。登。遠。寄。如。後。戶。關。而。漢。唐。不。遠。者。豈。其。數。
 而。地。反。狹。歟。蓋。古。之。疆。疆。重。在。書。牙。里。數。百。里。數。百。
 至。邦。傳。相。拒。之。數。路。多。迂。迴。故。倍。而。寬。不。敵。也。或者。東。南。斷。
 關。而。西。此。遠。遜。昭。代。據。遼。胡。元。疆。宇。有。載。歷。世。既。久。廣。矣。

之欲要其無其美者不稱美之曰此其意也
 天子方而精中其有美之烈而大學士家說使上知國
 之威者皆謂其美之烈而大學士家說使上知國
 音以 故而四方既安政俗善之故其美之烈而大學士家說使上知國
 乃陳也國子監于九州也 故其美之烈而大學士家說使上知國
 索而校可指諸其美之烈而大學士家說使上知國
 亦古風也 故其美之烈而大學士家說使上知國
 情為寔倫會之地之險善寔倫會之地之險善寔倫會之地之險善
 開之傍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胸中之寔見以料約損益百
 代之制以能百六十年如一日也 列聖相承莫不具其大聖
 之賢而視 祖宗之賢周將民聞者則有間矣是以地諸之典
 或作或輟以故有一一統之名而不見一統之盛唐且護法
 周祀時方代取 而京十三省四萬物而為國者十六續加
 出氣其律而冠以盛國為周十者七要以列五服尋華
 審方官人任主作貢無虞兵謹封守其地利得人材封還而教
 以見 皇上光昭丕業是應大心者天下百司子道知所

獨而不虛投其志云
 素了凡曰天地間之形像大地如燕京其次則開中洛陽四
 面受敵非用武之地也燕京亦據為上將焉若金陵則在東南
 不足以北控而北非燕京也丘氏謂長安在雍州之域洛陽皆
 在雍州之域燕京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
 制雍州之陳亮亮都冀州之平陽清城皆與冀州相連又冀
 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
 五案重國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
 金元帝都燕京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
 亦古風也 故其美之烈而大學士家說使上知國
 既安燕都之而以金陵為南京漢者謂南京之形勢皆江南北
 以馬而服燕京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冀州在冀州之域
 而之海所候之南太華徑微之川流以萬數皆會於江統體山
 千澗湖深廣而之海無事則更享揚越之樂而無轉輸之勞
 有事則庫奉全矣之甲而為張皇之本故曰燕間有建瓴海連
 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得觀之燕不若燕京之勝所可據者如前
 輩所稱深之建此也咸陽者關方千餘里唐之遺都西長安去
 咸陽界山數千里今咸陽北枕居庸東北枕古北口西南枕紫
 關關遊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旗幟居庸關各之皆也紫關

此為王者此也。夫杜預都金陵。去皇帝都此平。至遠。
 兩京分天下為十三道。而一統之業成矣。
 振天如曰。金陵為六代之舊都。至國朝創業。混一海內。始置
 所見天子之氣。諸葛稱。為帝王之宅。言。無大信。而當時之目。刻
 蓋謂之險。周蘇伯。其王中。則亦山。為成。泉。壯。惟。為。海。經。
 山。為。大。言。其。東。向。之。形。勝。孰。有。先。之。者。乎。崇。而。文。
 皇。運。之。北。平。者。何。必。去。故。之。近。制。教。之。便。也。此。故。居。所。果。
 北。故。古。北。口。而。南。抵。雲。南。去。由。奴。之。地。近。者。百。里。遠。者。三。百。
 里。本。京。師。無。外。之。規。而。明。示。以。有。得。特。選。之。象。祖。宗。之。而。萬。
 存。古。類。函。

存。古。類。函。
 則。又。指。神。所。聚。會。以。運。用。百。休。而。營。衛。諸。法。焉。然。校。形。氣。亮。
 機。而。外。邪。不。奸。今。四。休。疏。釋。極。安。矣。乃。論。者。私。要。過。好。則。曰。威。
 南。九。邊。之。年。以。成。劇。門。徒。羅。子。奔。命。而。士。孟。然。其。語。統。曰。王。兵。
 未。練。也。今。練。之。其。何。威。而。成。未。然。敵。背。之。厚。而。不。恤。肩。寒。
 也。漢。河。渠。於。不。可。防。而。更。求。便。道。始。稱。曰。海。運。可。虞。也。今。年。果。
 難。禦。而。河。渠。如。故。是。不。急。明。候。之。害。而。求。他。救。也。伊。洛。渠。漢。步。
 上。江。淮。多。遊。民。而。落。人。善。宗。藩。誰。人。苦。水。陸。平。無。事。官。呈。
 一。若。不。聊。生。是。將。復。旦。夕。也。容。當。南。支。河。渠。秦。晉。此。多。胡。西。
 支。是。關。蜀。交。廣。漢。粵。又。而。南。萬。里。而。支。寇。一。現。藩。吏。如。案。人。病。

越而休養其賢。天下晏如不越此矣。程百二十四。順天賦使為繁榮。聚民。星。漢。秦。而。為。之。累。元。平。近。通。河。開。湖。水。具。保。得。辦。軍。屯。連。馬。走。錯。其。間。秋。防。三。關。更。為。勞。費。預。添。運。燕。薊。之。糧。水。田。可。與。子。以。賜。民。食。限。馳。騎。修。滑。輦。輕。南。運。尚。有。利。失。南。京。關。家。關。甚。之。地。居。勢。在。長。江。太。祖。自。上。河。和。陽。橫。江。渡。先。米。石。下。太平。三。戰。而。入。其。處。成。租。出。惟。陽。傳。其。道。通。而。上。航。漢。浦。四。望。風。奔。潰。北。至。金。川。啟。開。幼。秋。以。北。治。都。宇。樂。舟。師。為。急。蕭。垣。之。周。事。付。江。北。徐。穎。二。州。地。終。中。原。亦。遂。數。省。並。稱。雄。鎮。准。安。張。府。各。類。西。出。關。關。上。上。步。馬。廣。民。多。好。子。有。害。利。焉。陽。高。橋。陸。安。供。德。得。強。財。力。兄。貴。豐。沛。之。財。何。足。道。乎。南。陽。張。氏。亦。廢。矣。當。之。意。家。如。尤。林。陽。有。腹。心。之。患。而。不。能。治。俗。亦。浮。靡。胡。胡。農。田。食。楚。為。害。江。南。安。安。當。長。江。垂。流。東。約。全。楚。為。以。來。門。戶。蘇。常。松。三。郡。市。法。子。農。文。勝。于。質。加。之。以。田。賦。不。均。稅。徭。日。固。常。征。之。味。步。依。日。頃。沿。海。之。兵。成。本。以。備。倭。而。太。倉。崇。崇。湖。海。之。民。擅。魚。鹽。之。利。間。作。非。清。以。故。江。防。海。防。五。為。要。敵。太。平。千。里。風。烟。舊。稱。樂。國。民。然。且。浮。運。與。他。而。民。俗。甚。寡。和。若。不。易。敵。多。山。少。田。

我。進。米。利。山。龍。江。湖。步。軍。區。之。監。鎮。如。雲。山。通。清。海。利。下。故。五。武。勇。而。利。歸。焉。貴。矣。金陵。五。方。之。輻。輳。萬。國。之。環。瞻。三。軍。服。作。內。給。尚。方。水。後。民。下。而。器。會。之。用。自。水。衡。少。府。半。取。給。焉。然。而。縣。界。之。民。大。都。之。風。非。有。厚。祿。也。故。未。地。神。奇。而。功。修。自。金陵。而。下。被。故。兵。之。懷。以。呼。引。關。越。則。結。聚。一。即。會。也。其。民。上。指。之。號。居。果。有。之。乘。造。作。精。美。以。誇。視。四。方。其。士。也。墓。將。閭。之。居。雖。偶。快。之。又。故。其。地。實。善。而。文。修。自。金陵。而。北。按。三。楚。之。舊。包。舉。河。淮。則。維。揚。一。都。合。也。其。民。皆。嚴。整。妙。無。時。稍。衰。交。海。之。實。操。巨。焉。之。皆。以。奇。走。其。間。故。其。地。主。番。而。客。修。自。金。陵。而。上。至。淮。水。之。間。一。都。會。也。其。民。今。何。執。利。行。賈。四。方。唱。聲。輿。義。以。壯。高。資。之。所。聚。而。其。奇。嚴。故。其。地。內。奇。而。外。修。山。東。古。京。宛。三。齊。地。介。而。都。而。會。聚。北。通。洛。陽。南。走。揚。州。東。據。海。岱。之。雄。西。據。山。河。之。固。民。因。稅。馬。而。轉。輸。附。屬。衆。源。指。入。滄。河。無。所。銷。之。說。尤。劇。廣。馬。濟。南。原。野。依。萊。而。武。備。常。蕭。蕭。白。草。未。罷。其。費。矣。西。三。郡。志。徒。重。故。多。饒。饒。東。三。郡。志。誠。煩。故。多。通。通。味。民。之。輕。去。就。而。稅。抗。公。上。衡。則。然。也。亦。富。庶。北。樂。為。諸。郡。最。田。額。六。博。有。齊。道。風。而。東。魏。陳。諸。公。衆。邪。野。虎。豪。之。故。強。苛。幸。休。息。陳。細。之。風。不。復。也。臨。邑。為。米。陳。衡。虎。珍。

秦晉魏齊各之徒者石州之福皆此曹者中書黃門以來之而
 雷極遠以大憚小以重衛雖非本保要名洋業兵聖成地珍
 恨之然各邊有陸可藉故堡城外捍鎮城大同無險故鎮城地
 取燕元氣金皆道案中故程中國後戶今二邊盡棄與虜者
 教訓陽本近川營軍馬大同原陸平什無石山大同之險魏
 齊三關列成多用兵故練土著舊城築第一善而危險制
 集平河曲外德切節營廣水聖能建軍士繫水限房每部皆聚
 蘇龍使虜不東行時利民堡麗門裏面上谷突騎可制秦
 宋盟利苦不能給者城在西北隅故通虜塞者以大同為最
 得台類也

成以悔之責在幕府耳既陳述陳明到北行重同漢各易主情
 聚人有人批評者亦檢其武要則望其平陽陸聖所都氣經
 上漢河東東漢唐同魏更能若永蘇可鳴呼浩也河南古
 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通東控雞鳴先珍趙魏西有成集隆
 勝之國南撫陸鄂陳蔡之說崇當日陳王孫給操者無米而
 故黃河晏後謀流謀案費不啻此通省遷也開封宋之舊都
 舟車所萃俗懷慨而少財精河南知洛草率而周收此者分
 財民使營建像屋逼近河魏民修教年翁如刻而難明惟朝
 歌故邑太新王門在焉則武商直街須無有舍同影他地不道
 存台類也

不常民多困弊。薛中常蜀山。澹闊陣金。陝並稱要地。延慶平。唐武德。悍勇而善騎。志歸。都接。接。番。蜀。漢。多。四。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虞。特。以。羌。人。仰。給。茶。利。閉。關。絕。中。可。制。死。亡。北。方。自。指。封。建。中。雅。狼。心。而。為。市。費。所。啗。鴉。屎。不。能。豎。牧。既。度。為。官。皆。快。無。他。據。此。破。而。據。秦。上。馬。然。何。奈。失。守。莊。嚴。棄。地。三。邊。懸。危。氣。勢。不。通。延。隆。橫。截。套。口。咫尺。腐。庭。黃。沙。滿。野。千。里。饋。餉。士。不。甯。飽。一。露。新。魚。河。絕。我。胸。道。則。鎖。城。守。坐。困。此。謀。者。欲。改。徵。本。也。造。舟。博。運。取。道。大。河。自。府。谷。欲。明。經。抵。木。入。振。山。路。便。可。費。也。大。資。唐。見。兵。疾。呼。耳。若。更。甚。入。衛。秦。命。破。步。臨。穿。之。者。可。非。古。語。也。
唐。劉。元。平。兵。置。守。賊。之。亂。生。當。此。戒。其。也。負。有。龍。而。併。黃。河。引。渠。開。口。夏。月。徑。入。唐。房。雖。馳。突。但。時。探。不。出。山。後。唐。柱。莊。派。或。犯。要。宜。多。不。及。修。政。後。舊。法。分。為。監。哨。控。扼。已。確。老。期。控。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而。西。郡。左。右。唐。房。控。扼。三。面。止。一。義。通。中。國。最。稱。欲。急。然。宵。改。為。馬。而。番。邊。以。密。而。疏。脫。視。之。何。能。久。遠。肘。腋。隱。憂。獨。而。海。軍。鎮。城。控。數。千。里。饋。餉。善。舉。也。田。窪。中。轉。陸。金。城。宜。徹。免。國。故。秋。作。之。沙。地。之。水。民。苦。遠。似。相。東。脈。以。擊。升。此。最。急。者。固。原。重。地。而。靈。武。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亦。要。方。可。安。枕。四。川。古。巴。蜀。渠。州。也。北。走。秦。鳳。有。鐵。山。鉢。關。之。塞。東。下。

人文鼎盛典有會稽郡志云古耶報 世亂帝故居越陽陽
 陰京據漢之江流舟楫軍馬荆州非三峽可重固全楚襟喉形
 勝地也岳施州處仰給布利長沙五岳州而三湘環土皆泥
 賦甲諸郡樹永嘉陳公給足而少渠升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
 之家上無銀室之民二郡似之耶陽名山大谷物產弄璋民多
 通賦同設郡假重且以榮哉銀馬空慶前特常總因縣流
 介麻陽諸湖半為膏密又修崩城復之大概楚中水澤繁茂
 網羅多未業足給故商賈少於水陸處長沙則去故湖尤近矣
 辦不休宗練煩費一京八省危難釋却却傳廉君周周簡好者
 存古職志 卷四
 事不控假發乃安楚策也 江西古茶桑耶地三面阻水皆沿
 江漢當吳楚閩越之交奇峯鬱鬱深潭合上多秀杰民悍而
 多謀瘡地終歷祗不能給南昌岳江常兩稅徭四集一都會也
 吉安人才甲諸郡地利出饒南麻楚州夾彭蠡而對峙康上膏
 沃不敵饒而同音冠蓋臨江若峰青溪而會要謝九江雄楚上
 既其別邑顯曰東南通津武賈繁集唐信即當得道下邑僻號
 定昌而簡民數為仁者善絕楚州介江湖之表軍亦若葉并巨
 截楚山冠絕洲新蓋漲整地僻而阜袁州寧通則楚連民家戶
 將起爭訟網羅續越蓋南服汀漳湘韶山嶺金馬重國棧

中國
事蹟
考

何處
事蹟
考

高州有銅魚堡之勝而若松城廣州縣東縣珠城馬場此
土使盡民道歷州時南海之南而北海之北地生鬱栗
此郡邑沿海之濱外美島嶼向不設城守獨係後心故東
路番船急馬松林去水寨稍遠明瞭要路卒有警當水陸互
援而地交通新張城尤因戰要緊也大抵南地純味見遠方
法雖更易易恐助貪泉而彌缺是在人牧廣而亦首粵地東
南走五羊東北挾荆楚西北接強施西南既交陝三江綠盡
縣諸縣奉命更移各守禦如水成渠以便利轉輸至今賴之
功少少極極登登歲久莫延莫待於我桂林山水地控嶺
南古關函
海州新拔為居廣富於而不亦作度是穴居相學與柳並
接番禺遠近山而小不城居住之封固而多蓋主弱更監
保障諸法太三城金不不中我吳恩別然商料既安境
土風皆秀松州內連溪岷外控廣海性者海賊出沒以浮輕賊
僕據村山賊噴吞登賊宿味境上盤旋始設博所上屯守少
卒息但地促民貧賄賂地鄉其要害地不能不戒守森人也種
如已大抵廣西撫搜者傳而夷階據肆為兇需所驚嚇重人
當巢柳處八寨盜賊謂藏行居者其奈毒不獨方四諸報稱也
基邊方言多勝語人不樂就故令直應惟指去賊側擇人久控

海峽
事蹟
考

何處
事蹟
考

俾官諸民情民服官民紀紀律律備備可也編戶也雲南古
西南夷番南詔地西北打吐番東北際臨亞東南連桂交西南
扼緬甸崇山崇閣金碧輝煌氣候無窮翠巖巒四野蔥嶺南嶺
崇土也省城據海池交控數千騎其於而勒緬甸臨安大理永
昌寶慶楚雄懷慶民阜而請入滇孔道供億疲繁元江路走南
安金甌諸藩諸甸永寧標帶諸江拉視番塞東明寧貴州騰
臨土夷巨剛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六批雲南漢夷
皆理則阻往急則乘突阿見小醜一舉足而省城哉不可不為
謀其機要無不實貴陽城邦人民美居十八少有警動即
春古事蹟
世案官吏萬里我實時雖非非之在步機米幾考功法隨之詳
有周志必願堂指官則官指民指民則善政矣貴州古羅施
是地今川明雲貴之交永樂十一年明前拒命制奪其地開
設即縣山多普穴地瘠民貧官或歲給金仰購省貴陽山縣
江不常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勉以謹桑粉力唇廣西填
僻而隨地施博食其首仇殺難馴遠當川湖之衝而水背山
險陀足恃恩州土野狹隘一隅可為寨心思南故漢武設郡
不阿要水通舟楫前冒行冰差為早崇黎平銅仁利楚南新山
不森連安蘭新道宜如緩新大抵貴州為雲南味吃一機山路

羅文恭公曰。王公設陰安。不忌危夷。
 夏大防嚴。在疆圉作九邊圖。仍各為
 圖。老要害焉。

九邊總圖



九邊總考
我國東連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
轉五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後使
林森曰。曰寧。魏曰固原。曰岷州。北九邊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設
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
則駐地防守。有事則騎奔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所可
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營軍塞遼陽。營城之外。棄而中
營。營開平。移而上。今之烽火大盪。遼東廢而三關之設。備愈
虛。今止不守偏頭而守豐州。失河套。周牧。鎮。屯。防。而兩方之

九邊總考

1000

4 22

母を
送る

466

西華

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吐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槪形勝

日縱虜患日近猶微藩籬而進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快
乎祖訓中戒古四方諸夷皆服山阻海僻聚一隅得其地不
足以供給得志不足侵之使不自量而擾邊則不祥故作宣
備邊條說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
世子孫倚中國強食一時利便興兵傷民初起甚不可惟朝
戎遼遠而北邊世為患必選將練兵時時修馬鳴呼至戰
乎卒甚為萬世笑矣唐肅宗朔州賊中三十里一夫可守又得
宣鎮燒出其後亦可為虞但北門鎖鎗而西北空城惟來至低
齊書魏書

晉書

卷之四

晉書

卷之四

既無不守其險而守其險之外著其險而守則故與我共其險
 矣是以古人之守也必守險而河亦深廣人禦其險也始以
 河為界其後仁惠建三城于河之外其擇其要害之地視其
 險而守其險也府中則方以險則于期方之外築三度降城
 而期方至無戰者費倍計城鎮兵散為漢開河西五郡號曰
 斷匈奴右肩國家河西五郡如漢時而京東又有桑祿三衛則
 斷之左右肩俱斷矣自條之樓也而併海而諸虜又西據
 焉之左右肩俱斷矣自條之樓也而併海而諸虜又西據
 左肩其且嘉保定散處遠官達舍為我腹心之憂而花邊民且
 焉之左右肩俱斷矣自條之樓也而併海而諸虜又西據
 左肩其且嘉保定散處遠官達舍為我腹心之憂而花邊民且
 焉之左右肩俱斷矣自條之樓也而併海而諸虜又西據
 左肩其且嘉保定散處遠官達舍為我腹心之憂而花邊民且

不瑣瑣焉賈誼曰非豈倒懸而已也又類豈且病邪惡以病
 類豈者四肢百體皆病有潰敗不可收拾已耳
 表了凡論曰防邊大計實事當慎而人當擇也上著營練而
 兵當蓄也上役當省而地險當修也足供餉當舉也司樞府
 當厚固勝而禁戒神威制尤整繁馬中國良馬利兵不足視
 軍千死命而市賞一事以費生五餅之法而制其要領廣斯任
 并廣重所繫議以中行召整宋以富饒發兵國家設四夷館
 擇大員子弟為漢字生習悉夷語俾主撫賞此未教習使為
 文書將不救火兒之虞而夷語者擇然謹而使之得者斥不與
 存之類而令不終未將延邊關主當成定彈壓廣必復心所
 豈非世將吏欺隱後滋弊實無道之郊不之擊坑屠狗之雄者
 此其要也豈主兵而此吏主所謂錄上諸以罷軍兵者此也秦
 築長城天下騷動今霸北修築危無完期神少欺誦軍士疲困
 不知者此其要也設地險為科設險是諸地則幸免用整成而
 府堂處將束手就縛今于水口要害多作深壁做地細之法以
 與兒曰亦一策也又約論兵有五害成三道如磨鍊之弊則

之楊柳皇林此也

城塞

丘丈莊曰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蓋循始皇之舊王時已於昭而北地土解渠長城以拒胡夫亦非盡秦之故自代立志山至常山為塞無自遼東至塞平亦皆漢長城是則秦之塞漢之塞也後若觀若北齊若隋亦皆漢之塞天以山為限地以水為限所不見增而補之亦不為過也夫不以山為限不以水為限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之功矣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存存其利也

人一日

孫卿曰不民然亦今之患存焉設使漢之經秦固其已成之勢加以修其舊之能漢晉之繼魏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隙隔無幾使脫離集賢之虞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拒關左之失為家恬然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

今世曰本朝年秦漢之頭意可得開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秦朝兩居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世置朔方緩東北之故後匈奴收入則中而屯關與張去荒當時非之哉朝反是神京在燕大寧論矣

本日本

古之

天壽與塞城為鄰宜府與遼東隔絕至國情以塞後皆然也後也是故遼寧所急慎在塞空大塞大不可不慎所謂必在前也塞大既城經守斯城望于登降伏精銳于半道即拒則失石松施以為守之塞則左右應擊以為戰此之為塞大計也而其間暇大城京後土可募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制則制石而灰墁必慎自居廣北山海以為塞施其下則保塞以為援先之以木營出成繼之以石塞必實蓋天下之力為之而不以須費阻與通都設輕重而不以得勝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禦守者乎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而不塞下人有也為塞壁也一時長城待夫兒窺井井言為其有塞下人不塞下人有也為塞息也朝取教人為般而為諸塞散人馬驅而人之為夫塞而不塞則塞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安塞且不勝險險之固安塞下不塞則地愈狹非惟住者無從補而虜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壞也塞下果有千族錢者乎塞下有人乎內郡而顧出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者乎乎一選伍執清勾物探如捕鼠人有石塞一呼千百聚集者乎乎金主重也華輪有選練者矣廷塞使塞臣也行郎有過諸者矣赴簿詳即如探虎穴將而費

即如陳、曹、洪、尉內也。虜主境而烽火不開。朔方開者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長城之塞，蓋者不寬。如米之也。然則長城之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彼不入也。彼木石之堅，必有方引。而卒新必有康。長城之利，海經明也。而野易也。城非久而兵易集也。果人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而大舉之。易為調伏。為應。應擊也。虜應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強夫守不密。則入。官必不。則必。守。既入。則有。我言必不入。則宜。戰。矣。今有。此。守。為。同。者。乎。故。謹。請。達。之。今。以。嚴。塞。之。時。精。固。練。之。兵。以。待。之。臨。之。入。中。壁。塞。之。約。在。古。類。也。

以。盡。治。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衆。之。可。戰。可。守。新。國。某。一。中。也。而。近。時。遂。所。不。求。修。其。所。未。修。顧。曰。木。塞。之。前。虜。惟。小。犯。玩。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退。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為。塞。之。至。大。城。塞。以。止。繼。續。張。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細。為。致。玩。所。乎。也。也。甚。矣。

虜。四。國。初。以。主。于。今。虜。勢。既。弱。之。不。同。昔。為。中。國。守。亦。屢。遭。重。傷。而。不。一。失。和。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所。以。惡。患。預。防。者。不。

有。道。乎。夫。自。要。性。既。奔。愛。戰。奔。寬。威。祖。秦。王。駕。之。威。魯。台。運。軍。門。之。欺。虜。其。管。府。屏。息。潛。伏。露。楚。矣。而。車。勝。之。中。不。服。關。平。之。物。難。繼。驛。場。出。入。制。騎。數。萬。馬。宜。興。元。血。不。虞。見。虜。主。塞。難。焉。及。夫。美。皇。旋。轉。諸。將。情。操。宣。大。之。長。城。始。驛。之。之。資。機。數。入。虜。亦。食。漢。財。物。希。獲。而。犯。矢。而。大。部。之。都。漸。蓄。火。箭。之。計。虜。舊。疾。速。律。侮。挑。信。欺。謀。虞。權。天。抗。張。僕。隨。前。則。虜。勢。愈。急。焉。近。年。以。來。虜。兵。丁。口。生。養。日。益。登。我。數。人。虛。實。未。語。每。一。人。魁。動。稱。十。萬。指。鹿。為。馬。塞。聲。張。鳴。雷。視。前。為。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為。寇。也。有。未。驛。馬。持。木。兵。矣。何。陳。則。進。矣。出。則。敗。矣。進。退。皆。為。我。過。天。卿。秦。設。不。欺。入。矣。而。繼。也。則。張。勝。直。前。不。避。矣。陣。騎。射。戰。餘。衆。標。拔。此。一。變。易。也。然。而。木。塞。僅。也。遼。人。曰。堡。斯。免。矣。又。烏。繼。也。則。分。道。直。前。虎。視。也。衆。幾。數。百。以。萬。金。當。船。千。萬。以。震。塞。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古。之。一。二。耳。遼。人。曰。堡。斯。展。整。斯。免。矣。而。今。也。則。或。兵。入。塞。食。堡。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彼。發。外。馳。從。飲。堂。步。兵。內。某。而。海。厚。院。所。過。無。不。宜。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天。其。誰。林。騎。言。津。梁。不。知。飲。而。食。也。繼。則。入。御。石。副。海。澤。乘。風。壯。爭。乃。入。秋。操。米。既。播。盡。米。足。所。知。粒。食。也。又。其。始。據。坤。士。過。男。子。

多據其水之雄則其難必欲丁壯而後今乃請士老弱者亦
戰丁壯有藝能者亦欲是漸如策然也又李始林帶劍者亦
不器取金今乃換我秦甲甲車焚輪是漸如策然也又李始
丁口重校之故不竭者多謀歸王錫則其之其遺之當今乃
說其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如策然也又其始持馬力開地
聲齊見鐵鎗逆則以數騎驚我矣石伏是乃過今乃廣門關
控木柵定來薄陣矣是漸如策然也又其始以城樂遠率
求緩降則又更緩今乃易置柳矣是漸如策然也又其始
未嘗周步兵今則步騎雜乘雷用我之戰今則戰敗之丁
攻不下之堡藏約古關門皆大有實易也而其重將則始也志
還塞今則每聲京師諸關廂故曰唐之為害塞遠矣而
不一也唐之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為領日削者知用長
矣當有意於防而遠人顧曰國房知責我矣而我不知求
知矣唐矣而後大器愈不精唐知唐知矣而我不知求
諸以知唐房月步而聚稅月時而塞唐能我攻我而逃我絕彼通
貴而唐後高山西真保四關廂以振動我而我勒然然持賀蘭
曾不一置諸口真可畏

按九邊要害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
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
書曰固原今各為圖而三關一圖則
附於大同榆林三關云
遼東地圖

上自劉江之捷，使龜跡跡於路中，未及岸而逝。三當河南北，點
 數百里，遼陽者城在焉，草木望之，更使馬輝，木葉白雲之間，遠
 之中，金之北京地也，自秦以興，唐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實
 望勢，貴道，路迂遠，人每憤之焉。
 黃石，蘇鮮，渡，漢，一曰：關外之事，夫子餘載，口戰不決者，其
 凡十有二，是據得一，據之其一，定以為世大界，手操習相，據
 文，更照，養，兵，草，遠，墨，奇，中，子，弟，不，以，將，卒，為，意，附，注，君，子，如，是
 門，皆，不，與，關，關，得，劉，子，而，已，其，又，一，說，以，為，關，池，濱，頻，建，伐，未
 正，大，保，水，解，動，其，見，錢，關，外，物，湯，車，三，鐘，一，石，每，復，封，據，以，其
 作，而，顯，焉。
 其，其，又，一，說，以，為，然，然，不，據，然，然，然，上，自，四，道，入，劉，杜，隨
 後，新，序，相，命，安，不，如，商，校，柄，以，然，不，符，不，竟，盡，整，之，事，其，又，一
 說，以，為，移，應，再，度，士，配，據，兵，人，錄，士，已，更，十，年，擊，之，陸，戰，膠
 漆，無，資，其，又，一，說，以，為，關，外，一，說，備，數，百，里，朵，顏，諸，夷，其，金
 中，焉，已，成，我，客，後，主，縱，復，取，之，不，可，長，有，其，又，一，說，以，為，毛
 職，劉，琳，朝，鮮，東，斯，島，上，遠，聚，其，非，風，影，虎，先，諸，部，遠，未，可，信，我
 師，其，出，關，陽，不，時，四，海，如，車，獨，拾，其，又，一，說，以，為，老，奴，奴，據，積
 四，十，年，據，食，南，北，包，舉，左，右，和，利，不，度，不，復，其，難，六，孽，委，心，以
 宗，四，定，足，其，泉，樂，必，有，過，人，者，無，後，碑，焉，先，據，焉，魏，不，如，何，解

以，其，其，後，事，又，一，說，以，為，奴，續，我，性，奴，合，我，分，奴，夫，我，奴，奴，爾
 或，其，後，法，科，條，百，結，千，總，而，驅，遠，歸，得，奴，不，忍，其，又，一，說，以，為
 大，奴，易，避，智，識，加，卒，我，之，方，不，可，再，計，光，周，之，說，不，可，再，履
 士，方，恭，由，以，避，情，暗，聲，以，將，車，梯，並，老，孫，吳，之，功，無，當，於，道
 北，明，矣，夫，此，九，者，所，謂，孫，吳，也，其，精，出，沒，者，以，為，天，下，大，道
 鳴，雁，家，發，發，方，家，泰，再，提，江，關，滿，窩，茶，在，水，陳，昔，如，據，腰，後
 後，據，板，後，必，當，微，矣，孫，吳，一，際，不，可，復，開，道，路，孫，吳，其，其，其
 其，又，出，說，者，以，為，良，國，墮，城，子，女，隔，絕，水，之，間，府，道，其，其，其
 輸，情，形，亦，略，可，觀，矣，如，後，慈，前，羅，天，下，師，且，召，募，最，勇，三，楊
 春，古，羅，西，
 而，鎮，之，關，上，谷，中，各，營，其，方，注，焉，虛，無，其，復，良，某，注，為，確，適
 其，又，七，說，精，道，理，者，則，四，邊，漢，金，威，通，三，百，年，據，其，香，葛，榮，保
 無，它，者，道，之，劉，愛，寧，立，存，修，本，而，已，夫，此，二，者，皆，有，其，說，神
 弁，之，士，奇，不，主，污，映，必，守，一，條，以，上，自，勝，而，惡，皆，以，為，不，忍，者
 何，也，天，下，之，說，必，有，以，實，知，其，弊，而，後，直，破，之，不，顯，而，夏，之，能
 才，則，同，未，是，也，思，文，之，食，報，則，同，未，是，也，據，歲，之，下，烈，戰，威，其
 不，改，其，形，今，四，世，久，罪，平，然，引，相，據，夫，當，萬，曆，之，中，年，更，亦，有
 謀，猛，抱，威，其，雲，而，我，嘉，隆，間，陳，群，中，即，雲，樓，如，塘，林，東，南，縣
 郭，襄，北，陳，莊，萬，曆，次，之，又，二，十，年，天，下，無，幾，錢，穆，戲，劉，白，為

泰和雜號皆在關外山後諸夷屬金河并謙遜謝收此為不
可有而送不有以為不可守而遂不守關則無以為不治而
不治者也天下之勢遠近三差則利害百別去地遠而可以
閉其險去地近而可以開其屬夫關太而可以閉廣而去遠廣
則必不可以開窄險狹處之事其明証矣且有寬險以東毛奔
以西左右中間百五十口在關之險其明証矣且有寬險以東毛奔
起遠主米無使關道通仲屈其行宗廣右之於手當於不除
賢虎方隅寬上檢除何以容且四江京燕力亦免後信成師
直前為車獨論者此領後行而左右疑視者也其舟中上下
存古類也

趙歇則其去極疎也久矣傷使江東未治小將未得三屬
不師之東南快餘皇西問老諸人時百五十口縣所山正旗以
就建武別使高麗其舊關塞上六七十人焚其老巢但
得相待六七十日數戰能必及平焉猛骨白羊諸部必有憾
灰而播其風者矣而相率中烟接西四領徵師撤時如健低基
卒候馬上諸整化為乘耳虎兇諸部並觀其勢以為中獨不
足恃是則有乘不見其難也安在其為獨輪乎且四故剪棄其
校四十年未可驟勝不如舊之徐休嘉時是備昔人強快疾疫
平焉哀候以取河東者也夫天沙人骨何隨是者安清急矣中

河漢清以意駕心即如老奴走四十年終食諸部諸子玄烟
經之故市其磨并非有珠感福牙吞之六藥一苞苟且相走者
位未定經則未立致一廢觀其其所貴射之可破者復堅定精
王法度諸軍分機各肆其為為方獨何獨四懸圖形匪
有紀時以來度其用兵有如射獵箭深入但使視視起於中
田能人出於北門彼藥之項領可驚而遠也而後為德語
韓人且曰奴韓我快故合我分故使我殺敵爾我擊休法科條
百結千離者是為已主軍黨而然未主軍黨而然者乎古者天
子之師常如堂堂望氣而靡語候之師常如堂堂不可勝入大
存古類也

夫之師常如堂堂望氣而靡語候之師常如堂堂不可勝入大
不材實多乎特與臺勝晨又樂於倚上自故皆韓鐵實水此
賴伏下候得一陣勝然休休骨士疲疲疲去食後食則此一
師必有成其固以堅其常要則其陣射擊錯五長管氏先事國
地因人什拉束之不氣其什如此不違百而報賊此目一
可安也而後使軍士詳然各紀其上法吏不察又謂是某飲所
飲卒使爪以林費自衛又且四大網易張網羅施等散之
無不可再試充國之疏不可再獲夫豈有代替平之故一說
而結再持不下者哉方天子之初年也嘗屬意竟諸事連臣

海之傾作許苦三年而債以我十年之樂此所謂保大定功和
 聚重財者故矣者天道也天居唐而說陰而世物以陰用之
 陰用則不可以告人不可以告人則無以起天下之力用天下
 之情矣今又曰縱橫奇謀雖無他處寧并作休本而已者此
 謂保強之說非所術於天子討罪之義也天子有道則以禮
 樂飭其產陰縱其獲國士夫垢穢斧鉞之所不加則變其
 車服以恥之使樂馳驅解里不盡故其詩曰毋縱弛隨以復
 是豈大五則千明之所不率則大其聲實以此之使近長遠
 故其詩曰驅伐獵說要利未威夫古之為征伐者係以千羽
 不十數也

是東 十一

齊侯之威今之為禮樂者不樂以齊禮樂水冠之取古之治千
 朝者係使戶實出千里之外今之治斧鉞者不樂使滿汗蓋重
 衆之內夫是聖人之有履則其柄之有順側也故水冠負季
 則製加不以爲必殺也然鳴張則怪手操扇以爲是不可動
 者以大張整不容於理也今使有危之華假其維華青陽之
 絲於玄都即高辛南陽無以主國況此或滿而持日去之中
 我故得濛濛定七百萬餉爲社討富不爲坐成各口光家只故
 蕭願乘雲而已精健之士不待督使必皆東行更厲京營觀三
 得一得四五萬人提挈局通此處不則正音而更以此觀奉養

二百餘年蓋爲仇不可不計即使叔孽聞之亦不能妄知分
 數萬之衆而南載者師此斯虎瓊之道吾從中推三覆取之賢
 之開京制可封也

其間策曰天下之事必明主而後聽至之審而後則立
 之方達潘初破廣始通時得一大行堅難門棟是河而簡
 諸流移百萬之衆可濟十數萬人即已入關分糧老練收其丁
 壯高可三五萬人假其元資導故士與軍士雖疲新與復葉河
 西千里可不戰而後而朝議相率爲素廣寧之說安廷君類至
 有今日夫當錄用之物特擇其石山迄寧之關擇其亦謂錄
 有甘靈西

是東 十一

州當素及夏人誘我楊定現度河用降主又謂然則當取德陽
 之事昔謝平則則如博食落密取則取之當素則素之素而可
 取則素之素而不可取則素不素之石番素北池而欲不可取
 北池則素之素而不可取則素不素之石番素北池而欲不可取
 界之河而素則連潘必不可復連潘不可復則河而益不可素
 西夏即若若乃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峯今人即欲智乃欲
 以連潘四鎮易塞門三四空城即今此三四空城宋修補得人
 組虜甲海亡八萬人不敢不換十年之內天下已弊矣能得如
 兩陵沮水秦蘭郡延相事一二十年之久乎

可如湯武之仁。然則李而下。世亦常有之。其說亦計數。猶不盡。師。今士之力。而今竟為今士。故。者何也。方會昌初年。議討。得。溫。招。來。下。河。北。諸。帥。不。肯。力。從。相。謂。武。未。四。表。者。河。期。用。兵。通。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武。陰。與。魏。通。借。一。驛。一。緡。以。為。功。生。食。還。足。今。請。賜。諸。軍。指。令。王。先。遠。取。河。州。何。敢。取。取。洛。州。王。先。元。取。河。州。李。存。位。劉。沔。取。河。州。無。所。取。勝。是。諸。通。分。鹿。而。強。起。奔。命。矣。方。魏。文。議。代。宗。然。獨。與。其。海。謀。之。大。臣。以。為。不。可。復。治。曰。聖。勞。亦。遠。時。不。可。失。為。主。上。無。北。意。今。上。已。決。奈何。上。之。聖。撫。之。曰。是。行。果。可。定。乎。治。曰。克。矣。但。然。諸。將。項。上。亦。有。其。意。也。

前。後。顧。慮。不。備。決。勝。使。不。全。舉。耳。雖。是。而。觀。嚴。敵。在。前。序。謀。在。後。則。死。之。危。倫。苟。安。之。福。卒。時。時。有。命。非。天。子。所。命。帥。之。術。也。天。子。言。討。而。人。臣。言。款。文。臣。言。戰。而。武。士。言。守。此。旗。子。服。冠。飲。之。義。耳。將。本。度。金。安。在。不。危。聖。人。決。智。則。能。者。之。義。方。亦。有。然。其。義。之。時。夫。豈。無。格。古。證。論。如。呂。公。之。規。元。也。李。軍。之。說。文。傳。者。哉。其。非。魯。珠。而。環。索。之。原。基。也。今。即。不。從。其。說。吾。運。籌。樂。生。軍。機。仲。不。殺。之。帥。一。鼓。而。繼。千。里。之。應。亦。必。分。布。而。北。箭。射。近。近。自。浮。橋。以。來。遠。諸。關。鎮。中。流。清。越。明。時。所。在。皆。

可。則。帥。使。自。取。之。故。孽。所。局。中。舉。軍。藉。十。國。五。城。拔。其。一。則。使。之。宋。去。則。中。還。可。覆。也。介。士。說。近。安。知。太。許。以。之。集。謀。開。通。則。可。仰。而。不。虞。之。則。事。從。此。敗。矣。成。德。之。趙。魏。將。之。趙。河。陽。王。宰。之。趙。魏。石。梁。之。趙。王。宰。將。之。無。禁。蜀。爭。戰。之。趙。失。之。無。紅。梁。趙。之。禍。所以。然。者。謀。定。於。帷。幄。力。宣。於。疆。場。處。分。逆。而。執。立。可。合。也。柱。收。密。間。量。重。寶。以。激。而。三。州。四。載。不。破。之。由。重。寶。以。為。漸。進。微。兵。太。難。軍。數。少。不。能。自。成。一。軍。帖。付。地。主。又。知。忠。不。一。戰。敗。亡。今。寧。歸。使。也。二。平。以。味。亦。多。殺。軍。軍。祇。將。廣。水。擊。廣。東。自。為。軍。用。壯。故。之。美。元。塞。大。要。諸。口。南。動。海。軍。亦。有。其。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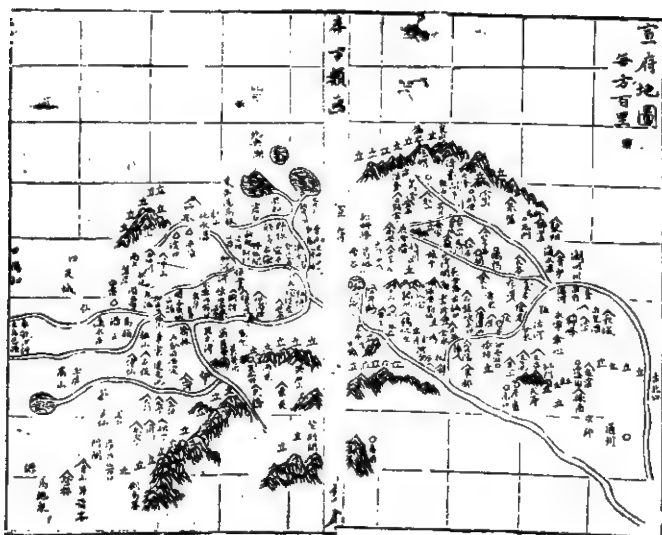
之。師。別。以。軍。軍。兩。道。精。甲。陸。路。徑。抵。滑。陽。而。遠。廣。之。勢。合。深。海。之。形。成。其。故。將。分。而。主。之。合。矣。難。而。用。之。事。兩。道。與。初。而。要。子。連。取。則。一。也。

附。女。直。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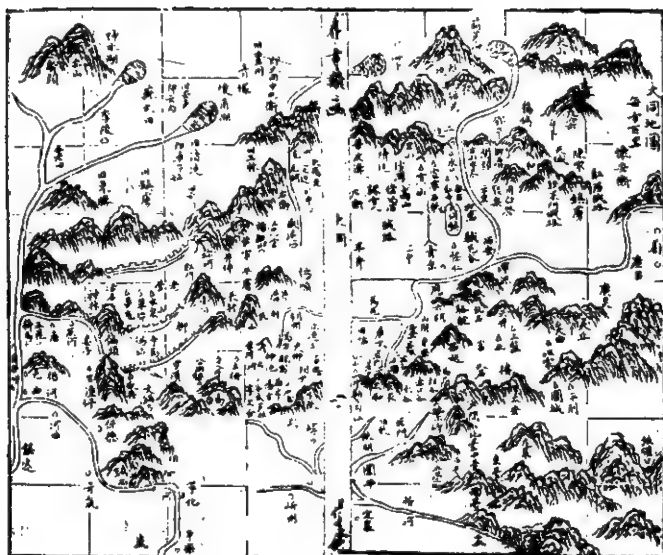
後。天。如。四。叔。兒。姊。亦。之。將。為。中。國。意。也。始。於。故。其。父。之。無。名。而。蘇。林。與。其。爵。之。已。重。何。則。教。誘。之。與。他。失。有。推。阿。台。之。功。而。并。戰。於。城。下。其。罪。之。不。當。甚。於。登。山。也。哈。赤。以。窮。虜。之。子。憐。為。國。施。而。封。之。足。矣。而。賞。之。以。龍。虎。之。事。官。使。得。號。召。東。方。羣。有。諸。邦。朝。廷。之。失。制。嘉。子。李。滿。住。之。駐。紮。子。河。也。往。者。董。山。特。

毛海而人死。武志往論李東出封爵。下屬之廣。李而
 不有其珠。而後來諸吏之苦。連上者。其死為言。永樂之
 間。楊木客戶奔達州。而滿位。附竟釋。不問後為。連急。一歲之
 中人。死者九十七。則如奴畜之為。急於今日。道有錄也。且免。秋
 之。王考之待之。也。其責也。與以體委之。食其。飲樂之。與之
 四門之外。食不通。於其味。聲不近。於先祖。而後世之為。連鎮大
 臣者。每以能已。重而利其財。戰其和之人。而畏其。陰謀之。害
 殺。無事。以上。而。不。現。以。連。若。陳。鎮之不。除。散。給。亦。而。屠
 僧。十八。獲。來。水之不。擊。伏。當。加。而。誅。實。使。給。連。等。五人。寬
 存。古。類。函。是。其。李。東。出。封。爵。下。屬。之。廣。李。而
 即。先。等。七十。餘。人。近。事。之。教。者。也。其。後。注。且。既。功。罪。始。分
 邊。方。之。臣。未。嘗。不。目。指。而。心。哭。之。而。繼。其。事。者。又。皆。沒。於。雲。頭
 而。忘。連。略。是。故。奴。畜。之。以。三。子。妻。卜。占。吉。而。取。其。地。也。帝。塞。欲
 娶。金。首。之。老。女。老。女。不。可。奴。前。因。門。以。納。婚。而。連。之。以。與。連。此
 間。也。事。終。於。女。子。之。間。而。禍。流。於。中。國。之。大。害。其。萌。芽。之。日。一
 通。事。之。力。制。之。有。餘。而。其。大。也。橫。江。之。二。百。里。鴉。鵲。開。之。七
 十。餘。里。盡。為。其。有。不。能。與。事。及。此。全。通。委。之。賜。天。下。之。財。而。莫
 可。誰。何。則。楊。錫。李。維。翰。之。罪。其。可。勝。誅。乎。或。曰。女。且。兵。滿。萬。天
 下。真。與。敵。昔。人。之。言。也。則。今。之。連。州。諸。夷。若。無。阿。骨。打。臣。無。特

平。胡。格。甚。人。也。或。又。曰。連。州。先。漢。者。漸。海。底。之。餘。孽。也。則。如。唐
 之。世。為。門。蔭。之。處。安。而。無。為。武。藝。之。攻。登。州。順。而。撫。之。其。亦。可
 也。且。狄。氏。雖。強。種。族。微。微。戰。咽。突。此。骨。之。首。始。於。有。宋。處。隆。之。日
 何。如。也。則。涉。險。險。然。足。者。豈。今。遠。不。可。致。乎。夫。亦。視。朝。廷。之。施。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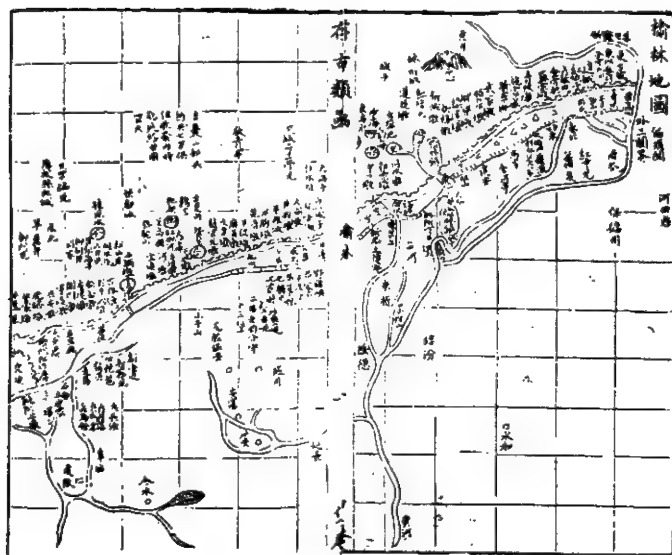


宣府考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為上谷郡。晉以後。命沒不克。唐置
四百餘年。我太祖盡徙其民。於開內。就其地為宣府。置萬全
都司。其地東據黑水。東北據獨石。西南據紫荆關。東南據居庸關。
西據懷兒嶺。西南盡順聖川。北據高山。西北據野狐嶺。
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懷兒。元。六。都統開平衛守之。置八驛。
東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一。宣。帝。三。驛。廣。寧。
自開平。與和。基。全。山。入。骨。曰。藏。此。驛。廣。寧。開。元。與。河。大。平。遠。
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無。事。矣。後。大。寧。縣。以。與。虜。興。和。亦。廣。
西。開。平。失。據。藏。寧。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事。地。三。百。里。土。木
之。度。獨。石。八。城。皆。破。雖。收。後。而。宣。府。時。重。矣。宣。府。山。川。糾。紛
地。險。不。分。也。建。將。信。于。地。鎮。是以。氣。勢。兇。圓。強。弱。易。守。難。去
東。師。不。四。百。里。鎮。鎮。所。寄。要。害。可。城。北。路。獨。石。為。營。一。路。以。難
他。處。然。長。阻。長。安。鎮。廣。維。拉。下。中。路。之。葛。峪。諸。堡。西。路。之。馬。營
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擊。處。主。馬。路。永。寧。四。海。海
及。龍。門。所。制。三。衝。獨。獨。之。也。而。四。海。皆。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懷
羅。兒。又。要。地。矣。若。曰。精。長。峪。城。鎮。遠。城。之。要。兵。宣。府。開。平。諸。軍
鎮。之。防。守。皆。茂。山。衛。軍。據。之。士。以。益。警。其。地。也。宣。府。之。要。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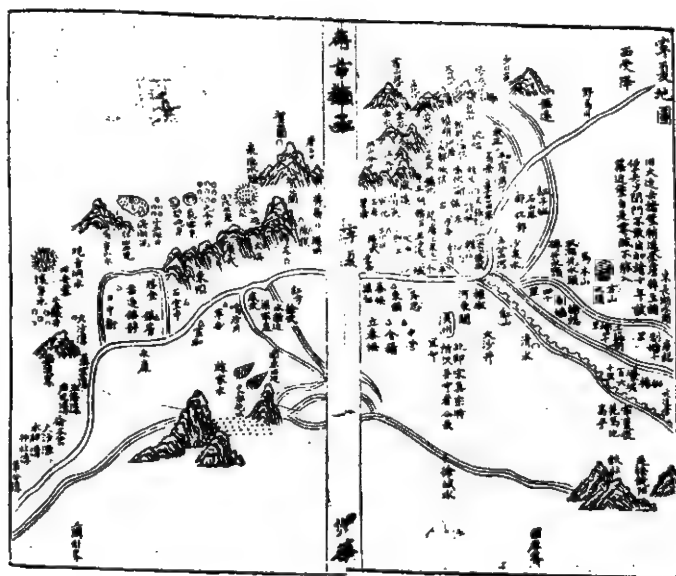
大同考

大同古云中地東至朔方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拓跋珪大同府分封代王分東西中三路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平虜皆稱要害蓋虜南北朔應諸城之寇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平虜西近老營堡虜無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大同鎮城而北空固舊為二寇拱衛鎮城以限邊夷後西邊俱遠虜至直抵鎮城發卒五營于二邊內為耕守特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國內地寇害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獲宣軍等特幸地亦可漸理三也高山深谷二堡若在城兩腋間實為東西虜衝要軍分駐則控扼之費將省之勢成矣此虜貢路側在大同弘治中許襄毅公進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遣軍往者數年音報尚李廣皆守雲中而給士卒聲軍吏無所不至虜遠斥城汎水草頓止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許襄毅巡撫之日歲占獲恭播克極謂道便死傷鎮人至今不忘焉今平日思撫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久無以宣其威不事者變遂因而為姑息必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思之不感驕悍之習何以取之哉然則臣守將須擇人可也



榆林考
榆林舊治榆林而棄米脂遷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舊駐紮入
標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還。虜得捷隙焉。咸化九年都御史余
子俊建議。徙鎮榆林。雙標屯。既據內地。遠安邊。堵東起黃河。
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標城。河套之口。內
廢壘。山澗谷。是曰交通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邊河軍士得耕
壯食。內益。以撫標團練之。利地方置。縣。維鎮焉。自虜捷。金後
遑。境漸。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而。里。沙。不。在。五
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皆。糧。始。仰。給。腹。裡。矣。私。山。中。改。西。延。慶
府。石。鎮。山。
榆林者。三府本鎮之稅。為折色。軍用始。遂有米珠罕注之說。愚故論
榆林者。志在芻報。他非所慮。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
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縣。改。從。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輸
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肅。邊。中。之。地。另。設。倉。場。每。年。糧。可。儲
畜。專。備。官。兵。之。用。倘。軍。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
或。可。少。格。也。蓋。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也。也
唐。晉。內。屬。縣。公。孫。三。城。于。河。外。火。糧。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
鎮。唐。晉。守。一。城。又。謂。當。復。守。東。唐。晉。鎮。林。東。唐。晉。可以。無。虞。當。時
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而。時。最。得。要。害。而。定。邊。鎮。花。馬。池。更。為

計制崇峻設險事有不密已者夫榆林也陰而防散將士使勇
 戰不肯冒勞呼為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
 更事材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
 三關考圖介大同榆林間
 偏頭寧武為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蓋黃河東岸東抵大同
 雄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塞
 舖之地要尤係焉以達官達舍多安其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
 受國恩匪敢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然性習尚在勢終與今故
 三關建城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黃河東北舊有東勝
 府古屬西
 城門大遠連和州平相連通為一境外隸內宣懷投偏頭
 城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七險任年東勝關平餘守
 三關亦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關平保次三關獨當其衝時無
 駐兵之虞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邊警屢中地每半受偏
 頭關遠近衝河皆套虜渡口從來難守無虞日保壁為難今
 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危十八隘口縱向朔陽口陽方口石峽
 口尤危河岸渡口雖同娘難太子娘尤危故今之意務惟在
 偏三關之險擇將帥置壯勇積薪糧以堅深入之門戶庶山西
 塞而後補七地無憂矣



字夏亦朔方河東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

漢魏皆都于此唐末胡亥李樂遷趙元昊相繼居夏世從朔方之陰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紀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遼寧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於他處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接賀蘭山而塞之地而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阿蘭山後虜脫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二百里北勢平漠與武靈臺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裡之路虜居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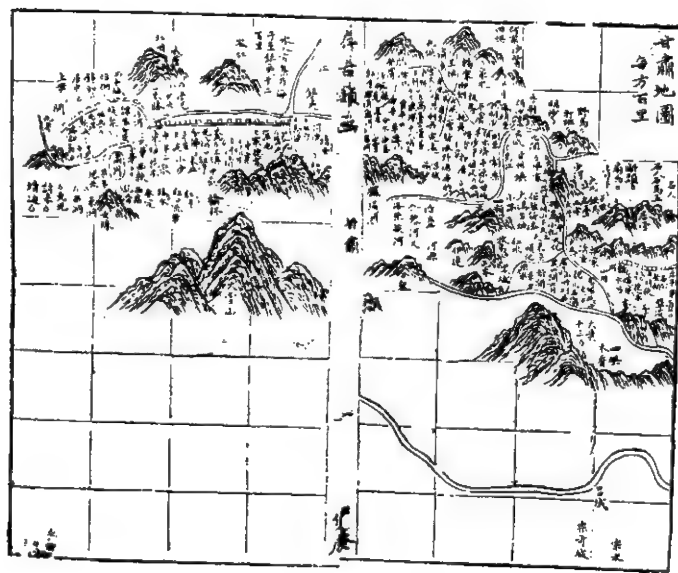
久爲僻陋。無寧刺矣。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
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爲教衛。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
處則由花馬。此之東入靈州。寺廣則清水。一帶是其境。
池一帶。遂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
得少息也。若花馬。此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泰進。
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橫機
相聞。其鉅柱泉。舊廢水草大踰。盡徙墩堡。此不惟
計東樓榆林。西樓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國原考

國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奎秀未曉。平國安會之間。得以休
息。所倫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大猷入掠之。後。遂為虜
衝。於是始設立州衛。以固封。甘肅四衛。據之。設總制遊參等官。
此第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通入謂之大門。
若稍力。堅守花馬池。則國原自可無憂。而前。台。海。至。清。虜。一。帶。
修築。又。在。所。急。益。分。別。勢。節。守。之。八。門。主。人。來。手。技。惡。以。為。
扼。制。不。駐。花。馬。池。則。國。原。未。可。急。也。時。一。知。黃。河。水。
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寧。諸。米。絕。於。前。靖。安。
得。言。顯。出。國。原。

會之閒。便為禍。謂兵防守。候在水。東而西。賄。之。卒。多。未。
保。豈。能。捍。禦。惡。又。以。為。不。泰。沿。河。之。堡。不。屯。戍。成。之。兵。則。國。
原。又。未。可。急。有。也。微。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國。原。
防守之。成。每。歲。凡。四。閱。月。而。剪。獲。不。為。之。虞。而。在。本。兵。額。內。充。
餉。之。何。其。不。苦。乎。小。益。池。仇。陷。舊。在。國。原。蓋。米。商。絀。納。實。
餉。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後。費。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國。原。中。新。
之。地。也。絕。皆。所。在。我。務。使。開。任。持。任。官。是。兵。足。食。之。計。孰。不。言。
之。體。權。盡。變。存。身。其。人。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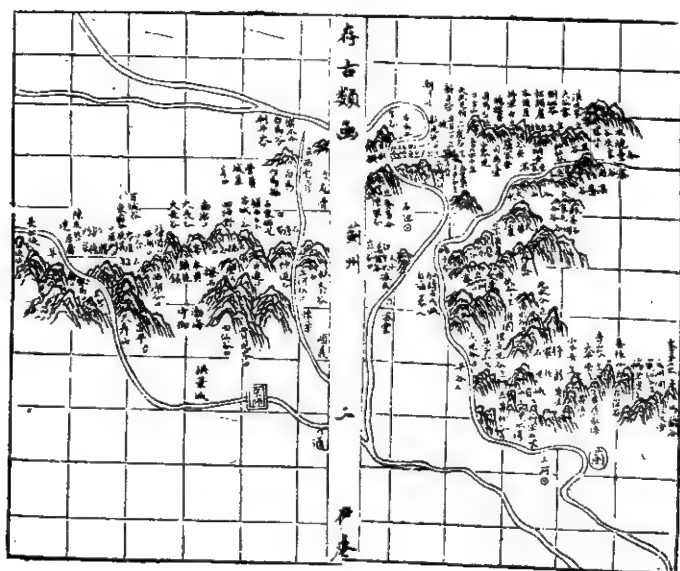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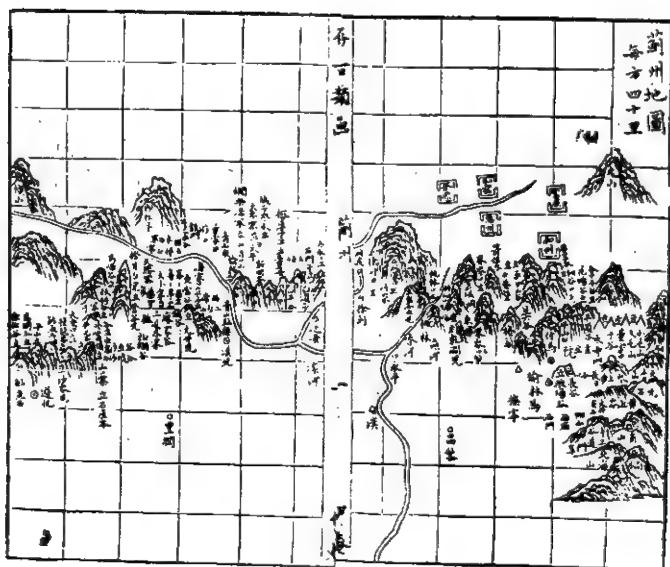


甘肅
通志

甘肅
通志

甘肅通志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開以斯勿奴右臂者蓋蘭州即
漢金城郡通川而西歷紅城子控銀州古漢六百餘里至涼
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肅
州即漢張掖郡張掖之西歷三山在焉向來要地也
甘肅州之西歷高臺鎮四百餘里至南州即漢酒泉郡南州西
七十里出嘉峪門為沙水赤斤苦峪以至哈密即漢樓
蘭與前四郡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孫勝下河西乃
以嘉峪門為限通嘉峪門為限自茲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
府古稱涼州
甘肅古曰涼中有涼州故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藏此
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險險延袤二千里西控西域
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詳且嘉峪門甘肅藩籬
番領綏國初封忠順王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慨復之議至
動業朝今之議者曰復城置商帶衛而守之約好與隣族
藉而通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也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棄以夷
視之也。雖必責彼寇惟昔犯順之饒納彼寇今日過貢之使施
恩焉廣以獎其謀使彼寇無就還而我謀有暇日計嘉峪門至
其則補兵關伍進兵則統其軍家而又榆林多步軍卒於慈棧

國初之盛。商等處。熟地。則就。趙充國。與也。四荒。地。則就。親
武。今。開。而。又。置。多。方。保。糧。餉。應。復。國。初。之。積。蓄。糧。餉。國
攻。戰。時。將。見。足。利。底。沙。等。夷。見。彼。道。好。必。漸。放。順。我。則。結。以
恩。資。以。固。其。必。從。之。處。亦。斤。斤。若。此。等。族。俟。我。安。妥。必。漸。著。急。我
則。率。以。大。義。以。排。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知。勇
是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仇。之。器。于。亦。斤。等。衆。還
其。技。力。足。以。長。諸。番。者。官。為。都。督。諭。以。姻。贊。協。心。之。謀。在我。番
當。應。獲。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使。其。部。落。以。實
宣。統。移。其。臣。主。以。司。軍。御。倘。彼。不。悛。再。四。侵。奪。則。除。害。絕。其。前
存。古。蹟。也
我。兵。聚。其。後。亦。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以
十。七。著。亦。不。難。為。略。容。思。矣



大史記
卷之六
地理志

荊州考
荊州左輔也。我太祖克復湖元，遷都古會州之地，建大寧縣，司荊州軍衛，而封寧王與遠東府，東而設遠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修明隘，公爲內邊。又皇帝靖難後，元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撤置荊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朔貢二次，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朵顏、朵失、朵思三衛是也。遼東宣府有朵思、朵思、朵思三衛，與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衛通乃命都御史趙存古領之。
省之而夷情亦異，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患。凡山前中守臣，則城花樓，蔽無事，遠望遠近，正德以來，部落既著，朵思、朵思、朵思順德、景隆、信安、花營、別陽、永勝、實把兒、孫、八、蕭、勤、務、結、說、遠、是、恐、嚇、中、國、參、將、陳、新、魏、祥、俱、以、重、兵、前、後、臨、境、故、三、衛、美、極、難、與、位、日、訓、諺、雲、花、鎮、難、獲、陵、從、宋、郎、後、門、古、北、口、潮、河、川、保、稱、要、害、而、潮、河、川、境、元、邊、最、近、道、尤、爲、危、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雖、曾、設、有、閘、決、勢、孤、難、守、誠、者、欲、塞、川、疏、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延、轉、下、通、流、水、上、傳、鮮、火、亦、一、策、也、喜、味、口、三、衛、有、道、積、深、岐、燕、河、營、太、平、營、馬、蘭、路、密、雲、四、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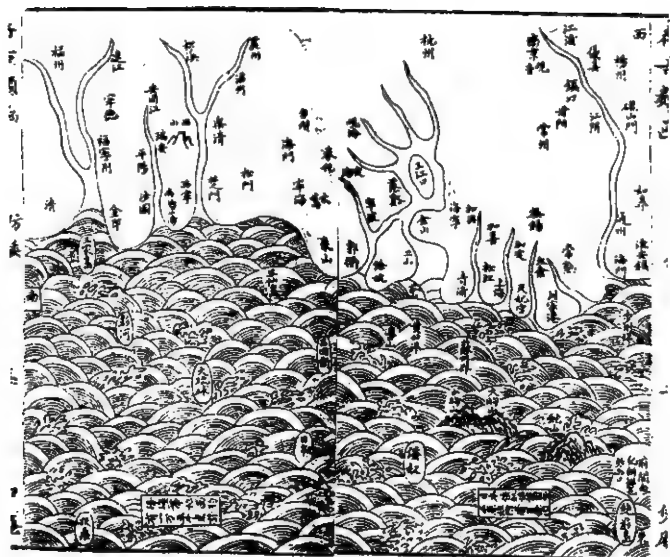
大史記
卷之六
地理志

蘇、相、援、虜、至、則、中、而、當、其、衝、燕、河、塞、相、輔、角、邊、化、三、也、遼、西、國、其、內、防、虜、當、大、捷、永、平、善、械、關、無、虜、患、亦、無、海、寇、乃、山、麓、林、木、以、阻、難、突、嘉、靖、中、督、撫、胡、守、中、新、邊、金、以、來、松、林、結、死、西、市、陸、慶、間、都、督、戚、繼、光、繕、障、有、力、官、官、以、不、諱、此、事、動、去、悞、矣、國、朝、設、六、邊、禦、胡、自、關、元、歷、興、中、大、寧、松、紅、螺、騎、獨、石、以、達、諸、塞、虜、自、宣、大、足、而、直、抵、甘、肅、勢、如、車、輪、首、尾、相、援、天、設、之、陰、而、創、造、之、難、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元、良、哈、越、順、遂、以、興、中、大、寧、典、之、擊、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近、守、錦、義、寧、前、善、峰、三、屯、密、雲、白、年、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右、受、衝、虜、寇、僅、僅、遠、之、謀、吃、傾、呼、諸、陵、亦、時、警、嚴、修、候、矣、夫、不、復、與、中、大、寧、引、軍、前、一、戰、地、耳、自、潮、河、川、善、峰、口、以、窺、虜、龍、則、深、平、驍、然、失、自、黃、花、白、年、以、窺、薊、北、則、諸、陵、震、驚、失、營、矣、茲、者、其、尚、念、哉、

沿海防倭圖

羅分茅公曰。四海會同。漢唐遠。駱
駱鬚杉踪。用備不虞。作沿海防
倭圖。





倭倭
 是地志略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休山島為居西南皆阻海
 東北隔隔以大山廣袤四而各數千里東北山外屋毛人國到
 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而備一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發落等
 郡約一萬二千餘里國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之道
 以州統郡所屬之國首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少者
 千多者不踰二萬至遼東遼縣間漸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經
 其鞍倭驛至京師
 倭倭人有後漢通中國朝貢始於光武之初年倭奴國來貢

[illegible]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德裕傳
 德裕字平仲
 相州人
 宣宗時
 遷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封文忠公
 諡文正
 德裕嘗言
 臣聞古之為政者
 必先慎乎選士
 故曰君親其大
 將用小人則亂
 今朝廷選用
 皆由宰相
 宰相用人
 猶如木朽蟲生
 臣恐天下
 將有亂矣
 帝深然其言
 乃命宰相
 凡欲用人
 須先察其
 行實
 然後用之
 又命宰相
 凡欲用人
 須先察其
 行實
 然後用之
 又命宰相
 凡欲用人
 須先察其
 行實
 然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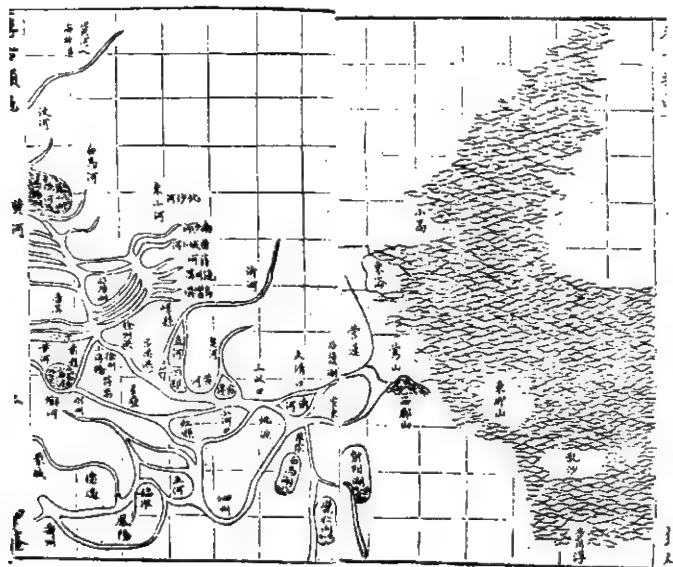
論乎北方利用陸宜廣開水田。漢唐兩朝為良。蘇秦張儀之傳。立
 即以材官胡林疎說之。莫不勝矣。湖海之民。利在通。一。松。引
 於有司。隨揚枕枕海上。來而南北。惟其所之。極。有。借。徑。呂。水
 以前。將。日本。萬。層。以。來。親。便。親。視。其。間。故。令。行。商。皆。禁。藉。口
 供。奉。誰。復。改。問。也。或。激。變。者。彼。而。傾。之。昔。或。勾。引。於。此。而。煩。戒
 嚴。或。以。優。為。害。以。舟。師。為。禁。此。亡。命。為。伍。而。傾。覆。所。謂。無。款
 之。名。而。有。其。患。者。也。橫。海。之。校。以。此。地。為。運。轉。方。其。無。事。經。年
 甲。而。飽。俸。儒。之。輩。卒。有。鐘。鼎。一。多。無。虞。東。其。飽。士。而。死。之。未。免
 致。經。而。以。驅。突。郭。甚。者。縱。後。獲。林。而。厚。分。其。棄。所。謂。有。戰。之。名
 存。而。無。實。也。
 而。其。功。者。也。
 張。天。如。論。曰。當。天。海。是。之。未。市。也。中。國。之。奸。商。利。其。有。而。不。其
 其。且。則。托。之。貴。官。以。為。蔽。而。給。紳。之。衣。愛。諸。商。之。為。其。重。難。現
 麗。臨。事。而。官。邪。然。不。昔。國。蕃。人。以。激。其。怒。而。氣。斯。作。朱。統。有。言
 曰。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矣。東。國。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
 之。盜。難。蓋。深。源。強。有。力。之。為。操。以。身。殉。貨。而。亡。計。國。家。之。志。也。
 然。以。純。之。情。才。主。干。即。此。志。而。有。殺。行。毒。虐。之。殺。賊。有。功。宜
 科。罪。當。死。而。趙。文。華。之。貪。冒。關。上。獨。斷。孤。獨。當。時。之。大。臣。重。足
 而。主。要。不。在。保。而。在。謀。此。賊。志。之。所。以。累。歲。而。不。絕。也。是。故。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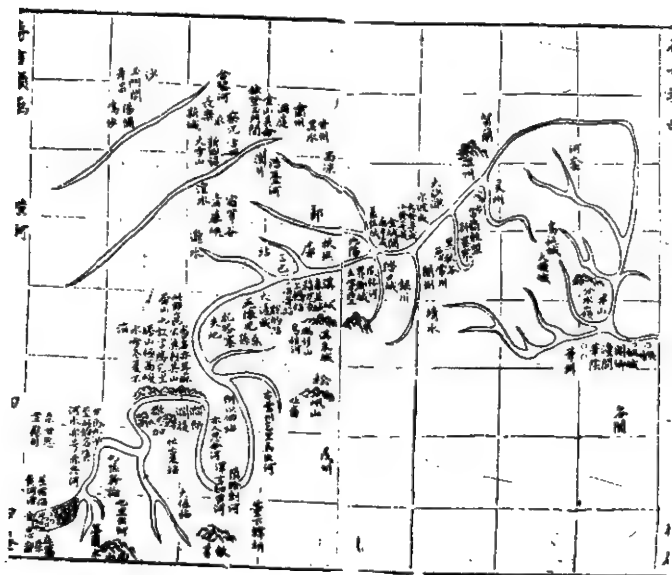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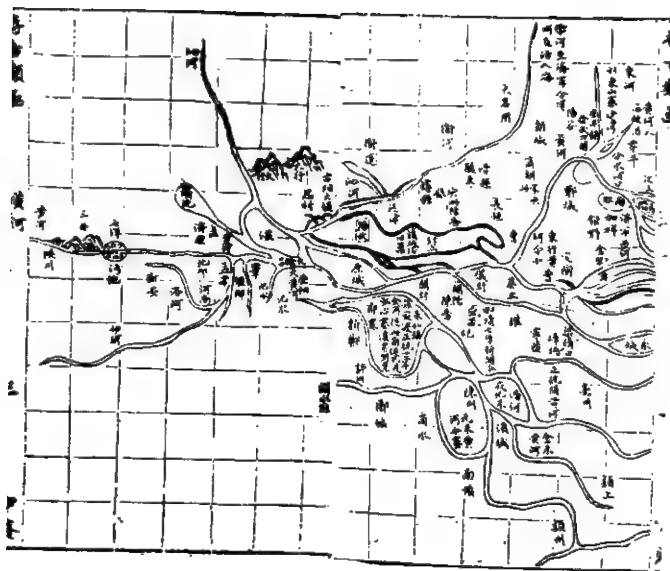
伊

程。命。將。葉。城。增。城。五。十。千。戶。所。林。海。上。沿。海。之。島。人。登。戶。實。堅
 漢。丁。宜。籍。為。兵。然。後。軒。民。皆。衣。食。於。陳。官。劉。江。一。提。而。不。生。他
 志。而。嘉。靖。倭。患。之。息。亦。如。侯。文。華。之。仰。藥。藥。之。先。事。始。創
 厥。創。之。論。當。其。忠。力。而。底。于。大。靖。明。手。操。逸。之。誠。其。事。主。于
 朝廷。而。不。主。於。安。夷。也。故。自。今。而。往。有。漢。海。上。之。役。者。平。寓。以
 為。無。過。于。俞。大。猷。楊。允。捷。之。論。矣。大。猷。四。修。倭。務。之。於。海。如。此
 風。保。森。然。今。而。不。必。其。名。陸。兵。此。所。謂。創。之。於。外。者。也。尤。紀。口。口
 海。起。之。數。中。葉。之。人。為。主。而。內。修。之。今。貴。成。於。有。司。此。所。謂。制
 之。於。內。者。也。不。然。則。倭。之。可。標。量。殺。之。日。強。於。原。未。有。止。此
 厚。者。顧。焉。
 正



羅文恭公曰。臺。既。治。宜。房。載。歌。沈。
玉。負。新。群。策。畢。效。作。黃。河。圖。





河渠
喜曰：渠河自積石至于龍門，禮曰：四清渠諸侯。情者，傷也。生其
名也。
齊國治河三策：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界，齊
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亦有所避，憂時至而
去，則海淤肥，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植水灌而居之。
港弱國其宜也。今隄防限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
所始也。今行上策，徒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故河北入海，此功一
也。河安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溝渠，早開東方

下水，說其狀，則開西方，開分河，流當國安民，與利除害。水
設有虞，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舊，勞費無已，致達其害。
此取下策也。
歐陽永叔曰：河水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淤高水
行，淤高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傷之常也。然遊流就下水之本性，
故河流已去，之道自古雖後，是則決河非不無力，蓋故通雖不
無力，蓋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雖通而水不能行，故也。
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豫，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律其害少者而
為之，猶食者多而利少。
歐陽永叔曰：正河防，記沿河一也。有險有虞，有塞三者，異焉。沿河
之流，固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游，固而深之，謂之濬，柳河之暴
固而視之，謂之塞，深濬之別，有四曰：生也，曰故道，曰河身，曰減
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固而導之，故道有，高有，平高者，平之以
趨，平高者，固而導之，不塞不濬，慮夫壅生，備諸生也。河身
者，水雖通行，身有優快，唯受水之溫悍，故快者以紆，開之廣
為岸，上善，前故優者以紆，樂之，故水河，紆水，故樂則以紆，水
任水，故紆，以是為急，治隄一也。有疏，築修，築，築之名，有刺
水隄，有截河，隄有疏，岸隄有紆，水隄有石，船隄，治一也。有疏

河海圖志卷之四

水有能屈者頭馬頭等其為地勢也推海潮之
注有用上石用鐵用草用木用鐵用石之方塞河一也有缺
口有豁口有口者已或河者為水所阻水退則
下子使水從口流出子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
北源也曰外
其古者惟後知其事之微昂低昂相舉
不學士燕曰中
常按時為其
萬里河何積
大徑而下為
他河之所分
至漢文時決
注江沅即个
運手堂居之
漢人於十來
成帝時屯氏
千夫齊南九
其古者惟後知其事之微昂低昂相舉
不學士燕曰中
常按時為其
萬里河何積
大徑而下為
他河之所分
至漢文時決
注江沅即个
運手堂居之
漢人於十來
成帝時屯氏
千夫齊南九

可也
其古者惟後知其事之微昂低昂相舉
不學士燕曰中
常按時為其
萬里河何積
大徑而下為
他河之所分
至漢文時決
注江沅即个
運手堂居之
漢人於十來
成帝時屯氏
千夫齊南九

利害昭然又可親已自漢唐平決不常雖以意謀至宋時
河又南決南渡之漢西彭城合汴河東南以入淮而之故
道又失矣夫以數千且滿輝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
海高無此理也方今河城金陵輪滑地幾千里志為巨浸
其若段八當惟河使其水南源後千故道漢導入新濟河令
其平水使之北而以其力則河之急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
隊則力全其散與爭鋒若以有分而為十則頃損又四十各
為一則全屈吳居河之要說輸此
丘丈莊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
而北而東宋以後遂分今則自西而東之南吳河之所至當以
隨之鄉或慮者焉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古今治水者要當
以大河為法焉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其南源之勢復合
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流之勢為世治水之法也今日河勢與前
代不同前代止諸河今則兼諸淮吳前代止疏陸其害今則兼
資其用矣既今河匯所赴之虞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故尤
文物之所會所諸中國之舉者也有非獨方鮮邑所可比焉可
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宋儒朱熹有曰為之治
水只是從紙履下手下面之水盡裁則上面之水漸淺國家

馬
之
說

馬
之
說

疏不借其地不惜其民沿河而流相地勢於其下通而東之地
據其便利之所此其河下之處徐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餘
支河之旁地增種稻之歲俾江南法創為時田多作水門引水
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淤積漸下引水於
河身之中去其泥沙或指而遺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
深是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湧出而河之波不致於陸
下有所納不至東流而河之委易通於海矣
表了凡曰周用書論黃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而北漸逼而來開
亦未見其害及乎要秋霖潦時至吐瀉不及震落衝散于斯為
害甚顯也
黃河
昔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
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故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決五六月之
餘亦乃僅以一淮受之歟其無難矣周又謂河之不安其流
蘇子時阿之環潞之修斯言誠為確論蓋古之潞水即漢
世之渠今江南之地水患鮮者以運多而水勢分也誠于河南
山東地面定其腰里先因疏通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
次因項畫為中渠而小渠大畧三年之中約年繞大渠會于
新河次年繞中渠建於大渠又次年繞小渠建於中渠其歲須
疏各國水勢其橫曲直各國地勢中間罕懈特意不通轉

中
之
說

馬
之
說

輸去處重現為壅塞出於潞水之開水勢則趨平旱乾則為
枯澁既定造成固解如武地特責其成故豈止可以平河意柳
亦可以興民利而濟運可省東南民力可節一地方有學
職相顧不謀機奔馳其終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惟其法于指
連固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是又所謂為武備于農功資人和
于地利者
張天如曰終有決河決川而無虞防壅塞之文漢人之治水
古人一陳而分川源流廢為枯者為近故柳材言黃河自小吳
之決乘高北流上流不怒不使一夫十年無患統之實謀也
存古訓也
黃河
自定之策也然因循至今同河東流之事復則之矣張氏之決
集臣欲功遷洛陽據海隅而議者以為地氣自南而北有天意
存焉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導河入衛息徐沛之患北京師
之休冬春水平滑南江入淮所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而河西
流壞盡人力耕之臨清以此修其清海使而沿運糧餉故疏
牆壁陵溝無不利置則三運可不懈而格而難冀齊豫之鄉不
易為富強此萬世之利也而度今之勢不能行若以保濟之
惠也歐陽之使南也是故德澤之建都東至于海而暨于河南
極長江北抵大漠盡天下之水無不為國家之用而四瀋之利

水合通豫而勿修諸水合會于淮而入於海其源遠故其合

平越水漲數千里綿綿之河不能斷其性常大秋水時至
六七月之浮雨而西北大半之水無不助河為勢激漫平上
二千里僅以開封大名臺縣邵安之而不開有崇山巨壘
之限封植治庸之固又何疑於今日河水決惟明日雖水漲
高家堰乎即萬泰王宗沐之策備僅能禦險運泰過徐馬二
無定怒河不能使何之寬緩而不恐甚矣河衛之不遇高
之難也黃河出自西崑崙省海自西而東合西流矣是北
諸境之水繞荒荒之南九折而入於中國蓋六千七百而過
其勢自高而下如建瓴然近雖易淤消諸水合道寬而淤
水合通豫而勿修諸水合會于淮而入於海其源遠故其合
愈多加以夏秋淫潦則其合益多故其源益遠而不可制
東臨之門所可破者哉故其所修必蓄壑而清淤積石塞者
使然也然自砥柱而上山麓相聯壁石州立大河盤水不
志自砥柱而下地平流易以衝決遠徙不常當允之時相
門水壅水壅不下懷山襄陵其時河患在冀州高受命首事
口號鑿龍門河遂自西而東使徙而北益自是荒隲之間
連兵南都遂隨河所之輒遷以避之是時河患在于豫州
周定王時梁山虞河遷徙於梁大厥故道漸移而東復移折而

東北自是荒隲而下多河患矣漢塞子桑官亭通河北
行而梁越之地復寧然自是東決于平原北決于清河常不獲
秋歲之安則河患在兗冀齊惟東運通河不為害哉情之
說者不周矣宋時南決陽武北流運通而河又分為二
一入海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時河患在豫徐蘇淮
僅決河之少耳耳未甚害也自金宋決入海河以合行惟而
國用費者許復排河入淮夫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也其
患安許而不甚哉洪武中河自正陽入淮自海口合淮時
則河患不鮮誠而運通固甚無恙也正統間河決張秋治
再決張秋運道遂奪時則患在河北矣嘉靖初河決滑運至
年而決徐沛運道阻時則患在河南矣隆慶間河決邱縣
水行於田廬故道漸為平陸至民藩精無居運紅四絕無跡
而後又淤塞衝決乃夷河為陸廷陟鄒邑據所獲守靡不周
子河流受東清股後進嘉靖間北直上言河自汴而東鄉
圍隄在馬王泉所鑿天下之根本也而則通惠河在馬濟江南
數百萬之粟以實京師天下之咽喉也故方欲引而而既防其
有決通患之患欲障而東又防其為陵寢之患是以河在于國
則向不可使賊風西北不可使牙濟排惟西懷孟梁宋北入徐

水經

卷之

焉斯為萬全而河之性不可強也然則為今日計者宜得趙皮
 寨河之通以入淮而水之由孫應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枝其
 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決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小則河以漸
 制既不至為凌寢患而清亦可通此先治上流者一計也應之
 安東其於畧與新其等以金河庄准必不能容與新安之淤
 而特勢所必至此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萬曆十四年河決
 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獻賢曰決源頭為第一封土原武長
 堤之大柱集毛家口茶城又報崇禎十六年新決口已塞於者
 漸通十七年復決雙溝郭家口于是郭謀趙皮寨至李營商口
 春全賴焉

十三

其

水經

極涉奇蹟七十二運之水由泗會河而達於海者也今呂宋
 崇已廢于是河漲而彭城坐困矣河阻則淮停而又阻以高遷
 堤以強指致洪澤等湖後逼為一于是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
 不北出勢必南注故每遇秋都督塘國家揚善處水浸而南
 則潰決決生民貽危矣是原之難惟楊之陷用病在淮之停病在
 河之淤河之淤病在海口之壅不彰明較著我惟於三又鎮聯
 公廟王家營范家口等處另開大河由淮口而注之海所謂治
 其本也河水既分則淮無漲患又盡決張橋之堤大開清河之
 口而使之出所謂治其標也標本並治病有不廖乎斯口又決
 春古廟焉

十三

其

強而行之。故河之。源。因而。決之。謂。決也。嚴。用。號。法。而。河。源。未。
 嘗。教。矣。去。河。之。財。同。而。決。之。謂。辟。也。嚴。用。路。法。而。故。通。疏。其。
 矣。抑。河。之。暴。同。而。決。之。謂。塞。也。嚴。用。塞。決。口。而。暴。溫。如。故。矣。
 治。而。親。明。故。者。暫。也。不。治。而。河。安。國。者。幸。也。

古今類事

黃河

上四

黃河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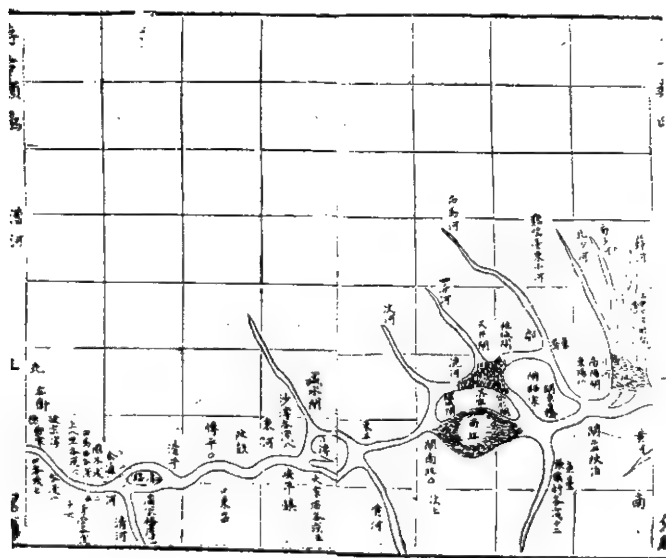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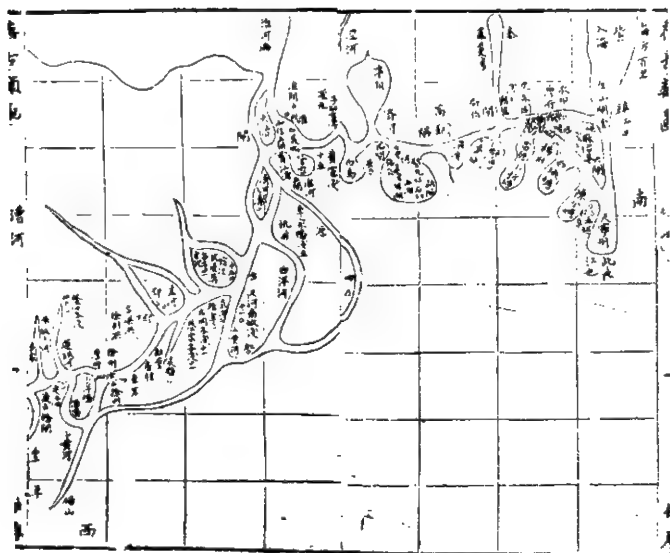
羅文恭公曰。本陸紫紆。漕卒歲。疲。
 儲峙孔艱。
 國用攸賴。作漕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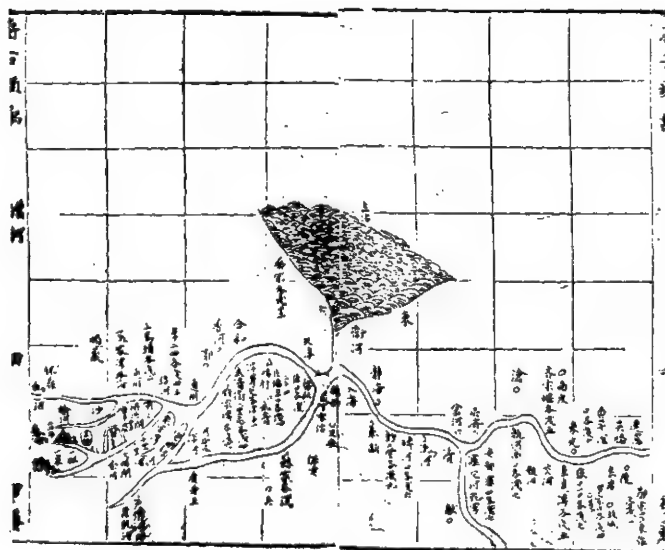
漕河圖

古今類事

漕河

上四





清運
 禹貢冀州。石碣。入於河。兗州。浮于濟。運於河。青州。浮於
 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清運其於。蘇。平。左。傳。
 秦。饋。粟。于。晉。自。雍。及。涇。其。開。漕。于。楊。自。江。達。淮。皆。不。過。一。時。之。
 役。自。使。秦。攻。攻。勿。奴。使。天。下。罷。罷。稅。粟。起。于。青。徐。卿。負。海。之。
 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
 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郡。城。郡。方。轉。漕。惡。遠。其。臣。郡。苦。將。謀。開。漕。
 渠。引。渭。入。河。為。緣。同。粟。多。而。漕。於。不。得。不。得。也。

兵此運常關與宗廟社稷之數十分不費一分所感者
 常在用兵唐都關中高祖太宗時歲清東南之粟不過二十萬
 明皇以來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關中初李傑為水陸運使入
 運使宋用韓休為東道之使如河北諸路皆無賦稅不領
 於度支如江淮為亂所用尤多鐵武天統之開歲遣兩河
 諸鎮所以全倚江淮之粟裴耀卿議分兩道一道自江入淮
 自淮入汴一通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並代宗時劉晏
 領漕政即置利淮偏分吏督之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
 河陰河之運積滑口渭船之運入至太倉德宗時江淮米不
 乏矣

至六軍之士脫中呼于道韓滉運米至德宗父子置酒相慶可
 見唐人倚辦江淮如此其為盛唐時清運大率三節江淮是第
 一節河南是第二節陝西到長安是三節而江淮通切然京口
 又是諸都咽喉所以德宗由漕運致位特相李琦因漕運飛
 揚建尾以至作亂然漕運常用于贍軍長運漕費者若干安卒
 加免若耀卿治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需于倉以特別無
 常運之困屢漕運失皆出官倉而在備之倉取諸獲利則無加
 免之費而法誠便至今可用宋人以東南之粟轉往真楚泗
 三州之倉江船之入且此而止所謂江船不入汴也故入夫無

留滯之患汴船諸三倉漕米輸京師所謂汴船不入江也故船
 隻無覆溺之患其後幾道使權益重更齊因之受祿而江汴之
 舟舍雜混將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者漕事大弊矣元建
 都於燕自濟州四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海而海口
 沙漲復從東阿陸輓至臨青入御河又開眼萊新河以通海道
 勢費不貲少有成功伯顏始創海道新渠江萊淮粟三路入海
 以達京師至萬戶所三歲運四萬餘石後至三百餘萬石與濟
 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輝等有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決
 絕燕丘屬深衛名為通河決水自古東北入海引之使南接淮
 存古新運

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皆溢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
 十萬終元之世海運不盛廢也高皇帝定鼎金陵為東南財
 賦之所都引江帶湖軸輻尾銜鱗次進故其時芻蕘充溢編組
 之詔歲下西軍國之用沛然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陸漕艘輸
 京師大艱難其設法轉運務利便無重困吾民成祖得天
 下形勝都京師去江南已遠百司庶府衛之編氓一仰漕于
 東南永樂初運道一由海達直沽陸一由淮入河輸揚武入于
 衛由衛入白河抵通州運無水陸為勞費環文皇帝命三部
 尚書宋權董其事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柳決水無東流全盡

入南莊湖南莊者遼河之右也。張河遼海。聖古河。其城柳
波水入南莊。南莊而中。分十之四。南流以爲徐。分十之六
北流。達臨清。柳城。下增縣。湖以故。開。徐。自分。永。至。臨。清。
地。降。九。十。足。爲。開。十。有。七。而。達。于。海。衛。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
十。有。六。又。爲。開。二。十。一。而。達。于。河。淮。於是。會。通。既。通。淮。浦。底。積
而。南。北。之。通。越。是。時。平。江。伯。陳。琰。理。清。河。事。琰。疏。清。江。浦。引
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海。之。險。淺。永。州。儀。真。二
縣。接。湖。之。壘。鑿。徐。品。二。決。之。巨。石。平。水。熱。行。節。縣。昭。陽。濟。寧
南。縣。高。郵。甯。湖。長。堤。以。當。巨。潮。漸。泰。州。白。塔。河。以。通。大
存古顯函

陽。即。瀾。者。昔。之。而。操。改。作。不。知。河。非。成。祖。意。也。特。因。元
故。耳。胡。元。馳。車。驟。馬。必。道。寬。徐。故。於。必。衛。通。接。漫。不。加。察。比。聞
武。勝。縣。紅。利。口。故。沁。水。入。衛。之。處。柯。距。二。舍。而。近。魏。縣。通。流。所
費。無。幾。限。以。斗。門。勢。則。順。之。南。入。河。旱。則。約。之。東。入。運。舟。行。無
阻。魚。貫。直。前。果。不。盈。剗。人。不。守。候。輪。於。之。苦。可。救。燃。眉。若。決。除
隄。防。故。河。北。魏。陳。成。祖。之。議。復。神。高。之。制。崇。世。威。舉。運。運。國
便利。而。又。不。獨。操。漕。也。無。事。有。奇。功。者。奇。楊。所。伏。一。舉。事。而。燕
齊。兩。周。盡。集。命。馬。利。客。開。旱。天。下。是。在。當。事。者。無。計。而。行。之。耳
夏。兵。仲。曰。今。者。漕。日。涸。而。河。不。治。清。治。者。漕。流。耳。思。深。于
存古顯函

神聖
先賢
神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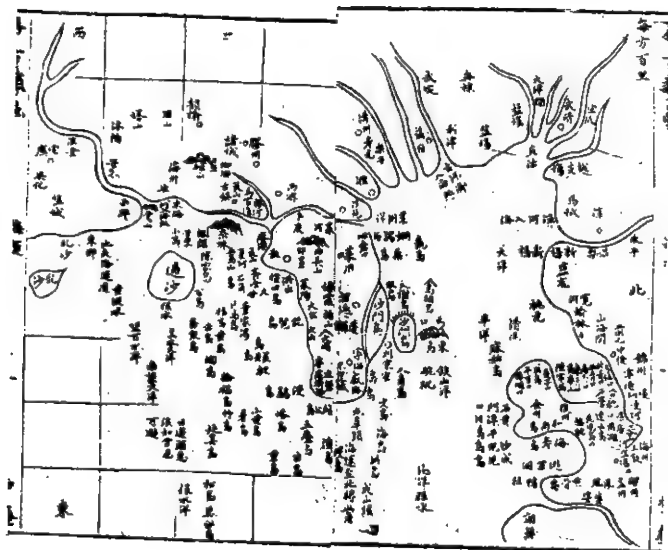
長石之通，雖之使，清與河，各道，則津，蓋安，治河，蓋易，公，夫，河，之，為，新，格，有，神，故，治，之，者，非，用，智，不，可，舉，十，斛，之，舟，而，力，輸，之，此，拙，道，也，故，治，之，者，即，當，用，愚，今，昔，為，場，為，壩，為，堤，為，堤，堤，務，務，用，愚，以，治，河，而，治，清，者，衆，源，不，竭，水，門，不，堅，墮，廢，人，工，望，雨，澤，之，時，至，而，已，此，為，易，其，道，故，亦，而，築，而，不，治，在，開，清，不，利，河，由，故，道，則，自，制，伏，而，泥，者，難，之，以，為，波，水，清，耳，苟，失，河，之，助，則，傾，決，之，水，不，足，以，潤，稼，品，之，少，然，今，者，徐，呂，咸，廢，矣，二，洪，雖，斷，于，清，未，損，也，然，則，何，不，使，河，之，而，之，其，使，而，此，即，挑，省，之，間，河，流，斯，絕，別，穿，清，道，以，行，舟，無，不，可，奇，而，者，加，河，尋，古，難，矣，
之，源，謀，者，斯，子，非，之，謂，亦，穩，墨，勢，難，濟，燕，大，石，所，立，聖，之，不，入，苟，欲，就，之，非，三，百，萬，不，可，乃，者，沙，已，滿，泥，費，僅，二，十，萬，假，今，穿，石，禁，一，百，二，十，里，俟，河，流，絕，則，穿，渠，十，里，苟，得，心，計，之，佳，動，力，佐，內，費，亦，不，大，錫，而，使，治，河，者，蓋，得，順，野，社，不，通，河，性，以，求，利，河，之，石，費，慮，可，減，十，七，何，憚，而，不，為，此，即，曰，河，沙，已，散，清，決，不，時，河，決，之，所，民，也，其，愚，則，奈何，臣，開，河，不，難，決，賴，有，先，鐵，蘭，陽，之，失，數，年，之，間，決，井，皆，黃，徐，之，決，也，水，流，城，中，除，五，尺，然，則，何，伯，此，告，人，謀，不，藏，即，何，得，以，罪，河，苟，驗，河，所，致，難，宜，其，民，以，待，河，起，宜，少，息，買，讓，六，上，策，于，今，亦，利，佳，謂，治，河，宜，易



者也，治河之費，省而富國，乃以向，源，則治清亦易，夫清有六，白，源，不宜，治，清，不，必，治，開，清，僅，少，治，漸，清，宜，開，治，所，為，獨，湖，清，耳，河，清，耳，藉，事，今，獲，五，海，時，常，清，則，湖，清，有，治，遠，事，河，清，不，獲，用，則，好，用，者，率，有，則，之，水，非，不，測，之，源，也，唐，清，泉，源，治，從，開，漕，宜，通，行，無，害，臣，所，謂，以，愚，道，治，清，而，清，易，要，者，此，也，難，然，河，泥，濁，易，淤，清，取，道，一，耳，慮，易，淤，即，又，奈何，臣，以，為，舉，臣，也，種，之，策，而，國，當，不，專，賴，清，河，之，淤，也，河，有，淤，治，之，東，河，源，而，益，之，水，之，刷，沙，有，餘，力，即，治，紅，鐵，衣，無，所，用，之，矣，故，治，河，得，其，道，即，節，省，金，錢，之，策，也，惟，
清，道，
陸，下，急，舟，之，母，戚，
尋，古，難，矣，

海運圖

陳芝臺先生曰。河決惟賴隄防。而海
運。則風可慮。淤膠。業則海運。可達既
治。開新河。各通海潮。達于安東。則膠草
宜。無不可。開者作海運圖。



舊唐書

四

不

秋

使人所
不為也
不為也

況今延袤海濱，沙民漁父，產戶獲徒，鼓柁爭趨，風濤中而
不覺者，豈少乎？以強漢之盛，尚以勾股望遠，近以雲物占候，惟
亦海人之常事，不誠於水之征，無明者為條，使宜乎。言海
道之不便者，曰：大侯稽天，封夷司命，洪濤激石，駭母驚濤，利難
動乎死生，性迴厲其深淵，腰膝之浮沉，眩目六疾，遺生遭深
難二，結其絕，飲瓶茹蠟，旬月難支，虞此集也。文海深漂，鳥嶼
錯立，猶此則危，焦嶼近而水峻，潛砂小，艱長麓，一或不戒，
米珠腹錦，珠璣，也。題閣，漸尚多墳路，越成山，必整膠，策盡諸
斯石，屬同成，麻，海，難，飛，也。通看寔繁有徒，接麻，嚴，
得，今，非，族，類，食，肉，菰，皮，坐，視，瑞，子，忌，其，八，母，事，固，不，同，矣。

今事
之

水利
為貴，為教，上。隨山列本，莫高山大川，九河既通，三江既入，九州
使同，四隩既宅，周官：遇人，生澤，涵，十夫，則有溝，百夫，則有洫，千
夫，則有澮，萬夫，則有川，總人以澮，蓄本以防水，以澮，澮水，以
運，物水，以到，舍水，以澮，澮水，則為，惟行，所無事，而周公以利為
本，其功不可及矣。後世若孫叔敖，起於勞，而楚受其利，文翁穿
滄口，而蜀民富，魏史起引澮川，而鄴邑大治，鄒國開經，梁而關
中沃野，於是李冰壘離堆，于成都，番系引汾水，于清，坂，白，公穿
涇渠，于谷口，倪寬作輔渠，于大，隸，郭，莊，通，涇，渠，于，長，安，莊，無，壘
存，古，灝，西，水，也。

魏晉於鴻，河，召，信，臣，建，銘，虞，于，南，陽，蔡，弘，平，佳，翁，于，內，郡，為
孫，解，絕，湖，于，會，稽，張，閭，主，曲，阿，于，丹，陽，劉，義，欣，治，步，陵，于，壽，春
裴，延，據，祭，泥，渠，于，燕，郡，李，蒙，稱，引，雪，陵，于，江，都，裴，祥，決，白，渠
于，雍，州，孟，簡，開，孟，濟，于，延，陵，阮，仲，淹，築，海，堤，于，通，泰，前，人，之
蓋，有，足，多，者，矣。然，天，下，之，勢，當，同，其，地，而，利，享，之，太，山，引，于，汶
水，東，海，引，于，鉅，定，汝，南，九，江，引，于，淮，潁，多，滄，渠，引，于，河，九，河，濟
渠，引，于，海，是，已，至，于，河，之，徑，幾，于，天，下，又，為，百，濟，之，要，區，故，其
衝，決，之，勢，為，甚，海，之，會，納，于，下，流，又，為，諸，水，之，附，故，其，泛，溢
之，勢，為，甚。國家，王，統，十，三，年，河，決，榮，陽，弘，治，二，年，決，金，龍，口，據

秋而水通南竹分爲二派連捷決黃潤諸口則河流不可
不慮矣天順二年海鹽海鹽成化二年溫兩湖十三年溫澤
後復通泰蘇常數郡崇禎元年海復溫兩浙而元人故堤
漫漶盡則海禍不可不慮矣

東南水利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兩雅吳越之間有巨區蓋鎮常蘇湖
上郡之地中今太湖而東南漸于海上愛杭暨歙天目諸山之
水下自三江泄焉故禹敷土方決三江然其委勢而平之也自
漢以來咸復其利上築溪陽之閘今木綠林五堰以苜其流而

東決于震澤故有吳江抵華亭青龍今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
八十里之遙而上流既通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其勢
得不平也唐宋高麗復身不由宜欽此入向將乃兩五堰阻格
官中決以分陵九陽故都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

矣生宋慶曆二年李為卿又議太湖八十里為潯而中載之使
潯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宋亦愈通湖潯既開則去者
後縱其勢為將不致乎單錫嘗言之有五堰以主湖潯猶之一
身也五堰則首也則潯則咽喉也百濟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潯

道太湖之衆流則鹹鹹也吳江則是也上廉五堰之閘

下有江岸也阻是控其手足塞其衆發以決其口沃而不已則

腹滿而氣絕矣國家永樂二年夏元吉自范山開下其

吳江以達劉家河而泄吳江北去之水自草澤開黃浦翠三

以達范家浜而泄吳江南之水至于湖潯之閘則通不為意

正統六年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壅辟成田因猶不奏是

知漸壞不去終非利導之經三江不塞終非底定之本哉

西北水利

徐貞明曰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蓋聚之則害而散

之則利矣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古昔咸時則國分布雲井而田

疇達于潯達于海達于海達于海達于海達于海達于海達于海

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壩也其古以為利而今以為害乎且東

南之民爭流于尺寸之間何者從固利之也潯水利于南而

南為北害外必然之理也南方之民故築而耕飽暖而獲益恒

與兩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獨明詔風伯而雨雨降時一為以一

潯澤為快乃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獲之時少雨其多于南

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多稍為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

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枯槁之聲數于

郊原地勢使然也。至如泰山之湯泉溢地而北。河之支流。平
 地而平。其于西北尤為易。地東南瀕海。歲多風。孟海之勢
 捷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使而鮮湖之患其難易又
 判矣。奈何。目為荏苒之場。而棄之。不田于西北。在三代歲時
 霖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渾水。既都。以當秦關。鄠
 園渠汎。歸南之也。四萬餘頃。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
 浼灌。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紐水。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洸水。種桃橘。而秋苑並塞。之民。將以
 興業。虞翻復三郡。激河凌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
 存。古新西。水利。
 時。溝洫通于列國。水之為利也。宏覽。秦漢。禮其利。今以下諸
 子人。與其利水之為利也。真。蓋。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
 者。存。漢以前。惟馬。餘。開。鑿。湖。而已。然。未有。開。也。即如東南之使
 三吳。稱。在。高。青。揚。州。之。域。厥。生。塗。泥。厥。田。下。而。已。漢。之。時
 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
 杜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錫。鑄。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
 富。則。文。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于。天。下。夫。東南。地。利。蓋。而。而
 北。瞻。廣。原。有。山。麓。今。國。家。高。金。鐵。之。時。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
 東。向。之。民。爭。附。于。策。穀。之。下。誠。勞。未。安。集。于。其。間。則。民。聚。而。利

無不興矣。夫水利之法。高則開渠。平則築閘。無閘者則激。取緩則疏。
 引其水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效。力。當
 先于水之源。則疏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泥。澱。之
 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滑。丹。之。下。流。而。真。定。九。澤。池。所。不
 衡。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于。其。源。之。故。也。若。背。身。有。人
 多方。招。募。使。秦。乾。上。流。背。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
 而。使。其。以下。水。患。亦。殺。矣。

存甘新西

水利

五

子

存古人函目次									
一卷									
君前									
君德									
德行									
言行									
無逆									
保泰									
敬天勤民									
存古人函									
法祖									
聖訓									
語今									
聖學									
治道									
古今圖									
治序									
治化									
治績									

治法									
時政									
蜀教									
寬猛									
政教									
賞罰									
剛武									
仁暴									
謀斷									
存古人函									
孚信									
泰交									
納諫									
聖謨									
國流									
教世子									
宗藩附									
臣職									
輔導									

進諫	官箴	臣範	臣鑒	宦官附	交友	官人	史記	考索	存古人語	舉薦	勸解附	學校	選舉	理學	性學	學修	戒慎	介操
									目									
									五									
									書									

德行	德符	經傳	易	書	詩	春秋	禮記	朱經	存古人語	論語	孟子	爾雅	諸子	書籍	諸文	諸經	文章	詩
									目									
									五									
									書									

賦	字學	禮樂	典禮	朝儀	祀典	郊祀	郊社合祭廟	封禪廟	命計	朝廷聘享	燕飲	養老	冠禮	婚禮	藉田	子制	樂律
---	----	----	----	----	----	----	-------	-----	----	------	----	----	----	----	----	----	----

律呂	郊用	出入	節雷	財用	財賦	粟祭	土田	戶口	存古人龜	徭役	徵令	屯田	益法	馬政	錢法	身法	茶法	胥傳
----	----	----	----	----	----	----	----	----	------	----	----	----	----	----	----	----	----	----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書曰若稽古帝克曰於戲無不克也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吾將古帝舜曰直棣棣于帝濔濔之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佐之華可舍哉又有高拱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仲虺諧曰王德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福利心垂裕後世伊訓曰堯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情檢身若不及以至于

傳曰夫樂心好德也心好德也和之謂義以處之以下當禮以行之信以守之守之德實仁仁以屬之屬之居厚而後可以駐邦國鎮安邦國也也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以德為主德爲金石又曰善德而處處行實德不失民民度不失事大度爲親而事有序又曰心樂則義曰庶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猷曰類教樂不荒曰良賞廢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而從之曰比比廷傳天地位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聚天棣子孫賴之

易曰乾望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者中正衆人之所
 君子之歸也中正天下所以觀也
 無咎家曰觀我生無咎也
 君子之行委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也書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
 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又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洪範曰皇建其
 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凡厥庶民無有彊朋友無有比德惟聖作極右子曰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時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未
 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無替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

此言 順之計謀定命達順底告教模威儀建民之則○風興夜寐此言
此言 不愆不昧鮮不為則春秋傳曰凡物不足以謀大事其材不足
此言 以傳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得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執
此言 量謂之執取材以彰物來謂之物不執不物謂之亂故亂政亟
此言 什所以敗也○君人者符昭德靈速以昭昭有官猶懼威失之
此言 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文路黼黻大羹不致樂食
此言 不整昭其德也○衣冕黼黻帶裳幅舄衡純袷袼昭其度也落卑
此言 釋紱整厲游繩昭其款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
此言 章也此言 存古訓也此言 物也傷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修而有度
此言 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資之以昭昭百官百官於是乎
此言 戒懼而不敢易紀律○禮記曰主愛自親始教民務也主教自
此言 長始教民順也○祀子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
此言 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
此言 也材符所以教諸侯之義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此五者
此言 天下之教也○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責志貞
此言 教尊仁以子愛有矩度教於已以服其上矣此言 古什

此言 禮記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
此言 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政恭○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
此言 出如綸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
此言 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
此言 爾止不譽于儀○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
此言 終而行必稽其所蔽○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
此言 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
此言 美而小其惡○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居其室
此言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過者乎○詩曰辭之樞矣民
此言 之治矣辭之樞矣民之莫矣此言 辭樞而樞則言必以先王之
此言 道所以民無不合而安也此言 存古訓也

禮記卷之七
祭統第十
天子之祭
以八孟春
上辛郊禘
五帝之祭
必先養民
而後天子
始行

禮記卷之七
祭統第十
天子之祭
以八孟春
上辛郊禘
五帝之祭
必先養民
而後天子
始行

禮記卷之七
祭統第十
天子之祭
以八孟春
上辛郊禘
五帝之祭
必先養民
而後天子
始行

禮記卷之七
祭統第十
天子之祭
以八孟春
上辛郊禘
五帝之祭
必先養民
而後天子
始行

禮記卷之七
祭統第十
天子之祭
以八孟春
上辛郊禘
五帝之祭
必先養民
而後天子
始行

禮記卷之七
祭統第十
天子之祭
以八孟春
上辛郊禘
五帝之祭
必先養民
而後天子
始行

國大人虎從其文炳也。特遺珠。其章金玉其相。揚子曰。聖人之
 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夫口而成言。律華而成書。昌東萊曰。盛
 人之文。與天地並。崇以元氣之機軸。斷以陰陽之斧斤。雖以江
 漢之波瀾。擬以雲漢之黼黻。日月雷電。萬衝於華。卻波鉤管。米
 莊筆端。自伏羲畫八卦。而天地之秘蘊。英壙嶠之皞。放蕪如
 在解縕之句。美溢闕存。潘蓋有銘。武凡有訓。成王佑屬之詩。周
 宣漢陽之鼓。石鼓其位天緯。地間與造物俱遷。予思從者也。漢
 高過沛宮。而鼓大風。所恩者猛士也。武帝讀后。而詠秋風。應
 漢前。唐李山。崇武十行之說。或足以接遠人。而聖帝英烈。劉之
 實無以於典。孔在唐則太宗有帝範之作。凡十二篇。宮體之詩
 太宗作字。休休使食世。相和。何遜作。作。與夫玄宗三
 集之集。作正。三集時。高要脫沽之論。周而作。德宗君臣之詩。此
 字。無補于游通者。在宋則太祖有孔範之贊。太宗有韓偓之詩。
 真宗作者。臣論。示。則。著。衣。衣。仁宗出範筆論。示。后。生
 紀觀文。集。列。王。而通鑑。則亦于仲考。此。則。會。指
 高。則。記。於。高。宗。意。之。字。據。據。多。成。功。何。在。雖。之。技。而
 已。載。太祖高皇帝天啓黃馬。祥羊成文。可作大始。以別君臣。

[illegible]

南齊書
卷之六
天監元年

詔令
○后以迄。今詣四方。○重要以申。命。君子以申。命。行事。○九五漢汗其大。○同。聖。有。謀。訓。明。微。○但。漢。洋。嘉。言。孔。彰。○俾。萬。姓。咸。同。大。義。王。言。又。曰。一。戴。王。心。○皇。極。之。教。言。是。是。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慎。乃。出。令。今。出。惟。行。弗。惟。反。時。曰。行。謀。定。命。邊。猶。展。會。○我。得。曰。今。重。則。若。尊。○君。之。安。危。在。出。春。康。都。介。商。周。謀。謨。假。人。之。至。教。也。後。世。志。早。解。龍。者。終。南。越。霸。育。之。誠。念。在。遠。勝。者。忍。河。西。明。見。之。懼。德。宗。奉。天。之。詔。高。宗。中。興。之。詔。引。過。角。責。存。百。期。焉。
○生。感。德。應。傳。我。國。中。原。一。統。之。號。萬。歲。之。大。防。也。至。于。封。諸。侯。以。廣。疆。后。之。安。正。名。號。以。定。神。人。之。符。瑞。科。之。詔。期。時。乎。全。才。能。稅。數。免。周。知。乎。民。隱。封。安。南。而。示。以。君。臣。之。義。封。占。城。而。勉。以。藩。輔。之。同。靖。而。之。制。則。曰。智。同。馬。援。之。機。真。主。義。等。異。子。之。勝。成。周。高。亮。之。前。則。曰。策。案。按。于。舊。服。作。屏。翰。于。東。藩。王。言。一。布。萬。國。傾。心。恭。懷。諸。心。大。德。移。之。妙。五。不。給。三。軍。編。素。十。行。細。書。而。已。風。行。于。天。下。矣。六。宗。宗。內。惟。前。手。之。後。群。周。壽。府。被。祖。之。官。漢。順。代。府。被。隋。之。表。數。宗。室。也。免。北。平。鳳。陽。四。賦。恤。民。隱。也。仁。宗。當。北。虜。既。定。之。日。停。取。西。域。珍。貨。停。進。諸。

○有。窮。船。懷。遠。也。罷。檢。木。邦。窮。罷。檢。文。趾。金。珠。師。民。力。也。宣。宗。繼。無。成。之。運。牌。工。匠。重。役。而。得。三。臺。五。虛。成。位。息。三。丁。丁。工。役。幽。軍。民。困。窮。而。停。一。切。不。急。之。務。除。一。切。荒。蕪。之。政。其。宗。當。國。多。故。念。成。建。有。常。典。也。則。止。終。本。身。念。催。科。有。定。例。也。則。查。調。運。負。成。化。改。元。之。詔。念。茲。歲。生。終。則。曰。守。令。不。得。其。人。也。驗。其。悔。過。有。新。念。茲。歲。數。多。則。曰。運。民。極。建。報。難。也。背。令。得。節。或。有。私。治。改。元。之。詔。念。茲。歲。八。命。縣。有。依。證。必。其。情。可。矜。憐。也。則。令。具。奏。念。根。草。深。程。或。有。道。負。思。其。民。力。不。堪。也。則。令。○本。才。刻。○給。臺。之。全。像。而。知。悔。春。天。之。令。悔。而。即。休。神。爵。貞。觀。一。以。為。鳳。集。一。以。為。羊。登。惟。山。東。諸。而。晚。老。枝。枝。南。粵。諸。而。停。危。輪。恍。乃。善。于。令。也。置。雞。則。幼。生。施。飼。則。魚。聚。寶。梁。則。化。雲。抗。則。似。雲。在。道。上。今。乎。太。祖。高。皇。帝。將。摩。摩。有。同。凡。政。事。就。是。必。改。有。封。天下。可。昭。後。世。一。念。善。四。海。咸。歸。一。念。善。亡。窮。之。禍。宣。宗。章。皇。帝。諸。諸。目。曰。信。天。下。以。信。為。本。朕。每。詔。令。必。求。可。行。可。以。而。後。發。承。然。提。失。信。于。民。耳。故。當。令。者。議。然。廣。斯。缺。擢。擇。欲。虛。行。欲。果。上。下。相。詢。而。後。相。反。速。行。相。伏。虎。震。相。問。今。不。行。矣。惟。純。言。我。朝。之。勢。有。漢。之。全。威。海。共。撫。無。求。之。苛。安。有。其。弱。五。率。

臣等

臣等

法雖則國維。兼注特則國特。漢法未始平也。而今行改。雖今之

法平矣。而今多格。改平失之特也。

兼若思曰。善觀人國者。不現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施。限

未論其政之修。而先審其令之條。王官之所操。誠大矣。惡

以爲國家。嚴置同華。必經閣閣。蘭毫。針的利。病然。使銷降。則大

臣等封。臣等手。臣等封。而字中。無秦。漢之禍。與。又。今。不。將。有

不合。常。憲。者。一。絲。疎。官。白。簡。即。轉。停。開。并。令。大。且。契。并。而。行。別

府中。無。兼。紳。之。憂。吳。嘆。乎。孫。倫。所。出。一。羽。重。于。千。鈞。代。古。之。位

可。不。慎。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復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忠。夫

重也。典籍之過。帝王與籍之幸也。謂其將以用之也。得過。帝

王而不善用。則猶其不遇也。與其遇而猶不遇。寧與經生學士

侯。臣。於。山。若。屋。屋。開。耳。無。字。使。安。意。紛。吏。奇。藉。口。於。易。之。變。通

甘心封禪者。駕言於書之禁。望。故。魯。公。漢。學。之。義。而。給。兵。羊。之

禍。懸。兵。子。餘。祭。之。事。而。重。開。戶。之。從。義。履。風。來。儀。之。說。而。讓。臣

孫。此。豈。能。提。刑。茲。無。故。之。給。而。施。下。竟。用。刑。名。則。通。所以。重。典

孫。之不。卒。矣。黃。帝。學。於。大。真。顓。頊。學。于。鐘。離。帝。學。于。赤。松

齊。才。難。矣。

子。元。字。不。戶。帝。學。于。終。成。高。學。于。可。王。劉。陽。學。於。成。子。伯。降

臣等

學而明德厚人懷之理固未善講家人而明德誠意嚴之道厚
 族中之論嘗與曹孟言之帝王明德之善嘗與唐固言之洪
 範之義治道之的嘗與劉三吾言之杜洪範而補劉三吾曰
 四時成百穀成乎觀心之誠方士之慮嘗與宋濂言之明心誠
 王陽明之要通也此人心本善而求道者則吳漢武之表章論史
 病之為無用致自取自遠而朱道者則吳漢武之表章論史
 車則既孔明之忠義此其端本之學孰有過之者哉故孟統之
 善施及無窮成程道性善而斥無益之語馳本道而知耕勸
 之喻尤明矣德信于楊士奇之游於大明孝宗心誠靜處
 發於解縉之掇掇太孫以捐一之微命傳臣以匪藝之法仁
 在昔斯云
 崇剛國王達以開光元之首周士奇以忠衍歲之微周固易大
 義以知治平之要周處士吳野以浮誠正之意鼓洪朱之間解
 縉閣下朝廣閑詩金切夜閑春秋楊士奇閱易而命臣之義以
 飾楊士奇作周易直指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切夜作春秋直
 指而佚古之義以明宣宗繼之夢卜求賢浮于歐陽脩之端
 稱鶴鶴雖浮于趙孟頫之圖詩蔡將而知君子小人之狀洪
 範而識方人精監之遺英宗繼之觀書觀樂阻懈于終日大
 鑑大法得浮于尚方降而憲宗紹安國史孝宗雪夜經筵
 世宗致一精心明倫指休休氏歲之義以繼期氏之傳惜萬

阿方 馬有用 聖尊

世之咏以樂孔子之北
 學士李時而朱士執
 李大學而顧鶴早滿物情已承奉行故
 事之內特以齊思至于振國步進名對錄而留覽嘉納北科
 周則奏允期大李士李時各封
 攻事同題人付送送內不召題
 今日所書題送者雖以新錄錄其大
 多化一八九錄富上送功
 為大者一官大者二人為小大者
 其意一喜怒之用當理欽之嫌明而臣學之大原得矣
 衣若思曰帝王之帝以養心而末嘗月近正人月御後史講求
 所以代天地者何如所以祖述宗者何如所以育民物者何如
 齊士贊
 保是而措之天下可與太平今則徑王學士出見有膠別父量
 宋者掃除之類也牙籤毛
 於於是齊聲美色蕩心娛用為吾學之伴安眾群然
 奇為吾學之刺棘來雅席協變白為黑為吾學之惡成此金革
 說書不足以易飛燕之娛而張李諸公又不如仇士民之街弄

治通古今同車
 黃帝曰：通者，川谷之水，其出無止，故入而不滿。分人而不滿者，其惟道矣。故指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惇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治之則亂，失之則亡。水濁者，魚噎，政苛者，民亂。不結其末，而故之于末，無異于子曰：水濁者，魚噎，政苛者，民亂。不結其末，而故之于末，無異于
 蘇秦而止。水抱薪而故，文楊子曰：震風而雨，故知處虛之為
 耕植也。度政建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都也。文中子曰：無故之
 國，其利必平，多餘之國，其財必削。劉向曰：民之治亂，在于吏之
 之。吏在子政，是必明君之于政也。換之于吏也。還之。甄子曰：
 草木未茂，斧斤不入于山林。射鴈未祭，宜網不布于堂。腐草
 未焚，蠶也。不施于復，墜皆三說。而當先也。呂覽曰：水泉涸，則魚
 失歸之。樹木茂，則鳥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主不務
 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聖主之莫不樂，聖主之莫不哀。聖主之
 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劉子曰：發難善，善道不蔽使
 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為難善，善道不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
 華才智卓絕，不能推理，故治進人，道也。
 子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已日乃革，革而信之。大明以說，大
 子正革而信之，乃亡。○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

三、從凶。○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悔亡。○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二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三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四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五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六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七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八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一、○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二、○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三、○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四、○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五、○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六、○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七、○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八、○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九十九、○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一百、○有子改命，吉。○先庚三日，丁巳日也。○後庚三日，也。○否日

而不敢勝而無狀周人尊禮尚施事免殺神而速之定人而處
焉其貴刑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微利而明大而不懸戒而
敎子曰虞夏之道蓋惑于民疑周之道不勝其敎子曰虞夏
之貨疑周之文蓋虞夏之文不勝其質疑周之智不勝其文
唐虞之治遠乎不可而與夏以迄晉以齊周以文周歸于治漢
祖約法三章則模憲述先武說義先約法度設刑而詩書不事
刑三公不任刑此治所以進伯也若夫典禮之君信修文職確
而亦不害庶而體樂之清未遑及于六時六經雖云敎車而
天人之業不用武屬詩易治吏與民安於百年治世開鑒之
存世書

君女弟信成者必烈按行名震代周禮而德元帝之佐當齊
周三賢弘弘人多子儒矣而修為漢室基禍之主多能多計
儒士郭忠孝郭忠孝而後之郭忠孝得孝而方不免提提近臣郭忠厚
兵者而或去于軍休者或去于軍是漢之弊局猶有可議他尚何說
我唐室之北唐世二十其間可稱者三帝惟太宗躬行仁義功
德取於郭氏天機忠敬仁況玄宗之去清而難而禍起遼陽
憲宗之削平恃跋而身亮方士者烏呼為玄善哉遂至于宋南
北歷世十有八君太祖削平獨克而立燕宋漢太宗求賢得韓
而金優識識者真宋之天君以此宋之天君也世之賢者皆得

神宗之新法又不相理宗教重理學無王制師而尊朱熹仁宗力行養倫之為庶幾也惟我太祖皇帝親歷代之遺法集群仁宗后之大成綱舉目張垂統有法正聖子神孫所當維持而世守者也古今得天下之正惟是有夏益高平水土功在盛世湯武惟被一時耳然而先世履契亦有萬世之功焉虞而誅暴秦功在湯武上益集材乃共主秦之弊帝愛賢聞也唐末亂唐末亂所可與湯武並宋廢乃差也我明經遠明元有萬世之功幾與夏比於明之創業秦于元而其規模皆于周蓋相承者其在周光昭乎一海內而明寔美之相承者其高矣與其政刑法制而存古者也

古史考
神宗之新法
仁宗力行養倫
太祖皇帝
神孫所當
世守者也
古今得天
下之正惟
是有夏益
高平水土
功在盛世
湯武惟被
一時耳然
而先世履
契亦有萬
世之功焉
虞而誅暴
秦功在湯
武唐末亂
所可與湯
武並宋廢
乃差也我
明經遠明
元有萬世
之功幾與
夏比於明
之創業秦
于元而其
規模皆于
周蓋相承
者其在周
光昭乎一
海內而明
寔美之相
承者其高
矣與其政
刑法制而
存古者也

也
也
也

優有宋之家法朱勝國之晉元他如某商賈置官則桑孔之
遺意也為停解制軍格則崔亮之選除此而視三限則楊炎之
曰也朝名取士則武墨之遺制也保中戶馬佐義則安石之
新法也皆前代之題習故政而今皆用之反以故富強之效而
是咸平之業故善用之則齊教之法可與服哲同功而況出于
聖哲者乎

存心錄

卷五

也
也
也

治序

陽曰父子夫婦兄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曰克明德○克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慎厥身○思永保九族○
滿可遠在茲○主愛惟親○主敬惟長○子邦本○
作不和○爾維和不爾食不暵爾維和○武爾邑○
事○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汝尹爾東都○敬哉○德○則於家○至於兄弟○
曰曰體既正○序章先益人之肥也○父子兄弟夫婦和家之
存心錄
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乃率以樂為御諸侯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序○
姓以睦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古者天子后主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士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事
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主六宮三夫人二十士大夫
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事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
國治故曰天子德教后德婦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德外治后德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治化

[illegible]

此者在執者新製以為統天下皆以為然也

治法

○司馬子以於上下定民志○后以載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曰三百里○次三百里○武備○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教用
○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時○次四曰備用五時○次五曰建用皇極
○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稽用五福○次十曰用六極○
○執事○曰制事○無正法罪辟微刑○董連連○
○用五福○用六極○
○要治者○本執權○常法出備治○在祀室施不及國民不
○本○
○遷履不移工費不貳士不貳言不貳夫不收公利○
○將謂之風聲○
○傳子之法○
○失其土宜○
○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禁之以刑○
○以仁制為株位以勸其從嚴新刑罰以成其德○
○之以忠信之以行教之以移使之以和臨之以義○
○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意惠之師民于是
○乎可使也○
○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

四時為初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條禮

以為為氣人情以為四重以為書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

以陰陽為故情可勝也四時為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

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義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中

也五行以為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範故事行有可也人情

以為故人以為與也四重以為書故飲食有由也○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日治親二曰報功三曰

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推天下民無不足無不驩

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

存百類

存序二

侯康

樂刑政其極一也○先王之所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上

老故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

其近于道也貴上為其近于君也貴老為其近于親也敬長為

其近于兄也慈幼為其近于子也○周禮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

民而讀法以教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訓其過惡而戒之若以

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也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

于州序也○正歲屬民讀法而審其德行道藝以歲時靡按此

及大比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

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建路教于大寢之門外以

特信之矣。然則如秦漢遺跡。侯爵卿大夫。皆小司馬也。職有分。所以致薦焉。而均焉。一曰諸國。二曰諸國屬。三曰諸土。四曰諸采。五曰諸衛。六曰諸甸。七曰諸男。八曰諸采。九曰諸衛。十曰諸男。十一曰諸女。十二曰諸采。十三曰諸衛。十四曰諸男。十五曰諸女。十六曰諸采。十七曰諸衛。十八曰諸男。十九曰諸女。二十曰諸采。二十一曰諸衛。二十二曰諸男。二十三曰諸女。二十四曰諸采。二十五曰諸衛。二十六曰諸男。二十七曰諸女。二十八曰諸采。二十九曰諸衛。三十曰諸男。三十一曰諸女。三十二曰諸采。三十三曰諸衛。三十四曰諸男。三十五曰諸女。三十六曰諸采。三十七曰諸衛。三十八曰諸男。三十九曰諸女。四十曰諸采。四十一曰諸衛。四十二曰諸男。四十三曰諸女。四十四曰諸采。四十五曰諸衛。四十六曰諸男。四十七曰諸女。四十八曰諸采。四十九曰諸衛。五十曰諸男。五十一曰諸女。五十二曰諸采。五十三曰諸衛。五十四曰諸男。五十五曰諸女。五十六曰諸采。五十七曰諸衛。五十八曰諸男。五十九曰諸女。六十曰諸采。六十一曰諸衛。六十二曰諸男。六十三曰諸女。六十四曰諸采。六十五曰諸衛。六十六曰諸男。六十七曰諸女。六十八曰諸采。六十九曰諸衛。七十曰諸男。七十一曰諸女。七十二曰諸采。七十三曰諸衛。七十四曰諸男。七十五曰諸女。七十六曰諸采。七十七曰諸衛。七十八曰諸男。七十九曰諸女。八十曰諸采。八十一曰諸衛。八十二曰諸男。八十三曰諸女。八十四曰諸采。八十五曰諸衛。八十六曰諸男。八十七曰諸女。八十八曰諸采。八十九曰諸衛。九十曰諸男。九十一曰諸女。九十二曰諸采。九十三曰諸衛。九十四曰諸男。九十五曰諸女。九十六曰諸采。九十七曰諸衛。九十八曰諸男。九十九曰諸女。一百曰諸采。

以作民望。以令地貢。以釐民賦。以增竊天下之政。謂此是事。都制其疆域。而封藩之。以其宜教制之。不易之地。家有晦一之。世家二百海三乃之地。實三百路乃之地。張其地守制地貢品。車馬貝玉。

行德。亦以為地治而行政令。保本以荒政十有二。藝萬民。民

六月以國月定四時成歲凡釐百工庶績庶幾凡月令曰
月也。以五來威德。在木。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
於東郊。還反宵公卿大夫持節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
鳧民。慶賜遂行。母有不辜乃命太史守典與法司天日月星辰
之行宿離不替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
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藉之于參保介之卿御時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朝辨吉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及執爵于太歲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時御命曰勞酒是月
也不可以稱兵稱兵者必天殃若或不起不可說我始毋災天之

李古儀云

元日命天子命有司省閭閻去桎梏毋作諠上敬始母作大
勞以務農之事晉陽川澤毋瀆彼也毋走山林是月也生靈
方咸陽氣氛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亦德行嘉
命有司饒倉庫毋害貸之饒開府庫出幣幣周天下物諸侯
聘名士聘聘者后妃薨或相東鄉鄉祭祭婦女毋觀省婦使
以勸垂事垂事既訖各設錦陳功以於邦而之服毋有敢惰
是月也以五來威德在火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
南郊筵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朕悅乃命群臣百官

奉命未討賢發後遂賢也舉長大行貴出赫必當其位
 命司
 徒循行賄郵命舉勉作無終子都薛得刑決小罪出輕督奉事
 平后紀鮑西乃敢爾悅以衆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節廟之
 服是月也也生秋雲在奎天子起神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以迎秋柱而外還及常軍帥人校天子乃命行帥進士屬兵前
 練然後專任有功以紀不棄諸謀更慢以明奸惡順波達方命
 而司修法制繕國具禁禁上言有罪作得赦命理曉傷
 秦則折霜霜決從從必端王疾有言於天子天地始不可
 以是月也也生冬威德在水天子起奉三公九卿大夫迎
 奉司員西
 人於北郊還及常軍帥人校天子乃命行帥進士屬兵前
 其香山今言官謹嚴命有司循行積聚有不飲命二師致
 工役器器按度姓毋或作爲濫巧以奉上心必敬爲上
 是月也大飲燕服也粗五祀勞展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
 武習射角力命水虞漁師牧水泉地澤之賦有殺伐剋劑衆
 庶之民以爲天子取於子
 是月也日經五陰陽爭諸生蓬
 居子燕衣處必掩象上賦宰士盛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
 待陰陽之所定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歸之無用者
 關連門閉禁園囿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專而農事毋有所

西曆一九四九年
十月九日

開藏也。專而農事。母有暇。使天子乃將公卿大夫於轉圜。論時令。以特采藏之。宣周禮。天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時清氣之法。于衆視使。萬民觀治。象法日而然之。藏終則令百官將各曰。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萬民之歸也。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天地泰諸物聖人養野以及萬民。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大道大光。○君子以學

民勤。○九五井田集泉食。○此必有時。○古時受之以小畜物。

高強。有澤被愛之以應。曰德惟善。一在春水火金土。

如法修飾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叙惟彰。之用休。

節之用廣。勸之以九族。俾力穡。○三八岐一日食二日貨三日。

紀曰曰司空王曰司徒方曰司寇七曰冢八曰師。○子曰乃終乃。

止乃左乃右乃。乃經乃空乃。○春秋香虛而入而穀其民二。

年滋用之子紀曰民未知美未安其居于子出而業主入務。

利民。懷生莫得禹用之子紀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

伐康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來豐焉。昭信其辭公曰可矣。子紀。

子有二曰

一、關於「中國共產黨」
 二、關於「中國革命」
 三、關於「中國前途」
 四、關於「中國青年」
 五、關於「中國婦女」
 六、關於「中國兒童」
 七、關於「中國教育」
 八、關於「中國經濟」
 九、關於「中國政治」
 十、關於「中國文化」
 十一、關於「中國藝術」
 十二、關於「中國科學」
 十三、關於「中國宗教」
 十四、關於「中國法律」
 十五、關於「中國道德」
 十六、關於「中國習慣」
 十七、關於「中國風俗」
 十八、關於「中國語言」
 十九、關於「中國文字」
 二十、關於「中國歷史」
 二十一、關於「中國地理」
 二十二、關於「中國氣候」
 二十三、關於「中國物產」
 二十四、關於「中國交通」
 二十五、關於「中國對外關係」
 二十六、關於「中國對內關係」
 二十七、關於「中國對外政策」
 二十八、關於「中國對內政策」
 二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宣傳」
 三十、關於「中國對內宣傳」
 三十一、關於「中國對外教育」
 三十二、關於「中國對內教育」
 三十三、關於「中國對外經濟」
 三十四、關於「中國對內經濟」
 三十五、關於「中國對外政治」
 三十六、關於「中國對內政治」
 三十七、關於「中國對外文化」
 三十八、關於「中國對內文化」
 三十九、關於「中國對外藝術」
 四十、關於「中國對內藝術」
 四十一、關於「中國對外科學」
 四十二、關於「中國對內科學」
 四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宗教」
 四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宗教」
 四十五、關於「中國對外法律」
 四十六、關於「中國對內法律」
 四十七、關於「中國對外道德」
 四十八、關於「中國對內道德」
 四十九、關於「中國對外習慣」
 五十、關於「中國對內習慣」
 五十一、關於「中國對外風俗」
 五十二、關於「中國對內風俗」
 五十三、關於「中國對外語言」
 五十四、關於「中國對內語言」
 五十五、關於「中國對外文字」
 五十六、關於「中國對內文字」
 五十七、關於「中國對外歷史」
 五十八、關於「中國對內歷史」
 五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地理」
 六十、關於「中國對內地理」
 六十一、關於「中國對外氣候」
 六十二、關於「中國對內氣候」
 六十三、關於「中國對外物產」
 六十四、關於「中國對內物產」
 六十五、關於「中國對外交通」
 六十六、關於「中國對內交通」
 六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關係」
 六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關係」
 六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政策」
 七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政策」
 七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宣傳」
 七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宣傳」
 七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教育」
 七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教育」
 七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經濟」
 七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經濟」
 七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政治」
 七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政治」
 七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文化」
 八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文化」
 八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藝術」
 八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藝術」
 八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科學」
 八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科學」
 八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宗教」
 八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宗教」
 八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法律」
 八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法律」
 八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道德」
 九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道德」
 九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習慣」
 九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習慣」
 九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風俗」
 九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風俗」
 九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語言」
 九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語言」
 九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文字」
 九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文字」
 九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歷史」
 一百、關於「中國對內對外歷史」
 一百零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地理」
 一百零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地理」
 一百零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氣候」
 一百零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氣候」
 一百零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物產」
 一百零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物產」
 一百零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交通」
 一百零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交通」
 一百零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關係」
 一百一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關係」
 一百一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政策」
 一百一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政策」
 一百一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宣傳」
 一百一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宣傳」
 一百一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教育」
 一百一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教育」
 一百一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經濟」
 一百一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經濟」
 一百一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政治」
 一百二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政治」
 一百二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文化」
 一百二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文化」
 一百二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藝術」
 一百二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藝術」
 一百二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科學」
 一百二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科學」
 一百二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宗教」
 一百二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宗教」
 一百二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法律」
 一百三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法律」
 一百三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道德」
 一百三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道德」
 一百三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習慣」
 一百三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習慣」
 一百三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風俗」
 一百三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風俗」
 一百三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語言」
 一百三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語言」
 一百三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文字」
 一百四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文字」
 一百四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歷史」
 一百四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歷史」
 一百四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地理」
 一百四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地理」
 一百四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氣候」
 一百四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氣候」
 一百四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物產」
 一百四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物產」
 一百四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交通」
 一百五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交通」
 一百五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關係」
 一百五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關係」
 一百五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政策」
 一百五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政策」
 一百五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宣傳」
 一百五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宣傳」
 一百五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教育」
 一百五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教育」
 一百五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經濟」
 一百六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經濟」
 一百六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政治」
 一百六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政治」
 一百六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文化」
 一百六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文化」
 一百六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藝術」
 一百六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藝術」
 一百六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科學」
 一百六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科學」
 一百六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宗教」
 一百七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宗教」
 一百七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法律」
 一百七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法律」
 一百七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道德」
 一百七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道德」
 一百七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習慣」
 一百七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習慣」
 一百七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風俗」
 一百七十八、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風俗」
 一百七十九、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語言」
 一百八十、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語言」
 一百八十一、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文字」
 一百八十二、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文字」
 一百八十三、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歷史」
 一百八十四、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歷史」
 一百八十五、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地理」
 一百八十六、關於「中國對內對外對外對外地理」
 一百八十七、關於「中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氣候」
 一百八十八、關於「中國對

[illegible]

聖品如無
師心教於
世此其害

救世子
(高) 譚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長。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餘氏)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射。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子 19—519

五代之
唐
宋
元
明
清

德宗之末，官家無擇。王任叔大進，而本貞之活損矣。至于漢
唐之際，父族微，而母族盛。策國老門生天子，帝位予奪于
太人。主愈急于中，則官之移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太
祖皇帝太子即是大本堂居之，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
名儒教太子親王，分尚夜立才俊之士充伴讀，時賜安眠符
獲善。繼而昭宗，雖目進講，然少充廣其書，以。太祖
元漢列，同文筆寶，宜崇為帝訓。凡二十五篇，始於德而終
於漢。宋宗少大，則凡四卷，路進學而共厚倫，為方之則
原以千古矣。祿之居，有德焉大不守詩寄者，然起自布衣之
存古山。

中宗是之役，部尉之則條臂若兵，然於德是以出言奉事，動
合典章，獲世守文之帝。安于振房，際隨之無留子，色難受之
宋，雖揭半席，嗚呼策之狀，自不接而耳不聞。非法家拂士左
現古德，能教告之教，數而微其志，氣人有夜行者不乘，履坦
而不知整，恨工而殺之，德復承，國家之整，多少哉，亦高舉
燭耳。

宗德
漢興，德泰之張。大封子弟，分天下半，爵生精枝之喻。其言簡矣。
至于武帝之世，主父欲其清漢，分王子弟，舉父爵邑，然後漢
四百諸侯，奉法則與武帝之通其安也。且夫家連諸侯，不
厭其多者何也？王受國而廣其支庶，世王侯之以至于漢，不
不蓋之國也。廣其國而食其支庶，世王侯之以至于漢，不
之邑也。故至平帝之世，諸侯屬十有餘萬，而漢戶始者
毋過九百，斯其故可概矣。唐初雖大封宗室，四十一內，終唐則
不及焉。則天之後，為十五宅子，死而天寶之後，為百孫院子宅
不。宗一

唐而終唐之世，不遺出開矣。乃其時，唐二月，賜出宮中，有
司不問，故易移耳。宋初宗人散居京兆北之，于唐則又徐矣。景
祐中，賈贍親院于都下，以處近親，而又有廣親，親之宅，崇寧
中，置教宗院于而京，以處親屬，而更焉南外，法嚴，食祿
之精，止于五百一歲之供，止于九萬，移易移耳。三代以來，宗藩
既廢之定，大較若此，而懷賜之貴，則無有如我朝者。太祖定
天下之三年，招封皇子十人，為王，諸侯，親王，天子一第
威，祿多者至五萬石。親王之子，封郡王，威，祿二千石。俱嫡
長，親王之子，為鎮國將軍，一振千石。孫為將軍，將軍二

湯心居上能德可以遺俗居尊而修始主屬民老幼半災半常
 秦隴阿房西苑其興亡可鑒矣諸子弗見去朕左右獨奈何以
 蕭蕭傷厥心乎自令諸王宮府毋飾彩十年以江浙財賦所沒
 出不以封終王王周國開封
 散天和論曰 唐高宗之時諸王戲開塢王物為沛王草微園
 王為文高宗恨開爭聞之端存物不用而後遂成后宗室百十
 人皆被禍太子忠烈等亦不得其死夫一高宗也地其度要
 之始遂虎勇之繼繼猶視于文字之細過而一掃之而聞之
 刑發我深行而有子不保又安望伏執之吟初此不漸乎漢時
 在古詩云
 子思子道子有而周代為諸梁間氏舍其子且莫東而斯至
 大隗氏之子隨闕其車後隨陶洪烈李倖倖于旦摩荷必致之
 且莫其而後已而宋之太宗惡逆昭憲之命使繼王不獲全
 然而泰王狃于房州以中國禮義之君而行事不及聖美之后
 此無他欲利其子孫之心勝而衣末之志薄也是故唐太宗曰
 諸子可渡有兄弟不可渡浮人易為所惑而施之刑比庸親
 奉此恩厚而安全之有無不至也 仁宗以禮法規輔漢文之
 吳王之几杖 唐肅賊連文少子謂宋神宗廢祖之文猶與漢
 王謀曰之論則思元帝之憂而欲以宗之持則懷明幸之

賓客之令猶臣之獲焉民之送○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月修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
裳實其珠賞○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世婦掌祭祀賓
客喪紀之事○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儀位○閹人掌守王
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
之事而訓之○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內膳掌王及后世子
膳羞之制烹煎和之事○外膳掌外祭祀之制烹共其膳刑刑
撫陳其易俎實之牲牷魚腊○甸師掌其屬而辨羈王籍以
時入之○甸正掌灑之說令以武法授備材○凌人掌冰○
人掌徒之說令以共百事之說○金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
勝百羞百醫八珍之瘻○疾醫掌養萬天之疾病○天有掌室
廟之守藏○天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歲以受其貨賄之人頒
其貨于三歲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玉府掌王之金玉玩
好兵器○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膳良兵良器以待邦
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
者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食餼會同賓旅共
其財用之弊蔡賜子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處終則會
王及后之服不會○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

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聞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
下千職。辨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職幣。掌式法
以飲官府。都鄙。典凡用邦財者之幣。○司會。太史掌建邦之六
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制以逆都鄙之治。○
小史。掌邦國之志。真摯。世辨昭穆。看有掌邦治五之忌。諱。○內
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格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眾。以攷政事。
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外史。掌書外令。
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
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敘徒政者。○乃立地官司司徒。使率其屬
序者。類焉。臣疏。

見漢書
卷之六
卷之六

我車之兵革。○授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司數掌六德實地之法。以善其功。○陳方氏掌來遠方之民。○合方氏掌遠天下之道路。○訓方氏掌近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匪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惠。使無敢及。則以聽王命。○太僕掌正王之服佐。出入王之大命。掌摺候之板逆。○服不氏掌春獵獸而執獲之。○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裘冕六人。雖王之太常。○方相氏掌掌虎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獮。而時儻。以索室黜。○司罔掌行大之鼓。今四待室。困火以救時疫。季春出大民。去古期也。

實全

黎丘之六侯之人民與其財居天下富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險使同其利○土方上上之法以數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耕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班將別樹王合○於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及其利害而順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易曰樽酒簋菜用主納約自牖。終无咎。○過主往來无咎。○柱
得延疾有孚發若吉。○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

用汝作霖雨故乃以沃朕心○若作醴醢爾惟難藥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朕惟仁良惟惟○我聞古之人簡胥訓告胥
保惠教誨之無或胥誘猥爲幻○爾亦嘉嘉嘉則人普于
內爾乃惟之于外○斯謨斯猷惟茂后之德○昔正文武聰明
齊聖小人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模稜爾非正人何以旦承爾
命哉

所辭出八姓居周有不款禁絕然今周有不款下民叛者焉邦
 戚休惟予一人無妻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
 外謬格其非心俾爾紹光烈今予命汝作大正子辭懷特御
 之且勉乃后德交修不克○詩曰予而有疏附子而有先後子
 可有奔莒子曰有照侮○有揚奇賢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兄弟
 君子四方爲州○襄城有闕惟仲山甫輔之○佛時仔有示我
 顯德○○允也天子降于御上實惟阿衡實左右輔王○春秋
 傳曰進諫之道使人君從善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善之言使人
 君信善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善之言○君所請可而有否焉且

獻其首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之
以政平而不干民心無爭○若以水濟水難食之若琴瑟之
專一難離德之○禮記事君者壹而後入不入而後量○為人
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頃而無譴讓而無驕急則聚
而相之義則釋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事君遠而無諂則誨
近而不諫則利也子曰述臣守和寧正百官大臣遵四方○
事君諫諍不諫陳○儒有諫身而路德陳古而伏靜而正之上
事知也處而趨之又不急為也

進諫

子曰陽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於沙泉發於淵
有樹棲其下雖薄也山之石可以為錯○鵲鳴于九皋聲聞于
天魚在于淵或潛或躍有樹棲其下雖微也山之石可以為
錯○禮記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蒹自
外來入寢廡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
面坐飲之降而趨出平公呼而進之曰晉襲者肅心或則子曠
以不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邠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邠
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諫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
君之棄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

晉也宰夫也非刀也受其又殺其如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
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蒹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賦斯揚解謂之杜舉

官箴

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
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東曰匪其朋元咎明辨哲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
明何咎○九四哥如石隤貞屬○六二王直塞運窮之故○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九四曰陽折是獲公儲其形泥山○六二
存吉劉也
其元吉法有丘匪其所思○六四月幾望馬匹亡先告○
馬匹亡絕類上○六二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居遇其
先告○書曰汝猷無乃心無傲從康○汝分獸念以相從各
中乎乃心無德于寶生自庸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逞其庸典當作之師無以利口亂
官營農政政由無思荒政不守而治在事惟煩戒爾卿士功業
惟志不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難任不期騷騷不期修恭
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遠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

子 19-527

下不偏下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也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古訓

目

子

子

漢書

卷

官

易曰天無象聖人則之宜者四星在空位之側故周禮置官本
備其數閭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許之小雅亦有卷
簡刺其然不過給使省閭里夕衛除又謂於官正而海且識之
純于太宰而然且陟之官有一體制甚善也其後賢乃亂之
度禍宋漢以刑餘為周名始停竊相之權而陳蕃實武且被殺
馬唐以給給為監軍始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
自典欲權神此千年兵柄枝中尉而交吳國老天子門生以履
倒置可勝托脫宋之中葉其後禍此矣封王開府制至大更
唐中葉而
然族北陸內子禍斯烈矣高皇帝立禁止作亂不許
字文皇帝分為二十四監一十八屬勅律于門官不適五品
法制甚嚴章皇帝欲其請書知禮始以翰林官為內侍而司
校監逐逐諸監於是八治之注近不德之劉瑾號海天下可驚
也肅皇帝踐祚之初首然內監五其印鑰鑰守而後其
太甚故四十五年後然無事而天下太平之澤顯皇帝時
如馮張諸璫依憑城社額發夕除一出門外身不用至天啟
間而魏忠賢之逆熾矣今皇上嚴持太阿奸猾從從同遠
臣民所共快也夫椒宦者百千萬計日侍左右罪洗可洗不冠

詩經
卷之六

書經
卷之六

詩經
卷之六

可對官中秘藏可慎備齊紙可敬而又溫辭抑揚已備其意
 龍陽之魚際問子之駕揚君之止指素建之鹿凡可惡者
 者無所不至疑是內視一結外權可移其權善也金珠一入而
 量初宣見其微起也貝錦朝騰而綬請夕出甚則內且愈外
 外且令人見其微起也貝錦朝騰而綬請夕出甚則內且愈外
 之有固陋之能大權歸焉掌而上亦何從權之然其辭之
 德不在勢御而在主心惟日親朝講日近正人不進不近使
 色畫屏則鉅璫老宦無所投其間而安于懷庭永巷之隘分不
 刻深居高拱內外遑隔雖不假之金璫左貂逮牙東族而旨從
 存古類函

出必由帝倚絲綸所附大柄隨之片紙處分將相莫抗此易
 所以成廢廟也

陳子子曰：「愚嘗深思慮以為天下之事無不可以法立獨官
 官之弊廢不弊不遠于天子之明則何則規矩之所不制攻
 之所莫加處于近習之間而伏于難見之地彼其所行之事
 不以為出于天子天下其非之哉以是知法之所不能制
 而天子之明時又不可必逐矣策而可乎及深觀前世得失之
 跡逆其所錄未嘗不三歎法之未盡也夫國家之所最急者
 無若深其權甚大也臣氣壯乾脆而莫可如何者莫若外漢宣

官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之禍者雖後官世有明德亦法之善
 也其在官之終不可制威惡以為官之權始于君之太素
 而必中于英主齊桓公秦始皇是也彼嘗策其失天下莫能
 抗以為天下之事無足輕重處天下之人休無以難我者當此
 之時自廢甚尊不輕與人接無由以知賢不肖若木偶
 之高座而至現為之傳言也夫使鬼神能與人交接五現為
 歸其禍福以欺人乎古之人君在乎德足致人而不必有其
 之勢若君之問可以深言而無害諷言諛語難禁而進難似中
 庸之賢而必有一端之悟即有大奸不能常蔽其聰而久待其
 在古類函

納至于後世有責為大臣而未嘗論天子之顧問上下隔絕以
 法相使朝廷之機中懸無所降遂不得不降于官官何則彼
 間于君臣之間而取之甚易也幸而遇有為之君欲有以澤
 其臣必深示威嚴而鮮談笑之樂曲為隱防而察腹心之古蓋
 使其甚尊之勢不能驟去也小人之得君也視其有猜忌之形
 而進其諛間之口觀其有厭薄之意而露其趨附之能投其所
 之已動則發無不中而取之如探囊此國之所難亡不足怪也夫
 國家之取宦官其法善於漢唐而不及周又不若西漢東漢其
 唐之宦官與國相終始而今也述興述廢此法之善也其述廢

以至今
之為甲
原者

善事之說與夫由防之近宦官之黜歸歸於宋寧明漢唐之禍可絕矣今天子手執大憲而去之天下皆以數十年之間必無赤落之慮然愚嘗過計恐其視之太忽而防之太疎夫玄宗親見李氏之禍身以兵靖其難及為天子而喘歎於楊氏何哉彼以爲女人女子我能除之而不足慮也夫監力趙高性殺公始之所告誡者也而不知其至於此也彼二君之與玄宗皆英

卷之四

官人
易曰：帝乙之歸妹，以祉元吉。象曰：歸妹，正中也。○象曰：歸妹，柔順乎剛，故有元吉。○五：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九二：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九三：歸妹，無妄，元吉，無咎。○六四：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上六：歸妹，無妄，元吉，無咎。○

易曰：帝乙之歸妹，以祉元吉。象曰：歸妹，正中也。○象曰：歸妹，柔順乎剛，故有元吉。○五：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九二：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九三：歸妹，無妄，元吉，無咎。○六四：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上六：歸妹，無妄，元吉，無咎。○

易曰：帝乙之歸妹，以祉元吉。象曰：歸妹，正中也。○象曰：歸妹，柔順乎剛，故有元吉。○五：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九二：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九三：歸妹，無妄，元吉，無咎。○六四：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上六：歸妹，無妄，元吉，無咎。○

易曰：帝乙之歸妹，以祉元吉。象曰：歸妹，正中也。○象曰：歸妹，柔順乎剛，故有元吉。○五：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九二：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九三：歸妹，無妄，元吉，無咎。○六四：歸妹，無妄，元吉，無咎。○上六：歸妹，無妄，元吉，無咎。○

爲加
字

爲加
字

都布按司錯署於外府州縣衙分鎮其間大武相泰上下吏部
蓋遵周官之法而酌其宜取漢唐宋之善而去其弊可爲萬世
法矣漢初有計相府戶部屬有浸吏其後以大目判之無宋
所置三司使皆兼計相之職立民有言宰相計相同以相稱大
率以用人理財爲天下之要道蓋爲此平周制司徒掌邦
計而令戶部兩掌計錢穀之事亦以爲司徒何也蓋教養原不
能小厚生即所云止德也舉以事完官故拱學而職諸於禮
部耳唐制貢舉皆歸吏部而今亦以歸之禮部矣至於推稅
開創司官之少播亦與與戶部并而其吏給爲德學司尤可異
矣今司徒所掌惟會計耳故一子說則戶工二部不免互相掣
肘至河漕二部本同一事乃河且屬工部之部求留且爲戶部
之運官亦不如下吏爲可懷寄代之相且其於朝廷如河之
於海不借河以開而河亦自能爲潮也本朝之開且其於君
父如月之於日不借月以光而月亦自能爲光也周制公
孫所重者德爲親且六卿所事在朝廷爲重且泰始合公卿
之職屬之一相其親且重且之任然猶泰若德之意然而經理
朝廷之樞重矣漢高時三公執九卿丞相之分則郡國決獄
或責廷府衛也或主監獄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設御史司農

爲加
字

爲加
字

爲加
字

之外後有承衛中尉之外復有校尉諸羽林朝門榜衣直指之
類視者加倍而治不逮唐太宗時以六部總三省以九寺經六
部掌有御史獨司糾察豈有八監五以相總官之省可知也後
乃加設御史水陸有使矣而租庸又置使度支有使矣而鹽鐵
又置使諸如木炭青苗戶口雜稅之類視者加倍而治亦不逮
事漸增人漸僞物漸繁條漸繁條漸繁條漸繁條漸繁條漸繁
加軸而蓋重達之折矣上謂吏部言朝廷賜爵祿天下
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於限也資於限也資於限也資於限也
全廢官有才能居下位者不次用昭皇帝即位首重舉官
存古類西
之令勅朝廷此數下急求賢而求行若狗彘或以明勝或以
親故皆定於無能故按何由理民何由安其自今嚴舉主選坐
之法論而書義曰天下治亂繫於官而官之廢舉主選坐
之職名者竟有善政改其下故唐官破力致未升二錢外戶不
聞善政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名於武成殿南廊至慎重也今
府部官職朝夕錯見得爲家其賢者若各府都布按三司官乃
旬宣大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無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非正
久不能省德臣工善不善而上忘之於昧我何有吏兵二部其
具各都司各布政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而臨焉大臣

秦蘇州等九大郡說劇繁雖治權中既種其惡即史何文訓
司外陸本等知縣常以言安子府上得見安旁驕囂
司夫千里之民皆爾繁命宜休服心以保愛焉務察其體
功其德使與利除害同其好惡使飲食有節禮義有教其毋玩
毋惕毋事苛簡毋馬推勢所貴毋為奸吏所欺凡公義官有
違法害民者聽其建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悉旬提問
爾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上書無待
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成唐虞指方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之成也
補臣以時世不同對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稀即可上擬
行方議也
臣如唐虞時中官七百三十五去古未遠亦之為法矣蓋唐
於前官補臣曰官者別民安善惡必由君上心肅前事而得
之心結明事者著而後官可省也上曰善嘉靖中兵部以
唐時官添道大匡往畧上曰天下官有定員上有定職誰未
唐人舉職故有事擬提官今得務有冠冕舞劍責司全責
心經理而可矣遂經某唐遺接何為且唐武成後無時止須休
養時故其母違齊手較吏尚考極言吏部謂之天官者以可
凡奉天德量品騰騰不肖進退廢置必當外不遜怨而不違觀
而正也誠如是若有得人之喜民受福而唐虞雖居是位者亦

未有不朽之譽師聖不思以此地特重不使他人而簡姑
卿宜有以報朕非疏云大禮之人非大禮不使言此何以稱焉
來歲當考察則當飽特風裁務使功不掩罪任不害公官知警
而民有懷矣詩云于不遠其自勵必安以茲勝公孟重慎如此
直奏仲父紹業曰陛下執其元元上乎孫令若守無切此
矣余若守天下即憂然此方旬如不野也雖有威天子民不
飲保故民知余守守耳陛下不憚此何望惟其為余之吏庶
吏可而不可為天子勸廉甚亦在奉司之吏不廉不可矣顧為
今日吏近有八窮後輸急一稅須資後清門稅入如故二也
存古論焉
臣如不設兵三年續受天子一令恩三也臣如不設官
門下不察然雖若事四也中樞臺御史臺奉制薦我朝有
數也成制雖有缺焉上官身六也青簡客遊哥縣杯酒設教
少又為全勢別七也卿將自進恒不察八也八窮猶可乃有五
則上官多面自郡司率廷中丞一有特主漢書一也卿貴人
好閑先習與法說二也家父子若奴僕不許治三則務德吏三
也朝無後者即有善不許問然不得營謀官四也往來客不許
意德譽者乾跪聞五也故為陛下吏良雖陛下不為清朗
憂聲次官著畫一卿卿貴人取今天下所說為刑罰之無適而

7

弄
弄
弄
弄

4

不特野蠻而搏擊乎也何悞歸文說文章而實者盜賊實
 而為吏則為盜焉為盜者巧無而卑無上未求其定也何傷實
 某庸物之徒方欲冒號於色御里指為豪霸根株而致之服上
 決矣吾其能據權寵與高乎道強而陳奸殺威亡命縱輪轉家
 難免罪而居不敢掠奪其氣非得時之也法安所得知或
 難勝之而不救陛下不待而救之也或委權之所不救難
 又不傳而救之也為陛下吏者如此天下安得無盜乎昔之
 酷吏擊殺保族數千人然而盜賊益之野即快之今之酷吏
 弄刑威不威此也然而盜賊不畏奸邪不快而民受其死今
 存古類也

之其為治者建德意也及身其事一旦有繼而民又受其
 足是為公族吏之民不若為古酷吏之民也陛下富得而不
 自愛哉雖若君臣之惡許吏愚亦非也以此縣今之治貴之郡守
 以郡守之治貴之撫御史御史治行無狀得即自斥去
 或不斥而為他人所接者罪是廉恥或以意即斥者亦如之天
 下虛受其少起陛下法令素明也何又不嚴乎

考課

法使吏郡掌天下吏一命之職必簡而置之也以惡臣度之使
 吏部以一人之明能辨天下之賢否則用孔之聖有斯不及也

不能辨賢百而徒依倚密格失聰毀譽規常而憐之則又虞雍
 之所能也陛下所以貴之於吏部不常同孔而為定事乃不
 過為威獲此甚無具也陛下下獄而外責手則朝倒實亂其
 所之而已貴之則勢有所極又不可我以為然則陛下之
 群臣冒上受下之貪賤放乎諸吏極態廣弊不職者又非任之
 與或使民之才而使之治兵或明法者也而使之理賦始不知
 其能之所堪不擇而用之操才實士甚多不可不計陛下將
 曰天下惟一外吏非也莫妙而無之矣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今
 更部之所以用人者豈書能實案諸訪錄獨行一意而已哉說

使如是亦不足為人也而當進之士或有所守制或有所由托
 通執吏部之權失人而不察其貴而吏部又以為辦事休大其
 得甚矣妻之固然不為大體落世相與之亦無難之域耳故曰
 權有一之而愈分今有分之而愈一者保舉之法是也古者士
 大夫不度士則有鼓賢之薦薦而不得財有夫定之罪而謂使
 天下之人選天下之士而人自有自責之處掌計者合其委而
 論之事者而最精意約而最專誠得一賢者而保其功則功過
 易核而無涉收當諸端之私不禁而自少矣今法雖有賢案字
 不能通知天下也不能通知天下則勢不得不有所不通然則

唐史之徒

唐史之徒

唐史之徒，雖其徒矣，雖有大政，非司其筆，則其言不聞。古者朝廷之選，惟其長官而已。已而官不從之，雖得自為辟，亦不為之。其長故，而吏部者，得以專其神，終時日以派計，許吏之治。唐史以來，斗食之吏，皆選之吏，都然尚書以下，各有分掌。今則就而詳之，雖資即貴，爵必錄於一官，於是典選之司，目不暇給。亦更若積薪，有數十年不得官者，而大者又徒，甫養而不精。陛下何不便，使冗雜之流，散之於外，命京省大僚，小選之而吏部得以從容之暇，而考大吏之賢否，有出入者，陛下得收法，律之，所以疏濬精，清於流，善大其，則止責舉主，內而京朝官各存其素志。

唐史之徒，雖其徒矣，雖有大政，非司其筆，則其言不聞。古者朝廷之選，惟其長官而已。已而官不從之，雖得自為辟，亦不為之。其長故，而吏部者，得以專其神，終時日以派計，許吏之治。唐史以來，斗食之吏，皆選之吏，都然尚書以下，各有分掌。今則就而詳之，雖資即貴，爵必錄於一官，於是典選之司，目不暇給。亦更若積薪，有數十年不得官者，而大者又徒，甫養而不精。陛下何不便，使冗雜之流，散之於外，命京省大僚，小選之而吏部得以從容之暇，而考大吏之賢否，有出入者，陛下得收法，律之，所以疏濬精，清於流，善大其，則止責舉主，內而京朝官各存其素志。

唐史之徒

也。幸而有之，豈敢於不公之，尚上之人，為之按量，辨其是非。使其不公，而由於無所避之，誠然，復可以制天下之吏，是故任一人不若任衆人之為愈，愈信衆人之言，則不令其再異之為愈也。其則較之，則公之，則明。今夫有言於此，而或異之，見也。一人曰：「石是物之未變也。」玉與石，亦有難矣。夫史之賢，不肖者，於人曰：「石是物之未變也。」玉與石，亦有難矣。夫史之賢，不肖者，於政事而傳於道路，若相言之，愚敬而若玉，石之易辨也。聖人不能使人之不藏欺，也能使是非盡然，而定點於之，施必有昭，據今也用一人焉，以為人之所畏，而戒無從知，其賢也，點一人存其素志。

唐史之徒，雖其徒矣，雖有大政，非司其筆，則其言不聞。古者朝廷之選，惟其長官而已。已而官不從之，雖得自為辟，亦不為之。其長故，而吏部者，得以專其神，終時日以派計，許吏之治。唐史以來，斗食之吏，皆選之吏，都然尚書以下，各有分掌。今則就而詳之，雖資即貴，爵必錄於一官，於是典選之司，目不暇給。亦更若積薪，有數十年不得官者，而大者又徒，甫養而不精。陛下何不便，使冗雜之流，散之於外，命京省大僚，小選之而吏部得以從容之暇，而考大吏之賢否，有出入者，陛下得收法，律之，所以疏濬精，清於流，善大其，則止責舉主，內而京朝官各存其素志。

為則也
今一過

法
義

何則方其舉之也本非突此其賢而不故持其說以相非也嗟乎聖人在上匹夫神茅之士猶得各白其志而佩符無紳者難以伯夷之行而無以自辨外吏可為也而不可為何示天下以不廣也夫是非之無而是也久矣上之人精而較之苟令舉劾者各陳其據舉者是而劾者非則治其賢之罪劾者是而舉者非則申其失人之罪如此則天下不敢妄有所舉劾且使受者欲然以為受知於上而彼劾者且愧操之不暇而不敢有所不服人往之罪莫大於私交私交始於薦人之不公而則以為權利聖人治天下能使人愧焉相顧相制求其隱而不為者則退天下之吏則人奉公而國家之富可以舉奉令吏之舉之民莫不曰是錄其舉也其劾也莫不曰以其故得罪於上也不權於相較之異實而能一人之私言求其公以今天下之明焉可得哉其難者曰情偽之難信也物結之難定也夫詐廉以求舉無善而多惡如蘇氏所言者世說有之然新制為人者必舉定事此誠善也既有其事必記其時日為所劾之事出於甚后豈以此責難於人哉主於是非相折據論洪繁是誠國之憂然苟畏其繁而不為之辨則用人素難天下之繁莫大於此其人如舉劾之利害存其間則則各慎其事相反而毛於

何者

相指者蓋審矣嗚呼古者大往得罪則天子引咎辟災犯法則宰相避位用舉不當而賢才失職自天子宰相而下不敢自隱

下萬歲

古人十四

新華日報

即此爲
名、長、有
久

通於天下無寬民者也有入錢能謁者也於川而右行者
 一者亦可以誇人也但其源一開未流固極東顧之年有吏
 序言廣山
 新嘉坡一
 日有春

人人役而罪則內漢者漢祚永有銅臭入城以爲三公然此言
時人少入錢上既十萬貫可獲其半此言例而至于齊武帝之末
司人少入錢上既十萬貫可獲其半此言例而至于齊武帝之末
實積入執門唐李德之使納錢百千刑賜明經收還底二
咸貞年又於明經出小三品秩執樂選舉充監至是錄矣宋與前
不啻文字若加三十名品秩執樂選舉充監至是錄矣宋與前
以聚米字時或以備雜本中第入粟六百石免補上進乃得
升之此言出粟五千餘石賜第此作云其窮窮之法史不曉也意
足不可已乎我朝嘉泰元年以遼南事竣令天下生員納粟上
馬料將入監限一千其上運事例與戲育同後遂援此例以昭
恤善士援此以接濟火工無止怨之期矣哉則昔時陳重上

學。黃佐嘗還京職方而終進士等。故洪熙初。衛選監生吳佑。著
為格事中。其時的吳工馬之例未得也。洪武時。雖嘗取稅戶人
才用之。然臣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嘗介放選才于閭。右益取
其間。正人既寡。方放之。義而非有。刊列之也。且謂之選。則必擇
其間。按之賢者而舉之。非舉用之而無別也。納監之例。蓋賜于
累次。應元于今日。冊仲之子。與黃齊同位。例行舉貢一例。舉選
奏倫。遂選為錢庫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為執簿按恩之官。租
宗民。法莫志格地宜矣。然非廟堂不察以此。故吳楚踴多用權
戶。此則不聞。目前何以支絀。惡窮念之。朝廷記不能勉。舊之
原古焉。
遂亦常思浮夫重罰之意。生校上納此。遂收入國學。當漢擇
士。助教海。徵裁成之。月有課。月有程。于操年擬選之中。又兼以
往歲之諸否。治事之通味。為錄次之。先決。既注官。先試之。三年
嚴介。汚之罰。三年中有犯。即時聽監察御史以便宣黜選。三年
不犯。始宣校之。或清廉著名。或仁愛逮捕。錄上。司休舉者。即降
方面。毋得拘。與齊。呼人。生天地間。選純明敏。雖有不同。要未
必無一長可取。固有缺于大群。而工于吏事。如黃霸之困于下
者。幸而輸財。得進之有望。入粟上馬之有分。則猶是以罰各之
士于國。亦無所損。積上之。所以鼓聳作興何如耳。

神功口 陽北嶺 明曰宜 上事也 下事也 山曰休 外曰之 空曰陽 秋曰山 河曰水 中曰山 陽曰中 陽曰中 陽曰中 陽曰中

者使人惡其聲。善教者使人想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貫。平
 聲而俞。可謂德志矣。德志者。德也。志也。然李氏之君子如欲化民成
 俗。其必由乎學乎。王不欺。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
 建國居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始於教。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
 嘉餼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
 後知。知不足。故學。學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則然。後能自
 強也。故曰。敦學。則長也。兌命曰。敦學。學至。則長。其此之謂
 乎。○故聖王修義之方。搢搢之序。以居人。情。故人前者聖王之
 田也。修禮以耕之。治司。陳義以種之。治事。財貨。講學以稱
 房。○李氏三

之。本仁以聚之。教孝而睦。○播樂以安之。前卷史氏使和順
 獲大司徒之職。掌邦之五典。以佐五綱。邦制。劉氏曰。父
 子二曰夫婦。三曰兄弟。四曰朋友。五曰君臣。則此五綱者。民之
 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記禮教。敬則民不苟。○以節
 敬。讓則民不爭。○以除禮教。親則民不怨。○以
 則民不率。○以儉。讓則民不競。○以儉。敬則民不怠。○以
 前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誅。八曰。以等。教。則民不
 受。教。則民知足。十曰。以世。教。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
 所制。則民慎。十有二曰。以屬。則民興。功。○也。五禮皆

萬民之賜而救之以六暴防萬民之情而救之和○凡學之
 道嚴師焉陸門嚴然謹遵尊道尊其法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
 不置于其匠者二當其死則弗往也當其為師則弗往也大
 學之道雖招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古之學者以少聰
 明鼓於堂于五鼓五聲弗停不和水絕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不
 華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停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
 節○左傳曰邠人提學校以壞統政之善否荀山曰地之美者
 養養朱君之仁著善養士抑崇元句介命之門不拒病夫蠅墨
 之制不拒拉朽師儒之制不拒曲士
 解術續編
 四代之弊唐則上序下庠宋時有虞氏之養國老于下序夏則東序西
 序周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序西序南門外
 東序周又有辟雍成均辟宗之名明之以其和之以其別則辟
 宗亦用之以習禮樂則曰序以明德行為高祀于以樂因在周則又
 能之末世土居帝而棄此其大略也漢承秦成學之後學迄未
 人以武帝定之為馬宮此其大略也漢承秦成學之後學迄未
 達漢武授仲舒之言極品而西漢無大學書序出此蓋
 在大安而北七載前所載詩文前之化後主郡學郡縣
 官起學官于歲年希無大學時代天下顏色至聖教官義文明始之其後咸帝于園學弟子而
 博士三千○哀帝于博士弟子而予寧三載云過父兄也子中

3. 伊

可矣

學

學政

吾本學誠其與學爲一原本於君上之德行於德益滋深
爲矣當是時科舉所執士專一趨轍白首餘餘廷史付度外故學
專而識益隘而都縣學則官開元末論即勸修其職者亦獨嚴
其爲探試藝文不徒之文並程未浸至是且數百士矣諸漢
之教言大義既楚治律猶請者非心刻自薄徒空言乃古理
即重子諸之又俗目新於文而異時所舉尚性理或問諸書
習久而殿雖以爲樣學弗好也于是講高明爲異之士顯姓
諸習先泰西漢之書爲文章類美士爭師往王學士德立以爲
列主柱必無通經持論子史詞賦者微古制科之選莫以
存古爲止
牧非常之士其及不近實者爲常實物理之學而終終半
語泥遠而年無入也世宗初裁棄意于與學明禮之格
製教一歲注宋儒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頒天下州縣學風
士于正學于是大學士德疏科目之與二事一正文體漢平實
而惟二則變錄始生儒教文中有司閱邑三備考官各署御
試命翰林部屬有學行官立考京官分考母皆用教職不聞
使僅從外屬而大學士專執修明學政尤得古意而近來諸
曰臣治典時開義倉之方廣乎陳也南北數百步有餘是爲學
倉左右相向中故四堂前設冰門左右爲廡以爲寢長老二八

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進出入集食時多日夕亦始之次爲習禮
室中給陳序進禮研撰撰圖曰樓子禮曰臺子禮曰冠沒曰
士相見禮曰禮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姑禮曰祀先禮曰
鄉射禮曰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而半見先生習非序拜推坐
主之節禮授一圖指示聲言令其通曉聞令展習以辨雖勝又
決焉勿讀掌內禮書大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
掌小學校之句讀令其粗契仍爲講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
爲書算堂傳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句一立
於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禮樂堂內設鼓瑟笙簫投壺詩
書古樂
某考天禮集之說或授以鼓即或飲以飲詩或擊奏鐘鼓之半
以習技藝伐鼓春鉦鼓之公以習射儀四禮通而日亦且讀矣
升臨樂堂讀之書算以先之句讀至百禮皆墨漢舊儀漢行門
左右塾以次序出如以明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儀
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志而時解之干無而入于以端養正
之教而後古與禮禮上明禮臣德讓程吏部考察天下提
育學校當不勝任者或謂罷斥蓋屬有存者又謂禮部涉
流天下之用不許附學通廢廢禮廢之教而視他一款人士終
徒情容矣可索探討恭報先於古格而明文經職

又吳仲曰。陛下所與共天下者。咸選諸生。未耳。學教不與人。
 於不出。修。為。矣。且。取。士。之。法。無。金。利。富。明。揚。者。多。私。間。試。
 者。恒。失。士。其。弊。略。等。權。養。士。無。善。法。則。自。求。不。一。獲。最。有。獎。而。
 無。幸。然。向。古。學。校。實。求。寔。無。息。本。朝。者。士。最。也。得。是。為。太。公。生。
 故。其。道。治。以。博。持。民。心。弱。乃。至。宋。太。公。生。簡。滑。著。仇。下。首。佐。
 訓。注。訓。太。公。士。不。中。選。家。多。金。得。任。入。事。無。修。學。此。其。且。甚。
 院。監。校。官。亦。庸。選。廢。敗。之。士。學。教。官。不。教。人。或。時。有。金。校。心。
 進。意。貪。領。所。成。有。缺。差。意。者。考。理。不。設。無。係。國。體。重。且。甚。
 重。要。故。權。與。學。使。者。略。相。俾。其。人。亦。世。新。甲。已。榜。罷。片。士。益。選。
 得。子。前。五。
 進。士。科。文。行。最。者。乃。任。此。臣。策。亦。從。此。也。即。今。所。謂。獨。杯。官。注。
 即。以。此。家。法。得。人。何。則。今。明。庭。廣。當。之。選。乃。大。經。謂。士。折。返。山。
 神。來。子。事。亦。有。試。也。年。有。明。助。斯。謂。之。然。而。西。家。拒。袖。之。佐。咸。
 于是。取。他。曹。不。敢。望。得。之。甚。然。用。之。甚。重。何。說。也。臣。請。奉。天。行。
 有。餘。者。悉。還。為。學。較。官。第。教。士。以。進。賢。才。益。多。則。陛。下。
 故。其。師。比。第。之。最。者。皆。策。侍。天。子。於。林。之。選。重。矣。無。微。件。入。者。
 故。行。且。之。策。誠。一。舉。而。兼。利。若。然。明。經。之。屬。另。置。之。狀。臣。以。兩。
 太。學。在。也。士。一。試。後。則。食。餼。耳。試。後。則。與。紀。三。試。後。升。之。京。明。
 將。太。學。生。太。學。三。試。後。則。選。從。吏。部。之。與。進。士。科。相。繁。比。別。谷。

士。不。帶。淹。高。材。處。獲。而。士。之。大。年。也。若。一。試。幸。便。等。久。廢。縣。官。
 錄。錄。上。數。十。年。無。所。異。祇。得。官。應。廣。陛。下。事。則。學。教。之。官。以。
 養。老。可。也。即。何。云。與。才。美。

得古類函

學教十四

伊康

行

[illegible]

[illegible]

是秋應代待士之寬。委曲以求堅售。不此有司治民之律。畫一器字金。符蘇執之病未愈。齊衆請詣陵。期療瘼之甚。不謂同榜。盡賜及第。然則科場條實不必不拘。而王文正公所以按地而。不取者。良有以也。宋王公翰林學士。王王文正公。王荆公。王下。士。陳。朝洪武三年始開科。至十七年始定全科舉程。式。士各舉一經書。兼學唐詩。黃四書。四書義。皆主朱氏。易主程氏。朱傳。兼主蘇氏傳。及古法。院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藝文傳禮記主古注。及宋學。開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加以陳鼎。集說。拓馬初試。試品存者類也。

是舉六

其子姓名卿貴。而未刊程文。錄文有二十一年。會試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配士無窮。宣德改元。始繕而京十二藩。蒙附附。雲南各隨地。庠以差多。富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此方學者。文來不能自見。自見。南北中三卷。王佐生。成於各布政司。舊額量增之。而今試則倍加。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廣洪武永樂之舊。尋復稿定。此舊額增。增禮部試。則臨期取者自是遂多。定制。高皇帝令有司。由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龍章。試策。苑苑。策佳。又時移。朝政應。武舉者。先試騎。果決。騎射。俱求。應。故。母。虎。文。洪武三年開科。詔曰。朕特設舉。起天下。從

理學

楊子曰：觀日月而知泰之，也。仰聖人而



小也。後

而子曰：楊子見岐路而泣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

而悲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入道者可不慎哉！其儒說員百

代宗師，後世無當於海內，故風極峭峻，非學先復之學者，信

之可也。從之不可也。昔者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絕筆

春秋，此其所以為絕筆也。而後世之學者，以平權物之

權衡，廣其路，性命道德之言，而後以回勢，而形氣之九氣，衣

冠於世間之時，儻然歸於注焉之際，則不用其自龍馬負

負之類也。

國八卦畫先天之理已露，至於乾之清一，為之說，而文

王之操，無武王之建，權數聖人相與懸於千八極而有以三斯

道於上，台周撫不而，是之之夫，弗作天，生其三，顏孟繼起，相與

發揮乎天德而有以翼，斯道於下，其後荀卿上宗孔氏，為其

理學，而後有以翼，斯道於下，其後荀卿上宗孔氏，為其

理學，而後有以翼，斯道於下，其後荀卿上宗孔氏，為其

理學，而後有以翼，斯道於下，其後荀卿上宗孔氏，為其

理學，而後有以翼，斯道於下，其後荀卿上宗孔氏，為其

理學，而後有以翼，斯道於下，其後荀卿上宗孔氏，為其

凡學，一也。而子思子為仲弓為之，則亦未盡其義。均有功

於斯文者也。有宋之興，歷奎水洛，漢周子，得不得之妙於道

理，作太極圖，從易道，書二程師之，而其道大明。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理學入水之也。明道，程子，以主敬為一也。則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興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微之可與存義也知微知至之進德之業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仁心大則有仁道遠則有仁居仁以行之仁以方外致遠直而德不流直方大不肖者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履氣田中行獨遠獨行遠矣義以遠道也○君子以言有物望而行有恒○象曰顯白吉養正則吉也龍顯於其所養也時能自求口實親其有養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

有爲者必有所爲者有功有規則可法有功則可大可成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聖人之業可知周乎萬物而通乎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中
不流乎天知年故不憂其安土哉乎仁政路要一或性存焉
道成之門易曰性往未從而思乎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無所其知用之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之成也履以和行進以制道誠以有知恒以一德預以樂進
德之成也利國以家忘并以辨義吳以行權書曰德常師主
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推學進志務時敏厥修乃永九懷

子露道續于願躬。○惟數堂半小。○終始于憂。○厭感修問。○竟何
也。○若之句。○其人。○之休。○終之。○故。○人。○時。○風。○夜。○因。○或。○不。○助。○不。○終。○何。○升。○
樂。○之。○周。○故。○人。○居。○夢。○之。○半。○也。○
此。○累。○大。○德。○為。○山。○九。○極。○功。○一。○薄。○
此。○印。○心。○人。○未。○見。○龍。○分。○不。○見。○既。○見。○豈。○亦。○不。○克。○由。○豈。○持。○句。○視。○
惟。○危。○之。○危。○人。○未。○見。○龍。○分。○不。○見。○既。○見。○豈。○亦。○不。○克。○由。○豈。○持。○句。○視。○
爾。○友。○君。○子。○絳。○桑。○爾。○不。○避。○有。○德。○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因。○
不。○顯。○豈。○子。○云。○龍。○古。○訓。○是。○武。○藏。○德。○是。○力。○○惟。○余。○小。○子。○不。○能。○整。○止。○
日。○就。○月。○將。○曉。○有。○照。○照。○于。○光。○明。○禮。○記。○曰。○博。○聞。○強。○識。○而。○壞。○致。○善。○行。○而。○
不。○怠。○損。○之。○君。○子。○也。○
傳。○曰。○君。○子。○者。○日。○時。○朝。○以。○聽。○政。○以。○訪。○聞。○夕。○以。○愒。○食。○夜。○以。○晏。○身。○于。○
不。○怠。○損。○之。○君。○子。○也。○

易曰君子终日乾夕惕若厲無咎○象曰括囊愷々慎不害也○象曰履霜之疾以辟咎也○君子以求終如敬○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居不密則失位○不密則失身○故言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泄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慎厥初惟厥初惟厥終之以不同惟厥終之以罔窮詩可不放暴虎不斂為何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哉○龍上加臨深淵如履薄冰○溫上恭人如集于水○臨上中心昭昭于谷○句古在昔先民

易曰：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九二：屢悔亡，出門吉。○六二：子石，不終日，貞吉。○初九：賁如，皤如，束帶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勿知有咎。○

專於蜀山
乘危不食之物
持曰快上伐機兮置之河之平兮河水清且
潔而不流之貌
健將不豫不搖網取木三百屋兮不矜不疏頻將庭有磁甃
乎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春秋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臣
用此以罰焉也○我以不貪為寶尔以玉為寶若以此與哉皆足
濟也不若人有其寶○唐牛勣則思遠行所恩義不為利回○
為義病○禮記曰其誼也可去其害也可食○儒有一丘之室
環堵之室卑門圭窳蓬戶瓦墻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若之下
敬以待上不吝不敢以備○儒有不圃穫于貧賤不免諸于富貴
實不思君王不累長上不聞有司故曰儒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正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習賢謹絜崇效天卑法地○履德之基也○德之柄也○履德之本也○恒德之圖也○慎德之終也○美德之復也○周德之辨也○并德之施也○聚德之刺也○和而至○至而不流○知微而漸○尊而先○後小而辨○行物恆難而不藏○恆先難而後易○長成而不敗○困窮而不通○并居其所而遠災禍而德施○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性順易以知陰○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是故居上往而不羈○在下位而不憂○乾乾

範圍其時而錫爵處無咎矣。初而以伯仲是以出入無交關。
來无咎○君子以獨立不懼世也無悶○君子知微彰如也
知劉萬夫之更言曰功業惟志業廣惟勤○恭惟德無量而
傷○必有怨於乃有派容然乃大○寬而果柔而生慮而益
亂而發捷而致直而滋靡而廣剛而震振而義彰所有常吉書
讀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德煥如毛匹鮮克舉之○自爾君
子不知德行之悅不求何用不滅遂我俾曰遠不忘近不侮
親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孚心而無悔行無將能無咎當無時
寵無違同無執體無驚條無忘怨無謀非慈無化非義非道

淵○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謙德之基也○人所以立信
 如身也信不誠君和不審民多不悅此三者其義與義
 知曲謹曰毋不敬敬若忠安民辭安民哉○致不可成欲不可
 便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故君子謹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
 欲○無欲而好仁者無災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中
 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
 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
 有居處廣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此中正道達不爭險易
 之別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要其先以有特也春其自立有為也
 儒者立立
 其亦謹者如此乎○傷有不齊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計土地
 之義以為大也不計多諸多文以為富華得而易味也易味而
 難富也味時不亂不詐謹乎非義不合不取難富乎先勞而
 後祿不為易接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財隨之
 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取之以象溫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
 義獲博不狂者引重負不狂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歡過言
 不再流言不強不斷其底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
 忠信如甲冑信義如干櫓戴仁而仆抱義而覆雖有暴政
 不更其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之與行今世

升之捷世此為持遠弗達此上弗援下弗援此請之民有比黨
 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克信其志德得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甚忍有如此者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
 多世治不世亂不世同弗與異弗非也○天德不官大道
 不能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乎本矣○人
 生而節天之性也或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然後好惡
 形易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及制天理滅矣夫物之惑
 人所當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主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
 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仁者天下之
 本也義者天下之制也禮者天下之節也○仁之為器重其為
 道達舉者莫勝也行者莫強也取數者仁也夫勉於仁
 者不難乎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也寬裕者仁之
 也祿接者仁之祿也禮接者仁之號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
 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莫此而有之猶且不敢
 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
 澤仁也瑱瑱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
 聲清越以長其終拙也樂也瑕不揜瑜不揜瑜也尹尹

下莫不貴者道也。持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經傳

存古齋

伏虎

始有子夏春秋傳於孔子六經而下其源流遠矣
有獨繼者也二則始於偽造字體自書科入之途途分而
東郭京房受之賈逵得其遺說以異名者不類附入之徒
用氣以風而三則始於費直其師亦無經於此下皆古人所
象二為一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
為之注者大抵以文字易者多立義故推明理象
數已亡字有抑寄他氏有是費氏與而何遜意今易也
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古非通論
鴻都之集解則取郭而捨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宋而尚及
傳古類而

朱子曰：「傳曰：『孔子作春秋，而後理興象兩明焉。』」
他若衛元吉之元包，唐人書以八經字爲八篇，其序之明，
口人易，乃其意也。然易有十四卦合大小五，仲以何義爲之，
子明之乃作。然則其意也。然則其意也。然則其意也。然則其意也。

[illegible]

禮之為物有三用禮一書曰衣禮之烟領至其儀法度數則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統也○用禮作於周公其意取於井一其義制以井井者泉源之以學其取義以治周朝之封建以五井其制以井井者泉源之以學其取義以治周朝之封建劉坎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牛春也○治川以飲飲何林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清亂不經之說○用禮作於周公其意取於井一其義制以井井者泉源之以學其取義以治周朝之封建以五井其制以井井者泉源之以學其取義以治周朝之封建

[illegible]

此其所謂至陽者則一也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七章四節
起而由者至陽者則一也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七章四節
子曰至陽者則一也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七章四節
六十一爻曰至陽者則一也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七章四節

論語

論語有齊魯之異張為萬通泰論而曰氏周氏章句出馬鄭玄
以齊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
矣

孟子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以少而四十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以少而四十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以少而四十

簡牘

簡牘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諸九流之與者也中道微世平
開之自終軍酌履之辨其書始行郭憲純究心一十八載而京
本與燕訓詁名物昭然得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此則皆有可
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分周禮收祀祀而為七經之
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分周禮收祀祀而為七經之
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分周禮收祀祀而為七經之

此其所謂至陽者則一也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七章四節

起而由者至陽者則一也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七章四節

子曰至陽者則一也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七章四節

六十一爻曰至陽者則一也而始有所準的矣謂今文七章四節

論語有齊魯之異張為萬通泰論而曰氏周氏章句出馬鄭玄

以齊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

矣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以少而四十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以少而四十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以少而四十

簡牘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諸九流之與者也中道微世平

開之自終軍酌履之辨其書始行郭憲純究心一十八載而京

本與燕訓詁名物昭然得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此則皆有可

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分周禮收祀祀而為七經之

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分周禮收祀祀而為七經之

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分周禮收祀祀而為七經之

子謂十翼真孔子作而子曰乃後增入者春秋之時據要而

而上下經之分誠非漫然者矣又易之十翼世以為孔子所作

也歐陽公疑之以為既孔子自作不意古文內自稱子曰字來

子謂十翼真孔子作而子曰乃後增入者春秋之時據要而

而上下經之分誠非漫然者矣又易之十翼世以為孔子所作

也歐陽公疑之以為既孔子自作不意古文內自稱子曰字來

望遇良之隨而有九體之長。子嘉之會。事之幹。等數。得。子。於是時。稱。未。生。也。文。言。其。自。而。作。耶。又。重。卦。之。人。玉。精。制。以。為。伏羲。神。實。以。為。神。農。孫。咸。以。為。夏。禹。史。遠。以。為。文。王。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益。取。諸。益。與。噬。嗑。則。謂。尚。典。文。王。者。其。諸。不。改。自。依。今。休。玉。精。制。為。得。其。實。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拆。天。地。之。數。何。止。有。五。十。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以。少。陽。之。數。推。之。七。為。少。陽。積。七。之。數。故。用。四。十。有。九。然。天。地。之。數。合。為。五。十。有。五。今。并。其。性。者。論。之。尚。缺。其。五。然。自。集。二。象。四。時。象。間。與。夫。再。折。合。而。推。之。則。與。天。地。之。數。俾。矣。又。九。六。之。說。以。序。方。類。也。

乾。謂。三。畫。坤。謂。六。畫。陽。數。九。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謂。奇。以。變。為。占。故。稱。九。六。也。在。武。子。遇。困。之。大。過。六。三。變。北。南。前。過。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繫。辭。同。主。者。言。手。變。也。且。陽。數。盡。於。九。陰。數。滿。於。十。陽。盡。於。九。九。為。老。陽。圓。宜。矣。陰。滿。於。十。何。以。六。為。老。陰。蓋。陽。者。君。道。也。每。於。長。故。取。五。陰。者。臣。道。也。每。於。退。故。取。少。數。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義。因。以。作。易。分。書。為。範。者。深。矣。然。先。天。後。天。皆。出。伏。義。造。大。書。作。甲。子。辰。從。震。居。東。巳。從。巽。居。南。申。從。坤。居。西。酉。乘。行。文。工。而。後。有。也。上。易。者。夏。曰。遯。山。南。曰。歸。藏。并。同。易。也。或。四。

神農乃達山氏。野。謂。中。成。黃。帝。乃。歸。藏。氏。亦。謂。大。成。與。伏。義。食。為。三。易。蔡。九。舉。謂。今。文。多。難。注。而。古。文。互。平。易。或。以。為。今。文。有。伏。生。古。子。口。授。見。錯。時。氏。之。則。先。秦。所。引。古。書。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謂。諸。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讀。乃。獨。得。其。所。難。而。安。國。考。訂。於。卦。牛。古。書。錯。亂。廢。滅。之。餘。反。求。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左。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安。國。書。是。假。書。謂。大。序。格。致。極。妙。都。疑。是。宋。間。文。字。此。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得。其。真。也。

之。見。於。說。文。之。人。亦。依。禮。記。莊。子。荀。子。則。與。今。字。不。同。者。如。五。斗。戲。諸。語。造。化。之。說。皆。不。同。易。經。春。秋。傳。述。五。子。之。說。衍。其。彼。天。常。一。句。莊。子。謂。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無。有。若。荀。卿。引。仲。祖。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得。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中。觀。寧。王。又。無。言。同。則。七。悖。多。一。亡。字。其。乖。謬。有。如。此。者。安。可。必。書。無。缺。文。乎。安。可。謂。研。引。者。之。旨。乎。得。書。若。欲。盡。解。之。是。難。逃。晦。翁。之。說。也。又。歐。陽。公。曰。不。敢。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逆。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通。中。國。藏。世。無。人。據。古。文。按。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則。書。之。獨。全。

序不可
無也

於日本者未可知也。詩序其來已久。至朱子解經。始厚之而傳論其得失。於國風諸篇之序。抵斥尤多。其於案中深消之詩。謂乃淫奔者所自作。不可依序以為刺矣。且曰。安有刺人之意。而自為彼人之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詞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亦有含明白可見之詩詞。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也。然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朱官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朱官之情狀而已。秦離之序。以為憫周室宮廟之簡覆也。而其詩語。不過

存古義

慨歎未衰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來振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於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駘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叔駘之詞耳。此詩之序。其事以顯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曰詩諷子雲。其斯之賦。即東宮元。其。又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楊羽陸時之詩。見於風。序以為狂狷者不能合而作之。四牡朱履之詩。見於五雅。序以為懷使臣遠戍役而作也。而然味四詩之心。則數行達之

詩經
卷之五

若。敘。得。之。情。狀。最。孝。思。之。不。遂。悼。婦。休。之。終。期。其。辭。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怒。其。上。而。四。牡。朱。履。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歌。端。而。之。則。如。李。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案中深消。何。嫌。其。之。則。奔。手。文。公。又。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鄭。鄭。衛。三。十九。篇。是。也。素。問。衛。之。一。篇。案中是也。二。南。也。明。祭。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無。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此。衛。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棄。漢。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廢。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來。鄭。衛。以。廢。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此。亦。未。熟。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鄭。鄘。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棄。之。樂。上。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況。儀。禮。在。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豈。有。不。可。曉。者。夫。聞。雅。樂。樂。之。門。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御。飲。酒。燕。飲。之。未。獲。樂。繁。夫。人。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飲。之。律。夏。繁。道。梁。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廣。飲。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國。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歡。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旨。豈

有判斷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為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或曰文公說詩於詩序之有據者如碩人鴛鴦之類。則多采以入傳。而其可疑者則多引他書以証其誤。非盡然。以己見矣。然君子所以不能無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大過。而所援引皆摘。似為未當。夫閨離詩。以為東周之詞。詩序之初。足詳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詳詩說閨離。則達夫子不淫不傷之說。其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指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詳詩也。閨離之序不可信。而初筵之序獨可信乎。抑相與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

序古詩

序傳十五

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則要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引是詩。憂心悄悄。惄彼鮮小之語。而遷之曰。小人戕虐。亦足懼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風者民之所歸。王城亦有之。非以王風為限。復周昭二南西風者是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季札以為楚之風。推出于卿大夫士小雅之風。楚大雅之辭。皆諸侯詩也。推之也。小之云者。未始於王也。故孔氏以小雅為周室詩。與春秋略孔子所定春秋。事王於天而詩碩。降王於國。詩。望實焉。止於丘隅。不逾翰小雅之聲。卿大夫

夫有仁者依之。而夫子推而止於仁。故孝惠信。為龍虎。無。不。過。逾。惡。人。遠。去。而。民。喜。得。其。所。子。思。推。之。言。上。下。察。觀。詩。之。法。也。如。切。如。磋。如。磨。子。貢。達。之。於。喻。富。之。間。以。笑。情。子。美。目。眇。子。夏。悟。之。於。禮。後。論。詩。之。法。也。南。容。三。復。不。過。白。道。而。以。為。約。子。路。終。身。而。誦。不。休。不。求。而。以。為。拘。學。詩。之。法。也。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風。夜。匪。解。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蔡。父。以。為。文。王。我。秋。是。濟。刑。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為。周。公。矢。其。父。德。治。此。四。國。之。德。者。以。為。天。王。之。事。明。天。子。今。聞。不。已。

序古詩

序傳十六

在。思。公。三。年。非。隱。之。元。年。也。其。不。始。於。公。而。獨。始。於。公。者。以。應。公。備。為。東。周。之。諸。侯。而。隱。公。則。侯。於。東。周。又。春。秋。一。書。上。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以。王。之。一。字。而。得。成。公。不。當。王。殺。無。以。為。成。王。故。不。書。既。無。王。矣。而。元。年。又。書。者。則。郭。崇。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威。也。此。為。近。之。孔。子。之。作。春。秋。也。據。事。求。文。而。義。自。著。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

一也。或書名。或書字。或係於會。望不係於名。與字也。臨杜以下。詳在諸侯。所謂天下無道。出自造也。文宣以下。詳在大夫。定哀之際。并及陪臣。則所謂自大。夫出漸而陪注。執今也。詳在春秋。恒予齊。齊與魯較。恒予魯。則所謂齊桓正而魯文。齊魯變魯而魯至道也。古禮十七篇。不謂之禮經。而謂之禮禮明此。書乃探賾登降之儀。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周禮五篇。未嘗謂之周禮。而謂之周官。明此書乃設官分職之制。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由禮少儀。樂記。祭儀。射儀。等篇。已多度古。而存者。雖多。

三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系亂雜信。未有如周官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不韋所造。其係周公者。不過曰歷侯置命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修齊繕水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齊樂。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神之秩。漢之月。秦正月也。而季秋為禾歲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為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秦古而古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春秋書而獻六。如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

得古禮也

所以搜樂征伐。自諸侯出也。明堂乃謂舉用天子禮樂。蓋虞夏商周之制。何無。孟子以東僭於百里。明堂以七百見。書以為廟之官。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為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成經達古如此。后倉曲臺雜記。數篇言今禮記也。高堂生傳亡。禮十七篇。即儀禮也。河間獻王劉德。取上有周禮焉。本周公所作。欲成五居洛而行之。後王不遵洛。共書亦未行。故與周制。初不可合。

未幾洪武彭華等獻十二百二十八卷謂分置書院
 氏訪圖書二萬餘卷太平則建三館矣後人改爲崇文
 拱則建秘閣矣洪武二年就崇文祥符詔求書得萬五千七
 餘洪武二年就崇文嘉祐求書得卷五百者與官熙寧以來
 採訪補綴至終宣和歲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高宗南渡
 求遺書歷代搜羅圖書十出入九而航海之後簡帙盡於元
 矣太祖高皇帝伐遼初詔大將軍牧秘書監圖書未得大
 宗法服公孫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既定燕招求
 圖書散民間者永樂中購遺書之官四出所書甚富正德間
 于方輿

史中子曰黃之史也辨道本之史也辨古之文也物以達今
 之文也煥以雲又曰史之失有違同類也記蹟而志意南皇
 曰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通天下
 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氣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彼
 其任可得而辭也東萊子曰見學於市人越宿而已足見辱于
 君子焉世而不識
 蘇老泉曰藝兵東史筆者之難也講聞有限則弗備意見先入
 則多偏野史雜記多思思好惡之口激述說碑多故史門生之
 存者難得
 李野愚或問于時諱否或礙于世家知幾備于十年九故諱
 愈率于寬而不合亦有以也嘗愛孫咸作晉春秋贊以大司
 馬之威而不從其說撰唐史勅以宰相之程而不改諸惡良之
 是冰必也魏襄之善惡必錄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古人
 正直若以數于者可矣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
 故史佚居三公之流恃開強記傷天子之遺忘其在列國齊之
 太史春之史董穀晉之史蘇史然皆有記言記事之職者也
 春秋起同列國一經孔子之筆遂與吳越春秋之類相天淵
 春秋起同列國一經孔子之筆遂與吳越春秋之類相天淵
 春秋起同列國一經孔子之筆遂與吳越春秋之類相天淵

謂之之後聖然自昔紀歲編集亦出一手肯尾而不脫照近日
何之或不免此病姑舉一事言之漢景帝四年 時以冬十月
日食令綱目註書于史秋之後蓋編年者自宋志中抽出而不
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群係之歲未早已至唐肅宗朝直脫
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多並別綱目
雖不可悉指為門人之作亦不可遂指為未脫編之書要與同
志共訂雖晚焉而未及修補也若詩傳有新舊況之未於表者
其綱目之不合凡例者雖譚徐昭文為之考證而目中之南朝
傳者尤多近日唐綱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間其文幾半于舊世

一勝 司馬遷作史記上通軒轅下迄漢武列列羽呂后于本紀陳陳勝外戚子世家衛武敬聖而誣其繫殺叔伯周條力爭后見之外而識其罪辭不遂以乎而服與計然已婦之既立刻以半我而憐終因常關止之徒相蒙是非公頗謬矣所以來蕭關士之議也 班氏析慮巨 賈直節范氏烈蔡瑛醋蓋宣瑞者懷焉歐陽永玉五代史守經 程義而矣他如房玄齡骨老魏微簡書歐陽新唐書房玄貴也 陳希三國誌 李處壽南北史釋智小遺生親收元魏書 魏晉也 沈約宋書 蕭子朗晉書 魏恩識 樂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金瓶 蔡周書 學究半紀也 歐陽玄宋

[illegible]

文穆公廣自是而後歸紳君子亦多有之如楊文貞之相李
文定之才猷黃忠肅之清鑑曹薛大清之崇德什于肅愍之清
難難耿清惠之平獄皆無奪其實者也 先王定制於南鄭
稱天以諡之何敢私又何可私至於秦謂我為天下主奈何
議父臣議君取諡典而盡罷之漢興謂天生於本其德孝故
以孝然而哀仲卿堂弗敢寬也 范平以邑長而諡文正康統
以陽君而諡貞節徐倫以教授而諡忠孝林逋以處士而諡和
靖是微賤不廢也司諡王鑑姬諡曰中一衛世子莫諡曰恭
惠定公夫人未諡而定漢高帝后呂氏亦諡曰高是閭閻不廢
諡也然妻后臨其妻諡之曰康楊后居屏卿人諡之曰文王
大儒門人諡之曰文中孟郊高士友人諡之曰貞曜是私門不
廢也 自古人臣諡無四字者而貞人郭元節諡之曰康樂
陶仲文諡之曰康康惠肅與官世廟時事異其典中之尤異者也
國制惟翰林始諡諡文王諡愍諡莊靖以名避是矣曾榮榮
馬秉敏俱俱狀元何以無文金文忠名忠愍何不避也魏文靖
具文恪諡魏文敬諡王文恭諡儒何文廟翁新官非翰林何以
諡文國初文臣無諡劉文成姜宋大憲諡宋文恪姜成諡之康
陵王忠文諡之裕陵余文節闕則建文特諡也國制一品吳

論詩妙
唐王正
五言詩
不可解

詩言

詩言

詩言

而集府集府而古律古律而詞曲人心所自變者其詩也四五
言詩之述也其詩故與樂有相通也則古樂之若何而最若何
而遠較然天吾樂謂今之已雅即唱遂可此詩管弦然大人仰
屋梁而吟者又不若已謳那唱足以言志也是故張正樂當正
詩張正詩當識其音何也詩人必笑痛于笑也美女必聲
折於笑也七情之用或開之而塞或反之而暢詩固唱唱吾情
也故不新樂詩不為非詩格諸侯而不得盡者非詩張聲大呼
傾感而盡者樂詩之通微而彰淺而深遠若近若遠使人
不可解而可悟合此則對無嫌不得制而不合則律而已耳

試

有風雅樂而賦作去古未遠提挈足定纂源性情比興互用六
義彰矣詩遠實味予言非贅情理聲笑規撫天地聲象萬物體
象常式變化靡矣四聲不局八病匪較宮商角徵之者篇章
之象著而賦強之錯呂也重約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立言

論詩
唐王正
五言詩
不可解

詩言

詩言

詩言

論詩
唐王正
五言詩
不可解

詩言

詩言

詩言

司物賦哀華律格為唐尼清言也宋王以文律情雅興紀也
風而可澤楚臣之堂與也枚乘八公長卿之流波形
總新華而不浮辭人之執微也若志清激昂直當以
節上不求字實誰是也此偶為工新辭統與調賦之
詞題之使新也大概賦體于楚昌於西京襄陽東都
歐外五代進律賦興而新然蓋其此藝聚可奉者句
詩美病于輕流賦美病于段深學步可嘆故樂博雅
必理屬而成文縱合風雲句出機軸斯是貴耳三復
宋國九虎不忘至于天問曾無餘矣魏則錄賦此美荷
微賦使世諸君子要情忘味無志難盡無疾而中人
近尤甚字取競目故必舉文取關聯故必不發關注凡稍書有
棟一柱獨闢可托為古率爾同顧置筆端其賦休臥非可
取始指為難治比而新之以蓋白也然吾欲以其余且律者蓋
吾才而不缺惜以文律古其爾雅吾情附之以空而不可以晦
靈浮雲無心賦形為象吹萬成音不假管絃豈非天地間真賦



情者能作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賦述者之謂明
 者述作之謂也 論語無惠樂之情也然喜歡安樂之官也中
 正氣節禮之質也 莊敬恭矜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
 越于絲音用於宗廟朝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之於功大者其樂俗其治辨者其禮異
 千歲之弊非條樂之軌車而祀非違禮也及市井賸不相沿樂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之制處極損則傷矣及夫教樂而無要
 行俗而不編者其惟大匠乎 天高地下萬物殊殊而禮制行
 矣而而不急同而化而樂與春作夏長仁也 牧豎衣鹿裘
 仁者守其德 阮子夜德者致仁樂神而挽天禮者別定居鬼
 而挽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倫天地官矣
 感膝陽之氣流和平之德 樂也者情之不可克者也禮也
 者理之不可易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統管乎人情矣常事
 不從樂之情也 書哉古物禮之註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
 去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萬民子諒之心
 生則樂之則安之則夫上則天下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明不
 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威心
 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禮記集說卷之四

文華蓋而反以爲大。禮成而不進，則銷樂焉。而不又別哉？故
禮有報而有反，禮得其報則樂，得其反則去。札一報、樂之
及其義也。

達於禮而不違乎宗廟之意者，謂之不違于
禮謂之純周傳：以天產作陰德以禦防之以功。此作陽施以
和衆防之以禮，集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是符以寄萬民。
以致百物。

獸陽濟曰三代之而上出子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陷
出于二而禮樂虧度名大夫公曰禮者泰也稽祭玉珠所以養
春官太司馬疏云：

口叔蘭本燕所以此養鼻也鼓錢皆後所以養耳也制鼓文車
所以養目也流芳林第凡屬所以養體也雲誥孔子曰犧更不
出門真器祿野食或丈分曰雅端之音理而正正義之聲與
而士亦郊處之物物而以流古立以來應儀訓錄要正姓氏
以重人位然族族歸聚是以理其貴而作受元吉教義以興
天地無厭厥造作品以饒氣歷光薦王而作大事辟端而作
韶前崇敬土而作大夏治龍吟而作大腹周曾大同統以五禮
防萬民之僣以大舉防萬民之情故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五
異世不相襲禮斯所以明有利也秦湯薛姓連失共慈利夫礼

此其所以
也

孫通權行而後胎發於劉誠誠發于曹氏明堂既于王制
太學亦外來常漢之禮不足言矣房玄齡之貞觀禮長孫氏之
禮度禮章公肅之新開禮王彥威之曲臺禮唐之禮不足言矣
陳祥道之禮書廣多遜之纂義賈昌明之新禮尹魯之儀器
不之禮不足言矣而況觀之哉史朝儀晉之削除華穆梁之裁
更大典隋之著述五禮也哉有夫叔孫之樂行而後昭容禮容
魏代秦楚之禮嘉主永立休成永安之號武帝所作之歌河間
所獻之雅漢之所捐樂者非矣貞觀五舞之習開元二部之音
太宗之十二和玄宗之十五和唐之所捐樂者非矣和呢講家
即奏李昭昭樂者楊劉范馬之議始高景安之名宋之所捐
樂者非矣而況宋氏之外歐樂氏之雅與陳氏之韶舞隋氏之
大製也哉

典禮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曰禮四時有解典勝三種舍周伯夷帝四舍皆伯作穀宗風
夜推實直裁惟清春秋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
嗣者也志信禮之至也單據禮之宗也禮所以守其國行
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攝諸周旋
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孰問何攝禮對曰古也聞
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
經而民實則之禮上下之化天北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
存焉
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禮記夫
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通統仁義非禮
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進官行法非禮
不成居下不橫利祭祀供饗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夫禮先王政
承天之德以治人之情故文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禮必本於
天敬於地利於鬼神達於聖賢射御冠婚嫁娶朝聘故聖人以禮示
之故天下國家可漸而正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
糠行尊而飲飲者靜而土鼓猶若可以飲其致於鬼神夫禮

負賞不
報新
怨
不
忘
舊

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萬物。神其降而命其官于天也。禮釋曰。謂氣質。禮則止。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仁者居天下之大端。其政貢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繭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見神饗德先王之主懷也。有容。齊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若合符。天時該於地財。順性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由有制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禮。見神弗饗也。禮時為大順。然之。禮次之。儀次之。節次之。攝次之。

生，得不重。

也有敬而文也。有敬而不致也。有敬而極也。禮也者。及本條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崇。禮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鬯刀之貴。莞屏之安。而素練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禮之於正。罔也。衡衛之於輕重也。規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角也。故衡誠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角。君子審禮不可。枉也。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審禮。謂之無方之士。民歌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敬以入朝廷。則者。賤有位以康富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康鄉里。則是幼有

四部書
五經
六經

存古齋

典

二、

輝煌
而浩大
而悠長

唐新書
卷之四

期氣

●

斯時也。豈有憂隔之患哉。近世君臣相見。上於朝。朝數刻。上下之間。草率批荅。相閣樓。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此非獨治能致事。其地勢使然。堂陸懸危。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洪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俯仰而退。所謂堂上達于萬里。雖欲言而無效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如上法。聖祖常朝之外。即御史垂武英殿。做古內朝之制。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論對。諸司有事。停決。上休所見。以之有難。成者。與大臣面議之。不特引見。臣凡思解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遂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則人自得自盡。上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熒然在陳于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而不過是而已。若臣不相。擇其要。有六日。陽而情疏。上怨。片言之誤。見短長於下。怨一事之忤。取提貴于上。則掩飾多其弊。一人主以聽行。為席思。情御以隔。假為旁寄。以後為急。可以為成。以急而後可以樹德。其弊二。官與民隔。則吏重。若與臣隔。則左右重。吏重而官輕。左右重而君輕。其弊三。寒暑被然。則非測何用。陰晴未定。則占候。歲多致下。以窺何術。工其弊四。情意不通。則精神不貫。以玩惕。為當然。以規避。為得策。政事皆廢弛。其弊五。上之意。皆未測。

則精于多端。下之流品未定。則者升多。故議論多其弊六。

存古類函

朝儀二

伊卷

禮記

易曰。用羊于西山。○王假有廟。孝享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東郊特牲。牛不和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書曰。肆類在上帝。○上常饗于云。望於山川。偏于群神。○嗚呼。王司敬民。罔非謂此。
大宰典三夏。豐于牀。周公曰。玉季攝服祀于新邑。成秩無咎。今王命命曰。說功宗以力作元祀。詩曰。藉以來燕。子臨于以予以用之。公侯之事。○予以冀之。宗室猶下隸。其尸之有孫季女。○古語為誨。是用孝李。論何應審于公允。王以贊以祀。以安以備。以介景福。○路。潔爾牛羊。以往參嘗。或制。

存心齋
卷一

或宗或謀。將視祭于坊。祀事孔時。執爰蹇。為祖孔碩。或賜或烹。君婦莫不為且孔歷為賓客。酬酢錯進。儀平度矣。語卒獲。○祭以清酒。起以騂牡。且有粗考。執其簠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膏。○惠于宗公。神同時降。神同時憫。○載練載惟。取蕭祭脂。取醢以餼祭神。○坤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其善維何。遠豆靜嘉。朋友攸衽。振以威儀。○歲饒穡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置。禾錫南顧。○東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中。○戒將歲手。雖羊雖牛。雖天其右之。儀式既文。王之興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寿眉之。○饌飲聖。○聲愛哲。○隆福攬。

根多蔭福也。大威儀。天也。既醉既飽。福祿來矣。不取。
 秋匪解。事紀不成也。是日既載清醑。奏成思成。也有和羹既成。
 既平醜。無言時靡有事。○春秋傳曰。尚有明信。謂漢沽之
 毛霸發惡澤之業。置諸鑄金之器。漢汗行澤之水可沸。凡神
 ○原有矣。若乘龍有行。壹河酌。忠信也。夫民神之者也。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泰牲以告。四時頒祀。願禱
 民力之普存也。秦威以告曰。渠梁望實。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
 革並也。秦國體以告曰。嘉果音酒。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於是乎民和而降之福。○國將興。德於人。國將亡。聽於神。
 存古語。
 宋英一
 伊曼
 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號多京德。其何土之能得。○鬼
 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恭
 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
 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特在德矣。若晉取虞。而胡虺以薦馨香。
 神其世之子。庶盡而知報見也。寧始終而審明。整而祭。○神
 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君子之祭也。敬而不踰。誼則怠。○則
 忘。○國之大。事在祀典。或祀有執龜。或有受版。神之大師也。○
 禮記曰。凡祭有其廣之。莫敢舉也。有其尊之。莫敢廢也。非其所
 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父子如祭。必告于宗子。○

生不可
死亦不可
死亦不可
死亦不可
死亦不可

變以祭地。示必冬夏至而卜此者。天氣之陽始來微。地氣之陰始萌也。夾鍾而謂之圖者。圖象天也。帝出于震。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也。林鍾而謂之圖者。其能容象地也。易物鼓養于坤。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也。六者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八者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分祀之議。實時於此。然事仲舒謂天子之禮。重於郊。必以正月上辛者。先百神而最居前也。而書祭禹受命。亦先繫以月正。而後云禘於上帝。周時建子。故用冬至未必取陽生之義也。易稱三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陰陽盡矣。之運而天以陰應地。蓋傳說而難信矣。何也。地非天匹也。地運

成祭地。一日並祀。必非馳騁南北刻也。而議者咸見一定。豈不可改詩書所記。而為曲解。曰祭畢神出而歌也。曰軍興饗禮也。則有虞氏封禪而圖秘。又何說焉。此古者郊禮其房。崇禘其著。陶匏首饗。上所以合天地也。易簡必不辛甲。異兆南北異方。為此終也。議者但援周禮以格諸家耳。吾即以周禮證信周禮者。而郊祀卜兆。江諸虞夏則實之。胡非子之期。則郊以冬而虞夏郊以春。安在為一陽潛復乎。觀此則周禮斷不可泥。周禮不可泥。則分合之說。不待反覆窮詰而明也。

郊社合宗廟

夫郊社共百神之祀。吳元。建國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地祇。建四親廟于闕左。昭昭若都宮之儀。洪武元年。初禮官自昔聖廟。明王內無識。數外盡儀文。廢於祭祀。朕膺天命。首建郊社。郊社宗廟。雖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帝。其後。奉古。今定條。關於是。丞相善長學士安大常卿。惟庸等。奉勅。有祀。曰。立。曰。宗廟。曰。社。曰。稷。若他諸中祀。小祀。各與海內外。通於吳祀。天圖。所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祭。地。方。以。廣。澤。濟。諸。神。祀。祭。而。前。代。太。一。成。

卷之五

卷之五

生五帝諸不經之祀俱縣三年事
 仁祖配天地八年空大祀
 登壇賜嘏九年改建大廟建泰先殿於乾清宮左十
 年春且郊上咸齋居陰雨覽祭房災與對噴然嘆林古明堂
 巡制即國丘舊壇作大祀殿史記之制而是歲即朱天
 臨升馬十二年後成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南嚮仁祖
 配西闕六宗五歲四清之神各壇隨以復禮成上作大祀文
 拜於大略言朕聞太極之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位極既定度
 其中為象中而人生於寅人生滋多非聖莫賦天生君主為民
 立命洪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開天立極首與聖倫者伏
 不有
 義神農伏羲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吳顓頊高辛唐虞其稱
 益種業大脩其文者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於唐宋元皆時
 天惟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聖人達人情而措義倫不遠其
 聖德從于嘉每聞昔者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即位以來祀
 天樂地奉宗廟社稷嘗齋期必有風雨臨祭乃飲每以為憂
 或謂有言郊祀鬼神必天還報和神乃答若有飢風驟雨是為
 未善於是命三公度土工部從擇人於南郊創大祀殿合享朕
 慶古人南郊祭天以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陰生之月獨以農
 祀不知至陽祭之至陰之月至陰祭之至陽之月於理可殺且

禘地而祭其來甚遠尚質不華今天地之事與人大異將人之
 樂而執古不變乎古則汗尊杯飲而毛飲血菓居穴處今可升
 乎始必不然因定歲祭天地於青齊三陽交泰之時合祀天
 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月以喜行祖三日正籥風和日燠及
 夜非壇山川神木不操江海不波大陰中失神悅臨降歆合祀
 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味歌文多不能就當是時
 上於郊丘宗廟之裡祀穀梁東主慶主饒主農神昭降臨將
 吾祀南郊勅百官天高臨卑鬼神幽顯通一無二之道喜具
 令竭誠盡職已詔中書言祀理應於聖王諸周旋上下進趨
 是誠之也恩慈至矣朕親循行其無乃失之濱而過諸乎過歸
 是不誠之也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後者吾不欲觀之矣且人
 識者衆每歲有之永誠者鮮已今猶復儀而過歸能有所
 乎朕聞神而十有一年未見其當於是更儀錄其祀天
 地神乃惟中書下翰林院令儒臣紀為國初大社大嘏異壇
 同壇安北向勾龍后授配東向已上乃言社祀五土稷祀五
 穀土主發生五穀用以生乃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同以生也
 義何當焉又祭先社因言乃先真社祀已真復何居其一壇合
 祀二神上乃我者而罷勾龍后稷氏配上以仁祖禮官言太

禮記集說卷之四

禮記集說卷之四

歲風雷雨而獲鎮海濱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隍廟而不壇也唐制以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中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養之以雷本一氣使然至於海濱之氣流通暢達何報之有宜以大歲風雷雨而獲鎮海濱及山川諸地祇合為一祀春秋專祀制曰可耕而書曉言太祖勤民有物教於明神神考經義暨正祀典一且始於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神宗人有其考之至存佛老之官無可考矣神宗之義蓋存焉

存焉

今古之祀地祇大凡上下股子乎不可以有加矣

雷其時春其後稷稷同於安崔亮年諫陶凱未升樂船風諸君子皆得乎則安崔亮年諫陶凱未升樂船風諸

之未書後古聖王之祀而編錄祀典奇義至現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廢制而曲隨之亦可謂俗賢聖故一洗行俗矣豈非精夏之編然九黎樂常之功張於二正時與穆實然乎必欲各三禮投四岳供而生於百年山為近通而漏於事情矣嘉靖初年上既定明倫大典並纂輯於禮樂制作之事諸郊廟百神咸欲當天精古大聖祀典振一代綱傳之觀九年以合祭

禮記集說卷之四

天地于大祀於上下之物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焉春禮下廷議給事中言上議曰周禮一書言祭祀善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廣秩序與朕三種之意也是故以祀天神則有輕祀實崇報煉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醴酒福華之禮以享人鬼則有敬饌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圜丘之制則曰體天神夏日土澤中方丘之制則曰體地祇圜丘體天方丘體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漢光武王莽上書則設壇索設壇司農為大妻祀供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未復之始以就陽祭地以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即陰時不同也用圜鐘於震之宮取乾卦子震之義曰圓鐘象其形用圓鐘於未之宮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圓鐘象其容是樂不同也是故宋儒稱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為定以其明於天地之性而盡事天地之道也請祀天地於圜丘方丘如周官

易曰大有命開國承小人勿用先王建萬國諸侯
易曰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詩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安且吉兮未報采芣之
及輔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召王則寧王命召虎
來旬未定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
公用錫爾秣爾主將租邑一處告予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易曰大有命開國承小人勿用先王建萬國諸侯
易曰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詩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安且吉兮未報采芣之
及輔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召王則寧王命召虎
來旬未定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
公用錫爾秣爾主將租邑一處告予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封建爵賞

易曰大有命開國承小人勿用先王建萬國諸侯
易曰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詩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安且吉兮未報采芣之
及輔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召王則寧王命召虎
來旬未定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
公用錫爾秣爾主將租邑一處告予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易曰大有命開國承小人勿用先王建萬國諸侯
易曰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詩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安且吉兮未報采芣之
及輔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召王則寧王命召虎
來旬未定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
公用錫爾秣爾主將租邑一處告予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孔有傳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欽納以古明廉以功車服以庸誰敢
不讓不敢不敬應佑賢輔德顯忠達良莠昭昧取亂侮亡推亡
固存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凡厥庶民有敢有侮有守陬則
念之不協於柱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已曰予做好德汝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貧獨而畏高明旌別淑慝
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與殊厥井殛僇克畏
○詩曰不替不溫不教之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春秋傳曰下
義其罪上賞其德上下相蒙難與虐矣○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恤民不保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
則飲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
其畏刑也風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
節也○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凡記爵人於朝與士共
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好賢如皤衣惡之如巷伯則爵不賞
而民作惡刑不試而民咸服○周禮辨賞以叙其職故曰可
賞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助國功甸功曰庸事功曰
勞治功曰勳數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於太室
司其典之大功司勳處其賞賞地之政令民實無不聽
功死而賞地者之一義非由田無國征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朝巡聘享

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群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王三帛二生一元醵如五器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詩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帝金馬會同有繹瞻彼洛矣灋水泂泂君子王止福祿如茨誅豳有典以作六師時憲其邦昊天其于之賓右序有周漢言雲之夢不震雲漢桑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命多辟設都于焉之緒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探輪匪解春秋

朝巡聘享一

伊

傳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射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誼率其初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五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聚矣天子非養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宴享之禮享以訓恭儉要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行域其民也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會也慈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夏曆有約臺之車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

總有塗山之會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夏祭禹

仍之會有結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有大室之盟

戎狄叛之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崇問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謀禮於示

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禮記天子當俸而

五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並諸公東面諸侯西

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部地曰會諸侯使大夫

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泚柱曰盟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

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親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

陳詩以觀民風命布帛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深好辭命典禮

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

不敬不敬者君制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繼以

爵聖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卑制度衣服老為時者

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之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且年

大聘相見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

諸侯相見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用而諸侯有為正之其也以主陣時重禮也已時而還主
德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稱焉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謀矣
周禮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此邦國之光夏宗以
陳天下之讓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貴四方之榮殷周以
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勤以除邦國之憂開闢以
喻諸侯之志歸服以文諸侯之福齊震以贊諸侯之志致饋以
補諸侯之裁先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通存三歲通饋五
歲通省七歲通采薪書語協解命九歲通解史論書者聽聲
音十有一歲通瑞節同度量成字禮同數同修治則十有二歲
存合諸侯
王巡行殷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也相朝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節節王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
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閭用符節節節用符節皆以竹為之
合六幣圭以馬藻以皮璧以布琮以錦琥以繡漢以黼此六物
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諸侯之若國荒則令
賜之若國師伐則令輸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
有禍則令哀平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
為一書其權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違順為一書其律違暴亂作
惡循犯令者為一書其積喪凶荒危貧為一書其原樂和親安

之故
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其之以是命于王
詩曰九月肅霜十月濤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饗彼公堂
稱彼兕觥實承筐是將人之好我亦周行○伐木于阪嘯酒
有酒盈室有殽兄弟無遠民之失德飲雖以慈有酒無酒
酌我坎○鼓我舞舞我追我嘏矣飲此濟矣○湛湛露斯
陽不晞厥夜飲不醉無歸○形弓張兮愛言賦之成有嘉賓
中心既之禮既設一朝饗之○者者我在此中使既見君
子錫我百朋○饒饒其醪音酒思柔彼交匪敢萬福來求○賓
之初筵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及之曰既醉止威儀備之既
醉而出坐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飲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戚戚兄弟莫遠具
飲或肆之庭或饗之几○肆筵設席校几有緇御或獻或酢洗
爵奠醑臨之○或嘯或歌或笑或舞或飲或歌或歌或歌或歌
升家之先有樹其禁胡考之卒春秋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禮記曰：成也。以君成禮，非納於禮也。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與聞之，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股鳴者所以嘉賓也。敢不拜嘉。四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者，華教使臣曰：必諸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諸親易，諸禮為慶，事為誠，諸難為，諸臣獲正，敢不重拜。禮記曰：夫泰象為酒，非以為禍也。而諸微甚，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國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然日飲酒，而不醉，非先王之所以格爾極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五獻，明降，登，升，和，其，不，流，其，不，安，故曰：吾親於鄉，而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安校，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古者諸侯之制也，必先行禮，卿大夫士之制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飲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周禮曰：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奉士大夫者，老，諸子，則共其酒，而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秋酒者，以書契授之。

養老

詩曰：六月食麥及薺，七月亨葵及藟，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夏后氏以饗，殷人以食，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耆，六十養肉，七十養飲，八十養珍，九十飲食不離，諸勝飲從，皆遊可也。○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養。○五十又從，六十杖於家，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祭及也。○有虞氏國老於上，庶老在下，夏后氏養國老於左，養庶老於右，周人養國老於東，養庶老於西，養國老於右，養庶老於左，學國老於左，學庶老於右，東，養庶老於左，西，養庶老於右，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夏后氏牧而養，燕衣而養，殷人皐而養，皐衣而養，周人皐而養，皐衣而養。○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朝，膳，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是而絕于所以敬諸侯之弟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養老，周天子之制也。未有道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夫乎事親也，孝弟，故諸親，是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故乎見，行修乎學，故乎見，義，凡之而弗敢犯也。

冠禮

上體品
平心平
術心
異心
可心
雅下

入

二、三、四

書曰。罔律。庭。壹。衡。王充曰。師曠奏白雲之歌。當處下學。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

存古類書
卷之三
劉惔傳曰歌不永言格不依永律不知聲爲金格悉失之
則重石聲濕潤失之則輕土聲高燥失之則下竹聲清脆失之
則高絳聲纖失之則細車聲隆大失之則洪乾聲震揚失之
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
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丘瓊山曰漢世之樂皆用夷用俗唐
開元御飲酒禮乃有鹿鳴閑雅等十二篇宋時有趙彥廣者傳
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協以律呂於鹿鳴等六詩云黃
鍾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閑雅等六詩云無射清宮註云俗呼蕤

昔軒轅令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萐協其中。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以如鳳趣。後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五音生於季，而管之參差，以如鳳趣。後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五音生於季。

滿漢武帝時張蒼始定音律武帝以李延年为協律郎而律呂
 相生之變則謂之京房十二律之下相生然于南呂上生則出六十
 律也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而荀勗較其所造鍾律又多不
 合因更造十二笛以求元聲阮咸又病其聲高俗故鍾律亦不
 用嗣後改創各聲為七律每律有七音而七律之聲又各異
 五音以較之而七律律有七部一東曰此律成之樂而和牛
 鈴於越人知其可以和平與合五尺於四夫若其優劣易見之
 飲樂之流童用京房之六十律而更生三有律則不免於附會
 之非陳仲純見京房之律術而欲以改之律又不免於見阻之
 恨五音有數律形如尺寸長短六十音有微與大微而小微如細

則六十餘有是以數百年間發宮聲廢而存者黃鐘一調而已
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調皆之逆鐘蓋不用故也自唐太
宗復之而八十四調之非猶仍舊習矣宮聲廢而為林
玄宗寬裳羽衣雜云漢雅而識者知其不足觀也黃巢之
亂工器俱亡五代事國不永未暇及於禮樂至穆十鑄錢不
問聲律生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鐘編磬徒懸而已至宋孝昭斥
王朴之疎而約節操升不辨鍾工之號也宋世鑄錢乃思仲
氏失機不能大造於是只足食者雖欲鑄錢之乃思仲
氏下後工巧其大小既不成樣私鑄私鑄不便流通乃有鑄
字年號字范議主府殿之說而律書刪定不知補養之說

本古鑑書

集詩上

伊郭

更知帝疾於鍾律有先知之術也明初所定曲律與正其
無涉而聲反其上不知其誤人以此與果實王親睦律亦帝指以起
其端論法之尤乎居常可事以為治法者從前指寸聲事通作
律呂新書因誤解積分以明徑圍之數周淮南索隱以明九分
為寸之法固通典以明五聲二變之律半聲之絲圓孔氏以明
寔宮受微之不謂其用功必勤矣近世閩人李文利又著律呂
元聲者取三寸凡尺為黃鐘以正司馬遷九寸之誤抑然以太
祖陰陽五行錄一以生二錄少以及多見黃鐘數少為極清以
正宮聲為極濁之誤所謂三才損益者以對待言而無窮於仲

呂之失矣各以正上小韻爲上生去上聲四音
謂隔入相生者以正徵言而無位而不逆之非又審音之不
以喉嚨舌齒唇之五聲雖宮商角徵羽之清濁而節候有可容
與厄永鑿當進其苦於朝而未見施用益司律者難其八耶
○李杞觀四代之樂而知聖德之懿隆師曠聞濶上之音而知
衛國之名制王今古開安公子曲而知煬帝巡遊之不返李嗣
顏竄旋曲而知高宗父子之和其矣興之有道于政也叔季
視爲下務而古樂盡亡雅聲不見於天下今欲復古誠有誰爲
力者予嘗推之京房傳延年壽之術而推衍六十律誠有補于
作者錄焉

集卷八

律書

正律之不足也然強合還宮之數清聲取之太多如依竹管有
法傳等律控其唯設周成者曲方氏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沒
不容釋者房其失之矣蔡元完蓋京氏之失而加以變聲子聲
以爲調有所發明矣而還宮之論尚有何可疑何者謂之調者以
其聲之異別之也今黃鍾五調皆以本管姑純林南應爲聲謂
之一調可也而何五之足云此按宮之可疑者也近世律呂元
聲以合理而可用而又未見程式是樂條不可作哉大抵舊律
之正在器與工今日之範則八音之中猶缺範土笙等以木斗
槽竹而以範裏之是無範音也頃嘗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

五言古詩

廣大之意。自今諸一切流俗怪誕齟齬之樂。悉屏之天下。一節而樂道以昌。自是歷世是用。大常鼓樂習。藉而已。樂自宋淳熙末言律者。曰五季年教授文彩。實始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為黃鍾。乃今之七尺。黃鍾。乃今之六尺。以以大鐘。陽五。行由一生二。由二及多。是黃鍾。故世之為樂。皆祖黃鍾之誤。以左右對傳。各得百二十九分。而二尺。從上生下。上生下。下生上。而與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而增六分。由大呂至夾鍾。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皆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而增六分。由林鍾。至夷則。而增九分。無射。乃鍾。以連於黃鍾。每有須而。集錄于

律者。必不如此。而適合三寸九分。之利。而如此。無端易以相違。其謂曰。陽數始于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陽數。三九至之。黃鍾一陽。而外氣縱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函。三。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皆皆以此。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絕宥之於林鍾。其增減。律律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難足。而生則陽難進。而高。射。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難足。而高。強。其成。成宜僅得三寸之二。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而謂律歷同道者也。作律呂九聲者。二房三尚書。足相離。

焉者邦者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然建相製之古古人胡為
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明本唇
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歌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角而羽
前者氣之平聲者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殺
于角清濁平易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鐘
宮而清越之者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宮為清則
黃鐘之管九寸重濁而不令故有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
大謬矣夫上古鐘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偏也故周禮三鍾十二
律皆以考擊焉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
清之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一條二十四枚之說蓋通
止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以四清聲以補
其不及故作微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數少也登之遠順而
易進而難者也故濁之殺清也常有餘清之殺濁也常不足故
終清濁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呼喚何自而聲之
即微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呼喚何自而聲之
謂子聲可展乎哉夫正樂二十四律則五音各正之謂律也必
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無殺而不成調雖有其
初無實用孫氏不深致思也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

古今考

然則十二律運相而宮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
此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
相為宮宮各律廣各有為者也如黃鐘為主律則必以林鐘為
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因以次而平者以此律難
之先非相次也非必至清源流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
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難欲其一首而調三足者其故
自周至漢至唐宋宋雖倍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商角徵而高
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者之通濁者常有
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難美而實無
存焉蓋品
用也後學不察而傳習之誤矣且以為李氏之說既非達五音
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品樂雖繁而聲容之考證
皆長樂陳氏樂書之餘餘空闕人無暇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
正之音而杜撰定之與真誠之如此大都黃鐘冲氣無所不
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無不統如天無不覆也故
凡十二之宮皆少濁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慎選古也韓司馬邦
子博極庫者研呂律之學作志樂以為律生聲鐘文律為馬
看之而律極聲之極度鍾十兩九之明示未及也國九分積
八百一十小數固看也如量圖方方說宮環轉無除規圖之圖

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何及正聲金
 車子倍之變用調防首末長短相連之至凡未及也六變八變
 九變之用周禮載之以黃鐘起天紳以終實祭地祇以太簇
 畢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鐘一始於朝廷宮闈宴饗格布
 為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制也久之楊忠愍為郎時從文樂
 三月而得其數則謂曰無休于理而用打聲有焉而通有聲有
 聲而理可概寄也理而無音如聲何乃構詞竹絲子刺管
 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琵琶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轉
 曰技有進難是者乎韓喜曰難吾語汝吾欲製十二律之音
 各係九弄七聲而成調也予嘗有意于樂感遇思履食寢者
 三日夜夢大作坐堂上以分經攷考之曰此黃鐘也醒而近流
 夾行促若有悟起登殿前奏進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樓屠
 高錫喜曰得之矣諸君志樂成九龍飛舞于庭者久之應其在
 子耶然太常律常習者 朝廷未遑廣程愛樂之事無及之者

漢書
律曆志

禮記
樂記

節用
 易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道○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九五
 甘節吉往有尚○○節○○德○惟○懷○永○固○○德○自○今○嗣○王○則
 其無悔于親○子○適○于○道○于○道○以○為○民○非○正○之○飲○○泰○猷○傳○曰○德
 德之共也○修○思○之○六○先○若○有○其○矣○而○若○始○諸○大○惡○無○乃○不○可
 手○○禮○記○曰○即○安○其○居○節○醜○其○衣○卑○其○宮○室○卑○不○嗽○或○不
 刺○饌○食○不○二○味○以○與○天○同○制○齊○之○若○子○之○行○禮○者○如○此○○今○之
 若○子○已○安○無○戚○戚○不○休○是○致○慢○民○是○害○牛○其○聚○以○戰○有
 道○求○得○富○貴○不○以○其○而○昔○之○用○民○者○由○新○今○之○用○民○者○由○後○今
 存○古○制○也
 之○若○子○其○為○禮○也○○節○體○以○天○武○均○節○用○家○民○不○蓋○二○妻
 節○用○之○天○見○也
 陳○子○子○出○公○策○曰○國○家○有○節○財○之○時○有○用○財○之○時○積○之○人○昨
 始○其○用○之○人○而○所○用○者○必○其○所○積○也○於○是○春○則○其○時○以○制○其○利
 故○積○之○無○張○飲○之○名○而○用○之○無○耗○乏○之○恨○愚○嘗○觀○之○漢○矣○今○天
 下○初○之○人○民○周○窮○文○景○身○為○恭○儉○以○率○之○幸○海○內○無○事○四○十○餘
 年○之○間○府○庫○充○積○王○莽○武○帝○中○國○月○富○遂○歲○出○兵○擊○匈奴○攻○朝
 鮮○滅○西○越○費○且○巨○萬○而○官○室○迴○年○之○不○可○勝○數○當○此○之○時○文○景
 之○時○府○庫○無○餘○然○漢○之○所以○旬○三○者○可○以○然○故○改○三○居○者○亦○能

天下之財
之財者
之財者

國其時而移其所富為成。大不達於國也。唐德宗之時。朱泚王
武。遂。德。以。銀。馬。越。李。抱。真。越。李。師。于。外。又。登。神。主。之。士。用
財。之。時。也。而。為。貨。之。舉。此。以。立。奉。天。之。號。今。也。無。德。宗。大。盛
之。精。而。有。德。宗。用。兵。之。費。居。積。財。之。時。而。有。用。財。之。舉。則。何。為
而。可。哉。今。天。下。雖。土。之。廣。大。不。讓。于。古。昔。自。諸。侯。王。立。于。封。居
湯。沐。咸。封。侯。唐。其。雖。官。別。館。之。姓。營。給。異。之。資。操。舉。之。士。花。鳥
之。使。天。子。之。侍。奉。不。若。前。世。之。歲。多。然。而。稅。道。增。而。不。可。減。知
山。川。開。澤。監。茶。鼓。鑄。之。利。莫。不。乘。藉。以。為。未。足。皇。上。焉。有。不
能。終。日。之。娛。天。下。計。其。之。士。以。為。天。下。有。無。窮。之。財。而。不。出。于
府。庫。之。內。必。行。計。而。置。置。平。準。使。天。子。擊。其。石。而。不。出。嗟。乎。事
之。相。激。勢。而。必。至。歟。以。惡。視。之。當。天。下。之。道。於。富。國。與。也。富。國
之。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貴。賤。相。從。遠。近。相。救。使。四。隣。坐。國。而
已。收。其。利。故。管。仲。以。區。上。之。齊。與。莒。鐵。之。事。拔。晉。楚。之。財。而。齊
以。坐。富。海。天。下。則。不。然。四。境。之。外。安。矣。前。多。利。供。財。物。無。所。取
資。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藏。之。府。入。當。其。所。出。無。贏。餘。之。供
出。之。利。苟。非。即。用。而。為。事。終。不。能。賸。天。富。國。之。道。商。賈。之。奇
賤。也。當。天。下。之。道。四。境。之。拙。業。也。商。賈。移。利。于。五。都。之。市。去。就
轉。轉。仰。或。不。肯。千。金。之。費。而。處。得。凌。富。愈。了。越。富。主。于。力。田

之。家。於。歲。力。作。無。暇。估。之。入。不。足。以。更。費。其。勢。非。節。飲。食。戒。美
好。無。以。句。號。裕。今。天。下。僅。而。農。織。之。績。而。欲。為。商。賈。通。方。之
用。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度。矣。天。下。之。財。費。于。建。者。十。三。而。費。于
名。者。十。七。其。應。乎。以。可。已。之。費。而。現。而。不。得。已。國。家。之。用。財。非
皆。缺。足。而。不。可。為。國。也。延。推。富。厚。之。間。而。成。於。國。習。之。勝。今。夫
人。有。室。以。藏。風。而。終。日。環。食。終。歲。再。水。使。步。而。行。可。以。為。人。矣
幸。有。餘。財。則。為。之。置。園。圃。醺。酒。衣。帛。乘。車。而。物。得。于。珠。生。長
富。貴。之。中。以。為。閑。然。而。不。可。廢。主。于。財。得。而。與。過。夫。此。數。者。豈
真。人。之。不。清。已。耶。高。皇。帝。初。定。江。左。大。將。軍。將。士。十。萬。史。何
容。者。猶。立。其。時。費。且。巨。甚。而。餘。無。免。歲。內。之。租。乃。如。古。者。不。米。多
于。此。可。以。有。載。使。稱。繁。盛。也。人。之。病。弱。者。唯。權。勢。能。保。其。食。足
以。自。足。耳。今。乃。於。然。度。置。難。應。長。夜。耐。禁。如。平。人。而。欲。求。財。于
藥。石。藥。石。豈。助。戰。哉。古。之。君子。見。于。焉。而。不。取。或。毫。末。而。喜。惜
廉。抑。人。而。善。推。自。外。也。宋。臣。有。言。外。有。不。得。已。之。費。房。內。有
得。已。而。不。已。之。使。官。天。子。初。一。也。則。費。且。數。萬。天。子。之。勢。既。不
能。不。奢。物。也。而。歲。有。數。萬。無。益。之。費。何。可。哉。愚。者。方。內。中。冠。履
之。費。寇。宗。時。歲。二。十。餘。萬。至。武。宗。末。七。十。餘。萬。今。又。不。知。何
如。也。夫。美。飲。之。富。養。水。旱。之。災。使。此。不。可。省。者。也。宜。官。之。規。盤

庭盛也。官實夥也。供御繁也。事大而使多者。傷而陳錫。陛下
雖少句曲乎。其他靈各而隱耗者。不可勝道也。陛下節之而
沒宮。戒之。沒宮節之。而左右責倖。戒康之。不可。謂將且為不
知內事。務以官官之。故習古之戒。陛下製一毫。其直數千者
必曰數萬。正一椽也。易一瓦也。必大為之。而高其估。故曰。天
家事大無弗奢者。生數者。其耳水服。數言禁矣。及坐觀官禁矣。
車馬華靡。傾欲精美。大約皆費。嗇也。役不于。陛下乎使之從
行而使之不于。陛下乎使之從何而盛之。而陛下又未熊取不義地也。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也。沒宮又未熊取不義地也。全主苛好巧

伊達

馬之駿諫列侯之奉朝請者不與德實費之陳思康者出之京師不與祿顧郡王鎮國將軍望於賜米矣矣得祿雖不得于天子之位費猶或以下得祿而不得祿各自便去衛井之冗者削工匠之濫者三年以洗陛下當當天子耳優百姓減萬物何不給者

司 政 務 司

家園頃祠記費數十餘萬矣今有之于韓宮堂樹造閣中矣

存古

運輸之制金錢又可為也。梁漢于下敎隋唐之制買即閭于便。

即月臣考土下月缺應而教之則觀清之貴又可省也固以
 賜江南之民獨大半賦則又歌陛下德也常平之使視天下
 重德以使為之俗如秦晉之郡得穀百萬粟以賜之則又無今
 惠也士馬皆飽有敵之氣又不特言笑商人之為之農人莫其利
 則不耕之民又坐驚于幾鋒矣然且尤爾陛下無微其稅也
 彼見東南之民困賦如此則相皆謀偷出我衣車之憂耳陛下
 下示以商利飽其後患雖歲或不靖明年更焉之也陛下時
 出數十萬金以便而糴之粟陛下粟耳百姓豈能盡食哉且
 又聞之古之官天下之利者必居四達之衢四方未平財物輕
 存古蜀函
 重必重知之也又自選能吏或與賣人裁情變持而任人又
 斥餘利以與之下甚勤而善吾事以大度之人御慝惡之計而
 刑盡四海矣今之司農滿居京師天下之肥瘠無與也臣持
 海書而對問之欲其利先惜費欲廣財先奪利莫提旦夕慮惟
 張魯而司台稅求富也豈可勝哉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則令邦民託諸王殺拜爵位今贖地與民新之也上之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二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任人用者易要以資貸以助周人則兼之小司徒之所播耜也
人之初也小司徒所授土地每九夫為井井四方為一里載師之所任者要民之貢也國庫二十以上地以物地稅國庫在二十以下者皆不納
十二卿有族官不通言惠器城于泰伯而泰格司其德周人與田于范氏而范始收其稅宣公稅田以足用靈公厚飲以雕雉季孫歆作田賦而仲尼止之子產既作立賦而國人傷之存甘籍也計賦

[illegible]

勸唐陽王錡先通款後唐陽王以別前
判其贖資勾取存之則與安否無涉
即如王司史惠之妻後開府三司之官相買
皆有可取者也宋典摘墨幾無名之獄羅孟祖雅親之業已錢
氏之橫征除馬氏之暴斂每二十而稅一其制亦云輕矣然江
南險阻之制江西外增一年之制歷四世而梅宏治至神宗三
安石為提議乃均輸方回請賦並起而輸大衆怨聲之世實他
道為公田而江浙鄉民累負官租自慈恩迄亦安海為害甚大
雖紳采諸路之積欠已高宗踰五十年之積欠日累又真宗
得古稱此
按通欠之籍每歲計天下某省若干則清其六籍充納
知民起意是使吏胥之請別強迫之制和仁宗正無租之
地皇祐崇寧無地之組者四百家上無租之地廣用方乃復
而於古人什二之比終不俾免自古觀之大戚民喪之喻視文
祖誠倍于常或有疑焉夫今戶口不知而租賦益重其理
而不記也夫戶錄兩縣之人重其本者錢徽省飲宴之
實難曰蘇州有牛四千餘百萬刺史以給茶葉關餉
仲糾賊盜崇之用無幾初月可出錢二千萬代民當減愛其
民者也率為覓見之負租假課上表奏聞六時張之水合以費

自是後
皆莫不
知此理

注
此理
自是後
皆莫不
知此理

不問有庫安時不虛且揚州之田為貢以爲下。而今稅備重如此。可不知所以恤之乎。愚以謂東南正賦之外。一毫不可過求。凡有需用。當別為區處。各司其職。而國用足矣。私羊敗武帝之言。士大夫死之。遂於國用。所須推知加賦。而不敢他。場今日有意。則田賦必明。日有事。則田賦必重。力耕者。以耕而獲。受田者。為稅。是使農民。素未耳。不知天地生財。止此數。然四民之中。何獨農可虐。而自急。論之。雖平準可行。酒課可權。田賦不可增也。夫平準酒課。萬一決不可行。視田賦。猶為可行。則田賦豈可增一毫乎。賦。存。古。積。而。乃。古。今。不。易。之。法。校。人。以。田。而。未。變。利。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於人以田。而於其戶。賦者。兩儀也。因校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稅。否不帶。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通為民病者。唐之中葉是也。楊炎立兩稅之法。此算可準。當時庶幾。雖非之。然土田。世不更丁。口有時盛衰。定稅以下。稽考為難。定稅以。能。推。其。易。兩。稅。以。上。四。起。科。今。新。同。之。夏。有。參。稅。秋。有。米。稅。而。率。有。額。非。唐。之。後。重。則。增。也。隨。而。寬。稅。取。稅。多。寡。非。若。唐。之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為。額。也。微。輸。貴。州。縣。非。若。唐。人。別。賦。兩。稅。使。以。稅。之。也。張。天。如。曰。周。朝。徵。稅。之。法。始。於。歐。陽。絳。條。

九

賦

此理
自是後
皆莫不
知此理

此理
自是後
皆莫不
知此理

鞭之法。行於劉光德。當時孫條鞭之甚者。以為坊丁。鞭。兩。月。恩。賂。累。商。名。目。嚴。觀。觀。當。帝。榜。子。會。當。情。冊。籍。一。舉。而。官。民。精。重。之。弊。皆。及。天下。誠。有。愉。快。於。斯。乎。而。行。之。十。餘。年。雖。繁。起。差。銀。之。輸。官。者。輕。用。而。易。費。貪。吏。之。遠。於。者。愚。則。而。柳。勤。坊。里。之。祇。應。僅。易。十二。結。稱。八。班。改。仇。月。日。作。日。而。誅。求。如。累。時。則。長。賴。即。慮。何。通。之。出。是。故。祖。唐。謂。之。法。行。之。至。於。中。國。之。安。西。夷。賓。服。而。楊。漢。字。大。蘇。王。之。後。為。之。後。周。之。亂。率。名。兩。索。之。治。免。授。之。為。字。在。於。超。升。子。弟。之。失。實。而。有。解。子。悅。楊。判。官。則。利。路。之。四。十。萬。舉。易。為。二十。萬。卷。聚。法。府。其。人。亦。理。良。法。存。古。精。而。不。符。其。人。之。亂。外。固。然。也。今。之。為。上。亦。有。防。備。之。法。府。外。之。不。符。其。人。之。亂。外。固。然。也。今。之。為。上。亦。有。防。備。之。法。府。外。之。意。而。其。下。無。蘇。威。平。代。之。志。即。為。相。背。有。王。安。石。制。法。斷。豪。之。法。雲。改。至。於。事。日。甚。孫。者。欲。稍。革。而。無。復。可。為。則。相。與。接。回。時。勢。若。斯。非。人。目。所。不。專。也。夫。宋。無。道。之。時。汪。淮。一。松。陽。之。民。首。倡。暴。徒。之。後。後。孫。田。多。家。規。等。行。之。三。十。年。訟。不。抵。于。有。司。而。謂。大。夫。師。長。不。能。解。建。統。統。成。循。理。之。御。信。義。之。理。為。天。下。之。所。不。信。也。春秋。所。書。宣。公。之。稅。貳。成。公。之。立。甲。東。公。之。田。賦。惡。其。大。吏。古。而。思。復。者。推。在。周。公。之。德。則。今。之。所。謂。周。公。

卷之八

卷之八

原年 東時農大備厥百執事...
子維揚 庚子...
有執事 庚子...
齊侯 庚子...
春秋傳曰 庚子...
是故 庚子...
青信 庚子...
既之 庚子...
克服 庚子...
仲春 庚子...
之稍 庚子...
罰之 庚子...
句師 庚子...
器修 庚子...
以歲 庚子...
子而 庚子...

音義

卷八

三

庚子

以息老物以主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

敬啟

古者科民任地。田增上有。而公田之入。止藉民力。豐凶共之。故田無不均。賦無偏重。阡陌已開。田籍私布。微租而稅。賦倍土更。割豎樂橫。難禁八家之井。絲布銀絹。皆出自田所收。故古者重田。今者重賦。重田。故疆界之分寸必明。而不為頻會。重賦。故薄者之毫釐必計。而安問溝洫。或一人而田有數田。則數田而戶併一屬。荒區可藏。稅產易圖。或足行策早。澤則被災。之分數難稽。徵改則低上之裁。無易。隱官特恩。其大凡齊則巧為寬。巧為嚴。妙思。則戶莫知。垣植毫釐。中產不辨。奸無定址。上無定肥。存古類三。上。一。

墨

長各掌之。國列黃冊之機。出田之人。十年更書。國則抽收。歲夫處里長察之。卽歲之收。除以勞田之交割。或有夫費。或為姦利。以致遺報。徭使租稅里長代辦。蓋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田畔人之所耕。豈共知賦之所入。衆共供也。故樂不作。今則彼此殊方。田宅其所。一里之人。目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相顧。賦之衆里長雅同。未嘗實責之。故樂場有出。徭徭固曰。糧明律。令一園之稅。必問其田。一園之田。必問其長。同在此間。孰謂數衆。飽酒歌。其知必詳。而又有代辦之虞。其防必至。不然。則里之曰。賦雖如罔。未見陰縮。罔之曰。賦雖如罔。未見私登。降漸存古類函。上四。二。使唐

時之
民之

故今空如之說。居處服御。常念其勤勞。取用節
 不修也。洪武二年。上念民貧。當不均而賦稅漫不
 有古往。以田稅。飛泥說者之說。降佃僕家。賴推那。賄賂。而
 貧者。其貧。遂園子生。武庫。隨所存稅。報多。家定。為九。五。後
 長。四人。其者。民。能。大。意。國。其。田。之。方。圓。曲。直。莫。悉。究。使。若
 丈。尺。害。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吹。索。為。難。謂。之。魚。鱗。國。所
 成。上。之。而。求。至。終。界。之。法。格。格。給。事。中。其。世。志。言。積。貯。之。名。歷
 代。不。一。而。常。平。義。倉。備。存。子。復。世。自。目。攬。之。莫。善。于。常。平。莫。不
 善。于。義。倉。義。倉。之。法。由。年。則。散。之。豐。年。則。歛。之。其。功。未。嘗。不。善
 存。古。制。也。

也。然。官。與。民。價。貨。其。樂。易。生。方。其。安。也。守。之。於。里。介。而。詐。冒。之
 名。多。造。其。價。也。責。之。於。里。胥。而。假。求。之。契。作。及。其。契。也。里。胥。必
 能。與。貧。民。通。而。詐。為。說。詞。貧。民。必。苦。與。里。介。市。而。飽。為。賊。跡。前
 者。獲。利。後。者。被。尤。將。欲。散。之。與。存。者。無。處。矣。當。平。則。不。然。豐
 年。對。賦。則。增。價。而。難。以。為。命。凶。歲。秋。青。則。減。價。而。報。以。傳。飢。顧
 繼。者。與。之。而。無。所。歸。受。歸。者。去。之。而。無。所。適。其。利。常。周。而。其。本
 不。作。故。公。私。兩。便。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
 寡。以。給。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每。里。而。種。要。之。於。富。民。而。計。其
 數。時。凶。而。穀。賤。之。以。廉。民。而。主。其。樹。粒。不。出。一。人。上。不。道。一。石

疏

重
書

而又善為之。虞祿為之。陰使所報。當食民。而富者無所侵。而
 可矣。自。國中。葉。黃。威。內。目。姓。有。莊。田。已。有。皇。莊。田
 做。宋。李。公。回。課。田。與。中。官。私。治。中。戶。部。即。中。國。幹。官。天。子。威
 富。子。民。而。皇。有。莊。示。天。下。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至
 貴。莊。內。且。責。有。司。課。和。樂。解。部。進。志。為。猶。愈。而。素。則。得。賦。款。縣
 民。田。為。頃。界。連。東。官。莊。管。莊。內。傳。欲。買。占。民。辭。子。朝。命。戶
 員。外。郎。官。查。督。御史。錦。衣。衛。同。住。勒。內。傳。違。人。違。之。曰。田。歸。我
 許。諸。官。可。行。也。燕。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不。為。也。至。其。地
 獨。其。若。民。指。故。述。明。秋。年。以。所。占。田。及。歸。民。同。事。者。難。之。妻。曰
 存。古。制。也。

此。戶。部。奉。敕。部。官。使。患。我。當。之。不。以。累。公。完。府。命。如。幸。房。寧。侯
 張。能。幹。有。何。開。賜。田。數。百。頃。此。併。其。修。通。民。四。十。餘。頃。得。之。而
 乞。均。其。稅。投。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私。稅。銀。二。分。戶。尚。書。周
 廷。抗。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斷。比。因。建。早。民。即。退。離。地。耕。之。同。稍
 有。稅。還。源。稅。倘。今。即。加。稅。將。貽。無。辜。之。害。且。王。府。賜。田。何。晦
 稅。銀。三。分。而。此。獨。二。分。人。皆。謂。胡。廷。待。外。戚。與。崇。謙。異。矣。又
 意。而。后。把。家。亦。有。私。田。與。今。賜。田。凡。一。切。莫。之。統。無。以。為
 業。又。將。謂。朝。廷。給。與。民。與。此。國。威。莫。其。優。待。先。後。有。以。確
 縣。近。離。地。畝。為。東。宮。莊。者。上。底。懸。灰。振。之。罪。一。時。責。成。近

皇朝
志

要有陳請經一載一歲皆欽予不敢肆云 天子詔下訖農
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耕者不致營
別差務有令舉職行耕課其原本設官者李佐成主之歲
嚴課其賦最其田為水衝沙塞江海淤者即有豁除所司
不能完實獨優富豪不及貧弱如之撫派包貼細民滋困其株
應力官勤嚴豁除之 國初晏司民錄奉 旨儘力開種永
不起科期今百六十年生齒日繁土革盡登寧有充贖可復請
佃諸勸成之家聽耕使作使勝賦陳已者聽戶部奏免焉呼
德今漢矣 唐宗字龍以御史按江西疏請反田報詔寄彭射書
存古類函 土田

田之墾荒者隨戶清理荒者尾之周廣後之則定高下之科
分肥瘠視沃之等約前開墾之設各將原報填入原田時之
原戶而開墾都總縣總巡流水冊十本甲各牧廣墾因大連為
耕四上府州縣上南京便湖牧架碑國戶推田因報編差戶與
田有一定之制便湖向書世單言土國者於平定之物不能復
古按田之制中葉而後安定成俗而云均田上未易清均也今
可議者惟江南田賦等則既多如里胥飛漲之弊繁江此輩力
之家田不輸說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愈不均宜杖杖

皇朝
志

禁之法通行天下田賦各以本州縣額為率而廣狹不均者
悉大量而均一之其北方上腴牧澤南方江湖砂磧山岡易旱
之田徵古人上田一大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慮而量寬
其賦或今傳折亦不為過餘復賦次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為
疑不知田之制賦視數入多寡為差雖可以徵納也宣德中國
知府況鍾奏成蘇州官田糧額圍未嘗以新制為約美奇在聖
王仁政之行必均會需惟分并授田之為危虞也首均田限
田之法今既皆不可從惟核其田賦仰有田者悉歸田者悉
之母使富民重賄貧者之累而猶曰不可則當盡食聚珍
存古類函 土田

今若惟泥泥龍初推於世七利故而後此 土田
著論言天下承得流習日以多幸而莫知其意之故則賦籍
更不正也府州縣之皆省額郡國之皆省額是故情實成都
積部賦縣積縣成州積州成府積府成省府州縣糧差皆不
可操而犯矣何獨于鄉衛郡而疑之今天下官不勝其煩賦不
勝其擾者惟在田所適會糧差即移豪滑奢類貪勢賄賂而賦
徒不能均耳誠于商立田界計其田則明其糧差任上作賦不
論戶也主察苛欲而總于都一總而全于卿一會而完於縣
則賦籍近于自月之閱而縣端畢于千軍之久豪猾者玩者其

產不能斥一畝之十甲。又不能碎數十畝而立戶。必且有階退
 之心。雖有貪竊通租之人。則爲之入摩聚而催之。無孤子之
 憂。貪竊者不得以賄緩如此。井田不能誤而定制。同於井限。田
 不必行而事。執甘於限。由是而隱難逃。徭役可均。語具而為
 實。錄世中。

存古錄

出田

七

供養

戶口

黃帝始任主。設井。三為井。三為里。三為邑。
 十為都。十為師。夫婚分于井。則地著。許之于井。則教詳。這乎
 要商。不易其制。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
 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撫邦國。今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
 使之相親。四閭爲族。使之相親。五族爲黨。使之相保。五黨爲州。
 使之相親。五州爲甸。使之相親。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
 之山。要。古帝三之世。天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然於西北。焉
 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
 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主於東
 南。故其民莫然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大
 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古今之所
 著。論其有絲然矣。今國家遠富金運而。列聖世為滋養。以
 校之三代。於斯益矣。然以地許之。則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
 遼海。西極流河。過於三代。甚遠何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
 耶。比來遠育已久。口不知將民商賈。興武十三年禁之矣。其
 姓合族。正統八年禁之矣。其唐唐皆由塞而聚。我朝何獨不然。其
 夫以。祖宗二百年之遠育而生齒不盈于開創。其大之餘。

元運
 天運
 地運
 人運

不難
而分
見

李古頤

世道

有年

存古類書

2. 3

: 伊 摩



子曰說以先民，立其身。說以化民，立其死。說之大，功矣。
我聞禮小司後之成，達邦之教，法以倍國中，及四鄰都鄙
之民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各凡經授之施舍地，
歲時登其夫家之美，需辦其可任者，有古凡以比六十野
前六凡以比六十有三，皆伍之，其耆者，有古凡以比六十野
公事者，老者，勿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室，以信
其人，而周知其穀上土，家七人可任也，若家二人中，地家六
人可任也，若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若二人凡起獲
存方類編

其一以其餘物為權，田與進齊均作，凡國家庶廟堂
其政與其威禁，所其時給施英靈罰誅其紀令者，凡國之大
三日馬中，午則公用，用二日馬無平，明公用一日馬出，則
季力以無，不牧地守地，或不牧地，敗三年大比，則大約官
春秋稱公二十五年春，許作南門，詔厥民力于而不當，禮曰凡
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孔子曰樂而不施，文武弗能也
施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文武之道也，結之間必以弓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耳之善御朱討回子

中 國 書 局

楊文 庚子 日 庚子 庚子

是役有休息之時。而征伐則年々出費甚鉅。有不及之戶。而征伐則戶戶橫賦。豈有不傾輸餉。而情願執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患徭兵事之人。而樂輸之役。有無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出皆枝蔓。錢為不悅。此愚里間雜論也。衆乃凡四古者之民。常所養也。故從法皆民之樂。堯漢世之民。養常者也。故從法亦民之所便。國家之制。匠有班銀兵民。有丁糧矣。又于正糧之外。每軍加兵若干。以取其克收錢。義。祖宗之意。固不欲更役之也。今州縣雜役。事不可已。每年既編民為里。後又編民為均。編民為身。未幾者。今既為身。而出徭。而卒出報者。也。今又同田。而

與敵處隔絕彷彿方圓之形軍且遇土之險則營之此不
與人為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是則人為益田為縛田各得其
一切新舊吏遺離居析費之故皆各盡厥職之微則稽之此與
本為轉移者也亦有析移失以時其登下之孰則使不勝若一定
而消長之憂約而不勝其害也控其常定之勢則田不為析出
入而隱漏之弊絕注至洋矣倘有司定賦稅刊符冊之便則田
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國不念陵久則固不足
提一册之轉而欺隱影射飛洒遺奪之奸自出財賦莫重
於江南則樂土莫善于江南南堂之所釐正亦莫急于江南竹

[illegible]

後漢書
卷之六
得此可
知矣

— 4 —

錄佐國之急然有亮齋之利有直柔之鏡有漸澤滿瀝之居有
憂慮廢落之嘆皆可因而治之善官而守之雖不必效古之致
鏡齋今其墮將轉徙爲閭民乎張天如曰三代之世無儲寶
之文非三代聖王之愛人愛後子兩漢也什一之制以歲爲衡
豐凶多寡之取時有變化而民無遺積春秋之有但補助而不
閼資價則無事乎謂之也秦漢而下民有不易之財官多視外
之求則不得不積蓋其間時有貸放然自此以貶其遺廢矣
然曰水旱故人有倍於虎而人畏懼大乃甚於水旱又曰海州
值欠更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常有數百萬席狼在於民
古語云
此皆官民之積欠內已除放而官吏不行者也夫宋以仁立
國史之所載者若真宗之道使仁宗之改進大司高宗之止倚閣
州縣獨徇之事過於前代而生靈愈猶然若斯則天下者可知
矣是故救之令無益於民間連遭之切更甚於正理則無若
則顛末之所微而善焉之緩急顧罔循以迄於今又不可言
矣三載旋廢修以徵令爲科則天下之官及舉爲進呼之吏陸
勢所歎爲主意既與類論又疏益緣琴錄重傷甯甯未有其於
斯者也嗚呼世之能也施令已責與家重寶而公量收之現使
以爲出於霸國私臣之私德而無常於古而世之降也大教機

電報
第
一
號

陳皆爲空文耶。諸君之野民也。慨於誣害之不信然。則時弊理
而法擊乎。法也。如之何。而後可哉。永樂之劫湖廣。其後郡縣
新請亦郡縣。文皇不許。苟蠲其官。必急貧民。此寬郡縣以
寬民者也。如劉宋之時。元嘉貴戚郡縣。而民間富後。道臺使皆
貴而民雖奉足也。高祖之諺曰。有恃二稅。乃名。方予
讓而後毛。毛說。方法。行乃推秋。秋必無。日此責郡縣以寬民
者也。如宋祖之。國富。莊宗。急。及諸諸通受相。記。有特充增。義
者。其。謂。市。其。此。大。寬。郡。縣。以。寬。民。則。守。宰。不。以。功。令。亂。失。心。
而。諸。豪。亦。以。法。守。宰。郡。縣。以。寬。民。則。慈。惠。之。長。務。乃。明。察。而。足。
元子讀此。 謹小。 乃唐。

後漢書
之策
以
利
人

後漢書
之策
以
利
人

屯田

自漢武帝從罷言募民徙塞下而使屯屯明邊塞之事始也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以珍賦為募民屯田之計
其利遠勝大屯不徒為塞而又可以望遠有深恩可以
以功定其利也則屯耕之者有可慕也漢末諸軍並起率
以不功於屯田者為多故曹操募民屯田許下得數百萬斛諸葛亮由斜
谷伐魏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得於閑居民之閒司馬
懿伐吳用鄧芝計且田且守歲完五萬斛晉羊祜鎮襄陽慈
田八百餘頃平吳之後杜預修石信長遺之激用陳濟水以
存古類
遼原田為餘頃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固隙地置屯田元和中振
武軍鎮李絳請開營田乃命錄事重為營田使出城隰原史九百
餘人給以耒耨耕牛凡墾田八百餘里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為
屯田使黃憲充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處田竟蒲倉給
之錢民賴其利神宗時詔以防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軍務政
務參時張闡言兩淮曠土之民使耕利粟為便元時康里吉思京
東瀕海空曠富民受田能以萬夫耕者為萬夫長千百如之十
年不廢得以世業至政時丞相脫脫以京畿近水召募南人耕
種歲時粟麥百萬餘石我朝之制裁撫衛所上在有關隘之

屯田

地分軍以立屯號俾其且耕且戰蓋以十分為率十分中三
分屯耕通有徵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後耕獲之利其
衆視古為良近矣國初募商輸粟入詣鎮巨費役將民創土
堡堡為屯聚田四畝有兩持種成化中甘寧之閒牛粟僅二十錢
唐景崧募宗之粉粹為內閣戶書葉璽與廣陸大賈議奏諸
折邑而遷地宜牛未至五百錢矣向也以清寧為本此屯以
勸耕為本南屯易于成此屯非遠久不能成也王德中朝
瑞敏世率耕還屯不必皆軍墾田不必皆稅第令還有舊典廣
在民間募有急百萬主其何憂兵食之匱乎
在古類
屯田
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者除月正糧十二石外餘
米六石上養以及城操者是十八之四養十五人也其屯軍多
倍遠屯種遠處乃因地徵糧百石及給予軍則人十二石是二
十人之四給養十人也于是田不足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也乃
為折色在離折支完乾使之故折色行而軍始實糧借而民始
困法始弊矣國初給米上倉上在各屯壯獲輸納無搬運守戍
之勞操軍支糧亦近便簡易無有侵牟欺隱之累及徵糧于官
在府州會城費與縣百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可
始仰給內帑而其弊極矣臣許軍之抽糧于官大率十五六斗

始帥一石其支報于官則一石止降二三平今使軍自糧一二
十誠可定濟死利二十餘石無運時得當之者有倚仰水食之
實矣李文清曰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也故矣國家九邊
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木樵之所生綿
千里於而耕婦於焉採薪蓋即古寓兵於農之道也漢趙充國
傳勇亮昔年結存元張韓重學諸臣之所當收其利者二百餘
年聖明憂勤於上督領學畫於下將臣經營於外謀士講求
於內則惟屯田為政上高皇帝開海運之張指原臣謀屯田
法用宋論所賦守邊策上法分屯布列邊徽遠近相望首尾相
應版制如此其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一備汎察外悉
全屯田戍守此其一也山而必湖民若千戶額應募受屯當
以鈔錠為贖之似今募本州民召募如士其費也今屯士并
樹桑柘築陂池所宜上雖不足而足於桑柘柿栗矣地利如
此其益也大皇帝納屯之請官為市牛犂器至秋廣屯於
遼陽而遣人散牛於朝鮮耕其如此其給也掘各荒屯空土不
拘土客軍民官舍力開墾永不耗耕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
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於屯如此其效也以
寧要精教獨多降勳輸將德兵何格藏如此其明也仁宗

倉所司以征徭統境也今每糧使妨農粟如此其至也一室
宗物大同揚兵鄧亭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勸定當之
如此其快也援督必選老成更令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便如
其謀也屯八萬望遠士一切用度多由果畜於是令戶部
買粟多至二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
順中郎史崇德則蘇堂所儲糧官牛官田墾墾田蓋廣積
最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與利如此
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款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奉其無士也
優故士食其利也後故利集師所糧糧中調濟陳州張武之
存古類五
不啻屯也胡不及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荒田空
闕之區歲歸庭紳士年無近田可耕如商賈所為矣有數堡
不修實害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耕耕士半廢墮家無積有
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果村所饒者矣有耕糧之際而莽氣
收時之後便收修用以管屯為職者優處城市而不見阡陌之
地以典也而耆老信薄寄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
者矣則有提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震地明日復遷糧起
正德中寧夏之安平令地荒儲竭近民凋瘵且數募而入胡如
王季所陳者其恬然既失固猶地喪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決壞

監獄官教下布在部內董仲舒謂漢承秦法監獄之利二十倍于古者以此考昭特問民法古時良文藝之士以監獄為官亦私牢雅之以為外國家大案制四義安遠足用之本考元平惠官三年所獲唐劉晏為監獄使以為國民所急而稅

計于是上監法監重之宜官取厚利而人不知責要利威號四十萬緡大屠末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官服服軍陳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宋初指失以所入課利中省而轉運司標其贏以佐一

大宋以用兵之儲餉今商人輸粟米塞下

監利所給之額末監二種瑞新中太宗置折中倉監其贏以給以准監此度世台前中納之始是以一處中納金銀以充官用起債丁夫之擾焉所得而民不經商所創而民不誤食誠實之良法也宋朝非鈔未行宜分定安軍以無運米而空耗而散江蘇湖廣此之修遠得壯為便健之四為利宋朝天下十八路而監之所出十二路為池二為二十二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自兩稅之外莫大于海監群最資費用國朝以監保給迎粮然亦水旱

監獄官

監獄官

山范六時籍以銀民故天下覺報之仰莫如度制洪武東監運使呂本言舊額監輸官以四百斤為一外官給工本米一名又舉米價低昂聽錢鈔無定以資寬民然其間有下度少而監額多者非均也臣謹與各道分司即監場所屬地方驗于產多寡地利有急官用革除額免料外他縣固所宜得量事分則較一詳查而均平之便詔曰可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令各運司提舉司查中監商若上民不逮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外給資本鈔二十錠從之盡德恤至于外而中使官軍兵帶私監之誅正統初令寬丁逃移者監謀司覈實優其徵又存丁期焉

法
學
史
論

王儲一印存儲此二司錢法錢三印中禁禁其四王
蓋商提私蓋提積教之弊時天子加意于國家蓋舖之製各開
學士計也田茶馬之故甚意已及諸大學士東陽官主臣今蓋
陸陳兵各道各商開中而商安失利額不背中納上開
何也聞學士同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
不過裁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有夫帶奏討者一夫帶者十
復有各年未支曰零蓋有利惟積曰兩蓋皆為奏討使事端
因古國家茶馬法行有歐陽駢馬者為夫賦高招大震怒
曰我曉一竹法乃即欲青瑛之耶遂實極此等事今皆不敢
存古類出蓋法

錢二年令曰實難姓丁除正額蓋照舊納其餘蓋收貯本場
每二百斤官給米舉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蓋二百斤放丁實
得米一石乃私賣蓋即被死可也蓋當時必令雖出而米實無
惜故官司提挾此今以拒取餘蓋實不係必付此令於民米美
且食藉姓丁朝有餘蓋夕望米去不得已則先供富室解饒東
泰然使如借債蓋以出急者有兵故蓋禁愈嚴則實愈多此
之由也貧民賣私蓋人即捕獲富室賣私蓋官亦密隱故實姓
餘蓋必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指貧民廣占
商地煎蓋私賣富敵王侯故蓋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
存古類出蓋法

和
本
論

實情即開辦私鹽之弊矣故本商借引以彰私禁然商人
 灶戶兩得贏利州縣士民亦貪食鹽惟私鹽通行則官鹽壅
 而法遂大壞今兩浙巡撫許帥拆色之令可考也私治正德年
 間或私煮或私販或私成思賜時給引日自賈餘鹽故法遂大
 壞而私販平手後復有各年開中未盡名曰零鹽私掣餘鹽堆
 積在浙名曰白鹽官報中借影私鹽以塞正額故正德以
 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夫正課鹽價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
 則正課愈虧乃其所以此商人中納利禁也洪武初給灶丁園
 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灶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
 存官園五
 內文使先灶丁標蓋所以資灶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
 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
 灶丁上以裕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鹽之利灶戶無餘益之
 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廉餘鹽矣乃曰餘
 鹽有缺取私鹽者效果可竹竿行之而矣即灶丁空獲以免不
 甚即為實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入於人囊矣矣法
 之弊而方者一也灶丁旁美轉而逃遁乃匿一販販匿一拾獲
 千日登其獲一朝典之食可即生手故獲販徒動遁蓋甚法
 之弊而方者二也括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凌加而六

既
無
之
人
意
上
下
焉

錢尤重矣買鹽實價則取二錢邊上料或三四錢初借米
 亦復二錢殆不知其傳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商人避重稅而
 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愈虧大則則私鹽行私鹽愈盛正課愈
 重難收刑治之不可禁況有賄賂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
 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賈然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
 盛正課如何不益重也法之弊而方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去
 捕獲正課無寧日頑民族及率相株拏高擡大船千百為駁行則
 為飛止則飛飛抵殺人殺人不可禁禁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將
 獲獲之則情可哀惟將獲獲之則額鹽愈甚焉察而極遠有不
 存官園五
 可占者矣法之弊而方者四也今大有曰國初置博運司提
 舉司進之而此所之舉而長嘉興河東山東開魯司與夫益井
 衛龍州司龍州司海州司吳州司河寧司地所謂虛鹽處也實有
 巡行有餘謂有額行有方當時歲合商中入粟定塞下塞下
 粟每石價馬則邊利也今商自為操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
 馬騰行商強固則國利也蓋於此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永
 樂間粟二千五升年至輕也所司間給無額行商人且輸粟夕
 更運券交于左官至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許牟商利諸
 私得阻私者論死至嚴也飽丁給園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

一石津以錢鈔二貫五百文復其權後主厚也。有餘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於戶上以稅利。至周也。正統中錢幣既存積之法以七分為常存三分以待天下之急。後無深澤一引折銀四錢不期而輸銀之塞下而之。雖司非足之計矣。弘正間勦賊恩賜皆予以餘鹽。客其天帶。後有各年米米名曰歸鹽。有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稅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大非法矣。自商人守吏而後次待給至數十年之久。卒多困苦。老死自決。提催而滿。獨其昇。寬丁。縣于。多。自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又有配支有貨富者科得有助。借。本至二

等官且交通以互市故法有所絕而欲最古也。蘇漢漢不可。亦有司通則而欲民之無私弊不可得也。二者不章而欲禁法。無阻壞上下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國初設轉運以崇崇差。監察御史分開監。深察德中。如今千。准從省軍。地捕私鹽。漢歲每一差。駐節楊州。正統泰泰。深察河。道。任。身。而查鹽清理。糾治。吳。李。之。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此。分。專。巡。私。鹽。要。東。而。已。也。此。於。益。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行。奉。法。者。則。在。選。提。舉。等。官。矣。今。其。官。非。關。蓋。不。識。者。不。能。經。受。此。污。微。之。地。而。求。其。察。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有。之。糾。之。第。非。不。治。耳。古。漢。也。

今。其。吏。隱。則。盜。源。決。流。而。久。之。任。則。官。尊。重。既。不。可。屈。阻。而。整。運。提。舉。等。官。應。選。深。察。吏。自。然。監。官。意。深。而。今。三。邊。提。督。都。御史。其。勤。農。使。召。監。商。耕。塞。下。八。渠。如。吳。時。創。監。課。運。儲。交。為。接。濟。此。方。腹。裡。兩。相。御史。如。左。右。通。其。轉。移。商。于。邊。中。果。已。即。

爲之頒秦服子河渭之蕃惠德施有天子居大女番倉
事也衛文公駢犯之三干周之季世犹若是其盛焉陳初民
出美賦以備車馬武王于二戰今人謂三戰今人謂三戰
則京師有天子六廟四木水冰乘輪於馬與路於大馬馬皆在
民則於內地勸農養馬有一匹者服勞三人名有東門官三人
能於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焉氏居塞則馬數千驂榆樞居
塞則致馬千匹見幾於時由郡之盛則象康有馬阡陌成羣邊
鄙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拒桓四夷馬大耗乏乃行
一初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決出馬則內卿大夫之

而肅宗校兵乃詔百寮以後來助軍則馬之害牧以資牧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爲國隸馬元和間又以胡市馬而坊院廢置不常馬亦無復曩時之盛矣宋太祖置養馬二務太宗購以京馬分牧於諸州真宗又置驢駝院皆德之以辟牧頭之以守律杖養于官者也神宗朝後馬漸蕃言者多請以牧回隴貳而諸監監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行而公私俱困哲宗朝位好年送市之其欲易以布帛或易以調茶南渡後雖當監于餘杭之東南藩而江浙間馬無所養宋之馬政不遺振矣我朝畜有馬而監字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地則有那納等軍屬焉

易改
不致所
害而致
害

司
張
家
金

飼林之代則有賜等四衛 國都全隄 談太僕寺于騰
其後定都于此 又後太僕寺于京師 凡兩淮及江南馬成則傷
于南其關天各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此 其後又用官者
每府若縣添設佐官一員 寄官馬政在外行太僕寺山西
陝西遼東凡三處 死馬寺三處 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
苑遼東僅一監二院 馬內地則民牧 以給京師之用 外地則官
牧 以給邊方之用 又于四川陝西三秦馬司五以茶易馬或之
馬亦用以為邊也 前掌謂賦之于民 不若臂之於邊實之于
邊又不若教之于官今 國家要三者而用之 其牧于官者即
存古制也

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 然監坊牧地多被牧毀棄 武
為監在候估 弘治間雖嘗清理 而因循故轍者不能不無 以
致牧地日蹙而草愈未蕃 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可養八口今
地一項而牧馬不惟二匹 未人亦有一騎 官養官馬 牧
地果有膏腴可耕 豈有不開候估 未備旗營民而棄之 豈微耕
以助易牧 易洋山林 原隰難耕 而宜牧者宜為牧院 如此則所
擬更勢終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
凌奪矣 其此于氏即王委之遺謀也 但宋人保田養馬自
顧者聽及以官馬給之 復免其雜軍 概免其他 故今日則殆丁

子
有
馬

養馬丁及教者與之不及教者足謂也 不問其馴與否也 惟
軍戶使征輸指牧院為身而置後為馬而牧 既供勇報以給公
家之用 復備騎練以為官馬之養 其害比宋為甚 夫界馬之令
生必報數 死必量償 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斃 前歲之生休
養而後歲又生上者歲增而供給愈難 死者日繼而待償無已
民何以為生乎 順天河南山東獎政要甚于此 今當悉放之于
官 不然而宜償為之制 如一家養馬一匹 當奉請其謀使量先
其報稅 固屬不可 則以科周禮特居四之一 馬也 今當微其
德 凡耗馬四則牧馬一 宜然 印以此五家為一位 一位之事
存古制也

歲止青其一駒 八半馬一駒 一駒 母馬過十二歲即養之 牧養馬
之民聽其鬻賣 不貢其真而後給以新馬 四匹為社 社為甲
有壯一團 其肥瘠錄是而斃者責其償 生者課其入 庶無
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 又官馬民馬凡有損折 給于騎士 須免
及強壯者後及次者皆苦其畜毛絨質及主者名番所者勿以
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 恐累軍賄償又凡給馬有損當
休用 札內則償 旬外則否之意 勿泥今律成損並不准除之
免養軍人會國固有責三子不足以為一馬者 何可不諒也 雖
在旬內而為有青瘕不牧者亦不牧 亦所共知者 惟取同任保勤以度尾

論地稅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入官而已。雖在旬外而餉銀不常。非時他處虛耗。死為義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也。各令之茶馬司。置以薪用之。茶易而實之。馬似未始失計者。然該官分吏。民保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泊之雇驛。大車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易者城市馬之半。佐賜養馬之民。尸而易其一位。中所得之駒。則皆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廣濟。和。乃戶養一馬。上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樂中。太僕卿楊政言。近馬蕃息。而牧養存古類焉。

之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見其報單之半。凡種馬倒死。羣生不及錢。責之備。每歲末。察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為北方。意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育之。馬。國家既有定科。然康下今。羣生不及數者。見償。愈不款。以馬餽傷民。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何痛而不德也。前等其誣。車舊典從事。而恤貧恤民。宜從寬。成化中。河南南直隸。招見今歲。比較羣生。馬嘉靖中。詔本其言。願民所屬。牧地。養馬。近年牧地。外。歸者。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

馬

備慮。又所屬。牧地。養馬。近駒。止。群馬。即。而。種馬。倒。死。後。令民買補。民因養。其。據。指。屬。以。閱。卷。列。聖。恩。享。下。如。此。文。在論。此。人。若。民。馬。之。客。曰。梁。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漢。畜。之。民。又。其。流。之。或。我。朝修。而。無。用。之。兩。京。後。河。南。山。東。散。之。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之。牧。抑。又。布于。蓋。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遠。其。養。育。生。息。既。後。名。為。定。實。不。能。如。往。古。之。盛。矣。然。惟。馬。之。用。而。止。客。固。未及。于。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唐。宋。養。馬。自。願。者存。古。類。也。

且。其。休。堂。卓。東。及。折。實。餉。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款。者。終。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款。輸。戶。蘇。州。使。一。切如。錢。清。是。有。所。長。易。子。以。情。馬。適。宜。者。矣。且。也。馬。數。之。民。戶。丁分。日。而。割。之。分。然。而。牧。之。委。之。以。才。雅。會。之。以。德。而。處。之。子穢。汚。馬。安。得。著。安。得。而。不。豐。一。馬。竟。已。他。馬。道。又。多。生。條。已調。歲。又。深。休。生。者。歲。休。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難。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多。且。盜。也。以。餘。准。而。馬。薄。膏。而。脫。蹄。即。其。上集。曹。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易。休。特。輸。之。費。未。指。也。於是。飲民。馬。之。直。以。買。之。此。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蕘。之。費。而。賤。之。豈。有

馬政考

賦南馬三為便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
 壯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此可謂善矣今所養馬率盡為
 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馴德現其出塞禦虜乎以下方
 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困不知不乘之愈也是官民兩失之也
 夫國家控馬政日暮夜日解俸日給兌補負動注矣而馬日不
 足者飼練之費未及耗夫之料不明地產之宜不詳主養之源
 不問也一兵受馬乘家乘之至有以裁薪焉者矣一將主兵乘
 料役之至有以供迎逆者矣當事者又以勞殺之不恤而分之
 金受之者人曰兵自易也金入兵手就不要用有煩案案焉
 存古類函

民之官無時與也至於人牧園之所養乘此觀差擇以至於
 開屏牧地皆官自計度一束管開諸民斷家苑馬之設因養
 於官之遺意而於西直隸河南山東鄉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
 界之終已而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則樂之所目
 生耳夫天下非小可也古位所置馬之地及撫而有也罷石金
 城攻而承掌諸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監代求產焉為帝
 號中原一彈一望莊常夫既非牧地者春秋審衡漢唐全盛時
 嘗用之矣誠今貴卿監商知馬政者初更牧地諸西北宜馬之
 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豈置苑苑而廣畜之牝字順其騰
 存古類函

放飼養其遺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慈心理之有屠牧監之
 可坐而致也端震川曰夫今既養為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
 已而有所謂本也析色何為也貴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
 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
 輸銀為意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
 如此則養併之而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
 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意矣養馬者謀其利可也而不用其駒而
 使之買休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休為意矣夫折色之
 舊本因江南應天太平奇肅非產馬之地而通之雖勞銀可

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重責種馬。而欲其早熟。原合吏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而弗責民之養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猶規目前之利。民遂恣為喜。而為己之國。有物不報。而收其款。隱不肯以助餉。而增額以償買。甚至或截其孕。或焚其胎。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猶文必盡。而致驛犯之三千。舉傳以思。無邪。致馬之陷。夫嘗民一於馬。利以相欺。何望子馬之養息乎。今之謀者。又方日出。許意。以重責馬之。早為。未。因款。責。責。種馬。而惟以拆也。縱。累。不。忌。祖。宗。三。法。之。漢。意。可。為。太。息。乎。夫。河。北。之。人。號。使。良。馬。冀。之。所。畜。昔。人。所。以。謂。此。地。五。不。亦。類。也。

不。亦。無。以。王。爵。小。待。其。以。諸。者。也。今。舉。要。之。良。產。不。年。之。一。旦。國。家。有。事。而。邊。之。馬。可。得。以。為。最。用。乎。古。語。曰。受。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財。者。亦。不。可。不。慶。也。今。欲。詳。明。馬。政。必。盡。決。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張。輔。河。南。山。東。之。折。也。不。可。也。草。場。之。舊。願。可。清。也。子。粒。不。可。假。也。官。吏。之。侵。漁。可。恐。可。懲。也。而。官。馬。官。軍。長。然。而。不。可。省。也。行。馬。使。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矣。又。修。金。輝。之。制。通。關。立。市。美。許。好。馬。列。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供。武。永。樂。之。舊。見。可。是。也。善。修。養。馬。而。通。注。之。產。至。矣。勉。步。地。而。調。教。之。息。煩。矣。郵。

偏。戶。慈。恩。收。而。為。保。橋。挑。之。富。縣。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略。也。其。所。以。壯。神。京。防。使。意。者。豈。淺。哉。我。即。古。之。相。衛。則。清。宮。有。馬。監。即。今。之。畿。輔。地。也。如。使。便。嚴。官。民。所。耕。佃。牧。馬。少。場。不。出。之。與。夫。群。不。整。者。皆。其。官。推。以。為。其。牧。之。地。而。不。盡。皆。牧。苑。馬。穿。人。戶。馬。保。馬。之。六。性。後。之。可。也。何。必。死。於。然。居。其。家。流。而。日。事。絲。更。乎。袁。了。凡。曰。夫。馬。之。耗。也。馬。於。苑。也。心。先。諸。其。地。之。故。而。後。補。救。可。補。也。制。有。監。而。監。外。馬。皆。民。牧。解。係。而。後。給。軍。政。馬。之。生。制。舍。在。民。不。齊。而。馬。始。肥。馬。之。死。制。舍。在。軍。一。恤。馬。而。馬。不。耗。今。種。馬。寄。養。馬。比。戶。口。而。賦。此。有。編。家。之。據。有。存。可。得。也。

燕。視。之。優。有。吏。充。之。護。有。印。給。之。發。此。皆。吏。胥。科。索。里。甲。後。廢。而。馬。之。屬。殊。項。費。不。齊。馬。超。俵。馬。匹。每。隕。足。遠。又。指。致。十。金。以。飽。奸。民。力。不。予。核。制。不。寬。及。馬。故。馬。事。弱。小。若。軍。士。得。馬。豈。不。欲。盡。空。沃。若。馳。野。射。獵。而。馬。多。倒。斃。者。死。是。皆。也。或。吏。有。親。信。騎。之。家。丁。有。往。來。承。奉。之。通。客。皆。當。騎。馬。士。尤。得。驥。足。揮。鞭。迅。馳。本。軍。派。許。墮。隨。行。行。露。宿。武。馬。不。倒。而。人。先。殞。矣。然。軍。士。爭。盜。馬。乘。利。馬。使。制。一。有。此。騎。當。中。國。戰。時。馬。不。祥。給。未。南。朔。狀。雖。已。痛。往。者。馬。死。責。軍。賄。債。資。軍。何。幸。堪。此。重。費。乎。故。有。不。行。若。移。此。令。行。之。戎。弁。誠。尤。且。擬。助。許。馬。力。可。支。十。年。十。

人馬
馬
馬

馬
馬
馬

羊內帶馬無故倒死今把提等官買馬創數多即刺軍實
當行早無此實廢如警乎據者謂元一殺因欲將係馬許世徵
眾片實無用之所以休民力身感心也尚惟祖宗制度修後
則可定易則不可如昔年設法之定額增設時時開張固奇
衆能如邊諸國之至此強哉國馬不當遠方之請生就折價
吏使數名有是七卒過廣督捐舉價以收散役時局因之故治
但去其甚早張天如曰宋萬歲之養馬也直訪於岐山遼寧
之間地廣千里為四十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易種八方之
官分為四十八監而供不繼者唐馬榮發于斯矣宋太宗選趙
李之清於諸州牧放牧焉此馬以五千匹之數不賣
畧休生駒養息而防陽修言河東石龍之間多山溪河之側廣
水草以迎雅之三監之地可獲王若雲言東平大名元微漢水
安陽鹿平瓦流之州州地尚存監牧場舉此皆當時其地之
也也然史記牧養之類舉校始便突放馬二千隨馬三千有
貞觀至顯德四十年間則有七十萬六千王毛仲領內外閑既
始亦止焉世開元之物至十三年則有四十三萬又得其人而
文任尋官之數也且古之衛地即今之懷慶彰德大名滑濮諸
境也古之唐地即今之兗州寧海高唐諸境也唐都關中其地

宜馬而國家都為養馬所出且十倍焉天下之大所不
養之國以中原之盛而僅能建度之隨其誰為之此蓋用事
之臣托為宰保馬之說以為善利於國無所不便於民而行之
而不天也夫家戶馬之將行也王安石以為京東牧馬者千五
百戶保馬之將行也宜朔以為馬城一保處募者四百四十
人言出于建策之人其不設其說之行以為信而不知其害之
所尤當積于無匹其使百姓養之而求其生母俾使士大
夫養之而以其札世李慶駿而有員始一馬之論也且市之價
歲增獨賞之弊養馬之款既而八我之金錢播載而出
存焉然也
馬至無故何已吾觀其而金錢一出不可復入彼而受其利我
而用其害後見無道之馬可將多矣何憚而不使來我憚稍稀
其諸則庸馬滿閭音我負物不將不強使之故市賣之當當有
則也夫一騎具一馬今本不當馬與無幸同今馬不當幸與
馬同乃使不養此也外以竭廩而內以累上官非無所出則
強以累焉者給士幸而剋剋膏脂以潤餘囊乎不而無馬將
無金而有金是為天為士累矣故慎即之當當也無定價
在善相者墨之命曰款則期命曰驚則驚其責事且需壤
今我以下知之乘受上知之直何也有報之者矣其名存

其受亡其電也其數又存試觀漢書之敘馬以歸有一相并
 者乎故胃破之當審制也其要仲敘此曰何通而今馬是疾
 高牧養必明于漢唐之制車宋之興政而後可保之結矣矣
 然其治馬不古唐武帝數征匈奴去若感而諸唐皆伏乃其後
 不能教出師者使以馬力乏也漢制雖有都廐中廐苑馬之為
 使為帝后駕車制不以無期發錄取之于民故上貢馬意
 初民區馬愈深甚者為斬長安今重林民然則民區與牧馬
 徒自累馬畜益耗故以漢之強而馬不足者官畜馬不蕃而
 貴之民之唐之馬政咸于官而民不與乘隋之亂楊楊殘馬乾
 存古制焉

壯二千為徒脫名今牧馬司之四十年間有馬七十萬天
 下以一驥易一馬後乃漸耗王毛仲繼之馬政益修其官牧馬
 不徒民之明教也宋初循行唐政而唐之牧地失陷為多王安
 石保馬之政行乃今為屬李他累吾民卒勞而馬卒不蕃也
 且以爲國家之制一則使吾民而五耗馬一則不擇能而強官
 其人學唐者不然而治宋者蓋監牧禁成禁何而不幸自請
 官種馬之害曰御審曰得牧曰照稅曰歲例曰文苑曰輪鑄曰
 時常曰需索曰影射聚斂害政中民為清弗固故父之四千金
 之產貽厥子子弗顧受苛折脫界馬政也不然多產滿為累

請言保解之要將委之游民矣徒民歸官金市或惡焉蓋試官
 即責之富民耳民富者不負任故清民遊民既利而富民故
 罰故二者均害然則何不益廣太僕苑馬之制通唐法而參之
 職民財輸官以接善馬雖有善息馬必日倍雖無其人之官
 之如今之太僕者則臣不知其何術也今夫馬之服用也非徒
 易飼之也必能知其人心習其教訓故惟所用之無悞憤同作
 之憂昔桓麟語馬政之情故焉馬能養其生子孫世受之豈非
 子而父有功若焉哉毛仲之一其人皆性習之如下武之牧軍
 物與人知而無有傷害今者一一人而操清並柳童之埽回
 存古制焉

太僕乃多不習騎而貌廣中非是矣知馬日現高皇
 帝之訓牧馬也而水費獨重制必以時中夜殺候視是雖責之
 太僕官且謂宜接裁人性習焉者當司之臺省官以時視悉耗
 官之朝行賞罰而已武人歷行濟寧知馬天下之大豈不為歲
 毛仲其人出處陛下進者與宋之政事善息之通成矣若此
 唐馬卒雖制車徒操練唐乃可樂大制馬之要以人不以馬則
 富牧可矣即故折掌即何樣司馬也

錢重可法得實之宜也。快武物重實原句于應天錢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其已。執戶部及各竹錢快武通寶私鑄之禁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永樂中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奸惡詔告捕者以所蓄金銀充賞鈔幣鑄人行用庫換易收工墨蓋國家欲以寶鈔錢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為便通行之制甚便而沙易各開難久藏雖有制換之令然收買難終廢不行也。成化中南宗銀字鈔法不修遺御史鄭望性按之衆以謂非絕大縱申者今法不可得竹也蓋愈著今已失其法意往須補一二市索以敵印市存古類焉。我法

人問今下官索俱分鈔法進矣事逸也今天下有京師遠四方無處用白銀貨源尚所鑄通寶錢與上代錢乃開行國家終賦也惟獨狀花大銀匪直市習民安已也五金惟黃金為上幣物至精不變白金次之赤金又次之故幣有三品乃物理之自然豈計其今律金錢不用而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可獲之物為上幣以收金錢固宜其不能行也近謀者欲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鈔為以上幣杖之每張一分直錢十文鈔新製者實直錢十文中拆者直三毫爾直一毫者以直錢阻壞就重鈔法處以分餘值之利而重鈔必發利且

自然之理而鈔不可得重久必折開之五千錢者終至于不立一文而止也鈔既折開而各關即當更速乃故官置鈔二墨實煩鉅浩不整於利何當哉故夫申三品泉布之法純用銀之禁制其條極密安銷惜工以為天下先豈非因自燕之理順勢乘便而通之所付哉。銘臣言今私鑄數行條以鈔鑄而錢法壞當如宋之兼主銅禁俾民得以錢贖賸有貨銅者官以法獲收之使悉歸於官則官之錢鑄者多而易辦給部周正瑞好精美額十錢必重一兩好民害于無貨人患無利自不為矣且賞發俸給行于上課程折已行于下而民間錢送官存古類焉。我法

子利致欲禁銅孔額鑄錢由公錢之輕有見也。計與商賈真假如賞真金以鑄百兩則民間已有二百萬之用而人主之國無損瘠矣何必費一兩二乃稱利耶。古人財會也但論九年之積物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錢委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若是無本雖積錢至多亦何補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制錢既以田制財以谷粟布帛所以聚之收壯不足立各操之法以括責天下錢布方重如周如秦如五錢如

問其現或可以為式此足錢之正若一時之所缺如李漢時
 軍用不足則已請鑄五百錢千諸物價旬月間府庫充矣唐肅
 宗時國用不足幣重輕第五琦請鑄乾元錢徑一寸每條重
 十斤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虎皮為幣玉著以龜貝為幣
 此是錢之森也或見財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將
 錢銷骨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

存古類編

錢

五

唐

錢之為用

錢之為用

妙法

周禮曰官商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貨以傳別矣曰聽取子
 以書契傳別謂券書也經謂貨之以物貨謂貨其所償書契謂
 官貨指代者官之所與民之所取其貨償也以書契唐憲宗
 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又請軍諸使富家以錢
 超四方今券乃取之錫飛錢宋真宗朝錢珠鑄者悉蜀人鐵
 錢重不便貿易後復前之法一交一兩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
 六十五年為二十一界謂之交子當仁十六年其後富民
 皆積藏不能資所負爭訟數起冠城守司以
 存古類編
 許田代之治田與張若名度其利害若名曰交子則貨者不
 便請官為其務其氏私造招從其請蓋蓋明交子務神宗時
 改交子務為錢務萬宗紹興初同慶州并稱不通錢重難
 改乃始戶部造見錢關子三十年戶部錢端禮使官造會子其
 今官造錢正許允會子輸左庫庫元之錢法則周保之賢劑
 庫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使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
 其盡止廢造指幣而會造而不可行必欲主鈔法類使錢為之
 本引至錢出引錢入未有不可行之理也彼元不知所以刑
 愈嚴而鈔愈不可行也國家設官鈔提舉司申偽造之律

不售之幣而又論功行師。按以為準。則每百年法久則壞。這必
 治而鈔法廢矣。然而唐德百官俸祿與獎賞不時發予皆用鈔。
 則何也。謂方人腐敗之指。可以當錢。是以欺今也。謂姑藉以
 走祿賜之不給。則何如。明我祿。并省此印。造之虛費乎。不用
 則既傷國計。用之又傷國帑。而二百餘年未聞一課受通者。
 豈謂鈔不可行也。愚以為不然。今民間子錢家多用券。商賈輕
 難往來。則用會此即前人用鈔之妙意也。豈有可以秘行。反不
 可以公行者。急在官出以予民。則命曰鈔。民持以運官。即棄如
 敗。拊之敢於無用。則予之真肯度收耳。故鈔之不行。上自格
 存古類函
 之七。倘議行之。必先自上。姑試得治大司。製按國初法。設鈔
 庫於內庫。所儲鈔時之。主以應發。吏令吏民納課輸餉。皆以
 金銀易鈔。赴所司投納。都稅宣課二司。太倉節慎二庫。每
 收金銀計每庫所易金銀。足抵稅課事。則常額。隨以所收鈔輸
 鈔庫。易金銀。使情。如流水。則內庫腐敗之。猶惡化為金錢。而
 百金阻滯之。改領市之一。就其由是益興工印造。設行用庫。易
 鈔之。不惟用者官給。發之以利大信。民以鈔易錢者。聽以鈔納
 錢。若聽凡若軍士之領。賄工使之發。皆與此。故商之納鈔於京
 庫。按商之給鈔為工。未一如舊制。明示人以開津必藉鈔而通。

輸納必藉鈔而輸人亦何苦特重不便往來之白銀金錢以聽
 他昂於吏胥之手哉

存古類函

鈔法

三

伊庫

茶法

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僊傳。感者於陸羽茶經。而其說則自唐始。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然軍用廣而所稅不貲。僖宗時趙贊議之。貲清稅茶每什之一。以代諸州水旱之賦。稅完。光祿。花。美。名。而己。穆宗時王播為宣慰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為相。置榷使自領之。宋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常歲請高價。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詔勿增。直陳。怒為三司使。主茶。唐為三司。則度宋太勅。以上等為取利太。除下等。或泉無。取。中。等。之。說。公私皆齊。行之。較。事。各。用。足。而。存。士。類。焉。

宋時。李杞入蜀。買茶于秦。張然河。得馬。元置榷茶。建司有未。茶有葉茶。考自唐世。田能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而此之。唐茶。已久。宋人始置茶馬司。本朝則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諸州置茶馬司。此皆茶引。所徵。遣行人齎符于行茶。所。在。縣。示。以。商。禁。每。之。歲。遣。官。巡。緝。違。禁。齎。金。牌。信。符。差。禁。附。近。邊。設。以。納。馬。而。管。不。于。邊。方。資。之。處。有。常。稅。而。商。賣。使。外。順。帶。茶。而。有。禁。則。諸。茶。之。禁。其。此。武。中。財。部。計。賦。陽。倫。使。西。橫。以。胃。禁。即。賜。死。不。得。法。禁。而。令。行。如。此。蓋。為。人。皆。乳。融。腦。氣。

宋時。茶。性。通。利。能。除。濕。解。鬱。所。必。資。而。以。說。清。薄。為。武。備。所。謂。以。采。山。之。利。而。考。充。販。之。良。我。時。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各。利。計。之。得。者。也。編。運。茶。貢。甲。于。天。下。每。貢。入。必。張。標。為。大。小。龍。團。進。萬。皇。帝。以。勞。民。力。命。羅。造。監。諸。處。採。茶。進。上。供。戶。三。百。家。間。有。司。督。徵。稅。切。民。自。採。進。馬。其。商。之。法。商。人。諸。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稅。千。文。給。引。以。照。茶。百。觔。其。零。時。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銀。帖。貼。照。六。十。觔。重。地。定。程。以。賣。而。紀。稅。照。其。遠。近。同。罪。諸。批。驗。稅。角。引。一。准。監。法。今。以。行。不。過。一。月。之。用。茶。出。境。者。稅。則。不。受。茶。稅。而。入。官。初。以。存。士。類。焉。

宋時。人。在。茶。引。一。件。中。稅。四。川。江。安。縣。茶。戶。言。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課。稅。丁。多。死。存。者。皆。給。校。子。官。改。培。植。無。力。精。欠。茶。課。至。七。千。七。百。餘。觔。郡。縣。責。徵。急。已。減。并。除。株。後。將。身。辦。茶。課。上。曰。天。產。茶。為。蜀。民。利。不。得。為。公。家。索。何。身。之。既。賣。納。課。復。加。他。校。何。也。悉。免。之。仍。命。都。諸。物。產。虛。耗。課。責。宜。從。寬。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末。傳。食。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本。改。考。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頒。言。國。初。食。牌。差。茶。之。為。功。奏。請。復。舊。馬。

釋傳

袁了凡曰昔秦欽明國會盟相尋請侯之使數於路主人被館具饌致聚散難應傷感少夫尺寸朝辭國門十萬之師秦要而請讓就如此而耶辭以襄陽國張姓王常交於曰境宜能用之有餘今天下一家官吏未特下郡縣集或驛驛此列朝之使何言齊集而侍吏日夜要不論者古之他皆少而今多也何也古者候人修路館人戒道清察人具齊場道人掌要待客以其職自故而延為國家賓客此不致為私交而致無他故故多而費少今三尺森嚴內非公吏將肯外非妻事

釋傳

伊

行部來侍者有然仕宦簡通即侍助合夫馬之數倍從微索多者喻百有司或更或更付外渡有禮儀要幸以展其獨修嚴格公家之費而當時公家財也國家既執禁制之名而下民寔不得休息何為不置凡職掌文武官司程喻千五百里者准應付宜修此例今止途官員皆得驛驛同其品級為之限制驛傳之事即令本處有司嚴辦驛驛指其出入送迎而已驛紳委庸朝廷必不肯許重慶嚴整行道中千里預募頭費珠甚財力不竭而極事權者上各受其害與同朝爭霄雲現地方守令謹屬省主昔常規手今忽掉爾樂是寧宜改必由送人

釋傳

釋傳

而設各安于法度上下不至相冒欺賈之弊絕而格內所寄屈指而計不復為民慮矣嗟乎損之而反益寬之而自禁天下事豈獨一驛傳哉橫國初馬進止以飛報軍情將止以進上法物料給送驛驛非為有司往來行李津渡大且以禮致仕方崇驛驛非大且以禮致仕其不難驛驛可知也撫按欲置行部給驛驛力非飲差其不給驛驛可知也自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無不借助令夫役無不討火牌且以此為橫行不越者千天候間無不馳驛之人其不仁者乎馬勃以六七寸之夫以二三百名不送差役無統之需索之凌

釋傳

伊

存古類以存之不然馬今欲國於民無受其刑自有一處之法曰歲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奔馳無禁按草疏傳馳無禁按草疏外所夫自發送上供物件給送驛驛而外大且以禮致仕京常奉命差遣有物過者要須爾大小各應給馬義足脚力幾兩積大幾名定名數不許加有非此者無論京官外官給役皆病驛驛等項不得私應驛驛違者計夫馬數送駐坐置其名驛驛夫驛驛原有一食每十匹載六匹每十名載六名規別一之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于可索驛官必曲意奉之而窮于無可奉其裁去夫馬二食不為計若

在古時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楚室○秩々斯干出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似續妣祖

孫室有緒西南其力表居爰履爰咲是語○風雨傲除鳥鼠敬

去君子之手○如野馬羣如矢其來女自游生女羣焉若
人聚主而卷也矢肆者望也如矢之急而直也鳥羣者峻起
如鳥之望而萃也羣飛者步不軒翔如羣飛而騰翼也○君子

收濟○古公亶父陸渾受陶穴室土未有家室○築城伊瀋同

伊歷 考 伊歷王宅是錦京伊歷王宅之故
伊歷 考 伊歷王宅是錦京伊歷王宅之故

秋傳曰。上功。能見而舉務。戒幸也。火見而致用。永正而裁。

於斯周禮以主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自南別景短

多暑曰北則景長多寒曰東則景少多風曰少則景朝多陰曰

至之景尺有五寸。譌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國方千里而封樹之一曰徽宮堂。

龍見畢功三時之務昭彰戒事功之享天見致用

二月：一、六、十、十五、廿、廿五、三十、三十一、

特以勝之。此勝之。比勝之。今當以。且多勝之。雖然。可以。百勝。而不可以。一敗。則我之。所有。悉為。敵用。故。必。為。全。保。勝。可。也。保。勝。之。法。必。須。事。求。精。求。精。者。士。卒。欲。選。車。輪。牌。盾。甲。胃。欲。堅。矣。欲。利。技。藝。欲。熟。餉。給。欲。厚。即。欲。以。厚。資。募。元。士。東。聞。突。入。而。我。又。足。以。制。其。命。不。然。數。者。之。中。有。缺。失。一。有。粗。疎。皆。不。精。之。屬。也。若。用。火。炮。矣。而。至。遠。修。合。然。放。少。不。合。法。我。收。戰。不。慎。以。致。損。壞。則。不。精。之。至。也。所。宜。深。慮。者。一。曰。曰。教。謀。可。慮。東。以。謀。為。大。器。已。二。十。年。師。徒。數。敗。得。我。大。小。砲。位。五。六。萬。火。藥。數。百。萬。教。戰。練。習。攻。邊。陽。時。再。以。之。敗。我。矣。率。遠。控。切。

存古新編

軍器五

伊藤

獨以大小不敵故也。彼遠此大。檢而所底器。甚多。彼無火器。必且日夜謀求。欲得之也。得之。遂或以。贈。取。或以。強。取。或以。計。取。或以。時。取。夫。今。不。圖。彼。萬。一。得。之。其。勢。不。淺。可。當。矣。此。虜。亦。甚。畏。此。畏。則。必。謀。避。亦。生。智。所。宜。深。慮。者。二。曰。

車戰

詩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又曰。我車既攻。四牡業業。豈彼定居。一月三捷。又曰。我車既攻。駕言得東。又曰。我車孔傳。彼御無戰。左傳。隱公九年。北伐。敗鄭。伯。禦。之。志。我。師。曰。我。我。車。戰。其。便。我。也。為。三。不。以。特。之。我。師。大。奔。抑。水。為。三。古。者。作。車。以。計。應。未。招。用。于。戰。自。夏。歷。車。御。以。正。而。勝。有。居。以。龍。許。十。乘。而。先。有。夏。主。子。成。周。其。法。大。當。臨。辭。問。戰。秦。之。秦。也。成。車。三。百。散。野。之。後。也。宣。王。之。南。征。北。伐。皆。用。車。制。秦。漢。以。來。夏。歷。以。兵。車。而。破。李。由。也。明。我。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街。存。古。類。五。

車戰

伊藤

舟師
左傳曰吳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楫皇
之舟楫而逆之然為晉謀者必不敢專恃霖雨也
舟江津戰之然為吳謀者必不敢專恃江津也
公為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
春秋時孟明海而焚舟皆在于河蓋亦特以海耳
師伐之則焚其舟者其公孫也其公孫也其公孫
又越王吳軍舟戰于江上其公孫也其公孫也其
舟師也其公孫也其公孫也其公孫也其公孫也

[illegible]

得子娶教贖利之說其將何以防為哉律必討則如南齊之
 得獲罪之守神不能寬而友之誅免死而守廷尉之
 平也探波臨刑而正對亭之戮也情有可原律雖不及則如
 方異謂他不為親即凡人者可論以大逆手經成府謂女獨
 殺二門者可果以族誅乎抑宗元所謂故兄有意難之妻者
 則以殺人乎抑公婢所誦以妻而殺子母者可斷以償死乎
 豈未親諸案非獲而卒而已矣將刑不無上則觀其狀而已
 矣夫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為師利本不祥甚也而謂之
 祥刑誠嘉視乎民祥視乎利而有不慎重者乎聖祖登極初
 唐書類函 則注 大
 大明令百四十五條傾天下會中書省詳定法律摘之曰凡五
 法責問管使人易曉若條繁多載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
 賈吏得因緣為奸則所為繁嚴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
 心奉完凡刑名條目逐日上朕親閱過為六年律成則尚書
 惟謀具奏言日以洪武六年十一月受 詔明年二月書
 成篇目一準舊制名例以立新條于九篇中參用已頒舊律
 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舊
 律諸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為三十卷 詔達三法司
 子太平門鐘山之陰命之曰貫獄下勅古貫獄七是如貫珠

疏而成數名天中中虛則刑平官無郡郡中有墨即刑禁有墨
 而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運司司法司官各屬乃心
 慎以奉法天道行之如雲星之中虛然廢不負朕崇遠之意
 獄我十九年獄周條大誥治作大誥治未福福紫府在雲剛利
 廣之意於天下今請習漢法字略言古田在于官一法并以給
 田民贖丁以受田農無贖大時食者少士農工受田之日賸能
 舉業悉知轉輸之罪難四民學修以三而士既諸農而出子農
 行賈子農隱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飢德五福鄉德今朕不才
 能申明朕古先帝王之德惠夫惠難教有美風與倫不疑是數
 存古類函 則注 大
 存朕身而時常康寧不自如做好德鮮矣考終命罕聞本古
 刑而不滿強出五刑錄之為何惡焉今復出是語太極實中數
 有不通者以其罪上之晚讀老子言言民不妄奈何以元機
 之說以逐害威從寬焚錄衣衡昨法獄具 祖訓首言言朕
 自定矣至今三十餘年理天下庶務人善惡情偽靡不備歷中
 等類之徒情犯深重灼無疑者合法外用刑懲使人知警而不
 故易法然此一時權用非守成之君所宜用常法也今後子孫
 止守律大誥並不許用酷刑剗削之語云何嗣君生長內
 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思一時施用不當誤傷良善且下敢有

11

[illegible]

三、

或情亦可拾起或累訴稱寃而不代或久候擢位而求復具
情即奏徽審問之際必煩詳察色辭旁詢知証母過機疑母任
好惡母現狀要為輕重務得定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八及
捕人妄拿有勿治

卷一百一十五

刑部

十上

律例

師律

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
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即君子以容民蓄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
○象曰在師中吉无咎三三命懷萬邦也○六四師左
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
其醜无咎○君子以陰戎罍或不虞○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小人勿用○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旅次爲旅
奔亡喪也
則木爲矢旅矢之利以威天下○書曰高宗時有苗弗率誅
征肆予以爾衆士來辭伐爾而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有危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子惟恭行天之罰左
不攻于左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法不恭命非其馬之正後
不恭命用命實于板不用命戮于社子則擊鼓鳴呼威克厥
愛允濟克厥威允同功其爾衆士懋哉○稱爾戈比爾于
王爾于其衆○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勗哉
夫子衆怒指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而桓
桓如貔如熊如貔如熊于爾其克詰爾戎以殄焉之逆方行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戰用之於戰，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
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順德。周禮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馮刑犯家，則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禮之，野荒民
散，則削之，貢國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廢
之，犯令陵政，則杜之，有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以教坐作進退
廢徐號教之節，運以蒐田，有司表貉，遊虎，鼓運，圍禁大幣，啟會
以祭社，中夏教養金，如振旅之節，運以苗田，如蒐之法，車擊
社會以享物，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節，運以苗田，如蒐之法，車擊
法羅幣致會，以祀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執幣致會，臨

說子卿入獻禽以享燕。南鄉曰：燕之技擊不可以敵親之武卒。親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敵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充子卿曰：有以敵盛而斃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東奔而沒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以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三略曰：聖王之用兵，非禁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禁禁不善，若決江河而此絕，決此不測而將欲墮其克也矣。蘇軾曰：兵有三弊。漢民雖不知農而無穀食之弊，唐兵雖聚而無事而食之弊，宋兵則有強

虜之志也。無漢唐之利。豈果有其弊也。車武四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即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武遣上公帥王賦。止不通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漢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帝伐楚。遂裂荆襄。武王克商。實用而土。主千鈞絲以魯。追貶以韓。討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平王成申。以遠見。刺當是時。周都洛邑。孫洛成申許。女乃去。其遠者。周人已不能堪。况後世有學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陟孫惟及江黃。北伐山戎。公因燕。來孟僇。有制刺者。自晉文。旅。之役。以秦師從諸侯之後。惟當是與無。滅失王之者矣。李太白詩。西北所長四百年。

沙溪草千里在周土不成立水不成谷馬脫人控宋後電報雖
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阻草木叢鬱江流春天巨賊時起行
人艱赴飛鳥不能渡徒走相持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陳同前論南兵可用曰項籍以會稽兵而前驅鹿之戰今浙左
之兵也番君吳萬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之盜是也越王
無諸以閩中兵與越楚今福建之兵是也東觀王猛與苻諸同
率兵以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此縣東南之兵自昔而精也然
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按黃帝有豷虎之戰顓頊有雲天之戰
陳國入固并西而出軍調御騎士而奔軍符還揮者勝

子 19-663

志其兵政有統誠有如宋陳之所謂者矣。成祖建都燕京仍
 五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十三大營又以河南山東
 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歲校月使令考其法指揮所
 轄萬人其有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暫保者差至七千人
 者降級有差十戶所轄十人以百為限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為
 限故當時衛皆精兵皆可用原漢永平日久法廢以表正統
 已已之變虜騎衝突若後無人之境千餘回兵政變亂乃立十
 團營挑選各營之健勇者充之天順初年罷之三年復至七年
 天順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營凡有征討則十二營之
 兵以次分行其任者名曰總兵不仕者名曰遊擊名曰守備
 皆有庫兵之號後立三大營改三司為神機提督以勳臣督以提
 督總兵提督公曰公統之率位從中兵大原不持符之而小國設
 衛則賴以定其志乃奉其國而任其節制中之制五家為一
 親衛之長十親為里十有司四里為連十連為都司
 有良人五都司時故萬人為一軍五都司之帥之度共二十一
 卿公特其一國為二子各指其一所謂奉其國也野鄙之制三
 十家為一邑有司十邑為一軍有年時十年為一卿有卿師三

卿為縣有縣師十縣為屬有大夫野鄙共五屬立五大
 而謂任其部也二十一卿之中大卿為工商其十五卿為兵五
 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國內無農國外無兵而無農始為二矣
 唐武德貞觀以來邊防之制生大提督已而更曰大將軍選
 還一惟胡命未撤初都督兼使持節都督之節度使然猶未
 以名官也景雲二年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
 然猶未重其權也開元以前不久任不遺請不兼魏其後天子
 有系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
 則肅高平仙客皆選領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李林甫欲杜
 存古類也
 通將入相之路乃奏吉文臣惟需大臣請用折人京中談議長
 征所募然皆市人于是內勢自輕而節度之權愈重安史之變
 李郭等節度討平列為侯王其勢自張子儀請解解節度以救
 兵權代宗不從僕固懷恩暴亂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亦師
 河北朝廷困窮而檢之竟以此禍德宗復憤一創之而不回
 時明理數四丁一帝之儲臣幸奉天之勢之所必致也憲宗能
 趙精銳並平淮蔡及于河朔之餘威尚在穆宗溺于宴安而
 有使改大昌道請銷兵至軍士謀藉為盜以助朱厭之亂而衛
 將成德公從方命者又起及梁晉爭衡而唐祚替矣

府衛之法成，乃方鎮之形已具。府衛雖千如，乃方鎮遠，咸千外。蓋太宰時以天下之強遠，揚天下之重鎮，而強之以郡縣，其品級與士六衛將軍同，乃在大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

漢之材官，雖秦而置，唐之府兵，隋而立。宋人卷五代之失，而率兵京師，然山多固其機，本朝雖接元之遺，而元起沙漠，兵制簡略，不可為法。我太祖內設錦衣，著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為親軍，著上府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小屬五軍都督府，有征行，則調發之方已。則將歸於府，軍府於營，即府兵之遺意也。督府握兵，而不與調發，兵部調發，而不治兵事。宋人拔兵權之意，今將領積多，軍伍亡統，兵部清勾，而征戍戶部會計，而食耗，弊之甚矣。

國朝以郡邑治編民，以衛而統軍伍，世以因給之者為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為義兵，簡士民之壯者曰募而備之曰民兵，募他方之募者緩急而用之曰客兵。夫田為家便，則屯戍矣，兵為私復，則藉慮矣。游手無術，則墮廢矣。然稱不若客兵之患為尤劇也。查食旅遠，患一思亂，幸禍患二，僦居為奸，患三，強拉難逃，患四，其家遠成，彼望太厚，患五，賦食無歸，武糧太難，患六，思家易，續待健勇，動患七。

高皇帝未登極時，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中書省言：古者兵于農，居閑則耕，有警則戰，暇則講武。今天下兵事所定，郡縣念豈無武勇之材，宜稍簡編，緝而伍之，民兵萬戶府領之事，平有勦與官生一體，陸提無功，還農，庶民寓兵于農之意，當是時，屯重兵京師，而上加意行留屯，曹太息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錢，未上親勒兵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於農，老莫如屯。今海宇寧謐，遠境無虞，使屯兵坐而食于農，安受其利，非長術也。其今天下衛所營兵屯種，農無務以舒國力，古法將若施？則晉平格唐李抱真皆以是策，勸當時無名後世，萬鎮諸行，其務輕督，使盡力耕作，以壯軍命，取古法武士義然可鑒也。若作武士，訓或缺，顧之已以軍衛官食財，則科款若小軍不顧也。作大話武員錄已謂侍臣言：朕在藩國出獵，近回家見所食粗糲，心惻然傷之，軍士屯種甚苦，會屯官不務勸率，不時加勞，則將士執勸，非所以恩士卒也。其教諭將士勸農田寧，又提兵何福，請更屯屯田賞罰令為恒少計降，勸諭農之時，陝西官軍調京師，據河南山西軍調陝西。

甘肅俗樂道交通勞苦上聞之謂兵部尚書廣四王通在順
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軍備京操不而便
乎時使省費抑且安民其遠行毋以道路糜軍成化中大學
士商給為上言位口外田極廣先年在京功臣官衙村附近
城墻齊賦田占作莊田他諸空閑田鎮守總兵恭撫等官又占
蓋之以致士無近便地可田夫且耕且守在古有已行之效在
今為守邊之要舍屯種而欲充實邊疆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
力不能濟也乞申屯法禁侵占者養兵之費於是必兵部移
所司選老成軍官督屯屯田風憲官以時巡察課之而清田之侵
吞古語云
師律十二
沒者御史姜昂言宣德中詔天下官民犯軍充軍者止終身
毋勾丁補今行勾丁殊失罰罪及嗣之義并違制詔申禁如軍
弘治中兵部尚書大夏以天旱引咎自陳請避位且陳兵政弊
事十端以上京軍苦出錢供用一營軍苦工役二江南軍苦灣
旅三江北軍苦京操遠四場軍民苦運而履食者衆五場
軍力苦而私積者多六各太監出鎮者橫放七各守備內臣
占軍役數多九禁以道官公什干勢要侵賈十也上嘉納惟
行霍恩事賴屢疏言成太祖之建設軍職也初額二萬八千
有奇而移兵成化中增八萬一千有奇由二萬而視八萬增四

倍矣成化迄今又不知幾倍矣以錦衣一衛言之初額官二百
有五員今千七百員矣由二百視千七百增八倍矣洪武初
軍官襲職比試令曰軍官子弟年二十歲襲職者比試生未及
二十歲者待年及試初試不中職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試
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此其法至嚴款材勇者權庸劣者
黜職不冗而俸報易足給也自永樂末新官免比試矣舊官即
比試獨賂權貴即乳臭子無不中者矣此軍職所以日濫而高
力鮮少也永樂中交趾平太宗皇帝問左兵曰陞陞賞孰便
夏元吉對曰賞貴於一時有限陞貴於日後無窮數多陞不
吞古語云
師律十三
重賞上曰曷陞元功餘雖有差夫先平交趾關主屢建
功至大功也而恩猶止賞春酒年奉捷獲職者陞矣奉命者
獲矣古者捕獲盜寇者又陞矣功立名日以冒陞還此軍職所
以益冗而去祖宗之制益遠也願陛下命大臣專議備清
賞例盡查內外武職員數第其功考其祖宗相承成叔姪兄
弟總及或洪武永樂年間功或宣德而後功或內臣弟姪恩
或勳戚駙馬子孫或武舉取中各分數等而酌量陞者之法
其中或許世襲或許終身或許兄弟叔姪相繼或不許繼姪
再揚示以昭激勵而軍職冗濫之弊可清

兵法

孫子曰兵者說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周而示之不用通而示之達而示之遠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侮之強而避之怒而統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法之變不可先傳也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可攻善守者攻自無可攻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攻者也奇正皆得國之領也三略曰非誦奇兵以攻奸非陰謀無以成功周馬通曰殺人安人殺二可也攻其國受其民攻二可也以戰止戰存存斯事

雖戰可也。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士卒結難，士不愛死，此本戰之遺也。」馬端臨曰：「兵雖幽
晏然，古之以夷戡其生作進退，豈暇有法未嘗乘人之不備而
以奇取勝也哉？」蘇轍過蔣侯，則秦飴加璧卻至，遇子則克賣
赴死可以死，則為子單之請失，可以無死，則為吏公之扣棺所
謂殺人之中又有積焉。黃帝著陰符經，其臣服后著握奇經。
吳興之祖也。六韜三略，古傳以為太公之言。按六韜漢書藝文志云：周武王與太公望、呂尚等作六韜，其言道元覽中乃以合符孫子，則
尉繚子十三篇云：吳子九卷。尉繚子論兵十司馬兵法八卷成

萬物皆備於我

[illegible]

有案并其寬以攻其守之機也。攻守之機異也。有伐國必六
十萬。如有擒虜正用三千。用多用少。勢不同也。有七擒七縱
以示得濟。有援賊盡以破卻敵。以解用。用正勢相反
也。有堅卧不動以阻敵氣。有連發三矢以定天山。雖一或持
重或挑戰相持。其有破先零必持于屯。雖一有破莎車不
俟於再舉。雖一或持久或速隨。其步軍用兵之道可不密哉。
勞雖練習說曰。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死而荷之以
死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素其民矣。昔昆
為漢畫樂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

存古類函 兵法三 伊春

諸戒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機一其目
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也心之一者實罰之一也實罰
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要一夫是之謂欲習乎若以是繩其將校
殺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殺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
者吾和之矣實而集戾而聚已而集米而聚其金鼓震也旗幟
翻也右此而左彼實然也聞之矣不知其故也此
武也金鼓旂幟實罰也化歲歲習之矣不知其故也此
習也登壇鼓更以是厥之曰練習也故將登壇便然聞之兵不
知其故也金鼓以今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而西石旗幟以

存古類編 卷四 兵法四 伊邇

今之東坐而西作施之於南其故也聞之金鼓金鼓也卒然
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習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
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為學習乎果一將而叩之曰
子之特戰之士其也勇其也懦不知也教習之士其也藝其也
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乎上意巧為制下
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
軍法繼下令曰某避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
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於朝曰請速治也朝以
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拿獲某也贖金別與始下

下援之卒伍之中。賜之一命之寶。而大勳之。特為戮以抽為。
工在使仰之。聞耳。豈有積習不可變哉。夫服將可。統未必皆隨。
卒。務卒先退。卒強者。勝。特。統未必皆隨。卒。務卒先退。卒強者。勝。
者。故曰。鋒不可不選也。十人與百戰。十人不勳也。百戰以常。
耳。一人與千戰。則何十人矣。故曰。賞不可不倍也。獨授自炫。祇。
而莫當。同。發。視。角。則。求。勝。而。有。自。喜。之。心。故。曰。技。不。可。不。聚。也。
異。雖。不。訓。則。不。知。其。才。之。短。長。強。于。他。道。而。遠。則。天。勿。然。為。良。
故。曰。技。不。可。不。分。也。

李可教

兵出古

伊委



京營

勝。驍。四。衛。總。統。軍。止。德。中。樞。中。官。統。胃。附。為。奸。款。不。可。詰。
嘉。靖。初。兵。由。吉。永。知。言。官。府。一。體。請。考。選。論。家。謀。本。部。如。機。子。
等。衛。所。之。而。內。臣。官。四。衛。禁。軍。禁。兵。却。不。便。往。歲。如。刺。義。門。破。
房。如。未。市。勦。會。戰。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子。易。集。也。後。外。謀。李。
有。患。難。號。台。非。便。承。款。古。挫。歲。之。事。正。以。兵。權。操。國。人。致。孔。彰。
戰。門。之。難。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國。家。軍。
政。有。親。武。當。東。之。內。臣。云。易。驅。集。散。詔。如。謀。什。天子。更。兵。
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為。三。大。營。而。設。我。政。府。文。武。大。
老。士。難。為。
注。為。理。理。官。於。是。故。我。政。府。即。王。邦。張。上。奏。言。今。國。家。
之。所。慮。者。唯。房。所。最。甚。者。唯。士。卒。非。故。注。以。為。斯。二。患。者。非。
深。慮。也。所。謂。深。慮。者。唯。在。中。實。人。與。兵。夫。今。之。國。營。即。漢。之。北。
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倫。不。虞。至。重。矣。其。今。熟。
往。學。之。者。謂。其。明。武。時。今。文。臣。失。之。者。謂。其。實。是。陸。今。中。實。人。
監。之。者。謂。其。防。空。範。也。然。之。以。厲。兵。板。威。為。乃。者。胡。馬。來。臣。調。
團。營。兵。今。出。成。崇。朝。而。十二。營。半。空。見。半。又。羅。得。不。往。按。鼓。
夫。卒。至。強。壯。而。石。之。丈。武。二。臣。不。行。解。矣。至。空。虛。人。者。則。乃。中。
實。人。為。之。外。語。藉。以。成。以。為。有。無。故。脫。展。之。計。是。本。用。軍。卒。反。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用盡其力。陛下即不辭然。主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甚。使
令。虜。連。而。復。射。一。矢。可。謂。下。推。其。驅。逐。此。可。為。寒。心。者。也。
夫。刑。餘。之。人。與。在。傳。公。事。之。會。候。除。除。之。後。已。今。其。到。地。
場。固。已。盡。體。而。視。作。盡。耶。臣。聞。出。服。之。衷。必。與。常。用。之。為。必。
精。而。中。貴。人。勿。使。更。溫。或。其。其。能。善。後。之。固。也。中。貴。人。
既。得。則。什。伍。先。實。即。于。什。中。選。位。于。位。中。選。一。豈。其。預。讓。時。其。
練。習。可。得。精。年。以。精。年。當。成。虜。之。能。強。何。患。哉。臣。故。曰。二。患。
昨。患。中。貴。人。與。兵。所。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使。善。為。軍。難。以。
安。臣。祇。謂。諸。將。名。將。久。處。行。間。諸。將。之。略。者。皆。各。置。教。人。而。
存。古。類。為。
臣。其。善。為。軍。者。則。李。侯。在。軍。而。奔。車。之。徒。出。王。蕭。關。坐。而。起。距。
之。年。會。所以。備。外。或。安。中。國。諸。軍。取。仲。新。威。計。無。意。於。此。者。臣。
誠。信。胡。騎。志。在。然。患。故。錄。如。此。夫。侯。之。尾。石。中。之。豈。臣。生。
不。恤。顧。今。夫。事。生。而。其。壞。與。顧。降。尺。之。指。定。萬。世。之。規。臣。不。
存。大。顧。
臣。安。京。營。集。四。京。五。營。其。與。則。一。立。突。有。何。三。大。營。也。十。圍。
當。也。衝。而。十二。也。合。而。兩。也。復。而。三。營。也。一。獎。者。何。其。軍。閭。
一。軍。當。也。夫。外。兵。無。而。京。兵。弱。者。在。處。大。者。在。遠。是。則。校。
之。如。周。之。列。國。唐。之。藩。鎮。是。也。外。兵。弱。而。京。兵。不。弱。是。則。其。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臣。又。聞。其。戶。延。而。入。之。宋。之。道。是。也。然。則。使。
有。將。帥。之。將。得。虎。之。師。率。專。聖。之。權。乘。之。投。車。之。臣。下。今。可。
之。其。不。與。海。外。之。兵。乘。其。以。擊。之。夫。下。之。是。也。又。也。說。
尤。不。及。此。然。而。命。之。飲。飛。則。門。方。今。之。乞。乃。有。之。昔。也。
六。卿。良。家。者。今。之。僧。徒。末。教。也。戰。無。於。矣。侯。衣。甲。子。曰。無。強。矣。
論。兵。列。陣。視。乎。曰。無。蓋。則。遠。境。有。急。調。騎。援。耳。京。師。急。乎。調。遣。
援。兵。一。方。有。變。四。而。為。勢。也。傾。故。而。疾。奔。將。覆。而。從。害。此。皆。
陛下。外。兵。之。不。精。日。勝。天下。而。天子。又。不。得。安。枕。也。陛下。外。
臣。不。足。恃。使。臣。習。五。六。十。官。官。兵。身。不。及。風。塵。足。不。履。行。陣。
存。十。賢。為。
臣。服。若。鐵。為。天子。容。親。可。也。天下。有。變。陛下。其。此。獨。安。先。之。
我。而。陛下。馬。之。一。旦。然。然。憤。曰。吾。執。胃。飢。也。胃。者。去。矣。何。
飢。之。所。然。清。軍。任。也。任。者。空。矣。何。軍。之。所。清。軍。使。陛下。變。而。
為。十。圍。營。不。敵。年。而。國。營。備。也。更。易。而。為。十二。營。不。敵。年。而。
十二。營。猶。也。即。陛下。更。更。更。易。之。如。所。謂。官。廳。大。營。方。不。
敵。年。而。二。者。又。如。故。也。何。則。人。無。平。業。則。轉。移。執。事。轉。移。生。疏。
古。流。士。生。臨。敵。既。生。勇。氣。其。其。耳。不。更。其。軍。備。之。無。益。
七。練。之。非。可。待。精。也。精。之。非。可。待。變。也。難。然。惡。臣。備。中。其。其。與。
而。陛下。可以。更。為。之。制。也。更。制。者。何。曰。陛下。今。之。所。患。者。

卷之七

聖祖皇帝親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然皆不能披甲荷戈而提化平民為盜賊耳我朝郡縣各設兵快而各府多置守城軍亦寓兵于農之意也

衛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之丁庸也有明衛所之丁無籍賦之大一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則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則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籍則姓名不登于賦國自天子不籍以知其數不均徭則產不稅其數其長又為海而差別

之說曰政之大不一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

之說曰政之大不一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
三或元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族
之數郡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與也是不宜徭也而
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者也
欲其一賦十年之編籍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
衛所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為家合
家以為甲合甲以為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
三十授其一五十授其一其所以為兵者不有定乎
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獲民壯二金使快子為武備者不少

衛所之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為步兵兵惟快手以為騎兵其

所以為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徭行之尚難以三年徭
行之至易令衛所之丁若無徭以差別其難役望其長者不少
也之上人誠解即是以道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慣然
樂從者予兵身同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為
官身同論也而仍給之役稅其徭稅八九十數人為餘將之以
為有產籍之以為調經之以為徭調以為銀差衛所之難用
練兵單丁以為方是衛所之難役難矣壯丁茂族以為兵之
壯健充兵兵不田兵別立之月以定曰金丁以議曰義勇或以
予丁為兵

一金為步二金為騎或以二金為步三四金為騎皆可也若騎
為難則宜以為步亦可也其無事時耕於野秋集之以來塞可
也秋免來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國庫來塞者寡矣使即
有服農之役而以徵卒來塞亦可也今國庫民僅不守矣使即
兵番城守附近之民僅亦可也夫無事耕不妨其業有來城則
說之行耕守民僅保其親故守戰則說之徵糧有不顧從者乎
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顧從者征稅者歲給全糧如步兵
其役者當過年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領同來塞即軍寨上者
給全糧且給鹽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年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

民足補半任之一大機。我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而約敵。次而金穀。再而調糧之也。
 張天如海曰。汴宋嘉祐之時。韓琦嘗籍其而料之。慶曆之吳。倍於大禧。景德。天禧。景德之兵。倍於開寶。至道者再矣。三司之用。日不給。而某府之而某府不可用。王岳。岳情。岳而行保甲。保甲行之而不便。慶曆不一而某政與兵。皆誠而不舉。及南渡之後。兵力盡矣。大將如宗岳。韓張之倫。起於摧破之餘。卒解以志。初錄年。香威壯。而振其祖案之職。以是見國家之盛時。議論多而成就少。當時用兵之道。皆中制於朝廷。不假便宜於將吏。存古與焉。
 難有應變之略者。類不能。文法以驅策。而終於奇。可以安而止。而智勇忠實之士。當國家之破綻。奮其掃除之志。全不亭於中朝。而同時以變化則三軍易為雄強。而一人之氣。可以無往而不勝。信子將。其人無貴乎兵之多也。多其兵。則必多為之食。一不繼。而即以為記。不為其不繼也。而後之賜。稍盈。我而大亂之萌。即於焉起。故用兵之道。貴於其死。故之義。而尤當。其見履之心。朱熹。峻法以純。行。嚴。後隊之誅。為文而之。昔而梁平以亡。陳腐莊宗。愛養戰士。貴于無節。卒軍。驕民竭。而其身亡。則用恩之與用刑。其弊正。昔而西晉之去州郡。

兵似東漢之縣郡國都尉。而夷狄之禍。甚于黃巾。羌蠻。唐之節度。皆如東晉之州郡。兵而方鎮之選。多於王敦。蘇峻。皆不無有其兵之過也。夫無兵。而亂有兵。而亂。兵少亦亂。兵多亦亂。即兵已多矣。而減其食。而亂益甚。其食。而亂故難。韓琦之念。戎勇富。而之募。泥民。而終不能保其後之無事。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乎。開之蘇。載有言。河朔西路。有弓箭。杜馬。百姓自為團結。戶出一人。各自推。而服為杜頭。杜副。韓事等。目出入。長技。與非。唐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中望巡警。一殿千人。嗟乎。此即三代威王之制也。愧為者。能卒天下。而皆然。則桓之鳴。鐘。清。南。而受。

将雄

陳勝子曰古今之事一變而不可復。至于今不勝其變者。莫若兵民之異。民而文武之異。官方其外也。以爲戰者人所難。能而不可以概責乎人。必習之有素。暮之以時。然後驅之戰陣。使其心以爲固然而不疑。若是則天下其必能戰。將必能死。至于今日行征之士。無以異於南面之夫。介冑之臣。無以異于衣冠之傳。特以其名爲異耳。然則向之所謂民不爲兵。文不爲武。豈遂是以待天下之枝能乎。且夫兵弱而不振者。其故何也。始將權之輕。將權之輕。今之人未嘗不知之。而卒不能改。故始於將弱之非。而其事勢不可也。明知其非而不能改。張子來者。之廣而不知利害之可以衛身也。昔者侯唐之事。悉棄之矣。物之出軍也。天子之詔。今有所不受。而都度之在鎮者。財帛之其出入。誠然任其節。今條脩聽其選舉。是故士樂其常而畏其刑。將吏求其利。而不欲以欺上。其勢而無遠從之虞。其權一而無害制之患。當此之時。戰勝攻取。四夷有所畏。而蠻貊易爲書。此將權重而兵強也。今也不然。其將爲大帥。佩將印以主者。昧息於文吏二。前仰金錢於縣官。而又必以半饒其安中。得以意賞罰。莫下其原。引之可用者。聽朝廷之貴。殺逆調而不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

得公爲所可。郡縣之藩屬。得以相抗。是故庸人殺身中懷媚。好其公卿。長子孫而已。人憎者之也。保躬而愛。以求當其新貴。上之人。以犬馬畜之。而何望其忠義於死哉。嗟乎古豪傑之士。有貴焉天子之族屬。而以不得爲將致恨者。以今觀之。將豈可爲者耶。雖然。而立有利害矣。南者之害。在于武臣太驕。而紀綱弛。今之害。在于文臣太尊。而功名微。當唐之時。藩鎮握兵。自應權其土地人民。天子不能禁。而其最甚者。文士受其節制。自郡朝史以下。老奔走唯命。至若天下不得志。於科目之士。貪其祿食。而進其門。天子不得禁。當責人之權。而士日以黨黨辭。存古新志

附錄二

伊秉

卷一百一十五

之惠文士儒將而察略其時者非獨昧于兵也而凡事不勝任
 今宜特立文武兼之科試以經義騎射策以兵陣之說須使
 其之使為遠將其人既上而重必若于有為考其功以能大
 許界以全錄委之以機失機於倫主之謂也無從不謂之謂
 而文吏之任其地者以為同類之故者不敵有所牽制而人無
 屈辱之如若是則將權可重而兵可強也今選領之智德非于
 未嘗身習其業久謀其事平然也乎相編之中而立于金鼓之
 下自應當偏視將吏若屬養馬能從府其士卒教習其朝暮使
 其家裏而察其子父必偏視之使文臣知其者為之如古者
 春田以之養士可也所如去其害而托其利者此也而說者
 曰古之兵人皆無其人哉
 張天如論選將曰任選將之選與任政術之選異政術之任主
 使非紀綱之臣行誼之流一之威受托於六師而報命於一
 為之君若無是拜廟會校相維鼓力慶門曰提此以外將軍
 前之選若選將之任與之千員之封擬以歲月之久高其職
 考其功牧之屬門毋為提前之雲中儲為草結之震陽安為
 祖之河南周其志也苟非得事指統節而示之以簡侯首
 應而制以十年而不棄也止事以授之守國而張民女

資錢不遇耶進之守山西軍校其不可即西人之行皆非
 過者也蔡祖善任之而成得其用錄此推之文人之事所以使
 之無曠者可知也

台古頌西

新權四

伊慶